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八冊目次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類纂圖二卷(七)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一

匯東手談三十二卷

〔清〕史珥撰
清乾隆刻本

三五七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
類纂圖二卷(七)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

左編

夷類

蒙古

宋咸淳九年元至正十年正月樊被圍四年守將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軀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屠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城人所獻新砲法乃進攻樊破外郭張弘範為流矢中其膝創見阿木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木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鏢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木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橋其橋襄兵不能援阿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處縊歟富率歟士百人巷戰元兵歟傷者不可勝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全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歟二月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為薪緝闔會為木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界上書請行邊而陸使臺諫上章留已

樊城既陷復申請之阿里海涯師總管唆都等拔樊樊攻具以向襄陽一殿中其樵樓聲如震雷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為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破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降之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鏢漢江口岸曰城荆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著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並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京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劉整既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騶虎頂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遂統軍合刺師兵築之知合州張珪聞合刺至乃張檄兵于嘉渠口濟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若七十里焚舟塢由是馬騶城築卒不就阿木自襄樊既下奉命略淮東而還與阿里海涯同討南侵劉整亦言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以水軍乘勝長驅則大江必非宋有元主可其奏遂下詔數宋賈似道背盟拘執信使之罪命史天澤伯顏總諸道兵二十萬天澤至鄂病篤召還諸軍並聽伯顏節制咸淳十年二月度宗崩帝昀立九月伯顏分大軍為兩道自與阿木由襄陽入漢濟江薄鄂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鄂鄂在漢北以石為城新鄂在漢南橫鐵

經鎖戰艦密植椿木水中，夾以砲弩，諸要津皆施枕。
 設攻貝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進。人招世
 傑不聽。阿木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幸于二郅。
 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王
 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
 三里，伯顏遣兵攻王家灣堡，援之諸軍破竹席地，登
 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木殿後，不滿百騎。郅州都
 觀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大戰，而敗。伯
 顏手數芝郅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
 文入城，守將王虎臣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
 人。伯顏集。卷三十一
 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擊金汁，燬焚其廬。
 舍城遂破，生擒虎臣，餘即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
 洋所試於城下，復縛虎臣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遣居
 監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爲
 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仆，幾鉤
 得之。衆扶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主順出降。其
 部曲多欲絕城出者，居監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
 遣兵攻城，居監以火具卻之，旋繞附而上，居監度力
 不支，拔劍自殺，不殊，赴火。城所部五千人，猶力戰。
 馮馬伯顏莊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兵攻復州。十二

月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進入觀漢口形
 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壘亘三十餘里，王
 達守陽邏堡，朱祺孫以進軍，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
 將馬福言：「淪湖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燕口入。」
 江伯顏使覘沙燕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遣
 團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發兵援漢陽。伯顏乘
 間遣奇兵，部道襲沙燕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
 入淪湖，轉沙燕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
 千艘泊淪湖灣口屯布。蒙古漢軍四十萬騎，于江北
 遣人招諭陽邏，不應。因以白鴛于千艘攻之，三日不
 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木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
 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
 趨上流，爲搗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
 人報我。」阿木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
 西上，沿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
 里海牙進薄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木即以昏時率
 四翼軍，迺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
 木遙見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今徑渡戰馬後
 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爲荊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
 木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木遂登沙洲，集

岸步，關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州，飛身被重創，走阿木，復其船千餘艘。阿木道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黃聞阿木飛渡大驚，引進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遠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木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木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掠。」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取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朱禕孫聞元兵趨鄂，師師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鄂特漢陽為蔽，及荆湖之援，禕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師夔以江州叛降元，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整為導，尋命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江口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走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可，曰：「吾受詔時，緩東兵，使無西爾。」濟江非所問，至是整帥騎兵攻無為軍，久而不克。期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曰：「首帥束我，使我成功，殺干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歎於無端城下。沈文虎以安慶叛降元，賈似道出師次于蕪湖，夏黃引

兵會之。二月，池州通判趙鼎發，攝州事，繕壁聚糧，及元遊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諷鼎發迎降。鼎發念氣填膺，瞋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迎降，而陽助鼎發守城。守城之機皆歸于林，鼎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城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妻乎？」鼎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鼎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鼎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歔節義，咸雙遂與雍氏同縊。鼎發妻林氏聞之，亦自縊。事聞，帝命賜卹，賜卹。左右以鼎發對深歎惜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賈似道以精銳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黃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忌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闕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帳數十，採薪芻置其上，揚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木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木與划船數千艘乘風

直進處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適遇其妻所乘舟，舉見之，諜曰：「步師遁矣。」軍遂亂，襲其不戰而走。以扁舟，微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先遣鳴鉦收軍，船勝款灘，至分午，合阿木以小旌，度幕，校師，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取步騎，奮本槍之殺溺者，不可勝計。似道夜駐珠金沙，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軍舟奔揚州。明日，潰燕敵，逆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元軍略饒州，知府事唐震，暨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唐震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岸，衆皆散震坐府中。元軍執贖使署降，震擲筆于地，不屈。遂歿之。初，故相江萬里以葉樊爲憂，屢詣益師往救，似道不谷萬里，逆力求去。及是，問襄陽被擊，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于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爲，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既而元軍入萬里，止水，水左右及子，竊相繼投沼水中，積尸如壘。翌日，萬里自獨浮出水上，從者欲葬之事，聞贈震諡忠介，萬里擬文，忠遣元行人郝經，還經至燕卒。張世傑將兵太衛，遂復饒州。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三司建康都總管莊崇迎伯顏入城居之。時江東大疫。

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李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俾侯秋再舉。伯顏不可，上言：「日百年通敵，已扼其吭，少爾遲回，奔播海島，遺復悔矣。」元主從之。元使廉希賢來至獨松關，守將張瑄殺之。潛說友以平江府叛，降元。宋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鄧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里海牙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降于洞庭湖中。阿里海牙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牙斬世傑以徇岳州降。阿里海牙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元至喜，謂羣臣曰：「伯顏東下，阿里海牙八編類集 卷二百六 史稿 八」孤單守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元兵東下，所遇迎降。揚州李庭芝奉勵所部固守。楊州阿木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績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於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及阿木攻真州，苗再成帥兵大戰于老鵝嘴，敗績。阿木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爲三疊陣，道之千三三，滿敗之。阿木陽退，才逐之。阿木反戰，至揚子橋，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壁不可動。弘範引却以誘之，才將同。同躍出馬，引大刀。

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臂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元立陣者譟聲震地才軍遂潰阿木與弘範追之自相蹂躪與陷壕木成者甚衆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免元軍進薄揚州南門弘範世傑與常州守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破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砲元阿木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健卒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兩翼夾射阿木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蓬檣俱焚烟焰蔽江諸軍咸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歟張弘範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圖山阿木弘範追之獲白鷄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八月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德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衰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源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禺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新黃番禺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聚乃

足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方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濶不報命知平江府阿里海牙以江陵地圖上進請重臣開大府鎮之元主命廉希憲行省事希憲至江陵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驚希憲錄舊官禁剽奪與學聖田民情大變由是思播田楊二氏重慶趙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阿里海牙圖潭州李芾力戰禦之芾至潭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爲援繕器械時新糧欄江修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陣與諸將分地而守以老弱背結堡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籍人有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阿木攻揚久而無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藉滿道而庭芝志益堅會伯顏至灣頭遂議深入阿刺罕破銀樹東瀟遂陷廣德軍四安鎮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十五以上者皆籍爲兵號武定軍召文天祥于平江入衛元將宋都解與李恒等長驅所至真當其餘隆興城降不數月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些黃萬石開閩州治閩兵至奔建昌都統密祐率

衆逆戰進賢坪元兵呼曰降者乎闔者乎祐曰降者也其兵突進元兵圍之數重祐被四矢三鎗猶麾刀率壯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將曰壯士也欲降之不屈又命劉盤呂師夔以金符遣之祐不受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就元進取建昌萬石走之闔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知州姚吉通叛陳炤都統劉師勇王安節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賊諭百端終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上主併人以築之且殺民應膏取浦以作砲焚其牌樓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守志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益堅伯顏乃叱張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城遂破皆歟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歟所也日中兵至歟焉伯顏命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歟師身以入騎突圍走平江蒙古兵獨破松關守將張溫遁獨松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勸王師尚三四十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爲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爲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秘書監陳著上疏乞從天祥之議與其坐

八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以待風易若背城一戰萬一有幸則人心奮勇且敵師未必真能智力不過乘勝長驅耳若小沮之則至兵之與德軍其壯弱即異矣宜中不聽出著知台州十二月蒙古伯顏入平江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伯顏使李文煥等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陷乃以兵入衛端宗阿里海牙攻潭州督戰益急與諸將盡地分圖決遼水以樹梯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帝坐熊湘間召張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歟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弑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帝同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僞以之帝亦引頸受刃忠殺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燭舉身投地乃自刎潭民間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篋林木者相望元且守將吳繼明以城降文天祥如元軍伯顏執天祥益王廣王走婺州陳宜中等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嗣之開府福州起兵與復益王即位于福州三月伯顏自潮州市入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安城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勝部分諸將時福王與芮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

敬與相見。伯顏固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命阿答海等入宮宣詔，免羊繫頸之禮。起帝及太后入覲。太后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拜謝。」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殿。丙及沂王乃獻度宗母夫人黃氏并三學士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鑾與其二男一女同赴井。初伯顏執文天祥北去。天祥自鎮江得脫，浮海如溫州，拜樞密使。元主廢德祐帝為瀛國公。凡家資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之。元主嘗召宋降將問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遣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元軍入廣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秋七月，臨安既陷，阿木以太皇太后手詔諭李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州，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庭芝不答，令發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庭芝曰：「吾惟一歎而已。」阿木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壁下。既而淮安、盱、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獨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

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糵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阿木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木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木圍之，且驅其妻子至壁下招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吳惟孝開犯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救，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人稱其集。阿木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情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阿木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流涕。八月，揚州既破，元兵攻真、益、急、陽、守將苗再成不屈。咸知邕州馬堅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里海牙取廣西。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藤。元軍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堅退，保靜江。阿里海牙使人招降，堅發弩射之，攻三月，堅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成傷，相藉訖無降意。

陳宜中加世傑奉帝航海帝舟泊泉州巷招撫司肅
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指
相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海舶必
今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
沒其貨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
者宜中等乃率帝趨湖州壽庚遂以泉州降元元遣
使至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斬之使部將林華伺元
兵于境上華反導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
龍欲降之文龍指其殿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通
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而歿十二月元置
江淮行省靜江以水為國海牙乃築壘斷大陽小濠
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肆以涸其隄城遂破馬軍開
內城城守又破之堅率奴上巷戰力傷臂被執斷其
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人仆六月文天祥歿元于零
都李恒襲天祥天祥兵潰走循州帝遷湖州之淺灣
冬十月陳瓚起兵復興化軍唆都至興化瓚閉城拒
守唆都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
城巷戰終日獲輜車裂之屠其民流血有聲唆都既
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守元
將襲帝帝奔謝女峽陳宜中逃之占城初張王復

漳州遂敗元軍於重慶元不花督汪良臣等兵入重
慶李德輝為督與張珪曰君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
孫合之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珪不答不花至城下
營浮屠造梯衝將攻之珪悉眾與良臣鏖戰良臣身
中四矢明日督我益急珪與元兵戰扶桑壩元兵從
復合擊之珪軍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珪率眾
巷戰不支歸索鳩飲不得乃順流走海不花遣舟師
邀之遂被執至安西界巨絃自經歿元定武官永襲
之制兵言功陞秩者元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
子侄傳代降亡者始得襲病歿者降一等總把百戶
人編集 卷一百一十六
老奴者不襲臨陣中傷還營病故者與降亡同着為
令二月元唆都陷湖州屠其民知州李馬發歿之夏
四月帝崩年七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一
子尚在天未絕宋此豈可不為國邪乃與眾共立衛
王年八歲矣是為祥興帝時六軍所居雷化大牙
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巨海中與奇石山相
對立如雨屏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成張世傑以
為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進入入山伐木造
行宮及軍屋千餘間弘範言張世傑復立廣王閔廣
壽應立進取之元主以弘範為蒙古漢軍都元帥

實効專決軍事弘範薦李恒自副從之弘範至揚州
 還將校發水陸之師三萬分道而南元主復命塔出
 留後供軍費秋七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起兵以應
 匡山雷瑣全永與潭陽縣之民咸應之大者衆數萬
 小者不下數千元主命阿里海牙住討烈良等舉宗
 及餘兵奔恩州烏羅洞爲元軍所襲皆戰死阿里海
 牙略地海外遣人招瓊州安撫趙興珞降興珞不聽
 率衆拒於日沙石木幾州人執興珞以降阿里海牙
 烈殺之文天祥聞帝卽位乞入朝優詔不許天祥屯
 潮陽鄒鳳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刺盜陳懿劉興
 人潘煥集 宋書平 卷四十七

元主走海豐元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
 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
 鄭風自劉子俊自詭爲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
 至各爭其僞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
 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禮之天祥固
 請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元
 將張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侯將
 知帝所在乃至匡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
 口則我不能進退蓋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

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
 日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達悉焚行朝
 草市結大創千餘作一字陣礙海中不離外船貫以
 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必計人皆
 危之匡山北淺舟屢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
 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渡路
 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以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
 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綿長木以拒舟火不
 能悉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
 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陳生且富貴但義
 人潘煥集 宋書平 卷四十八

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已卯都稅張達夜
 襲元軍敗還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
 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匡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
 作樂乃戰違令者斬時黑夜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
 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作樂世
 傑以爲且解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
 敵兵自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
 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皆
 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世傑
 乃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

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曰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官諸臣從者甚衆餘舟尚八百盡為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過楊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而復立之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闕至此者正為趙氏一鬼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妻之海濱世傑將趙占城土豪羅之還廣東乃回舟羅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颺風大作將士勦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人編類集 卷之三 十九

施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若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若天不欲我復存趙氏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焉諸將雨其竹莖湖岸殺宋樞密使文天祥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崔或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臣以為臺官建言庶於國家有補選用臺官止山中盡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人十六員相參巡歷為宜既而江淮省臣有欲專

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諸行省諸廷臣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罔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綱紀猶不振如更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可望矣不可行也或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膳養之資難資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銀雖賦之於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哉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為差增給五分二十一年二月時荆湖兩廣之間兵真無寧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士阿魯渾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人編類集 卷之三 二十

室反不聞郡縣言而信一人浮言捕擊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招使者還尋詔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於內地盧世榮居中書數月待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猶虛位也左司郎中周競因議事微有可否詎以沮格詔旨入奏今杖一百斬之於是朝中震懾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為江西權茶轉運使屢犯贓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猶甚雖居丞相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皆令鈔注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

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
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服不早有更
張須其自敗正猶蠶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
以下雜問其罪復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親勸之
一一款服遂命誅之剖其肉以食鷹獵世榮初以言
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贏乎吏
部尚書劉宣上書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
安危所係近用慶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趾三數
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蜂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
入無功反殲大將況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北萬一
不利援兵安能飛渡邪帝納其言遂罷征日本專事
安南命阿里海牙等大徵各省兵仍遣脫歡將之以
行以安南王第陳益稷效順來歸封爲安南王約平
定其國以兵納之宣復言曰安南臣事已久歲貢未
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未復今乃復議大舉聞
者恐懼且交廣炎蒸之區今約七月集兵諸路於靜
江病歟者必衆矣況湖南密邇溪峒寇盜常多大兵
一出萬一奸頑乘間生變何以應之將湖廣宣尉司
亦上言乞罷交趾兵以慰民窮詔從之令還軍各省
先是自吉諸王乃頗反者帝遣伯顏往觀虛實乃頗

謀執之伯顏覺得脫歸時西北間諸王乃頗反多欲
從之帝以爲憂宿衛士阿朮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
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于是諸王
之謀乃解帝遂議親討之遂命庭將漢軍王昔鐵木
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頗敗走追執之蒙氏寅曰元之
有天下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與國之廣亘古所無然
世祖之約不以漢人爲相故爲相皆國族而又不置
諫官使忠直路塞文學之士雖世世不乏而沈於下
僚莫充其用所賴以爲用者惟吏師而已其爲法如
是是以朝皆苟且之政而士無寒謬之風官有貪婪
之實而吏多欺誑之文
成宗諱鐵木兒世祖之孫裕宗真金第三子也成宗
承天下混一之後可謂善於守成惟其末年迎歲疫
疾氏國家之事內則決於官臺外則委於宰臣然不
至於廢墜者去世祖爲未遠成憲具在故也
武宗諱海山順宗答剌麻八剌之長子也至大元年
初阿朮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
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藥藥是耽妃嬪是
好是猶兩斧伐孤木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
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

非卿孰爲朕言周命遼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即然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未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四年帝崩史臣曰帝慨然欲制治改法而有爲故其封爵太濫錫賚太泛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更變云

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弟立爲太子嘗曰明必見性佛教爲深修身治國儒道爲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規老時加恩賚太宜進膳必分膳貴近有司奏大祥每慘惻移時

人壽集

卷一百一十五

元史

二十三

英宗頤德八刺仁宗子帝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如細民訴訟者則禁之至治三年御史大夫鐵失遂弑帝于行幄在位三年

泰定皇帝諱也孫鐵木兒顯宗甘麻剌之長子世祖長子祚宗之嫡孫也

明宗和世珠武宗長子也

寧宗懿璘質班明宗第二子王諱曰寧宗之立非母后權臣利於立幼抑文宗顧命舍其子而立兄子是不可謂非公天下之心也然終不足以掩其弑兄之惡人心大理吁可畏哉

順帝愛育黎拔力八達明宗長子也

寧宗崩燕鐵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太后曰吾子自幼受養燕帖古思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右丞相吉思生迎之至自靜江即帝位至元六年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感於隆恩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翼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卽立爲皇太子而乃當躬遜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六私圖傳子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出居遐陬上天不祐隨降詔罪叔嫌不答失里怙其勢峭舍長嫡而立初次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恐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常撤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削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鐵古思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等已與其以明里董阿明正典刑時監祭御史崔敬言文宗旣撤廟主嫡母亦剗鵠名蓋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切

人壽集

卷一百一十五

元史

二十四

構選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先皇土賓皇弟尚在襁
褓未有知識義當矜憫常人才百金之產尚置義田
以收養宗族陛下富有四海乃以同氣之人置外貽
笑他邦取辱中國僉生他變爾非輕品願殺身以
贖皇弟之罪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
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於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
于中道至正二年春正月開金口河脫脫用言者於
都城外開河置牌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
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羣議不納左丞許
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於淺易塞
而不可行舟汎西山水勢高峻全時在城北流入郊
野縱有衝决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淋漓漲
溢如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帝不聽河成
果水急泥壅六年河決七年冬十月沿汀兵起先是
河南北重議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
治河果於黃陵得石人一眼而穎州劉福通蕭縣李
二羅田徐壽輝等兵起先是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
能制及癸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時汝潁兵勢
大振不數月江淮諸鎮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
無成功沈丘人蔡亨帖水兒與羅山李思齊同奮義

起兵已中于第從者數百人破賊事聞遂並用之士
三年五月泰州張士誠兵起據高郵自稱誠王十二
月哈麻進西番僧于帝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
演深兒法又進僧伽舞真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以
西排僧爲司徒伽舞真善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
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帝襲龍舟於內苑帝自製船式
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永手二十四人皆衣金
紫自後官至前官山下濤平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
眼口爪尾皆動又有製官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
爲臺臺中連水止不匱土設三聖殿匾額立王
女捧時刻簪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縣
鍾一縣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鍾
鉦時鉦厚在側者皆自翔舞儀之東西有日月宮飛
仙六人立官前過于午時自能稱進度仙橋達三聖
殿復退立如前之精巧絕出人意料前所未有十五
年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福通等自碭山夾
河迎林兒至立爲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
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張士誠遣兵破
元浙江杭州丞相達識帖睦迺遁平章政事左答納
失里戰敗被元江東廉訪使褚不華執之初同食淮

南行樞密院事董博霄建議以淮安爲前北襟戰江
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爲急
務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頓淮南之地及自水陽
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於
介中設一小砦使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
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爲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
盡爲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
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
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苗軍

八刻引奏

李寶平

奏

二十七

宋毛貴破濟南路元河南行省右丞董博霄與戰歿
之宋毛貴破薊州元徵四方兵入衛毛貴率衆由河
間趨直沽遂破薊州略柳林逼畿甸樞密討使遠國
珍戰於京師大恐元徵海運糧于張士誠中原旣亂
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苦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乃
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
海運糧乃運粟十一萬石至京師時帝亦厭政宦者
朴不花用事爲姦利搦恩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
警執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卒召爾亂論者謂元之
三二人之罪居多漢王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遂自
稱帝

請引奏

卷一百一十六

奏

二二八

柳市

太祖帥師伐漢拔江州漢主友諒走武昌張士誠將

呂珍入安豐殺宋劉福通等據其城我

太祖率兵擊走之漢主友諒圍洪都我

太祖帥諸將討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歿子珍立

太祖建國號曰吳三月自將伐漢漢主陳理降湖廣

江西悉平

太祖兵克平江執吳王張士誠以歸

太祖兵討方國珍降之進克元都元主集三宮后妃

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

帝爲左丞相同守京城夜半開建德門北奔遇秦箠
追至北河擒王孫賈的里入剌而還元亡元主駐應
昌二年忍壽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太尉完者等奉
桂宮北葬謚曰惠宗

太祖以帝知順天命逃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而封
其孫賈的帝八剌爲崇禮僊王律曰自古國家其滅
亡之道不一也曰女寵曰宦官曰權臣曰風俗此四
者皆足以亡國而順帝蓋兼有之加以權綱之既弛
智慮之益荒其亡也宜哉

欽定四庫全書卷之二百六十一

左編

突厥

突厥

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嗣立華人多往依之并丹至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齊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偶起虎視悉臣尊之控弦且百萬帝平京師遂恃功多橫驕武德二年始畢自將度河至夏州與梁師都合又佐劉武周以五百騎入句注將侵太原會病死于切不立以為泥步說使居東偏

立其弟侯利弗設是為處羅可汗處羅復去隋裴成公遣使奉告則又潛通王和充薛舉之子裴成擊斬其使取牛羊萬餘處羅迎隋蕭皇后及齊王暕之子正道於寶建德所因立正道為隋王太子後隋人沒者謀之行其正朔置百官定其衆萬人秦王討武周處羅以弟步利設驕二千會并州三月多掠城中婦女明年謀取并州下之不吉會天雨血三日國中夫夜夢號求之不見遂有次公主所以五石俄疽發公主以子隨弱棄不立取其弟嗣為額利可汗額利始為莫賀咄諫牙直二原并附平涼與

和帝處之遣光祿卿宇文歆隨額利使與果絕隋五

原太子長遜以所部五城附虜歆并說還五原地皆見歆且發兵舉長遜所部會秦王軍太子建成議廢入處河南以靈州為塞額利又妻義成以始舉子突利可汗使居東義成攝諸女也其弟善經亦依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額利曰往可汗兄弟爭國賴隋得復位子孫有國今天子非文帝後宜立正道以報隋厚德額利然之故歲入寇然倚父兄餘貲兵銳馬多善辭解機額利自將數萬騎與劉黑闥

合進擊忻州為李高遷所破黑闥以突厥善人援山東又殘定州額利未得志乃率十五萬騎入馬門并州深鈔汾潞轉掠原霸間於是太子建成將兵出幽州道秦王將兵出蒲州道擊之額利聞秦王且至引出塞王師還又明年與黑闥君璋等小小入寇定匡原朝等州與屯將相勝負帝遣太子建成復屯北邊秦王屯并州備虜久乃罷秦王縱反間於突利突利乃歸心不欲戰額利亦無以驅之乃遣突利及特勒思摩請和帝許之突利遂自託於王為兄弟帝見思摩引升御榻突厥既歲益盛或說帝曰虜數內寇者

以府庫子女所在我能去長安則我心止矣帝使中書侍郎宇文士及喻南山按行禁鄧將徒都焉罕臣黃遷秦王獨曰夷狄自古爲中國患未聞周漢爲遷也願假數年請取可汗以報帝乃止八年頡利攻靈朔與代州都督蘭泰戰新城擊敗績於是張遷兵屯石嶺李高遷屯大谷泰王屯蒲州道初帝待突厥用敵國禮及是怒曰往吾以天下未定厚於虜以紓吾違今卒敗約朕將擊滅之母須姑息命有司更所與書爲詔九年攻原霸又圍涼州進犯涇原李靖與戰霸州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城朔律薩渭間平道將

出玄武門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頡利引兵窺邊或請築古長城發兵乘塞帝曰突厥盛衰而霜五日並出三月連明赤氣滿野彼見災而不務德不畏天也遷徙無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俗此則焚今葬皆起墓背父祖命殺鬼神也與突利不睦內相攻殘不和於親也有是四者將公矣當爲公等取之安在禁障塞千突厥俗素質畧頡利得華士趙德言才其人委信之稍專國四年正月靖進屯惡陽嶺夜襲頡利頡利驚退牙瑊口大酋康蘇密等以隋蕭皇后楊正道降或言中國人嘗與通書於后中書舍人楊文舉請勅治帝曰天下未一人或當思後今反側既安何足治耶留勿劾頡利若之保鎮山一若然則失思力來賜爲哀言謝罪請內廢帝詔書和卿唐將軍安修仁等持節慰撫靖知徐在虜所虜必安乃集擊之盡獲其衆頡利得千里馬獨舍沙鉢羅汗軍副總管張寶相擒之沙鉢羅汗軍見失以衆降其國還臣復定襄恒安地斥境至大漠矣頡利至京西有行太廟詔防亂華民多沒於虜遣使者以金帛贖男女八萬口還爲平氏頡利不室處當設高廟一入之修不自慘與家人悲歌相泣下狀表紀有張氏愴之以

魏州須山多麋鹿有射獵之娛乃拜為刺史辭不往
遂授右衛大將軍賜美田宅帝曰昔朕民失國隋文
帝不恤黎民與士衆營護而存立之至始畢稍強則
以兵圍楊帝屬門令其戚者殆皆德忌義然耶頡利
子疊羅支有至性既舍京師諸婦得品供羅支預為
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肉帝聞嘆曰天
果亡我唐耶華夷哉厚賜之遂給羅支八年頡利死
贈歸義王諡曰荒謬國人葬之從其禮火尸起冢瀾
凍其臣胡祿達官吐答澤邪者頡利母嬰施之勝臣
也頡利如生以授澤邪至是哀憫乃自殺帝異之贈
八綸類事 卷三十一 五

中郎將命葬頡利冢旁詔中書侍郎岑文本刻其事
於頡利澤邪之墓碑俄蘇尼失亦以死殉尼失者厥
民可汗弟也初突利歛取無法下不附故薛延陀奚
霫等皆內屬頡利遣擊之又大敗泉驛離頡利囚箠
之乃赦突利嘗自結於太宗及頡利衰驛追兵於突
利不肯後因起相攻突利請入朝禮見良厚輟膳以
賜之拜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及為都督太宗救
曰而祖朕民破亡隋則復之棄德不報而父始畢反
為隋敵爾今窮來歸我所以不立爾為可汗鑒前敗
也我使中國安爾宗族不亡故授爾都督母相優

長為我北蕃突利頡首聽命後入朝死并州道中年
二十九帝為舉哀亦詔文本文其墓子賀邏鶻嗣帝
幸九成宮突利弟結社率以郎將衛衛陰結種人謀
反劫賀邏鶻北還於是群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是
帝亦患之乃立阿史那思摩為可汗賜氏李樹牙河
北悉徙突厥還故地思摩頡利族人也始厥民奔隋
積北諸部來思摩為可汗厥民歸國乃去可汗號性
開敏善占對始畢處還皆愛之然以貌似胡疑非阿
史那種故但為特勤而不得為設武德初數以使者
來高祖嘉其誠封和順郡王及諸部納款思摩獨留
與頡利俱擒太宗以篤忠授右武侯大將軍封北平
督統頡利故部居河南徙懷化郡王及是將徙內畏
薛延陀不敢出塞帝詔司農卿郭副本持節賜延陀
書言中國禮義未始滅人國以頡利是殘伐而取非
貪其地與人也故處降部於河南唐李泉利其前
牧衆日孳蕃今復以思摩為可汗還其故部延陀受
命在前長於突厥奉命以北延陀土之其南突厥保
之各守而境無相鈔化有負約我自以兵誅之思摩
乃行帝為置酒引思摩前曰蔣一草一木見其滋廣
以為意況我養爾部人思爾焉牛不滅昔乎爾父母

墳墓在河北今復舊延故宴以愆行思摩泣下奉觴
上萬歲壽於是趙郡王孝恭鴻臚卿劉善就思摩部
祭壇場河上拜受賜鼓蓋薛延陀聞突厥之北恐其
衆奔亡度磧勒兵以待及使者至乃謝曰天子詔無
相侵謹頓首奉詔居三年不能得其衆下多攜甘思
摩慙因入朝願留宿衛更拜右武衛將軍從伐遠中
流矢帝爲吮血卒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薛彝
昭陵祭墳象白道山爲刊其勞碑於化州

薛延陀

薛延陀者先與薛種祿屈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
陀在鐵勒諸部最雄長丙突厥處羅可汗之殺鐵勒
諸酋也其下往往叛去惟薛必哥移爲可汗據食汗
山奉薛延陀乙失鉢爲可汗保燕木山而突厥射匱
可汗復疆二部點可汗號往臣之回紇同羅僕骨白
香在鬱督軍山者東附始畢可汗乙失鉢在金山者
西役葉護可汗貞觀二年葉護死其國亂乙失鉢孫
曰夷男率部帳七萬附頡利可汗後突厥衰夷男反
攻頡利弱之於是諸姓多叛頡利歸之者共推爲主
夷男不敢當明年太宗方圖頡利遣游擊將軍喬師
望健路審詔書鼓肅册拜夷男爲真珠毘伽可汗夷

男已受命遣使謝歸方物乃樹牙鬱督軍山直京師
西北六千里衆蘇軾西葉護突厥南沙磧北居倫水
地大衆附於是同姓等諸部莫不伏屬其弟統特勤
入朝帝以精刀寶鞭賜之曰下有太過者以吾鞭鞭
之夷男以爲寵頡利可汗之滅塞陸空荒夷男率其
部詣東保都尉使山獨邏水之陰遠京師纔三千里
而廣東室韋西金山南突厥北瀚海盡古匈奴地也
勝兵二十萬以二子大度設突利失分將之號南北
詔七年間使者入朝帝恐後疆大爲患欲剋其禍乃
下詔拜其二千皆爲小可汗十五年帝以李思摩爲
可汗始渡河牙於漠南夷男惡之未發帝方幸洛陽
將遂封泰山夷男與其下謀曰天子封泰山萬國皆
助兵悉會行在邊陲空單思摩可取也乃使大度設
勒兵二十萬南絕漠壁白道州率一兵得四馬擊思
摩思摩走朔州言狀且請師帝敕諸將曰延陀度漠
馬已疲夫用兵者見利疾進不利亟去今虜不急擊
思摩又不速還勢必敗卿等勿與戰須其歸可擊也
旣而延陀使者來求與突厥平帝曰我約漠以北延
陀制之漠以南突厥專之有輒相掠誅不赦延陀父
事我而首違詔得非亂邪而曰與突厥和乃故約也

商何請不報。大度設次長城，思摩已南走。大度設度不可得，乃遣人乘長城，罵之。通會李勣兵至行播，隔沃遼率泉走赤柯度青山，然遠道，難還，敢死士與突騎徑臘河，起白道，及大度設尾之，不置。大度設顧不脫度，諾真水陳以待。先是，延陀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從戰，勝至是却。騎不用率五人為伍，一執馬，四前，謂令曰：「勝則騎而逐，負者死。」沒其家以償。戰士及戰突厥兵，追延陀，勝逐勦，救之。延陀縱射馬，輒死，勦乃以步士百人為隊，擣其縛，擣部將薛萬徹率勁騎先收，執馬者故延陀不能去，斬首數千級。

不編集 卷三十五 大略

勦馬萬五千，大度設以去，萬徹追弗及。殘卒奔漠北，勦還入定，棄天子遺使者，帝聖苦勞，問賞功，郵死。延陀之使，留待命者，帝悉還之，曰：「歸語爾，可汗，爾自負其疆，以突厥為弱，厚誅飲之，又取首領以為質，且我為天下主，渠嘗賦發於爾，後有利害，當許思母違也。」延陀乃遣使謝畢，又遣其仲父沙鉢羅獻馬三千，因請帝曰：「延陀本一侯，斤表則立之，度其立號與顏利比，而敢撓邊乎？」不許。明年，以使來，益獻馬牛羊，索它，固求昏，帝與大臣計，房玄齡曰：「不如和親。」帝曰：「善。」許以新興公主下嫁，召突利失，大享羣臣，侍陳。

資器奏慶善破陳盛樂及十部使突利失頻首上干

萬歲壽，詔夷男親迎，帝將幸靈州，以成昏事。夷男大喜，訖曰：「我鐵勒部人耳，上以我為可汗，公主以女我乘輿為我，幸邊誰與我榮？」乃搜賦諸下半馬為贄，時帝詔有司受所獻，延陀無府庫，調飲於下，不至集，又度積水草乏，馬半多死，納貢後期，帝亦止行。畜口養死，僅半，議者謂禮不具，而與昏，恐後有輕中國心，乃下詔絕昏，謝其使。夷男氣素索不發，亦會病死，始延陀請以庶子曳莽為突利失，可汗使東方，嫡子殺灼為肆葉護，可汗統西方白道之殺曳莽，實為之，謀國

人籍集 卷三十五 大略

人多怨及會，薛曳莽還部，松嶺分兵，松之自立為可汗，鐵勒諸國素伏延陀，而曳莽支與，求子尚臣，畏之，帝恐卒為患，詔勦等曰：「降則撫之，叛則擊之。」勦至咄摩支大駭，陰欲拒戰，外好言乞降，勦知之，縱兵擊斬五千餘級，係老孺三萬，遂滅其國。帝以延陀城欲并勃楚等降之，復還道宗，幸阿史那社爾等分部，帝討帝幸霸州，節度諸將，於是鐵勒十一部皆歸命天子，請內屬。遣宗等諭降，回紇諸酋，房所遣使踵及，帝行在凡數千人，上言：「天至尊，為可汗，世世以家事，他不恨，帝割其地為州縣，北荒遂平。」諸姓有來朝者，帝

勞曰爾來君貳得尤餘特泉我爲爾深廣之又曰我
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樂樂之如驥尾受蒼繩
可使日千里也

同紀

同紀其先匈奴也元魏時亦號高車骨或曰鐵勒其
部落曰同紀薛延陀骨利幹多覽焉僕骨拔野古同
羅等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碭北其人馳驅初無倉長
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
加處羅可汗改骨鐵勒部哀責其財既又恐其怨則
集渠豪數百悉抗之同紀乃并僕骨同羅拔野古叛

新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自爲侯斤石時健侯斤者衆始擢爲君太子曰善勝
戰必身先所向輒摧破敵下皆畏附時健尤善騎立
同紀薛延陀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遊頡利遣騎
十萬討之善勝身將五千騎破之焉氣山追北至天
山大俘其部人聲震北方餘足附善勝相解萬貞
觀三年始來朝獻方物突厥已亡惟同紀薛延陀爲
最雄調善勝死其首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
并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遣使者獻款太宗
爲幸靈州次煙陽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
延陀不事大國以自取亡其下磨駭烏散不知所之

新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今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置唐官有詔張飲高會
引兄渠長等以唐官之凡數千人明年復入朝天子
方招龍遠夷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劔參差賜之帝坐
秘殿陳十部樂殿前設高沽置朱提瓶其上潛泉浮
酒自左閣通玷趾注之瓶轉受百斛餘益同紀數十
人飲畢尚不能半乃詔破南瞻鴨泉之陽置過蘇六
十八所具羣馬潼內待使客底內貂皮爲賦乃拜吐
迷度爲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私自號可汗置官
吏壹似突厥吐迷度兄子烏統審吐迷度之妻遂謀
亂領騎夜劫吐迷度殺之然然副都護元禮臣遣使
給烏統許白爲都督烏統不疑卽往謝因斬以殉帝
擢吐迷度子婆閼左驍衛大將軍娶父所領武后時
突厥默啜方驍取鐵勒故地同紀度破從甘涼開然
唐常取壯騎佐赤水軍云肅宗卽使使者來請助討
麻山帝詔燉煌郡王承家與約而令僕固懷恩送王
因召其兵可汗喜以可敦妹爲女妻承家遣衆領來
請和親帝欲固其心卽封虜女爲昆伽公主於是可
汗自將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會帝因冊昆伽公主
爲王妃擢承家宗正卿可汗亦封承家爲葉護給四
節令與其葉護共將帝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爲昆弟

八朝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葉護大書使首領達干等。先到扶風。見于儀下儀。飮三日。葉護辭曰。國多難。我助討逆。何敢食。固命乃留。既行。日賜牛四十角。羊八百蹄。米四十斛。香積之戰。陳禮上。賊龍伏騎於王師左將襲我。僕固懷恩。唐回紇。馳之。盡翦其伏。乃出賊背。與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夾度之。賊大敗。進攻長安。懷恩率回紇。南蠻大食。衆綽都而南。壁薩東。進次陝西。賊新店。初回紇至。曲沃。葉護遣將勿南山東出。搜賊伏谷中。穢之。管山陰。子儀等與賊戰。傾軍逐北。亂而卻。回紇望見。即斷西嶺。曳旗趨賊。出其後。賊反顧。遂大潰。嚴莊挾安慶緒棄東京。北度河。回紇大掠東都三月。去人導之。府庫窮。碑廣平王微止不可。而青老以招歸萬里。賂回紇。止不剽。葉護還京師。帝遣奉旨命之。大弟詔遣司空。尊忠義王。歲給絹二萬匹。使至朔方軍安。賜乾元元年。回紇使者與黑衣大食。黃等俱朝。爭長。有司使異門並進。又使請昏許之。帝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即册磨延曷爲昆伽可汗。詔漢中郡王。楊楫御史大夫爲册命使。帝使公主。因幸咸陽。敏慰勉。主泣曰。國方多事。死不恨。瑪至虜。而可汗胡帽。將袍。坐帳中。機衛光嚴。引瑪立帳外。問曰。天王可汗何屬。瑪曰。從

八朝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昆弟也。時中入雷。雷後立瑪上。又問立王上者爲誰。瑪曰。中人也。可汗曰。中人奴。爾立耶上乎。靈俊趨下。於是引瑪入。瑪不拜。可汗曰。見國君禮無不拜。瑪曰。天子顧可汗有功。以愛女結好。比中國與夷狄昏。皆宗室子。今宰國乃帝王女。有德容萬里。求降。可汗天子婿。當以禮見。安諾受詔。邪。可汗怒乃起。奉詔拜受。册瑪曰。尊主爲可敦。俄而可汗成。國人欲以公主殉。主曰。中國人塔死。朝夕臨喪。期三年。回紇萬里結昏。本慕中國。吾不可以殉。乃止。然釐面哭亦從其俗。云。後以無子得還。代宗卽位。詔以雍王爲天下兵馬元帥。與諸節度使會陳州。時可汗留其州。北王住見之。可汗責王不蹈舞。子昂曰。王勳皇孫。宮在廟。禮不可以蹈舞。回紇廷詰曰。可汗使唐天子弟於王叔父行也。容有不蹈舞乎。子昂固拒。卽召元帥唐太子。也將君中國。而可蹈舞。見可汗。回紇君位度不能屈。卽引子昂。華少華瑒。榜之首。少華瑒一夕死。王還營。官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於是懷恩與虜左殺爲先。驛史朝義使反。聞左殺執以獻。與諸將同學。賊橫水走之。進收中郁。可汗使拔賀那賀天子獻朝義旗物。雍王還靈。賀可汗也。

河陽雷三月屯旁人困於剽辱僕固瑒率同紇兵與
朝義擊戰殲血二千里泉其首河北悉手擒思道相
州西山罇口還屯可汗出澤潞與懷恩會追太原去
初四紇至東京放兵數剽保聖署白馬二洞浮屠避
之阿紇怒火浮屠殺萬餘人及是益橫諸折官吏至
以兵夜斫舍光門入鴻臚寺永泰初懷恩反誘同紇
吐蕃入寇俄而懷恩死二虜爭長同紇首領潛詣澤
陽兄郭子儀請改事子儀率麾下叩同紇管同紇曰
願見公公子儀出旗門下紇曰請釋甲子儀便脫
登梯甲策馬挺身而前首長相顧曰真是公矣首長
下馬拜子儀亦下見之虜數百環視子儀麾下亦至
子儀麾左右使卻且命酒與飲遂以銀頭紇三千召
可汗弟合胡祿等執手因讓口上念同紇功報爾國
厚何負而來今即與汝戰何遽降也我一身投入汝
懷任汝拘繫我麾下將士須與汝戰酋長營報曰懷
恩詭我曰唐天子南走公見擊是以來今天可汗在
公無恙吾等願還擊吐蕃以報厚恩然懷恩子可駭
弟也願赦死於是子儀持酒胡祿請盟而飲子儀曰
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二國將相如之有如
賀約身死行陳家屠戮方是時虜宰相具賀是于等

聞言皆奪氣酒至其所舉曰無易公誓明年以僕恩
幼女爲崇徽公主繼室兵部侍郎李涵持節冊拜可
敦賜綢絲二萬是時財用屈稅公卿贖索乞給行宰
相錢中渭橋回紇之留京師者曹輩掠女子於市引
騎犯合光門皇城皆闖詔劉潛潭慰止復出暴市物
奪長安令郭說馬有司不敢評詰自乾元後益負功
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緡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繼留
舍鴻臚弱不可用帝厚賜欲以愧之不知也復以
馬馬來帝不忍重煩民爲償六千德宗立使人告喪
且修好時九姓胡勸可汗人寇可汗欲悉師向塞見
使者乃爲禮宰相賀遣于口唐大開無負於我前
日入太原取羊馬數萬比及國下杜略盡今舉國遠
國有如不捷將安歸可汗不聽賀怒因擊殺之即
自立爲合骨咄祿可汗使長建丁從使者入朝建
中元年詔京兆少尹酒休持節冊頒莫賀爲武義武
功可汗酒休至可汗令大臣具車馬出迎其大相頡
于迦斯踞坐責休等殺突董張休言自與張光晟聞
死非天子命休等幾欲留五旬卒不見可汗可汗傳
謂休曰國入皆欲爾來我獨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
殺爾猶以血濯血徒益汗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

我言有司所負馬直一百八十萬可速償我遣將軍
廉赤心等隨體來朝帝隱忍賜以金帛後三年使使
者獻方物請和親約用開元故事如突厥可汗稱臣
使來者不過二百市馬不過千不以唐人出塞亦無
不可者帝曰善乃許降公主同統亦請如約詔咸安
公主下嫁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爲兄弟今婿半
子也請易回紇曰回鶻帝欲饗回鶻公主問禮於李
泌對曰肅宗於燉煌王爲從祖兄回鶻妻以女見帝
於彭原獨拜廷下帝呼曰婦而不名嫂也於是引回
鶻公主入銀臺門長公主三人候諸內詳史傳導拜

必谷帝盡建咸安公主官屬視王府懿宗時大酋僕
固俊自北廷擊吐蕃斬論尚熱盡取西川輪臺等城
使來獻俘昭宗幸鳳翔靈州節度使韓遜表回鶻請
率兵赴難翰林學士韓偓曰虜爲國仇舊矣自會昌
時伺邊羽翼未成不得逞今乘我危已莫幸不可開
也遂格不報

吐谷渾

吐谷渾居甘松山之陽洮水之西南抵白蘭地數千
里有城郭不居也隨水草帳室內糧其官有長史司
馬將軍王公僕射尚書郎中蓋慕諸華爲之有青海

者周八九百里有山須水合薄乳馬其上明年生
駒號龍種骨得波斯馬牧於海生駒日步千里故
稱青海驄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
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禮設鼻口乃
無恙隋時其王慕容伏允號步薩鉢嘗寇邊煬帝遣
鐵勒敗之辟西平復命觀王雍破其衆伏允以數十
騎入泥嶺云去仙頭王率男女十餘萬降置郡縣鎮
戍以長子順爲質因王之統餘衆餓追還伏允客死
項隋亂因得復故地唐高祖受命朝自江都還長安
于時李軌據涼州帝乃約伏允和令擊軌自效當襲

吐谷渾

送順伏允喜引兵與軌戰庫門交綏止即遣使請順
帝遣之順至號爲太寧王太宗時伏允遣使者入朝
水還即寇鄯州帝遣使者讓且召伏允以疾爲解而
爲子求婚驗帝意帝召子親迎亦遣疾不詔止始遣
中郎將康庭真臨諭又掠岷州都督李道彦擊走之
伏允謀入殲唐兵燒野草故諸馬多餓臣書集曰
向者段志玄主鄯州吐谷渾兵輒傳報彼國完備
衆用命也今虜大敗斥候無所臣臣相失我來其困
可以得志柏海雖遠可跋而至也李靖曰善分二軍
伏允走聞倫倫將奔于闐薛萬均督銳騎追亡數百

里又破之將士乏水刺馬飲血君集王道宗行空荒
二千里盛夏降霜之水草士康米馬林雪閱月次星
窮川達拍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軼失思力馳破
虜車重兩軍會於大非川破還與谷順之質隋爲金
紫光祿大夫伏允立其弟爲太子順歸常快快自以
失位欲以功自結天下乃斬天柱王舉國降伏允懼
引千餘騎遁碣中衆稍以從者纔萬騎窮無聊卽自
經死國人立順爲君稱臣內附詔封西平郡王義甘
豆可汗順久質華國人不附卒爲下所殺立其子燕
王諾曷鉢諾月鉢切詔侯君集就經紀之始請頒歷
及子弟入侍詔封諾曷鉢河源郡王號勃豆可汗諾
曷鉢人號達達請婚蘇馬牛羊義比年入朝乃以宗
室女爲弘化公主妻之高宗立以主故封駙馬都尉
又獻名馬帝問馬種性使者曰國中最佳者帝曰良
馬人所愛詔還其馬公主表請入朝遣驛詣其室
于臣濟迎之十一月及諾曷鉢至京師帝又以宗室
女金城縣主妻其長子蘇茂永拜左領軍衛大將軍
久之度永死主與其子右武衛大將軍梁淡王闕廬
模末來請婚帝以宗室女金明縣主妻之既而與吐
蕃相攻上書相曲直並來請帝兩不許諾曷鉢以

吐蕃盛勢不抗而鄯州地狹又徙靈州帝爲置安樂
州卽拜刺史欲其安止樂云諾曷鉢死子忠立忠亦
子宣起立聖曆三年拜左翊衛員外大將軍襲故可
汗號餘部請涼甘肅沙等州降宰相張錫與右武衛
大將軍唐休璟議徙其人於秦隴豐霧間令不得畔
去涼州都督郭元振以爲吐谷渾近秦隴則與監牧
雜處監豐靈又通默覈假在諸華亦不遠後其性也
歲遣鎮遏使者與宣起兄弟撫護之無令相侵奪生
業州矣貞元十四年以朔方節度副使慕容復爲長
樂都督青海國王襲可汗號復死停襲吐谷渾自晉
人編類集

永嘉時有國至龍朔三年吐谷蕃敗其地凡三百五
十年及此封嗣絕矣

人編類集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二

左編

夷類

吐蕃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克水西祖曰髡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聲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罕野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儁檀嗣爲乞佛熾盛所滅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爲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

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羣羌云其俗謂疆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其官有大相副相曰大論小論又有內大相曰論莽熱地有君長曰素宗弄贊其爲人慷慨才雄常驅野馬聲牛馳刺之以爲樂西域諸國共臣之太宗貞觀八年始遣使者來朝帝遣行人下書臨撫弄贊聞突厥吐谷渾並得尚公主乃遣使齎幣求昏帝不許使者還妄語曰天子遇我厚幾得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遂不許殆有以間我乎弄贊怒率羊同共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抗走青海之陰盡取其貨畜又攻党項白蘭羗破之勒兵二

十萬人鹿松州命使者貢金帛且言迎公主謂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都督韓威輕出覘賊反爲所敗屬羗大擾皆叛以應賊乃詔吏部尚書侯君集爲行軍大總管率步騎五萬進討自松州夜襲其營斬首千級初弄贊東寇連歲不解其大臣請返國不聽自殺者八人至是弄贊始懼引而去以使者來謝罪固請昏許之遣大論薛祿東贊獻黃金五千兩乞貴稱是以爲聘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築館河源王之國弄贊率兵次相藩親迎見道宗執罽毘禮恭甚見中國服飾之美絳綸纓

沮歸國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爲公主築一城

以李後世遂立官室以居公主惡國人褻弄贊下

今國中禁之自愧禮屬羗統緒爲華風遣諸豪子弟

入內學習詩書又請儒者典書疏帝伐遼遣使祿東

贊上書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並臣治之高麗

持遠弗率於禮天子自將度遼襄城陷陳月凱旋雖

厲飛千天無是之速夫豈猶屬也臣謹治黃金爲誓

以獻其高七尺中寶酒二斛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

史王玄策使西域爲中天竺所鈔弄贊發精兵從玄

策討破之來獻俘高祖卽位弄贊獻金器十五種以

薦昭陵進封寶王賜餉蕃渥又請營種酒人與碾硃等諸工詔許之永徽初弄贊死無子立其孫勿不事故祿東贊相其國初太宗既許降文成公主贊普使祿東贊來迎召見顧問進對合旨太宗禮之有異諸蕃乃拜祿東贊爲右衛大將軍又以琅琊長公主外孫女段氏妻之祿贊東辭曰臣本國有婦父母所聘情不忍棄且贊普未謂公主陪臣安敢輕娶太宗嘉之欲撫以厚恩難奇其答而不遂其請有子曰獻陵日贊婆祿東贊成而兄弟並富國自是歲入邊並破有諸羌羈縻十二州十八州率千闐取龜茲擡換城於是安西四鎮並廢詔將軍薛仁貴爲邏娑道總管出討吐蕃拜護吐谷渾還國師凡十餘萬至大非川爲欽陵所拒王師敗績遂滅吐谷渾而盡有其地儀鳳四年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欽陵復擅政永昌三年詔王孝傑爲武威道總管唐休璟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議者請廢四鎮勿有也右史崔融獻議曰張騫始通西域列四郡據兩關斷匈奴右臂稍度河湟築令居以絕南羌於是障候亭燧出長城數千里領府庫殫生馬行人使者歲月不絕至作皮幣筭緡法稅舟車

權酒醕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張入焉耆之西長並右驍騎高昌歷車師鈔常樂起莫賀延磧以臨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無牛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懷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表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渡而北則伊西北延安西諸蕃悉以議乃格欽陵遣使者隨郭元振入請和親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爲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爲邊患必深四鎮之利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欽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口甚設欲大舉其從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欽陵方提兵居外贊普託言獵即勒兵執其親黨二千餘人殺之發使者召欽陵贊婆欽陵不受命贊普自討之未戰欽陵兵潰乃自殺左右殉而死者百餘人贊婆以所部及兄子莽部支等款塞明年乃獻馬黃金求昏而虜南煽帳皆叛贊普自討滅于軍諸子爭立國

人立棄隸隨贊為贊普，始七歲使者來告喪，且求盟。又使大臣悉董熟固求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為金城公主妻之。詔左衛大將軍楊矩持節送公主至吐蕃，自築城以居。拜矩鄯州都督，吐蕃外雖和而陰銜怒。即厚餉矩，請河西九曲為公王湯沐。矩表與其地自是虜益張，雄易入寇。玄宗開元二年，其相金達延上書宰相，請蓋盟文定境於河源，未及定，金達延將兵十萬寇臨洮，入攻蘭渭，掠監馬。楊矩懼自殺，有詔薛訥為隴右防禦使，與王駿等并力擊帝。帝怒下詔自將討之，會駿等戰武階，駿還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蓋贊數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馬鼓角應之。虜以為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武街，去大來答二十里，虜軍塞其中間，駿復夜出兵襲之，虜大潰，始得與訥軍合。同追奔至洮水，復戰於長城，又敗之，斬首萬七千。衆奔突不能去，相枕藉洮水為不流，帝乃罷行。宰相建言吐蕃本以河為境，以公主故，乃獨河築城置獨山九曲二軍，距積石二百里。今既負約，請毀橋復守河。如約，詔司金城公主上書求聽修好，且言贊普君臣欲與天子共署誓。劉吐蕃又遣使者上書請新昏，帝謂昔已和親有成。

日，前盟可矣，不許復婚。自是歲朝貢不犯邊十年。攻小勃律，國其王沒謹，仍詔書北庭，節度使張孝嵩曰：勃律唐西門，失之則四方諸國皆墮。吐蕃都護閣之孝嵩，聽許遣疏勒，副使張思禮以步騎四千晝夜馳與謹，似兵夾擊吐蕃，死者數萬，多取鎧仗馬羊復九城。故地後二年吐蕃將悉諾邏兵入大斗拔谷，進攻甘州，火鄉聚王君奐勒兵避其銳，不戰。會大雪吐蕃戰凍如積，乃輪積石軍趨西道以歸。君奐豫遣謀出塞燒野草，皆盡。悉諾邏頓大非川，無所牧，馬成過半，會君奐為同統所殺，功不遂。帝乃用蕭嵩為河西八節度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師餘衆築故城板幹，裁立吐蕃，猝至城中相傾失色。莫有圖志守珪曰：彼衆我寡，又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以奇計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疑其有情，不敢攻而還。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為都督府，以守珪為都督。悉諾邏威名甚盛，蕭嵩縱反間於吐蕃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吐蕃數敗而懼，屢請和親。於是忠王友皇甫惟明並言約和，便帝曰：贊普向上書，悻悻必滅之母，和惟明。

曰皆贊普切是必遷將好功之人爲之以激怒陛下
目二國交惡必與師與則隱盜計利詐功級希陛下
下過賞以甘心焉此皆奸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今
河西隴右贊普力窮陛下幸詔金城公主許贊普約
以紓邊患息民之上策也帝承其言敕惟明及中人
張元方往聘以書賜公主惟明見贊普言天子意贊
普大喜因悉出貞觀以來書詔示惟明厚饋獻使各
悉願隨使者入朝奉表使者至帝御前殿列羽林仗
內之悉過略通華文旣晏與語禮甚厚賜紫服金魚
悉願受殿辭魚曰國無是不敢當帝遣御史大夫崔
琳報聘吐蕃又請交馬於赤嶺互市於甘松嶺宰相
裴光庭曰甘松中國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嶺爲
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又請五經正字裴光庭等奏
吐蕃驛路頻數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
之慚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
亦從書出也上曰善遂與之金城公主慶明年爲發
哀天寶六載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
將哥舒翰爲大將軍每歲積石軍來熟吐蕃輒求饒
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
虜至斷其後大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

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
吐蕃舉國守之今類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克臣恐
所得不如所以不如且厲兵秣馬使其有衆然後取
之上意不快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
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
制以安西副都護高仙芝爲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
之自安西行百餘日乃至特勤滿川分軍爲三道期
以七月十三日會吐蕃連雲堡下吐蕃有兵近萬人
不意唐兵猝至太驚依山拒戰破如雨仙芝以郎
將李嗣業爲陌刀將令之曰不及日中決須破虜嗣
業執一旗引陌刀緣險先登力戰自辰至巳太破之
斬首五千級捕虜千餘人餘皆逃潰中使遂令誠以
入虜境已深懼不敢進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三千
守其賊復進三日至堪騎嶺千峻阪四十餘里前有
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
爲阿弩越城守者迎降云阿弩越赤心歸唐汝夷水
藤橋已斫斷矣汝夷即弱水也其水不能勝草芥藤
橋者過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
弩越城迎者舉至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將軍席
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

姓必走山谷第呼取出籍帛稱救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悉縛諸大臣王及吐蕃公王送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藤橋去城猶六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斬之甫畢吐蕃大至已無及矣藤橋間盡一矢力修之期年乃成八月仙芝薨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是時吐蕃與南詔蠻閣羅鳳聯兵攻瀘南劍節度使楊國忠方以森岡上自言破蠻衆六萬於雲南拔改洪州等三城獻俘口哥舒翰破洪濟大漠門諸城拔九曲故地別郡縣於是

八編卷三 卷之三

九

靈神衆軍於臨洮西洮河郡於積石西又完秀軍以實河曲後二年蘇毗子悉諾邇來降封懷義王賜姓李氏蘇毗驍部也是歲贊普死于草悉能臘贊嗣遣使者修好詔京兆少尹崔光遠持節齎冊市祠還貞觀中李靖破吐谷渾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爾開西域置四鎮於是歲調山東丁男爲戍卒繕帛爲軍資有屯田以資糗糧牧使以斂羊馬大軍萬人小軍千人烽火遞卒萬里相繼隴右鄯州爲節度河西涼州爲節度安西北庭亦置節度關內則於靈州置朔方節度又有受降城單于都護庭爲之藩衛及潼關

失守河洛陷兵於是盡撤河隴朔方之將鎮兵入諸國難謂之行營曩時軍營遠州無備預矣至德初取青州及威武等諸城入屯石堡其明年使使來請討賊且修好然歲內侵取廓城等州及河源莫門軍候數來請和帝雖審其請姑許患乃詔宰相郭子儀肅華等與盟代宗幸陝高暉導虜人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改元擅作赦令置官吏郭子儀退軍南保商州吐蕃居城十五日退官軍收上郡以郭子儀爲留守初車駕東幸衣冠戍里盡南投荆襄及隱冥山谷於是六軍將士持兵剽劫所在阻絕郭子儀領騎

八編卷三 卷之三

曲數百人及其妻子僕從南入牛心谷馳馬車牛數

百兩子儀遲留未知所適行軍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監察御史李專謂子儀曰令公身爲元帥主上蒙塵于外國家之事一至於此今吐蕃之勢日逼豈可懷安於谷中何不南趨商州漸赴行在子儀遵從之延昌曰吐蕃知令公南行必分兵來逼若當大路事即危矣不如取王山路而去出其不意子儀又從之延昌與李專皆從子儀子儀之陳于餘人山路狹隘延昌百餘里人不得馳延昌與專恐狹徑被追而後不相救至倒絕口遂與子儀別行踰絕關登七盤越

于商州先是六軍將張知節與麾下數百人自城奔于商州大掠避難朝官士庶及居人資財鞍馬已有日矣延昌與等既至說知節曰將軍身掌禁兵軍敗而不赴行在又恣其下虜掠何所歸乎今郭令公元帥也已欲至洛南將軍若整頓士卒喻以禍福請令公來撫之以圖收長安此則將軍非常之功也知節大悅其時諸軍將戴希謙高昇彭體盈李惟統等數人各有部曲率其數十騎相次而至又從其計皆相率為軍約不侵暴延昌留于軍中至約等以數騎往迎子儀去洛南十餘里及之遂與子儀起至商州諸將大喜皆遵其約束吐蕃將入京師前光祿卿殷仲卿逃難而出鞍馬衣服盡為土賊所掠仲卿至藍田糾合散兵及諸驍勇願從者百餘人南保藍田以拒吐蕃其眾漸振至于千于人子儀既至商州未知仲卿之舉募人往探賊勢羽林將軍長孫全緒請行以百騎隸之又令太子賓客第五琦攝京兆尹同收長安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廣張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仲卿探知官軍其勢益壯遂相為表裏以戰聞于子儀仲卿二百餘騎遊奕直渡瀘水吐蕃懼問百姓皆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領眾却救表

安大軍不知其數賊以為然遂抽軍而還餘眾尚在城軍撫王撫及御史大夫王仲昇類兵自苑中人推鼓大呼仲卿之師又入城吐蕃皆奔走乃收上郡郭于儀乘之鼓行入長安人心乃安吐蕃還國鳳翔節度孫志直閉門拒之吐蕃圍守數日會鎮西節度兼御史中丞馬燧領精騎千餘自河西救楊志烈迎引兵入城還明軍騎持滿直衝賊眾左右順從者百餘騎燧奮擊大呼賊徒披靡無敢當者賊疲而歸賊眾特其驍勇胡日又逼城請戰燧被甲開懸門賊乃抽退皆曰此將不惜死不可當且避又復屯原會賊謂之地于儀之入長安也高暉末奔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殺之吐蕃留京師十五日乃走又于還京永泰元年吐蕃請和詔宰相元載杜鴻漸與虜使者同盟懷恩不得志導虜與回乾究項羌渾奴刺犯邊吐蕃大猶尚結贊等眾二十萬至醴泉奉天郭將白孝德不能抗拒任數以兵暴鳳翔盤屋於是京師戒嚴朔方兵馬使渾日進屯奉天詔子儀以河中兵屯涇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先進屯雲陽馬燧廷王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塹屋李抱真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晃屯坊州天子自率六軍屯子花吐蕃逼奉天且

進以軍騎馳之士二百遂進左右擊刺射皆應弦仆虜大驚辟易曰遂扶虜一將躍出舉軍望而諸士還無一矢着身者明日薄城日進發機石勁弩放兵多咸凡三日虜飲軍入壁日遂知虜曲折即斫其營斬千餘級生擒五百又戰馬鬼凡七日破賊萬人斬首五千獲馬索亡機械甚衆帝欲自討賊下詔大搜馬京師始置團練都人震擾鑿垣亡云者十八會懷恩疾虜謀無主遂與同紀爭長同紀怒詰于議請擊吐蕃自効子儀許之使白元光合兵攻吐蕃於靈臺西大破之降僕固名臣帝乃班師德宗即位先內靖方

盟蕃使至易亦將親盟贊普曰其禮本均帝許之以獻爲進賜爲奇領取爲領之以前宰相楊炎不通故事爲解并約地於賀蘭帝命宰相尚書與虜使者盟長安而清水之約雖舉不定復令漢衛夾於贊普乃克盟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界之會大疫虜輒引去及泚平黃元約求地天子薄其勞第賜詔書價結贊并羅等帛萬匹於是虜以爲怨貞元二年詔倉部郎中趙僕往使而虜已犯涇隴郊寧掠人畜敗田稼內州皆閉壁游騎至好時又遣左監門將軍康成使于吐蕃鳳翔李晟遣部將王佖夜襲賊營率驍勇三千人入所陽謀之曰賊之大衆當退城下慎無擊其首尾首尾雖敗中軍力全若合勢攻之汝必受其弊但候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示則其中軍也出其不意乃是奇功佖如其言出擊之賊衆果敗副將史廷玉力戰死之又寇鳳翔城下李晟出兵禦之一夕而退天子以邊人殘沒下詔避正殿痛自咎詔駱元光經略鹽夏結贊得鹽夏皆成以兵乃自屯鳴沙然饋餉數困於是駱元光韓游瓌演塞而屯馬燧次石州跨河西倚角結贊大懼屢請盟帝使張結贊曰希全守靈州有分地不可以越境觀既從言以

渾瑊爲盟會使約五月盟清水使先敎二州以琰爲信贊辭清水非吉地請會原州之土梨樹乃辭二州天子從之渾瑊與尚結贊會於平涼初瑊與結贊約以兵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敵手四百人至壇下及將盟又約各益遊軍相覘伺結贊擁騎數萬於壇西善之遊軍貫穿我師瑊之將榮率真率六十騎爲遊軍纔至書中皆被執留瑊不虞也結贊又遣人請瑊曰請待中以下服衣冠劍佩以俟命蓋誘其下馬將劫持之瑊與崔漢衡監軍特進朱鳳朝等皆入幕次坦無他慮結贊命伐鼓三聲其衆呼譟而里瑊遽出自幕後偶得他馬跨而奔歸時馬不加銜瑊伏於崖而手加之凡馳十餘里銜方及口故追騎之矢遇而不傷馬唯瑊之裨將辛榮招合數百人據北阜與賊接戰須臾賊衆四合衆力屈而降鳳朝及瑊判官韓弁並爲亂兵所殺漢衡及中官劉延邕俱文珍及神策恩潮河東大將孟日華等六十餘人皆陷焉餘將士及夫役死者四五百人驅掠者千餘人咸被解奪其衣初漢衡爲亂兵所擊其從史呂溫以身蔽之亦中溫而漢衡獲免漢衡乃美言謂執者曰我漢使崔尚書也結贊與我善如若殺我結贊亦殺汝乃捨

之盡驅而西既已面縛各以二木自領至趾約于身以毛繩三束之又以毛繩連其髮而約之夜皆踣于地以髮繩各繫一楸又以毛繩都覆之守衛者臥其上以防其亡逸也結贊屯石門以俱文珍歸唐而因漢衡河州帝猶使中人齎詔書賜贊結拒不受初瑊與駱元光將發涇州元光謂瑊曰本奉詔令營於善原堡以應援侍中竊以潘原去盟所六七十里蕃情多詐侍中懼有急何由知之請次侍中爲營以虞其變瑊以非詔言固止之元光與同連瑊之營而去盟所二十餘里元光之營次之其漆柵頗深固瑊之幕櫺可踰越焉及瑊單騎奔歸未及其營守將李朝彩不能整衆多已奔散瑊之至空營而已器械資糧悉棄之賴元光之衆庫于營中瑊既入賊追騎方退元光乃先遣驍勇次與瑊俱申其號令嚴具部伍而還瑊復鎮于奉天瑊與吐蕃會盟之日上御便殿謂宰相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今日將士與卿同歡焉燧前賀曰今之一盟百年內更無蕃寇宰相柳渾曰五帝無詰誓之盟皆在季末今盛明之代豈又行於夷狄人面獸心難以信結今日之盟約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臣生長邊城知蕃戎心今日之事誠如渾言

上髮色其夜三更卻穿節度韓遊瓊飛驛內苑門奉
盟會不成將校覆沒兵臨近鎮上驚歎即逐其表以
示之詰旦臨軒慰勉渾曰卿文儒之士而萬里知軍
戎之情結贊召漢衛至石門以五騎送境上遣使者
奉表來率觀曰有詔不內吐蕃使者受漢衛等放其
使吐蕃圍華亭絕汲道守將王仙鶴請救於隴州刺
史蘇清汚合太干兵越之虜逆戰太干不勝引還虜
日千騎四掠隴兵不敢出虜積薪將焚華亭仙鶴以
衆降清汚潛兵大衆倉夜羊新城中舉火燭天虜衆
驚因焚其營乃去更攻連雲堡飛石投市井皆滿焉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功而虜兵不出遂以兼御史大夫統于遂戍之當是
時韋牟功最多破堡壁五十餘所又與南詔使之于
神川于鐵橋韋俘虜三萬降其首領十二年尚結贊
死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郭
季節度使據朝晨須幾何兵對郭郭以兵足以城之不
煩他道上復使問之曰向城鹽州用兵七萬僅能集
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
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木鎮兵不旬日至塞下
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集
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
至無能爲也城旁軍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還芻蕘以
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驗月始至虜亦
集粟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
之二月朝晨分軍爲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
不可屯軍判官孟周曰方渠承平之時若人成市無
井何以聚人手命浚井舉得甘泉三月三城成夏
四月庚申揚朝晨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板
距數日而去朝晨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明年
贊普死其子足之煎立元和三年春正月臨涇鎮將
郭玼以臨涇地險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

言於涇原節度使段祐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七年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本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持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土馬城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

八制類纂

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宦者所沮而止八年初吐蕃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鹽鹽節度使王伾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十二年貶前入吐蕃使秘書少監田洎柳州司戶初洎入蕃為弔祭使蕃請於長武城下會盟洎懦怯恐不得還唯而已至是西戎入寇且曰田洎許我統兵馬赴盟誓遂貶之戎人實以邊將擾之致忿徒假洎為辭也涇州上言吐蕃大將並退于是罷神策行營兵自田緡統夏州以貪狼侵

通鑑紀事本末

援党項苦之屢引西戎犯塞及是大兵入寇邊郡被數襲擊者至殺戮甚衆邠州李光顏復以全師而至戎人懼而退蓋田緡始生國患而賴光顏解之聖戰也十四年吐蕃節度使諭二摩總兵十五萬圍鹽州為飛梯騁車攻城刺史李文悅拒之城壞輒補夜襲其營盡出破虜萬人積三旬不能拔朔方將史微奉以奇兵繞出虜背大破之解圍去會昌二年營普死無子以妃緡尼千乞離胡為營普始三歲紀共治其國太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肯拜曰營普支屬尚多何至立緡氏子耶哭而出用事者共殺之別將尚忍熱為落門川討擊使誦詭善幻約三部得萬騎擊邠州節度使尚婢婢略地至渭州與其宰相尚思羅戰薄寒山思羅敗走松州合蘇毗吐渾羊同兵八萬保洮河自守恐熱謂蘇毗等曰宰相兄弟殺贊普天神使我舉義兵誅不道爾屬乃助逆背國蘇毗等疑而不戰恐熱麾輕騎涉河諸部先降月且衆至十餘萬禽思羅縶殺之恐熱自號宰相以兵二千萬擊婢婢婢遣將麗結心莽羅薛呂擊恐熱於河州之南伏兵四萬結心據山射書極罵恐熱怒甚盛兵出圍結心偽北恐熱追至數十里莽羅薛呂以伏

兵真擊大風雨河溢溺死甚衆恐熱軍騎而逃悍悍將燭虛盡力用負硤自固以困恐熱大將磨離熊子不從乃辭疾先歸熊子恐擊恐熱一戰而威悍悍糧盡引泉趨甘州西境以拓拔懷光居守恐熱麾下多歸之恐熱大舉鄯廓瓜肅伊西等州所過捕戮積尸狼籍麾下內怨皆欲圖之乃揚聲將請唐兵五十萬其定其亂保渭州求冊爲贊普表降唐且求河渭節度使帝不許還過咸陽橋咄歎曰我舉大事覲得濟此河與居分境於是復趨落門川將散卒將寇邊會久雨糧絕恐熱還奔廓州於是復清水涇原原州石門等六關得人畜幾萬取安樂州詔爲岷州郭守復蕭關恩翔收秦州山南得扶州鳳翔兵與吐蕃戰隴州斬首五百級是歲河隴高年千餘見關下天子爲御延喜樓賜冠帶甘爲解辦易服以詔差賜四道兵錄有勞者三州七關地廣行者聽民墾殖貨五歲賦溫池委度支權其鹽以贖邊四道兵能營田者爲給牛種戍者倍其資餽再歲一代商賈往來於邊者關鎮毋何留兵欲壅田與民同會僕固俊與吐蕃大戰斬恐熱首傳京師八年義潮入朝宋建隆二年靈武五部以業施良馬致貢來離等八族酋長趙見等

復送入果勅書獎諭秦州首領尚波于傷殺來造發卒知州高防捕擊其黨四十七人以狀聞上乃以兵延祚爲雄武軍節度代防安輯之令延祚勸書賜尚波于等會吳延祚往伸安撫及還舊地所宜共體恩旨各歸本族仍以錦袍銀帶賜之尚波于等感悅是年秋乃獻伏羌地太平興國三年秦州諸族數來寇掠三陽麻蕨等門等皆監軍延檢校周承瑋等擊敗之斬首數十級屢斬不用命卒九人于境上太宗乃詔曰秦州內屬三族等頃慕華風求內附咸聽底寧近聞秦蕃舊之畫來撓違疆豈朕信之未孚而更撫之不至並觸衆各特示威懷今後或更割剝吏即捕治寘之于法不須以聞八年諸種以馬來獻太宗召其酋長對于崇政殿厚加慰撫使賜以東帛有漢民三百戶城周回十五里如鳳形相傳李軌舊治也皆龍鉢自述云詔以龍鉢爲安遠大將軍四年知鎮戎軍李繼和言西涼府六谷都首領潘羅支願獻力討繼遣請積以刺史仍給果祿經果使張齊賢又請封六谷王兼招討使其年潘羅支遣部下李萬山率兵討賊貽書樓和請師期先是遣來沆等爲安撫副使未行止謂宰相曰朕看卿會國頗記吐蕃反復

猥子野心之事今已議王超等領甲馬援靈州若難
爲是豐即靈州便可制置流等不須遣止走一使以
會兵告之五年十月羅支又言賊遠送無節誘臣部
族已戮一人索一人聽朝言詔褒諭之聽自處置六
年又遣洋通族蕃官成通馳騎至鎮戎軍請會兵討
賊邊臣榮成通詳獲送部署司成通懼逃馬墜崖威
上聞甚嘆息之曰此泥埋之子族人畏其勇父子皆
有戰功凡再詣闕朕皆召見獎其向化詔勅鎮戎官
吏仍令渭州以禮葬之其年原渭蕃部三十二族納
質來歸羅支又遣蕃官來貢表言感朝廷恩信憤繼
人前上
宋重寶三年
邊偏羅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乃以羅
支爲朔方軍節度使賜以鎧甲器械羅支屢請王師
助擊賊議者以西京去渭州限河路通不可預約歸
期上曰羅支常在地斤三山之東每來寇邊及官軍
出則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寨捍禦與官軍合勢亦
國家之利降詔許之羅支攻西蕃遂入西京涼州
丁惟清陷沒羅支餒降未幾集六谷諸豪傑若龍族
合擊羅支大敗中流矢通死是月會羅通軍攻
者龍羅支率百餘騎急赴將議合擊遂爲二族戮于
帳下羅支武威郡王遣使歸其家者龍凡十三

族而六族附迷般囑及日通吉羅丹西涼府既開
支遇害乃率食谷蘭丹宗哥兒諸族攻者龍六族
六族悉京山谷中詔使者安集之六谷諸豪乃議立
羅支弟羅輝督爲首領二年羅輝督遣其甥來貢仍
上與趙德明助開功狀舊制弓矢兵器不入外夷府
西涼羅丹族上表求市弓矢上以羅丹宣力西陲安
以得敵特令渭州給賜因別賜羅輝督以重恩意三
年羅輝督言部落疾疫詔賜白龍腦犀角燒董安惠香
料藥不美等藥凡七十二種使者感悅而去族帳處
處皆稱自誓不爲邊患四年邊臣言趙德明謀劫
西涼襲回鶻上以六谷甘州久推忠順恩撫字之乃
遣使諭羅輝督令援結回鶻爲備并賜鉉皆茶藥襲
衣金帶及部落物有差羅輝督未表謝大中祥符元年
秦州曹瑋言熟戶郭願敦賞樣丹皆大族樣丹轉作
文法謀叛願敦密以告約半月殺之至是果揚樣丹
首來上以願敦陰害樣丹不欲明加恩獎以疑懼諸
族時方議築南使城遂以願敦獻地爲名詔授順州
刺史瑋破魚角瑋賞樣丹二首由是前拒王師者
伏匿避罪瑋誘召之許納調省過既而至者數千人
凡納馬六千匹給以匹練或以少爲訴者瑋斥之曰

是厥罪。物汝掌。敢希利耶。我族聞之。皆畏服。喃所羅
者。皆出贊普之後。厥羅與李立。遵不協。更徙邈川。以
溫通哥爲論。通有勝兵六七萬。與趙德明抗。希望朝
廷恩命。知秦州張佖奏請。拒絕。涇原鈐轄曹瑋上言。
宜厚喃所羅。以拔德明。而立遵。屢求。贊普蒙朝議。
以贊普戎王也。立遵居所羅。下不應。妄予。乃用所羅
督恩。倒授立遵。保順軍節度使。已而通哥爲亂。因所
羅置阱中。出牧不附。已者。守奔人。闕出之。所羅集兵。
我通哥徒居青唐。西夏趙元昊侵略。其界兵臨河渡。
所羅知衆寡不敵。壁鄯州。不出。降。間元昊。頗得其虛。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夏國

元昊

寬。元昊已渡河。揮轍志其淺。所羅潛使人陰誘。處
以誤。元昊及大戰。元昊潰而歸。土視轍渡。溺死十八
九。所由獲甚衆。自是數以奇計。破元昊。遂不敢窺其
見。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十二百六十三

左編

夷類

西夏

太宗嘗宴羣臣苑中謂李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羗人善悍但器廣而已非能制也繼捧然其言從弟也高祖恩忠皆從兄恩恭討黃巢拒賊於渭橋有鐵鷄射之沒羽賊駭之遂先士卒戰沒建隆四年繼遷生於銀州無定河生而有齒開寶七年授充羅軍管內都知蕃落使繼捧之歸宋時年二十一非其本

留居銀州及使至召繼麻親赴闕乃詐言乳母死出葬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太平興國八年知夏州尹憲與都巡檢曹光實俱知夜襲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適免獲其母與妻繼遷復連娶家族轉遷無常漸以強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歸之三年遂以義成公主嫁繼遷册為夏國王四年知夏州安重忠以三萬眾戰於王亭鎮敗績繼遷至城門而返淳化四年轉運副使鄧文寶議禁鹽池用困繼遷數月邊人四十二族萬餘騎寇環州陷小康堡太

宗乃遣錢若水弛其禁因撫慰之五年保吉義保忠走之李繼隆執保忠詔削趙保吉所賜姓名至道初遣左都押衙張浦以藥它良馬來獻太宗令衛士翻關起乘引繩奪栗於後圍俾浦等觀且令兵士皆拓兩石弓帝笑問浦曰羗人敢敵否浦曰羗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人則已遁矣况敢敵乎繼遷乞禁邊盜掠詔令諸守疆場還所盜物并繼遷郡州節度使不受乃以浦為鄜州開練留京師二年春命洛苑使白守榮等護送鞠果四十萬于靈州且令車重先後作三隊丁武持弓矢自衛士卒布方陣以護之遇敵則戰可以無失役令會州觀察使田紹斌兵應援而守榮乃併為一運繼遷擊于蒲洛河紹斌不救衆潰繼隆盡為繼遷所得太宗聞之怒九月親部分諸將李繼隆出環州繼隆奏以環州路迂乃自青岡峽徑趣平夏直搗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上怒曰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行數日與丁罕合又行十餘日無所見乃引還張守恩遇之

不戰而遁王超范廷召遇之烏白池時虜銳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虜遂却退亦遁使冊德明為大夏國王明年由侵回

鸞恒星晝見德明懼而還三年境內饑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時王旦爲相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其來取德明既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四年遼王親將兵五十萬以狩爲言來攻京師德明帥衆逆拒敗之五年遼復遣使貢玉冊金印冊爲大夏國王德明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乎迷氏生成遇記藏屈懷氏生成鬼天聖六年德明還于元昊攻甘州拔之八年瓜州王以千騎降於夏火星入南斗九年十月德明卒子曩霄立曩霄本名元昊小字見理國語謂惜爲鬼富貴爲理管獨引兵襲破回鶻奪甘州入龍朔集卷之三

龍皆即堡鎮號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始大建宮以鬼名守全帳張絳楊廓徐敏宗張文顯掌主謀議以鍾鼎臣典文書以成通克成資都尉都如定多多馬賓惟吉主兵馬野利仁榮主蕃學置十二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衆自河井至午臘窮山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洛天都惟精山幸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訖賀蘭駐兵五萬靈州五萬人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爲鎮守總五十餘萬而苦戰倚山說山說者橫山羌平夏兵不及也宋寶慶元年表遣使詣五臺山供佛實欲窺河東道路與諸豪歆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靜德塞門皆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勣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遂築壇受冊卽皇帝位元昊表至羣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卽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與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牧之不報未幾詔削奪官爵互市揭榜于邊募人能擒

元昊若斬首獻者卽爲定難軍節度使而元昊又遣人勸書納旌節及所授勅告置神明圖留歸懷族而去十一月以夏竦爲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爲副延環慶安撫使經略夏州又命待制龐籍體量陝四詔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窮威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堠嚴卒乘來卽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綬劍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耳况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威比元昊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師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窺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撲糧不支進卒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巢穴須涉大海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輓懸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勝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唃廝囉并力破賊四度地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以代東兵七增靈弓手

壯士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九九聽聞中民人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伐反以疎爲怯冬十月元昊寇保安軍指揮狄青擊敗之种世衡於延安東北二百里築青澗城康定元年環慶路鈐轄高繼隆知慶州張崇俊攻後橋而乘遠若主武英入自北門拔之延州當夏人出人之衝地澗峽疎土兵寡弱又無宿將元昊將攻延州知州范雍聞之懼甚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之元昊既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却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并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驢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得千餘人轉聞三日平遂與元孫等皆沒于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赦中侍御史文彥博卽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展斬范雍貶知安州而贈平元孫官時著作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略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死

必自延渭而興州舉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州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勢格禁之道也幸臣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帝以元昊勢益猖獗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變許臣稍稍以恩信招降之不然情意困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澤利進城巖巖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乃詔仲淹與琦等同謀仲淹言臣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况橫山蕃部散居亦多設保控扼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之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元昊遣使與仲淹約和仲淹復書令去帝號盡臣節琦聞之曰無約而詰和者謀也令諸將戒嚴而自行邊二月元昊果攻渭州逼懷遠城琦徹巡邊至高平盡發鎮戍兵及募勇士得萬人命行營總管任福等併擊之都監桑維翰前鋒鈴轄朱觀都監武英繼之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趣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拒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

戰卽拔除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或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趣懷遠掠龍川遇興戎西一巡檢常冉劉肅與夏人對壘於張家堡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伴北桑維翰以騎兵趣之福分兵與樺踵其後誘傳賊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樺爲一軍屯好水川川與能家川隔在龍山外觀英爲一軍屯龍格川相離五里期以明日會兵不便見人一騎遁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給士馬乏食者三日元昊自將精騎十萬營于川口謀者言夏人有砦數不多兵益進詔巨福與樺循好水川西行出人編纂

後魏是日朱觀武英兵會能家川與夏人遇陣合王
珪自羊收隆城以兵四千五百人助觀略陣陣堅
不可動英重傷不能出軍戰自午至申夏軍益至東
陣步兵大潰衆遂奔珪英津皆死於陣觀以千餘人
保民垣發矢四射會暮夏軍引去將校士卒死者萬
三百人關右震動時元昊傾國入寇福嚴受命所
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趣利故至其敗元昊雖數
勝然死創痍者相半元昊乃歸塞門崇主高廷德
困乞和知延州范仲淹爲書陳禍福以喻之元昊使
其親信野利旺榮復書語猶煖知延州龐籍言夏境
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遂令知保安軍劉拯諭旺
榮言公方持靈夏兵倚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
知清澗城种世衡又遣王嵩以藥及書遺爲書置贖
丸中遣旺榮諭以早歸之意欲元昊得之疑旺榮旺
榮得之笑曰种使君亦長矣何爲此兒戲邪因嵩害
中處餘知渭州王沿總管葛懷敏使僧法淳持書往
而旺榮乃出嵩與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城自言用
兵以來費用困乏人情便於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
青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
是時葛懷敏徙涇原經略副使王沿使懷敏督諸將

兵禦之分諸將爲四路趨定州砦城張橋斷其歸路
四回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壕
路已繼遂及將校十四人死焉懷敏通時事善候人
情故多以才薦之及用爲將而輕率昧於應變遂至
覆軍獨范仲淹嘗言其猾懦不知兵議者欲以金帛
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
辭使論且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爲萬世利及
太宗時將帥多舊人猶能伏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
西羌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駭不
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開方鎮太過之弊况今武臣
多親舊恩倖出卽爲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
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今方
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受以待有功且
命將之時去疑二推恩惠務責以大効使一切便宜
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元昊以慶曆八年正
月祖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
請四諒社切弱母族專政以節鉞愛其三將使各有
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崔鼎曰幸
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上諫其言乃
冊諒祚爲夏國主八年知府州折繼祖卒初繼祖欲

解去州事下河東安撫梁適體量適言折氏世襲此州北平監司一以條約繩之尤爲煩密繼祖不自安故欲解去乞慰存之詔不許至是卒以其子克柔權領州事神宗卽位夏國遣使奉慰及進助山陵冬夏監軍寇名山卻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擊于青澗守將神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路以金玉名山小吏喜受之陰許歸款歸款二名山未之知也諤卽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詭言數萬之衆納主客可受若但以其衆來情僞未可知戒諤無妄動諤持之力詔詭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八捕獮集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西宜撫主管機宜文字趙鼎言虞既殺王官而又棄殺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果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書執政請存緩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條種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初言緩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緩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而貶神諤官安置隨州諤昨劍送殺定者六宅使李崇貴等以獻十二月諤神祖子秉常立熙寧元年三月遣韓運使薛宗道等來告哀神宗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入者先已執送之矣乃賜詔慰之并諭令上大首領數人姓名當爵祿之俟崇貴至卽行冊禮及崇貴至云定奉使諤昨常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入戶諤祥道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初定之歸上其劍鑑而匿其金銀言諤昨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爲定賣已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崇貴等罪而制定官沒其田宅萬計二年二月遣使冊秉常爲夏國主三月夏人入泰州陷劉溝堡殺萬恩既而遣誓表乞班誓詔及請以安遠寨門二告易溪州初朝議欲官爵夏之首領計分其勢郭達以爲彼必不受詔且彼既恭順宜布以大信不當誘之以利秉常

果不奉詔，遣都羅重進來言曰：「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反教小國之臣叛其君哉？於是前議遂罷，乃賜晉詔而授州符，得二砦乃還。夏主受冊而二砦不歸，欲且先得絳州，遣同前詔以晉詔來言及趙高往交地，蒲詵封以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高曰：「若然塞門二塔，豈耳安用之？」遂罷詔，城絳州八月表請去，漢儀復州恭禮從之。三年五月夏人號十萬築開記堡，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纔三千，偏遠偏將李信劉南種詠等出戰，信等訴以衆寡不敵，復圭威以節制，報盡陣圖方略授之，兵進遂大敗，復圭懼欲自解，人編纂異，各言其理，三。

卽執信等而取其圖略，命州官李昭用勅以故違節制，詠瘦死獄中，新信甫配流郭，復出，兵叩州壁，夜入棚浪市掠老幼數百，又襲金湯而夏人已去，惟殺其老幼一二百人，以功告捷而邊怨大起。八月夏人遂大舉入，慶州大順城柔遠砦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榆林，距慶州四十里，游騎至城下，九月乃退，鈴轄郭慶等死之。夏人來攻順寧砦，復圖撫軍府州折繼世及高永能等，推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凡兵勢尚完，種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怖不能下筆。

顧轉運判官李甫公涕泗不已，於是新築諸堡悉閉，將沒千餘人，皆沒初朝議以新築元城去絳州百餘里，偏梁險狹，難於餽餉，且城中無井，泉遠入往觀之未至而無寧，后遂詔裴驪元城夏人進奉山陵後期，詔今先至永厚陵設祭，後至開奉，慰帝謂輔臣曰：「元昊昔僭號遣使上表稱臣，其辭猶遜，朝廷不先詰其所以然，而遽絕之，縱邊民蕃部討虜，故元昊嘗自謂爲諸君所立，不得辭朝廷命，不得而變，西師至戰輒敗，天下譏然，仁宗悔之，當元昊楷書來，衛諫官兵有謂難以中國叛臣處之，或可稍易以名號，議者皆以爲不然，卒困中原而後賜封冊，爲夏國主，良可惜哉。元豐四年有李將軍清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國母知之，遂誅清，而奪秉常政，延總管種諤乃疏秉常遇執國內亂，宜與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之會，帝然之，召科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往持其臂以來爾，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數不取，則爲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者？帝曰：「朕以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爲之，則士大夫孰肯爲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

運帥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帝諭以無其人
呂公著進曰同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
之國曰公著言是也帝不聽初夏人開宋大寨梁太
后同策於庭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不必拒
之但堅壁清野俟其深入聚斂兵于靈夏而遣輕騎
抄絕其餉運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后從之宋
師卒無功敗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爲涇原經略使麟
州無井惟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土善而夏人
每至圍城人皆憂竭死呂公弼用其僚鄧子喬計徹
古拔神法去其沙實以木炭灌土於其上板築立蓬
包泉於中自是城堅不陷而州得以守乘常預子乾
順立生三歲卽位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得
歸我而執民當盡以給還三年夏人攻德靖砦諸將
米贊相皆戰死初哲宗聞夏人來寇恭然笑曰五十
萬衆深入吾境不遇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
果破金明引退紹聖四年知渭州章鞏以夏入猖獗
上言城砦道河州據形勝以備夏朝廷許之遂合熙
州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謀理他砦數十以示
怯而警其振旅等戰備出胡盧河川渠二砦於石門
峽甘肅界水河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乘渠迎擊敗

宋

之三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
諸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
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元符元年冬十月夏人寇平
夏城章鞏大敗之章惇與榮意同故言多見未由是
制州一城砦九屢策夏入而諸路多建城砦以備夏
人及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矣徽宗卽位乾順始建
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蔡京秉政
使熙河王厚招夏國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云
保忠雖有婦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不聽京食責厚
急乃遣弟詣保忠許之還爲夏之選者所獲遂迎保
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爲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
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金帛招致之
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發聲言假兵于
遼遂以成安公主城乾順四年詔西邊能招致者毋
同首從實同斬級今用京計也而帥夫在延州大加
招誘乾順遣使與諸皆拒之又今殺其牧放者夏入
遂入襲我略數百口執知席州高永年而去又攻靈
州自是兵連者三年遂詔河東節度使重貴爲陝西
經略以討之夏人大舉攻涇原端夏城時久無雪夏
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塵天兵對而不相覩乃潛穿

蒙爲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復屠之而去。宣和元年，童貫復遣劉法使取朔方法，不得已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國主弟察哥，即率步騎爲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破移七時，兵不食而馬亦渴死，多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院，守兵見追之，崖折足爲一別，驍軍斬首而去。是役死者十萬，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爲一小卒梟首哉！其失時，勝輕出不可，不飛遂乘勝圖震武，知軍李明孟清皆爲。」

夏人所殺初，夏人陷法軍，圖震武欲拔之，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而宣撫司受解圍之賞者數百人，貢自去之也。」十月，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投以誓詔，不取，貢不能屈，但追館伴強之使持還，及邊遂棄之而去，貢災得而上之，貢始大沮。欽宗卽位四月，陷震威城，繼而金貴人兀室以數萬騎，陽爲出獵，掩至天德，遇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時，建炎元年也。是歲金帥兀不問雲中遣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約侵宋乾順許之，通問使傅秀兒、金左監軍希尹于雲中，希尹以圖書投秀兒爲夏

國請懸厚以未使地，蓋彼既奪其地，乃肯償于宋。以報之二年，呂順浩言聞金夏交惡，夏國屢遣人來吳玠關師古軍中，宜令張浚通問以揮其情，是歲餘報謀結，燕雲之人圖女直，蔡罕覺欲誅之余，親父子遁入夏國，夏人以其兵少，不約四年矣。玠奏夏國數通書，有不忘本國意，五年吳玠奏西蕃三千八百族首領趙繼忠來歸，可用，托西夏不待僞察知同州，李世輔謀執金帥撒里骨，歸宋不克，遂奉夏世輔父母親族在延安者，金人殺之，無遺類也。九年夏人陷府州，乾順以世輔爲郎延岐雍等路經略安撫使，世輔請兵

將報延安人役，夏主俾先討別補首豪，望川同義文者，世輔擒之以報乾順，乃爲出兵，遣文臣一，推武臣一，說等隨之，世輔軍至延安，撒里骨走，鄜州世輔購得害其父母者殺之，東城間金人降，款歸宋河由地，乃說王桓等降，宋多訛不從，世輔抽刀所之不中，遂拘桓使人護送，行在世輔以其衆三千人歸宋，搜世輔護國承宣使，桓密行府前，軍都統制賜名，顯忠，乾順在位五十四年，殂，子仁孝嗣，時年十六，詔贈王桓及夏國之俘百九十人，紹熙四年，仁孝州子純佑嗣，鎮夷郡王安全乾順之孫，開禧二年，廢其王統，佑自

立。在位六年。遷大都督府主。遼頊立。遼頊始以宗室
策試進士。及第。爲大都督府主。嘉定四年。立。改元。光
定。七年。夏。左樞密使萬慶義。勇。遣二僧。詣。鳳。川。西。邊。
欲與共圖金人。復。侵。地。制。置。使。黃。誼。不報。其。後。金人。
南。遷。議。從。都。長。安。道。元。帥。赤。臺。以。重。兵。宿。華。州。夏。主。
畏其侵迫。乃遣招討。寧。子。寧。赴。蜀。圖。議。夾。攻。秦。鞏。蜀。
帥。聶。子。述。俾。利。西安。撫。丁。煥。答。書。勸。將。大。嚴。兵。以。待。
十六年。遼頊。自。號。上。皇。傳。位。於。其。子。德。旺。實。慶。二。年。
遼。頊。祖。丙。戌。德。旺。祖。南。平。王。現。立。二。年。丁。亥。爲。元。所。
取。國。遂。亡。初。西。夏。篡。晉。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
張元與吳昊。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四

左編

夷類

諸蠻

親戚比隣皆投相賣父子別業父貧則質身於子去
禽獸無幾其族鑄銅爲大鼓初成懸庭中置酒以召
同類爭以金銀爲大釵叩鼓去則以釵遺主人相攻
擊鳴鼓以集衆號有鼓者爲都老衆推服之唐末諸
酋分據其地自爲刺史宋興始通中國奉正朔修職
貢紹興初監察御史明察言湖南邊郡及二廣之地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十四

夷類

一

舊置溪峒歸明官比年變廣其員及諸州措置隘砦
關人把柵又令管押兵夫素不習知法令率貪婪無
厭况管押又皆鄉民甚爲愚諺者欲俾帥臣籍其姓
名每三年一遷易如州縣官故事或云止循舊添差
並罷管押兵詔下其議明察言平觀二州本王口高
峯一砦處廣右西偏舊常無虞崇寧大觀間邊臣起
釁奏請置州拓境深入不毛如平從允平庭觀溪馴
叙崇隆允等十有二州屬之黔南其官吏軍兵請給
費用悉由內郡政和間朝廷始悟其非罷之或者謂
平州爲西南重鎮制王江從允等州及湖南之武

諸蠻

夷類

一

閩軍湖北之靖州桂州之秦江峒峽觀州則控制南
丹陸家峯亦難十道及白崖諸蠻以故二州獨不屬
臣自屢遷卽乞罷平觀者前後非一觀州初爲宜州
富仁監大觀間帥臣王祖道欲招納文蘭州都巡檢
劉惟忠謂得文蘭不若取南丹之利因誣其知州莫
公佞阻文蘭不令納土惟忠遂擒殺公佞帥司奏其
功乃改南丹爲觀州命惟忠守之公佞之族人以爲
冤其弟公晟結溪峒圖報復遂歲攻圍惟忠中傷或
黃忱復建議欲增築高峯若於富仁監側爲鼓聲援
會朝廷罷新邊遂請以高峯若爲觀州設知州一人
吏額五十人廂禁軍土丁家丁又千餘人歲費錢一
萬二千九百餘貫米八千餘石有奇州無稅租戶籍
皆仰給鄰都飛輓涉阻險或遇蠻寇設伏陰發毒矢
中人輒歿昔爲富仁監時不聞有警惟是過吏欲以
剽掠爲功故時時稱警急因以爲利遂欲存而不廢
也邊吏誑其帥臣乞存平州設知州一人吏額百人
禁軍土丁千人歲費錢一萬七千三百貫米一萬石
有奇州無租賦戶籍轉運司建移桂融歲餉之粟以
給之及徙融州西北金溪鄉稅米四百餘石隸懷遠
廉費甚於觀州况守臣到任卽奏推恩其子州縣皆

堡例得選官酌賞而稅場互有之利又為守臣違吏所私獨百姓有征戍轉輸之苦誠為可憫臣以為宜罷平觀二州便

祥符九年上命平州刺史曹克明為宜融等州安撫使上猶以蠻夷異類攻剽常理不足以勸絕又意其道險難進師第令克明獻可設方畧攝其酋首索所鈔生口因而撫之克明乃領兵入樟嶺路文慶王趙宜州西路又令宜桂都巡檢程化鵬取樟嶺古牢隘路會合化鵬連鑾於上房雨水口擊破之文慶王至如門園為蠻所扼不能進克明乃過漢溪恩德砦召

八編彙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兵部

三

山獠嚮導開路進師蠻依篁竹間時出戰關輒敗走旬餘上黃泥嶺杉木隘路溪谷險遂蠻據要害以拒官軍自辰至午大潰其黨遂過霸亮抵帝洞乃入中房前村克明等頓兵下砦中夕群蠻大譁噪擊鉦鼓攻砦甚急出兵擊之傷殺頗衆因縱火焚其廬室積聚錄龍江南岸而東至昏暮過石峽隘險士不並行蠻復連弩北岸克明遣猛士步涉與關至即退走砦于下房博賀村克明設伏砦外其夜蠻衆大集遇伏發内外合擊追斬殆盡乘勝搜山悉得馬牛克士卒克明等知其窮蹙乃曉諭恩信許以改過於是酋帥

蒙承貴等面縛詣軍自首克明厚加犒宴且教責之皆俯伏謝罪及聞詔旨教令勿殺莫不泣下北望稱萬歲

印部於諸蠻中最驕悍狡獪招集蕃漢以命侵擾他種明其道以事利曰大雲南蠻曰小雲南蠻即唐南詔今名大理國夷俗尚鬼謂主祭者鬼主故其酋長號都鬼主後唐始來貢

印部州蠻亦曰大路蠻亦曰勿鄧居漢越舊郡會無縣地其酋長自稱百蠻都鬼主天聖八年十月印部州都蠻主黎在遣卑郎離滅等來貢方物時占城龜

八編彙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兵部

四

茲沙州亦皆入貢至以來自隨其官晏殊因請圖其人物衣冠并訪道里風俗以上史官詔可嘉定九年印部州過於雲南遂伏屬之其族素效順悍禦邊陲既折歸雲南失西南一藩籬矣
部落蠻有劉揚都三姓淳熙七年十月黎州五部落蠻貢馬三百匹求內附詔許通互市卻其所獻馬制置使范成大增黎州五砦繕強壯五千人為戢兵吐蕃入寇之徑凡十有八皆築堡戍之
叙州三路蠻西北曰董蠻正西曰石門部東南曰南廣蠻董蠻在馬湖江古夔族國也唐屬原州驛浪商

四州之地其酋董氏宋初貢馬自稱馬湖路都王子其地北近犍爲之沐川南廣蠻在叙州慶符縣以西爲州大觀三年夷酋各以地內屬詔建茲純祥三州後皆廢石門蕃部與龍溪土羌接唐開播等十二州之地

瀘州西南微外古羌夷之地漢以來王侯國以百數獨夜郎滇邛都青昆明徙存都毋驪白馬氏爲最大消水夷者屬十五州五國蠻也澤種夷獠散居溪谷中慶曆初瀘州言管下溪峒十州有唐本朝所賜州額今烏蠻王子得蓋居其地部族最盛旁有舊姚州廢已久得蓋願得州名以長夷落詔復建姚州以

人編著

宋三才

六

得蓋爲刺史鑄印賜之得蓋久其子竊號羅氏鬼主立鬼主或子僕夜襲其號浸弱不能今諸族烏蠻有二首領曰晏子曰斧望常入漢地鬻馬晏子所居直長寧軍遠以南斧望所居直納溪江安以東皆僕夜諸部也晏子距漢地絕近猶有消井之阻斧望近納溪以舟下瀘不過半日二酋浸強大擅劫晏州山外六姓及納溪二十四姓生夷夷弱小皆相與供其實施州蠻者夔路微外熟夷南接牂牁久與順富前溪四州蠻相錯蓋唐彭水蠻也咸平中施蠻嘗入

寇詔以盟與之且許其以粟轉易蠻大悅自是不爲邊患後因銳又以金銀倍賈直賈于官易粟官不能禁施黔比近蠻子弟精悍用木弩藥箭戰鬪捷朝廷嘗圖結爲忠義勝軍其後瀘州消井石泉蠻叛皆獲其用西南溪峒諸蠻聚種唐虞爲要服周世其衆稱盛宣王命方叔伐之楚莊既霸遂服於楚秦昭使白起伐楚畧取蠻夷置黔中郡漢改爲武陵後漢建武中大爲寇鈔造伏波將軍馬援等至臨沅擊破之渠帥能困乞降歷晉宋齊梁陳或叛或服隋置辰州唐置錦州溪州巫州叙州皆其地也唐季之亂蠻

人編著

宋三才

六

酉分據其地自署爲刺史晉天福中馬希範承襲父業據有湖南時蠻僭保聚依山阻江殆十餘萬至周行逢時數出寇遣通辰永二州殺掠氏畜無寧歲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阨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蠻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服之太祖召至闕下察其可用擢辰州刺史官其子爲殿直賜子甚厚仍使自辟吏屬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恩誓死報效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壘捷如猿猴又遷新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

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復召至關
面加獎激改辰州團練使再雄蓋卒建國五州連表
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廩終太祖世邊境無患淳
化二年荆湖轉運使言富州向萬通殺皮師勝父子
七人取五臟及首以祀魔鬼朝廷以其遠俗令勿問
咸平元年通漢又言請定租賦真宗以荒服不征弗
之許五年夔州路轉運使丁謂言溪蠻入粟貫緣邊
皆稱順息施萬諸州饋餉之弊臣觀自昔和戎安邊
未有境外轉糧給我戍兵者先是蠻人數擾上召問
巡檢使侯延賞延賞曰蠻無他求唯欲鹽爾上曰此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一

上曰此

常人所欲何不與之乃詔諭丁謂謂即傳告陳落那
蠻感悅因相與盟約不為寇鈔負約者衆殺之且曰
天子濟我以食鹽我願輸與兵食自是邊境有三年
之積祥符元年夔州路言五關蠻聚謀劫高州欲
令暗利結援之上以蠻夷自相攻不許發兵澧州言
慈利縣蠻拒擊劫知州劉仁霸請平兵定之上恐深
入蠻境使其疑懼止令仁霸宣諭詔言遂皆感服元
祐初諸蠻復叛朝廷方務休息肅懲邀功生李廣西
張整融州溫嵩坐糧殺蠻人奪置之罪詔諭湖南北
及廣西路曰國家置理四極務在泰遠頃湖廣諸蠻

近漢者無所覲壹因其請更量置城邑以撫治之遣
臣邀功獻議郡通融州道路逼峒穴致生疑懼朝廷
知其無用旋即廢罷遣吏失於撫慰遂爾扇搖其叛
酋楊風等並免追討諸路所開道路郡置堡壘並廢
自後五溪郡縣棄而不問

紹興三年臣僚言武岡軍漢峒舊常保人戶爲義保
蓋其風土習俗服食器械悉同種人故可爲疆場捍
蔽雖曰籍之於官然亦未嘗遠戍靖康間調之以勤
王其後湖南盜起征斂百出義保無復舊制困苦不
勝乃舉其世業各依舊峒聽其孫役州縣猶驗舊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一

上

催科胥隸及門則挈家遠徙官吏其稅除日強兼
武岡所屬二州悉爲蠻人所占遠戍之實已無而鄉
戶胥手之名尚在歲取其貢人戶皆怨乞擇本路帥
司詳議以聞詔從之前知全州高崇勳言蠻人今皆微
弱不敢先侵省地若官每縱人深入畧其財物遂致
乘間竊發宜詔與溪峒接壤州郡每侵蠻人庶民安
業以廣陛下柔遠好生之德帝從其言詔守臣一遵
成法務在撫綏隆興初右正言尹穡言湖南州縣多
障溪峒省民往往交通蠻人擅自易田豪猾大姓武
許匪其產徃人以避科差內虧國賦外滋邊患宜詔

湖南安撫司表正經界禁民毋賣田。僭人詐匿其產。僭人者論如法。仍沒入其田以賞告。省田前賣人。僭人俾爲別籍。毋遂奪能。疑其田者。縣代給錢償之。帝從其言。初僭人與省戶交爭殺二人。夾叔條。輒出兵破其十三棚。奪還所侵地。於是僭人相結爲亂。諸司請調常德府城兵三百人益官兵三千人合擊討之。宰臣虞允文奏曰。蠻夷爲變。皆守臣貪功所致。今僭人仇視守臣。若更去叔條。量遣官軍示以兵威。徐與盟誓。自可平定。帝允其奏。裨葉行代叔條。開示恩信。諭以禍福。遂招降邊境。悉平。七年前知辰州章才

邵上言。辰之諸蠻與焉。摩保靜南渭永順三州接壤。其蠻酋歲貢溪布。利於回賂。頗資調伏。應溪諸蠻以靖康多故。縣無守禦。僭於乘隙焚劫。後徙縣治於沅陵縣之江口。蠻酋田仕羅翼志能等。遂雄據其地。沅陵之浦口。地平衍膏腴。多水田。項爲僭蠻侵掠。民皆轉徙而田野荒蕪。會年穰無遠慮。乃以其地田給靖州。僭於楊姓者。俾佃作而課其和所獲。甚微。楊氏專其地。將二十年。其地常完靖二州水陸之衝。一有蠻隙。則爲害不細。臣謂宜預爲之備。八年知貴州陳又上疏言。臣前知靖州時。居蠻夷腹心。民不服役。田不

輸賦。其地似若可棄。然爲重湖二廣保障。實南服之要區也。或控制失宜。或金穀不繼。或兵甲少振。蠻獠乘時竊發。勤勞王師。朝廷當重守臣之選。崇寧初。戍兵三千人。建炎以來。每於都統司或帥司。摘兵二千人以備屯戍。其凶悍者以州縣都不能制。遂慢守臣。反通僭蠻以撓編民。州郡非白主帥不敢治。比得報已晚矣。故戍兵敢肆其惡。一旦有警。復安能爲用。臣以爲宜聽守臣節制。帝嘉其言。復問左右曰。靖州湖北。今聞仰給廣西。何也。趙雄對曰。靖州本溪峒神宗時。初爲誠州。元祐間廢。尋復爲軍。徽宗朝始改靖州。與桂州爲隣。故今廣西給其金穀之費。近歲漕司匱乏。乃責辦靖州。以故不能如約。宜復舊制。帝從之。十年全州上言。本州密邇溪峒。邊民本非姦惡。其始朝廷禁法。非不嚴密。監司州郡非不奉行。特以平居失於防閑。故馴致其亂。又兼溪谷山徑。非止一途。如靖江興安之大通。處武岡軍之新寧。益溪及八十里山。永州之東安。皆可以逕達溪峒。其地綿亘郡邑。非一州得專約束。故遊民惡少之棄本者。商旅之避征稅者。盜賊之亡命者。往往由之以入。萃爲淵藪。如武

關楊再興。桂陽陳峒。相繼爲亂。實原於此。爲今計者

雷徒閑地巡檢兵及分遣士卒屯諸溪谷山徑間俾
湖南北廣西帥憲總其役庶幾事權有歸號令可行
也十一年詔禁民毋質獵人田以奪其業俾能自養
以息邊戢嘉泰三年前知潭州湖南安撫趙彥勵上
言湖南州九郡皆卽溪峒宜擇素有知勇爲獵人所
信服者立爲所長借補小宜以鎮撫之五年之間能
立勞効卽與補正彼旣衆顯其身取重鄉曲豈不自
愛帝下其議諸司復上言往時溪峒設首領峒主頭
角官及防遏指揮等使皆其長也比年往往行賄得
之爲宰茲甚今宜一新警夷耳目如趙彥勵之請所

謂以警夷治蠻夷策之上也帝從之

二年李元礪羅蓋二寇江西攻破龍泉縣江州駐劄
都統制趙遵職次初吉州獲賊長七人繫獄土豪黃
從龍爲賊畫策賂吉守李綱得縱賊遁無所忌有
侯押隊者領兵戍龍泉境上元礪復用從龍計牲牛
醢酒以徇官軍賊至官軍皆醉狼狽散走方江西力
戰則求降湖南湖南戰則求降江西牽制于師使不
得相應援其後命工部侍郎王召安知豫章擒獲之
溪峒略平五年臣僚上言辰沅靖江等州舊皆募民
爲弓弩手給地以耕仰爲世業邊陲獲保障之安州

縣無轉輸之費比年多故其制寔弛程蠻困之爲亂
比申朝廷調兵招捕曠日持久如羅蓋李元礪之徒
皆近事之明驗也七年臣僚復上言峒丁等皆計口
給田多寡調狹疆畔井井擅鬻者有禁私易者有罰
一夫歲輸租三斗無他縣役故皆樂爲之用連陞有
警爭負弩矢前驅比年防禁日弛山徑峒丁得私售
田田之歸于民者常賦外復輸稅公家困資之以爲
利故護不加省而山徑峒丁之常租仍虛掛版籍實
其債益急反寄命於人或導其入寇爲害滋甚

淮州蠻者古緡帽九姓蠻唐南平獠也其地西南接

烏蠻昆明大小播州部族數十居之治平中熟夷李
光吉等三族據其地各有衆數千家間以威勢脅誘
漢戶有不從者屠之沒入土田往往投充客戶謂之
納貢稅賦皆吏胥代償藏匿亡命數以其徒僞爲生
療劫掠民官軍追捕輒遁去習以爲常察路熟民規
守令動靜稍築城堡繕器甲熙寧三年轉運使孫固
使兵馬使馮儀圖之以禍福開諭因進兵復賓化砦
平蕩三族

黔州涪州徽外有西南夷部漢牂牁郡唐南寧州牂
牁昆明東謝南謝西趙充州諸蠻也其地東北直黔

治西北接嘉叙東連荆楚南出宜桂宋初以來有龍
番方蕃張蕃石蕃羅蕃者號五姓蕃皆常奉職貢受
爵命熙寧六年龍蕃羅蕃方蕃石蕃八百人入覲貢
丹砂禮馬其後比歲繼來龍蕃衆至數百人往延萬
里神宗憫其勤詔五姓蕃五歲聽一貢人有定數及
別立首領以息公私之擾紹聖四年龍蕃皆貢方物
龍氏於諸姓爲最大其貢奉尤煩數使者但依布袍
至假伶人之衣入見蓋實貧陋所冀者恩賞而已故
事蠻夷入貢雖交趾于闐之屬皆御前殿見之獨此
諸蕃見於後殿蓋卑之也

八編集

卷一百四十五

五

王都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府有清平官所以夾國
事輕重猶唐宰相也王親兵曰朱弩伏苴怯苴韋帶
也擇鄉兵馬四軍羅直于戴朱觀葵貢犀革銅盾而
跣走險如飛者置羅直于統一人望直發者在瀾滄
江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騎善用不鋤短甲蔽胸腹觀
葵皆插獨牛尾馳突若神凡兵出以望苴于前驅以
清平子弟爲羽儀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清平官見
王不得佩劍唯羽儀長佩之爲親信有六曹外則有
六節度曰弄棟永昌銀生劍川柘東麗水有二都督
會川通海有十賧夷語賧若州自曲靖州至滇池人

八編集

卷一百四十六

五

水耕蠶織錦繡精緻大和以西人不蠶割波羅樹實
狀若絮纒而幅之長川諸山往往有金或披沙得之
麗水多金越越之西多薦草產羣馬世稱越駿
始生若羔歲中初莎靡之飲以米濤七年可御日馳
數百里武后時酋長盛炎人朝開元末盛炎子皮羅
閣逐河蠻取大和城以處其子閣羅鳳天子詔賜皮
羅閣名歸義當是時五詔徵歸義獨強乃厚以利啖
劍南節度使求合六詔爲一制可歸義已并羣蠻遂
破吐蕃寢驕大入朝天子亦爲加禮又以破洱蠻功
馳遣中人冊爲雲南王於是從治大和城天寶初遣
閣羅鳳子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恩賜良異七載
歸義歿閣羅鳳立襲王以其子鳳迦異爲陽瓜州刺
史故事南詔嘗與妻子詔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
私之多所求丐閣羅鳳不應虔陀敗師斬之陰表其
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
凡三十二年仲通自將出戍嵩州分二道進次曲
靖州閣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且城姚
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因使
者遣薄白崖城大敗引還閣羅鳳欲戰尚案京觀遂
北臣吐蕃吐蕃以爲弟給金印號東帝閣羅鳳捐碑

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世世奉中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誅破吾罪也會楊國忠以劍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兵凡十萬使侍御史李宓討之軍餉者尚不在涉海而疾疫相踵於道必敗於大和城者十八亦會安祿山反閼羅鳳因之取萬州會同軍據清溪關以破越析而降尋傳檄諸國尋傳檄者俗無絲織屨屨不苦也射豪雀生食其肉戰以竹籠頭如梵蓋其西有裸蠻漫散山中男少女多以木皮蔽形廣德初鳳迎異樂拓東城諸葛亮石刻故在文曰碑即什蠻爲漢奴夷長誓常

以石指梧大曆十四年閼羅鳳以獻迎與前友立其孫異牟尋以嗣異牟尋有智教善撫衆略知書異牟尋立悉衆二十萬入寇與吐蕃并力德宗發禁衛及幽州軍以援東川與山南兵合大敗異牟尋衆異牟尋懼更徙苴咩城築表十五里吐蕃封爲日東王然吐蕃貴賦重數悉奪其險立營戍歲宗兵助防異牟尋稍苦之西瀘令鄭回者唐官也往楊州破爲所虜閼羅鳳重其悖懦俾故子弟得筆榜故國中無不憚後以爲清平官說異牟尋曰中國有禮義少不責非若吐蕃憚刻無極也今棄之復歸唐無遠戍勞利莫大此異牟尋善之稍謀內附然未敢發亦會節度使韋皋撫諸蠻有威恩諸蠻頗得異牟尋語曰千載時貞元四年也牟乃遣謀者遣書吐蕃使因貢大臣于爲質異牟尋愈怒後五年乃決策遣使者三人異道同趨成都遣阜昂書願竭誠自新歸款天子皋薦送使者至京師德宗嘉之賜以詔書命皋遣謀往覲牟令其屬崔佐時至苴咩城時吐蕃使者多在陰戒佐時衣緋刺使者服以入佐時曰我乃唐使者安得從小夷服異牟尋夜迎之設位陳陳佐時即宣天子意異牟尋內畏吐蕃顧左右失色流涕再拜受命使真子閼勑及清平官與佐時盟誓山巖書四一藏神祠石室一沈西洱水一置祖廟一以進天子乃發兵攻吐蕃使者殺之刻金帛以獻遣曹長隨佐時入朝請復號南詔帝賜賚有加冊異牟尋爲南詔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節領使崔佐時爲判官賜賚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茲至大和城異牟尋遣兄以良馬六千迎之金銀玉珂兵振鐸夾路陳異牟尋金甲蒙虎皮執雙鐸執矛千人衛大象十二引于前騎軍徒軍以次立詰旦授冊異牟尋率官屬北面立乃讀詔冊相者引異牟尋去位跪授冊印指首拜又授

賜服揣物選曰開元天寶中其曾祖及祖皆蒙冊集
王自此五十年貞元皇帝洗痕錄功復賜爵命于千
孫孫永爲唐臣因大會其下亭使者出銀平脫馬頭
璽三朝藏曰此天寶時先君以強殪少卿宿衛皇帝
所賜也有笛工歌女皆垂白示茲曰此先君歸國時
皇帝賜胡部龜茲音聲二列今喪亡略盡惟二人故
在酒行異年尋坐奉賜滋前茲受賜曰南詔當深思
祖考成業抱忠竭誠永爲西南藩輔使後嗣有以不
絕也異年尋拜曰敢不承使者所命異年尋攻吐蕃
復取昆明城以食鹽池又被施蠻順蠻並虜其王置
人爲虜集
卷之四
白崖城因定磨些蠻隸昆山西焚故地被茫掠弄棟
蠻漢雲以實雲南東北十五年異年尋謀擊吐蕃以
遂川寧北等城當寇路及峭山深壑修戰備帝許出
兵助力又請以大臣子弟質於臯畢辭固請乃盡舍
城都咸遣就學且言昆明州與吐蕃接不先加兵
爲虜所脇反爲我患請早圖之時唐兵光歲也京西
朔方太時權欲南北並攻取故地然南方轉饒稽期
兵不悉集是夏虜麥不熟疫癘仍興贊普灰新君立
卑拙虜未敢動乃勸異年尋緩舉萬全愈於速而無
功今境上兵十倍往歲且行營皆在嵩州扼西瀘吐

書路昆明弄棟可以無處異年尋請期他年吐蕃大
臣以歲在辰兵宜出謀幾南詔開衆治道將以十月
圍嵩州軍屯昆明凡八萬皆命一歲糧贊普以舅都
羅爲都統趙溫錄屯西貢川異年尋與臯畢相聞臯畢
部將率弩士三千赴之以萬人屯黎州以二萬五千
人屯嵩州約南詔有急皆進軍吐蕃引衆五萬自襄
貢川分二軍攻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嵩州異年尋
畏東蠻磨些難測懼爲吐蕃鄉導欲先擊之臯畢傳
州實往來道扞蔽數州虜百計窺之故嚴兵以守屯
壁相望器械處處有之東蠻庸敢懷貳乎異年尋乃
人編集
卷之四
撤東磨些諸蠻內根城中不者悉燒之吐蕃顯城將
楊萬波約降事洩吐蕃以兵五千守臯將擊破之是
年虜霜雪早兵無功還期以明年吐蕃苦唐詔倚角
亦不敢圖南詔卑令遣將按兵舊州節級鎮守雖南
詔境亦所在屯戍吐蕃懲野戰數北乃屯三瀘水遣
論誤熟誘類瀘諸蠻復城悉攝悉攝吐蕃險要也蠻
酋潛導南詔與臯畢部將狙擊夜絕瀘破虜屯斬五百
級虜保鹿危山又賊虜大奔於時黑衣大食等兵及
吐蕃大酋皆降獲甲二萬首又合思主破虜于瀘西
吐蕃共計不得嵩州患未艾嘗謂兩頭蠻拔唐爲輕

重謂南詔也。舉遣將以兵萬人屯南北路。萬人戍暮雅州。異牟尋謂牟曰：虜聲取萬州，實窺雲南。請督軍進羊宜咩。若虜不出者，請以來年二月深入。虜兵二萬攻鹽州，帝以虜多詐，疑繼以大軍。詔畢深鈔賊，部分其勢，阜表賊船鎧多置南屯。今向臘夏，非全軍欲掠河曲，党項諸羌耳。俄聞虜破麟州，畢督諸將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亮，或下隴陀，和石門，或徑神川，納川與南詔會。是時回鶻太原郭寧逐原軍獵其北，劍南東川山南兵震其東，鳳翔軍當其西，獨南詔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斬首萬級，獲鎧械十五萬圓。昆明維州不能克，乃班師振武靈。武兵破虜二萬，涇原鳳翔軍敗虜原用，維南詔攻其腹心，俘獲甚多。而吐蕃盛屯昆明，納川自守，異牟尋比年獻方物天子禮之。元和二年，異牟尋死，子勸閣勸立明年死。子勸龍晟立，淫肆不道，為弄棟節度王嵯巖所殺。立其弟勸利，長慶三年始賜印。是歲，外弟豐祐立，豐祐越敢善用其下，會宣宗崩，使者告哀，是時豐祐亦歿。清平官酋龍立，肅宗不弔，邨又詔書乃賜故王以草苴進使者，而肅宗僞稱皇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國，乃陷播州。南詔攻交州，進略安南，襲請救發湖湘。

桂兵五千屯邕，嶺南軍節度使李元平奏南詔必襲邕管，不先防近而圖遠，恐河虛絕糧道，且深入。乃詔襲接軍海門，詔廣西節度使分兵禦之。襲請濟師以山南東道兵千人赴之。南詔酋將楊思偕以兵二千薄城而屯，四年正月攻益急，襲錄異牟尋盟言，繫矢上射入其管，不答。俄而城陷，襲聞宗成者七十人，荆南兵入東，邪苦戰斬南詔二千級。是夜，蠻遂屠城，有詔諸軍保嶺南，更以秦州經總蠻事。曠日不能決，請析平蜀嘉眉黎建言成都經總蠻事，曠日不能決，請析平蜀嘉眉黎雅萬七州為定邊軍節度使制機事。近且，適天子謂然，即詔師望為節度使，治邛州。邛距成都十五舍，州最南，去邛乃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利專制，諱不言，哀積無厭私賄，以百萬計。既而戍士怒將，醢師望以送會，詔還以寶清代之。寶清，月尤不法，誅責苛，繼其師望時，蠻亦未與，而定邊已困。十年，酋龍入寇，以軍綴清溪關，密引衆伐木開道，徑雪。辛未，成者二千出沐源，窺嘉州破屬蠻，遂次沐源。勞遣充海兵五百往戰，一軍，屠酋龍乃身自將，皆眾五萬，侵萬州，攻清溪關，屯將絕大渡河走，詔屯首退保北涯，發攻，衆用說，服清衣，清江襲，使為破之。萬嘉州。

判史楊恣與南詔夾江而軍士橫射不得進陰自上游濟背華王師恣走嘉州陷明年正月傍自勸兵戰首龍遣使者十輩請和傍信之語未半蠻將爭岸落而進傍遂遁怒州陷人走匿山谷蠻掠金帛不勝負入自叩關國雅州遂擊中州是冬傍棄州壁導江儲資峙城皆亡矣首龍進攻成都次眉州清平官杜元忠日夜教首龍取全蜀於是西川節度使盧耽遣其副約和蠻疆之使南面拜然卒不見首龍而還蠻次新津駐畏援軍未集即飛請天子降大使通好以紓其深入懿宗馳遣太僕卿支詳為和蠻使蠻本無謀不能乘機會賊行亟驅但此結蠅管恒向割小利處處留屯故蜀儒老得扶攜恣入成都開里皆滿戶所占地不得過一牀雨則冒其蓋自鹿城中井為竭則共飲摩訶池至爭拌溺外者或營沙取滴飲之賊治攻其蘭石置半城兵八將主之樹籠格夜列炬照城守只雄折又還悍士三千號突將為長刀巨槌斧公左右番休日隸于軍士心侈欲闢而首龍自雙旌徐行蠻以三百騎負糧幕來大言曰供帳陷蜀王聽事局驛信行在賊不許乃馳去蠻稍前傳外郭於是游奕使王蓋督援兵三千屯毗橋寶傍亦以其軍自

導江來將與大將犄角然戰不甚力小不勝即保廣漢自以失定邊觀成都陷得薄其罪曾有詔斥從軍遂無功耽部將李自孝者與判史喻上珍善士珍民蠻自孝陰與賊通乃說耽城下薛韋猗諸水類城舉府不之覺蠻攻城自孝守陴樹應以自表麾所指蠻輒攻之為下所覺耽救自孝以徇城左有民樓肆蠻俯射城中耽募勇士燒之器械俱盡二月蠻以雲梯鉅車四面攻士叫譁起車未至陴者以臣索鉤繫投膏炬車焚稍間蠻卒盡焚耽遣突將戰城下俘斬二千級蠻散民郭落為蓬籠如軍臺下設枕本推而關不及城丈匿蠻其內以穴甯楊恣以兇貯焚濤沃蠻蠻不能處注以鐵液蓬籠皆火然南詔貢象益治器械斧斤晝夜有聲耽遣將三面苦戰蠻引却蠻利夜晦輒薄城聞呼嘯衆齊營城上施鐵使千炬賊來不得隱屯夫終夜哄蠻不能侵支詳遣謀與約好且謂耽毋多殺以通蠻和是時傳言敎師至城中令謀開門士爭出迎門南詔搏戰不解日入北門兵二千乘之蠻乃走耽猶遣之書謝不待已交兵且請和士脫鎧迎支詳陳所費植二旗署曰賜雲南幣物謂蠻使者曰天子詔雲南和解而兵薄成都奈何請退舍

敬警以修好或勸詳蠻多詐井入夙地詳不行蠻復圍成都夜穿西北隅泰旦乃覺即親交火于壘蠻首夙穴中以鐵短戣爲欄什之療作少選盡益固守首龍遣使至支詳所請和詳曰今列城固守北軍望功歸語而主審自度蛇道銳將趨蠻壁燒攻具殺二十人爲南詔所驅却而潰蠻聞鳳翔山南軍且來乃迎戰毗橋不勝趣沱江爲鐵士所擊又敗城中出突將夜火蠻營酋離身督戰後三日王師奪昇僑梁蠻大敗夜燒亭傳乘火所向雨矢射王師威疏軍行嚮矢所發蠻射之兩軍不能決各解去酋龍知不敵夜欲營南奔至雙流江無梁計窮將赴水歟或止之曰今北軍與成都兵合若來追我無類矣不如爲和以紓急不然夙未晚乃來請三日梁成而濟斷梁按隊緩驅黎州刺史收散卒保印州酋龍懼二日去蠻俘華民必割耳鼻已祭之既而屠人刻木爲耳鼻者什八首龍年少嗜殺親戚異已者皆斬兵出無寧歲諸國更警念屢殺衆困耗虛苟之役男子十五以下悉登婦耕以餉軍蠻運來還成大度河什旗息鼓時日清平官飲上書天子白冤事戍兵信之不戰橋成而濟黎州陷遂攻雅州擊定達軍卒潰八印成都大

震八八入五墨關士乘波清平官遣使者責蠻作遺節度使牛叢飲假道入朝請想蜀王故殿叢欲許之楊慶諫曰蠻無信義禮屈辭其非我也乃斬其使留二人還就將元年略舊雅間破黎州八印疎關掠成都成都閉三日乃大詔從天平軍高駢領西川節度使乃奏蠻小醜勢易制而蜀道險館饑乏今左神策所發長武河東兵多用度繁廣且彼肯扼制羌戎不可以弛備詔乃罷長武等兵駢至不淹月關精騎五千逐蠻至大度河奪鎧馬執酋長五十斬之收印疎關復取黎州南詔通還駢召景復貴大度八編續纂 卷第四 大度 詰河之敗斬以徇成望星清溪等關南詔懼遣使者詣駢結好而踵出兵寇是駢斬其使初安南經略判官杜曠爲蠻所俘其妻宗室女也故酋龍使奉青弓和駢答曰我且將百萬衆至龍尾城問爾罪酋龍大震自南詔叛天子數遣使至其境酋龍不肯拜使者遂絕駢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攝使往酋龍與其下迎謂且拜乃定盟而還遣清平官趙宗政質子三十八朝乞盟請爲兄弟若舅甥詔拜景仙鴻臚卿駢結吐蕃尚延心噶末等爲間築戎州馬河沐源川大度河三城列屯拒吐蕃壯卒爲平夷軍南詔氣

岑苗龍志發疽歿于法嗣西川節度使駱秦請與和
親時盧攜復輔政厚驛乃謂龍志盧曉召兵東方成
衛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賦輸不內京師者過半中
歲空虛士卒瘠癯瘠瘠人不念家亡命為盜可
為痛心蒙法立三年北兵不出要防其蓄力以圖我
虞今朝廷府庫匱乏兵少牛盡有北兵七萬首尾牽
制不能救况安南客戍單寡涉冬寇禍可虞誠命使
者臨報縱未稱臣且伐其謀外以廉服蠻夷內得蜀
休息也帝謂然乃以宗室女為安化長公主許婚拜
國書汪通年察正少卿為南使及還具言罷信誠款
以爲教瑄功故進檢使司空賜一子官法達宰相趙
隆眉等三人朝行在迎公主高驛自揚州上言三人
者南詔腹心也宜止而賜之蠻可圖也帝從之隆眉
等皆歿自是詭臣盡矣蠻益衰于辭化立至宋改國
為大理其王段氏終宋世未嘗有疆場之爭間以馬
至廣西黎州互市至元時雲南始立為郡縣而段氏
尚據大理云

子部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字職約為典師達兩將
軍往討閩越兵未驗廣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
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
乃為臣與兵討閩越朕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
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冀人見天
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不可以入見入見則不得復
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後十餘歲太子嬰齊請
歸胡妻諡為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要齊
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郎那穆氏女生子與及即位上
書請立穆氏女為后與為嗣要齊尚樂擅殺生自恣
八編類集 卷之四 全唐書 全唐書
懼人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
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為明王太子與代立其母為
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婦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
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太
后以入朝比內諸侯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
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
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
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
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除其故照劍刑用漢法比
內諸侯使者皆留鎮撫之王與太后飭治行裝重祿

爲人朝具其相呂嘉年長失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王兄弟宗族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若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故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弔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

八編類集

卷之四

七

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能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入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入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遣參行都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取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繆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

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才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獻天子以自嬖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責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縣立明王長男越妻于衛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人破數小邑其性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爲慶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繆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千廣德

八編類集

卷之四

七

爲龍亢侯乃下詔曰天子徵諸侯力政春秋議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命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浦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起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逐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因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南面會樓船攻敗於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

幕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
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反驅而人伏波營中黎且
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已夜與共屬數百人亡入
海以船西去伏波遣人退得之南越已平遂為九郡
元世祖中統元年以孟甲為禮部郎中克南諭使持
詔往二年孟甲等還光弼遣其族人詣闕獻書乞三
年一貢帝從其請遂封光弼為安南國王四年十一
月訥剌丁還光弼遣使奉表入謝上表三通其一進
獻方物其二免所索秀才工匠人其三願請納刺丁
長為本國建魯花赤使還答詔許之復下詔諭以六
事一君長親朝二子弟入質三編民數四出軍役五
輸納稅賦六仍置建魯花赤統治之又詔諭光弼以
其國有回鶻商賈欲訪以西域事令發遣六年光弼
上書陳情言商旅回鶻一名伊溫一名婆娑俱病歿
中書省移牒光弼言其受詔不拜待使介不以王人
之禮遂引春秋之義以責之所欲回鶻單託辭欺誑
自今已往其審察之八年光弼復書言本國欲奉天
朝已封王爵豈非王人乎天朝奉使復稱王人與之
均禮恐辱朝廷况本國前奉詔旨令依舊俗凡受詔
令奉安于正殿而退避別室此本國舊典禮也中書

省復牒光弼言北歲奉使還者言王每受天子詔令
但拱立不拜與使者相見或蘇席位加於使者之上
今覽天書目請既受王爵豈非王人乎考之春秋叙
王人於諸侯之上釋例云王人蓋下士也夫五等邦
君外臣之貴者也下士內臣之微者也以微者而加
貴者之上蓋以王命為重也後世立王為爵諸侯之
尤貴者顧豈有以王爵為人者乎王寧不知而為是
言耶抑辭令之臣誤為此言耶至於天子之詔人臣
當拜受此古今之通義不容異者也乃云前奉詔旨
並依舊俗本國遵奉而行凡受詔令奉安於正殿而
退避別室此舊典禮也讀之至此實頗驚訝王之為
此言其能自安於心乎前詔旨所言蓋謂天祚之間
不啻萬國國各有俗驟使變革有所不便故聽用本
俗豈以不拜天子之詔而為禮俗也哉且王之教令
行於國中臣子有受而不拜者則王以為何如君子
貴於改過竊想高明其亮察之十二年光弼上表請
罷本國建魯花赤其文曰微臣僻在海隅得霑聖化
乞念臣自降附上國十有餘年雖奉三年一貢然迭
遣使臣疲於往來未嘗一日休息至天朝所遣建魯
花赤辱臨臣境安能空回况其行人動有所恃凌轡

小國雖天下與日月並明安能照及履金且連魯花赤可施於邊蠻小醜豈有臣既肅王封爲一方藩屏而反立連魯花赤以監臨之寧不見笑於諸侯之國乎與其長監臨而修貢孰若中心悅服而修貢哉十四年光昌卒國人立其世子日短十五年八月遣禮部尚書崇椿等持詔往諭日短入朝受命初使傳之通也止由都關鑿化往來帝命崇椿自江陵直抵巴州以達交日短親館見使者日短拜讀詔書椿等傳日短汝國內附二十餘年汝若弗朝則修兩城整簡車以待我師又云汝父受命爲王汝不請命而自立

八編綱纂卷六

三

今復不朝異日朝廷加罪將何以逃其責請熟慮之十六年二月椿等先達京師留鄭國瓚待於邕樞審院奏日短不朝但遣使臣報命飾辭托故廷引歲時巧佞雖多終違詔旨可進兵境上遣官問罪帝不往命來使入覲十一月留其使鄭國瓚于會同館復遣崇椿等四人與杜國計持詔再諭日短來朝若果不能自覲則積金以代其身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子大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後修爾城池以待審處二十年七月日短致書于平章阿里海牙請還所留使帝即遣還國是時阿里海牙爲剌剌占

城行省平章政事帝欲突駐助兵糧以討占城令以已意諭之行省遣鄂州達魯花赤趙翥以書諭日短翥抵安南日短尋遣范至清等赴省計事且致書于平章言添軍一件占城服事小國日久老父惟務以德懷之迨于孤子之身亦繼承父志自老父歸順天朝三十年于茲于又示不復用軍卒毀爲民丁一資天朝貢獻一示心無二圖幸閣下矜察助糧一件小國地勢瀕海五穀所產不多一自大軍去後百姓流亡加以水旱朝飽暮餓食不暇給然閣下之命所不敢違擬於欽州界上永安州地所俟候輸納須諭孤

八編綱纂卷六

三

子親身赴國面奉聖訓老父存時天朝矜憫置之度外今老父已沒孤子居憂感病至今尚未復常况孤子長生遐邇不耐寒暑不習水土艱難道塗徒暴白骨惟望曲爲愛護敷奏天朝度知孤子宗族官吏一畏衣食生之意共祀閣下亭此長久自天之大福也二十二年三月剌剌占城行省言鎮南王昨奉旨統軍征占城遣左丞唐兀剌脫駙赴占城約右丞咬都將兵會合又遣理問官曲烈宣使塔海撒里間安南國使阮道學等持行省公文責日短還根送至占城助軍鎮南王路經近境令其就見比官軍至衡山

八編類

卷八

三

縣聞日寇從必與道王陳峻提兵界上既而曲烈及塔海敏里引兵南日恒書至言其國至占城水陸奔便願隨力奉獻軍振日恒復遣書與鎮南王言不能親見末元然中心欣幸以往者欽蒙聖詔云別勅我軍不入爾境今見邕州營站橋梁往往相接實深驚懼幸昭仰忠誠少加矜恤又以書抵平章政事乞保護本國生靈庶免逃竄之患鎮南王命行省遣總把阿里持書往諭日恒以與兵之故實為占城非為安南也至急保縣地安南管軍官阮量屯兵七源州又村李縣短萬劫等處俱有與道王兵阿里不能進行

省再命倪閔往覘虛實斟酌調軍然不得殺掠其民未幾撤答兒解李那憲孫祐等言至可離隘遇交兵拒敵祐與之戰擒其管軍奉御杜祐始知與道王果領兵迎敵官軍遂分六道進攻與道王逃去追至萬劫攻諸隘皆破之官軍獲生口乃稱日恒調其聖朝等軍船千餘艘助與道王拒戰鎮南王遂與行省官親臨東岸遣兵攻之殺傷甚眾奪船二十餘艘與道王敗走官軍縛械為橋渡富良江北岸日恒松江布兵船立木柵兄官軍至岸即發砲大呼求戰至晚又遣其阮奉御本鎮南王及行省官書請小劫大

八編類

卷八

三

軍行省復移文責之速復進兵日恒乃棄城遁去日恒引宗族官吏於天長長安屯聚唐兀解與喚都等兵至自占城與大軍會合自入其境大小七戰取地二千餘里王官四所初敗其昭明王兵繫其昭孝王大僚獲皆獻昭明王遠遁不敢復出萬戶李那憲劉世英領軍開道自永平入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千里置一驛每一寨一驛屯軍三百鎮守巡邏復令世英立堡專提督寨驛公事右丞寬徹由李左丞由水路敗日恒兵船日恒逃去追至膠海口不知所往官軍聚諸將議文人拒敵官軍雖數敗散然增兵轉多官軍困乏必傷亦衆蒙古軍馬亦不能施其技遂棄其京城渡江北岸決議退兵屯思明州鎮南王然之乃領軍還帝即日下詔止軍縱士卒還各營二十五年三月鎮南王引兵還萬劫阿八赤將前鋒奪開擊破三江口攻下堡三十二斬敵萬餘級得船二百艘米二十一萬三千餘石烏馬兒由大勝口起塔山遇賊船千餘擊破之至安那口不見張文虎船復還萬劫待米四萬餘石普顏至靈山木柵成命諸軍居之諸將因言交趾無城池可守倉庾可食張文虎等遣船不至且天時已熱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為

朝廷差宜全師而還鎮南王從之鎮南王次內傍關賊兵大集王擊破之乃戰出關謀知日短及世子與道王等分兵三十萬餘守女兒關及丘急嶺連亘百餘里以遏歸師鎮南王遂出單已縣趨盤州間道以出次思明州令受舉引兵還雲南與舉赤以諸軍北還日短尋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已罪二十七年日短卒子日燁遣使來貢二十九年九月遣吏部尚書梁曾持詔再諭日燁來朝三十年梁曾等使還日燁遣使臣來貢廷臣以日燁終不入朝又議征之命劉因傑與諸侯王亦里吉解等同征安南大德五年二月太傅完澤等奏安南來使鄭汝霖竊畫宮苑圖本私買輿地圖及禁書等物又抄寫陳言征收交趾文書及私記北邊軍情及山陵等事宜遣使持詔責以大義三月遣禮部尚書馬合馬持詔諭日燁大意以索等所爲不法所宜窮治朕以天下爲度敕有司放還自今使价必須選擇有所陳請必盡情傾向以虛文見給曾何益於事哉勿憚改圖以貽後悔武宗卽位下詔諭之屢遣使來貢

宋雍熙元年日本僧裔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奉職貢并獻銅器十餘事裔然善書畫不通華言附

其風上但書以對裔然還後以國人來者曰藤木吉以僧來者曰寂照寂照識文字繕寫甚妙至熙寧以後連貢方物其來者皆僧也元世祖至元二年以高麗人趙葵等言日本國可通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植導詔使黑的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六月復遣黑的等至高麗諭檄委以日本事植以爲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九月遣其起居舍人濟阜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端二郎二人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者碑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有成留其太宰府守護所者久之十二月又命秘監監趙良弼往使詔諭高麗八年九月高麗王植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良弼使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入朝帝宴勞遣之九年二月良弼乃遣人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關主使之來云守護所者詐也詔翰林承旨和禮霍孫以問姚枢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業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植致書日本五月又以書往令

必通好天朝皆不報十年六月趙良弼遣使日本至
大宰府而還十一年三月命鳳州總略使忻都高麗
軍民總管洪茶丘以十料舟共九百艘載士卒萬五
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
整又矢盡虜掠四境而歸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
杜世忠復往致書亦不報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
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
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性辭帝敕曰始因敕國使來
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為此
行朕聞漢人言取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
往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私耳假
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
答之六月阿剌罕以病不能行命阿塔海代總軍事
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全師以還乃言至日本欲攻太
宰府暴風破舟衝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
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竊逃去本省賊餘軍
至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閩脫歸言軍六月
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
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
山下泉誠推張百戶者為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五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五

約東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殲餘二
三萬爲其虜去九日至八箇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
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聞華是也蓋行省官
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肯與吳萬五者亦
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至二十三年帝曰日
本未嘗來侵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成宗
大德二年江浙省平章政事也速答兒乞用兵日本
帝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三年遣僧寧一山者加妙
慈引濟大師附商船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五

左編

亂類

漢董卓

董卓字仲穎，西臨洮人也。少嘗游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與共宴樂。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健，知名爲州兵馬探常徵守塞下。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鞭，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爲軍司馬，共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六十五

左編

亂類

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錢九千匹。卓曰：「爲者則已，有者則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甯惜。」遂西域戊巳，校尉中平元年，北地先零羌及他軍河關華盜反叛，遂共立遼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爲將軍，乃劫致金城人遼章韓遂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圍陵託誅宦官爲名，詔以司空張溫爲軍騎將軍，假節拜卓破虜將軍，與溫遣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以衛園陵。章遂亦遣兵，美陽溫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大光，長十餘丈，照軍，遂營中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六十五

左編

亂類

董卓走榆中，溫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卓於望垣北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僞立隔以捕魚，而潛從驛下，退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封策鄉侯，邑千戶。其冬，徵溫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又伯玉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殺涼州刺史耿鄙，而鄙召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號合自衆將譚，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悉令領其衆。寇掠三輔五年，閭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並各分牽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遼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諸臣曰：『半直不畢，應賜斷絕。』」妻子饑寒，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敵賜狗彘，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願以爲慮。及冀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不受命。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卓未

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死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卓兵士大盛乃調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因集議廢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大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寮於崇政殿前廷有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之心廢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又議何太后賊迫永樂太后至今憂死逆婦如之禮無孝順之節遂於永樂宮遂以獄廢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鄢侯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鐵鎖詣闕上書追理陳蕃宦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舊等爵位擢用子孫尋建卓爲相國人朝不趨劬履上殿封母爲池陽君

丞今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畧婦女剽掠資財謂之掠牢及何后葬開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畧宮人卓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處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殺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凶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疾閭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獨忍性矯情擢用羣士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獲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與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忠陰爲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大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爲白波賊衆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鳴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忠又固諫之卓因大怒遂斬瓊彪而彪恐懼詣卓謝卓既殺瓊彪旋亦悔之故表彪爲光祿大夫於是遇天子西都卓自屯霸

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舍，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遣將四出虜掠，遇堅於梁，與戰破堅，生擒潁川太守李旻，烹之。卓所得義兵士卒，皆以布經表，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河內太守王匡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北破之。明年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傕諸堅求和，堅絕拒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却屯灃池，聚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灃池間，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爲也，唯孫堅小，慈諸將軍宜慎之。」卓遂偕輕車服乘金華青蓋瓜轡，時人號「羊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常至郿行塢，公卿以下，祖道於橫門外，率旌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

者數百人於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朝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饒衰之末，及得死，僂轉杯案，問會者戰慄亡失七箸，而卓飲金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達。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皆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今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爲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子伯慎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禍。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前畢辭去，卓起送至闕，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誦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奸賊於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薨。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恨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斷都尉李肅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偕看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勒令進，送入門，肅以戟刺之，裹甲不入，傷

賈墜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素
充肥腴流於地守尸更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
是積日初卓以牛輔子瑁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
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將步數萬擊破河南令
尹朱雋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呂布乃使李肅
以詔命至陝討輔等輔等遂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
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踰
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惟汜等以王允呂
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在軍者男女數百
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衆無所依欲各散去惟等恐

人指類纂

卷之三

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爲一黨不可而
赦不許惟等益懼武庫人賈詡時在惟軍說之曰聞
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軍若棄軍單行則一亭
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
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惟等然
之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等之於新豐榮
戰死軫以衆降惟隨道收兵北至長安已十餘萬與
卓故部曲樊稠等合圍長安城城不可攻守之八
日呂布軍有吏兵內反也引惟衆得入城殺衛尉
孫據等呂布戰敗出集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

王於是大赦天下李傕郭汜樊稠等皆爲將軍還圍
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大師何罪允窮蹙乃下
後赦日見殺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遂
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
右來朝進屯霸橋時私有求於惟不獲而怒遂舉兵
攻惟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衆來欲和騰惟旣而
復與騰合惟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等與騰等戰於
長平觀下遂騰敗斬首萬餘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
追之韓遂使人謂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
今雖小連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笑

人指類纂

卷之三

語良久軍還利告惟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龍而
意愛甚密於是惟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郭汜開席
與三公合爲六府皆奉選舉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
日擄掠惟汜稠乃各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
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
萬人相食嘆明年春惟因會刺殺樊稠於坐由是諸
將各相疑與惟汜遂復理兵相攻李惟赦酒請汜
或謂汜止宿汜妻惟與惟婢妾私而奪已愛思有以
離間之會惟送饋汜妻乃以鼓爲樂汜得食妻曰食
從外來惟或有故遂稠衆示之曰一柘不兩雄我固

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惟請汜大醉，汜疑惟集之，殺糞汁飲之，解於是遂相猜疑也。汜謀迎天子幸其營，惟知其計，即使兄子還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謂還曰：「古今帝王無在入臣家者，諸軍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還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惟營。」彪等皆從。亂兵入殿，掠宮人物件，惟又徙御府金帛來與器服而放火燒官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惟汜，汜不從。還賀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間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

八編後集

卷五十五

九

汜怒欲手刀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惟。夫又帝前，又質惟，耳惟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惟。於是汜衆乃退，是日惟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朱貴人俱，惟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止。詔還謁者僕射皇甫郛和，惟汜先營汜，汜即從命。又諸惟，惟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略，士衆足辦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汜名多，郛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惟

怒，呵遣郛，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得不及，郛得以免。惟乃自爲大司馬，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還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郭請。惟求東歸，十反乃許。車駕即日發還，李惟出屯曹陽，以張濟爲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還郭汜車騎將軍，楊奉與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重承爲安集將軍。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復欲脅帝幸，郛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還就李惟，車駕進至華陰，寧輯將軍段熲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諸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熲有隙，遂誣熲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而熲猶奉給御膳，稟饋百官，於無二意。

八編後集

卷五十五

十

李惟郭汜每恨今天子東，乃求救段熲，因欲劫帝而西。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惟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官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射生校尉沮俱被創墜馬，李惟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傷焉之。白汝等凶逆，還追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惟使殺之。天子遂露次曹陽，承承乃誦惟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白波帥韓暹及南匈奴右賢王去舉，並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惟等大破之。斬

百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擁衛左右楊奉韓遂去
早為後距僅等復來戰舉等大敗承舉等夜乃潛議
過河使人先渡其舟船舉火為應帝步出宮臨河欲
濟岸高十餘丈乃以絹載下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復
上而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董承以戈擊拔之斷手
指於船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楊彪董承及
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既到大陽止於人家然
後幸白波營百官饑餓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
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
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為列侯拜張楊為安國將
軍假節開府其壘壁壘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
以錐畫之或齋酒肉就天子燕飲又遣太白齋融至
弘農與董承連和惟乃放達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如
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董
承相攻天子東歸惟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
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
將爭權韓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修
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為已功故
因以楊名殿乃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
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何率京師還還野王

楊奉亦出屯果遂與董承並留衛衛運矜功恣睢于
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關貢獻
果公卿以下因奏韓還張楊之罪還懼沐車騎奔楊
奉帝以是楊有異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
將軍董承等十餘人為列侯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
帝幸許楊奉韓遂欲要進車駕不及曹操擊之奉還
奔袁術明年左將軍劉備訪奉斬之還懼走還升州
道入所殺張濟饑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為
其下所殺三年使謁者僕射詔關中諸將段熲等討
李傕熲三族以段張為安南將軍封閭鄉侯四年張
楊為其將楊驥所殺以董承為車騎將軍開府自都
許之後權歸曹天帝忌曹操專偏乃密詔董承使結
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
承謀泄為操所殺韓遂與馬騰還涼州更相戰爭乃
下詔徵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間為亂七年乃拜
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後徵段熲為大鴻
臚病卒復徵馬騰為衛尉封槐里侯騰乃應詔而留
遂起領其部曲十六年起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操
擊破之遂起敗走騰坐義三族起攻殺涼州刺史復
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楊阜被起起奔漢中辟劉備

轉逃走金城亮中爲其帳下所殺

呂布

呂布五原九原人也沛公陳珪恐衛布成姻則徐揚合從爲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請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謀策共存大計今與袁氏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素忿衛而女已往途乃追還絕婚執衛送許曹操殺之其督軍高順諫止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赴豈不損耶布不從既至荊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願爲人清白有威嚴少言

八指須臾

一三

解將東整齊每戰必赴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談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矣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而潛遣人求救于袁術自將子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能出術亦不能救曹操遂圍之臺漸涸以灌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厚賞成成分酒肉先入諸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

所亡焉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

禁酒而卿等阻驤爲飲因酒其謀布邪成忿罷乃與

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其餘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

樓兵圍之急今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

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

明公之所慮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今布將騎明公將

步天下不足定也操謂劉備曰玄德卿爲上客我爲

降虜纔縛我急獨不可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

急乃命殺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

陽董太師乎操領之布曰備曰大耳兒最巨信操謂

八指須臾

一三

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宮指布曰

是子不用官言以至於此若兄從未可量也操又曰

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官也夫以孝理天

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荀

王之生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流涕

布歎曰願省鑑教之傳言許市

晉王敦

在數年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尚武帝女裴城公
王拜謝馬都尉時王愷石崇以豪俊相尚愷嘗置酒
禮與導俱在生有女妓吹笛小失聲愷愠便殺之

一生敗者教神色自若他日又逢惶惶使美人行酒
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教導所教故不肯持美人
悲懼失色而教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
罪遂勉強盡釀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
令終也沈馬潘泊見教而目之曰威仲峰日已露但
封聲未振若不墮人亦當爲人所墮遂給事黃門侍
郎出除齊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爲中書監于
是天下大亂教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
金銀寶物散之于衆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榮陽來
朝教謂所親曰今威懼恐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
人勸事專一五
猶以舊制養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
令終格等十餘人教之越以教爲揚州刺史潘泊說
越曰今樹處仲于江外使其肆豪強之心是建賊也
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執元帝召爲安東軍諮祭
酒復以爲揚州刺史尋遣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
振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教與從弟導等同心翼
翼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蜀賊杜
叡叛亂荆州刺史周顗退走教遣武昌太守陶侃討
之侃之滅叡也教以元帥建鎮東大將軍江州刺史
封漢安侯教始自還置兼統州郡焉頃之杜牧詩大

弘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教許之陶侃拒弘不
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教教以爲將
進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險固聚黨數千人教就
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是時周訪爲梁
州刺史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教之志守幸有
缺輒補然後言上教患之而不能制訪善于撫納士
衆皆爲致死知教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教由是終
訪之世未致爲逆建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中興建
拜江州牧遣加荆州牧時劉隗用事頗疎間王氏導
等甚不平之教上疏曰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
符之熟嗜昔之顧情好縹緲足以屬薄俗明君臣合
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
鮑之交臣系外任漸萌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
于斯命銘之于心竊猶存忝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
頃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師并統六軍
既爲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奸詐必有
譏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
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聞識未見其大
然臣見人未喻于導臣非致荷私親觀惟欲忠社稷
表至導封以還教教復遣秦之初教辟吳興沈充爲

季軍充爲同郡錢屬于敦敦以爲鍾曹參軍二人甚巧依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爲之畫策敦寵信之勢傾內外初敦務自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專任關外手控強兵羣從貴顯咸推其武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益不能平于是嫌隙始構矣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鑠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于君而害觀之人交捷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祿屬舍人各二人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七

帝以劉隗爲鎮北將軍鎮淮陰兼若思爲征西將軍鎮合肥悉發揚州奴爲兵外以討胡齊衆敦也永昌元年王敦以郭璞爲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爲亂已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探陳述平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敦既與朝廷乖離乃屬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已幕府謝朓爲長史雖終日酣醉故敦不安以事敦稍作亂謂朓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朓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爲豫章太守又雷不遵敦舉衆內向以誅隗爲名上疏先是詔免中州良民還

難爲揚州諸郡僭僭者以備征伐尚書令刁協之謀也由是衆益怨故敦以爲蘇敦黨沈充起兵應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棠蒲劉隗並會京師敦兄含時爲光祿勳振奔于敦帝遣王廙往諭止敦敦不從而雷之廙更爲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瑛札守石頭帝親被甲荷師于郊外以甘卓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周親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驛敦後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赴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蕭觀口何爲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与帝命刁協劉隗兼潤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顒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親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驍馳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擊敦乃止敦既入石頭擁兵不朝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帝執協隗手泣

帝鳴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二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犯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教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百官公卿詣石頭見教辛未大赦以教爲丞相江州牧封武昌郡公自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教欲專國政慮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教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教以太子有勇略爲衆心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嘗曰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溫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教謀逆沮長史郝假等勸周顗避教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彼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耶教衆軍呂猷就教曰周顗輩皆有高名足以震衆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教素忌二人之心頗然之先是教謂謝輒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歲若思爲僕射是日又問輒近來人情何如輒曰若果能舉用周顗則羣情帖然矣教怒曰君祖康耶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輒愕然自失輒被收并載周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教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

然後見教教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因勃然教曰兄拒逆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教大怒厲聲呼王導在坐爲之懼動彬起謝彬曰卿痛不能堪且兄復何謂教曰卿痛孰如卿痛兵殊無懼容竟不肯拜教以西陽王業爲太宰加王導尚書令王廙爲荊州刺史竟不朝而去是時教蓋兵陷湘州殺刺史譙王忸還屯武昌多害忠良置樹親戚以兄舍爲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教又自督寧益二州帝憂憤成疾崩大寧元年教謀篡位詔朝廷徵已明帝乃手詔徵之又使太常應詹拜授加黃鉞班劍武賁二十八劍從上殿教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教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徒教自爲揚州教帝畏教之逼欲以郗鑒爲外拔拜鑒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合肥教忌之表鑒爲尚書令詔徵鑒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教教從子允之方總角教愛其聰慧常以自隨教當夜飲允之辭醉允臥教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言卽於臥中大吐承面並汚鳳出教果照視見允之臥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悉以教鳳之謀白舒

計與王導俱存帝陰爲之備敦以沈充錢鳳爲謀主
鄧徽周撫謝庭爲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其相驅扇
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廩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
道敦無子養合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爲武衛將軍以
自副會稽內史周札一門五侯宗族強盛敦忌之及
有疾錢鳳勸敦早除周氏敦然之札兄子延爲敦從
事中郎會進士李脫以妖術惑衆敦誣延與脫謀爲
不軌收廷于軍中殺之遣人就沈充于吳盡殺札諸
子子進兵襲會稽札拒戰而死常從督冉會公乘雄
等爲元帝心腹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
二及敦病篤詔遣侍中問疾時帝將討敦微服至
湖祭其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遂合驛騎大
將軍合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溫嶠爲丹陽尹使覲伺
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帝召臨淮太守蘇峻死
州刺史劉超等入衛帝欲討敦知其爲物情所畏服
乃僞言敦死于是下詔錢鳳堅子專爲謀主逞其凶
惡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諫言致禍周札周楚累世忠
義聽受謗搆殘夷其宗輒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
黨莫能同惡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
相獎無所顧忌擅錄冶工輒割運漕志驕凶醜以關

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如敦已陽楚鳳承
凶刃彌復煽逆冠軍將軍鄧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
前將軍周撫賢性詳簡義讓素著功臣之貴情義兼
常往年從敦情節不展畏逼百令不得相違論其乃
心無二王室朕嘉其諫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爲
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使記室郭璞筮之敦曰卿更
筮我壽幾何曰恩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
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
敦乃收璞斬之敦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徽周撫等率
衆三萬向京師合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于是以
合爲元帥合至江寧司徒導遣合書曰兄之此舉謂
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依臣亂朝人懷不
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也於湖
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於應
應斷乳來幾日又於時望便可棄宰相之迹邪自關
關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知將神仇
意非人臣之事也一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
澤朝野恩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而面執臣節乃私
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劉遐蘇峻等
不謀同辭此直錢鳳不良之心關於遠近自知無地

楚唱好連至于鄧伯山調道和恨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戮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小大受國辱思兄弟顯寵可謂盛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報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教不遂而兄一旦爲違節之臣員先人平素之志既沒之日何顏見諸父于黃泉鶴先帝于地下邪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事猶可追宜早思之大兵一奮專以爲灼烜也合不荅帝遣中軍司馬曹澤等擊合于越城合軍敗入南蠻寨

報關怒曰我兄老樗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因乏僕臥鳳等至京師屯于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類戰破之教謂半整及于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俄而教死時年五十九應秘不發喪聚尸以席殮葬其外埋于廢事中與其黨恒縱酒淫樂幸東苑灌蒜畦等逆擊大破之充亦殲營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虎兇並傳首京師有司諱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作崔杼王凌故事割棺戮尸以彰元惡于是戮連出乃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教充首同日戮于南

新教育既懸真敢收葬者尚書都摯言于帝曰昔王莽湮頭以觀車重卓然腹以縣取王凌觀土徐腹棄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憤然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觀武義王修之天哀譚由斯言之王莽加于上私義行于下臣以爲可聽私葬于義爲弘許之于是教家收葬焉合父子乘單船奔荆州刺史王舒使人沉之于江餘黨悉平

昔卓字季思丹陽人也元帝初渡江授卓南節都督揚威將軍其後討周帝征杜瑗屢經苦戰多所擒獲以前後功遷爵于湘衡尋遷果州刺史假節鎮襄陽

王敦舉兵連使告卓卓乃偽許而心不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詣武昌止敦敦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東下唯除姦凶耳事濟當以甘侯作公使還報卓卓不能決或說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廉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言者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恒懼之今若復爾誰能明我肺腑湘州刺史譙王承達主簿鄧粲說卓曰劉琨敗驢蹇失衆心非有害于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驅兵犯關誣詞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

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況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據義兵以勸王之斯千載之道不可失也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爲憂遣參軍樂道融告要卓俱下道融義憤敦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專任劉隗今處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失職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又生爲逆臣死爲惡鬼永成宗黨之恥耶君當爲計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敢自散大勳可就矣卓素不

人編類集

朱字

主

欲從敦得道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露檄遠近陳敦逆狀丰統所致討遣使奉表詣臺與廣州陶侃刻期遣參軍鄒鵠至長沙令燕王承堅守征西將軍戴淵在西江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詔書還爲鎮軍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荊州牧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資率兵下卓雖懷義正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大指口累旬不前敦大懼遣卓兄子行參軍卬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既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裴陽當更結好時王師

敗績敦求臺驛虞幡駐卓卓問周顒顒過客應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人書常以胡寇爲先不悟忽有蕭牆之禍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歸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緣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卽命旋軍都督尉秦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赴自然難敵可一戰擒也將軍既有志節中道而廢更爲敗軍之將恐將軍之下亦各求其利便求西還不可得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遣下卓性寬和忽更覆案徑還襄陽

人編類集

朱字

主

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擅鳴聲似鉦鏡清而悲厓云金擅將難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卓不從更恨懷開譏諷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爲備功曹榮建因諫不聽襄陽太守周處等密納敦意知卓無備許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客卓于寢傳首于敦四子皆被害

八編類集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六

左編

亂類

晉桓溫子玄

桓溫譙國龍亢人宣城內史莫之干也生未期溫時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莫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初蘇峻之亂莫守宣城力屈爲峻將韓見所害江橋豫爲溫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讐至年十八會稽已終于彪兄弟三人居表置刀杖中以爲八編類纂

溫備溫說稱弔賓得進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溫豪爽有風采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快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蜋毛疎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還尚南潯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徐州刺史溫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常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勲翼卒以溫爲荊州刺史假節時李勢微弱溫志在立勳于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時康獻太后臨朝溫將發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險遠溫兵寡少

深入敵場甚以爲憂將佐亦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犬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都者了於胸中不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孔明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旣西胡必覬覦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溫軍至青衣李勢大發兵遣叔父福從兄權將軍督堅等將之自山陽趨合水諸將欲設伏于江南以待晉督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驚奮碕渡向犍爲溫至彭模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餼齎三日糧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乃命參軍周楚孫盛等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溫三戰三捷賊衆散聞道歸成都督堅至犍爲乃知與溫異道還自

沙頭津濟北至溫已軍于成都之十里，堅寨自肅。勢於是悉衆與溫戰於竿橋，參軍翼護獲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首，奇度萌城勢乃面縛與觀，請命溫解縛焚觀，送於京師。溫停蜀三軍，舉賢旌善，百姓咸悅。旌旌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虎死，溫欲率衆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溫既滅蜀，威名大震，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夙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爲心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浸相疑貳。

八

劉劭集

然素知浩希之憚也，以國無他覺，相屬席面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殷浩處爲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精駐溫軍，簡文帝時爲撫軍，與溫書明社稷大計，疑其所由溫即迴軍還鎮上疏，今寇賊水清，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錫立南望，赴義之衆，惟慨仰路，元凶之命懸在溫朝，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獲憂，是以痛心絕義，悲慨彌深，建策本計，因讓不拜，時殷浩至洛陽，脩後園，役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害賊都盡，溫使建晉司州，因朝野之怒，乃屢

廢浩自此內外大懼一歸溫矣。遂統衆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沔川入武關以征關中，命梁州刺史司馬敷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進擊青泥，破之。溫進至湖上，秦主苻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人皆安堵復業。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宜帝劉琨之儔，及是得一巧作老嫗，訪之乃現姦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嫗問，嫗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須甚似，髮赤似，髮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難溫於是掩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溫欲脩復

八

劉劭集

劉劭移郡洛陽表疏十餘上朝廷，愛懼將遣侍中止之。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衆不行，又議欲殺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競，晉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攻遷國，陵不應先事鍾虞。溫竟無以奪之。進溫征討大都督司莫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溫遣督護高武據魯陽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通許洛，以譙梁水道既通，諸徐衆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鄒郡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衆枝折條落，然流

沛於是過淮泗幾北境與諸縣屬登平乘樓懸屬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
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
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芣豆十倍
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符璽武入荊州以享
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
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披甲督弟冲及諸將奮擊
襄大敗自相殺滅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
遂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
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
入編縣入編縣志卷之五
周成以諸還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還軍之後
豫青兗復陷於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隆和初燕
迄這河兩將軍限前告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
十人助前升欲遠荀洛陽疏上帝優詔答之加揚州
牧大司馬錄尚書事使侍中顏旌宜旨召溫入參朝
政溫上疏辭詔不許復徵溫溫至赭圻詔又使尚書
車灌止之溫遂城赭圻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屬鮮
卑攻洛陽陳祐出奔簡文帝時輔政會溫于冽洲越
征討事溫移鎮姑孰會袁帝崩事遂寢以溫弟裕兼
領荆揚等州軍事以鄒愔為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

四年三月溫請與鄒愔及刺史桓冲袁真等伐蘇初
愔在北府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
之而愔暗于事機乃遣溫箋欲共獎王室諸督所
出河上愔子超為溫參軍取視寸寸沒裂乃更愔箋
自陳非將相才不堪軍旅老病乞閑地自養勸溫并
領已所統溫得箋大喜即轉愔會稽內史溫自領徐
兗二州刺史四月溫帥步騎五萬發姑熟自兗州伐
燕邳超曰道遠泝水又淺恐清運難通溫不從六月
溫至金鄉天旱水道絕溫使人鑿鉅野三百至引汶
水會于清水引舟自清水入河船艘數百里邳超聞
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固敵為資
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兗州直趨鄒城彼畏
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
決若欲城鄒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為功力自穀布
野盡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公以此
計輕銳勝負難必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清控引
清運俟資儲克備至來夏乃進兵溫又不從溫遣將
攻胡陸枝之燕主驤以下邳王厲為征討大都督帥
步騎二萬進戰于黃墟厲兵大敗軍馬奔還高平太
守徐翻舉郡來降前鋒鄒邈朱序歐陽將軍于林甫七

月溫至枋頭，晔及大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晔乃以垂師黃門侍郎封德等衆五萬以拒溫。司徒左長史申胤、黃門侍郎封孚尚書郎悉羅騰皆從軍。晔又遣使請救于秦皇遣將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封孚問于申胤曰：「溫衆強士整，棄流直進，今大軍遠巡高岸，一兵不按刀，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爲，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臣必不與之同心。故溫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將率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二

可乘之會。反更追進中流，不出赴利，欲堅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廩愈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溫以燕降人段思爲鄉導，悉羅騰與溫戰，生擒思。溫使故趙將李述、狗趙騰又擊斬之。溫軍奪氣，初溫使索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

及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以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不利，糧餉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乃焚舟棄輜重，兵伏自陸道奔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溫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必嚴設備，簡精銳爲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趨俟，其士東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躡其後。溫果棄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于襄邑，范陽王德先帥精騎四千伏于襄邑東，顧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八

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於譙，又破之。敗者復萬計，收散卒屯于山陽。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遂拜謝，前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自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請爲百口計，盛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水傳之外，國及孝武帝雖求異書，得之，于遠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初，溫甚耻於枋頭之敗，歸罪于袁真，袁廢爲庶人，真怨溫，誣已，據壽陽，以自固，潛通符堅，慕容暉哀真病，來其

將朱輔立其子瑾以嗣事慕容時特堅並遣軍援瑾
溫使督護三瑯陽之策與水軍擊之時驍軍已至
瑯等與戰於武丘破之溫率二萬人自廣陵又至瑯
嬰城固守溫築長圍守之符堅乃使其將王鑒張延
等率兵以救瑯也洛陽先遣精騎五千次于肥水北
溫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瑾衆遂潰生
擒之并其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于京都而斬之瑾
所侍養乞活數百人悉坑之以妻子爲賞溫意欲立
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名位頓減
既克壽春謂參軍郗超曰足效雪枋頭之耻乎超曰

未也久之超就溫宿謂溫曰明公都無所慮乎溫曰
卿欲有言耶超曰明公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于大
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鎮撫民望溫曰然則奈何
超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溫素有
心深以爲然遂與之定議以帝系謹無過而勝弟易
誣乃言帝早有痿疾嬖人相龍朱靈寶等參侍內廢
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將建儲立王傾移皇基密
捕此言于民間時人莫能審其虛實溫自廣陵稍還
始熱屯于白石諸建康諷諸太后請廢帝立會稽王
昱并作令草呈之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敕云外

有急奏太后出倚門觀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
半便止索筆益之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
沒心焉如割溫乃集百官于朝堂宣太后令廢帝爲
東海王迎會稽王卽位改元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衛
太宰武陵王曠好習武事爲溫所忌溫表曠聚納輕
剽袁真叛逆事相連素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曠
官以王歸藩從之溫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
衛殿中初廢帝卒溫使人齎書弔之浩子涓不答亦
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遊廣州刺史庾蕤素與溫有
隙溫惡廢帝宗強欲去之逼新蔡王見諸西堂自刎

稱與曠及廢涓長史庾倩祿曹秀舍人庾柔等謀反
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尉情柔皆蘊之弟也御史
中丞燕王恬承溫旨請依律誅曠謂曰悲惻惻也非
所忍聞況言之哉其更詳議溫重表圖請誅曠詞甚
酷切帝乃賜溫手詔曰若曹蕤靈長公便宜朱行前
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還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乃奏
廢曠及三子家屬皆徙新安郡廢涓等皆被誅庾蕤
飲醢成秦王堅聞溫廢立謂羣臣曰溫前敗肅上後
敗枋頭不能思愆自敗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
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于四海乎諺曰怒

其室而作色於父其溫之謂矣帝詔溫依諸葛故事
甲仗百人入殿是時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遠
拜溫驚曰安后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
揖於後時溫有腳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
意帝便泣下數行溫兢懼不得一言而出詔進溫丞
相留京都以鎮社稷溫固辭仍請還鎮十二月溫奏
廢故之人屏之於遠不可以臨衆元東海王宜休昌
邑故事策第吳郡太后詔曰使爲庶人情有不忍可
時封王溫奏封海西郡公常懼廢黜因都超在直而
問之超以百口保溫無此超以溫故朝中皆畏事之

謝安常與王坦之共萌起日野未得前坦之欲去安

謝安常與王坦之共萌起日野未得前坦之欲去安
曰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二年三月遣王坦之微溫
入輔溫復辭夏四月徙海西公于吳縣西柴里初內
史刁彛防衛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彛協之子也溫
徙海西公并其母與三子皆殺之及帝不豫詔溫曰
吾遂委爲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於是一日
一夜頻有四詔溫上疏未及奏而帝崩遣詔家國事
一臬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初文帝欲詔
溫依周公居攝右衛將軍王坦之自得詔入于帝前
殿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宜

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爲溫
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事既不
副所望故甚憤怒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
謂從者曰先帝何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
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朕病形
狀若者言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初創殷浩爲溫所
廢疾涓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遊故溫疑而害之竟
不識也及是見涓爲巢困而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
日歸於姑熟遂廢疾不起諡朝廷加已九錫累相催
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

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

時年六十二初沖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
等不爲汝所處分溫知已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於
沖更失時望所以謀忌沖卒代溫鎮姑熟既居任盧
忠帝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時權沖不從始溫在
鎮疾罪皆專決不請沖以爲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
大辟皆先上須報然後行之太元二年臨海太守郝
超卒初超黨于桓氏以父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及
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殺戚之授恐以家
寢戚疾當呈此箱門生呈箱書與桓溫往還密計情
大怒曰小子戚已覺矣運不後果

桓玄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年二十三始拜太子太師
時議謂溫有不臣之跡故折玄兄弟而爲素官云云
未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
父爲九州伯兄爲五湖長棄官歸國玄在荆楚於年
優游無事荆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愜之及中書令王
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內外驛動知王恭有憂國之
言玄潛有意於功業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
已爲對唯患相疑之不速耳今既執權要與王緒相
爲表裏若伯居元舅之地正恃爲朝野所重必未便
動之唯當以君爲事首君爲先帝所拔起居方任人
情未以爲允咸謂君雖有恩致非方伯人若發詔徵
君爲中書令用殷顗爲荆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
之久矣君謂計將安出玄曰國寶姦兒天下所知孝
伯疾惡之情每至而當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當退
人君若密遣一人信說王恭宜與晉陽之師以內匡
朝廷已當悉荆楚之衆順流而下推王爲盟主僕等
亦皆投袂當世無不響應仲堪持疑未決俄而王恭
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國寶既成於是兵罷玄
乃求爲廣州會稽王遵子亦憚之不欲便在荆楚故
順其意隆安初詔以玄督交廣二州廣州刺史假節

玄受命不行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
王愉及豫王尚之兄弟玄仲堪謂恭事必尅捷一時
響應仲堪給玄五千人與楊佺期俱爲前鋒軍至滋
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將軍追獲之玄佺期至后
頭仲堪至蕪湖恭將劉牢之背恭歸順恭既敗庾楷
戰敗奔于玄軍牢之帥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于新
亭佺期玄見之失色回軍蔡洲朝廷未知西軍虛實
仲堪等擁衆數萬允斤郊畿左衛將軍桓修冲之子
也言於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殷桓
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西軍沮恐今若以重利啗
玄及佺期二人必內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
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玄爲江州刺史以佺期爲荊
州刺史以修爲荆州刺史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今
牢之千人送之黜仲堪爲廣州刺史詔仲堪回軍仲
堪得詔書大怒趣玄佺期進軍玄等喜于朝命欲受
之猶未決仲堪聞之遽自蕪湖南歸遣使告庾蔡
洲軍士曰汝輩不各自散歸吾至江陵盡族汝餘口
佺期步將劉系師二千人先歸玄等大懼狼狽西還
追仲堪至尋陽及之仲堪既失職倚玄等爲援玄等
亦資仲堪兵雖內相疑阻勢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

費屯可解陽共相結約推玄爲盟主玄始得志乃連
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諱向之牢之等朝廷深憐之乃
免桓修復仲堪以相和初玄在荊州豪族士庶憚
之仲堪親黨勸服之不聽及還潯陽資其聲援故推
爲盟主玄途自谷重仲堪則爲人驕悍常自謂承藉華
胃江表莫比而玄每以寒士義之仲堪甚憾即欲於
壇所襲取玄仲堪惡仲堪兄弟越勇恐越玄之後復
爲已害苦禁之於是各奉詔還鎮玄亦知仲堪期有異
謀於是屯于夏口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荊州四郡以
兄偉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仲堪慮玄跋扈遂與仲
期結婚爲援初玄既與仲堪仲堪期有隙恒慮掩襲求
費其所說期廷亦欲成其策隙故分仲堪所督四郡
與玄仲堪甚忿懼會姚興侵洛陽仲堪乃建牙鋒云
後洛密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離外結仲堪期而疑其
心詐而不許猶慮弗能禁使遣弟通屯于北境以
遏仲堪仲堪既不能獨舉且不測仲堪本意遂息甲
而與校尉楊廣仲堪之兄也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
出廣爲宜都建平二郡太守仲堪弟孜敢先爲江夏
桓玄以兵襲而召之既至以爲諸將參軍玄於是與
軍而征亦聲云故洛與仲堪言說仲堪期受國恩而素

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運造金甌使仲堪收揚
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既欲兩全之既得玄
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汚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
乃止復荊州大水仲堪賑恤饑者倉庫空竭玄乘其
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
路經夏口玄聲云朝廷遣仲堪期爲已前鋒乃授以江
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宿報兄偉令爲內應偉連遣
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爲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
計爲兄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玄既至巴陵仲堪遣
衆距之爲玄所敗玄進至楊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
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仲
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擊玄玄懼其銳乃還軍馬頭
仲堪等亦進玄苦戰仲堪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
鄖城玄弟弼軍爲該驍仲堪期獲之廣爲人所縛送玄
並殺之仲堪聞仲堪期成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
城爲該所得玄令害之於是遂平荆雍乃表承領江
荆江州詔以玄都督荆襄雍梁益寧七州復勝軍
荆州刺史銓節以桓仲堪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
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楊潯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

無以俾爲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
違其意許之玄於是對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
討孫恩詔雖不許其後恩逼京都玄建牙聚衆討此
勳王寶觀等而進復上疏請討之會恩已走玄又奉
詔解嚴以俾爲江州鎮戍口司馬才暢督八郡兼襄
陽道桓振馮該等戍淦口殺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
又置諸郡丞詔徵廣州刺史刁達豫章太守郭緬之
至皆留不遣自謂三分有二知勢運所歸屢上疏請
以爲已瑤初庾楷既奔于玄玄之求討孫恩也以爲
右將軍玄既解嚴楷亦去職楷以玄方興朝廷轉怒
恐事不克辦及於已乃密結於後將軍元顯許爲內
應元顯初元顯稱詔伐玄玄從兄石生時爲太傅長
史密書報玄玄本謂揚上賊懼孫恩未滅必未違討
已可得奮力養衆觀變而勳已聞元顯將伐之甚懼
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曰公英畧威名振于天
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
以威實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
取憂弱者乎玄大悅乃留其兄俾守江陵抗表率衆
守至尋陽移據京邑罪狀元顯數至元顯大懼下詔
而不克發玄既失人情而與師犯順處衆不爲用恒

有起沛之計既過尋陽不見王師意甚悅其將吏亦
振旅宿謀譚玄收繫之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符宏皇
甫數索元等先攻譙王尚之尚之敗劉牢之遣子敬
宣詣玄降玄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矯詔曰義
旗雲集罪在元顯太傅已別有教其解嚴息甲以剗
義心又矯詔加已總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
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又加假黃鉞羽葆
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
甲仗三百人上殿玄表列太傅過子及元顯之惡徒
道子于安城郡害元顯于市於是玄入居太傅府害
太傅中郎毛泰泰弟游擊將軍遠太傅參軍荀遜前
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粲譙王尚之等以劉
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害我兵禍其至矣
乃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使子敬宣說劉裕奉
兵以拒玄新得志不從而參軍劉襲亦曰事之不
可者莫大乎反將軍性年反王恭近日反元顯今復
反玄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寄
之檀道敬宣之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爲事泄
爲之所殺乃北走新洲繼成敗宣至不暇哭即嚴江
奔廣陵將吏殞之歸葬丹徒玄命所轄斬首暴尸于

帝既至姑孰固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太政省諸焉
小事則決於桓謙下範之自顧雖屢獲干戈不戰自
姓厭之思歸一統及玄初至也黜凡依權勢京師
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損字號於是朝野失望人不
安業元興二年玄詐表請平燒與又詔朝廷作詔不
許玄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得無乃徵皇甫
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併給其資用督令議而不受
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謐復肉刑斷錢貨題復
異造華粉松志無一定條制森然動客政理性貪鄙
奸奇異尤喜寶物珠玉不離手人士有法書好畫

人

不

五

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猶難逼奪之皆蒲博而取遺
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初玄恐帝不肯爲
手詔又慮望不可得逼臨川王寶請帝自爲手詔因
奪取望比臨軒望已外出玄其喜有賓到姑孰勸玄
僻僞位玄爲讓朝臣固請玄乃於城南七里立郊登
壇募位初出僞詔改年爲建始右丞相王攸之曰建
始趙王倫僞號也又改爲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
歲其兆號不祥冥符簡道如此路幸義軍至竹里玄
殺還上官百餘步從召侍官皆入止囑中救楊象徐
亮青冀六州加桓謙征討都督假節禮成仲文代桓

脩進朝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
裕等遇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與敷
戰復梟其首玄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衛人推算數爲
厭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改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
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務習宗
廟飄泊失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
曰卿何不諫對曰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
何敢言玄愈忿懼使桓謙何澄之屯東陵下範之屯
慶舟山西東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將山使蘇綽買
油被登山分張旗幟敕道軍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

人

不

五

塞不知多少玄益受惶迫遣武衛將軍庾頤之配以精
卒副投諸軍于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煙塵障天談
謙之音震駭京邑劉裕執銳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
奔潰玄於道作起居注叙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書
指授算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
是不違與羣下謀議唯範思誦述宣示遠近玄至江
陵詔康嗣之張悅屋于城南署置百官以下範之爲
尚書僕射其餘職多用輕資於是大修舟師曾未三
旬衆且二萬玄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關中所之不
中前後相殺交橫玄僅得至船於是荊州別都王康

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特召
州刺史毛瓌使其從孫祐之泰領貴恬送弟饒喪葬
江陵有衆二百瓌弟于脩之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以
入蜀玄從之遂救回州恬與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
玄嬖人丁仙期等以身蔽玄並中數十箭而死玄被
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
頭上王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欲天子遷曰欲殺
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又斬后廢及瑯等
五叔虔願之戰成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
至江陵市斬之

人編纂事

卷之六

北魏爾朱榮

魏爾朱榮字天寶北齊客人也世爲部落酋帥其先
居爾朱川因爲氏焉正光中四方兵起秀容人乞伏
莫干等反榮遂散畜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
陵郡公榮率衆至肆州刺史開城不納榮怒攻拔之
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自是兵威漸盛朝廷亦不
能罪責時胡太后再臨朝榮佞用事政事縱弛盜賊
蜂起榮勢益盛榮朝憚之榮用高歡討常與元天穆
及帳下都督賀拔岳密謀欲舉兵入洛內誅榮傳外
清羣盜二人皆勸戒之及苻榮丞相杜洛周榮恐其南

逼鄴城衆求李勣騎三千更援相州太后疑之報賊
勢已衰不須出兵榮復上書以爲賊勢雖衰官軍屢
敗人情危怯恐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畧無以萬全臣
愚以爲蠕蠕主何那瓌荷四厚恩未應忘報宜遣榮
兵東趣汴口以躡其背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當其
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滏口以西分
據險要攻其肘腋苟榮雖併洛周威恩未著入類差
異形勢可分遂勸兵招集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
徐統說太后以鐵券問榮左右榮聞而恨之魏肅宗
亦惡統等逼于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校以

人編纂事

卷之六

北齊

齊太后榮以高歡爲前鋒行至上黨帝復以私詔止
之統等恐禍及已陰與太后謀醢帝帝暴殂太后立
皇女爲帝大故既而下詔稱潘克華本賈生女故臨
洮王寶暉世子劍體自高祖宜膺太寶百官文武加
二階宿衛加三階劍卽位始生三歲太后欲久專政
故貪其幼而立之爾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主
上寡駕春秋一十九海內猶謂之幼君况今朱朱言
之見以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爭鐵騎赴
洛山踐剪誅奸佞立長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
于今矣榮乃抗表云今海內草莽異口一言皆云大

行皇帝總壽致禍。奉潘嬪之女以進。百絕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求以徐乾鄭儼之後付之司敗。更召宗親推其明德。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爲大都督。將於太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吳毅及蒼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賞。奉爲主。唯莊帝橋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迎莊帝。與帝兄彭城王邵弟始平王于正。武泰元年四月。莊帝自高渚渡。至榮軍。將士咸稱萬歲。及莊帝即位。詔以榮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

人編纂 卷六

十三

令領軍將軍太原王及渡河。太后乃下疑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橋迎駕。榮感武衛將軍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請朝士共爲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度。卽遣胡騎四向圍之。妻高丞相高陽王歡反。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皆歛手就戮。又命二三十人拔刀走行宮。莊帝及彭城王霸城王等俱出帳。榮先遣其黨在帝左右。相與爲應。及見事起。假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卽害彭城王。霸城二王。乃令四五十人遷帝於河橋。沉宣太后及

少王於河。時又有朝士百餘人後至。仍於堤東設壇。遂臨以白刃。唱曰。能爲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時有隴西李神軌。頓丘李諧。太原溫子昇。並當世辭人。皆在園中。耻從。是命俯伏。不應。有御史趙元則者。恐不免。出作禪文。榮令人誡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與其衆咸稱萬歲。榮遂鑄金爲己像。拔四不成。時榮所信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言今時人事未可。榮乃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惟長樂王有王兆耳。榮亦精於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懼悔。至四更中。乃迎莊帝。帝左右雖有故舊數人。榮猶執移都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光明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爲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一過。及醉。熟寢。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卽以牀舉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爲明帝嬪。欲上立爲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暕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八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上遂從之。時尊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軌開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榮行。東出滏口。而與尊榮衆非敵。尊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

人編纂 卷六

十四

辦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
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
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
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神棒一枚至戰
時應湧騰遠不聽新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
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于
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禽葛榮餘衆率降榮以
賊徒既衆若卽分割恐其疑懼乃音令各從所樂親
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卽四散數十萬
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
入編籍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數自理寬獄親覓辭訟又還司多濫與吏部尚書李
神雋議正綱紀而榮乃大相嫌責曾闢補定州曲陽
令神雋以階縣不奏別縣更擬人榮大怒卽遣其所
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徵茂朝貴見之莫不
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於忿怒神雋
送上表遜位榮欲用世塵擄選上亦不違榮曾啟北
人爲河內蒲州欲爲倚角勢上不卽從天穆入見論

事上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旣有大功，爲國宰相，告諸晉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如何故載人爲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皇后復嫌內妃嬪甚有妒恨之事，帝遣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北，常時諸方未定，欲使與之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爾尚書令臨淮王武曰：『卽今天下便是無賊臨淮，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乎？』以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還以他語解之。」曰：「其實撫宣荒飢，備成不。」

本編通纂 永言堂藏

人謂爭曾有一人見猛獸便走，謂曰：「欲求活邪？」遂即斬之。自此狐如登戰場，曾見一猛獸在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是數人破殺，遂禽得之。及見西方無事，乃遣人奏曰：「參軍許周勸臣取尤錫臣惡，其此言已發，遣令去榮。時望得殊錫救，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其忠。榮見帝年長，明昭爲衆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已。每因醉云：『入將天子拜謁金陵後，還復恒朔而侍中。』泰元龍輒從尚書索太和，中還京故事，於是復有移都消息。榮乃暫求

向京言看皇后免難帝恐河陰之事終恐難保乃與
城陽王徽侍中楊侃李武尚書右僕射元羅謀皆勸
帝刺殺之唯廖東侯李侃歸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
必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
定而京師人懷憂懼中書侍郎刑子才之徒已避之
東出榮乃通與朝士書任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
書呈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也甚不悅
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
以爲榮通親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卒成
陛下難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
卿忠款三年八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向京時人
皆言其反復道天子必惠留之九月初榮至京有人
言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
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遇數十
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
何可保耶奚毅又見求問帝即下明光殿與語帝又
疑其爲榮不告以情及知毅亦誠乃召城陽王徽及
楊侃李武告以殺諸榮小女嫁與帝兄子陳留王小
子如邪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女婿力敬又曰榮
意殷下終爲此患脫有東宮必食立孩坊若皇后不

生太子則立懷留以安天下并言榮指陳留語狀九
月十五日天穆到京帝驚迎之榮與天穆並從人西
林園獵射榮乃奏曰近來侍官侍不習武陛下宜將
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因獵挾天子
穆都至是其言相符至十八日召中書舍人溫子昇
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道本來上曰
王允若即殺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謂子昇曰朕
之情理卿所具知成猶須爲沈未必成卒與高貴鄉
公同日成不與常道鄉公同日生上謂殺榮天穆即
赦其黨便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爾來世隆司馬子
八續類纂 卷之三 魏書 卷之三 魏書
如來元龍比來偏被委付兵知天下虛實謂不宜
城陽王及楊侃曰治世隆不全仲連天光豈有來理
帝亦謂然無復殺意城陽王曰榮數征伐腰間有刀
或能狼戾傷人臨事願陛下出乃伏侃等十餘人於
光明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
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出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是
帝忌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一日暫入即向陳留王
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上謀頗泄世隆等
以告榮榮輕帝不謂能反諸帝謀者皆懼二十五日
天穆同入其日太微章易上在光明殿東序中

西向坐。榮與天穆並御牀西北。小牀上南生城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卿尋安等持刀從東戶入。即馳前御坐。帝拔千牛刀平斬之。時年三十八。得其手板上。有數麻散。皆左右去。番人名非其腹心。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時又天穆與榮。千善提亦就戮。於是內外喜。呼聲滿京城。既而大赦。子文畧聰明。為美多所過。習齊文。裏音令張永與馬上彈琵琶。十餘曲。試使文畧寫之。過得八文。裏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千其慎之。文畧對曰。命之脩短。皆在明公。文裏愀然曰。此不足慮。初神武遣令勅文畧十

人備蕭某

卷之五十六

恃此益橫。多所陵忽。齊天保永嘗邀年泰武與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共假聚賁物。以要之。文畧弊衣而往。從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畧敵以好婢。賄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畧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訐之於文宣。榮於京畿獄。文畧嘗大遺魏收金。請為父作佳傳。收論榮比率彭伊霍。蓋由是也。爾朱兆榮從子榮叔。兆自汾州據晉陽。彥伯仲遠世隆度律榮從弟仲遠徐州刺史榮叔仲遠自滑臺率眾向京師。榮叔時世隆自京師

奔河橋。天光榮從子雍州刺史榮叔自關中率眾到洛陽。爾朱榮之誅也。是夜爾朱世隆出自郛曲走赴河陰。世隆欲還。北司馬子如曰。當此之際。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變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橋。還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使使不得所欲。亦足示有餘力。使天下畏我之強。不敢叛散。世隆從之。攻河橋。殺突厥。據北中城。魏朝大懼。高昂從榮至洛。榮叔總生引見。勞勉之。其兄乾亦自冀州馳赴洛。魏主以乾為河北大使。昂為直閣將軍。使歸果鄉曲。為形援。送之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莫節豪傑。能令士卒

八編開渠

卷之五十七

致成京師。倘有變。可為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昂援劍起舞。誓以必成。十月世隆遣爾朱拂律歸。將胡騎一千。皆自服來。郭下魏主遣人謂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終。因圍擊。逆罪止榮身。餘皆不問。若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羣胡皆痛哭。聲振城邑。魏主募敢死士討世隆。一日得萬人。與拂律歸等戰於郭外。不克。世隆亦收兵北遁。爾朱世隆子恭鎮大行丹谷。榮蔓防之。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叔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共推太原太守長廣王彥即位。世隆兄仲遠

起兵徐州向洛陽。魏主以城陽王徽總統內外。徽憂怖不知所出。性多忌嫉。羣臣有獻策者。輒勒勿納。又斷財貨。賞賜薄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十一月。仲達陷西兗州。賈拔勝與戰不勝。降之。兆遂輕兵涉河。騎叩宮門。宿衛散走。魏主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屢呼之不顧而去。兆執魏主鎖之。樓殺皇子。縱兵大掠。殺臨淮王等。世陵仲達皆至洛陽。光責世隆曰。叔父在朝。如何令天柱受禍。接劍。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逕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初。魏主殺爾朱榮。詔河西賊帥茹豆陵步春襲秀容。至是步春南下。兵勢甚盛。光留世隆鎮洛陽。亟還晉陽。以禦之。遷魏主於晉陽。竟弑之。三級佛寺。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七

左編

亂類

梁侯景

侯景，魏之懷朔鎮人也。魏末，北方大亂，乃事邊將爾朱榮。甚見器重，高懼徵時與景甚相友好，及懼誅爾朱氏，景以衆降，仍爲歡用，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獨曰：「何當離此反故鄉邪？」尋封濮陽郡公。歡之敗於沙苑，景謂歡曰：「宇文泰特於戰勝，今必致急請以數千騎騎至關中，取之歡以告其妃婁氏曰：『彼若得』」

泰亦將不歸，得泰先景於事。泰益歡乃止。後爲河南

道大行臺位司徒，又言於歡曰：「恨不得朱請兵三萬，

橫行天下，須要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

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景右足短，弓馬非

其長，所任唯智謀。時歡步將高昂彭樂皆雄勇冠時，

景常輕之。及將鎮河南，請于歡曰：「今握兵在遠，奸人

易生詐僞，大王若賜以書，請異於他者，許之。」每與景

書，別加微點，雖子弟弗之知。景素輕高澄，嘗曰：「高王

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與鮮卑小兒共事矣。」及歡

疾篤，其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僞，懼禍，因用行臺郎

卷七

王緯計，乃以太清元年二月遣使請舉函谷以東，還丘以西，荆襄以北，十三州內附上表求降。帝由是納之。於是封景河南大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高澄嗣位，爲渤海王，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急乃求劉魯陽長社東，荆北突請救于西魏。西魏遣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于司州刺史羊鴦仁。鴦仁遣兵至汝水，魏兵夜遁。鴦仁乃據懸瓠。時景將有北歸者，言景有悔，遣志高澄以爲信然。乃以書喻景，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關門無志，并還寵妻愛子。

八編類纂

卷七

二

景使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二邦，楊旌北討，熊豹奔奮，

克復中原，李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在不

歸，太上因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

之有益，欲止不能，救之無損，從復阮魏家累在君，何

關僕也。澄知景無歸志，乃遣軍相繼討。景帝聞鴦仁

已據懸瓠，遂命羣帥指授方畧，大舉攻東魏彭城，以

貞陽侯蕭淵明爲都督，淵明軍敗，見俘。景乃遣王偉

詣關獻策，請元氏子弟立爲魏主，詔遣太子舍人元

貞爲成陽王，賞其兵力，使還主魏。須凌江許，卽位以

乘輿之副資給之。初，歡疾篤，謂世子澄曰：「侯景專制，

河南十四年矣。嘗有飛揚跋扈之志。願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而以遣汝。及景叛。澄遣紹宗討景。景初聞遣諸將。無不爲所輕者。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解。早見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那紹宗與蕭淵明戰於彭城。景戒衆人曰。逐北不過二里。紹宗將戰。以衆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一引將卒謂之曰。我嘗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平以紹宗之言爲信。然共掩擊之。梁兵大敗。淵明以此被擒。及紹宗追景。景士卒數萬人。馬數千匹。還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紹宗曰。欲送客耶。將定雄雌邪。紹宗曰。將決戰。遂順風以陣。景閉壘。俟風止。頃之乃出。紹宗曰。景多寵嬖。乘人背。使備之。衆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短刀。但低視。斫人脛。馬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之難克也。爾其當之。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澗水。光軍于水北。輕騎射之。拔歸澗水。謂光曰。汝豈自解不度水。南慕容紹宗教故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射光。馬洞臂。光易馬。騰騎傍又中。退入千車走。

入譙城。僞同段韶夾澗而軍。潛于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然。相持連月。梁太清二年春。景食盡。誑其衆以爲家口。並見殺。紹宗遂謂曰。爾等家並完。乃誓之。景士卒並北人。不樂南渡。其將各率所部降紹宗。乃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得馬步八百人。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縱之。馬頭戍主劉神茂者爲監州。韋黯所不容。馳謂景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韋黯是監州耳。王若次近郊。必郊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啟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人編類集。卷之三。景執其手曰。大款也。及至而黯授甲登陴。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願速開門。黯曰。既不奉執。不敢開。命景乃遣徐思玉入見。黯曰。河南王爲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之受命。唯知守城。河南自敗。何所求。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關外之累。今君不肯開城。若親追兵來至。河南爲觀所殺。君豈能獨守。縱使或存。何顏以見朝廷。黯乃開門。納景。景執黯欲斬之。久而見釋。乃遣使馳以敗聞。自來貶削。俊詔不許復來。賁給。即授南豫州刺史。光祿大夫。蕭介諫曰。侯景以直。

拔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未乾。卽還反噬。近之不遠。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受之。正欲比屬國降胡。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受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梁主不能用是時。以鄒陽王範鎮壽陽。景兵新破。未忍移易。故以鄒陽王範鎮合肥。魏人攻懸瓠。懸瓠糧少。羊鴉仁去。懸瓠歸義陽。魏人入懸瓠。更求和親。帝召公卿謀之。張綰朱异咸請許之。景間未之信。乃偽作鄒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方耳。帝從之。復言曰。貞陽人編類纂

卷之三

王

且至侯景夕返。又請娶于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遂懷反計。屬城居人悉占募爲軍士。輒停賣市估及田租。百姓于女悉以配將士。又徵求錦萬匹。爲軍人袍。中領軍朱异議以御府錦署止充頒賞。不容以供邊用。請送青布以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徵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並給之。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合弘。未嘗拒絕。是時貞陽侯淵明遣人奉啟還梁。述魏人請追前好。許放之。還帝亦欲息兵。乃與魏和。景聞之。懼馳啟固諫。帝不從。爾後表疏敗耗。又聞遣徐陵使魏。魏不知

所爲。元真知景異志。累啟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何不少忍。真益懼。奔還建鄴。且以事聞。以真爲始。與太守景又招司州刺史羊鴉仁同。遣鴉仁錄送其使。時鄒陽王範鎮合肥。及鴉仁俱累。敕稱景有異志。朱异曰。侯景數言叛虜。何能爲役。因謂範使曰。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卿並抑不奏。聞景所以奸謀。益果。景又知歸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曰。大王亦當備貳。中被廢黜。景雖不敏。願思立效。正德大喜。許爲內應。二年八月。景遂發兵。反於豫州城內。集其將帥。登檀欒。血是日地大震。於是以誅

人編類纂

卷之三

王

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驥爲辭。九月。景發壽春。聲云游獵。人不覺也。爾鴉都督王貴顯守壽春城。出軍爲向合肥。遂襲破豫州。武帝聞之。遣太子家令上賈率兵三千巡江。遇防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錢降。錢乃勸景曰。急則應機。緩必主禍。若朝廷徐得爲備。遣兵千人。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使錢爲導。是時鎮戍相次啓聞。武帝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綸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所曰。景必無渡江志。遂寢其議。十月。蕭正德先遣大船

數十艘偽載荻實擬濟景至江將渡慮王質爲梗俄而質被追爲丹陽尹無故自追景聞朱之信乃着遣覲之謂使者質若還浙江東樹枝爲驗覲人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采石濟馬數百匹兵八千人都下弗之覺景即分策姑熟遂至慈湖於是郢以宣城王大器爲都督內外諸軍事辛爲軍師將軍以副焉景至朱雀航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青陽來景謂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肯用爲袍米色尚青永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謠肅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虞信人爲類集

孫朗曰景又作木鹽數百攻城城上擲以石皆碎破賊又作尖頭木鹽狀似礮石不能破乃作雉尾炬灌以膏燒盡下焚之賊既不赴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外城內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德萬布相各萬匹女樂二部莊賊乃奔歷陽始言景已棄首景守將棄城走壽陽鐵得入逃奔壽陽十一月景立肅正德爲帝即鶴位景自爲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陷景使將率數百人持長乃夾城門悉擊城內文武保身而出使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初景至都便冒云武帝已宴駕雖城中亦以爲然簡文帝入情有變乃請上與駕巡城乃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譟聲皆鼓譟軍人莫不脅涕百姓乃安景又於城東西各起土山以臨城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舂餽景食而頭常平倉既盡便掠居人爾後米升七八萬錢人相食景議同范桃棒荀食重賞求以卿出三汗水來降以景首應驛遣人夜輪城入資敗活狀簡文以敢主上大說使報統率事定許對河南王錫銀券以與之簡文悉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忍致疑休得傳城洞請納之簡文曰吾

鄆堅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若至賊豈足平今若開門以納桃棒桃棒之意尚且難知一旦傾危悔無及矣桃棒又曰今止將所領五百餘人若至城門自肯脫甲乞朝廷賜客事濟之時保猶侯景簡文見其言愈疑之朱异以手槌胃曰今年社稷去矣俄而桃棒軍人暮伯知告景並烹之至是郢陵王綸等馬步二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分遣萬餘人拒戰綸大破之於愛敬寺下景命具舟石頭將北濟景黨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景乃留朱子仙守壁自將銳卒拒綸陣於覆舟山北與綸相持會景景退還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回軍駿退衆軍前亂遂敗績綸奔京口是日鄆陽世子嗣裴之高至後渚結營于蔡洲景分軍屯南岸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撞車鉤塼車階道車火車並高數丈車至二十輪陳於閭前百道攻城以火焚城東南大樓因火勢以攻城賊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乃退是時景土山成城內土山亦成賊又作蝦蟇車運土石填壘戰士升之樓車四面並至城內飛石碎其車賊積城下賊又掘城東面直城中作迂城形如却月以捍之賊乃還材官將軍朱提降賊因爲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關前

七

柳街並爲洪波矣十二月封山侯正表以鍾離叛附侯景立樹以斷援兵陳衆襲廣陵南兖州刺史荀雍王會理襲破之正表遂降於景是時將軍羊侃卒城中益懼三年正月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徹等皆來赴援鄆陽世子嗣裴之高又濟江並緣淮造柵及旦景方覺乃登樓望之見韋粲營壘未合度兵擊之粲敗景斬粲首狗城下柳仲禮聞粲敗不遑貫甲與數十人赴之遇賊斬首數百仍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乃不敢濟岸郢陵王綸又自東道集于南岸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一

荆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赴援營于洲子崖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衆繼至旣而鄆陽世子嗣裴鴉仁等率衆渡江攻破賊東府城前柵遂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僕同宋子仙緣水西立柵以相拒景食稍盡初援兵至北岸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携幼以候王師纔過淮便覓剽掠掠六金銀郢陵王綸柳仲禮甚於營敵無有關心賊黨有欲自援者聞之咸止賊之始至城中提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旣而中外斷絕南獻計作鴉鴉繫以長繩藏勅於中是時城中圍逼既久朕味蠅絕簡文上麻僅有一肉之膳

軍士糗餼，屬餽食之，殿堂舊多鳩，群聚至是，獲焉。初，宮門之閉，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億萬，並聚德陽堂，魚鹽樵採所取益寡。至是，乃校尚書省爲薪，徹焉，剉以飼馬，盡又食於馬，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醎，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鬻之，雜以肉食，者必病。賊又置毒於水，實於是稍行腫滿之疾，城中疾疫者大半。初，景之未渡江，魏人遺檄極言景反覆，猜忍，又言帝飾智於愚，將爲景欺，至是禍敗之狀皆如所陳。南人咸以爲識，朝野以保景之禍，共尤朱晃，異衡憤發疾卒。帝痛惜，特贈僕射。時景軍亦絀，不能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爲援軍所斷，且聞湘東王下荊州，兵或說景曰：「大軍頻兵已久，攻城不拔，令衆軍雲集，未易可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絕，水若乞和，全師而反，景乃與王偉計，遣任約至城北拜表，僞降以詐。此言云何可信？」既而城中日度簡文，乃請武帝曰：「侯景圍逼，既無勸王之師，今欲便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成。」簡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耻。」白刃交前，流血不顧。上遲回久之，曰：「爾自圖之，無令取笑。」

千載乃聽焉。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清江仍許遣王偉入城爲質，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僕射王克上甲，鄉侯韶與王偉等登壇共盟。右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樞門，與津遙相對，刑牲歃血。南兖州刺史蕭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蕭退率衆三萬至，于馬印州。景慮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率勦聚南岸，勦遣北兵並進江渚苑。景遂運東城米于石頭，食乃足。又啟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燕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特湘東王釋師於鄂州之武城，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恆頓江津，皆淹留不進。既而有勅班師，湘東王欲旋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渡江，童子能斬之，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而退，若何？湘東王不悅，責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六，食于米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王深爲憾。遠因事害之，景既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勸王之初。又聞城中疾疫轉多，當有應之者。既而湘東王等兵又得城中之米，王偉且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請叛，圍守宮闕，已盈計旬，應辱妃主，毀藏宗廟。今日」

將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然之乃表陳武帝十失。日陛下崇飭虛誕。冠圖寶錄以祇惟爲嘉。所以天譴。爲無咎。數演六藝。排擠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爲貨。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爛羊鑄印。朝章邠雅。更始趙倫之化也。聚章誓父。邵陵冠布。石虎之風也。修建浮圖。四民餓餒。卒融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雅與主書參斷。萬幾政以斯成。諸閭豪盛。榮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羣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伏願小德大成。放縱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晏城之虞。則萬姓幸甚。梁主見政惡怒。三月以景達盟。舉降。誠諫。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懷甲者二萬餘人。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疾者十八。九乘城。不滿四千人。卒皆羸懦。橫尸滿路。而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聚妓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駸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仲禮父津登城謂仲禮曰。汝若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爲何。仲禮亦不爲意。梁主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

不忠不孝。賊何由平。南康王會理與羊鵬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爲景所敗。景復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滿飲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助。唐晏。則夜引景衆登城。堅弟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闥入。啟梁主云。城已陷。梁主安臥不動。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劍升殿。拜說武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來至此。又不對。其從者任約代對。又問初渡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帝倪首不言。景出謂人曰。吾常懼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憫。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出見蕭文于永福省。簡文坐與相見。亦無懼色。降而景屯兵西洲。先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成未飲。或將成未絕。景悉令聚而焚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景又矯詔征鎮。牧守各復本位。於是諸援軍並散。邵陵王綸奔會稽。柳仲禮及羊鵬仁等並開營。率賊軍雖外述不屈。而意猶忿憤。景請以朱子仙爲司空。帝曰。調和陰陽。皆在此物。景又請以文。

德主帥鄧仲爲城門校尉。帝曰：「不置此官，簡文重入。」奏帝怒曰：「誰令汝來？」景聞，亦不敢通。後每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懷憂憤。五月，感疾，薨於文德殿。景私不發喪二十餘日。然後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簡文即位。時東揚州刺史蕭太連、豫州吳興太守張嶷、豫州自南陵以上並各據守。景引命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正德怨侯景賣已，密書召鄒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殺之。景愛永安侯確之舅，常與左右。鄒陽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恨未得其便。

八編卷之三

陳文帝本紀

五

鄉還啟家，王勿以確爲念。景與確遊鍾山，確引弓射鳥，因欲射景，斷不發。景覺而殺之。簡文帝綱大寶元年正月，鄒陽王綸自鄒陽進至九江，尋陽王天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至江，夏南平王恪以鄒州讓之，亦不受。乃推綸爲假黃鉞都督，承制。三月，侯景取梁主之女深陽公主，甚愛之。景前簡文機策於樂游苑，飯飲三日，其逆黨咸以妻子自隨。皇太子以下並令走馬射箭，中者賞以金錢及綵。景即與深陽王共擬御牀，南向並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景又召簡文幸西州，簡文御素車，侍衛四百餘人。景衆數

千，浴鐵鼻銜，簡文至西州，景等迎拜。景與其僞儀司李超世等西向坐，深陽王與其母范淑妃東向坐。上聞絃竹，懷然下泣。上乃令景起舞，舞畢，即下。蕭憲泣而歌。上顧淑妃淑妃固辭乃止。景又上禮，遂逼上超舞。酒闌，坐散。上抱景于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至此？』」時江南大饑，江楊獨甚。早蝗相保，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或者塗地。父子攜子共入江湖，或弟兄相要，俱緣山岳，或賣荇花所在，皆營草根木葉爲之粥。殘雖假命，須臾亦終。火山澤其絕粒久者，易兩鵲形，俯伏牀帷，不出戶牖者，莫不衣羅綺，懷金玉。

八編卷之三

陳文帝本紀

上

相交枕藉，待命聽終。東陽人李瞻起兵爲賊，所執送詣建鄴。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刻析心腹，敝出肝腸，瞻正色整容言笑自若。見其膽者，乃如升焉。是時湘東王釋移檄討侯景，鄒陽王範據益城，與江州刺史蕭大心相猜，無復討賊之志。大心築壘稽亭，以備範。市羅不通，範鼓萬之衆，無所得食，多餓死。憤恚而卒。鄒陽王綸大修鐵仗，將討侯景。湘東王釋惡之，遣王僧辯、鮑泉等帥舟師襲之。至鸚鵡洲，綸還其子積，將兵擊之。且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于釋。

釋命進軍，綸乃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他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久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與碩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釋以其世子方諸爲刺史。綸與左右輕舟奔武昌，遣使請薛于齊，據汝南城，魏將楊忠攻破城，執綸殺之，投尸江岸。景又矯詔自加守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簡文大驚，曰：「將軍乃有守宙之號乎？」東昌王會理謀誅王偉事，泄被殺，景稍猜懼，謂簡文欲謀之王偉，因搆扇，遂懷人禍。

仙臺陷郢州，景乘勝西上，號二十萬旗，驅千里江左以來水軍之盛，未有也。次巴陵，王僧辯沈船臥鼓，若將已遁。景遂圍城，釋遣將軍胡僧順大破之，禽其將任鈞。景乃夜遁，還都。左右有泣者，景命斬之。王僧辯乃東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先是，景每出師，戒諸將曰：「若破城邑，淨殺却，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以殺人爲戲耳。百姓雖不從之，八月，景乃廢簡文，幽於永福省，迎豫章王棟卽帝位。元爲天正元年，初，景既平建鄴，便有篡奪志，以四方須定，故未自立。既而

巴陵失律，江郢喪師，猛將外，嚴雄心內沮，便欲速僧大號。又王偉云：「古後業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泰郡馳還，諫曰：「主上神明，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元建固諫，不可。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爲？」景意遂回，欲復帝位。以棟爲太保，王偉固執不可，乃禪位于棟。十月，王偉說侯景弑太宗，以絕衆心。景因使偉弑之，諡曰明帝。景司空劉神茂等以東陽歸順，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尋又矯蕭棟詔，禪位封蕭棟爲淮陰王，幽之。元帝承聖元年三月，王僧辯軍至蕪湖，城主

宵遁。侯子鑒率步騎萬餘人，并引水軍俱進，僧辯逆擊，大破之。景聞之大懼，涕下，覆面引食，臥良久，方起，歎曰：「咄叱咄叱，誤殺乃公。」初，景之爲丞相，居于西川，將卒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齋以酒食，言笑談論，善惡必同。及暮，恒坐內，不出，舊將蕭見而咸有怨心。至是，登烽火樓望西師，大懼。僧辯及諸將遂於石頭西步上連營立柵，至於落星墩，景大恐，遣掘王僧辯父墓，剗棺焚其屍。王僧辯陳霸先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大破之。景與霸先殊死戰，京師百騎棄稍執刀左右不動，衆遂之。

潰景既還敢不敢入宮欲其散兵屯于閣下遂將逃
王偉按劍撫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衛士卒
一戰寧可便走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敗青榮揚名
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來南直渡大江取臺城如反掌
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岸皆乃所親見今
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當復一決仰觀石闕遂
巡嘆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掛馬鞍其百餘騎東
奔王偉遂委臺城竄遁侯子鑒等奔廣陵臺城門開
裴之橫入宮縱兵蹂躪僧辯迎簡文梓宮升於朝堂
三軍縞素踊於哀大會侯瑱裴之橫追賊於東收關
書八萬卷歸江陵杜蒨守臺城都下戶口百遺一二
大航南岸極目無煙老小相扶說出渡淮王琳杜
龔軍人掠之甚於寇賊號呼散於石頭僧辯謂為有
變登城門故亦不禁也僉以王師之臨其於侯景以
是知僧辯之不終初景之圍臺城援軍三十萬兵士
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一
千破任約精甲二萬轉戰而東前無橫摩既而侯瑒
追及景果未陣皆舉幡乞降殺之送于王僧辯景不
能制乃與腹心人數千單騎走推墮二子于水自淹
漬入海景納羊侃之女孫為少妻以其兄鵬為車直

都督待之甚厚隨景東走密圖之景下海欲向蒙山
北走已卯景晝疲鵬與海師云此中何處有蒙山汝
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將走
廣陵鵬拔刀叱海師向京口因謂景曰吾等為王効
力多矣今至于此終無所成欲殺之頭以取富貴景
未及答白刃交下景欲殺水鵬以刀斫之景走入船
中以佩刀決船底鵬以稍刺殺之以鹽內景腹中送
其尸與建康僧辯傳首江陵截手送于齊景尸于
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既而齊魏相高澄悉命
先刺景妻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女以入宮為
婢男三歲者並下蠶室後齊文宣夢獼猴坐御牀乃
並煮景子於鑊其子之在北者鵬馬王偉被擒送至
江陵獄中上五百餘言詩傳通周易有文未湘東上
愛其才欲宥之有族之者言於王曰前日倖作機文
甚佳王求而視之報云項有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
東一目寧為赤縣所歸王大怒釘其舌於柱劍腹斷
而殺之

隋宇文述父子

隋宇文述代郡武川人也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
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虎預若弼

兩軍起丹陽述據石頭以爲聲援陳主既擒而蕭戰蕭嚴據東吳地述領軍計之蕭嚴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於是吳令悉平以功受子化及爲開府徙拜安州總督時晉王肅鎮揚州其善於述奉爲壽州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討於述述曰太子失愛已久大王才能蓋世數經將領主上之與內宮戚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國家大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段素謀有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誦京師與約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共博戲每勝不勝輸所將金寶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賜述今與公爲歡約大驚曰何爲者述因爲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亦從之於是晉王與述情好亦密命述子士及向南陽公主述與九軍至鴨淥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乙文德來詣其官述先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渡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饑色欲疲述策每關便北述一日中七戰皆捷既恃驕勝又內逼羣議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管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

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及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淥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三千七百人帝怒除其名明年又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善臣率兵復臨鴨淥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馳驛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至西進將圍關中述與將軍來護兒屈突通等躡之至關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斬其首傳行在所復從東征至懷遠八編類纂

卷之三
而還突厥之圍雁門也帝大懼述請清道而出來護兒及樊子蓋並固諫帝乃止及圍解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請便道向洛陽自潼門入帝從之尋至東都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宮述於江都遇疾及疾篤帝令中使相望子第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能降臨述流涕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蒙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不破門戶魏氏返命隱其言因說對曰述惟憶陛下耳帝泣然曰述憶我耶將親臨之宮人百寮諫乃止

焉

雲定典與者附會於述初定典女爲太子舅昭訓及舅
廢除名配少府定典先得昭訓明珠絡惟私賂於述
自是數共交游定典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
述述素好著奇炫耀時人定典爲製馬轡於後角上
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幸倂之謂爲許公
缺勢又遇天寒定典日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
乃以製袂頭巾令深袖耳人又學之名爲許公袖勢
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
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敕少府工
人編類器名
卷一百五十二
三三
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爲之求官謂之曰兄所製器仗
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典
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
並成立今欲勸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寧爲難若留
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因賜殺長寧又
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開帝稱
甲仗爲佳述奏並雲定典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十一
年果遷屯衛大將軍又有趙行樞者本太常樂戶家
財億計述謂爲兒受其賂遺稱爲驍勇起家爲折衝
郎將

字文化及述長子也煬帝爲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
臥內累遷至太子僕以受納賀賄再三免官太子嬖
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由此益
驕煬帝卽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煬帝
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
之數月還京師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解髮訖以公
主獻之乃釋并智及並賜述爲奴述死後煬帝追憶
之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將作少監時李密至洛口
煬帝懼置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
羈旅見帝無所還意謀欲叛歸時武育郎將司馬德
八
卷一百五十三
三
猷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卒欲叛未審遣校尉
元武達陰問知情因謀搆逆其所善武貢郎將元禮
直開裴虔通互相扇惑曰聞陛下欲築宮丹陽人人
並謀逃去我欲言之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後事
發當族將如之何虔通曰主上實爾德猷又謂兩人
曰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陰陛下囚其二弟
將盡殺之吾輩家屬在西安得無慮虔通曰正恐旦
暮及誅計無所出德猷曰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
等曰誠如公言因遽相招誘又轉略司史舍人元敏
瓊陽郎將孟景直長許弘仁城門郎廖奉義曹正張

權等日夜聚博，約爲刎頸交，於坐中輒論叛計。又越行權先交智及勳，侍楊士覽者，宇文氏之甥，二人同以告智及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即共見德勸，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初，十二衛武馬，擄掠居人財物，西歸智及曰：「不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勸然之，行權請以化及爲主，約定方告化及，化及性驚怯，初聞之大懼，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勸更誦詐以勸，號果請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所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徧告所識者。」言降下聞號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錫殺之。獨與兩人，肅此舉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其月五日，弘仁等宣布此言，號果遂相告謀反，逾急。德勸知計行，遂以十日總召故人，其夜奉義主閉城門，門皆不下鎗。至夜三更，德勸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曰：「草坊被燒，外人放火，故喧。」言耳，中外隔絕，帝以爲然。孟景普及於城外得下餘人，坊候備武青馬普樂共布兵，捉郭下街巷至五更，德勸投虔通真，以撫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貴，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

進兵排左閣，馳入永巷，問陛下安在，布美人出房指云：「在西閣。」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即爲汝歸。」虔通自勒兵守之。至旦，孟景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懼不能言，人有謂之但低頭據案答曰：「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勸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弑帝於宮中，又執朝臣不同己者數十人及諸王外戚無少長皆害之。唯雷秦宗王子浩，方以爲帝，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化及於是入據六宮，每帳中向南端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破狀，與奉義方諮，良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殺奪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遠遁疲極，三軍始恐。德勸失望，竊謂行權曰：「君大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事將必敗，若何？」行權曰：「廢之何難？」因與其黨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立德勸爲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德勸及支黨，殺之，引兵

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尚書令元文都推起王
侗爲主拜李密爲太尉令擊化及密壁清淇與徐世
勣以烽火相應化及鼓譟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爲宿
所擒送於侗所縛之化及糧盡度永濟渠與密決
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李密又遣使誘掠東郡人吏
責朱粟王軌怒之以城歸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
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畧率領南驍果萬餘人衆童
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
萬北走魏縣張愷謀去之事覺爲化及所殺腹心稍
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討但相聚酣飲奏女樂於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二

三

是歲殺諸侯伯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爲天壽置百官
攻元寶藏於魏州反爲所敗乃東北趨聊城將招萬
海傍諸賊道士及劉濟北徵求餽餽東道沮安王神
通安撫山東神道圍之十餘日不克而還竇建德悉
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貨物許來投附
化及信之與其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擒化及悉
擄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景楊士覽許弘仁等皆
斬之乃以檻車載化及至大匡縣城下數其秋逆并
二千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城公主泉之虜庭士及
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兄好與人羣聚習放鷹

太初以父瑛賜爵襄陽郡公恭淫醜穢無所不爲其
妻長孫氏一而告述述離爲隱而大忿之懷恨之愈
必加鞭笞初士及恃尚主又輕念之惟化及事事皆
護父再三欲殺輒赦免之由是親昵遂勸化及遣人
入蕃私爲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諂智及罪惡而化及
及請命帝因兩釋之述將死抗表言其兇悖必且破
家帝後思述拜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獄逆事皆智
及之謀也化及爲丞相以爲右僕射領十二衛大將
軍及督號封齊王實建德後而斬之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二

三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類集卷之二百六十八

左編

亂類

唐安祿山

安祿山，善州柳城胡也。少孤，隨母嫁虜將安延偃，偃將以歸，國初將軍安道買次男貞節，爲盛州別駕，收養之。年十餘歲，以與其兄及延偃相攜而出，感媿之約，與恩順等並爲兄弟，得依其家。乃冒姓安，及長，性忍多智，善億測人情，通六蕃語，爲互市郎。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呼曰：「公不欲滅人編類集。」

卷之六十八

兩蕃耶何殺我，守珪壯其語，釋之。與史思明俱爲捉生，知山川水泉處，常以五騎擒契丹數十人，守珪異之，稍益其兵，有計，輒赴拔爲偏將。守珪醜其肥，由長不敢飽，困養爲子，擢幽州節度副使。於是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諛媚，多出金諧結。左右爲私恩，利貞入朝，盛言祿山能，乃授營州都督，使青往來陰，以略中其嗜，一口更譽玄宗始才之。天寶元年，以平盧爲節度，祿山爲之使，兼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三年，代裴寬爲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祿山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正員

長官御史中丞饒鴻臚李四載奚契丹殺公主以叛，祿山幸邀功，肆其侵暴。於是兩蕃欲祿山起軍擊契丹，還奏，夢李靖李勣求食於臣，乃謂二將：「北郡其誑，敢言不疑如此。」虜張爲河北黠賊，使言祿山賢，時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進，尊寵間已，乃請顯用蕃將，故帝寵祿山益牢。羣議不能制，卒亂天下。林甫啓之，令見太子不拜，左右撻語之。祿山曰：「臣不識朝廷儀。」太子何官也？帝曰：「吾百歲後付以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歲乃再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爲養兒，帝許之。其拜必先妃，後帝。帝怪之。

卷之六十八

答曰：「蕃人先母後父。」帝大悅，命與楊歸及夫人約爲兄弟。繇是祿山令麾下劉駱各居京師，伺朝廷隙，六載進御史大夫。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禮，惟祿山倚恩入謁，係林甫欲諷寵之，使與王鉞偕。鉞亦位大夫，林甫見鉞，鉞趨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自蹙。折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剗其端。祿山大駭，以爲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林甫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已袍。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駱各每奏事，還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欲優入李龜年爲帝學之，帝以爲樂。」晚益肥，腹緩及

勝者兩肩若挽率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
風帝視其服曰胡服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每
乘驛入朝牛道必易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介
太子曰自古輕坐非人臣當得陛下臨祿山退甚必
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時太平人忘戰帝春
秋高雙鉗錮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網紀大亂祿
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通朝堂龍尾道南北驛
脫久乃去更築壘范陽北號雄武城時兵積銳素同
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爲假子救家奴善弓矢
者數百高單于護真大馬三萬牛半五萬引張通儒
人總纂

卷五十八

三

平洺署幕府以高尚典書記嚴莊掌簿最阿史那承
慶安太清安守忠李歸仁孫孝哲蔡希德牛廷珣高
遷崔乾祐尹子奇武令珣能元暗田承嗣田乾真皆
拔行伍者大將潛遣賈朝行諸道歲輸財百萬至大
會祿山踞重林燎香陳恆珍胡人數百侍左右引見
諸賈陳恆性安巫鼓舞于前以自神陰令羣賈市錦
絲朱紫服數萬局販賣月進牛橐駝鹿狗奇禽異獸
以盡帝心而人不聊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盛開邊
乃結契丹諸酋大置酒奇焉既罷悉斬其首先後殺
數千人獻賊闕下帝不知賜鐵券封郡公餘賊男

東平郡王九歲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賜承寧國爲
駙入朝楊國忠兄弟姊妹迎之新豐給玉食至溫湯
將校皆賜浴帝幸望春宮以符獻俘八千詔賜承
公主池觀爲游燕地徙新第請墨勒召宰相安是日
帝將擊球乃置會命宰相片赴帝側苑中夜鮮會必
賜賜詔上谷郡五鎗許鑄錢又求兼河東遂拜河東
節度使既兼制三邊意登俊男子凡十一帝以處宗
爲大僕射慶緒鴻臚卿慶長秘書監十一我率河東
兵討契丹告矣曰使背盟我將討之爾助我乎矣爲
出使兵二十鄉導至土護真河祿山計曰道雖遠我
人編纂

卷五十八

四

疾趨賊乘其不備破之固矣乃勸人持一繩盡欲縛
契丹晝夜行三百里次天門嶺會雨甚兮施矢脫不
可用祿山督戰急大將何恩德曰下方賊宜少息使
使者盛陳利害以脅賊賊必降祿山怒欲斬以令軍
乃請戰恩德貌類祿山及戰虜衆分注矢邀取之傳
言祿山殺矣矣矣同亦叛來攻祿山營士略盡祿山中
流矢引矣兒數十葉來走山而墜慶緒孫孝哲拔出
之夜走平盧部將史定方以兵盛戰虜解圍去祿山
不得志乃悉兵號二十萬討契丹以報帝聞詔朔方
節度使阿布思以師會布思者九姓首領也傳貌多

權略開元初為默啜所困內屬帝寵之祿山雅忌其才不相下欲襲取之故未請自助布思懼而叛轉人漢北祿山不達祿山師會布思為回紇所掠奔葛邏祿祿山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懼執布思送北廷獻之京師祿山已得布思衆則兵雄愈倍肆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反帝不信是時國忠疑隙已深遂言追還朝以驗厥狀祿山揣得其謀乃馳入謁帝意遂安十三載來調華清宮對帝泣曰臣番人不識文字陛下罷以不次國忠必欲殺臣以耳心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實封千戶奴婢第產禮是詔還鎮又請人為開府儀同三司等使表吉溫自副其軍中有功位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十人祿山之還帝御望春亭以餞斥御服賜之祿山大驚不自安疾驅去至洪門輕輓備流下萬夫挽絙而助日三百里既總開牧因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簿馬牧反狀明白人告言者帝必將與之十四年春正月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千二人代漢將韋元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上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元素曰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殿以賈循呂知誨楊光輔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

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察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麥琳父康山厚路遠盛言庇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未幾麥琳事泄帝託它罪殺之自是始疑然祿山亦懼朝廷圖已每使都主稱疾不出厥衛然後見黜陟使裴士淹行部至范陽旬不見詎而使武士挾引無復臣禮士淹宣詔還不敢言帝路慶宗要宗室女手詔祿山號禮辭疾甚獻馬三千匹驕勒自怡車三百乘乘三士因欲襲京師河南尹達奚珣極言母內驕兵詔可帝賜書曰為卿別治一湯可會十月段侍卿華清宮使至祿山賜琳曰天子安穩否乃送使者別館使還言曰臣幾歲冬十一月及范陽獨與嚴莊高尙阿思那承慶密謀會有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勅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勝榜郡縣以高尙嚴莊為謀主孫孝哲高選張通儒通暉為腹心兵凡十五萬號二十萬師行日六十里先三日合大將置酒觀繪圖起燕至洛山川險易攻守悉具人人賜金帛并授圖使賈循主雷務呂知誨守平盧高秀嚴守大同悉老人叩馬諫祿山使嚴莊好謂曰昔愛國

之危非私也。禮遣之。因下令有沮軍者夷三族。凡七日。反書聞。帝方在華清宮中。針失色。車駕還京師。斬慶宗。賜其妻康成榮義。郡主亦成。下詔切責祿山。許自歸。祿山答書慢甚。臣可惡。賊遣高遵以射生騎二十馳入太原。劫取尹楊光總。殺之以張獻誠守定州。祿山謀逆十餘年。凡降蕃夷皆接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脅制之。所得士釋縛。給湯沐。衣服重譯以達。故蕃夷情偽悉得之。祿山通夷語。躬自慰撫。皆釋俘囚為戰。故其下樂輸。成所戰無前。遂最有謀。勸祿山取李光弼為左司馬。不納。既而悔之。憂見顏色。久而曰。人盡棄我。我獨存。李光弼。字子玉。京兆長安人。少為將。史思明可當之。賊之未反。遵為謀。辟進生口。直取洛陽。無殺光弼。天下當未有知者。賊不從。何十年亦勸賊令高秀巖以三萬兵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見鄭坊使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萬道雲中。取太原。圍弩士萬五千入蒲關。以動關中。勸祿山自將兵五萬略河陽。取洛陽。使蔡希德買備以兵二萬人海。絕海救潘青。以括江龍。則天下無復事矣。祿山弗用。時兵暴起。州縣發官鎧仗皆穿朽。鉅折不可用。延持。不能克。吏皆棄城。匿或自殺。不則就擒。日不絕。北京以聞。上未之信。及聞祿山定。乃召宰相謀之。楊國

忠曰。反者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遇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為然。崇衛皆市井徒。既授甲。不能挽弓。獨劔繁乃登左藏庫。太募兵。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請誦東京開府。募驍勇。上悅。以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以張介然為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使。十二月。以榮王琬為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鎧帑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宦者達令誠監其軍。屯於陝。繩維舟。集糧以結冰。一皆合。進濟。陷靈昌郡。又三日。下陳留。榮陽。取封常清靈昌。及陳留。殺張介然。又殺榮陽太守崔無波。制發朔方河。西。隴右兵赴行營。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祿山遂陷東京。留守李愔。御史中丞盧奕。疾之。封常清帥餘衆至陝。謂高仙芝曰。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趣潼關。修完守備。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未至。關中饑饉。會祿山據東京。見宮闕。專雄銳。情

辭號故兵久不西朝延得爲之備兵亦稍集東平太守吳王祗起兵討賊以永王璿爲山南節度使賴王叔爲劍南節度使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楊國忠大懼遣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俱命在旦暮矣使說貴妃銜上請命於上事遂寢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邊令誠數以事干高仙芝仙芝不從令誠入奏事遂言封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滅糧賜上大怒遣令誠肅勅即軍中新仙芝及常清仙芝曰我遇敵而退臥則宜矣謂我盜滅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大呼稱枉其聲振地遂斬之上以哥舒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丘爲行軍司馬將將火拔歸仁等將部落以從并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良丘良丘又不取專決使王尼禮王驕李承先主步無所統一翰用法嚴而不恤下士卒皆懈弛無鬥志祿山之至葉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來履謀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

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至是將起兵馮虔買深崔安石張通幽等皆預其謀又遣人詣太原尹王承業與相應會從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滋潛告杲卿致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高邀詰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邀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固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矣朔方軍至井方齊進傳微趙魏斷燕薊要害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閩隸之兵難以當山西之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趙郡鉅鹿廣平清河河間景城六郡皆爲國守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郡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買衛城人馬燒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據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謙不時發別將牛潤咨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馬

燒入西山，隱者徐過匿之，得免。祿山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尹子奇屯陳留，欲東谷會南濟太守李麗真、源令張巡等相繼起兵。旬日，衆數萬，子奇至襄邑而還。明年正月，祿山僭稱雄武皇帝，國號燕，建元聖武。子慶緒王晉，慶和王鄭達奚珣爲左相，張通儒爲右相，嚴莊爲御史大夫，署拜百官。果卿使其子果明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選于京師。張通儒泣請曰：「兄陷賊，乞與果明偕行，以救宗族。」果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儒欲自託於王永業，乃救之。而果明更其妻多，自爲功，毀短果卿，別遣使獻之。果卿

入編類纂

卷五十八

十一

起兵，統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奏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果卿告急於永業。永業擁兵不放，果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果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永業使者至京師，拜永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微顏果卿爲衛尉，朝命未至而常山已陷矣。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罰之。二人比氣罵不絕口。顏氏或者三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服者。於是鄴、廣、鉅鹿、趙上等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爲賊守，虛全，誠獨不從。思明等聞之，發兵七千人，李暉遣其子祀清八千人救之。皆爲思明所敗，上

命郭子儀罷關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以定河北。郭子儀薦光弼，以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却之。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大敗之。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以李光弼爲河北節度使，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真卿屯兵逆之，相持於馬。上京動行，任進明屯平原城南。真卿每事咨之，於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真卿不以爲

入編類纂

卷五十八

十一

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拾任意，初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李擇交等從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夏四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遂拔趙郡，還圍博陵。軍恒陽，希德請濟師於賊，賊以二萬騎決滹沱，入博陵，牛延珣發鵠糧等兵萬人來助。思明益強，與光弼戰於千嘉山，光弼收郡十三河南諸郡，皆嚴兵守，潼關不開。祿山懼，欲還，范陽進孫李吉西，或長安，楊國忠問將於左拾遺張鎰及蕭昕，鎰昕所屬，來瑄爲頓川

太平前後破賊甚衆人謂之來唱。鐵平盧軍將劉客奴董奉王玄志同謀殺呂知海遣使踰海與顏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効真卿遣判官以衣糧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顏才十餘歲使詣客奴爲賀朝廷聞之以客奴鎮平盧賜名正臣泰及玄志拜官有差以魏上巨爲河南節度使賊圍南陽太常卿張薦薦王巨有勇畧上徵吳王祗還以巨代之引兵至藍田賊解圍走五月郭子儀李光弼典史思明戰于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召亂莫不切齒王恩禮客奴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曰如

人壽集

卷五十八

七

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募萬人屯蒲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各爲眾賊兵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爲國忠所圖乃表請蒲上軍謀蒲關召乾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虞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尙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

人壽集

卷五十八

七

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備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遛將失機會上以爲然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六月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沮河應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兵既交賊旌旗如欲進者官軍擲不爲滿賊乘高下本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輜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原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砲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後軍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翰獨以麾下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榜收散卒欲復守潼關番將火拔歸仁等執以降賊俱送洛陽祿山以翰爲司空謂歸仁不忠斬之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

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不至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以崔光遠為西京留守遣令臧寧宮閤管鑰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等比六軍厚賜錢帛還開殿馬九百餘匹黎明上御興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國忠請焚之上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匿光遠遣其千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既過使楊國忠即使人焚橋上曰人召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爾高力士撲滅之次千馬見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人編集卷之六 忠孝堂

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清為兒女之戀乎廣平王叔亦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叔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虎馬從太子論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女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免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且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叔俟皆太子之千也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絲十餘萬疋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自是流言始息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倓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眾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二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眾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在及糗糧遂至平涼關監收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帝至河地以崔圓同平章事圓奉表迎車駕是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以相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遣李潛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朝真心以祭安慶宗

換捕百官宮女送洛陽王侯將相見從車駕家賈長
安者謀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
垼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垼爲相自餘朝士皆授
以官於是賊勢大熾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谷
東西格釋二百里官煩散匿行哭將相第家委實貨
不貨寧不逞爭取之累日不能盡又割左藏大盈庫
百司結藏竭乃大其餘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間
財貨盡掠之府縣因株根牽連勾剝苛急百姓愈騷
西脅奔隴南侵江漢北剽河東之半既陷長安賊將
日夜縱酒專以聲色賈賄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

人壽集

卷之八

上

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郭子儀李光
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雷王備守常山劉正臣
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擊敗之帝至普安以房琯同
平章事秋七月太子至平涼朔方雷後杜鴻漸水陸
運使魏少游判官崔漪盧簡李洵相與謀曰平涼散
地非屯兵之所聖武兵食完當若迎太子至此北收
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
也乃使洵奉棧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
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
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以興復之計

新集

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儼禁中飲膳備水陸太子至
悉命撤之至是見鴻漸等上太子陵請還馬嵬之命
不許陵五上太子乃許之秋七月卽位於靈武尊帝
爲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
人事裴冕同平章事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
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
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
上特原之歎曰吾有幸勉朝廷始尊張良婦性巧慧
能得上意從上末朔方良婦每寢常居上前上曰樂
寇非婦大所能良婦曰倉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
人壽集

卷之八

上

可從後逸去至武靈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
封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上皇制以太
子爲兵馬元帥永王璣盛王琦豐王珙分領諸道節
度都使琦珙皆不出關惟琦赴江陵先是四方聞潼
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祿山
遣其將高嵩以勅書綰綽誘河隴將士太震關使郭
英又斬之李泌至靈武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
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殺師以
迎受後德府折衝段秀實護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
而臣子宴然不赴者乎特違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

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慙卽自辛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請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兵七千屬以忠義而遣之上皇至成都從官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常山太守王備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毆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宗仙運迎承恩無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襄陽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將軍若以國家爲念移據常山則洪烈盛烈孰與爲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既陷信都豈能獨人者責其不備乎

上屏象詣洛陽九月史思明明伯趙郡常山以廣平王徵爲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上離用朔方之衆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幽王守禮之子承業爲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輸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性安西兵入授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大吾權何憂制自今改制勅爲詔表蘇解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使預事命李見素房琯崔漢傳國寶及王履諸靈武傳位李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此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國李固請上不許真于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初李林甫爲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看至是勅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房琯爲招討節度使與賊戰于陳濤斜敗績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永王璣反上遣崔漪節度使高適等討之回紇遣葛邏支將兵入援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殺之房性肆爲殘虐諸大將欲有吞決皆囚嚴

莊以見難腹心雅故皆爲仇數郡縣相與殺守將迎王師前後反覆十數城已墟矣肅宗治兵靈武天下目跋首待長安相傳太子西來矣人聞都東走關里至空都畿豪傑殺賊吏自歸者無虛日帳下李籍兒者本辟豎幼事祿山甚謹使爲閹人愈親信祿山腹大垂膝每易衣左右共舉之籍兒爲結帶雖幸清賜浴亦許自隨及老愈肥面隱常瘡既叛不能無志懼至是日復盲俄又得疽疾尤下蹠左右給侍無罪輒或或璽掠訶辱籍兒尤數雖嚴莊親侍時時遺告故二人深怨祿山初慶緒苦騎射未冠爲鴻臚卿賊情

人繼

宋書

三

號嬰段夫人愛其子慶思欲立之慶緒懼不立莊亦疑難作不利已私語慶緒曰君聞大義滅親乎自古固有不得已而爲者慶緒曉曰唯唯又語籍兒曰汝事上罪可數乎不行大事必無日遂與定謀至德二載正月朔祿山朝羣臣劍甚罷是夜莊慶緒持兵尾門籍兒入帳下以大刀斫其腹祿山盲扞佩刀不得振懼呼曰是家賊俄而腹潰于牀卽歿年五十餘思以魏理林下因傳疾甚偃卽立慶緒太子又矯稱祿山傳位慶緒乃僞尊太上皇既襲僞位改載初元年卽縱樂飲酒委政於莊而兄事之先是有星犯

郭掌見素言於帝曰鼎者朝也天選謫見所應在天祿山將滅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衣德禍應在刑鼎金忌火行當火位鼎之昏中乃其時也既歲其月又成其日正月甲寅祿山其殛乎帝曰賊何等或答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在鼎犯以丙申金本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爲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未異還以相尅賊殆爲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及祿山成日月皆驗慶緒以張通儒安守忠等屯長安史思明領范陽鎮恒陽軍牛廷珣屯安陽張志忠成井陘各募兵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人難陽與許遠拒却之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敗走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卒爲安東都護王玄志所誅也二月帝至鳳翔慶緒使思明守范陽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王永璘慶緒走矣初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炆於南陽城中食盡懷疾者相枕籍上遣宦官曹日昇往宣慰聞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沮之惜位不達不過公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以十騎僞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炆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

人繼

宋書

三

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吳扼其衝，遂南復得全。於是廣平王率師東討李嗣業，將前軍郭子儀將中軍，王思禮將後軍，回紇葉護以兵從。張通儒等東兵十萬，陣長安中，賊皆笑，素畏回紇，既合，驚且罷。王分精兵與嗣業合擊之，賊大敗，引而東。通儒棄妻子奔陝郡，王師入長安，思禮清宮，僕固懷恩以回紇南蠻大食兵前驅，王悉師追賊，嚴莊自將兵十萬與通儒合，鉞旗震百餘里，尹子奇已殺張巡，悉衆十萬來并力營陝西，次曲沃，先是回紇傍南山設伏，按軍北嶺，以待莊，大戰新店，以騎挑戰，六遇輒北，王師逐之，入賊壘，賊張兩翼攻之，追兵沒，王師亂，幾不能軍，嗣業馳殊死，回紇自南山繞擊其背，賊驚，遂亂，王師復振，合攻之，殺掠不勝算，賊大敗，自陝屬于洛，莊跳還與慶緒守忠，通儒等劫殘軍走鄆郡，王入洛陽，大陳兵，天津橋僞侍中陳希烈等三百人素服叩頭待罪，王勞曰：「公等脅汙非及也。」天子有詔赦罪，皆復舊官，衆大喜。於是陳雷殺賊將尹子奇，以陣莊妻薛舍，獲嘉給言，承王女詣營，及見王，辭曰：「莊欲降，願得一信。」王與子儀謀，莊若至者，餘黨可論。

而下，乃約莊，賜鐵券，莊乃降，乘驛至京師，肅宗引見，釋其衣，授司農卿。阿史那承慶以其衆三萬奔恒越，或遣范陽，其從慶緒者，漢卒纔千餘，會條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以衆來，那衡治魏，募兵稍集，衆六萬，賊復振，以相州爲成安府，太守爲尹，改元天和，以高尚平洧爲宰相，崔乾祐孫孝哲牛廷玢爲將，以阿史那承慶爲獻城都王，安守忠左威衛大將軍，阿史那從禮左羽林大將軍，然部黨益携，解由是能元結以爲潯陽節度使，高秀巖以河東節度使並納順懷州刺史王曦，其州刺史宇文寬皆背，賊自歸河，北諸軍各嬰城守，賊使蔡希德等以兵攻伯之，戮於市，膾其肉，慶緒懼人之貳，已設壇加載書，歃血與群臣盟，然承慶等十餘人送密款，有詔以承慶爲定襄郡王，守忠左羽林大將軍，歸德郡王從禮順義郡王，蔡希德德州刺史，李廷訓刑州刺史，自潭校等數萬爲國圖賊，而慶緒等治宮室，觀榭，滌池，樓船爲水嬉，長夜飲，通儒等爭權不能一，凡有違白，衆共皆沮之，希德最有謀，剛狷，謀殺慶緒爲內應，通儒以他事斬之，麾下數千皆亡去，希德素得士，舉兵恨歎，慶緒以崔乾祐爲天下兵馬使，權震中外。

梗悍少思士不附是時李銳歸衛山郭子儀遣兵
河陽及河內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十二月上皇還
西京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僞准律皆應
處死李峴以爲賊陷西京天子南越人自逃生此屬
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
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
是堅其附賊之心也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
之於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
等十八人陳希烈七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垼成
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
人希烈案

王師僞却慶緒逐之遇伏而潰慶緒走子儀引軍
驕賊戰怒思嗣賊復敗自是銳兵盡矣因嬰郭自固
使薛嵩以厚幣求救於史思明思明遣李歸仁將兵
萬三千壁滏陽未進而王師固已固聚城濟陞三周
火安陽水灌城城中投而處獲盡易口以食未斗錢
七萬餘一鼠錢數千屑松桐馬屎灌取麥稭灌囊取
芻城中欲降不得賊更以太清代乾祐將於是思明
有衆十三萬三分其軍趨鄴明年營安陽慶緒急乃
遣九清李皇帝聖綬讓思明思明以言示軍中咸呼
萬歲乃約慶緒爲兄弟還其書慶緒大悅王師不利
九節度奔還子儀斷河陽橋度穀水思明進屯鄴南
慶緒收官軍餘饌尚十餘萬石召孝哲謀拒思明諸
將皆曰今日復背史王手通儒前洩皆請自往謝思
明慶緒許諾思明見爲涕泣厚禮遣還三日慶緒未
出思明請慶緒歃血盟不得已以五百騎詣思明軍
先此思明令軍中擐甲待慶緒至再拜伏地謝曰臣
不克負荷棄兩都陷重關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基
師還來臣之罪唯王圖之思明志曰兵利不利亦何
事而爲人子殺父求位非大逆邪吾乃爲太上皇討
賊顧左右率出新之慶緒數日虜萬至萬至進曰慶

繕爲君矣宜賜威乃并四弟益之又誅尚孝哲乾祐
 祿而贈之恩明改葬祿山以王禮僞謚燕刺王祿山
 父子僭位凡三年而滅初祿山陷東京以張萬頃爲
 河南尹士人宗室賴以免者衆肅宗嘉其仁拜濮陽
 太守

父子僭位凡三年而滅初祿山陷東京以張萬頃爲河南尹士人宗室頗以免者衆肅宗嘉其仁拜濮陽

太守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九

左編

亂類

史思明

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驍健，請殺與安祿山共鄉里。少事特進烏知義，以輕騎視賊多所擒，賊通六番譯，亦爲互市。郎頭之，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未至，爲邏騎所困，欲殺之，結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遂以爲然。送至王所，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八編類纂

然疑其使者，卒授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恭將領高者，各聞中國思明欲擒以贖罪，詔王曰：「從我者雖多，足與見天子者，惟高材可。」與至中國，王悅，令高將帳下三百俱，既至平盧，遣謂戎主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爲盜，請備之。」主潛師迎，擒殺其衆，因高以獻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奇其功，表折衝與祿山似爲捉生。天寶初，累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從祿山討契丹，祿山敗，單騎走歸州，殺其下左賢司解，魚承仙自解，思明逃山中，再閱旬，衆散卒得七百，追見祿山平盧，祿山喜握手曰：

計而成矣。今故在，吾何愛？思明語親舊曰：「吾聞進退在時，向早出，隨哥解地下矣。」初，賊先獲信都刺史烏承恩母妻及子從，則思明使從，則論承恩故，承恩遂降。思明與之把臂飲酒，而思明兵尚五萬，騎三千，擊饒陽李系，自燔，以思明兵所屬，縱其下，惟剽淫奪人妻女，以是士最奮。是時，衆河北悉入賊，生人貴產掃地，壯舊負老嬰，則殺之。祿山爲署范陽節度使，始麾下騎纔二千，回羅步曳落阿止二千，既數勝，兵最強，以精卒五萬，昇尹子奇，度河劫海北，以震淮徐，會回紇襲范陽，范陽附不出，子奇乃還救，遂不克。至德二

載，與蔡希德、高秀巖合十萬攻太原，是時李光弼使部將章奉璋以兵守故關，思明攻陷之，奉璋走衆平。思明取攻具山東，奉璋匿士，廣陽攻陷，始爲賊使者，責其後期，斬數人，引衆得還太原，時尤窮，四守，且十月不能拔，而安慶結藥位，賜姓安，名榮國，爵鄉川郡王，賊之陷兩京，常以家亡，載崇府珍寶，貯范陽，如丘阜然。思明兄富強，憫然，驕欲自取之，已而慶緒敗走，湘州殘士三萬，北歸，無所屬，思明擊殺數千人，降之。慶緒知其來，使阿史那承慶安守，忠諫，思明議事，且共圖之，判官耿仁智欲以大誼動賊，請問曰：「昔祿山

方強謹敢不服大夫事之固無非。今天子聰明勇智，有少康宣王風，公誠發使輸誠，無不納。此轉禍入福之秋也。思明曰：善。承慶等未知，以五千騎來。思明介而勞，前謂曰：公等至，士不勝喜。然邊兵素憚使，有威不自安，請弛弓以入。從之。思明遂以承慶守忠，入內聽飲樂之。別令諸將於其所分收其甲仗，其諸郡兵皆給校，恣歸之。欲留者分隸諸營，遂拘承慶斬守忠。李立節之首，李光弼使衙官敬悅招之，遂令衙官實于昂率表以所管兵衆八萬人，及以僞河東節度高秀巖來降。肅宗大悅，封歸義王。范陽長史御史大夫

人編纂事

卷之五

三

小舅先留范陽，思明令省其父，夜私於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便授吾節度矣。牀下二人呼呼而出，以告思明。思明令執之，投其衣囊得朝廷與阿史那承慶鐵券及光弼與承恩之牒云：承慶事了，即付鐵券，不可行之。又得簿書數百紙，皆載先所從反軍將名。思明語之曰：我何負於汝，而至是耶？承恩稱：此太尉光弼之謀也。思明集軍將官吏百姓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州之地，十萬衆之兵，降國家，赤心不負陛下，何至殺臣？因擒殺承恩父子。因李思敬遣使表其事，朝廷又令中使慰諭云：國家與光弼無此事。乃承恩所爲殺之善也。思明曰：公等言是，乃令朕仁智張不矜修表請誅光弼，不然臣請自領兵往太原誅光弼。不矜初以表示思明，及封入函，仁智盡削去之。寫表者密告思明，思明執二人曰：汝等何得負我命？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意欲活之，令召入，復謂曰：爾事我三十年，今日我不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固有一死，須存忠節。今大夫納邪說，判國反，縱延旬月，不如早滅。前速加斧鉞。思明大怒，亂捶殺之。九節度使圍相州急，慶緒間道求收，思明懼王師未敢進，俄而肅軍舉，魏州歸天子。思明乃引兵擊魏，拔之，殺數

萬人乾元二年正月朔築壇備稱大聖周王建元應
天以周鸞爲司馬拔相州却王師殺慶緒并其衆欲
遂西略虞根本未固即留朝義守相州自引還四月
更開號大燕建元順天自稱應天皇帝以朝義爲懷
王號范陽爲燕京洛陽周京長安秦京更以州爲郡
鑄順天得一錢欲邪及藉田聘儒生講制度武上書
言北有兩番西有兩都勝負未可知而爲太平事雖
矣思明不悅遂祠祀上帝是日大風不能郊留子朝
清守幽州使阿史那王向貢張通儒等輔之兵四出
寇河南身出濮陽使令狐彰絕黎陽朝義出白馬周
八編野基 卷五十五 王
萬志自胡良河圍汴州於是節度使許敘冀濮州刺
史董秦等梁浦田神功皆附賊即命叔冀與李祥守
汴州徒秦等家屬平盧使蒲神功下江淮約曰得地
人取貨二爐思明乘勝鼓行西陷洛陽破汝鄭滑三
州圍李光弼河陽不能援使安太清取懷州守之光
弼攻之太清降思明又遣田承嗣擊申光等州王同
芝擊陳許敬缸擊兗鄆薛擊曹上元二年三月思
明以計敗光弼兵於北邙王師棄河陽懷州京師震
恐益兵屯陝州思明遂西使朝義爲先鋒身自安陽
進朝義攻陝敗于姜于狐遂壁永寧思明大怒召

朝義并駱悅許季常將誅而釋之詔曰朝義怯不能
成我事欲追朝義清自副又敕朝義築三角城居經
終日畢未填而思明至怒不如約辭曰士疲少息耳
思明曰汝借士而違我令耶據鞍單填乃去顧曰朝
下陝夕斬是賊朝義懼思明居傳舍令所愛曹將軍
擊刁斗呵衛駱悅等被讓即共說朝義曰向兵敗悅
與王死無目不如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朝義不應悅
曰王誠不忍吾等且歸唐不得事王矣朝義許之令
季常以言勸曹將軍曹將軍畏諸將不敢拒思明愛
優譚寢食常在側優者以其忍恨之是夜思明驚據
八編野基 卷五十五 王
林叱咤受問故答曰我夢翠度渡水鹿死而水乾云
何俄如匱優相謂曰胡命盡矣少選悅以兵人問思
明所在未封輒殺數人其指匿思明知有亂踰垣出
至麾下將乘馬走惶遽下馬于便射其臂墜間難所
起口懷王也思明曰旦日失言室有此然後我太早
使我不得至長安大呼懷王三曰曰我可不也無取殺
父名後監曹將軍曰胡謀我左右反接縛之送柳泉
傳舍縊死思明以魏襄尸乘駝負還東京朝義乃即
位建元顯聖初思明諸子無嫡庶分以少者爲草朝
義孽長子寬厚下多附者及難處除令向貢阿史那

至圖朝清朝清喜田獵，疾虐似思明，淫酗過之，養帳下三千人，皆剽賊輕死，貢始計曰：「關上欲以爲皇太子，且車駕在遠，王宜入侍。」朝清謂然，趨帳下出治裝，貢使壯士入牙城，朝清問其故，或曰：「軍叛矣。」乃擐甲登樓，貢等士陣樓下，朝清自射殺數人，阿史那王軍傷北朝清下被執，與母辛俱死。張通儒不知，引兵戰城數日不克，亦死。貢攝軍事，未幾，王蒙殺之，自爲長史。朝義使人招之至東都，凡胡面者，無長少悉誅，以李懷仙爲幽州節度，當此時，滄陽諸郡人相食，城邑掃墟，又諸將皆祿山舊臣，與思明故輩行，恥爲朝義。

八
新
對
策

卷
之
三
下
卷
第
三
十
一
回

二

從者相疑，則滅可待。帝曰：「善。」命潼關陝戒嚴，師次洛陽，馳兵下懷州。王師部伍靜嚴，賊有懼色。朝義以師十萬距橫水，戰大敗，作賊凡六萬。朝義燒明堂，東奔汴州，僞節度使張獻誠不納，自濮北趨幽州。東都再更亂，英又朝恩等不能戰，軍與回紇縱掠，延鄭汝閭井至無烟，方冽寒，人皆連絛，疏書爲衣，榆賊走至下博，僕固瑒追及之。朝義復敗，河東戍將李竭誠成德，李令崇皆背賊，持角戰至漳水，無舟，諸將勸降，朝義不悅。田承嗣請環車爲營，內女子車中，以輕重次之，伏兵以待。既戰，面卻，王師逐之，爭貴實，賊引奇兵繞出，又伏發。王師卻數十里，朝義遂北。吳州瑒追圍之，閱四旬，賊入，戰八奔，明年正月，開精兵欲決死，承嗣謂朝義不如身將，號銳還幽州，則懷仙爲兵，五萬還戰，聲勢外張，勝可萬全。臣請堅守，承嗣集諸將曰：「吾與公等事燕，下河北百五十餘城，發人家，家焚，人室，廬掠人，王帛壯者死，鋒刃弱者填，詩經：『公門華開。』爲我斷隸，齊姜朱子爲我掃除，今天降室，吾等安所歸？命自古禍福亦不常，能改往修今，兄轉危卽安矣。」旦日，且出降，公等謂何？衆咸曰：「善。」黎明，使人號城上曰：「朝義夜半走矣，胡不追賊？」移未信，承嗣將朝義母

及妻孥詣場壘。於是諸軍率輕兵追之。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閉壁不受。曰：「頃既受命天子，一年之中且降且叛，二三就甚焉。」朝義告饑，抱忠饋于野。朝義飯，軍亦飯。飯已，軍子弟稍稍辭去。朝義流涕，罵承嗣曰：「老奴誤我，去至良鄉，拜思明，東走廣陽，不受謀奔兩番。」懷仙招之，自漁陽回止幽州。經死，置厓間祠下。懷仙斬其首，傳長安。思明父子皆號。凡四年，滅朝義，死部送將士妻口百餘于官。帝曰：「是皆良家子，賜掠至此，命稟食還其親，無所歸者，官爲資遣。」

唐懷恩懷恩

九

懷恩懷恩，鐵勒部人。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衆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別爲蕃州，以懷恩、歌濫拔延爲金微都督，詔爲懷恩氏。再傳懷恩，世襲都督。懷恩善戰，闕安祿山反，從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討賊雲中，破之。敗薛忠義于背渡山，殺七十騎。擒忠義于下馬邑，進會李光弼戰常山。走史思明，肅宗即位，與子儀赴靈武。時同羅部落叛附祿山，北掠朔方。子儀率懷恩迎擊，懷恩子玢戰敗，降虜。已而自援歸，懷恩怒叱斬之。將士股栗皆殊死戰，遂敗其衆。肅宗雖仗朔方之衆，將假蕃兵以張形勢，詔

九

懷恩與燉煌王承寔使回紇請師，回紇聽命。至德二載，從子儀下馮翊、河東，走賊將崔乾祐、張勳，闕破之。賊將安守忠苦戰二日，王師敗績，懷恩至渭水，無舟，抱馬鬣以逃。收散卒還河東，時回紇使葉護帝得以四千騎濟師，南蠻大食等兵亦踵至，帝乃詔廣平王爲元帥，懷恩統回紇兵從王戰香積寺，北賊以一軍伏營中，懷恩引回紇馳掩之，賊斬無遺。既合戰，以回紇夾攻賊，戰酣，脫甲援矛直搗陣，殺十餘人，衆驚靡，亦會李嗣業、盛闕，賊大崩。敗會日暮，懷恩見王曰：「賊必棄城走，願假壯騎二百，持安守忠等致麾下。」王曰：「將軍戰疲，且休矣。」迨明，與將軍謂之，曰：「守忠皆天下驍賊，戰而敗，此大與我，也奈何？」使之復得衆，必爲我進，雖海無逮，下不從，回紇通之。回紇反，還明譯者主守忠等果遁去，又從王破賊於新店，以復兩京有殊功，詔封豐國公。從郭子儀破安太清，下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悉思，闕常爲先鋒，勇冠軍中。乾元二年，拜朔方行營節度使，進封大寧郡王。懷恩爲人雄重，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始居偏裨，意有不合，雖主將必折語其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子儀政寬，能優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仍爲

副從光弼守河陽。敗懷州降安太清。子瑒亦善騎。將兵每深入太清。妻有色。瑒劫致于幕。光弼命歸之。不聽。以卒環守。光弼復馳騎趨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清。懷恩怒曰。公乃為賊殺官卒邪。光弼持法嚴。少假貸。初會軍汜水。朔方將張用濟後至。斬盡下。懷恩心憚。光弼自用濟誅。帝邑邑不樂。及光弼與史思明戰。叩山不用令。以覆王師。帝思其前功。召入為工部尚書。寵以殊禮。代宗立。拜隴右節度使。未行。改朔方行營節度。以副子儀。初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毗伽。可汗又為少子請昏。故以懷恩女妻之。少子立號。呼

人編類集 卷一百九

里可汗。而懷恩女為可敦。寶應元年。帝召兵於回紇。而登里可汗已為史朝義所誘。引眾十萬。盜塞關中。大廣帝遣殿中監藥子昂勞之。可汗因請見懷恩。及其母有詔報可懷恩。還嫌不往。帝賜鐵券手詔。固遣乃行。與可汗會太原。可汗大悅。遂請和。助討朝義。即引兵屯陝州。待師朝於是。雍王以元帥為中軍。拜懷恩同平章事。為之副。乃與回紇左殺為先鋒。時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賊堅壁自固。懷恩陣西原。多張旌旗。使突騎與回紇稍南出。緣賊左兩軍舉旗為應。張哀夫擊之。破賊。壓死者數萬。朝義擁精騎十萬來

援。朝恩令射生五百。橫矢注射。賊多死。而陣堅。不可犯。鎮西節度使馬璘怒曰。事急矣。單騎援旗直進。李兩府賊辟易。大軍乘以人眾。莫不止。朝義敗斬首萬六千級。擒四千餘人。降者三萬。轉戰石橋園老子祠。賊再敗。自相奔竄。死填尚書谷。幾滿。朝義輕騎走。懷恩追取。東都河陽封府庫。無所私。釋賊所署許叔冀等。眾皆按堵。留回紇屯河陽。使瑒及北廷兵馬將高輔成以萬騎逐北。懷恩常壓賊而次。至鄭州。再戰。再捷。賊帥張獻誠以汴州降。下滑州。朝義至衛州。與其黨田承嗣合。有眾四萬。據河以戰。瑒濟師登岸。薄

人編類集 卷一百九

之。賊黨奔潰。進次昌樂。朝義逸。薛嵩李實臣舉相衛深定等九州獻款。朝義至貝相得其黨薛忠義引眾三萬拒瑒於臨清。賊氣盛。瑒勒兵挫其鋒。設三伏以待。賊半渡。伏發。擊之。朝義走。會回紇以輕騎至。瑒卷甲馳之大戰。下博。賊背水陣。師奔擊。賊大崩。積屍蔽流而下。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廷玉克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朝義與田承嗣數挑戰。不勝。臨陣斬偽黨敬崇。朝義懼。率殘眾奔幽州。王師追蹙朝義走平州。自縊死。河北平。懷恩與諸將皆罷兵。郭子儀以懷恩有平定河朔之功。讓位於

懷恩遷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
初帝有詔但取胡義其他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志勳
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効力行伍懷恩自
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
大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為助焉等卒據以為惠云
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內忌懷恩又以其與
回紇親近可汗見襲閉關不敢通使懷恩既父子新
立功舉河朔若拾遺名出諸將道甚而為雲京所拒
大怒表上其狀頻軍汾州使裨將李光進以兵守和
李懷光據晉州張如岳據沁州高暉等十餘人自隨
會監軍駱奉先自雲京所歸雲京已厚結其權因言
懷恩與可汗約反狀明白奉先過懷恩升堂拜母
曰若與我兄弟今何自親雲京然前事勿論自今
母子兄弟如初酒酣懷恩舞奉先厚納以幣為纏頭
綵懷恩未及酬奉先立辭去懷恩即遣左右置其馬
奉先疑同已乘夜遁歸懷恩驚迫與其馬奉先歸具
奏懷恩反狀懷恩亦請誅雲京奉先詔兩解之懷恩
之過譴李抱玉贈以幣馬懷恩答之俄抱玉表懷恩
私有所結廣德初進拜太保賜與一子五品官仍賜
鐵券以名藏太廟高懷凌煙閣又以賜檢校兵部尚

書朔方行營節度使然懷恩快快又性強固不肯為
譏毀屈無以自解乃上書陳情曰臣世本夷人少蒙
上皇驅策祿山之亂臣以偏裨決死靜難仗天威神
克滅強胡恩明繼逆先帝安臣以兵督雪國讐攻城
野戰身先士卒兄弟死於陣子姓沒於軍九族之內
十不一在而存者剝膚益身陛下龍潛時親總師旅
臣事麾下悉臣之愚是時數以微功已為李輔國譏
間幾至毀家陛下即位知臣負謗遂開獨見之明柱
衆多之口拔臣於汧隴任臣以朔方游竟反幹朽骨
再勦前日回紇入塞土人未曉京輔震驚陛下詔臣
至太原勞問許臣一切處置因得與可汗計議分道
用兵收復東都掃蕩燕薊時可汗在洛為魚朝恩猜
阻已失歡心及臣護送回紇雲京閉城不出潛使
竊番夷怨怒彌縫百端乃得返國臣還邠州休息土
馬雲京亦不使一介相聞畏臣効秦故構為飛謗以
起異端陛下不垂明察欲使忠直之臣陷讒邪之黨
臣所為拊心泣血者也然臣之罪有六無所逃生往
者同羅背逆以驍河曲兵連不解臣不顧老母從先
帝於行在募兵討賊同羅奔殄是臣不忠於國罪一
也斬手殄以冷士衆捨天性之愛是臣不忠於國罪

二也二女適嫁爲國和親合從參減是臣不忠於國
罪三也又與子瑒躬履行陣志宰邦家是臣不忠於
國罪四也河北新附諸鎮皆握強兵臣之撫綏反側
時定是臣不忠於國罪五也協和回紇戡定中原二
度復土使陛下勤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罪六也又
有來瑱之誅不暴其罪天下爲疑四方奏請陛下皆
云與驃騎議之可否不出宰相詞言慢皇帝一不爲
嫌且欲其悔過故推心待之詔宰相裴遵慶臨諭詔
旨因察其去就遵慶至懷恩抱其足泣且訴遵慶道
帝所以不疑即勸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諫以
爲嫌懷恩成矣奈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瑒李光弼
乎二臣功高不賞瑒已反詠懷恩乃止欲使一子入
宿衛志誠固止之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慮
洩其交通狀因留不遣即使場攻雲京雲京敗進攻
榆次初帝幸陝頗真卿請奉詔召懷恩至是帝使往
辭曰臣往請行者時也今無及矣帝問故對曰頃陛
下避狄于陝臣見懷恩責以春秋義不奔問官守故
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即宮京邑懷
恩進不勸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然則奈何
曰今言懷恩者獨李雲京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

四人耳自餘咸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子儀舊部由
陛下若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必相率而歸從之子
儀至河中瑒攻榆次未拔遣兵於和責其緩鞭之衆
怒是日偏將焦輝白王等斬其首獻闕下懷恩聞以
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訓汝不浸今衆變禍且
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
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
走靈武稍稍引兵命軍復振帝念舊勲不加罪詔登
其母歸京師厚恤之以壽終又下詔拜懷恩太保兼
中書令大宰相王罷餘官懷恩固惡不能改遂誘吐
蕃十萬入塞豐州守將戰死進掠澤邠祭來塋墓渡
涇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禦之覆其陣懷恩泣曰衆
皆爲我子今反爲人致死於我入侵奉天子儀拒退
之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
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
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
遂將其衆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
聞之自承寺逃歸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
出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衆還涼州果而入志烈迎
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七卒怨其言未

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爲用。志烈奔甘州，爲沙陀所殺。涼州遂陷。永泰元年，帝集天下兵防秋，懷恩誘合諸蕃，號二十萬人寇吐蕃。自北道逼隴臬，搃奉天。任敷都德自東道寇奉先，以窺同州。羌渾奴刺自西道，署整屋。趙鳳翔、京師震駭。詔郭子儀屯涇陽，渾日進、白元光屯奉天，李光進屯靈武，馬璘、李抱玉屯便橋，董奉屯東渭橋，駱奉先、李日越屯整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帝御六軍屯苑中，下詔親征。懷恩至鳴沙，病甚，還死。靈武部曲焚其屍，以葬。部將張詔、徐琳、王不能定其軍，皆前死。范志誠統衆寇涇陽，時諸屯堅壁大雨，溪坎流潰，賊不得進。吐蕃既持久，又與回紇爭長，更相疑莫適先。進因焚廬舍，驅男女數萬去。周智光屯同州，邀戰，澄城破之，收牛馬軍資萬計。回紇乃詣子儀降，請擊吐蕃。自効子儀分兵隨之，破其衆於涇州。任敷走羌，渾請李抱玉降。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不弛甲。凡三年，帝隱忍數下詔，未嘗聲其反。及死，爲之惻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俄而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大曆四年，冊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嫁回紇云。

唐李希烈
李希烈，遼西人也。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戰河北，有勞。及忠臣爲淮西節度使，因署偏裨。忠臣食殘，好色將吏妻子美者，多道淫之。悉以軍政委妹婿，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爲牙將，暴橫甚於其父。希烈素爲衆所服，因衆心怨怒，與大將丁勣等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代宗以希烈爲蔡州刺史，淮西留使。以承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領汴、穎二州，徙鎮汴州。加希烈周平章事，初希烈請討梁崇義，上對朝士，亟稱其忠。勉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後，懷蹇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爲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爲已有上，乃思承平時乘爲河中尹，以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上欲以禁兵送上，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實之外館，迫脅萬方，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畧圍境，所有而去。承治之期，年軍府稍完。希烈留牙將於襄陽，守其所掠財，由是數有使者往來。承亦遣其腹心，臧叔雅往來，辭榮厚，結希烈腹心周魯等，與之陰圖希烈。希烈帥所部兵三萬徙鎮許州，遣所親詣李勉，與謀其襲汴。

州遣使告李勉云、已兼領滑青、欲假道之官、勉爲之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爲之備、希烈竟不至、又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游兵度汴以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時朱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于田悅、客主日益困、樊聞希烈軍勢甚盛、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建元興王、建中四年春正月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元平本河南判官、疎傲好論兵、中書侍郎關

卿口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全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朱與之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真卿出上以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爲東都汝州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營兵萬餘人討希烈又詔諸道共討之曜行至邠城還希烈前鋒將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曜輸之子也希烈使其將封有麟據鄧州則武關梗絕貢獻商旅皆不還詔治上津山勝置郵驛二月以河陽三城懷衛州爲河陽軍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三月江西節度使曹王皐敗希烈將韓霜露于黃梅斬之援黃州時希烈兵柵蔡山陰不同攻皐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循江隨戰去蔡山三百餘里皐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破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皐遂進拔蘄州表伊慎爲刺史王鏐爲江州刺史淮寧都虞候周曾鎮遏兵馬俊王珍押牙姚愬韋清密輸款於李勉希烈遣曹興十將康琳將兵三萬攻哥舒曜至襄城曹等密謀還軍襲希烈李真卿爲節度使使汾懽清爲內應希烈知之遣別將李克誠將驛軍三千大襲曹等殺之并殺汾懽及其黨詔贈曹等官始皐清與曹等約事泄不相引故獨得免清恐終及禍說

希烈請詣朱滔乞師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劉洽希烈聞會有變閉壁數日其黨冠尉氏鄭州者聞之亦逃歸希烈乃上表歸咎於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示悔過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顏真卿於龍興寺刺兩節度使張伯儀與淮寧兵戰于安州官軍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以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其節及俘誠示顏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與人言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爲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希烈志貞請諸營爲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人心始搖加永平宣武河陽都統李勉淮西招討使哥舒曜爲之副九月劉德信及宣武將唐漢臣與淮寧將李克誠戰敗於漣澗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則襄城圍自解遣二將趣許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一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大半漢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游兵剽掠至伊闕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希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涇原兵挾朱泚爲亂上西待奉天師氣熾不能抗城遂陷曜奔東都希烈資糧害乘襄城之捷進攻李勉於汴州驛兵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謂之濕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衆萬餘人奔宋州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爲尚書令兼永平節度使勉上表請罪上謂其使者曰朕獨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五千保襄邑希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勝攻寧陵江淮大震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將兵討李希烈屯盱眙聞朱泚作亂歸廣陵修壘壘塹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館第數十修塙壁起建業抵京岷樓堞相屬以備車駕渡江且自固也少游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泚亦發舟師三千曜武於京江以應之鹽鐵使包信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陳少游以爲賊據長安未期收復欲強取之信不可少游欲殺之信懼匿妻子於菜園中急濟江少游悉收其錢帛信有守財卒三千少游亦奪之信纔與數十人俱至上元復爲韓滉所奪時南方藩鎮各開境自守惟曹王皋數遣使聞

道貢獻李希烈攻通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
荆襄起武關阜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
無阻陳少游遣人言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已令弛備
編戈卷甲伏候指麾又遣使結李納於鄆州朱泚更
國號曰漢改元天皇王武俊田悅李納見奉天赦令
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希烈自恃兵強財富遂謀稱
帝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黨鄭元平
劉平章事以汴州為大梁府分其境內為四節度以
安州為南關遣其將楊峯齊勛陳少游及壽州刺
史張建封建封執峯獨於軍腰斬於市少游聞之駭
懼建封具以少游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
為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壯少誠為
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後之江都
建封遣將守霍丘秋糧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蕲黃
欲斷江路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泚江諸將
誣斬口題少誠入寇曹王臯遣斬州刺史伊慎將金
建封罪之嚴於永安成大破之少誠脫身走斬道
殺劉若乃得前先是包佶泚江至鄂州以表納獻此
表陳少游等賊等皆以游鼓至帝詰其事辭以不知
將禍難端急帝未能制乃曰少游國之守臣取佶之

財防他盜耳庸何錫遠近聞之咸稱帝得其機云少
游聞之果自安不疑尋復內慙上表言所取以贍軍
興請償之而州府殘破不能償乃與腹心吏設法重
稅民皆困之劉洽取汴州得希烈倚起居住書某月
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羞悻發病死希烈以夏
口上流要地使其號將重侍募壯士七千人襲鄂州
刺史李兼僱旗臥葦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
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上以兼為鄂岳沔都團練使
於是希烈東畏曹王臯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
之志矣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蔡州刺史
劉昌以三千人守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請降上許
以澄為汴滑節度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
子八百人戍白馬召澄共攻寧陵澄至石柱使其衆
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剽掠悉收斬之以白
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昌守寧陵凡四十五日不釋
甲韓滉遣其將王棲曜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棲曜以
糧等數千游汴水夜入寧陵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
及其坐帳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希烈
遣其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
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率衆歸國以

澄爲汴滑節度使劉洽遣劉昌與隴西節度使曲瑒等將兵三萬救陳州敗翟崇暉於州西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進攻汴州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趨汴至城北懼怯不敢進劉洽兵至城東希烈守將開門納之明日澄入舍於浚儀兩軍之士日有忿鬪會希烈鄭州守將降於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薛珣爲汴州刺史諸道與淮西連接宜各守封疆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二年正月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三月希烈

入壽州

三五

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使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大將陳仙奇使醫毒殺之始希烈入汴聞參軍實良女美強取之女顧曰慎無成我能滅賊後有寵與賊秘謀能轉養之嘗稱仙奇忠勇可用而妻亦實姓顧如嬖媚者以固其夫希烈許諾乘間往謂仙奇妻曰賊雖多終必敗云何仙奇由是而悟及希烈死子不發喪欲悉誅諸將乃自立未決有獻舍桃者實請分遣仙奇妻聽之因蠟帛九雜果中所謀仙奇大驚率兵謀而入千出徧拜曰請去帝號如酒青故事語已斬之而希烈并妻子七首獻天子屍希

烈於市帝以仙奇忠拜淮西節度使俄爲吳少誠所殺詔贈太子太保實亦死

朱泚

朱泚幽州昌平人父懷珪事安史二賊僞署柳城使泚資壯偉腰腹十圍少推父舊籍軍中與弟涇並爲李懷仙部將輕財好施陰儲凶德朱希彩爲節度使頗委信之大曆七年希彩爲下所殺泚衆方外屯而涇主牙兵乃潛諭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衆因共誅泚推知留後遣使至京師聽命有詔即拜盧龍節度留後俄遷節度使封懷寧郡王泚上書

入壽州

三六

謝遣涇將兵西防秋代宗悅手詔褒美居二年求入朝自幽州首爲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泚倡諸鎮以騎三千身入衛有詔起第以待旣行屬疾或勸還泚曰與吾尸猶至京師泚之來涇操後務稍稍剪落泚牙角泚自知失權爲所賣不得志乃請留京師帝因授涇節度留後乃分防秋兵使各有統河陽永平兵郭子儀王之決勝揚猷兵李抱玉王之淮西鳳翔兵馬璘王之宋潛青兵泚王之進同平章事出屯奉天賜禁中兵以爲龍代李抱玉爲隴西節度副大使仍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德宗立改鎮

鳳翔建中初以李懷光代段秀實兼節度涇原徙屯
原州懷光前督作泚領兵繼進涇士素聞懷光暴相
簡僱劉文喜因劫衆以亂請留秀實又求屬泚詔泚
代懷光文喜合兵二萬乘城使裨將劉海賓入陳事
海賓請假文喜節臣當斬其首帝曰爾誠忠然我節
不可得遣還詔泚懷光攻之帝爲減大官脯醢給軍
文喜猶閉壁求救於吐蕃吐蕃師與泚懷光欲遊別
將韓游瓌曰戎來涇人必受誰肯爲反賊沒身于虜
者少須之俄吐蕃游騎升高招涇人衆曰始吾屬爲
文喜棄節度天子致討則歸罪安能以藉城面爲美
俗乎海賓果與其徒殺文喜入泚軍泚一無所戮由
是涇人德之還屯進拜太尉滔合田悅叛陰遣人與
泚相聞河東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惶懼請死
帝勉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更以張鑑節度鳳翔還
泚京師加實封千戶不朝請中人監第李希烈圍哥
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東
救曜過關下師次涇水京兆尹王翺使吏供軍橋飯
養有無怒不肯食羣謀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
而乃食此庸能將身歸白刃邪今瓊林大盈庫實豐
想尚何往乃羣甲皮囊而鼓帝聞命中人馳往賜

人二練士愈停射中人中人逐走時令言尚論兵禁
中旣上變乃馳至長樂殿還引諸向令言今言
大呼曰引而東當貴可取何失計貴滅族事衆劫令
言以西行帝復遣使者調諭賊已皆通化門殺使者
帝遣普王與學士姜公輔載金銀慰撫賊薄丹鳳門
詔集六軍無至者先是山東河北賊不封禁兵悉東
衛士內空而神策軍使白志貞籍市人隸兵聽其居
肆私取備自入故遠迫皆不至帝出苑北門羽衛總
數千普王前導太子王韋二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
餘騎以從右龍武軍令狐建以數百人殿夜至咸陽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二十八
飯數匕而去賊已嚴扃諸門士人麻衣冒出宰相盧
杞關橋皆踰垣走與劉從一趙贊王翺陸贄等追及
帝咸陽郭曙與童奴數十獵苑中聞譟謂道左帝勞
之懇乞從許之帝思桑道茂之言自咸陽至奉天吏
惶懼謁于門都虞候渾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
裒兵欲擊賊聞乘輿出師家人子弟遂奔奉天於是
人未知帝所在踰三日諸王羣臣稍稍自閭道至初
令言陟五門衛兵不出遂突入含元殿周畔曰天子
出矣今日可共取富貴謀而進掠至春苑入諸宮
人因亂竊入內府盜資寶終夜不絕道路更無掠掠

人嚴兵自孫賊無所屬長不能久以此音在涇有異且失權久唐恩亂乃相謀曰太尉方囚錮若迎之事可濟令言率百餘騎見此偽讓不答留使者飲以觀衆心夜數百騎復往此知不偽乃擁使向關下炬火竟街觀者以萬計舍前殿退六軍光祿卿源休以使回紇還實薄怒朝廷入見此屏人密語發時引符命勸之僭逆勸此禁十城門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爲僭僕潛出休又爲此說誘文武之士使之附此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此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蔣鎮出此墜馬傷足爲此所得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缸以勇畧皆爲時人所重至是皆爲此用鳳翔涇原將張廷芝將數千人救襄城未出潼關聞未此據長安殺其大將潰歸於此此謀反遂定因署休京兆尹判度支忠臣皇城使又以段秀實失軍疑有怨起之委以職秀實與劉海賓憤發挺擊賊忠臣獲此纔破面得死明日大陳旗章金石于廷傳言宗室王監國士庶競往觀此僧卽帝位于宣政殿號大秦建元應天遏太常卿樊系爲冊冊成仰藥死拜令言關內副元

神忠臣休並同平章事光晟等共拜官有差以兄子遂爲太子以涇爲冀王大尉尚書令號太弟帝使高重傑屯梁山禦賊賊將李日月殺之帝拊屍哭盡哀結蒲爲首以葬之此得首亦集羣賊哭曰忠臣也亦用三品葬焉日月銳甚自謂無前乃燒陵廟幽御物帝患之渾瑊伏兵漠谷引數千騎跳攻長安此大驚瑊懼前瑊引卻日月尾追遇伏兵關射日月殺之此使恨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天子負而何事死且晚此自將倡奉天忠臣留守於是城率韓游瓊禦此大賊死者萬計退三里而舍修攻具毀廬舍爲樓車百尺下觀城中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滿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雜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直犯曰漠谷道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援可也餉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此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此可破也此司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

上乃命希全等自漠谷口進果爲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爲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聞其糧重於城下從官相覲失色會劉德信高秉哲自汝州取沙苑馬五百壁昭應戰思子陵西三敗賊次東渭橋出遊奕軍以逼都城忠臣兵數勦請救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爲車至城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四集如雨凡浹日鑿塹圍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備或夜縋出援疏衣供御帝與璵相泣遣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墮及華昌之周布水囊爲都指城東北構木盾蒙革周置之逆衝其下將塞墜帝召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授璵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公馬承倩往有急可參璵俯伏嗚咽帝撫而遣之璵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監城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不支羣臣號天以禱城中矢自擲去被血而戰愈勵雲梁汲隱而陷風逐悉焚賊皆死羣城歡譟然賊負其衆遂作長圍以百弩射城中不及樞坐者三步

城益急帝召羣臣曰朕負宗廟宜固守公等家在賊可先降以完親族衆泣下曰臣等死無二帝亦太息獻獻城圍凡三旬有六日而李懷光以兵五萬敗賊于魯店遂戰城下自辰至昏賊潰帝下觀戰傳詔曰賊衆亦厭赤子勿多殺聞者感誠是夜泚引去初上至奉天詔徵近退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且求攻城宜早脩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及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妻公輔諫曰今宿衛軍塞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畏懼莫敢行金吾將軍吳淑獨請行上悅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踴躍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爲受命館淑於客省尋殺之及泚圍城帝幸柅誌杞所言泚之歸令言方攻具忠臣坊坊圍結人皆厭苦泚悉止之曰攻守我自辦賊常令士馳入回

奉天陷矣百姓相顧泣市無留人臺省吏落藩邸宮一二而已李懷光壁九子澤李晟自白馬津來營東渭橋尚可孤以襄鄆兵五千次藍田駱元光守昭應馬姓使子蒙以兵三千屯中渭橋韋臣家在城者賊猶給奉中人朱重曜爲賊謀曰執其家以招士夫不來者夷之孫知古諺曰陛下以柔服人若夷其妻子是絕嚮化意且義士殺身何顧於家乃止或語此王師欲潛壞京師四隅垣以入此懼令金吾布土於衛吏儲五炬以防夜城隅率百騎建一樓候望非常凡祠房廟廡皆帷甲戒曰軍來則四面擊太倉糧城賊

八編藝集

宋三書元

三三

督吏索觀寺餘米萬斛鞭朴流離士寢飢而神策六軍從行及哥舒曜李晟兵皆家粟不絕或請停給此曰士在外而弱稚絕食則死豈吾心哉卽厚飲居人許季常曰一旦有急請籍中人公侯三千族之貨足矣或謂此陛下既受命而存唐九廟諸陵不空此曰朕嘗北面事唐胡忍此又曰官多缺請擇才授之曾以兵使不得辭此曰強授則人懼但欲仕者與之安能叩戶拜官邪初此之稱帝也兵部侍郎劉通臥病在家此召之不起使將鎮自往說之凡再往知不可誘脅乃歎曰鎮亦忝列曹不能拾生以至於此豈可

復以已之腥臊污漫賢者乎歛歛而返過聞上幸山南搏膺大呼自投於牀不食數日而卒太子少師喬琳從上至藍屋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爲僧匿於仙遊寺此聞之召至長安以爲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此矣奉天所下赦令凡受賊僞官者破賊日悉貸不問官軍密榜諸道此方宿未央涇原上相與謀殺此此知之輒徙他處衆謀亦止光晟與懷光對壁淮西將李希倩請以精兵五百犯之光晟不許曰西軍方強不可輕以取敗日暮兩軍退希倩謂此曰光晟有他志西軍不戰臣請擊之不許請斬

八編藝集

宋三書元

三四

光晟又不許曰彼善將所以不戰蓋知未可也希倩怒曰臣盡心以事君不見信願乞要領歸淮西此許諾以馬十匹錦一百曰以此東歸希倩復入曰臣愚徧罪當死願死軍前此又許之光晟見此曰臣不敢反因再拜此慰勉之官軍壞龍首香積二塢以決其流城中水絕此役數百人治之東出壩水與王師戰大敗奔還閭都門士皆甲以待久乃罷僞宰相李子平請修攻具襲懷光取死中六街大水爲衝車程殺苦甚人不堪又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飲食上下憚恐賊所用唯盧龍神策團練兵而涇原軍驍

不可制會李懷光貳於帝不欲泚平按軍觀望帝欲幸咸陽趙諸將捕賊懷光出醜言乃詔戴休顏守奉天尚可孤守潯上駱元光守渭橋遣守梁州次渭陽太息曰朕此行將有永嘉事乎渾瑊曰臨大難無畏者聖人勇也陛下何言之過懷光遂與泚連和京師知帝益西二叛膠固謂亂且成出受賊官者十八她泚多出金兄事懷光約平關中割地爲隣國故懷光決反泚知懷光反明日即賜詔待以臣禮督其兵入衛懷光悉見欺引其軍東保河中泚數遣人誘涇原馮河清河清不從又結其將田希鑒遂害河清以應

人編纂

卷之九

三五

賊泚即以代河清使結吐蕃李晟等兵寢強士益附而渾瑊又擊破賊將於武亭川斬計萬級晟率渾瑊駢元光尚可孤悉攻賊晟薄光泰門敗賊將李希倩賊棄門哭保曰華晟引軍還居三日復戰大敗之乃分道入姚令言與晟遇十關皆北遂至白華始張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距東渭橋十里密約降於晟晟之入光晟勸泚等出奔故泚挾令言休子平引殘軍而走光晟衛出之因詰晟降泚失道問野人答曰朱太尉耶休曰漢皇帝曰天網恢恢走將安所泚怒欲殺之乃亡去泚至涇州長武城田希鑒拒之泚曰子之

節吾所授奈何拒我火其門希鑒擲節陷中曰歸汝節泚舉軍哭城中人望見子弟亦哭宋膺曰某妻哭新矣衆止哭泚更舍逆旅遣梁廷芬入見希鑒曰公殺一節度唐天子必不容何不納朱公成大事希鑒陰可廷芬出報泚悅廷芬請宰相不得乃不復入泚猶餘范陽卒三千北走驛馬關寧州刺史夏侯英開門陣而待泚不敢入因保彭原西城廷芬與泚腹心朱惟孝夜射泚墜窖中韓旻薛綸等共斬泚使宋膺傳首以獻泚死年四十三令言走涇州休子平走鳳翔皆斬首朱重曜者事泚最親近泚呼爲兄會窮冬大雨泚欲虜變錫殺重曜以王禮葬賊平出其尸膺之李希倩等諸將皆以次夷

人編纂

卷之九

三五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

左編

亂類

唐李懷光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爲朔方部將，以戰多賜姓李。懷光在軍爲都虞候，勇鸞敢誅殺，節度使郭子儀性寬厚，不親軍事，以紀綱委懷光。軍中畏之，德宗罷子儀副元帥，以所部兵分諸將，故懷光爲寧夏晉絳慈恩等州節度使，引衆城長武，據原首，臨涇水，以扼吐蕃。建中初，楊炎欲賊原州，使懷光兼帥涇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七十

原，遂其功。原州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故子儀麾下，皆在懷光右，及處其下，意鬱鬱，懷光因罪誅之。劉文喜因衆懼，遂叛，詔與朱泚討平之。徙朔方節度使，仍領邠寧，時馬燧李抱真討田悅，朱克詔懷光以朔方兵萬五千并力，懷光至魏，未及營，與朱滔等戰，連鏖山，爲賊所敗，悅因決水灌軍，燧等退屯魏縣，與滔等相持，久不戰。帝待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方雨，淖奮風，軍士倍道進，自蕭津絕，荷敗，此軍於醴泉，將抵奉天，前遣裨將張韶以螺船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我相方使也，繼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時帝被圍急，聞之。

喜，即持韶大呼，城上人心乃安。又敗賊於魯店，此解圍去，進加副元帥，中書令。懷光爲人疏而慢，誦言宰相謀議，乖刺度支，賦歛重京兆尹，刻剝軍食，天下之亂，皆由此。吾見上且請誅之，或以告王翊，翊等計懷光有大功，上且訪以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遂告盧杞，杞即說帝曰：「懷光兵威已振，逆賊破膽，若肅勝，可一舉滅賊。今入朝，則必宴勞留連，賊得從容完備，卒難圖也。帝不得其情，因然之。乃勅懷光屯懷橋，督諸將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赴難，爲奸臣限隔，不得朝，頗悲恨去屯咸陽。明日李晟會陳濤斜壁，學朱具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七十

賊大至，晟說懷光曰：「賊保宮苑，攻之良難，今敢難，竊穴與公薄戰，此天以賊賜公也。」懷光曰：「吾馬未秣，士未飯，可速戰哉。」始養吾勇以待之，晟不得已閉壁不出。懷光數暴杞等罪，帝爲貶杞與趙贊，曰：「志貞乃勅奏上所信任，中人翟文秀亦殺之，以慰懷光。」然益自疑，堅壁八旬，不出戰。屢詔使進軍，以何鑒爲解，陰通朱泚。初，崔漢衡使吐蕃求助兵，尚結贊曰：「吾法進軍以本兵大臣爲信，今制書不署懷光，未敢前。」帝乃命翰林學士陸贄詣懷光議事。懷光陳三不可，言吐蕃舍人馬重英陷長安，贊普責其不焚蔡，今其來必肆。

宿志一不可彼云引兵五萬既用其人則同漢士儻
邀我厚賞何以致之二不可虜人雖來義不先用勅
兵自固以觀成敗王師勝則分功敗則圖變倭詐多
端不可信三不可卒不有看又燈籌贊曰爾何能李
晟以爲懷光反狀已明疑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
塞請以裨將趙光範等爲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將兵
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
撫爲名趣諸將進計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
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垂欵行懷光辭益不遜
上猶疑懷光間之與元元年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

八編卷之三

卷之三

三

遣兵馬使李平往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于地
曰聖人疑懷光邪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
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朔方兵馬使張名振當軍
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功
高泰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富貴它人又何益哉我
今日必以死守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盛
故須蓄銳俟時耳懷光大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乃
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之張名振曰乃者言不反
今日叛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引
軍還邠邪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拉殺之

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侯光養以爲子
懷光潛與未就通謀演芬遣其客郤成義詣行在告
之請罷其都統之名成義至奉天告懷光子瑤瑤密
白其父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欲破
我家今日負我死其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
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
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
名而死死其心矣侯光使左右贊食之時部將韓游
瓌將兵衝奉天懷光約令爲變游瓌以聞數日又密
告趣之游瓌又奏之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

八編卷之三

卷之三

四

懷光總諸道兵因敢恃衆爲亂今邠寧有張昕靈武
有竇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
朝臣渭北有寶觀皆守將也陛下以其衆及地授之
專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揮矣
懷光獨立安能爲亂上曰罷懷光兵權若朱泚何對
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
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府兵以數萬借使臣得而
將之足以集事諸道必有仗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
然之懷光又遣將趙升鸞謀于奉天升鸞告潭城曰
懷光遣達奚承使火乾陵使我爲內應以脅衆與城

白發其奸請帝決幸梁州李卜等還言懷光驕慢之狀于是行在始嚴門禁從臣皆密裝以待上將幸梁州山南節度使嚴震聞之遣使請奉天奉迎又遣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盤屋以來迎衛用誠爲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上聞而患之會嚴繼進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請至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勛刻日時而去既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勛與之俱人驛時天寒勛多然葉火于驛外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符以人勛勛集

聞不如緩軍彼怒不過不吾將耳使增給衆曰由此東吾有見糧可食也延寶等引之東縱得大掠而百官遂入駱谷追帝不及遣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懷光乃奪李建徽攝惠元等軍屯好時然其下稍稍携真誠始憚之至是欲逐臣懷光懷光怒告絕益不安乃引兵掠涇陽三原富平遂如河中留張祈守咸陽而懷光將孟涉等擁兵降李晟韓游瓌殺所以郊州歸戴休顏自奉天令千軍曰懷光反乃城守有詔數懷光罪惡敕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勢由加容貸其太尉中書令並空罷免授以太子太保人勛勛集

賜帝曰朔方軍累有功豈以懷光拒命而衆不被恩邪詔所司貯錄錢須事定乃給賊破同州屯軍不得進數爲懷光所岌帝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威名曰著乃拜副元帥與瑊及鎮國駱元光郭寧韓洄環鄆坊唐朝臣會兵進討燧拔絳州諸軍逐圍河中貞元元年八月朔方安將牛名俊斬懷光傳首以獻年五十

七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賜莊第一區

以禮葬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子瑑爲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瑑書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

能制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臣胡人性直不忍下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父

典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久進言非苟求生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爲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瑑至咸陽而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人死

子

地邪及李泌起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瑑也卿至陝誠爲朕招之對曰陛下未李瑑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厚顏無慙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人懷信使懷光肯降臣不敢受况招之手李瑑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懷光死瑑盡殺其弟瑑乃死故懷光無後

宋張邦昌

張邦昌未靜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累官大司成改禮部侍郎首請取崇寧大觀以秦璫應尤株者增製旗物從之宣和元年遷中書侍郎欽宗卽位拜少宰金人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爲質于金以成會璫平仲夜斫金人營幹離不怒責邦昌邦昌對以非出朝廷意詎而康王還金人懷質肅王以行仍命邦昌爲河北路副地使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受割地議不許又請以璽書付海北亦不許時粘罕兵又來侵上書者收邦昌私敵社稷之賊也遂逐邦昌爲中太一宮使罷割地議其冬金人陷京師帝再出郊留者數

宋宣和二年

人

日瑞華壽吳丹嬰儒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爲

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留守孫傳等不奉命表請
立趙氏金人怒復遣升僑促之劫傳等召百官雜議
衆莫敢出聲乃曰今日當勉強應命軍在軍前者一
人適向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衆問金人意所主
齊愈書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
傳張叔夜不署執金人執之置軍中王時雍時爲留
守再集百官前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張之俾范
瑗論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有太學生難之瑗恐沮
衆屬牽折之還歸學舍時雍先看狀以率百官御史
中丞秦翰不書批言請立趙氏宗全且言邦昌當上

人主者從軍

卷之三

九

皇時專事燕游無附權奸靈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
邦昌金人怒執槍升僑持狀赴軍前邦昌人居尚書
省金人趣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
外今欲塗炭一城耶適金人奉冊實至邦昌北向拜
舞受冊即僞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設
位御牀西受賀連閣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連拜
邦昌但東面拱立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駐居節
異姓首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
謀舉義金水門外范瑗許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
後襲殺百餘人捕革并其子皆殺之又擒斬十餘人

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
升僑等欣然鼓舞若以爲有佐命功云金師既還
邦昌降手書赦天下呂好問謂邦昌曰人情歸公者
緣於金人之威耳金人既去能復有今日乎康王居
外久衆所歸心曷不推戴之又謂曰爲今計者當迎
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復保全監察御史馬
伸亦請奉迎康王邦昌從之宗室子松知淮寧府聞
二帝北遷與江淮控制使翁彥國等誓衆登壇獻血
同獎王至康王遣使遷爲大元帥府參議子松又移
書呵斥邦昌使其反正并曉王時雍等辭旨激切邦
昌尋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寶復降手書請元祐皇
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既下中外大說太后始御
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內東門資
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東京既而邦昌亦至
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卽皇帝位綱上書極論
邦昌久與機政握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
而懷之以爲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連金人之既還
方降赦以收恩是宣肆諸市朝以爲亂臣賊子之戒
時黃潛善猶左右之綱又力言邦昌已僭逆理合誅
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免貸責授節度使潭

州安重初邦昌借居內朝華國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推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諸色半臂加邦昌身檢入福寧殿夜歸妾女陳氏以逮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棄與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赦邦昌罪賜死潭州李氏杖香配軍營務時雍秉哲拜偽等先記逮東至是併誅時雍

宋苗傅劉正彥

苗傅上黨人康王建元帥府信德守臣梁楊祖以兵萬人至傅與張俊楊沂中田師中皆隸麾下陸祐太后南渡傅爲統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駐于杭州有劉正彥者不知何許人文法爲然河路經畧使死王事法部曲王淵爲御營都統制正彥歸之淵以法故薦正彥于朝擢御營副都統制淵分精兵三千與之以平劇賊丁進功進武功大夫初正彥討進請劉晏偕行宴本嚴陵人陷遼登第宣和中率衆來歸正彥用晏計易旗幟爲疑兵遂降進晏自通直郎遷朝請郎正彥駐已會將而要獲峻遷由是缺望乃散所賜金帛與將士尋被命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三年三月高宗從王淵議由鎮江幸杭州時諸大將如

入

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分守要害扈衛者獨苗傅先是王淵裝大船十數自維揚來杭杭人相謂曰船所載皆淵乎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初苗傅自負世將有勞以王淵驟得君頗缺望淵既薦正彥復撤取其所予兵正彥執不遣以此怨淵上在維揚入內侍省押班康履願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及幸浙西道經平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爲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連道傅等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邪有中大夫王世偕者爲傅幕賓世偕嘗疾聞宦恣橫爲尚書右丞張微言之微不納世道退爲正彥言之正彥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聞淵入府傅正彥以爲由宦者所薦愈不平遂與世偕及其徒王鈞甫馬柔吉張達等謀先斬淵然後殺內侍鈞甫柔吉皆燕人亦將號赤心軍議已定癸未制以劉光世爲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偕伏兵城北橋下俟淵朝退卽猝下馬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之遂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賴者皆殺正彥既斬淵卽與傅擁兵至行宮北門外衛人出刃以指其軍傅正彥遂陳兵于門下中軍統制吳湛遣人口奏

傳正彥手殺王滿以兵來內前欲奏事上大駭得遣
朱勝非往問之勝非急趨樓上厲聲詰問專殺之由
吳湛引傳所遣使臣入內附奏曰苗傅不負國家止
為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率從官叩內
東門求見請上御接慰諭軍民日將午上步自內殿
登關門百官皆從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元大呼曰
聖駕來傳等見黃蓋舊山呼而拜上憑欄呼傳正彥
問故傳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
者不實內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
至此猶未遠東王滿還賊不戰因交康履乃除極番
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願止作遙郡團練使
臣已將王滿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監
珪曾擇斬之以謝三軍上諭以內侍有過當徹海島
卿可與軍士歸營且日已除傳承宣使御營都統制
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傳曰今日之事盡出臣
意三軍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
官擅權若不斬殿擇歸寨未得上不得已命吳湛執
鞭衛士擒至關門履望上呼曰何傷殺臣遂以付傳
等即樓下腰斬之梟其有與滿首相對上諭傳等傳
等因前出不延語大畧謂上不當即大位將來滿聖

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上命朱勝非使出樓下委曲
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金人議和上許
諾即下詔書恭請隆祐太后垂簾權同聽政傳正彥
聞詔不拜曰自有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
張達曰今日之事當為百姓社稷計浙西安撫司主
管樓宣文字時希孟曰宜率百官死社稷否則從三
徐謂勝非等曰朕當退避但須稟于太后勝非言無
此理中丞顏岐曰若得太后自諭之則無辭矣上乃
令岐入奏又命吳湛諭傳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前
議太后御黑竹輿出立樓前見傳等執政皆從之傳
正彥拜于輿前曰今百姓無主望太后為天下主張
后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
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
事況皇帝聖孝初無失德上為汪伯彥黃潛善所誤
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傳曰臣等已定議豈可猶豫
后曰特依所請太后權同聽政傳等抗言必欲立皇
子后曰皇子方三歲以一婦人垂簾抱三歲兒何以
令天下美狄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傳正彥號哭固請
因呼其衆曰太后既不允吾當受戮作解衣狀后諭

止之傳曰事久不決恐三宰生變顧謂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勝非不能答道顏岐至自帝前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從傳請矣乞太后宣諭后贊不許傳等語言益迫太后退入門上証白以事無可奈何須禪位勝非泣曰臣義當死乞下詔二克帝屏左右語曰當爲後圖事不成死未免勝非曰王鈞前賊腹心也通語臣曰二將忠有餘學不足此可爲後圖耳上卽所御椅子上作詔曰朕自卽位以來強敵侵陵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爲言朕恐其與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德東

本朝集

卷之七

二五

宮可卽皇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庶幾消弭天變慰安人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上書詔已遣人持下宣示二克宣詔畢傳正彥座其軍退勝非又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臣有獨奏事不可形于紙筆者豈可與他人同之欲降旨以時事艱難許臣僚獨對太后曰彼不疑否勝非曰乞旨苗傳始仍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勝非退太后語上曰賴相此人若汪黃未退事已不可收拾矣時順浩爲江東制置使順浩至江寧舍館未定忽奉內禪詔敕遂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退謂其屬官李永遇曰是必

有兵變永遇曰詔詞有畏天順人之語此恐其出於不得已也其子抗侍側曰主上春秋鼎盛豈肯遽遜位于冲幼乎灼知兵變無疑矣順浩卽走人人抗伺賊并寓書於張浚劉光世痛述國家艱難之狀別以片書通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時有自杭州齎傳等檄文至平江者浚讀之慟哭乃決策率兵夜召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告以故令哲盡調浙面騎士以急切防江爲名使湯東野密治財計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俊以兵至平江府俊初屯吳江縣傳等以其兵屬趙哲俊度之鳳翔會統制官辛永宗

本朝集

卷之七

一六

自杭乘小舟至俊軍其言城中事俊諭之曰當請張侍郎求決會俊被省劄召赴行在令將所部入馬盡付趙哲俊披衣起坐頃之湯東野直入俊間知其故浚知上遇俊厚俊屯實可與謀事論東野亟開門納之一軍遂定浚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苗傳等欲危社稷言未訖泣數行下俊亦大哭浚諭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勿令驚動官家浚哽咽首肯移時辛永宗趙哲至浚卽使趙哲馳入張俊軍撫諭且厚犒之人情大悅初二

克請發蹕建康勝非曰動王兵在平江君等難與相

選又起遣使勝非曰未知首長所在宜先遣小使訪之又言張爲兩火故多盜宜改元以厭之勝非以二事奏太后曰二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恐別生事乃始改元明受勝非曰反正事已就緒惟二克謂元請本爲和戎須待遣使然虜兵近在江北若遣使虜知朝廷變必挾此而來以持其事卽害反正臣所召兩使來使之力辭先遣使亦密令留於勤王所矣旣而兩使至平江而後除盧益益辭二克之謀議遂息張浚以職書諭呂頤浩劉光世起兵狀又命使先遣精兵二千親至江前常州州學校教授邵彪見

遂率馮輔素負氣節聞之慷慨請行浚乃遣書二克獎其忠義以慰安之平耶張浚遣馮輔赴行在浚爲咨目具以請主上親總萬務事稟朱勝非及與傅正彥書勉以事當改圖不宜固執初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在淮陽爲粘罕所破走鹽縣收散卒得數千人聞上渡江以海舟遠赴難至是駐常熟張俊聞之馳見張浚喜躍不自持曰世忠之來此事必辦浚與俊更相慶慰卽遣使召之辛道宗謂張浚曰賊萬一遽上入海何以爲計浚乃聲言防遏海寇奏遷宗爲節制司參議官兼量海船以備賊甲午既會擇監珪于嶺南傳追斬釋賊欲以所部代禁衛守磨聖宮又欲遷帝幸徽越張徽勝非曲諭止之馮輔再見傅正彥于軍中從容白之曰轄爲國家而來今已再日志聞將軍之命願一言而決正彥見輔詞色不屈卽與王鈞甫馬柔吉引傅耳語衆諭韓曰張侍郎欲復辟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語甚遜翌日卽遣還張浚書約浚至杭州議呂頤浩以勤王兵發江寧先是張浚三遣劉光世書諭以勤王且遣參議軍事楊可輔至鎮江促之光世不報初傅義郎甄援在城中竊錄明受詔赦及三虎徽書以出至餘杭門爲邏者所

得苗傳命斬之。援笑曰：「將軍方爲宗社立功，奈何斬壯士？傳殺罵且詰其故。」援曰：「今謀國姦臣多散處于外，願將軍之文糾忠義之士，誅漏網以報將軍耳。」傳意解，正彥曰：「此未可信，即使人拘之，屏敝日防禁少緩，援更衣輪檐而出。至是見浚于平江，援說言嘗更衣見唐聖皇帝于別宮上，謂曰：『今日張浚、呂頤浩必起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必竭力相輔，諸令早來，詞旨甚切。浚徐察其意，不復窮問，即遣諸張俊軍。』」後與其將士聞之，皆感動浚，遂令援徧往韓世忠、劉光世諸軍，宣諭援明辯善爲說，誦諸將人人自以爲上。所倚望，感激爭奮，由是士氣甚振。呂頤浩引兵至丹陽，劉光世引部曲來會金部郎中李迥自鎮江馳至，偕行。丙申，韓世忠以所部至平江。初，世忠在常熟，舟中聞張浚遣人來被甲持刃不肯就岸，取浚及親制官張俊所遺書，遣人讀之。世忠乃大哭，舉酒酌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舟中士卒皆奮，世忠見曰：「今日大事已成，世忠與張俊以身任之，願公無憂。」世忠欲即遣兵浚諭之曰：「事不可急投鼠忌器，急則事恐不測，浚已遣馮轡甘言誘賊矣。」賊遣張彥王德聲言難淮，德伺彥醉，并其軍自采石濟江，歸劉光世。彥尋

爲人所殺。戊戌，浚以世忠兵少，分張俊二千益之。平江丁酉，馮轡至平江，張浚得二賊書，率皆不情之語。其中云：「苟可安社稷，利國家，赦生靈，息兵戈，侍等皆聽命焉。」宋吉王鈞甫亦同致書浚，得之，即欲揚親兵至杭，與賊面決。張俊韓世忠皆告以賊知主盟在公，勢必加害，願勿聽。戊戌，韓世忠以所部發平江，張浚大領世忠及張俊兩軍，酒五行，羅世忠與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十里，甲士盡載其上，軍勢甚振。浚慮傳等以爲命易置，仍令世忠偏將張世慶、樓絕、鄧傳止自杭來者悉一之，水中已亥，張浚發遣馮轡入杭，移書傳等，各以福輔使之，改圖先是傳又遣浚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事，非侍郎其孰當之？」請速赴行在，浚報書云：「自古言涉不順，則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宮闈，至於遜位之說，則必其子孫年長且賢，則託以政事，俊之利天下而福蒼生，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伊尹霍光是也，若不然則謂之大逆賊矣。凡爲人臣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其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實有是理也。哉天之所與，孰能廢之？願二公畏天順人，無顧一身利害，借俊事正而或有不測，吾愈於抱。」

不忠不義之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初張發書及所播置事皆託他詞未敢誦言誅之傳等雖聞大集兵猶未深信得此書始信見討奏請誅張以令天下新除拜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韓世忠為定國節度使依前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新除拜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張俊為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二人皆以謀賊內禪詔旨不受張俊託誤故有是命詔新除禮部尚書張俊陰有邪謀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令平江州差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中書舍人李義當制有輕脫募謀之人南與張俊不相通太母忽遣小黃門至廣聖宮白曰張俊早求不得已郴州安置上方嗟美不覺復褒于手初傅得波手書即請紉浚朱勝非沮止之至于五六及是傳等至都堂見勝非且言浚見詔為逆賊所不能堪勝非見其悖甚恐生他變謂之曰罷張兵權而以付呂樞密必無事矣傅意稍解遂有郴州之命初傅正彥日至都堂議事御史中丞鄭戢奏疏帝臣訪聞朝廷日近差除行遣多出御營都副苗傅劉正彥之意以人出入都堂殆無虛日望皆論將帥之臣無以私請與朝政太后出其章示傅正彥

傅正彥銜之及是又請留呂頤浩守金陵張浚不當貶又言浚特以私書與傅正彥往來切磋而為忠義今浚實之是堅天下之疑心以動四方之兵也不報殺遂遣所親奉議郎謝霄變姓名為賈人至平江其言城中事令遲重緩進使賊自遁毋致城中之變浚然之然韓世忠扼秀州張俊前軍在吳江賊氣奪矣是日賊遣苗瑀馬柔吉將赤心隊及王淵舊部曲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師時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總冊卿與統領官陳思恭亦自華亭進發張浚又親作輓兒書云不得驚動二宮聖駕浚書名張俊亦書名奏人營赴管軍左言等八人慮傅等因大軍之入或有他變書皆遲是晚馮轡至臨平馬柔吉見之曰君尚敢來耶昨旦張侍郎有書來詞不委曲二公大怒且發兵出杭矣轡曰張公無他意大率欲歸正故不得不激切柔吉意少解夜二鼓柔吉與轡俱絕人城翌旦與傅等議于軍中浚繆為書遺轡曰浚近發苗都統書論列廣聖皇帝事反復數百言通有客自杭來知二公於朝廷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輕易未議體察否然浚無他也欲此建義大節終歸二公無令他人為之會見望致意傅等初謂有他謀發書無異

調遂大喜，輸由是得免。壬寅，呂頤浩軍行至平江之北，先是頤浩以所部萬人發江寧府，追募得三千人，與俱至平江之北，四十五里，張浚乘輕舟迂之道，遇小舟，得郵筒，屏人發封，乃浚、柳州諭命，蓋賊以浚限截往來文字，故更遣使臣自湖州轉遞，以未浚得之，恐將士觀望不盡力，謬謂曰：「朝廷趣赴行在，為我即日定策。」浚見頤浩，相與對泣，以大計告之。頤浩曰：「事不諧，不過赤族。」浚壯其言，頤浩即召其屬官李承造、千舟中草檄而浚為潤色之。初，苗傅聞韓世忠在秀州，取其妻梁氏及其子保義鄭亮于軍中，以為質。朱勝非聞之，乃好謂傅曰：「今當召太后，招二人慰撫，使報却平江諸人益安矣。」傅許諾。勝非喜曰：「二寇真無能為矣。」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為安國夫人，錫予甚渥。后執其手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有來，敢駕可令速。」苗傅、梁氏馳出都城，過苗圃於堂告之。故羽色動，手自梓其耳。梁氏覺，初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戰而傅等以麻制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有建炎，豈知有明度？新其使，焚其詔，又遣使持麻制投張俊、姚玘，以廷徽、馬麟又說王鈞甫曰：「此事若了，在他入，公何暇過？」苗圃以為然。時傅正彥聞劄。

王兵大集，意整懼呼為韓議復辟，韓知其可動，即見朱時，非曰：「云今因步艱難，當以馬上治之。今日之事，當以潤聖皇帝為主，唐聖皇帝當受聖詔，為大元帥，宜仍舊少主為皇太姪，太后垂簾，張達退謂苗傅曰：「趙氏安而苗氏危矣。」呂頤浩、張浚議遣兵，韓世忠為前軍，張俊以精兵翼之。劉光世親以選卒為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遂以勤王為名，順帝浚傳檄中外，勝非以二將反覆，責世修世修以言過，傳不能答，勝非乃令堂厨具飯，命世修即席間草奏持歸軍中，自老猶稱以上皆書名，勝非進呈太后，極喜曰：「吾責塞矣。」是晚苗傅劉正彥復至都堂，見朱勝非，請詣磨聖宮見上，謝過。上乃賜韓世忠手詔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本為宗社始，終可嘉。卿宜知此意，偏論諸將務為協和，以安國家。傅等退，以手加額曰：「乃知聖天子度量如此。」遂遣杭州兵馬鈐轄張永載持詣世忠，世忠得之，謂永載曰：「主上即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以死決之。」勝非乃率百官生第，一表請上還宮，詔不允。百官上表畢，時已巳刻，上詣御殿，百官起居，上猶未肯入內殿，非再請，遂就西廊撥筵，掖上乘馬，還行宮，都人

夾道焚香。衆情大悅。夜有刺客至浚所。浚見而問之。客曰。僕河北人。粗識書。知逆順。豈爲賊用。願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以姓名。不告而去。翌。日浚取郡囚當死者。說言。刺客斬以徇。已酉。以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傅爲淮西制置使。副都統制劉正彥。副之。庚戌。詔復用建炎年號。淮西制置使苗傅。副使。劉正彥。並加檢校少保。許以所部行。呂頤浩。張浚。次。臨平。苗傅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爲陣。於中流植。木爲鹿角。以梗行舟。謂以旗招引世忠兵出戰。世忠。率將士當面力戰。張浚次之。劉光世。又次之。軍小却。世忠叱其將馬彥溥。揮兵以進。塗停騎。不得馳。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而。不帶幾箭者。必斬之。呂頤浩在軍中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傳正彥遣兵援之。不能進。頤浩等進兵北關。傳正彥見上曰。請設盟誓。兩不相。害。上賜金勞。遣傳正彥退詣都堂。趣賜鐵券。勝非命。所屬檢故事如法製。造是夕。傳正彥引精兵二千人。開湧金門以出。命其徒所在縱火。達夜遁。尚書省檄。諸道捕傳等。世忠俊光世馳入城。至行宮門。闔者以。聞。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光世俊繼至。見于內。

殿上加勞。久之。辛亥。太皇太后撤簾。呂頤浩張浚引。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進。聲觀咸以手加額。班退。勝非。留身乞罷。上曰。何必堅去。勝非曰。國家厄會。君與相。當之。以陛下聖德。尚避位二十餘日。臣實何人。豈可。苟安相職。上曰。卿言有理。朕更思之。勝非頓首謝。頤。浩浚既見上。遂召趙鼎。辛道宗。李承造等俱對。上特。召浚至禁中。謂曰。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適要廉見卿。自庭下進矣。浚惶恐謝上。欲倚浚爲。相。浚辭以晚進。不敢當。是日平冠左將軍韓世忠手。執工部侍郎王世翰。以屬吏并拘其妻子。詔制置使。太極殿。劉光世。勅其始謀以聞。苗傅犯富陽縣。遣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世翰言先伏兵斬王淵。繼殺內官。然後。領兵伏關。脅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實情。哉以聞。詔斬。世翰于市。斬御營中軍統制官吳湛。上以湛佐二叛。爲逆。諭韓世忠使圍之。世忠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執以出。詔戮湛于市。傅犯常山縣。韓世忠請身往。討賊。以世忠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之。世忠入。辭。白上曰。臣當撲滅二賊。未審聖意欲生得之耶。或。函首以獻也。上曰。能殺之足矣。世忠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爲宗社刷耻。傳軍之行也。常以王鈞甫馬。

柔吉將赤心隊爲先鋒去大軍十里而屯時上命諸將以罪止傳兄弟及劉正彥鈞南柔吉張達餘皆罔治赤心軍士聞詔寬大乃叛傳鈞南遂焚河梁以斷其路率赤心之衆降於望望使人受降書未幾其前軍統領官張璽等七人謂鈞南及義斬鈞南及柔吉父子首以降賊黨大懼詔以璽爲翊衛大夫温州觀察使傳等聞韓世忠且至遂引兵趨信上世忠聞之恐其滋蔓閩廣乃自滿城投出以邀之丁亥傳寇滿城縣時王德既殺陳彥章欲與韓世忠相角世忠曰苗劉未平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夜世忠至浦城北四十里與傳正彥遇于漁梁驛正彥屯

八編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漢南跨溪據險設伏相約爲應世忠率諸軍力戰驢日大呼挺矛而入正彥望見失聲曰吾以爲王德乃韓將軍也正彥少却世忠揮兵以進正彥墜馬世忠生擒之盡得其金帛子女傳棄軍遁去是日苗翊率衆出降復用其將孟阜計欲遁之溫台裨將江池聞之殺阜擒翊降于周望傳與苗瑀張達收餘兵入崇安縣喬仲福王德共追盡降其衆傳夜脫身去變姓名爲商人與其愛將張政凶之建陽縣土豪詹標覺而邀之關連數日政知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傳也標

執以告南劍州巡檢呂熙熙以赴福建提點刑獄林杞傳衙政遂言於提者曰某却是苗太尉然今提某却是張則汝功已被張分之矣杞懼政分其功與熙謀使護兵殺政崇安境上自以傳追世忠投之遂擒赴行在

未吳職

吳曦璘之孫初劉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光宗紹熙三年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掌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富爲四川安撫置制使陞璘奏曰臣入蜀后吳挺脫至死

八編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其軍計之四年挺卒密使楊輔等權總其軍以殺吳氏權寧宗初趙汝愚當國亦以吳氏世掌西兵非國家之利命張詔爲興州諸軍都統制代領其軍而以挺子曦爲文臣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景泰元年曦爲殿前副都指揮曦以世守西蜀爲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行賂宰弼規圖帥蜀會韓侂胄謀開邊曦潛高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梃奮何流覽其意力沮之陳自強納賊厚賂陰贊侂胄遂命曦與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政郎朱不棄上侂胄書

謂曠不可主。西師既曠，不報曠。曠至鎮諸副都統制王
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於曠。開禧二年
朝廷議出師，詔曠爲四川宣撫副使，仍知興州。曠便
宣行事，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後謀宣司勢均禮
敵，而曠肯以總計。曠宣司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
之權又歸於曠。未幾，兼陝西河東招撫使，曠反謀益
甚。陰遣客獻關外，成和鳳四州千金，求封爲蜀王。
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開境，不爲異同，使其師東
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素所有，當加封冊一。
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爲犄角，則旄麾所指，
人稱須臾。卷之五十一 三九

關曠退屯置口，舉人陳瓘劾投匭，上書言曠必叛。既
而曠不省。十二月，興州見兩日相摩，金遣使持詔，書金
印至置口，封曠蜀王。曠密受之，金完顏挾合攻鳳州。
程松求援于吳曠，紹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
曠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
書諭松使去，松不知所爲，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
蹂躪。松自興元至趙米倉山而遁，自關州順流至重
慶，以書抵曠。及曠，曠稱曠爲蜀王，曠以札封致。松
望見大恐，疑爲劍，亟奔逃，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
受而棄程出陝西，向掩泣曰：吾今始獲保，願矣。李好
義敗金人於七方關，曠不上其捷，還與州翌日曠召
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室從權濟事，
衆失色。王翼楊駭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
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曠曰：吾意已決，即詣甲仗庫集
兵將官語，故皆稱賀聽命。曠北向受印，三年正月曠
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秦鐵山爲界，
曠乘黃屋左纓，僭王位於興州，即治所爲行宮，稱是
月爲元年。曠既僭位，議行削髮，左衽之令，遣董鎮至
成都治宮殿，將徙居之。曠所統軍七萬，分隸十統帥，
遣將成萬州，泛舟下嘉使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

遣兵扼巫山，得勝羅漢等若，以遇王師。佗嘗聞曠反，或勸不如因而封之，佗嘗納其說。吳覲為曠謀，空收用蜀名士，以繫民心。於是陳威自斃，其髮史火秦塗，其目楊震仲飲藥卒。王翊家拱辰皆不受命。楊修年詹久，中家大西李道傳悉棄官去。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曠，乃陰與曠將張林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內，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棄家，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人，曠不聽。」

不足以此主此，非巨源不足以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等十數人謀誅曠。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按四蜀生靈，但曠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遂巨源與會。」巨源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草詔略曰：「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犬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月甲戌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曠衛兵千餘聞有

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曠賊戶欲逆，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曠頰，反撲貴仆于地。好義急呼王煥斧其腹，曠始縱貴，貴遂祈其首，馳告丙。丙宜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曠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曠黨殺之，衆推丙程宣撫使。巨源程參贊軍事，丙陳曠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空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巨源首及連制法物與曠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曠僭位凡四十一日，金遣兀朮高琪奉冊于曠，未至而曠已誅矣。曠首至臨安，獻于廟社，衆之市三日，詔誅曠妻子家屬徙嶺南。曠父提官爵遷曠

公補廟集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三月楊巨源等謂丙曰：「曠死賊破膽矣，關外四州為蜀要害，蓋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為後患。」丙從之。于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諸將取階成鳳州及大散關，好義進兵次于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攻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飲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宣撫司不許，士氣皆沮。五月好義襲秦州，與女真將木虎高琪戰，敗績。好義還為吳曠將王喜所毒而卒。朝廷應為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

制六月詠吳璘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事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懇功于朝或謂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鞠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典金大義子長橋而敗丙密使人收臣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人殺之忠義之士莫不扼腕流涕

元鐵失

鐵失者當英宗即位之初以翰林學士承旨宣徽院使爲太醫院使有珍珠燕服之賜特授御史大夫仍金虎符忠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英宗嘗御鹿頂殿謂鐵失曰徽政雖奉太后朕視之與諸司同凡簿書宜悉令御史檢覈而又命領左右阿速衛治書侍御史鎖南鐵木迭兒之子也罷爲侍講學士鐵失奏復其職英宗不允英宗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奸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爲耳目曩者鐵木迭兒貪蠹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空籍其家以懲後也又明年三月申命大夫鐵失振舉臺綱詔諭中外旣而御史臺請降旨開言路英宗曰言路何嘗不開但卿等選人未當爾朕知嚮所勅者率因宿怨羅織成獄加以罪遂玷其人終身不得伸監

察御史嘗學人思吉思可任九事未幾以貪墨伏誅若此言路通人當乎否乎時鐵木迭兒既死罪日彰英宗委任拜住爲右丞相振立紀綱修舉廢墜以達賢退不肯爲急務鐵失以姦黨不自安潛蓄異圖秋八月癸亥英宗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見太司廢失亮見宣徽使鎖南典瑞院使脫火赤知樞密院事副使阿散食書樞密院事章台衛王禿滿及諸王月魯鐵木見等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殺左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幄手弑英宗于臥所晉王即位鐵失及其黨皆伏誅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一

左編

諸家方物

西漢李尋

天文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禹鄒寬中同師
寬中等守法師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
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爲星歷除尋爲史
數爲翟奏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
軍厚賜尋是時多災異根補政數虛以問事尋見漢
家有中表既會之氣其意以爲且有洪水爲災乃說

人壽算

卷二

二

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
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照四
海少微處士爲此爲輔故次帝廷次官在後聖人承
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顯而正朝
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
晉泰穆公說議談之言任佐佐之勇身受大辱社稷
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辛伯西域獲
列王追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
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
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

友彊範庶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
月星辰此言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
辰行伍察山川變動參人民歸俗以制法度考禍福
舉錯特逆咎敗將至微兆爲之先見明君恐惡修政
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即著備以待之故社
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
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爲祭大寇之引也此
二者已顯效矣城中說言大木奔天上城朝廷驚駭
女孽入宮此猶未效聞者重以水泉湧溢旁官閭仍
出月太白入京并犯積水缺天漏日數推於極陽之

人壽算

卷二

二

色羽氣乘官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
道盛冬雷電潛龍爲孽繼以隕星流彗雜填上見日
蝕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
水通欲壅滯流甚通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斯故
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猶日月光猶晴雨氣應此皇天
右漢三已也何况致太敗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
士任以大職諸閭草拔繩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
聞者若此之徒皆嫌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通邪
陰湛溺太陽爲主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不當任居
位誠必行之凶災鉅減千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漢治

於陰陽猶鐵炭之低昂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水連
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陰邪之盛
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據周
敵王望可與圖之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卽位召尋待
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傳喜問尋曰聞者水出地動日
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母有所諱尋對曰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與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職
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
卽新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竝進臣尋位
卑銜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未御府久汗玉堂之
人編類纂卷之三
署此得召見云以自效復時見延問誠自以逢不世
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
唯棄須臾之閒宿留聲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探之
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
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大日者衆陽之長
輝光所燭萬里同咎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
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
微不行忠直道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
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
其度驗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

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
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管
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環繞數作本起
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虧小臣不知
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懷哀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
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
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母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
阿乳母甘言楚辭云託諫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
忍良有不得已可謂以公則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
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禁得
人編類纂卷之三
作問者太白正書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執臣聞
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
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茲爲繩墨
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
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人微帝庭揚光輝紀上將近
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
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
臣已不足仗矣星大注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
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
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

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夫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
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
奎婁當以義斷之災或往來以常周歷兩宮作態低
印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官大白發越犯庫兵寇之
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焚或入天門至房
而分欲與焚或爲思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
故廟亂不成也焚或厥施伎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
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
時解其愛因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母
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盛滌濁消蔽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五

積惡母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
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
陛下也政急則出資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
見而爲彗并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
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爲有陛下也宜
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威服欲遠則不達經曰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
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厥陰立逆恐歲小收
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
爵其月土溼與恐後有霜雹之變夫以喜之官而

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
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
然有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
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
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袍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
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
意設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
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發女天地
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六

六

落風通偏黨失綱則湧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
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
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畎畝皆川水漂踊與兩水並
爲民害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
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
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
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
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夫連
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震震五星作
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聞志建威聞

絕私路拔建美傳退不任職以疆本朝夫本疆則特
神折衝本弱則輒殃致凶爲邪謀所陵閣往者淮南
王作謀之時其所親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
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弘
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
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
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
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圍詩曰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
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關於四境殆開之不
外諸類纂 卷之三 七
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
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
過無求備以博聚英儒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
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
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若結舌邪僞並興
外戚顯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官作亂此行事之
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
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宜少抑外親選錄左右
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克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

德保帝位承太宗下至鄧吏從官行能以吳又平
通一義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示天下
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威因致安此其
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士之誅唯願留神反
覆愚臣之言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
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
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
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
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對屢中還黃門侍郎以
尋言且有冰災故拜尋爲騎都尉使護河堤初成帝
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
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
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東平夏賀良容丘丁
廣世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
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
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
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
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
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有
通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

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見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哀帝久廢疾幾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於是制詔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日考終命言大運一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大祖承皇統總百億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卽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人禍難保

九

馬戰戰兢兢唯恐陵夷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大乎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爲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先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史而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爲政不德變異屢見恐懼職寡未知所繇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益漏刻可以永

守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爲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爲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恣態富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萇如典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又解光祿咸一等從後煇郡

東漢郎顗天文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安帝微之對策爲諸儒表後拜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耻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曰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災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

其官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
下不節災火竝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莊修復太學
官殿官府處所構飾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
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廩卹貧
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
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間連日易內
傳曰坎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
冒亂也又曰贊德不用厥異常陰大賢者化之本雲
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
數日寒颼其節水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
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
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伏衆飛候參
察衆政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災或
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與鬼環繞軒轅火情南方夏之
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於惑失行正月三日至
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
道則衆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
真典而今之在位寵託高虛結累鍾之來忘天下之
其棲遲偃仰疲疾自逸覆策穴得賜錢卽復起矣何

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指伏衆陰與致升平其可得
乎今選舉牧守參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
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
愈甚所謂大綱疎小綱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
之作所謂發憤忘食惡惡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
隆非不能面奉也書奏帝復使對尚書讀對七事一
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馭而災火災赫迫近寢殿魂而
雨雲猶將驚動尋官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
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難房別觀本不常居
而皆修繕壯壯營建無已消勞殫厥巨億爲計易內
傳曰人君者後多飾官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
公遭旱釐政自敕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寧
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陽嘉二
年正月十七日戊午微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
時而止丑寅申皆微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願陛下
按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
之飾損苑囿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
而施田即是則景雲降集青眇息矣二事去年以來
乾卦迴轉頻蒙示勅易傳曰有執無貴仗人也實
無執道必無災福爲實消濁爲貌今三公皆令色足

恭引屬內桂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效而靈
溫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占曰日乘則有妖風
日蒙則有地震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
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謂令寬也其後復寒者
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
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以濟元
元宜採納良章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
復阪吟年沙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
動涉歷災門災成戊巳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
月此紛灑之可知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
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饑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
考文皇帝絳袍革屨水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
陛下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四事臣竊見皇
子未立儲官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榮感以去年
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榮感今當在翼
九度冷反在柳三度則不及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
十四日戊辰災感歷典見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
潤渡毗陵轅還軒轅者後宮也災感者至陽之精也
天之使也顯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
凶其遠邇昭然可見禮天子一娶元女嫁慶畢具今室

人寺御勤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
上感皇天故遣災感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
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以理人
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
宮人以達天意故皇胤多天嗣體莫奇方今之禍莫
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可簡出官女聽其嫗嫗
則天自降福子孫子億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
七日巳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起起左足人王井垣
日乃滅春秋日有星孛於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
火爲大辰謂又爲大辰北極又爲大辰所以李一宿
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官也凡中宮無節政教
亂逆威武衰微此三星以應之也謂者白虎其宿主
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食氣爲榮發在
秋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
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歛勿妄繕
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責
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千威建并旗書玉
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
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六事臣竊見今月
十四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

爲虹貫日中、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者也。方今
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
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以悟
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內
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
事、存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
者、則違在中、召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虛已進
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
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蚤
顧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也。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五

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戊
仲十年。詩記歷樞曰、卯酉爲華、政午亥爲革命。神在
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
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雉秘歷、今值困乏、凡九二
困者、衆小人欲共圖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
亨。其唯君子乎。惟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
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尼、卽位之
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
言、子思慮而預防之。臣以爲戊仲已竟、來年入季、文
武去除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蠲

法令、官名稱號與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
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來幽隱、舉方
正、復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
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詒額曰、對云、白虹貫日
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
當大調法、令華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云改舊
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舊何經典、其以
實對額、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
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
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思、秋冬之政、行于春夏、故白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五

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
下執事、刻急所政、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
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舊
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
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諂、各遣子弟、克
塞道路、開長姦門、與致浮僞、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前
書職在機衡、官禁嚴密、私曲之意、竟不得通、偏黨之
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惑、不
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
載、計千歷、改憲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一十

歲五行更用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衣服絳者
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以殷積王
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故易曰易則易
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卒即餘以
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
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
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
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願愚蔽不足以
答聖問顯又上書薦光祿大夫黃琬處士李固并陳
消災之術復條便宜四事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
養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合
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
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靈祲蔽日
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
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
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宜曜日太陽以象人君政
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
無虛作豈獨陛下德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關歟何
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搜引賢能勸求

機衡之奇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為比
者明其不可及關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
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春臣章深留明思二事
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今月九
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
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
豫先王製作樂從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
芽辟除陰害萬物須雷而解養雨而潤故經曰雷以
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
發動於終當震反潛故易傳曰雷雷不雷太陽弱也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七

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雷者號令其德生
養號令而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
欲除災昭社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
黜以安黎元則大皓悅和雷聲乃發三事去年十月
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
在南相離數寸此若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
宮存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範記曰
月行中道穀節應期德澤受福重華雷之直華者謂
歲星在心也於春由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
同今此以陰接陽長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屬

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
東歲星在南是爲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饑也陛下
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具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
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
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
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
爲偶動災變覓人要在責已者令雨可請降水可禱
止則歲無隔拜太平可得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
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

入壽書

卷之三

三

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牧擊纖
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災非
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
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
一穀不登則饑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貨
賈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
災爲其方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
用朝政不改者立春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
望也若政違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
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王

四月京師地震連陷其夏大旱秋饑旱入馬邑城破
代郡兵明年西羌寇亂治皆驚如顛言後復公車徵
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因暴好爲游俠與其同里人
常慕頗名德欲與親善頗不顧以此結怨遂爲禮所
殺

東漢蘇竟天文

蘇竟字伯況扶風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爲博士講
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典
校書拜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憂懼其禍竟終
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

入壽書

卷之三

三

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
弟屯代郡竟病篤以兵屬弟請京師謝罪拜待中數
月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南陽陰縣爲
寇而劉歆兄子襲爲其謀主竟時在南陽與蘇書曉
之曰君執事無恙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
從事出入校定秘書竊自依依未由自遠蓋聞君子
患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愚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
死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
逃趙陳平知項王爲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
也聞君劉穉將屈節北面延岑乃後覺悟橫連養德

先世數子又何以加君處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閒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稼守惡之名乎與君卜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未學醒醉不分而稽論言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兵據土可圖非望或曰聖王未政宜觀時變倚賴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秘經爲漢赤制玄包幽室文隱事明且火德承光雖時必亮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智王氏雖乘間僉見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祇掃滅非其效歟皇天所不顧卿屬憂漢子番者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欺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諸儒或曰今五星失序天時謬錯辰星久而不効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填星繞帶天街歲星不合氐房以爲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卽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爲燕分熒陽是也東海重意迷惑未降熒陽彭寵逆亂據兵王赫新怒命諸將征放熒惑應此意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下新莽末共行算度以至於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

或衰微暗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皆大運滯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說轉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遽度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都也是時月入畢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夫仲夏甲申爲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將惡攘逆流星狀似出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榆出奎而西北行至延來營上散爲數百而滅奎爲毒螫主庫兵此二變郡中及延來士衆所共見也是故延來遂之武當託言發其寶避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兵受歲禍也德在中官刑在水水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廷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易繫之詩求福不同其若是乎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鄰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景帝之悅濟北以不從吳濞之時也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違歸義向善破否繫然可不察歟良賢不能救無命疆柔不能與天爭故天之所

壤人不得支宜富與米李劉君其謀降議仲尼獲獲
墨子連連愛人之善也厚乎救弊非要附祿茅係于
秦豈求報利盡忠得愛之誠慎謹不能已耳又與仲
況書諫之文多不載為是仲況而然連降異字王公
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莊彪並器之是終不食
其功漸樂道衍作記誦篇及文章傳於世年七十卒
於家

東漢張衡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鄉人安帝雅開衡善術學公車
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遂乃研製陰陽妙盡兼
備之正作渾天儀者嘉意并同之其詳明簡而不繁

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歷美元年復造候風地
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
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闢發
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蟻蜂張口承之其牙機
巧制皆隱在尊中環蓋周密密無隙如有地動尊則振
龍翼振柱走而蟻蜂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
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從
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與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
發而地亦震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隴至

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今史官記
地動所從方起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
以妖言備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
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
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災異所由或察
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
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識書識書始出蓋知之
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
之時真或稱識若夏侯勝賈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
所述者無識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
無識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今書竟使鯨埋洪水九
載續用不成鯨則殛死禹乃鯨與而春秋識云共工
理水凡識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識獨以為蚩尤敗
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
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
世其名三輔諸陸世數可知至於國中說于成帝一
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偽之
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識互異三十餘事
諸言識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
篇何為不識明細圖識成于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

藝廊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蓋永元中清河宋景
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王版或者至於棄
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來前世成事以爲誣驗
至於子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間俗以昧執位
情偏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微
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皆猶畫工惡闢大馬
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且收藏
圖識一禁絕之則宋紫無所眩典藉無瑕玷矣後遷
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
宦官懼其毀已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關豎惡終

爲其患遂共議之衡常思國身之事以爲吉凶伺伏

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永和初出爲河
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爲不軌衡
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擒上下
肅然稱爲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
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爲不能有
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
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問七辨巡詰懸圖凡三
十二篇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駘等皆
作東觀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

事會並卒而衡常嘆息欲終成之及爲侍中上疏請
得事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
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
應載其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
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真宜
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著
述多不詳與時人追恨之

梁度季才

天文

度季才江陵人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
玄象梁湘東王繹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景遷中書

郎領太史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牆季

三

才曰泰將人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還都以避
其患俄而江陵覆滅宇文泰一見深加敬禮令參掌
太史曰卿宜盡誠事孤當以富貴相答初荆州覆亡
衣冠士人多沒爲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泰問
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猶神何咎皆
爲賤詩誠竊哀之故贖贖耳泰乃悟曰微君遂失天
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武定二年
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後宇文
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

公宜歸政天子詩老私門護流吟久之曰吾今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自是漸疎及護夷滅閔其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才兩紙盛言緯候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微曰季才其得人臣之禮因賜粟帛還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祕苑宣帝嗣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楊堅爲丞相嘗夜召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得爲算類事乎堅默然久之曰吾今嘗騎虎誠不得下矣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言今月戊戌平旦青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三

氣如樓閣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兩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卽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人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卽是鶯鶯揚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卽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月甲子宜應天受命堅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帝將遷都夜與高頊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奏

臣仰觀玄象游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止於洛陽壯城經今將八百歲冰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爲遷徙計帝愕然謂頊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謂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贊撰靈臺地形等志謂曰天道祕奧指況多途執見不同不欲外人干預此事故令公父子共爲之及書成奏之賜米帛甚優以年老頻求去職優旨每不許會張胃玄歷行及表充言曰景長上以問季才因言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瑞常令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二

三

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子質亦爲太史令楊玄感反煬帝問曰玄感成乎質曰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英惑人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感之卦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

唐嚴善思 天文

嚴善思名撰同州朝邑人以字行父延通儒術該曉圖讖善思傳延業武后時擢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內供奉數言天下事方酷吏橫大獄以善思爲詳審使平活八下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八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

還是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聖曆二年災惑入典鬼后問其占對曰大臣當之是年王及善卒長安中災惑八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東之等起兵誅二張還給事中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啟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關石門治金銀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顯若別攻隧以入其中即往尊葬時神位前定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吉也死事

有不安豈足術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

三元

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爲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充而後嗣損願剖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神龍中遷禮部侍郎表皇后擅政爲社稷憂求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初張王重福徙均州過汝善思爲刺史及謀反僞除禮部尚書重福敗

半關通諭死吏部尚書朱璟戶部郎中李邕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始善思爲御史中書舍人劉允三爲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誦其寃得免戶部尚書王本立見之曰祁奚之救叔向嚴公有之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時稱長者之報後遇赦還開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中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宋胡宿 天文

胡宿毘陵人官至樞密副使宿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宿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于商丘國家乘德而王者也不領于數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袁吏奉祠商丘自宿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宿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艮宮陰生于子而極于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令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不然必有丙盜起于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宿又以爲登萊視京師爲東北易長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盛而動縣

宮入金歲幾何不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遠是
嘉五年正月會務官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辛酉
並祀明年大旱宿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
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祀之失即言宜用迭配如初

全馬貴忠天文

馬貴忠爲司天提點與校書郎高守元奉天象災異
忤旨海陵皆杖之黜貴忠大同判官久之遷司天監
王隆三年三月辛酉朔日當食不食海陵謂貴忠曰
自今凡遇日食皆而奏不須預示內外海陵伐宋開
曰朕欲自將伐宋天道何如貴忠對曰去年十月甲
戌災惑順入太微至屏星留退西出占書災惑常以
十月入太微庭受制主伺無道之國十二月太白晝
見經天占爲兵喪爲不臣爲更主又主有兵兵罷無
兵兵起鎮戎軍地震大風海陵以問貴忠曰伏陰逼
陽所以震也又問曰當震大風何也對曰土失其性
則地震風爲號令人君命令嚴急則有烈風及物之
災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暈珥戴背海陵問近日天
道何如貴忠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
掖門九月廿日有暈端門九日至左掖門出並歷左右
掖門太微爲天子南宮太白兵將之家其占兵入天

子之延海陵曰今將征伐而兵將出入太微正其事
也貴忠又曰當端門而出其占爲受訓歷左右執法
爲受事此當有出使及或爲兵或爲賊海陵曰兵喪
之際小盜固不能無者被害於揚州貴忠之言皆驗

終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臣術同師二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懷學不仕好律曆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乎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解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

正人誠鄉正雖愚爲用若通懷邪知益爲害平昌侯此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爲客時爲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上以未爲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爲客時爲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爲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邪辰爲常事時爲一行辰疏而時精其效

同功必參互觀之然後可知明年地震詔求直言奉上疏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震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體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曆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佐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未首王位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蠲除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

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疎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乃爲平均今左右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巨富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官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爲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墮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

宋伯道是矣唯陛下材察明年四月乙未幸西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爲中上疏曰臣前上五路地震之効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奉奉願復賜聞卒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奉難供以故民困國虛已累年之害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未正乃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政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

三

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繕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庫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賦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詔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治足德流後嗣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吏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以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饑

陛下加之於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溽濕日光屢奪戮此言之報風政者豈可以不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從福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公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國廟有七云東徒欲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

魏管輅雜占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當云家雞野鵝猶尚知跡况在人乎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爲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

我實免安能斷江漢之流爲激石之澆樂與季主論
道不欲與漁父同鼎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焉兄弟
順愛士友皆仁和餐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脫亦服
焉父爲瑯琊卽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
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漏布筆辭義斐然于時貴上有
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瑯琊太守
韋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變之偶欲卽見輅父卽遣
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于
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旣年少膽未堅剛若
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之子春

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
欲與輅爲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
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書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
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
神之情也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爲易邪於是偶
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
籍多發天然子春及東土互共攻劫論難蜂起而輅
人人對答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衆
人曰此年少盛有材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獵
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猷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

化之數不徒有言也

晉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郭公者客居河東精
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晉書中書九卷與之由是
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
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
而爲火所焚意懷之際河東先提璞焚之投策而歎
曰嗟乎無黎將湮於異魏桑梓其剪焉龍荒乎於是
潛結姻親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
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

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起出曰君能活吾
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
有丘林廟社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
此馬活矣果如其言得一物似猿持歸此物見馬死
便嘯吸其鼻噴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
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
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宴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
爲占曰數康不之信璞將促還去之愛主人婢無由
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至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
以數千圓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

衆不宜言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因令人賤買此婢復爲奸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明帝之在東宮與溫嶠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常誠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以自解有曰支離其神憔悴其形形廢則神正跡粗而名生體全者爲儀至獨者不爲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灰心而形道不外累而智喪無若兀而實寂無江湖而放浪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臣去春啟事以園囿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報以滌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怨陽若雨之災崩震薄饑之變狂役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聞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欲有擢妄者咎微漸成臣喜惡之頃者以來使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因擾生亂者多小人愚瞋共相煽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

虞按洪範傳君追虧則日蝕人情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伐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需基黔首顙顙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籌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敎法以肅理宜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祿祥必臻矣疏奏納焉即大赦改年時豐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往各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詔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於宮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爲妖異然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俱給安處臣聞爲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惑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按周禮齊服怪人不入宮况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肄之堂審通歲省之側塵黜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悖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爲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爲妖姦詐妄者則當投畀裔土不宜令發近紫闥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

爲國作責則當克已修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
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爲陰陽間既變化萬端亦
是狐狸魍魎憑陵作惡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
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
崩谷因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十葬地於暨陽去水百
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
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未莽主教起璞爲記至恭軍是
時諷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教所重未幾而
沒璞哭之哀甚呼其子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
而教作難時明帝卽位踰年未改號而榮惡守房璞

八編纂

卷之二十一

上

晉休歸帝乃遣使齎手詔問璞會暨陽璞復上言曰
亦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璞嘗爲人葬帝微服
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因此法當試族主人曰
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
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
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
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秋彝後因醉
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醢
璞見彝極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
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誑答璞終嬰王教

之禍亦死鑿嶠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使亮使
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已之吉凶璞曰大吉
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
令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爲是舉事有
姓崇者樸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
固疑璞之勸嶠亮又問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
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佐武昌壽
不可測敦大怒曰卿書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
敦璞詣南崗斬之

晉載洋

八編纂

卷之二十一

上

戴洋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一遍病歿五日而蘇說死
骨天使其爲酒藏吏授符籙給吏從櫛屨將上蓬萊
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還歸逢一老父
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元
帝將登阼使洋擇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丙
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一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
月反國范蠡禱在陽之前當主盡出上下盡空德將
出游刑人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以雖當
時逃媚實懷怨憤蓋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人宮
今大王內無含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

何爲追越王去國留缺故事邪乃從之及祖約代兄鎮護請洋爲中典軍還督護永昌元年四月蜀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難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爲妖白約收洋什刺奸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擊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知風角非有宿嫌振往時垂餓死洋奏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即厚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三日石勒騎果到難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北北要路賊必收約竟不追賊乃掠城父婦女歸重而去特曾延求追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傷奔歸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約表洋爲下邑長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嬰梁城峻嶮約欲討之而未決洋曰賊以八月辛酉日反日辰俱壬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難北乘德伐刑賊破亡又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難在東南雷在軍前爲軍驅除昔吳伐闔閭天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剋約從之果平梁城太寧三年

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殺壽陽及王敦作逆約同共勝賊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爲主應者爲客辰星若出太白爲主辰星爲客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衆同合肥讎而敦死衆敗遂往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常有軍事難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約不從豫士遂陷於賊咸和元年春約南行佃遇大雷廬西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夏汝南人反執約兄子濟送於石勒約府地忽赤如丹洋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光亢當有下犯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其日西南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敗還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逃其家遷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咸和初日軍在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爲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至二年五月大風雷雨西北來城內晦暝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依近直受下賊貪昔秦

有此變卒致亂以約大怒收洋紫之遺部將李舉將兵到廬江其眾盡散約召洋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牛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約欲東向歷陽其眾不樂東下皆叛約知約姊及嫂奔於石勒約到歷陽祖渙問洋曰君嘗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果如君言今在歷陽可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氣候何如洋曰此當復有反者臺下來年三月當太平江州當大喪後南方復有軍事去此千里尋而牽羈叛約約率所親將家屬奔於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溫嶠平郭默據淦口以叛後勒誅約及親屬盡皆如洋言約既敗洋往尋陽時劉胤鎮尋陽離間洋曰我病當差不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為白獸在上為客星在下為害氣年與命并必自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客胤曰我當辭職將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當作江州不得辭職胤曰溫公不獲還邪洋曰溫公雖遣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時颶風從東來入胤兒船申酉過狀如匹練表五六丈洋曰風從咸池下來攝提下去咸池

為乃兵大殺為死喪到甲子日申時府內大聚骨埋之獵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也獵架府東門洋又曰東為天牢牢下開門憂天獄至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歲近可開門以五十人備守并以百人備東止寅上以却客氣胤不從二十四日壬辰胤遂為郭默所害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為參軍將隨宣往襄陽太尉陶侃留之住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十一月焚惑守昴昂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趙之分野石勒遂死焚惑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黃道未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逆行還鉤繞畢向昴如人攝提其二卷之三

畢為邊兵主胡火故置天弓以射之焚惑逆行司無德之國石勒死是也勒之餘燼已自殘害今年官與太歲太陰三合癸巳癸巳為北方北方當受災歲鎮二星共合翼軫從于及已徘徊六年刑楚之分歲鎮所守其下國昌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角亢角亢鄭之分歲星殺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順之者昌逆之者凶石季龍若與兵東南南北其死會也官若應天伐刑徑據宋鄭則無敵矣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侃志在中原聞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侃薨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

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尋有大鹿向西城門。洋曰：野獸向城，主人將去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歎曰：此與前白氣同時亮。欲西鎮石城，或開洋此西足當欲東，不洋曰：不當也。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人字，數不及九，管兵用壬寅來上。創立官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郢城，九月洋言於亮曰：人福類集。

卷之三

五

日毛豫州今年受死，昨朝大霧晏風，當有怨賊報仇。攻圍諸侯，誠宜遠偵，選實問嘗在何時。答曰：五十月內其夕。又曰：九月建成，朱雀飛驚，征軍還歸，乘戴火光，天示有信，災發東房，葉落歸本，慮有後患。明日又曰：昨夜火殃非國禍，今年架屋致使君病，可因燒屋移家南渡，無嫌也。寶即遣兒婦還武昌，尋傳賊當來攻城。洋曰：十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子為君支為臣。丁為征，西府亥為郢城，功曹為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必來，實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午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為貴人加丁下，尅上有空亡。

之事不敢進武昌也。鐵果陷郢城而去，亮問洋曰：故當不失石城否。洋曰：賊從安陸向石城，通太白當作身，無所慮。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己亥已為天下亥，為戎胡石虎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否。洋曰：恨晚，猶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為此鬼所祟。亮曰：有之。若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康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人福類集。

卷之三

五

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為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晉顧愷之書：顧愷之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為自蒼生以來未有之有也。俗傳謂之三絕：畫絕、痴絕、才絕。愷之每畫必成，或數年不點目，精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每重稻康四言詩，因為之圖，常云：手揮五弦，目送歸鴻，難書圖，張楷象類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鯉象，在石巖裡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脫仲堪有目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

子飛白梯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然之
愷之建層樓爲書所疾風暴雨烈暑祁寒並不下筆
炎涼皆過天地明朗時乃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
金陵瓦棺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利注疏其時
士大夫無有過十萬者既至愷之利注一百萬愷之
素貧時以爲大言僧後寺成一勾疏愷之曰宜置一
壁遂開戶往來一百餘日書進摩一軀工畢將點時
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可五
萬第三日可在側責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咽
俄而果百萬錢也

八編類錄

卷之三

二

張僧繇

張僧繇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即
飛去人以爲妄誕因點其一須臾雷震破壁一龍乘
雲上天一龍不點目者在唐開立本見僧繇江陵
舊壁曰虛得名耳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于是
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立本亦以畫名

唐吳道元

吳道元字道子陽翟人也舊名道子少孤貧客游洛
陽學書於張顗賀知章不成因工書未冠深造妙處
若悟之於性非獲習所能致初爲兗州瑕丘尉明皇

聞之召入供奉更今名復以道子爲字由此名振天
下大華師法張僧繇或者謂爲後身焉至其變態縱
橫與造物相上下則僧繇疑不能及也且畫有六法
世稱顧愷之能備愷之畫滕女以棘刺其心而使之
呻吟道子畫驢於僧房一夕而聞有踏踏破進之聲
僧繇畫龍點睛則聞雷破壁飛去道子畫龍則鱗甲
飛動每天雨則煙霧生且顧冠於前張絕於後而道
子乃衆有之則自視爲如何也開元中將軍裴旻居
母喪請道子畫鬼神於天官寺資母冥福道子使旻
屏去緩服用軍裝纏結馳馬舞劍激昂頓挫旻舞奇
八編類錄

卷之三

一六

偉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駭悚而道子解衣盤礴因并
其氣以壯畫思落筆風生爲天下壯觀故庖丁解牛
輪扁斲輪皆以技進手追而張顗觀公孫大娘舞劍
器則草書入神道子之於畫亦若是而已況能屈駘
將如此氣榮而豈常者哉然每一揮筆必須酣飲此
與爲文章何異正以氣爲主耶至於畫圓光最在後
轉臂運筆一筆而成觀者喧呼驚動坊邑此不幾於
神耶且貴耳賤目者人之常情在當時猶取重若是
況於傳遠乎諺者謂有唐之盛文至於韓愈詩至於
杜甫書至於顏真卿書至於吳道元天下之難事畢

矣世所共傳而知者惟地獄變相觀其命意得陰陽受陽作陰報之理故畫或以金貴難於桎梏固不可以體與述論當以情攷而理推也

宋李公麟書

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也熙寧中登進士第大抵公麟以立意爲先布置緣飾屬丈其成染精微俗工或可學焉至筆略簡易處則終不近也蓋深得杜甫作詩體制而移於畫如甫作轉鸛行不在鸛蟲之得失乃在於注目寒江倚山閣之勝公麟西陶潛歸去來兮圖不在於田園松菊乃在於臨清流處甫作茅屋爲秋風所拔嘆雖安破屋漏非所宜而欲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公麟作陽關圖以離別慘怛爲人之常情而設釣者於水濱忘形地坐哀樂不關其意其他種種類此唯覽者得之

五代郭忠恕書

郭忠恕家世宗朝以明經中科第歷官迄國朝太宗最喜忠恕名節持遷國子博士忠恕作篆隸凌轢晉魏以來字學喜畫樓觀臺榭皆高古置之東顧世目未必善也頃錢塘有沈姓者收忠恕畫每以示人則人輒大笑歷數年而後方有知音者謂忠恕心也如

韓愈之論文以謂時時應事作下俗文章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以爲好惜古文之難知也如此今於忠恕之畫亦云忠恕隱於畫者後誦官江都喻旬失其所存後閱數歲與陳博會於華山而不復聞蓋亦仙云

宋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二

二十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三

左編

諸家

方叔

宋穆修易數

穆修字伯長汝陽人後居蔡州師陳搏傳易學性豪
褻少合多避京洛聞人謗其句於禁中壁間真宗
見之深加賞歎問侍臣曰此爲誰詩或以穆修對上
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宰相丁謂在側曰此人
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蓋修與謂有布衣舊誼赴
夢澤修猶未仕相過漢上謂意欲修先致禮修竟不
入海齊集 宋章三

八編類纂 宋章三

一揖而去謂銜之由是短于上上則後謂賁珠崖從道
州修有詩云却諱有虞刑政失四田何事不量移可
見其不相能也登進士第後爲頴文學參軍故當時
呼之曰穆參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乃丐於所
親厚者得金用工錢板印數百帙携入京師相國寺
設肆鬻之坐其旁有儒生數輩至肆其輒取閱修奪
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相
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從事聲律未知古文修始
爲之倡其後尹洙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
宋李之才 易數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
人朴直坦率自信無少矯厲師南河穆修修性下嚴
寡合雖之才亦頗在訶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
易時蘇舜欽輩亦從修學易其專授受者惟之才爾
修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搏源流最遠圖書象數
變通之妙泰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初爲衛州獲嘉
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於蘇門山百源之上
有裘蔬食窮樂以養父之才叩門以求謂勞苦之曰
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過也之才曰
君非近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
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
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
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之才器
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謂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圖
榮進石延年獨曰時不足以容君豈不去之隱去再
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
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別近郊或病
之謝曰故事也頃之雍謫安陸之才沿檄見之洛陽
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知之晚友人尹
洙以書薦於中書舍人葉道卿因石延年致之曰王

八編類纂

宋章三

二

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爲古文章語直意
送不肆不窘固足以踴及前輩非泐所敢品目而安
於卑位無任進意人罕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
於世必過人遠甚恨其貧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
其成之延年復書曰今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
苟遠若人其學益衰矣延年素不喜謂貴任凡四五
至道卿門通其書乃已道卿薦之遂得應銓新格有
保任五人政大理寺丞爲候氏令未行會延年與龍
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調兵河東辟之才澤州簽署判
官澤人劉義叟從受曆法世稱義叟曆法遠出古今
八編類纂

有楊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感之在澤轉殿中丞
後寶曆五年卒於懷州官舍

宋邵伯溫

邵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雅之子也初蔡確
之相也神宗出岷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
造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詣闕恕召康詣河陽伯溫
謂康曰公休除矣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
已諾之伯溫曰起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爲
異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他日全
身保家計康恕同年登科起又出光門下康遂作書

如恕言起蓋以康爲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
既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燾至河陽連日夜論確
功不休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排諫
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機
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初宣仁后憫之呂大防謂康素
以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爲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既
至官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
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紹聖初章惇爲相惇
嘗事康節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起吏部銓程
順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
本朝集纂

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
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
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
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與黨獄故以是動之惇
悚然猶薦之於朝而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
監永興軍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
伯溫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永昌或爲之歎
不願也會西邊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
伯溫嘗行凱推同列秋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
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卽位以

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
辨宣仁誣議解元祐黨綱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
語極懇至宣仁太后之諫伯溫既辨之又著書名辨
證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
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岳廟久之知陝州靈
寶縣使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重賞爲宣撫
使士大夫爭出其門伯溫聞其來此他州避之除知
果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絹絲綿數十萬以寬民
力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破武休入漢利寬劍
門伯溫與成都帥臣盧法原合謀守劍門賊竟不能
入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
年卒年七十八初邵雍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
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嘗論元祐紹
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拔之死
地何足惜然三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
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遂而
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
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宣
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
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爲相乞行追錄始贈

秘閣修撰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
居紹聖以言登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
宋朱震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

稱胡安國一見大器之屬於高宗召爲司勳員外郎
震稱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爲參知政事上
詔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
道士之冠免使位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既
至上問以易春秋之言震具以所學對上說擢爲禮
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荆襄

人指

朱震字

六

之間公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畝若選良將領部
曲鎮之招集流民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
過三年衣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糧可
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
以下江西之州通湘中之粟觀震而動席捲河南此
以逸待勞萬全計也轉起居郎建國公出就傳以震
爲贊讀選中書舍人兼湖廣轉給事中遷翰林學士
是時度州民爲盜天子以爲憂選良太守往慰撫之
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勝之
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郡凡

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勵上從其言故事嘗喪無享廟之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廟堂之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俎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公羊傳曰識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夜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於廟正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自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參議卒用御史趙漢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誓明堂其學以王弼盡去舊說難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是故其於象數加

八編續纂 卷之三

詳焉

宋廖應淮易說

廖應淮字學海建昌南城人也嘗抵掌大呼曰始余謂天非宋天今地非宋地矣語淺似道便聞其聲叩之應淮曰某年某月地髮偏白潮水西流是其祥矣至淳熙八年夏四月八日果然實似道使徵應淮來叩應淮曰某年樊陷襄降某年長江飛渡某年宋亡似道長惡甚然以地髮驗不加罪又謂太學熊希聖曰吾嘗端居層樓俯瞰通衢聞風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某年宮車晏駕某年似道殛死某年也

后皇子親王卿相南北走虛吸事耳公念此奚爲又謂進士尹應許曰吾數中甲戌無殿試丙子無科舉奈何自是朝大夫都邑人至戒門以絕而識與不識皆望而却走矣

魏周宣 占夢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東平劉懷夢地生四足九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表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墜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

小篇續纂 卷之三

宋宣王

又

死者帝曰吾許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夜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寃死是時帝已遣使賜斃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磨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和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交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植之罪偏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爲中郎屬大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蜀狗其占何也宣對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項出行果遇豐膳後

又問宣曰昨夜復夢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
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狗
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
日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和宣對
曰此神靈勸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
夢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狗者祭神之物故
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狗爲車所轢故
中夢當墮車折脚也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
故復夢憂失火也宣之叙夢凡此類也

唐袁天綱相術

人指點真

朱實三書

九

袁天綱成都人仕隋爲應官令在洛陽與杜淹王珪
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
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蕭挺面如
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謫吾且見之淹以待
御史入天策爲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喜應太子薦爲
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萬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
貴杜位三品難以言壽王韋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通
之但晚節皆困見寶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
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邪軌後爲益州行臺僕
射天綱復曰赤脈于臆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

必多殺願自戒然果生事是召天綱曰公母憂右輔
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爲都督

魏杜夔聲律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爲雅樂郎中乎五年
以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
表今與孟曜爲漢王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
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
表納其言而止後表于琮降曹操操以夔爲軍謀祭
酒叅太樂事因令制雅樂夔善鍾律聽思過人絲
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
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爲肅
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述考諸經近采故
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
黃初中爲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五巧有意
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爲時貴人見知夔今玉鑄
銅鍾其聲韻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
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操操取所鑄
鐘雅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而王之妾也於是罪玉
及諸子皆爲養焉土文帝丕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
願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瑟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

悅後因他事舉遷使廟等就學愛自謂所習者雅任官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鄧登張泰余觀各至太樂丞下邳陳碩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喜鄭聲其好古有正莫及愛

隋高寶常樂律

高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謀還江南事世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戶妙達鐘律通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但取前食器及雜物以著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開皇初

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鐘調寶常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相爲宮法改弦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以來知音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由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樵淡

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愛父戚方用事凡言樂者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戚因詰寶常所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微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當言所爲可以行矣寶常遂如其言以答威感怒曰胡僧所傳乃四夷之樂非中國宜行其事竟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法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言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本其言卒驗特樂人王令言

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幸江都令言之子嘗於戶外彈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獻歡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弒於江都

秦扁鵲醫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過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

諸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之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藏結特以針脈爲名耳爲膏或在膏或在在趙者名扁鵲當晉陽公嘗諸大夫驪而公族願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子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與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夢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冢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予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聞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平陽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大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帝之告我晉

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羆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子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魏魏太子死扁鵲至魏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復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主邪氣邪氣蓄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發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日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宋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醪醴鏡石搖引案杭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剝皮解肌訣脈結筋斷體腦探荒以幕前沈腸胃滌漱五藏鍊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懷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邇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里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

臧試入於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脣其兩股以至
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語舌
搖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魏君魏君聞之大驚
出見扁鵲於中閤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
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人幸甚
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損壤溝壑長終而不得反
言未卒因嘔喘服膺竟精泄橫流涕長潸忽忽承跌
慙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
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經絡中經經絡別下於三
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

上而陽內行下內謁而不走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
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
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又蘭藏者
生以陰入陽又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廢中之
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
腐鐵破石以取外三陽五會而開太子蘇乃使子豹
為五分之製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製兩脇下太
子起坐更過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
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
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

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
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
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
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
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
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
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
血脉鐵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
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
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
活也人之所病病多而醫之所治病少故病有
六不治論者不論於理一不治也陰陽并藏疾不定四不治
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疾不定四不治
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
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
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
聾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
要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
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魏華佗醫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生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寒熱便飲語其卽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剗割病者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顛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滿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卽平復矣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燒之佗死後據頭風未除據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操歎曰吾悔殺華佗今此兒強死也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四

柳編

諸家類

地理

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爲未有志河源者道路遶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湖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限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千餘國乃至湖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陵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曰河北馮夷所居是惟河宗考釋氏

西域志稱河轉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也地理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河源所著異同况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歲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事征西域凡六年間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說皆得於目擊非妄也達世祖皇帝遂命臣都實置郡河源故翰林

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二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

行乘舟泥行蹈屨山行卽橋以別九州隴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版九澤度九山然河舊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內至于大邳于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脩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橋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瀛九川既疏九澤既濶諸夏安功

施于三代自是之後崇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平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于蜀蜀守水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灌百姓實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蠶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蘇圃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母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開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

作而竟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潁關之水溉澤國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于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發棗東潰金堤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于轅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鄒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菑邑牧多蚡言蚡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強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爲大農言曰鼎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漕穿渠起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東之地得數天子以爲然令曹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太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於甚多而亦煩費穿渠

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棄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數二百萬石以上數從滑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後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稻田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汚汚水通漕皆可以行船漕從南陽上汚人聚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乃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林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邛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罷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國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櫟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賴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穿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竟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

虞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
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
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高里沙還則
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璽于河令郡臣從官自將軍已
下皆負薪真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
下淇園之竹以爲棹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
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肝肝兮聞彈爲河殫
爲河兮地不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
盡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變兮方
建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哉謂河
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暫乘浮兮淮泗滿
久不及兮水維緩一日河湯湯兮激滂潑北渡迂兮
波流難寧長矣兮沈美玉河北許兮薪不屬薪不屬
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隄石
黃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
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舊迹而梁楚之地復
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朝方西河河
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壢引
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
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作小渠隄山通道者不可勝

言然其著者在宣房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
九江遂至于會稽大澤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
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
自龍門至于朔方且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
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諫而作河渠書河渠書同馬遷
余安道海潮圖序其畧曰古之言潮者多矣皆下據
唐虞肇著海潮賦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
東至海門南至武山廣州旦夕候潮之進退望望視
潮之消息乃知盧氏蓋不知而作者也月之所臨則
水往從之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
水落乎南北皆係於月不係於日夫朔望前後月行
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潮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
如之其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
來亦合皆不盡非謂近於日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
冬夜潮常大蓋春爲陽中秋爲陰中秋之有春秋猶
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
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今通東南二
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
紀昔嘗候於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旦
而平上弦則午而平望已前爲晝潮望已後爲夜潮

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已前為夜潮望已後為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於武山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已前為晝潮上弦已後為夜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已前為夜潮上弦已後為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按余氏所以譏盧氏之失當矣而所誌東南二海之潮候亦可謂詳審非不知而作也但其所謂月之臨水往從之之說則亦盧氏

人海經集

卷之五

上

大旋入海日之所至水不可附之見也月所在之處與海水不知相去凡幾萬里曾謂水有可以從月之理乎至曰潮漲潮平皆係於月亦未必然謂之皆與月相應可也諸條於月則拘矣及其論潮望春秋朔之極漲極大則又皆歸之氣數然後知向也水之從月潮原平月之說皆未得為通論也臨安志論潮其各曰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揚方其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涸然晝夜之攻擊乘日升降如應乎月

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也夕潮之期日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月亦臨午焉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為小大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是篇所論又不若盧氏余氏之猶有所主也右三家論潮之說獨以月與氣為說者有可取而未盡也蓋謂潮與月相應則可謂水往從月潮係乎月則不可謂水應氣

人海經集

卷之五

上

而往來則可謂水因氣而溢縮則不可今氏候東南一海之潮則平于東者常先平于南者常後每以三時為差既而博詢海上之行舟者皆以為惟近海有頃潮處可以測潮之長落耳巨海之中茫無畔岸欲知潮之長落不過以北水南水候之而已是故北水南來則為長南水北來則為落是測潮之長必自北而南也坎為北方之卦坎之象非水乎是則北固水之定位也潮之自北而南以此雖然潮特有形之物耳非有氣以運之水亦不能以自行也氣即水之氣耳是故氣有翕張則潮有長落方其氣之始張於地

也則水為氣所擁而南奔而潮長張之極則水益南而潮以平張極而翁翁則水北還而潮落矣翁極復張張極復翁則潮又長而又落矣氣之張於此也有定所則潮之長也宜同時矣是故東已平而南方生南既平而東已落東既落則北復生矣氣之一翁一漲如循環然無停機也潮之一往一來應期不爽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至於潮有大小早晚之異則未得其說無已則信以與月相應之言可也惟潮大郎西之月則終莫知其故歲外潮江潮之潮目有定限或日止一潮謂之小水增減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水謂之潮星不使月之盛衰豈不異哉

家伯城解三

凡民西王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止常隨君上之情故故謂之俗漢承百王之末國主變改人民遷徙成帝時劉向畧言其咸分丞相張禹使屬頴川朱轅條其風俗論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秦地於天宮東并與鬼之分壁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漢漢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群胡越得益州皆屬焉秦之先曰伯益出自古顓頊堯

助禹治水為舜股肱養育草木鳥獸賜姓龐氏歷夏殷為諸侯至周有造父善取習馬得華駟綠耳之乘幸于穆王封于趙城故更為趙氏後有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迺封為酈庸邑之子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玄孫氏為莊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遷維維色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岐鄠之地到為諸侯後世稱公稱伯以河為竟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阡陌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政并六國稱皇帝負力怙威燔書院儻自任私智至于胡亥天下畔之故秦地於禹貢時踰雍梁二州詩風兼秦幽兩國昔后稷封茅公劉處豳大王徙岐文王作鄭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幽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郭杜竹林南山檀相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潁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疆幹弱支非獨為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

夢帝謂已曰余若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
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
子燹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
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皆思唐儉之中念人生之唐
統圖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
實諸河之側自唐叔生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
事萬歲歌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
唐晉於是始大至文公伯諸侯重周室始有河內
之土文公後十六世爲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爲
諸侯是爲三晉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自畢萬
入爲諸侯
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從都大梁故魏亦號爲梁七
世爲秦所滅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雖
陽穀成平陰偃師華維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
以爲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
虐似以滅宗周于平王東居維也其後五伯更帥諸
侯以尊王室後周於三代最爲長久八百餘年至於
赧王乃爲秦所兼初維也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
南北短短相覆爲十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
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
賤義南宮下貧甚爲商賈不好仕宦自柳三度至張

十二度環之鶴火之次周之分也韓地角亢氏之分
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
陽潁陰長社陽翟鄆東接江南西接弘農得新世宜
陽管轄分也及諸風除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
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辛
要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爲
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鄭桓公問於史伯
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父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
母弟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閭乎子
男之國潁鄆爲大特分與險崇仍會晉君若辛希與
潁周亂而敵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公
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
爲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善農殖芋
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善伯夷之後也蕞伯益之後也
伯夷能體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其後
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偏也桓公從
其言乃東寄幣與賄號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
以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號會之地左潁右洛
食洛潁焉土臨而潁山居谷汲男女聚會故其俗
淫貞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陳國今淮陽之地

陳本太矣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爲胡公
妻以元女太姬嬖人專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
鬼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爲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
自若其故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故鄆
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爲秦所
滅秦既滅韓徙天下不執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
上氣力好商賈漁獵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
受江淮一都會也當帝時鄭弘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治
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耒耨本郡以殷富高士官
好文法韓延壽爲太守先之以敬讓貢霸繼之教化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大行獄或八年八重罪因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
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自東井六度至
元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趙地鼎
畢之分壘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直定常山中山
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
又得渤海郡之東平節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
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
中五原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
趙分也自趙風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
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戲悲歌仇愷起
則推刺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絲跕躡
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
滙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奢大率機急高氣勢
輕爲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於
李功名報仇過直嫁娶送死奢靡漢興常擇嚴猛之
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殺族子弟怨憤至告訐鍾代
石北迫近胡寇民好氣爲姦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
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邪盜賊常爲他州
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其民
鄆朴少禮文好射獵鴈門亦同俗于天文別屬燕燕
地是其分壘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
世與六國俱稱王京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
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
安涿縣屬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立
竟亦宜屬焉燕稱王七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
遣勇士荆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威燕
南通齊趙劫趙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廣養勇士
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賔客相過從
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稍頽止然

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意人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稀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漁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東賈通番之利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藏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殺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以子爲婢欲自贖者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譬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邊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復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獲多至六十餘條可責哉人賢之化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耕來獻見云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南勃海之南樂浪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營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山則湯時有逢公稻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

公詩風齊國是也臨淄名營丘古有分土公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隅處少五穀而人民寡通勤於女工之業通漁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備織作水執綺績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德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閑達而足智其失奢朋黨言與行謀虛詐不情急之則難散緩之則放縱使桓公兄襄公濞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今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見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爲疆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爲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齊桓公以爲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其五民云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僅取應皆魯分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灑滌泗之水其民涉度切

有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孔子聞王道將廢廼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過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耻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薄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遂昭公廢夷徵弱三十四世而為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為分塋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脈民衆頗有桑麻之業山林澤之饒俗儉重愛財趨商賈好等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儻實焉

人編類集

卷之三

二

然其好學猶愈於他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東平滄昌壽良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滎昌壽良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齊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二十餘世為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後五世亦為齊楚魏所滅麥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

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為分野沛楚之失急疾顯已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為盜盜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塋也今之東郡及魏郡蔡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為狄所滅文公徙楚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衛遷於帝丘今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墟故謂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為韓魏所侵盡以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為庶人凡四十世九百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年最後絕故獨為分野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戰為威宣帝時韓延壽為東郡太守崇禮義尊謙爭至今東郡號善為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娶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楚地翼軫之分塋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箕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為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為武王襄以彊大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

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比鄒喻生而以精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餒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滯肥而漢中悉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吳地斗分壘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殷道既衰周大王重父與岐梁之地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荆蠻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太伯初奔荆蠻荆蠻歸之號曰句吳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十二世爲晉所滅後二世而荆蠻之吳子壽夢感天稱王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太伯壽夢稱王六世閭廬舉伍子胥孫武爲將戰勝攻取與伯名於諸侯至于夫差誅子胥用宰嚭爲粵王句踐所滅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戟死易發踐既滅吳後六世爲楚所滅後秦

又擊楚徙壽春至于爲秦所滅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華鮑木人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譴放流作難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嫖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與於交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吳越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畧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董璠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卑濕丈夫多夭會稽海外有東甌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粵地牽牛娶女之分壘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閭廬戰敗之槁李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破之棲會稽臣服請平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爲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爲楚所滅子

孫分載君服于楚後七世至閻君攝佐諸侯平秦漢
興復立播爲越王是時秦海南尉趙佗亦自王傳國
至武帝時盡滅以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
銀銅果布之姿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
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
里武帝元封元年畧以爲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
草被穿中央爲貫頭男子耕農稻禾種紵麻女子桑
蠶織績公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麋鹿兵則矛盾刀
本弓等竹矢或骨爲鏃自初爲郡縣吏卒中國人多
侵陵之故卒數歲一反元帝時遂罷棄之白日南障
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
有邑廬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謹離國步行可
十餘日有夫甘都廬國自夫甘都廬國船行可二月
餘有黃支國民俗畧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
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壽長屬黃門與應募者
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寶蓄金雜繒而往
所至國皆重食爲偶變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
刺殺人又苦逢風波多溺歿者數年來選大珠至國
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
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

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章支之南有已程不
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地理志
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
唐以地爲險本朝以兵爲險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
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萬而衣
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
之於農也非都四週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此
所謂以兵爲險者也夫以兵爲險者不可以都周雍
猶以地爲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
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于時變矣夫大農之家建
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
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欲散金錢以逐十一之利出
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
操之術殊則所托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處
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勝矧欲襲漢唐之
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大賈之術而欲托大農之地
也雖大梁可都
且天氣鍾爲吉壤猶氣鍾爲鉅富鉅賢之身既已
明之氣斯散未有傷其一手一足而是氣之行乎其
一身者俱斷喪者也今因一國一壠之變貴而謂

都會舉然豈理也哉今夫人有一畝之宮欲使人居
守猶必慎擇其人之克負荷者斯舉而授之樹金陵
之墟王者之都天造而地設不有聖人其肯輕畀之
乎彼晉宋齊梁陳隋唐之君乘時割裂竊而據之皆
非天授既不足當王氣之盛又安能衆生氣之聚
矣因知天地間藏其風氣之完厚於數千年之久以待
今天子之興而作都也觀前此之國於斯者彈其增
乃弗克混合而今鴻業告成朔南爲一幅員之廣振
古所無則天意豈不昭乎休哉萬年無疆之業固不
待望氣者而知王氣之鬱葱不必陰陽家而知生氣
之克周也

八
卷之三
下
附錄

之克周也

三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五

稗編

諸家類 文

藝文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般亂至秦惠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

批

卷之二百七十五

一

天序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觀條其篇目據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今刪其要以備篇籍載文志

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

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史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篆書無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楷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大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爲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之二百七十五

一

輿問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各韻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咸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書篇各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失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畧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

并列焉。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書契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
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
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
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
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
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君
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具然其
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

入百篇書

三

賡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
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
拒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生天
下之儀表也。主倡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始而臣
從。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
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歇。神形早衰。欲與天地長久。非
所聞也。史記六家論

管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

而諸子權說術也

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

於卷末而正定其爲非古失後又因讀大平御覽凡
其部彙列叙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決於
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何謂也。又曰金土則五穀
備土千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驚當鬼祠祀宗廟
仲舒曰驚非鬼鬼非驚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
橫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於讀者然
後益自信子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
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春秋繁露
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
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誅之獄與湯傳又言湯請博士

入百篇書

四

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褚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
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託往往見二傳中所
謂責備之說諉心之說無窮之說。與其所謂巧詆訖
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常秩謂孫復所學
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此意。春秋決事比

水心葉氏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其知
誰所爲以其言毛竊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
末年又特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極盡所運用也其
時固有帥傳而漢初學者諳習尤著曹詭是錯以爲
經本故司馬遷謂蕭望氏書詳哉其古之也篇月次

第壹爲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則故論定章籍
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稅絕
矣然自谷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諸
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有使管子施
設果傳於世上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
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足爲之
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衍始
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絕而此
書方爲申韓之先驅歟斯之初覺民僱其禍而不蒙
其福也哀哉又曰管氏書獨獲美爲後人所遵言其

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家治萬世其可恨也左傳載
晏子言海之鹽鹵新望守之以爲哀哉之苛欲陳氏
因爲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
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責其
大者可也使其果拔瑣屑爲市人不肯爲之術孔子亦
不取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管子
黃震曰太監管子之書其別有五心術內業等篇此皆
影附道家以爲高侈靡而合等篇皆刻斷陰詭以爲
怪管子素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使果出於管子則
亦謬爲之以欺世殆權術之施於文字間爾非管子

之情也管子之情見於牧民大匡輕重諸篇然牧民
之篇最簡明大匡之篇頗粉飾輕重之篇殆傳會代
道薪冬麥鹽三萬六千鍾爾認稱妨農而春禁之使
價長至十倍乃糴之於鄰國得黃金萬一千斤復請
於周以黃金賀獻使金價百倍焉華陰望三牆九門
使玉人刻爲璧者乃石爾認請於周非彤弓石璧不
得朝獻而使天下諸侯盡輸全球穀帛於齊以易石
璧焉北郭掘闢而得者一龜爾認以十乘之使百全
之裝賜其家爲中大夫名其龜曰無費之寶以賀丁
氏栗三軍之師五月之糧至四千金焉凡其張無

爲有善於富國如此嚴賤將流而他也則以石璧聘
困京之家而民爭藏穀民貧無以償璧也則以石璧
聘稱貸之家而人皆折券士大夫之家不恤其族也
則滅城陽大夫之位而人皆散財發粟死事之後無
以賞之也則縞素朝蒙家使爭藏粟爲備侯賈長四
十倍而官出四十倍之粟以賑之凡其輕虛爲贏善
於足民如此通杭莊之水以致息焉商人挾九彈而
商以資沐途旁之樹以絕過息農人皆務本業而農
以富沐也●商重農輕則下令藏穀而農商以平而
饑東豐則稅錢准穀而東西以平藏粟者不出則下

令出師得有稟者不行。於是盡知困窮之狀。弓弩多
巨。輒則下令。聘鵠鵠之所在。而民皆習遠射。於是士
無巨。輒之患。皮幹筋角之微。重則下令。高杜柴地車
馬。麗絕。皮幹筋角。委積。而諸侯之牛馬。皆來。凡其量
低。與昂。善於權。民物之宜。如此。而又推其術。以殘鄰
國。馬。嘗一朝。素實。四萬二千金。即以虛聲。攻。梁。而盡
并。其地。曾。梁。出。縛。則。身。先。國。人。以。衣。綈。使。魯。梁。皆。棄
裏。而。織。練。俟。其。田。荒。則。使。之。閉。關。不。與。通。曾。梁。氏
饑。歸。齊。者。十。六。而。曾。梁。服。蔡。言。生。柴。則。鑄。金。鏡。上。以
市。柴。使。蔡。言。皆。棄。農。而。採。柴。俟。其。田。荒。則。脩。止。之。閉
關。不。與。通。蔡。言。民。飢。歸。齊。者。十。七。而。蔡。言。服。鹿。生。於
楚。孤。白。出。於。代。器。械。出。於。衡。山。則。買。鹿。買。孤。白。買。器
械。使。其。國。皆。棄。農。而。採。柴。應。之。民。既。然。困。而。歸。齊。楚。與
代。與。衡。山。又。皆。服。不。寧。惟。是。罷。關。而。種。天。使。然。如。亦
因。以。動。八。侯。之。輒。其。出。而。橫。國。有。大。事。亦。因。以。亮。百
姓。之。積。凡。皆。駕。虛。翼。空。隨。物。生。智。其。在。國。者。則。神。之
以。嘉。其。國。其。在。隣。者。則。愚。之。以。貶。其。鄰。雖。其。和。天。者
亦。假。之。以。成。其。和。至。若。欲。魚。價。之。增。而。立。五。屬。之。祭
爲。之。術。以。成。其。和。至。若。欲。魚。價。之。增。而。立。五。屬。之。祭
幸。樂。價。之。增。而。賀。北。澤。之。燒。古。人。之。教。孰。有。不。過。使

之。自。養。今。顧。色。色。鼓。鼻。之。以。爲。已。利。甚。至。豎。計。食。口
鐵。刀。未。報。每。加。分。以。盡。其。利。其。亦。瑣。屑。甚。矣。故。發。其
爲。附。會。抑。此。以。其。政。言。也。若。其。書。載。鮑。叔。薦。仲。與。求
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庫。鴻。飛。四。時。三。弊。臨。死。戒
勿。用。豎。刀。易。牙。開。方。等。說。皆。屬。載。而。屢。不。同。或。本。文
列。前。而。解。自。爲。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濟。戒。以
召。仲。觸。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氏。數。旬。而。後。諫。自。相
牙。瑣。若。此。不。一。故。曰。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楊
枕。序。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辭。矣。張
巨。山。謂。其。心。術。內。業。等。篇。爲。管。氏。功。業。所。本。意。巨。山
好。道。家。學。故。云。爾。
晁。氏。曰。秦。公。孫。鞅。操。鞅。術。之。庶。好。刑。名。之。學。秦。孝
公。委。以。政。遂。致。富。強。後。以。反。誅。鞅。封。於。商。故。以。名。其
書。本。二。十。九。篇。今。以。者。二。篇。太。史。公。既。論。鞅。刻。薄。少
恩。又。讀。鞅。開。卷。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
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蓋。謂。布。恩。惠。則。政
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正。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
塞。乃。其。第。七。篇。謂。追。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
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去。姦。則。細。過。不
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

無他特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
罪告姦者與殺敵同實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
相夷而賊不能自脫也而子

蓋震曰韓非實斤先舜湯武孔子凡先王之道爲亂
而兼取申不害商鞅法術之說加深刻焉至謂妻子
亦害已者而不可信蓋自謂獨智足舞一世矣然以
疎遠一旦說人之國乃欲其主首去貴近誰將汝容
耶遂死秦獄愚莫與比老聃氏自全自利一切無情
之流弊亦詎料至此噫亦可悲矣然觀其書猶有足
驚後世之惑者方是時先王道德處士橫議往往故

爲無稽寓言以相戲劉從其爲是言者亦未嘗自謂
真有是事也後世襲取其餘而神之流俗因信以爲
真而異端之說遂至禍天下奈何韓非之說見在而
不察耶韓非子

高氏子略曰劉向曰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按
左氏傳定公八年鄭如欲嗣子太叔局政明年殺鄧
析而用其行刑君子謂鄧嗣於是爲不忠及其行事
固莫能詳觀其立言其曰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
又曰執者君之與敵者君之費其意義盡有出於申
韓之學者矣莊園疏文志乃列之名家列子固嘗言

其操兩奇之說設無窮之辭歎難子產之法而子產
詠之蓋既與左氏異矣荀子又言其不法先王不足
禮義察而不意辨而無用則亦流於申韓矣鄧析

世所傳公孫龍子六篇龍蓋趙人當平原君時嘗與
孔子高論藏三耳至其著堅白同異欲推之天下國
家使君臣上下徇名責實而後能治者可謂詳矣自
太史公劉向班固之徒率稱其出古之禮官春秋戰
國之際士大夫咸昧於義理之中而專以利害爲說
文姦言飾譎行日馳騁於他岐沈溺於外物而卒至
背畔於大道之統紀敝敗焉各不統實老子亦曰名

者實之實也公孫龍蓋有害於是而言之或過是以
頗滯於析辭而反闢於大體察焉而無用辨焉而不
急鄧析之而可惠施之多方皆是物也公孫龍子

伏犧氏以木王五行以生爲序神農以火帝帝以土
少昊以金顓帝以水帝嚳以木堯火舜土夏金湯水
周以水漢以火漢律曆志泰以水德在周漢水火之
闡師古注曰泰爲間位不當五德之序漢火傳魏土
晉金也論衡篇問也

赤鳥飛唐門圖錄云得麟之後天墜血書魯端門明
日血書飛爲赤鳥言漢代周也夫子見薪采者獲麟

孔子按圖錄知劉季代周麟者木精新采者庶人然
火之意孔子紀筆於春秋者起木絕火王明周木當
受漢也周漢德運

晉武帝泰始元年有司奏王者祖氣而奉其始於晉
於五行之次應尚金金生於巳事於酉終於丑宣祖
以酉日臘以丑日改景初曆爲泰始曆泰可晉尚金
史臣案鄒衍五德周爲火行衍生在周時不容不知
周氏行運且周之歷年八百泰氏卽有周之建國也
周之火木其事易詳且五德更王唯有二家之說鄒
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據以爲言不得出

此二家者假使卽劉向之說周爲木行泰氏代周改
其行運若以相勝則克木者金相生則木實生火泰
氏乃稱水德理非謬然斯則劉氏所證爲不值矣臣
以爲張蒼雖是漢臣生與周接司泰柱下備親圖書
且秦雖滅學不廢術數則有周遺文雖不畢在據漢
水行事非虛作賈誼取秦云漢土德蓋以是漢代秦
詳論二說各有其義張蒼則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
班五德賈誼則以漢土勝秦水以泰爲一代論秦漢
雖殊而周爲火一也然則相勝之義于事爲長若張
蒼然秦則漢水魏土晉木宋金若賈誼取秦則漢土

魏木晉金宋火也五德更旺相勝

相生之義

雍熙元年四月布衣趙鼎慶上書言本朝當越五代
而上承唐統爲金德若梁繼唐傳後唐至本朝亦合
爲金德矧自國初符瑞色白者不可勝紀皆金德之
應也宋起運之說

徐鉉議國初祀赤帝爲感生帝于今二十五年豈可
輕議改易又云梁至周不合迭居五運欲國家繼唐
爲金德且五運迭遷親承曆數質文相次間不容髮
豈可越數姓之上繼百年之運此不可之甚也其二
張君房議太祖禪周之歲歲在庚申天庚者金也申

居西方金位納音是木蓋周氏稱木爲二金所勝之
象也大宗登極之後詔開金明池於金方之上陛下
展極丹徒貢白鹿姑蘇進白龜徐支之雀來潁川之
雉至臣又聞當封禪之時魯郊貢白兔鄆上得金龜
皆金符之至驗也其三

謝絳議國家廣開光之慶執敦厚之德宜以土瑞而
王天下然推其終始傳承周之木德而火當其次且
宋梁不預正統者謂莊宗後興于後自石晉漢氏以
及于周則李昇建國于江左而唐祚未絕是三代者
亦不得正其統矣管者秦祚促而德暴不入正統考

諸五代之際亦是類夫國家誠能下黜五代紹唐之
土德以繼聖祖亦猶漢之黜秦與周之火德以繼堯
者也夫五行定位土德居中國家飛運于宋作京於
汴誠萬國之巨矣其四

術數

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
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
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庸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
並爲孔子所作并前合爲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
候洛罪祖五行傳詩推度災紀曆指含神霧孝經鈞

命決援神契雜藏等書漢代有邵氏袁氏說漢末即
中郎蒯集圖緯藏祿占爲五十卷謂之春秋災異宋
均鄭玄並爲識傳之註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非
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識興遂盛行於世
漢時又詔東平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識俗偏趨時
益爲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識爲
說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
祇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潤獻王所得古
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毀
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

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周
梁氏監以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
即位乃發後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識緯相涉者皆焚
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書秘府亦多散亡

序書

所謂河洛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圖坤靈圖通卦
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
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紀曆指含神霧也禮緯
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
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鈞命夾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

包文耀鈞運斗樞感精符含藏圖考異郵保乾圖漢
舍享佐助期推藏圖潛澤已說題辭也藏緯之說起
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
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之尹
心與莽迹同智於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
論左氏學賈逵以此定漢禮作大子樂大儒如鄭玄
專以藏言經何休又不足論矣二百年間惟桓譚張
衡力非之而不同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傳命符
命其源實出於此隋唐以來其學寢微矣考唐志猶
存九部八十四卷今其書皆亡惟易緯僅存者如此

及孔氏王義或時援引先儒蓋嘗欲刪去之以絕僞
妄矣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學者所不遺況其殘闕
不完於僞之中又有僞者乎論緯書

天文星曆五行之說尚矣黃帝風后漢河上公有三
命一家藝文志不著錄也梁陶弘景始述二命抄略
唐僧一行桑道茂劉孝恭咸精其術韓退之言李虛
中善用年月日時知人命貴賤壽夭者是已貞元
初李弼乾又推十一星行曆後傳終南山人鮑蓋
士爲世係之星曆所謂十一星者日月五星四餘是
也然而天雖至圓二十八宿與之爲經日月五星皆

動物也且相循環運轉乎三百六十五度有畸之內
與之爲緯尚書堯典考四仲中星各以時異秦漢以
來諸儒又推十二次度數十二國分野及所入州郡
歷次乃若有一定不可易之處是何天運之常旋地
維之不動者又若是參差不齊也哉晉天文志天市
東南有十二國星其星有變各以其國將天之所履
至廣華夏之所占特東南兩半女二宿之下歟此十二
國星又與前十二國之分野異矣意者牛女二宿當
十二次則爲玄枵星紀之交當十二國則爲齊吳濮
海之地天運之常旋者本不常居地維之不動者固

北斗實爲

有定屬也然雖北極居天之中常
帝居運乎中央亦處人北蓋嘗北至幽州碣石之野
斗極且當人土北過居庸西渡漢水北斗已南運而
下人且背之而馳矣由是觀之華夏之所占者豈直
東南十二國星哉未可以繁論也日君象也行則有
常月五星臣象也行則無常蓋日之常行也則有中
道曆家所謂黃道是已月五星既無常行乍南乍北
或竄或縮且或不出於周天二十八宿黃道之度而
雜犯乎河漢內外諸星此又豈可以區區算數多少
測之哉他則紫氣以祥孽字以妖羅帳計都以饒神
首尾古未嘗與七政並列春秋之書星字或入北斗
或在大辰本是妖星爲異老子之出函谷紫氣臨關
亦是氣稜禪占王朴五代欽天曆又謂饒神首尾僅
行於民間小曆而已今其說一本之都利聿斯經都
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謂韋
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曹士
爲又作民間小曆者此其爲術固異於甘石之舊矣
夫以天地陰陽之合散而庶人庶物莫之能運氣賦
之形理賦之性性之體本粹然至善者也氣之運譬
之草木春而榮秋而槁倏而發氣忽而漸盛亦其宜

者苟不推之以一理之同而徒役之以多術之異不亦未乎嚴威王生乃以範圍要訣一卷示其法皆原於易又有過於三命十一星之外者列之以千百十零附之以氣名體性尤與潛虛擬玄者合也此其最近於理者歟將其人之創爲是法者亦且有得於河洛圖書之奧者歟故予又特采別說以序之

王氏

天以二十八宿爲體體則爲經有定所而不可易以五星爲用用則爲緯緯恒給緯乎其間或邊或留或伏或逆固有常度而可以理測苟謂躔某宿則吉厝某

官則凶猶或可言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河漢內外諸星又將何以占之哉或如前所謂生同一時者其躔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絕哉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其所入州郡躔次毫釐若無差忒者既可占國豈不能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也占命乎

雜命

人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水火土金水之分氣也理在氣氣生數由數以知氣而氣以知理今之言命

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母也人子也母子相感顯微相應天人之理也則亦何有

應天人之理也則亦何有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因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豫且得我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衛平乃援式而起對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國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墜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因玄服而乘輪車其名爲龜王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與

使者問豫且卽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廂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上縮頸而却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對曰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却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起駕遽龜衛平曰龜者天下之大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元王曰龜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

爲無德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
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寡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
求報仇淫雨枯旱其罰必來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
嘆曰暴得者必暴亡強取者必伐無功寡人安事此
實起爲逃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人或忠信而不如
誕說或寵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眾人患今
龜使來抵網而遺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
王何憂焉元王曰禍不妄至福不徒來福之至也人
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
間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龜大寶也爲聖人
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當雷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
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
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
悅於是擇日齋戒乃刑白雉騷羊以血灌龜於壇中
央以刀割之身全不傷使工占之所言盡當元王之
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強龜之力也故云神龜能變於
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網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
使於河運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
刀鋒免劍刺之患聖能先知至見而不能令衛平無
言言事百全至身而舉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者有

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
賢不能左畫右書。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又
奈何責人于金。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
枯。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爲刑。而相
位是食。於蝦蟆蟾蜍。居於鵲。知制虎。騰地之神。而殆
於卽旦。如旦。如地。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
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疏。
人有所慕。亦有所不如。物安可全乎。龜笑傳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後爲天子
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封以大國。隋文帝
相工來和輩數人。亦有當爲帝者。後纂竊果得之。誠
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帝。至爲后。凡二十餘年間。
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
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
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
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耶
爲禍。耶。一男子爲楊氏之福。耶。爲禍。耶。得一時之貴
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
禍。乃可爲善相人。知令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
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

呂氏楊氏和卿爲大儒矣

延陵顏季子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六

左編

道類

列禦寇

列子鄭人名禦寇問道於關尹子復師壺丘子林者
商氏友伯高子進之道九年能御風雨行隱居鄭圃
四十年無知者著書行於世劇向曰列子與鄭繆公
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
家者重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
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抵牾非君子之言

也至於刀命篇二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肯放逸一義
靡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
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漢諸散在民
間本有傳者且多謬言於莊周相類太史公司馬
遷不爲列傳謹錄其句向昧死上

莊周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仕於惠王齊
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
致其著書六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樂父盜跖法
極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

之屬皆空語無事實氣善屬辭辭指事類情用對
利倫墨銀密之極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沈洋自恣
過已教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
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
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
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
乎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濁之中自快無爲有國
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劉真人

劉真人德本涪州樂陵人始生有光曜其室及長讀
書稍通大義會宋靖康之亂徙居鹽山太平鄉一日
晨起有老叟乘犢車相過據道德經要言授之曰善
識之可以修身可以化人仍投筆一枝而去自是玄
學頗進從之游者衆真人乃取所授書數釋其義以
示人二曰視物猶已勿萌戕害兇嗔之心二曰忠於
君孝於親誠於人辭無綺語口無惡聲三曰除邪淫
守清淨四曰遠勢利安賤貧力耕而食量入爲用五
曰毋事博奕毋習盜竊六曰毋飲酒茹葷衣食取足
毋爲驕盈七曰虛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塵八曰毋恃
強梁謙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學者宜世

守之金大定初詔居京城天長觀賜號東岳真人傳其道者幾徧國中且善於劾召之術趙氏爲狐所祟真人勸之里中瑩兆自焚狐數百嗚嘯赴火死人共神之然其養母如禮及喪祭一遵世教無愆度者後若干年追封無量壽濟聞洞微真人德仁卒陳師正嗣師正行漁子河德仁挈以入道能預知吉凶事師正卒張信真嗣有詩文數百篇號玄真集傳于世信真卒毛希琮嗣當金之時兵戈擾攘希琮能以柔而存希琮卒耶希誠嗣元憲宗善專禮之賜真人號曰大玄名其教曰真大道仍給璽書護之希誠卒孫

德福嗣德福卒李德和嗣德和卒岳德文嗣德文卒

張清志嗣自德仁至此世猶之爲九祖云史官曰道

喪千載諸子之言人人殊德仁在宋金之間髣髴老子遺意以化人人亦多從之者蓋其清修寡欲謙讓

自守力作而食無求於人實與天理合也天理人心所同是以感召彼得之而此失之其亦有以也失

周玄真

周玄真字玄初世居嘉禾後遷於姑蘇其父月心通陰陽家言用達官薦爲其學教授母林氏玄初生八歲衆授君段獨隨母以居踰四年忽有龐眉翁類道

入創客者遇之愛玄初精神溢目不類塵中人製造家冠服被之玄初果喜又二年會上真道院施如意囊囊貯諸物集四方人使探鉤取之玄初欣然仰天視曰我誠探得第一卽離俗無疑已而果然乃走嘉禾紫虛觀從李拱瑞爲道士拱瑞南谷杜真人高弟以道行聞既得玄初授勅召鬼神之術開元寺沙彌爲狐所媚羸瘠垂死玄初噓氣禁呪之狐卽躍出衆殺狐其疾卽愈范廷芳之子曰孟奎庭芳鍾愛如重璧蛇鬼侵之沈痼不能脫玄初飛符往効蛇鬼遂絕玄初不以爲已足尋受齋寶大法於曹柱孫會吳越

人編道集

卷言玄真道

四

被兵游現出爲厲玄初建壇陳醮祠白鶴五十同翔壇上久而後去及浮河發燈二燈飛起高懸如塔入驚以爲神功萬夫長沈寢母設痛念之弗置時玄初修祠事實因問曰聞君能召鶴有諸玄初曰然遂起神要之素羽翩翾自空而來凡四十又二若果屬指其呼者實喜復問曰君能致吾母現跪乎曰可卽剪紙爲旌令童子執之玄初左右顧盼作此嘯聲旌重將壓地母降於童音聲威嚴如平生實與家人環之以泣初嘗卅有神師曰莫洞乙呼雲役雷押夢如兒戲晚授具徒王繼華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步宗造

宗浩欲授人無執意者見玄初因以其批示之自時厥後雨暘有弗若郡二千石縣大夫俱致書稱弟子請玄初禱之屢有奇應其尤異者洪武戊申京師旱夏五月至于秋七月不雨太師李韓公方東鉞馳取命左司郎中劉元中迎玄初致雨是月庚寅設雷壇於台城山珠書鐵符投物楊子江中波濤遽興玄初夜坐斗下存神訪冥電光燁燁連身達旦辛丑玄初握劍上壇召風師霆伯誓之俄陰雲蔽空大風拔木雨降如翻金韓公曰此法師雨也四民觀者僉曰此法師雨也玄初曰未也明日辰時再降雨乃足爾至期復果然有黑龍蛇從旦而方迄午始盡韓公以幣贈玄初玄初不受竟拂袖棄歸朝晉嘉之以文辭道其功者不可悉數明年庚戌一徵問鬼神情狀於道家者流聞天師張真人與玄初皆被召錫燕於光祿等禮導其還又明年辛卯之秋九月巳亥上召玄初至京見於武樓從容賜坐訪雷霆所以神之故玄初對曰天地之間無踰陰陽者因其運轉故有神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宅本同一理爾上悅今年壬子春三月小雨中書右丞府汪公命玄初致禱仍於台城山建

壇其應如神玄初爲人多內功兼好澤物葺門石橋費將巨萬計玄初設笑成之初主丹竈道院嘗一新其祠廟繼任持常熟致道觀觀有丹井無汲且久玄初求得之重甃以甃作亭覆其上玄初嘗攜來鶴軒於丹竈密林間披鶴氅衣手執黃庭經一卷焚香默然坐人競稱之爲鶴林高士云太史公曰子游江南見玄初鳳皇臺上雙瞳輝然長眉傑然傲脫於萬物之表竊意緱山仙人乘鶴杖筌而下也亟往叩長生久視之要玄初乃言曰混沌之時一氣孔神無形與聲人之無門子蓋索於呼吸之根乎其體中虛玄象之初不依物以居之徒共而並蹤能照其守其愚則羣陰盡鎖而地陽獨舒矣子志慎諸子敬受之以還而未之能行也然而玄初之役遠見神者其能幹天道之樞軸抑玄初孝於親一日不見無懸懸如饑欲飲然若有所疑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玄初所以能變化者其或有繫于是歟非歟

周顒仙

顒仙姓周者自言南昌建昌人也年一十四歲因患癩疾父母無暇常拘於是顒入南昌乞食於市歲以爲常更無他往元至正間忽入撫州一次未幾仍歸

南昌或施力於市戶之家曰與攜入相襁褓宿閭閻之下歲將三十餘俄有異詞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當是時元天下承平將亂在邇而顛先發此言乃曰異詞不數年元天下大亂所在英雄據險殺無寧日其稱僞漢陳友諒奇帥烏合之眾以入南昌顛無與言也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建業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拜於道側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大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建顛者來謁者謂顛曰此來何謂對曰告太平如此

人編類集

卷之二十一

二

朕細嘗水客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燒缸燬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內煨煉之薪盡火消之後揭缸視之其煙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即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主僧領之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朕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十月矣朕奇之明日命駕親往詢視之至寺還見顛者來近步趨無難容無饑色是其異也因盛設羞同享於翠微亭膳後朕密語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朕命防顛者於一室朕每三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是出凡人也朕親往以開之諸軍將士聞是爭取酒飲以供之大飽希納所飲食者盡出之良久召至朕共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側立右邊侍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爾打破箇桶做箇桶發此異言當是時金陵村民聞知爭邀供養一日逢後主者成聽異詞噫教爾无軍便无軍又問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箇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時問顛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者曰彼已稱

人編類集

卷之二十一

三

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類者故作類應仰面視屋上久之。德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曰：此行爾皆往可乎？曰：可。詢畢，朕歸。其類者以平日所持拐擊之急趨朕之馬前，搖舞之。狀若壯士揮戈之勢。此露必勝之兆。後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無行。遣人問之。類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風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舟，薄岸，汴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朕曾謂相伴者曰：其類人無正語，防閑之備有謬詞，即來報焉。當中流，江豚戲水，類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類果無知，蓋溺於江中。至湖口，失訖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類者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涌處，去久而歸。類者同來，問命住者何，不置之死地。又復生來，對曰：難置之於死，語未既，類者猝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類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爾殺之。朕謂曰：被爾類多殺，且未敢。且縱爾行，遂換糧而往。去彼莫知所之。朕於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類者所向之方，詢土居之民，要知類者之有無。地荒無人，惟太平

官側華莽間一民居之，以類者狀詢之，曰：是曾見否？對曰：前者俄有一瘦人，人物初至我處，摩言好了。我太平了。爾為民者用心種田，後於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莫知所之。朕戰後歸來，於卯圍武昌，辰平荆楚，乙巳入兩浙，戊申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腳僧名覺顯者，至自言於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来。謂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殷延，儀禮司以此無朕恩。方今虛誑者多，朕獻宇內至尊於默祭之上，奉上下雨閭，善聽甚見，恐貽民笑，故不見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朕，不與見。以詩三首寄之。去後二年，以便人詢之，果曾見否？其赤腳僧云：不復再見。又四年，朕患熱証，幾將去世。俄赤腳僧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顒仙人遣某送藥至。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見既病人以藥來，雖其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兩片；其二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盒子盛著，背上一磨著金錢子肉，啖之。朕便好朕。遂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點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三卷，乃聞昌蒲香，藥底有丹砂沉墜，鮮

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住天池寺去巖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往視之某與僧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衲衣者入請天眼曰此何人也曰即今人主詩又問曰詩將視者對曰已寫於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記乎曰能即命錄之初見詩其粗俗無音無韻似非詩也及道人詣臣盧召取之使者至香然矣朕復以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錫石事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紀之以示後人

張三丰

人編類集 卷之六 仙家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云張仲安第五子名居實字全一一字玄玄別號保和容思三丰子生有異質鰓形鵬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項作一髯手持力尺一笠一袖寒暑卻之不飾遠隔人目為張儼備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所啖斗食無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處山林遊城市嬉嬉自如倘若無人有請益者竟日不答一詞經籍典墳過目成誦與人議論三教等書如決江河洪武初至大和山修煉結庵於玉虛宮庵前古木五株師栖其下久則猛獸不距驚鳥不掠人益異之又入武當謁玄帝於天柱峯遍歷諸山搜奇

覽勝嘗語鄉舊云茲山異日當大顯於時我始於五龍南巖紫雲洞利林拾瓦礫但猶劇馬命丘玄清居五龍廬秋雲居南巖刻古泉楊善登居紫雲又尋展旗峯北陞下地結草庵來玄帝香火日得真言於黃土城下地立神春名會仙館謂問弟子周真德曰爾但善守者天成立自有時來非在于也至二十三年拂袖遊方而去常往來於長安土洞卷龍西楊仕敏乃岷州衛指揮楊其二家初仕敏始生三丰識其時聲曰此兒必英物也後果貴顯遺小鼓於岷之楊氏雖隱大鑄音莫能混後亦以不知所在遊揚州瓊花

人編類集 卷之六 仙家

十三

觀有題瓊花律詩語滿酒寶自況也三十四年我太祖皇帝遣三山高道訪于四方竟弗至太宗御極奇其術遣使徵書曰真仙張三丰足下復命禮科都給事中胡浹道錄狂一愚岷山衛指揮楊永吉徧詣名山訪求未獲特初正一孫碧雲於武當建宮以候天順中贈為通微顯化真人錫之謚命先是元末居寶雞金臺觀辭世留頌而遊民人楊執山置指論茲海芝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抵奉聞武當或游襄鄧間洞觀此世昨觀于古天順末或隱或見問其得道道德仁義為言心與神通神與道一事事先

見如神後往來於鶴鳴山半年迄今不知踪跡南川居士曰晉嚴君平賣卜城都勸人以忠孝之道陳圖南對宋太宗以養身養欲治世安民數語君子避之今三丰吐辭發語專以仁義忠孝勸世道善太微功參玄造諒未可虛無爲無補于世教也

三丰避老題蓬萊仙奕園云蓬萊仙奕園乃龍陽子冷君所作君武陵人召敬龍陽子其別號也中統初君年尚少與刑臺劉秉忠從沙門海雲遊書無不諳尤達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曆農伎皆能通之至元間秉忠入拜大保參中書君乃弄釋業儒

遊於雪川與故宋司戶參軍趙孟頫於四明史衛王

七

府親唐李思訓之畫忽發胸臆效之不月餘山水人物悉得其法而傳彩尤加纖細神品幻出由此以丹青鳴於時隸淮陽遇異人授中書太丹出示平叔悟真之指悟之如已作至正間百數歲矣綠髮童顏如方壯時值紅巾之亂避於金陵以方藥濟人如神

天朝雖新君有畫鶴之誣隱壁仙逝此卷乃至元六年五月五日爲子作者予方將訪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識其奇仙異筆混之光流故識此奉遺元老太師汝國丘公三丰此跋蓋永樂二年四月也冷君

名謙字敬洪武初以善音律任太常協律郎今云各啟敬或以字行亦未可知跋謂至正間啟敬已百數歲又謂其隱壁而逝則誠神仙也三丰張姓名玄玄跋謂至元五年端陽日得此至永樂二年始綴以贈人計其苗當過冷君其爲真仙亦無疑矣予嘗於王屋山過三丰徒孫所謂陳鐵牌者言三丰遼東人正統間猶在後不知所之蓋二公國朝神仙之最顯著儒先君子舉以爲世無神仙豈通論哉

八
補
遺
卷
五
五

二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七

稗編

文類

史通

劉知幾

六家商書家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卽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焉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渾秩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此月令多同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入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

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集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爲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邵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其義例皆準尚書

春秋家大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爲本記考其宗旨如晉春秋自是爲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家遠孔子云沒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

策及公羊公羊而巳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爲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纘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卅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因爲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篇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撰其書爲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于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邵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爲的准焉

國語家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氏錄其行事因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

史記家梁武帝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異者惟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清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于宋年其編次多依做通史而馭其行事

丞相劉基奏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皇家顯慶中符
璽郎龍西季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兩起自宋終於陳
述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
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
著史記之流也尋史記彙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
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應敘君臣
一時而參商是隔此為其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
聚舊記時撰雜言雖曰本國等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
而語貌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

載言按遷固列君臣於紀傳就遷述於表志雖篇名
甚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為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
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詔令羣臣之章表後檄收之
紀傳悉入書部題為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倣
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
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
若韋孟諷諫之詩楊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
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切謂宜從古詩例
斷入書中亦猶辭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誅
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昔
子實錄撰晉吳以為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為

諸注而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完後史之
所宜補
國紀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謹矣但
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案
據自后援至於西伯肅自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
而名錄本起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
殷紂以對武王援秦繆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
有別豈不尊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
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
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
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
得書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
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況其名曰西楚號
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
名責實再三乖繆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
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
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
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准於
斯而鑒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
不編何紀之有太位終北面一概人臣倘追加大號

子 8 · 228

止久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記孫和雍求故實非無
往例逮伯走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吳國虛設
間圓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爲魚貫又記者旣以編
年爲主唯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
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
書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彥淵撰後魏書
李百藥撰北齊書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
備錄如彭淵若撰齊書
魏書紀述淮南沙丘是地全爲傳體有異紀
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

列傳如二人行事着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

盡若陳簡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銘是也亦有事跡難索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爲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其同於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爲義舉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顯史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於名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爲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援陳宮或運籌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于今稱之豈假編名作

傳然後審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于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遺跡。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傳班史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

天文志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爲志而論天
象也但載其時宇氣稜薄食晦明裨益梓慎之所
占京房李邵之所候至如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
告拆晉相述禍星集穎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
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濛色著青蒼
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

輒編之於叢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雖有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矣

藝文志 著書之志 天文 藝文也 蓋欲廣列篇名 示存書體而已 文字既少 披閱易周 故雖非節文 而未甚積累 後來繼述 其流日廣 天文則星占月食 渾圓周髀之流 藝文則四部七錄 中經秘閣之輩 莫不各踰三篋 自成一家 史臣所書 宜其輒簡而近 世有著隋書者 乃廣包衆作 勒成二志 踵其繁富 十倍前修 非

唯循履車而重軌亦復如瀛眉以牛觀者矣近者朱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瑣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譬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

五行志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各遠應始皇臥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植白髮元后之祥柱樹黃雀新都之識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蜚蠹食崩折墮雨霜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濶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暵候螟螣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棧或

八編續纂 卷之三 文選 七

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是宮垂謫厥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略諸且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雅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爲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錄况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略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

雜志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如兩漢之都成洛晉宋之宅金

陵魏徙伊瀍齊居津滌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爲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土金石草木繭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托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畧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聘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叩竹傳節錦書流咏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上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

八編續纂 卷之三 文選 八

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疆能言吾祖郊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藉說取誦於姬后故撰氏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遠乎晚葉諸學尤頒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夷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淪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奏其間高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爲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

無其錄如休文宋鑑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爲務曾何足云

論贊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據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淵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誤論以裁之此皆私狗筆端苟街文彩嘉辭美句奇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亟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無味承祚濡緩不切賢才閭出隔世同科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愜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偉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已降流

八編類集

宋宣王

文

蕩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僞事必擇其善者則于實范曄裴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王厄無當曾何足云王邵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斯之謂矣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竊爲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猶執於高士者矣馬遷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既而班固變爲詩禮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

贊桑述贊爲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紹之以使少理小者則張之以令大名實多遠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撰述合在一

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李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天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詞論以贊爲顯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漢法義盡而宣以傳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簡要者死至若與奪非宜是非失申如班固之添排

八編類集

宋宣王

文

賈誼范曄之虛美愧驚陳書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

斷限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並編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氏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選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目表志所錄乃盡職年舉一反三豈其若是膠柱鼓瑟不亦膠柱而固之勝駭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途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

求其所書之事者得十一於千百一或其似莫之敢
移永言其理可爲歎息矣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
雄鋒銳之所交與網羅之所及者蓋亦惟二袁劉呂
而已矣若建德行弑然勝就戮總關王室不涉霸圖
而陳壽國志引居傳言大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
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漢史何太師之驚迷獨刊於
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讀生於季末自相吞
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
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蕩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
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他記則無宜重述故

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
吳書沈錄金行上載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
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
海殊風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羌有錄索虜
成傳魏本出於離種猶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本朝
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真牛北吞諸僞比於秦益
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
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
父張李諸姓據有京蜀其於魏也較年則前後不接
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夫尚書者

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
群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
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遂全寫禹
貢一篇降爲從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
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若夷狄本係種落所
與北貆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瓠高句麗以繁橋獲
濟吐谷渾因馬聞徙居魯不知前撰已著而後修宜
繫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以於
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陸士衡有云雖有愛
而必捐可謂達作若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

人編撰其
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
未許也

載文宣傳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遺其惡存於
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詔屈平宋玉爲誦者何
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
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虞帝思理夏后失
御尚書載其元首貴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眀春
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
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竇通其體詞沒其義
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

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他文大抵猶實至於
魏晉已下則倚繆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日虛
設二曰厚顏三日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者大
道爲公以能而授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
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踴實
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形
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
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國之得喪如日
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近古則不然
晉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餘或斷水以防其渡
及其申詔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
宅建都若鷓鴣之巢章臨戎買勇猶煙柳之拒轍此
所謂厚顏也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
時第五倫爲督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
見決矣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其君雖
有反道敗德惟頌典舉觀其政令則幸矣不如讀其
詔誥則勸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故漢
光武謂龐參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
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帝王所慎近

古則不然凡百具齊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
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黜貶則斗筭不才罪不容責
夫同爲一士之行風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
非變於俄頃此所謂自戾也夫作者形言本無定准
故觀猗歎之頌而驗有殷方與觀魚藻之刺而知宗
周將頌近代則不然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
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暗爲准的此所謂一槩
也

言闕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也王撰齊志宋孝
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
皆九二子以言多浮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四

過史臣猶鑑者見嫫姆多媼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
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
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損實事便號以良
直師其模楷至如周太祖實名賴魏本李順故當時
斷案又曰推羅頭圍聚河中和非賴魏本李順故當時
爲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不載周史又西帝下
董狐南史齊首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也近有
數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即著
李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

可以効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時與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

簡要近史記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聖純孝欲言人晝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捷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迹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醜

八編類纂

卷言三

三

爲酒藥脯以奉獻公曰奚來驪姬曰世子以祀故致福在君將食之驪姬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識也覆酒于地而地墳而以脯與犬犬驚驪姬下堂而啼曰天乎天乎吾君之國子之國也子可遲於爲君又禮記云晉將伐宋使覲之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甚哀曰宋不可伐也此則既載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諸史人有行事美惡者皆以具其紀傳中續以贊論重述前事此則事跡既書贊論又載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公羊傳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于皇宋所撰五代史皆有之敘事之省其流有

三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嘆此爲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大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其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邾克眚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跋齊使跋者逆跋者禿者逆禿者眚者逆眚者蓋宜除跋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爲煩句也漢書張倉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字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

八編類纂

卷言三

三

隱晦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子弗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潤略而語實周禮既而丘明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仕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

下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屏車
裏之比及束手足皆見援廟楨動於憂師人多寒王
撫而巡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
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

史論論逆臣則呼爲問問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
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
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辭南董顯畫之義也如魏收
代史吳均齊錄牢籠一世或包舉一家自可申不刊
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日來獻
百年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

八編類集

卷之七

七

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爲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
德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咎人如王隱稱諸
葛亮挑戰冀獲曹谷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幸爲有
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當矣而虞思道稱邢邵喪
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稚
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
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非當者矣

事擬天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
憑李更楊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則比跡於
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况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

不仰範前哲何以踴殿後來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

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
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
呼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
諸侯爲帝王日辛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思欲據
抑馬記師放孔程其書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殺其
大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
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
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
內大同君扉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于寶撰晉

八編類集

卷之三

八

絕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
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茲二國
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
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
聊生晉師是討後無相怨而于寶晉記云吳國既滅
江外忘亡豈江外被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滅亡乎
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
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曹
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
諸春秋年始達此義而自古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

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歷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與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紀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

入編類纂

卷首五

二

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千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千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謝承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其爲讓非讓道也又楊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

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書編次古文撰敘今事雖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子實晉紀敘懿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勔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劬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

入編類纂

卷首五

三

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臧前稱子產則次是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袁山松云書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已遠似皆未親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書傳

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

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
社此文景而爲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
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偽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
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書某
使來聘。某君來朝。若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
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
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可也。若乃藩王
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若漢書載
楚王霸等來朝。宋書載檀夫臣謁其君子。觀其父知
進濟等來朝之類是也。
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
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
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晉書。止列
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已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
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
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爲之。口勢題署。由其力
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
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
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爲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
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也。則有父
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乃

入編類集

卷言三

三

敘其各位。一一無遺。此實家謀。非關國史。其煩四也。

史傳

劉 勰

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
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撰史。班之
舛濫。傳玄識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

徒魏志斷論

魏 收

今鼓吹鏡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
聲不先訓。以義今樂府鏡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
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鏡章。非古
淫哇之辭。並皆詳載。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爲
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荆豫。今隸青兗。朝爲零

入編類集

卷言三

三

桂之士。夕爲盧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爲
之混淆。職方所以不能記。自戎狄內侮。至晉東遷。中
土遺氓。播徙江外。幽井冀。雖充豫青徐之境。幽淪寇
逆。自扶莫而裹足。率首免身於荆越者。百郡千城。流
寓比室。人竹鴻鴈之歌。士蓄懷本之念。大宋受命。重
啓邊陲。淮北五州。翦爲寇境。其或奔亡播遷。復立郡
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以班固馬彪二志。晉
宋起居。凡諸記注。悉加推討。隨條辨析。便悉該詳。百
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爲易。元嘉中東海

承天受詔集宋書其志十五篇以橫馬彪漢志
證引該傳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馬遷共爲一家者
也

史論中

蘇洵

其一日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
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按閱與之失不載焉見
之趙奢傳傳鄺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誤不載焉見之
留侯傳同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
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
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
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辨如鄺食其忠如周
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
怠矣是故本傳聯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
隱而彰乎遷論蘇秦魏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
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
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
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商人必曰蘇
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
故於傳詳之於論於替復明之則其惡惡也不亦直
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皆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

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
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
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鄆書
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
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
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
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非之春秋書
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
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
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
八篇類錄卷之七
絕而弃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
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
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正
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如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
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
專故不日名之耶不日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
不著也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
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日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
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
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

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後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試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

正統辯

陶宗儀

辨曰。今日之修宋遼金三史者。宜其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勅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遼於南之後。拘于遼金之坑于北乎。吾嘗覓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估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於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侵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太遼之號復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薨于天祚。凡七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遼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囊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乘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再

八編類集

卷之七

重

考金之有國矣。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慕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爲君長。保其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素非若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與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辭以告和。結爲兄弟。晚年且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又其說之曲而陋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與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

八編類集

卷之七

重

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以吳魏爲分繫。而以蜀漢爲正統。何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爲篡逆。不當合爲五。伐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爲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爲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謂之承晉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遼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爲間。以宋統不爲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

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爲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周繼漢乎但五代皆閥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閥不可紊千萬歷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則宋與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閥爲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接唐以爲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爲南史爲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厭禍亂之君使之君主中國非欺

入編纂

宋宣之文

三

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餘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爲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絕爲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遺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

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爲遊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前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族屬踈遠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閥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仍在江東劉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僞斥之乎此宜不得以南渡爲南史也明矣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繼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者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

正統問

徐一夔

眉山蘇氏有云正統云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元亮曰宋之太祖既受周禪平江南平湖南平嶺南平荆平蜀至於吳越恐懷待命所未臣者獨河東一彈丸地可以謂之有天下矣此見四明陳氏著續通鑑綱目其書太祖崩曰宋主趙某祖至太平興國四年始揭正統歸之豈非以河東未臣而以敵國側之歟余曰非也太祖之北征也嘗因河東謀者誦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讐豈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爲重困此

一方之民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宸其言遂不致伐以此觀之則河東之不足爲正統累也明矣彼陳氏之書夫豈至當之論哉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八

稗編

文類

論詩賦

西漢之賦其辭工於楚騷東漢之賦其又工於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於一代辭愈工則情愈短而味愈淺味愈淺則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辭賦有古風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出四聲入病起而俳體又入於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爲駢四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七十八

一

儼六族事對偶以爲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下體失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於古然其中有安仁秋興明遠舞鶴等篇雖曰其辭不過後代之辭乃若其情則猶得古詩之餘情矣

爲古賦者率以徐庾爲宗亦不過少異於律爾甚而或以五七言之詩四六句之聯以爲古賦者中唐李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賦差強人意但俳之變雖除而律之根故在雖下筆有光駢時作奇語然只是六朝賦爾惟韓柳諸古賦一以駢爲宗而超出俳律之外唐賦之古莫古於此至杜牧之阿房宮賦古今體

矣但太是論體不復可專目爲賦矣母亦惡俳律之過而特尚理以矯之乎吁先正有云文章先體製而後文辭學賦者其致思焉

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迎神奏嘉至入廟奏永至乾豆上奏登歌再終下奏休成天子就酒東箱坐定奏永安然後有其名而亡其辭所載不過武帝郊祀十九章而已後儒遂以樂府之名起於武帝殊不知孝惠二年已命夏侯寬爲樂府令豈武帝始爲新聲不用舊辭也迨東漢明帝遂分樂爲四品一曰天子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七十八

文類

一

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箫鉦歌樂軍中用之其說雖載方冊而其制亦復不傳魏晉以降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皆夸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舉無足觀矣

晦庵先生嘗答輩件至有曰古今詩凡三變自漢魏以上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朝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無復古人之風矣嘗欲抄取經史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郭景純陶淵明

之作自爲一篇而附三百篇楚辭之復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篇以爲羽翼與衡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接於耳目入於胷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

五言古詩載于昭明文選者唯漢魏爲盛若蘇李之大成曹劉之自得固爲一粹之冠究其所自則皆宗乎國風與楚人之辭者也至晉陸士衡兄弟潘安仁張茂先左太冲郭景純輩前後繼出然皆不出曹劉之軌轍獨庾信節高風遠韻直超建安而上之元嘉

人編類集

卷之三

四

以後三謝顏鮑又爲之冠其餘則傷鑠刻遂乏渾厚之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既拘聲韻江文通又過模擬而詩之變極矣唐初承陳隋之弊唯陳伯玉厚師漢魏以及淵明復古之功於是爲大造開元中有杜子美之才瞻學優兼盡衆體李太白之格調放逸變化莫羣繼此則有韋應物柳子厚發復纖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自是而後律詩日盛而古學日衰宋初崇尚晚唐之習歐陽永叔痛矯西崑陋體而變之並時而起若王介甫蘇子美梅聖俞蘇子瞻若山谷之屬非無可觀然皆以議論爲主而六義益晦

矣馴至南渡遞相循襲不離故武獨攷亭朱子以豪傑之材上繼聖賢之學文辭雖其餘事然五言古體實宗風雅而出入漢魏陶韋之間

世傳七言起於漢武栢梁臺體按古文苑云元封三年詔群臣能七言詩者上臺侍坐武帝賦首句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惠繼之曰騷駕四馬從梁來自裏而下作者二十四人至東方朔而止每人一句句皆有韻通二十五句共出一韻蓋如後人聯句而無雙句與不對偶也後梁昭明輯文選東漢張衡四愁詩四首每首七句前三句一韻後四句一韻此則

人編類集

卷之三

四

後人換韻體也古樂府有七言古辭曹子建輩擬作者多馴至唐世作者日盛然有歌行有古詩歌行則放情長言古詩則偏守法度故其句語格調亦不能同也大抵七言古詩貴乎句語渾融格調蒼古若或窮鏤刻以爲巧務唱噉以爲豪或流乎萎弱或過乎纖麗則失之矣

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饒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也夫自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

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登發曰吟委曲盡情
曰曲放情長言曰歌通俚俗曰諷感而發言曰歎憤
而不怒曰怨雖其立名弗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
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模擬古題少陵則即事名
篇無復倚傍厥後元微之以後人沿襲古題倡和重
複深以少陵爲是

詞賦

堯舜之時變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
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無亡國
喪官失樂器淪于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宋固有得
入者

入者

五

其達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
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大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
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擊射必使工歌
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
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淳淫流佚唐之
時陳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
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
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
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

態言出吟吟其似春凄今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
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

書傳聖俞

文

竹中區以玄覽隨情志於興墳遺四時以數近曉萬
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襟潔以
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蘇世德之俊無讀先人之清芬
遊文章之林府嘉藻麗之彬彬流投篇而援筆聊宣
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偏訊精奮八極
心游萬仞其致也情鍾醴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
犀言之滌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

八編類集

卷之八

六

而潛浸於是沉辭煥浹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
浮藻聯翩若翰鳥縷繼而墜曹雲之峻收百代之閑
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歛夕秀於未振觀
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抽部辭辭就
班抱景者咸叩懷獨者必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
而討源或本應以不顯或未易而得難或虎變而
驚龍見而鳥瀾或岳岳而施施或岷岷而不
聲聲或以擬思眇眾慮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
於筆端始踟躕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
幹文垂條而結筆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焉

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以數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遽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衷而求音幽絳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恨之而彌廣思接之而愈深播芳誕之藪藪發清餘之森森樂風飛而麗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馮殊物無一量紛紅揮靈形難爲狀解程才以效伎司執而爲匠在有無而僥倪當淺深而不謬雖離方而適圓期窮形而盡相故夫詩自者尚奢惟心者貴當言篇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光碑拔文以相質諫懋辭而悽愴銘博約而顯閱

八編類集

卷五十八

文

頤性而清壯領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開暢奏平微以閑雅說博燁而誦誦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爲物也必安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達言也貴妍聲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進止之無常固崎嶇之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聞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恒抑末以矯矯謬玄黃之秩序故渙忍而不解或仰偃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板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鋪敘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

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効績虎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綉繡懷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聞合乎景篇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廣而怨義亦歸感而必振或若發類豎離衆絕致形不可逐舉難爲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宰卷而無與偶意徘徊而不能殫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樸之勿剪亦蒙榮於纂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以潛夫所偉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

八編類集

卷五十八

文

仰寥廓而哀永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步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或體累良賢而爲現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而返微言寡情而難受辭浮漂而不顧猶絃公而徵息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諸合務嘈囂而狀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雍防露與衆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以去滯關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汎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詰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

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構譬猶舞者
起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遺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
政非華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子庸之所服
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廣發於巧心或受
啗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蘂若中原之有故同素驚之
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囂於此世嗟不盈於手撫
惠挈瓶之屨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蹀躞於短韻放庸
音以足曲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矚蒙塵於
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
可過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駭排
人編類集
夫何紛而不思風發於胎應言息流於唇齒紛藏
絃以駁運唯毫素之所擬文微微而溢且音冷冷而
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詎若涸流
覽營寬以探頤類情爽而自求理鬚鬚而逾伏思軋
軋其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旁尤雖茲
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時撫空懷而自慨吾未
識夫開塞之所由也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
恢萬里使無閼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
象於古人濟文武於將堡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
不彌理無微而不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

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比部文賦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
仲宣北海徐幹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理
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
咸以自聘騁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
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
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譽野縱氣然粲之匹
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圖扇
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
表書託今之雋也應場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
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特論理不勝辭至於
難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傳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
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
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
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
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
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
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
而盛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驚之
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

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與論論
方其擢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
空而易奇言微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
意密則無隙疎則千里若夫駸發之士心總要術敏
在慮前應機立斷羣思之人情競岐路鑒在疑後研
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
懇愜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事使繁約得正華實
相勝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云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豐縟爲貴敷
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諫之

域諒哉文章雜體

凡碑碣表於外者文則稍詳誌銘埋於壙者文則嚴
謹其書法則唯書其學行大節小善寸長則皆弗錄
其大抵諒則多叙世業故今率倣魏晉以四言爲句
哀辭則寓傷悼之情而有長短句及楚體不同焉其

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
告生以其道德德之歸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
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
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

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斯
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斯至於古之立言者邪以勝
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斯至
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遠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
而族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
沃者其光暉仁義之人其言諄如也抑又有難者愈
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
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
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
心而注於乎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

人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八 論

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
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
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
於乎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爲喜譽之
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
然後渙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難也迎而距之平心
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人養也行
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
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
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

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肯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先言不志乎利。聊為言之。答李端書。

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住。先進之於後輩。苟是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

八編卷五

名言之類

三

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度改革名名之所存。詢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天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真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為之最然。則用力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

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讓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答劉正夫書。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竒狀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迴洑迤邐。還觀。

八編卷五

名言之類

四

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雨雲霧。寂無人聲。蓋自謂也。近世詰命惟蘇廷碩叙事之外。自謂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達。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旨高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親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曹植詩有何況。諸作四韻。王粲詩有舉原安三韻。班固漢書贊及當時詞賦多用協韻。賈元勳作漢書信是。

也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文選詩有五耦七耦顧者今之文自四耦六耦以至百耦無有足曲詞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又如絲竹鞀鼓迫於促節飢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蕭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寶斯棄此爲文之大旨也文章論

人篇類集

卷三

三

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疆言者也

吳克秀

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

繁風捕影能使是物乎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乎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者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瑣瑣策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初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瑣瑣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以其似賦而謂之瑣瑣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者甚衆答諸學原

人篇類集

卷一

三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世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才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漸盡則信乎得之於天者非超然而不羣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比辱賜書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爲浮藻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爲文者必本於經而恨於道其紀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其之辨也至其發言達辭又奚以割賦爲工哉今不本

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頗性曲折蒼然鬱然鏘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譏焉者良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仆耶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弗可以亂爲文而不以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必先體製而後工拙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操梁棟櫨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屠屠老之廬官司之署處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絕而不相侔也使記此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浮屠老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斷車而肖於舟矣可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刊落矣乃悉古書奇字而駢集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矩矱也邪蘇子謂錦綺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離而組之以爲服則絳繒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辭英以爲華爲丹其亦異於作者之見矣世有箋人焉親

蘇軾集卷之八

三

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鏤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寶財賄以爲得計矣一日微者掩之則爾然盜也今爲文者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而綴輯之則其氣固已蕪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排憂之力哉大論文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他也然而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莫高山大川旣成功矣然後筆之爲萬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覲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旣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孔子若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旣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爲鄉黨之文文厚

蘇軾集卷之八

二

書法

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辨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也科斗卽古文別名蒼頡卽古文之祖也十體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爲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十體書斷

籀文者周太史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六篆小篆後人以名稱書謂之籀文十體書斷

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天下行之書如鐘石字若飛動作楷隸之祖十體書斷

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次仲始創隸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書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始皇時官務煩多得次仲文簡略赴急族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為大鳥飛去隸書雅蔡伯喈乃造其極王次

仲即八分之祖也十體書斷

隸書者秦下邳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爲縣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損益大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按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漢陳遵善隸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之以爲榮厥後鍾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極程邈即隸書之祖也十體書斷

草書者漢皇門令史遊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

始變篆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按章州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爲今草如水流速拔茅連茹十體書斷

行書者後漢隸川劉德昇所造也即正書之小變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昔鍾元常善行御書是也厥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十體書斷

飛白者後漢云中郎將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製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尋大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說不言起由按

漢靈帝嘉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

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殺人以聖帝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官闕其體有二創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詣此十體書斷

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之所造也杜度妙於章州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法此藝襲與張芝芝相善芝自云上比崔度不足下方羅趙有餘十體書斷蒼頡之初作書盡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草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

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日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置體蓋謂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攝武宿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成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各取史籀大篆或顛省改所謂小篆者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祗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日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僅十七已上

始識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勅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采以作訓纂篇凡蒼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莽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又書之節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虫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敖獻春秋左氏傳鄒固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巨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卿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說又謂字古初制字象形故象形爲六書之首形不可象而指事事不可指而會意意不可會而諧聲聲無可諧

五不足而後假借論六書

鍾繇少時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以還與曹操
邯鄲淳章誕孫子荆開枇杷等議用筆法見蔡邕筆
法於章誕堂上苦求不與及誕死陰令人盜開其墓
以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刀無筋者痴一一從
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鍾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
人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
書學漢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
裏則至矣忘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用筆法
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學者不寫善寫者不鑒意
八編書集

前筆後者勝意後等前者駁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釜甲也水硯者城池
也心意者將帥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馳
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戰也若欲書
九乾研墨凝神靜慮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
令筋骨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
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
晉宋真書作此書翼師鍾繇叱之翼三年不敢見澤
必致進每作一波索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
為之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

見李斯曹喜筆書又之許不見鍾繇梁鴻書漢下見
蔡邕石經三體書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
衛夫人書徒費年月遂改本師於眾碑學晉馬陸年
五十有三恐風燭奄及聊遺教於子孫耳可藏之石
室千金勿傳非其大也題筆陣圖後

宋元章采隋唐室本朝得一千四家續之僧智果書
雖氣骨清健太必相稱如十四五貴曹偏性方偏顯
墨忽起規矩諸遂良書如駭戰戰馬舉動從人意而
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學休糧道士神宗雖清而
體氣疲弱歐陽詢如新瘡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

柳公權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

俗願真卿如項羽掛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特
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舉動屈強
禮節生疏徐浩如蘊德之士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
高古節體氣純白沈傳師如龍藏天表虎踞溪傍神
情自若骨法清虛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雄健
而鋒刃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亮蔡
襄如少年女子訪雲尋雨體態嬌婉行步輕緩多飾
繁華蘇舜欽如五陵少年駿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
阮樂張友直如宮女捧花嬌媚對鏡端正自然別有

一種矯態評十四家

余在黔南時其書字結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憎大槩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沉着痛快之語但難為知音爾○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余嘗評書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至如右軍如涅槃經說伊字具三眼也此要須人自體會得不可見立論便與詳也○王氏書法以為如銀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筆前耳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摩言之長也○東坡先生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寬綽而有餘如東方朔畫像贊樂毅論蘭亭稊事詩叙先秦古器科斗文字結密而無間如焦山崩崖懸鵬銘永州磨崖中興頌李斯碑山刻泰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世兼二美如楊少師之正書行州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為俗者言要歸畢竟如此如人睡時五色無主及其神淫意足青黃皂白亦自燦然字書時時臨摸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唯用心不雜便是入神要路書說

凡書通即變玉變白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永禪師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法皆自變其體以傳于世俱得垂名若執法不變縱能入石三分亦被號為書奴終非自立之體此書家大要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九

經濟編

文類

聖書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

漢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創室之子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七十九

皇帝素尊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目進不衰以故誅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通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謀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陸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者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二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大牙相入

者以爲起矣曰高皇帝所以戒長沙土也朕不得擇

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

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

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

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

地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歟爲冠冕矣上褚五十衣

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遣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

南粵王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使虛溪遣朕書云願

服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七十九

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遠

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左賢王

事 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

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拜國有功

甚苦兵事服錦袷袴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黃金

勒且帶一黃金犀毗一綉衣匹錦二十匹赤緇綠緇

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調者令肩遺單于 皇帝敬

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使當戶且乘雕渠難郎中韓連

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

使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重朕亦制之使萬民耕

穢射獵天，食父子母，臣主相安，俱獲暴虐，令聞聲
怒民，貪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難兩主之歡
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
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曰：「斯
既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
其天年，朕與軍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
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
處北地，寒氣早降，故詔使遠軍于秣，金帛綿絮，
他物歲有數千。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軍于爲
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

漢書卷九十九

三

離昆弟之驕，朕聞天不順覆，地不偏載，朕與軍于皆
相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
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踐行嗟
息，蠕動之類，莫不祐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
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
舌之帝王，約公現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
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道句如前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三
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嬰、賴、綰、侯等誅討賊亂，專立
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禁邪

曹濯揚劍，推鋒從高皇帝，聖賢除害，振鐵海內，當此
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
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
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內親，敵吾一體，延與
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
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去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
見高祖之廟乎？昭帝賜燕王

聖宗時，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額上紅縣
乃議降詔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
匹夫無不報之仇，養茲驍虜，猶託要盟，朕生靈之資，
小畜養，集，卷九十九

四

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不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
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鰐，泊行李之繼道，復
婉詞之見犯，舍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
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逮言乎，近孰
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情，直學士
虎李壁之詞也。宋欽宗罪己詔

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言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
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譏之，燕將懼誅，
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

城不下。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庸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左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苦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破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散民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苦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金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

六韜卷之九

定計九文

五

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苦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破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散民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苦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金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

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幸倖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拘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讀裂地定封，富比閭閻，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孰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基也；逢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桎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桓公，而不出意取而不見寃，年沒壽不允爲魯人，賤行矣。然管子稱三行之過，獲齊國之政，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

六韜卷之九

定計九文

六

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惠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解氣，不憤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與趙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志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忿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

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固罷兵倒轡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章邯既敗於鉅鹿陳餘遣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起外久矣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予秦無愚智皆知

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下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鐵質妻子爲俘乎章邯狐疑陰使侯成使項羽欲約納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聞還長安因留上

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開柙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懇懇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詔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閱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令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當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墜沉欲往開之

將難爲類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昔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軔乎男兒弱死何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直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事諫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又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

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
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
願急賜報焉與備書

蓋上天垂司過之旻聖主建政諫之鼓設非謬之備
惠箴關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
大計無不懷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感頃聞建議
復欲進遵前圖卽事之期便有定月茲使慨然想是
流安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
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引農王略孫宣
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
人新類集

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傳宣命
欲令諸軍振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
稱亂南制公孫瓚然北幽劉繇決力江潯劉備爭
盟淮陽是以未獲承命率弓戢戈也今備既破操
等僞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
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
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
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於
天下徒以春秋尚公脅於彊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
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

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
之兵當逸地勦捍之虜所以斯須滅魂也今四方之
人皆玩敵而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
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
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
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
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瘁於禁紂之政毒苦
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
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卽尊號
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
人新類集

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
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權冀五也幼主岐嶷若
除其僂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
自受旦爽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
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諸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
以因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彤丹青流慶無窮垂
聲管絃推而不爲爲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
六也五世爲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爲忠
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蹟類念社稷
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

節而疆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蓋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士也所責於聖哲者以其察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群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義固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圍緼而牽引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孫策責東衡書

八篇集卷之二十一

十一

石勒破需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勒遣勒書曰將軍發跡河朔席卷充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河雖自古名將未足爲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禽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克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逆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覆而爲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附勸義堂長尊遵貴背馳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辭豁然成

高天下不足定蠹寇不足據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爲帝王者至如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遐想益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聞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

九篇集卷之二十一

十二

唐李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強欲自爲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挾戮力同心執子嬰于咸陽殲商辛于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尊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遠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鵠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乃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司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邁知命顧不及此欣戴大弟榮鱗附翼惟弟登庸圖鏡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答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

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不絕

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葉鸞雀之小志慕湯錫以高祖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空虛以屈膝又何方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鎬涉血于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王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

八 劉琨集

卷之二十一

上

將軍魚游於沸淵之中驚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旌鼓感生平於疇日撫茲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兼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格矢東來夜浪滇池解難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蠲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用殷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咨泣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任懷君其詳之丘伯之書

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爲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綿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木禾雲合甲胃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皆倉皇震悼累日嗟呼遣使行奠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嚴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擁立大位誠不獲

八 宋史

卷之二十一

上

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遠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會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邪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爲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無辜王者之

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連之。且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矣。則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德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棄。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爲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授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爲霸王。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昇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戰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

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載。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四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歷諸侯之兵。華五伐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約疆。并晉就緒。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歿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忝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爲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

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致命
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
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
糧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奮可取
則取可城則城衆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
或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
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風夜
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
傷必衆且蕃兵戰或者非有罪也忠于大王耳漢民
戰或非有罪也忠于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
積累怨讐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
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
哉仲淹與招討大尉夏公經密學韓公嘗議其事
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次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
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太
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謀
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
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土國
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
邊人復見康樂無疾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

大王之國府用或聞朝廷每歲必有銀帛之厚賜爲
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
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眞拜又吳越王錢氏
有丞相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
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
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
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
廣豈無道才有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
如故互置蕃王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
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憂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
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
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
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
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
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焉宋范仲淹答
魏元吳書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

大學衍義補

治類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

易乾元亨利貞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經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育出庶物萬國咸寧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觀之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臨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恒之象曰恒亨無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

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克與曰若辭稽古帝堯曰放也也敷也欽也明也

文也敷也思也建也安也安也允也恭也克也讓也光也被也四也表也

格也于也上下也

克明也之也俊也德也以親九族也高也祖也至也九族既睦也平也

章也明也百姓也昭也明也信也睦也和也萬邦也侯也之也國也

黎也民也於也變也遷也時也是也雍也和也

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顧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伊訓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愆厥德罔有天災山川

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洪範初一曰五行也次二曰敬用五事也次三曰農用八政也次四曰協用五紀也

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也次七曰明用稽疑也次八曰念用庶徵也次九曰嚮用五福也次十曰威用六極也

五皇極星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五皇極星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五皇極星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五皇極星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五皇極星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五皇極星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五皇極星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五皇極星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五皇極星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四體四肢既正既正膚革革外華厚厚皮充盛人之肥也父子
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
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
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法相考百姓以睦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臣按所謂聖矩者固欲以公天下之好惡然天下之所同好者財利也公其利以利天下者君子也私其利以害天下者小人也是又民心之所同好同惡也

中庸教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臣按中庸此三言者豈有以為事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而又總一言以結之曰聖神功化之極至於或問又曰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人之能事學問之極功是則古今為學為治之道皆莫有大於此者矣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大臣則不脛體厚臣則士之報禮重乎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矣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臣按聖人處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惟至誠而又不息然後能久久故微驗於外悠遠而無窮悠遠則自博厚博厚則自高明非有至誠之德而又有無息之功其安能如是哉蓋至誠之久於中故其微驗之發於外者氣勢自然如此從容不迫寬緩自在所以積而至於博厚如地高明如天而其悠遠也又且至於久而無疆萬物大虛偽妄製作輒無常道而漫近汲汲焉彈日之功者其何以能底於博厚高明之域哉觀夫三代盛時積功累仁功業盛大而有道之長

如此泰清之君獨虛作偽朝更夕改而日不暇給而功業如彼之卑運祚不延可曉也矣

今天下率同執書同文行同倫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博博淵泉而時出之博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聲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履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夫萬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
浩其天苟不罔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
平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張載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
萬世開太平

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章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蒨衣爭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大夫譁天下爲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餘里鼓帷帳不核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接爲官室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堆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衆金石治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禮之侈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蒿藏家而託葬焉秦以能罷之力虎狼之

心盤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爲禮義放天殃已如秦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諫諫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諫論含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于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

李方岳之去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典之馳殿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于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募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父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襦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于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于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

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兔
伏狐以傳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
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
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嫌故君子不常見
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
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
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
敬功業施于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
日壞而崇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
臣竊惑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
議大計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
臣竊至言

器私人如此有異淮南齊北之爲耶此時而欲爲治如難矣
天下清亂高皇帝與諸公並起非有室之執以據
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屢得舍人材之不
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下位割膏腴之
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
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
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
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護者
曰羣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
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
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是當時陛下即位能爲治乎
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
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
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
厲王春今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東至法安
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
如焉敬者適改其口七首已陷其旬矣陛下雖賢誰
與領此故賊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
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
襲是跡而動既有微矣其孰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

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釋如之何
臣竊跡前事大抵循者先反淮陰王楚則最遲最
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稀兵精
則又反彭越用眾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
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
最顯而最忠非獨勝與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
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取也令信越之倫
劉爲微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勝友和之犬計可
知亡欲諸正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
受功寵寵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據天下之治安莫若
建諸侯而少其兵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
心
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變
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嫖娼侵掠至不敬
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祚致金絮米糴以奉之
夷狄微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
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
人乎非豐倒縣而已又類群且病群夫群者一面病
痾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
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

習而聽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
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我人諸侯執
既卑辱而聽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
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
以天下之大困于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
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
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擊匈奴
之衆唯止之今今不獵猛獸而獵田獵不博及寇而
博畜寇蠶細蠶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
今民賣糧者爲之縑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出
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聽人得以衣婢妾
白縠之表薄純之裏絨以偏諸美者黼黻是古天子
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縠古者以奉一
帝之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
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
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絲其領庶人
嬰妾緣其領此臣所謂舛也
商君遺禮義素仁恩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
敗故秦人家富十壯則出分家貧十壯則出贅借父
耰耨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諄諄抱哺其子與公

併保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衰哀其親至矣

業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殺戶之嫌舉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編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光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閒以爲大放至于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于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

古之王者太子適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見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遂關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

于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迺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于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適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

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膳之旌講諺之木敢諫之鼓替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規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大學生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爲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

其性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
恩阻期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
子有此其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
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
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
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
天子之論縣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草論教與選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
漸遠則堂高陛亡級漸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
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
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
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
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于器尚憚不投恐傷
其器況于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
賜死而不毀辱是以烹割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隣主
近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
之几杖則起遭君之車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
臣雖或有過刑教之罪不加其身尊君之故也此所
以爲主上謹遠不敬也所以雖獲大臣而厲其節也

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
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黜削竟刑
笞偶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虐被殘辱者不秦迫
乎廉耻不行大臣無適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
之心序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
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後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敵不以
直履夫當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
民當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
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晉罵而笞笞之殆非
人君所當爲也
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
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
化也夫犬子之所嘗破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
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行之君智伯伐
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棄面吞炭必報
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間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
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
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
羣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大馬彼
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

家集論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趨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提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身有便吾身者則敗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于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萃于羣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簋不飾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履發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整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桎押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要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君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王爾忘身圖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

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湯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賈誼陳政事章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恣害奸陷人於罪貧賤而暴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爲於行而康於邑鄭衛好易而國人暴虎羣穉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嫁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郊國三貴怨由此觀之治天下者苟所上而已今之爲薄校害不設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宗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元正者也

宜遂減官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內外近忠
正逮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
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
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雅之化以崇至仁
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
弘于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
也道傳創對聖良策

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隆禹湯
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爲予孫立萬世之基豈特令
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天

人編事集

卷之三

三

三

設教而大要節儉于身思加于人故其下愛之如父
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
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于隋時幾十分之一而徭
役相望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
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
役之如故

往貞觀初率土饑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
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謫謫也五六
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
爲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爲者多不急之務故也

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在百姓苦樂也
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
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向使洛
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眾但積貯
者固有國之常要富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
強飲之以資寇邪

臣聞天下者以人爲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
令兩縣令既廉不能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
刺史得人陛下不端拱巖廊之上大懷何爲古者郡守
縣令皆選賢德欲有頒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年

石高第入爲宰相

今獨重內官

縣令

刺史

又刺史多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
果殺身力強者人爲中郎將其犬乃補邊州而以德
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疏
奏上稱善久之詔侍臣曰刺史正當自選縣令宜照
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今永應開策

番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震
師青海未有辜便之悔臣願不特邊功可乎比來王
依冒觸憲經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
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

乎戴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豪亦爲之臣類
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賦貢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
臣情威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養神大臣虧君臣之
嚴臣願陛下接之以愷可乎燕飲詠幸月將以忠被
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
乎誠活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王真三觀費鉅百萬
臣請遣道僧普造可乎漢以祿莽開亂天下國家
爲世願推此鑒戒爲焉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樂
乃頃有謝朓崇言十事
教國賤臣前翰林院學士劉九章謹賀死謹陳聖諭
陛下臣聞太直者必孤太清者必死昔見錯勸削諸
侯之地以蒙不幸之說商鞅除不軌之臣而受無辜
之戮今并臣三人矣伏守忠懷信口不宣心則刎頸
刺腸向闕廷而死者并臣是也救國策從千里而來
欲以肝腦土汙天廷欲以死屍下救黎庶臣死之後
不見聖代清平故留與臣以諫明主今短書一封不
沐長策依夢不放所以仰天挺臂放聲大哭殺身則
易諫主則難以易死之臣勸難諫之主伏見陛下初
登九五頒下諸州開直諫門言者無罪四方雷震百
里奔馳至闕庭者願陛下致昇平之業矣陛下既聖

破

八

用其策不捨其過或鞭撻市朝因禁園苑深埋溝壑
者不知其數乞食道路者不記其名夫輸忠獻策之
臣匍匐闕庭者豈敢欺陛下乎大臣愛位而不敢言
小臣畏死而不敢請忘生請死之罪往往冒死天庭
者知陛下覺悟也伏聞樞密之事要在攝人以宰臣
爲度外之官以御史爲不速之任寬者不得伸君子
所以深藏小人所以深亂自古帝王以御史爲身相
以宰相爲股肱股肱廢則不能用耳目蔽則不能視
今陛下廢股肱蔽耳目塞諫諍罪忠良欲令四海不
言萬方鉗口可不畏也臣恐千秋萬歲說陛下不聖
笑陛下不明臣所以急也當今天下求進之臣智者
不肯自言不肖愚者不肯自言不賢故使賢愚混雜
善惡同羣真智真愚何所分別取之則害惡進捨之
則賢愚退何不使至愚在野至賢入仕今天下食祿
之家凡有八人臣請爲陛下數之節度使奏改一人
也用錢買官二人也諸色功優三人也從武入文四
人也虛銜入仕五人也改僞爲真六人也媚道求進
七人也無功受賞八人也國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終
年聚兵一破也蠻夷熾興二破也權豪奢僭三破也
大將不朝四破也度造佛寺五破也賂賄公行六破

也。吏使殘暴七破也。賦役不等八破也。食祿人多九破也。稅人少九破也。臣聞自古帝王終日勸農猶恐其飢終日勸桑猶恐其寒此輩不農不桑坐食天下欲使天下之人盡爲將士矣舉國之人盡爲僧尼矣舉國之人盡爲劫賊矣欲使誰人養桑乎今天下蒼生凡有入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債徵奪二苦也賦稅繁多三苦也所在乞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竟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凍無衣飢無食七苦也病不得醫死不得葬八苦也仍有五去勢力役奪一苦也奸吏隱欺二苦也破下作兵三苦也降人爲客四苦也避役出家五苦也人有五去而無一歸人有八苦而無一樂固有八破而無一成官有八入而無一出凡有三十餘條上古已來未之有也天下百姓哀號於道路逃竄于山澤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百姓有冤訴於州縣州縣不理訴于宰相宰相不理訴於陛下陛下不理何以歸哉伏見髣髴欺侵神道誑惑我國家作亡命之渠魁爲遁逃之窟穴徵兵五年今日誅之何見之晚也臣聞却以未終銷兵於當時本無養兵日爲亂臣張本也今不除其亂本而除其亂苗士卒蕩盡于中原王帛多亡于道

路猶以爲上策臣恐今年除一承嗣明年又生一承嗣天下征戰未有了期則禍難起于腹心峰巒生于手足陛下左右無人敢言但知潤色美詞悅情暢志而已豈知千里零落萬里凋殘者哉今國家狼戾如此天下知之陛下獨不知之天下不敢言臣獨言之萬死一生臣死一介之命救萬民之命臣今雖死猶勝于生臣獻策千條未蒙一問羈孤貧病流落風塵眷戀朝廷而不能去僞陛下覽臣愚見知臣愚忠則理亂斯須存亡瞬息太平之日昭然目前必也陛下不以萬國爲心不以百姓爲本臣當幸歸滄海憂紅魚之腹不忍見國難微臣之願畢矣臣懇辭不勝痛切感懼之至

人第憂
臣言
人第憂
臣言

兵勢患在不合將臣忠在無權陛下固未能專委一人則請於公邊要害之地爲三軍以備之若有唐受降城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則每軍十萬人使互相救援責以成功

以夷狄攻夷狄中國利也今國家西有趙保忠折御卿爲國心腹陛下亦宜敕此二帥率麟府銀夏綏五州張其特角聲言直取勝州則大戎懼而北保矣只如臣舊知蘇州長洲縣七千餘家自錢氏納土已

臣恐以一分勤耕苦織之人贖七分坐衣待食之輩
欲望民秦不亦難乎況今鄆縣雖多妄荒且遠河北
備邊之民力可用者唯東至登萊西至秦鳳南抵淮
西而北此數千州者乃中土之根本不可不惜也望
陛下少度僧尼少修寺觀勸其風俗務于田農則人

祥符中敕文應臣僚上殿奏事不得批依奏并批送合屬中書樞密院等處以先帝睿明昇平在運小大之政無不洞曉尚不欲便行依可而必令有司奏覆者蓋恐破改舊制開敕倖門故也

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第者一任迴口
許進于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
第中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召試試又優等即補館閣
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
之類御史臺臺諫彈劾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即

臣請重定外郡登解條約須是領行無懸藝業及等
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
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
進於御闕題省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
定等第題各向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
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彌更宣兩地衆較然後錄

前放榜此爲至當內三人已上即于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宣放其考數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爲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爲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爲優等墨義通者爲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第者放選注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乏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臣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人太僕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

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
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
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州五人知縣縣令並十
人逐州知州通判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
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內銓
今日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共具合人人歷任功
過舉主人數開奏委中書看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
如此舉釋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爲陛下愛惜百姓
均其徭役寬于賦歛各獲安寧不召禍亂
臣嘗讀漢書至是錯之事惟錯謀策宏遠達于權義

有致主經世之志戮于姦諂之口而史氏不能褒其
忠更諷以變古易常之說臣竊憤厲痛忠臣之難爲
也臣又讀晉書至何曾之事誠其子曰吾每進見未
嘗聞經國遠圖但道平生常語此非貽謀之道及身
而已且曾爲上公圖之不建誰任其咎而史氏不能
貶其罪更美以知幾先識之善臣竊惋悼痛喪臣之
誤國也嗟乎忠諫之無報淑慝之不顯其已久矣不
可獨長嘆于茲乎

先皇帝至仁格天地保持之以至于今歷時既久言
者旣已多朝廷遂以爲果不足憂也可以常然姑維

持之而已雖聞至深至切之言不爲動也嗚呼貽天
下之患必由於是乎

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未嘗選
擇一用薦舉之定式忠愚所舉不得其人也故詔以飭
之非不丁寧然而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以爲自後
所舉果得其人乎曾少異于舊乎又以守令數易之
害治也詔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于今
未聞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有善政耶苟誠無
之朝廷眞生民不已甚乎且以爲善政行之何不使
天下奉承以見其效若曰非不欲必行也李天下不
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行矣將如天下何此亦在陛

下而已苟陛下之志先立奮其英斷以必行之雖彈
大諸侯跋扈藩鎮亦將震懼莫敢違也況郡縣之吏
乎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爲先

後之任相者異于是其始也擇之不謹故知之不明
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
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不重矣擇不謹則不得其
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
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摧責不重則
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

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宜知交不深而勢輕動懷顧忌不肯自盡上懼君心迭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而不敢有為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顧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挫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

如曰非不為也愚不能也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問朝廷之仕豈無英髦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典之訓可以取則道豈遠哉不求爾在君相協勤求力為之而已如曰無妄為也姑守常而已則在陛下深恩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太權

漸奪天下將亂而牛僧孺欺以爲治矣史冊書之可爲明鑒今陛下聖明執政忠良無是事也

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爲意相先引棄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耻大率以爲任已可也士將安補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周公之聖其自任足矣尚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好賢與知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爲之用莫有遺也尚乃日不暇給恐失天下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周公而自謂足矣不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知之不明宜賢

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無賢矣噫何其用意與聞公異也欲其助皇明獨幽隱不可得也

今世人情淺近積習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羣伍而用庸惡混雜皆不以爲非設或拔一賢一善出于不次則求嫌小差衆議譴沸如重廟懼神放先朝擢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享免疑惑反自爲過此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伏見近日陛下不由言薦擢范純仁置之言路在今世爲非常之舉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

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二者陛下始奮英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爲專守常規可以無過不復以簡擢爲意則天下將何望焉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

竊觀于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興武王之所以繼伐而成王之興則美有條樂是賢戒有公劉洞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紅樂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于龜豎之武夫行修子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效昭然矣

功當世之臣子所願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之
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
所以起其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
以德而成之于心其于勸帝者之功美昭法式于將
來聖人之所以列之于經垂爲世教也王禹偁應詔
論軍國大政五事

臣請復借築室以喻之主入于此將管大室固必選
求匠者授以成規凡運斤之徒得以有招梁棟之才
得以選用亦必有監視之人焉以警偷惰絕不法俾
匠者得以成其功大匠譬諸宰相也監視之人譬諸

臺諫也今匠者求人擇材次第施設而監視者在傍
纖悉指教謂其人爲不可用某材爲非所宜自朝及
夕紛爭不已則匠雖智巧而亦縮手不能爲矣曷亦
各守其職務存大體姑責其成與不成乎故謂匠爲
不能立廢之可也使匠管室而俾監視者一二細捷
不可也不然空爲紛張徒廢歲月室何由成爲主人
者既不能成大廈風雨之所凌逼烈日之所觸犯而
終不知監視者爲非焉方且輟食與歎謂匠無人
省其任之不專而聽之惑也

此年以來爲中丞爲諫議多以抵毀大臣而得之好

進之使嘉巧百出或陸事揣摩或公爲反復士風薄
惡莫此爲甚其甚者伺候人主之意陰結內臣之私楊
前之語往往豫聞觀勢乘時以快宿忿時有異同則
使人導意謂不如是則無以解主上之疑大臣之黨
有聞望者則必先求細故而歷詆之使無敢議其私
焉外示不畏強禦之名內懷力圖進取之計其于大
臣治道了不相干張衡論奏時政七弊

吾之君子得有爲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下之大功
則必有激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亦必有以自養
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非詳其發也恐發之疎則

發足以廢百發非重其舉也恐舉之輕則一舉足以
廢萬舉君臣之間其立也堅而其謀也老夫是以有
成老則不欲速堅則雖可折而不可沮勝而不勇敗
而不怯得而不喜失而不挫優游容與以待天下之
隙而徐制其要領

頃者新天子即位之初春秋鼎盛聖武天挺超然有
必報不共戴天之心剋復神州之志天下仰目而望
庶乎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詔朝下而和議之詔
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信使之報已駕紛紛擾擾以
至於今而國論卒歸於和此其病安在哉蓋兆今日

之和者符離之役也事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則變不形順甚則雨冬窮則春理固然也戰豈與和期哉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激而不得不變也且是役也天子之志固在于取中原也抑嘗熟策之詳議之取議之不詳也策之不熟也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爲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爲鈍安得而不歸于和哉
今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沮于一折而虜人有以窺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唐之三君蓋可鑒矣人有未富而先急于作大屋者屋未成而家已貧則他日一牆之額一籬之缺而不敢議于補葺夫一牆易補也一籬易葺也其費與屋同不同也勇于屋之大而怯于藩牆之細則其志之沮也臣嘗讀蜀志至于劉昭烈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爲之太息蓋昭烈以漢之裔欲誅曹操以復漢室此昭烈之雅志也然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州敗于呂布又敗于曹操奔走狼狽于荆楚之間而無所于歸宜其德而不復自振也而其見亮曰孤不度德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嗟乎昭烈者是時已老矣屢敗屢折而志猶

殊也此亮之所收樂于委身而願効其謀者也彼其徒手而成鼎峙之業其以此哉今天子以天下之羊帶甲百萬表裡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之豪傑以圖恢復祖宗之業而深靖康之耻進則成混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于以一小折自沮而汲汲以議和哉揚萬聖論類卷中興
臣嘗怪唐末五代之衰皆以列校之平易置入主如反掌之易而周世宗一日臨大位北威契丹南服李操法度修舉文武肅清太祖皇帝踐祚十年之間不耀兵甲輝赫諸僞之君若拾遺而天下爲清身致太平爲子孫萬世之計向之衰敗圯缺二百餘年矣武之君忠智之臣圖回收取不能什一而舜王幼主俯首服從相顧憤發以至于血流痛哭莫敢誰何者一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內何其速也此無他能以身爲天下之繫則天下之繫亦環向而從已其必然而無疑者矣
東通論治勢
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並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棄祠宇湖植蠶桑私欲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

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爲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爲郡守而不與職名從臣近典東臺遠帥西蜀一遭飛語則體究其折無所不至及究折來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詞山陵諸使密賁闕辟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緘制而繼以進用從班之中賢者消難至有終歲緘默不開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羣逐隊排連借補其缺點者乃敢造飛語立構護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內焰反捷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于陛下而請其罪陛下視此綱紀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

臣聞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數簿籍不可以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爲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

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盡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登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爲賢于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私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賦此民力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尚未論也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已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咸反以舉職棄許臺諫而趨斥逐也至于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于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

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民各自爲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爲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

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之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爲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饋歛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

衆因循之無事者不曰陛下之年歲高而天下亦率無事年歲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建更萬歲人所獲其欲奢厲而有爲者則又曰祖宗之積德不可以不懷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

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以求規諷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况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千百千萬于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于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

思昔賈元慶曆間中外多故夏人叛命兵事繁興王是保毅有軍武衛宣毅又有軍始置于陝西繼行于諸路天下之兵凡百萬而不勝其冗矣二路入中

種之直爲繕歲千萬而度支以匱告矣宣毅所在騷擾西番兵數屈餉而軍律弗嚴師不用命矣一時事變殆將及沒而仁宗潛回默制造成萬世之安蓋其綱維國勢統繫人心有出于兵財之外故也庶豐大臣周克知此徒見嘉祐末年事類少弛思一變而新之志于彊兵則保甲戶馬之法立志于裕財則均輸平糶之令行一意紛更立圖近效抑不思國勢以重財將焉用人必弗固兵豈足恃哉

惜人素嘗不募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之越之練城藉兵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之

立標簡試是也曩者申命諸州發徒隸召號勇疎江湖福建來者驚雷驟突爲大一空道路蕭條無異寇掠迨至轅門孔臭之將擁以自衛養如驕子不敢誰何雖其守禦相立寸功而意氣陸采寔不可制是以偏裨小校敢陵主帥一旦執而戮之衆怨交譁則紀律素亡之失也曩者諸臣急于增戍劍雄淮之類優廉給之數探之他軍厥費三倍冀誘其來而不知民之可爲兵者不若是之數故浮靡疲弱得以挂名於藉間舊兵失其者未除新兵增益者無藝以十餘萬之衆而庫餉罄不待智者知其難繼矣是以曩月

高難攻剿迭起前者誅戮後者靡戒恣睢爲患未知
所終此則差擇不嚴之過也

今江淮有制閫荆蜀有宣威而諸道又有總餉謂宜
明詔丁寧委之科察少或科歛絀罰隨之則士飽而
歌惟恐不用何驕情之足憂

和糴之策初非厲民蠹之將命非人計產科率並緣
苛擾以濟其貪而藏粟之家始憚與官爲市矣今供
餉尚繁本容遽已莫若倣本朝入中之制豪民大家
輸粟于邊而受錢都內則約束簡便人所樂從不然
則名雖和糴其實自奪詎不爲根本計乎

唐自亂華以來假和以誤我者凡幾見矣靖康之事
愚不忍言姑以紹興以來觀之王倫之使未旋而兀
朮之師隨舉秦檜之約既堅而逆亮之寇終渝變詐
靡常乃其故能堂堂大國不思所以自立而索然孺
命無復生意稍謂國有人乎

興國中秦邸之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
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之不可輕也適
者雪刃之變昨略略同而未聞有參聽于槐棘之下
者此人情之所共惡也康定廢厝問簡求西師必取
當世第一流宰臣呂夷簡至忘讐薦進以重任之不

可輕也往者淮蜀二閫之除皆出會論所期之外令
其效亦可觀矣

且廟堂之上所以廢食諧而任獨見者不過惡聞異
而已抑不思事未行而有異論吾猶得以參酌可
否而惟是之從事既行而有異論則團體已傷而救
難及朝廷施爲動關理亂嘗試之誤豈容數耶臣
願自今國有大議陛下虛心于上使群臣各得盡言
于下大臣至公無我而詳擇其中至于簡拔材能以
奮重任亦必以公論爲主

朝廷之規模欲其廣大而不欲其偏狹治世之氣象
欲其寬裕而不欲其迫蹙商民之胥勳浮言者可忿
疾而盤庚方且登進在庭丁寧開曉猶然如家人父
子之親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亦曰小人怨汝詈汝
則皇自敬德又曰亂罰無罪殺無辜然有同是叢于
厥身夫以怨詈殺人周公之所畏也獨奈何其輕犯
哉曩者以訛言之籍籍于是有說呵之令說呵則已
過矣甚至流竄焉殺傷焉而人愈駭矣
今朝廷之上紳縉濟濟夫豈乏人然敏銳之士多于
老成政事之才富于經術諱諱敢言者少故正論罕
聞康退自重者少故士風弗競陛下嗣服之初嘗以

有文而發傳相成揚簡矣以儒學而兼策中行矣近復以恬退而用趙蕃劉宰矣海內聞風無不欽歎然前乎三臣雖加異數而聘召未聞是有優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至于直亮敢言有如陳宏徐僑者非特召擢未加雖褒寵且莫之及此議者所爲弗滿也陛下誠欲收用賢之效臣願處伯成簡于內祠置中銜于輕轡若必若僑擢之言論之地且益求其類而招徠之使華髮舊德之良清名峻節之彥裝冠委珥華萃于朝廷

諸道總戎之帥訓練不動而格冠是務自偏裨以至士卒其家貲稍厚者必使之治貨財非優之也蓋幸其負課而掩有也其廩給稍豐者必以之供役使非親之也蓋利其捐金而未免也軍中相語以酒壺樂局爲繕貨產之梯媒謂當其事者必不能自免也回易房廊爲陷子孫之坑非謂其身雖死而監督至于無窮也主帥剝偏裨偏裨剝隊伍有日給于錢而不足食軍者有月廩數斛而不飽糟糠者以此飾苞苴以此買歌舞于是乎兵貧至骨矣與德秀應策論

聖明陛下聖明陛下聖明陛下以庸愚早膺親擢世道悠

悠風塵流靡臣于其間益嘗感激奮發以爲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有關于天下國家之故懼無以辱使令杜門四年讀禮之外益未嘗一日不思以自劾也乃夏五月陛下臨軒策士偶垂記憶起臣于家居進臣于仕籍臣伏被宸命感激不自勝追惟蒙恩之初阻于朝謝北望天路輒奉表以聞伏蒙聖慈許臣詣拜闕下德至渥也臣就道以來不聞國事憂艱遑烽煩迫陛下引咎責躬改過更始召還舊德斥去元姦庶可以當天意回人心者無所不用其至伏惟陛下不自神聖猶親洒宸翰誥布詔書庶幾中外臣庶危言極論以有補于今日之政陛下悔悟之意上通于天天下于此咸服陛下之勇臣甫及趨謝闕廷兩讀綸音爲之哽咽下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況臣蒙被厚恩非衆人比使于此時淚淚默默上負陛下內負隱衷尚何以飲食于戴轡間哉是用不避斧鉞輒奮愚忠條其說以獻惟陛下裁幸一日問文法以立事夫資爲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雍容於穆清之上至尊之體也不幸降時艱難兵革四起俯仰成敗呼吸變故此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勢搶攘固猶未至如馬王之急然虜人腹心事于宗社陛下

為皇皇拯救之謀不得不畧傲馬上治之志意今陛下
下焦勞于上兩府大臣竭勉于下君臣之間不可謂
非日討軍實而申儆之者然尊卑淵絕禮節繁多陛
下平旦視朝百官以次奉起居宰相指笏出奏從容
不踰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夜與宰相決而國
之猶豫不決謀王斷國之說施尊主庇民之權豈
能以須臾交際而究竟之哉陛下退朝之暇雖時
內議以導宰相商論宰相又時有奏報以出其是明
然天下事待于面論者利害常決于一言筆墨難盡
或反覆數言而不足事機交授寸陛可惜使宰相
當此等醞釀則一事之未固有費其日力者矣其
于機務豈不有所妨哉古者天子之于大臣或賜坐
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晏或論事至夜分凡皆以通上
下之情為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惟
國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若稍復
古初脫去邊幅于禁中擇一去處聚兩府大臣日與
議軍國大事陛下賜之款密親是非可否于其間眾
議惟允則三省畫時施行上下如一都俞吁咈之間
必將有起盛衰外之舉天下何事不可為何難不可
濟至于除授尤有關繫且如近者重臣變圖之事方

項鍊無端

帥海門隨遷建業甫遷建業又遷上饒布置發換如
奕然然卵詔辰行奔命不給大者措畫之如此小者
遷徙之更多人無定志事無成謀當此艱危豈不誤
事繼自今始陛下宜與大臣熟議某人衛某職某人
任某事人物權衡當而後用朝廷命令莫而後發如
此則觀聽者不至皇恐驅馳者不至遲回人知其令
由惟行則無輕朝廷之心士大夫知其可以展布四
體則鞠躬盡瘁而無所觀望其于國事決非小補入
如用人也或出于陛下之拔擢或出于宰相之啟
駁此其不微駁也則書黃徑下其人徑受命矣臺諫
始從而有所指陳是致國論紛紜而內外職守遷移
如傳舍施之平時雖有體統用之今日恐誤事機臣
愚以為陛下宜做唐諫官隨宰相入閣故事令給舍
臺諫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議其有不可應時論
難不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聚訟之說宸命無
反汗之失事會無濡滯踉蹌之悔豈不簡便易行哉
若夫中書乃王政之所由出宰相之重又天子所與
論道經邦而不屑其他者也今宰相求于舍卒之中
而制于里之難立于敗壞之後而費一旦之功此雖

敵手不能以大有為獨是傳采四方之論旁盡天下之慮而後不愆于事側聞軍期文書頃委叢穉宰相以其開議布公之歲月弊弊焉於調遣科降之間侍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接矣諸葛亮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經濟大要則曰集眾思廣忠益今眾思不敷集忠益不暇廣宰相不得已竭其一心仗其兩耳目日與文書期會相尋于無窮此豈其才之不逮哉我朝三省之法繁密細碎其勢固至此也柳宗元清官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為今之計惟有重六部之權可以清中書之務今六部所司總是簡省其間長貳常有缺員莫若移尚書省六房隸之六部如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綱兵部得稟樞密調遣之命而發符移其他事權一倣諸此而又多置兩府屬官如檢正都承之類使知蜀事者置一員知淮事者置一員知諸路事者置若干員兩府日與其屬劄切講畫以治此冠而文書行移不與焉如此則大臣有從容之暇可以日見百官以及四方賢俊酬應簡則聰明全心志一則利害審鑒禍亂之路開功名之門當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日倣方鑲以建符令天下大憲在于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

分年議

弊也祖宗緒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為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盡關于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懷制歎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卷甲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浸弱而夷狄遂得恣睢于其間宜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強兵猛將然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虜鋒是以折北不支而入于彊中興之臣議循環救弊之法蓋有建為方鎮之議者矣失此不圖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為善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宜閫節制江東西諸州官民兵財盡從調遣廟謨淵深蓋已得方鎮大意矣然既有宜閫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事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宜閫方欲那移諸司又行差撥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將誰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略倣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為可以紓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興國隆興與鄂為鄰朝廷既傾國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論惟虜之至湖南者已宿堂與此外入州其措置不容有簡八州之中廬陵宜春最當衝要難之為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入桂則出清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有兵惟廬

陵猶比無備。合堅攻瑕。棄實擊虛。雖既以此爲得。施則夫避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必出于此州縣之事。力有隕。守令之權勢。素微。虜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事勢至此。非人之愆。若不別立規模。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爲莫若立一鎮于吉。而以建昌南安贛隸之。立一鎮于表。而以臨江撫瑞隸之。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令各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吏。皆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爲。去者令江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之日。貽誤仕供諸也。某名畫與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教。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五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于五符團結之外。劃出措置。收民丁以爲兵。彼一州之緊急者。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爲之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吾如表。其氣勢當自不同。倣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不可者。夫郡縣方鎮之法。其末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機之。故郡縣所以爲方鎮之偏重。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弊。今郡縣之弊甚矣。則夫立爲方鎮之法。以少變其末。固不足恃之勢。真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下一日

由真度外之見。不次拔數人之沈鷲英果者。委以鎮。俾各爲國家當一面。則郡縣之閒文。務不至于太繁。事權不至于太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于重遲。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驅出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備端崇社之憂哉。三日就團結。以抽兵抽兵之說。臣前已開其端。而其節目未悉也。請再陳之。夫取兵乎民。固非好虐虐之遺法也。今使者四出。分行管陣。俾各處團結。以自爲鄉井之衛。表行之中。此亦庶幾善步者。然而無益也。近時朝廷擬保伍爲意。官府下其事。里胥爲至督者。添門而行。執筆以抄其戶口。曰官命而各爲保伍也。已而上其籍于官。又從而望通塗之壁。取其甲分五五而書曰保伍。如古所謂保伍者。如此而已。臣居廬陵。往時有寇警。則鄉井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隅總擊折。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諸而等各以某日聚某所。習所以守。望至其日也。推牛釀酒。以待隨其所。依信其所持。從其類。編爲之伍。一伍乎村墟。井落之間。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使以團結州縣。奉旨而後。後計其規爲布置。當直加督。臣所言者。某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

易邑合狀申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目
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
當其分也則鄉村無以通于鎮市鎮市無以通于城
廓虜突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
棟教閱未及施雖有全鼓旗幟之物而未知坐作進
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知衛禦攻守之
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時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
所不能仰于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不能久也
恒故曰無盜也夫前所謂或千人或數百人此隅總
一日能辦也今建言者不察其聚之易而用之難增

兵之有名而拒虜之無實乃欲視其團結之多寡升

降其官賞以爲勸且意其一日之急或者可驅而後

之賈誼有言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陛下悅能

委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俾爲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

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籍一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

得一萬精卒側而行之諸州則一鎮之兵官不下二

三萬州郡見存之租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可以

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

詔收其米以就爲養收其財以就爲用既食其力不

當求重役其人惟于二十家取其則聚輕而易舉

州縣號召之無難數月之內其事必集爲帥者教習
以散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穩
熱也出入死生之相爲命也鋒鏑之交戰相識而聲
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當禦禦然不下
一敵國合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太祖
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計其兵曾不滿二十萬
使吾于諸國之外別得十餘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
哉或曰國家經常皆用供億州縣財賦各有窠名今
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餽如故使役此事力以給方
鎮之兵如諸國何嗚呼擇害莫若輕釋利莫若重臣
蓋籌之審矣夫荆湖之路旣梗則雖欲漕運而舟楫
不能以前江廣之備旣虛則雖有財賦而土地不能
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輸于虜孰若變通盡利
以庶幾虜之可逐也且夫江廣旣全則吾之境內其
惟正之供者尚多也陛下撫此二虜運不得不勉自節
縮曲爲通融多方以濟諸國之急支吾年時虜必就
盡然後一正吾之郡縣一復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
殆未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亟圖之四曰破資格以
用人事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
之才世雖有賢明忠信之人英偉奇傑之士亦必廢

駁之多涉歷之熟積勢持久而後得至于高位者咸速大之器消弭僥倖之風人才世道胥有利賴然其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職格法而至于大用天下卒有變不肖者當之而有才者拱手熱視夫是以常道國家之憂臣嘗見數年以來邊陲之間偶缺一帥陛下傍徨四顧弄印莫屬模稜應急不得已常取監司之風力者爲之趙觀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陛下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或有未及而彼適可得之雖其才具容有不逮然猶意境外無事以幸其不至于敗缺比其敗缺則倉皇易常至于失聲色而後已嗚呼此平生拘攣之弊也今天下事勢湮決已甚一有蹉跌事關存亡百夫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畀守況其重者乎今且朝郎以上凡內之卿監侍從外之監司郡守紫朱其綬唱呵車蓋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中果有非常之材堪任將帥則是寧質僂優資格又稱一日舉而置之豈萬夫百將之上誰曰不然然臣意陛下之未有其人也則太宗社安危之機不可輕決于庸人而有資格者之手世之能辦事者固多矣三辰不軌拔士爲相黜夷猾夏拔卒爲將事固各論其時也今何如時尙

初科子于於資格之未臣觀州縣之間凡寮底小官馳騁于繁劇之會者蓋甚有之薦引之法浸弊于私而改官之格率爲勢要者所操孤寒之中獨無可任大事者乎三歲一貢士碌碌成事者衆而氣驕才識望于鄉里曾不得一名薦書抱膝隆中杖策軍門固皆逢被章甫之流也夫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今日之小官他日之爲公卿也天下有事凡能擔當開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明知其人之有才而拘于資格之所不可則亦姑委棄之此輩傑之士所以痛心疾首于世變之會也陛下如建立方鎮收格人才臣願明詔有司俾解絕墨以進英氣于資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輕授以官俟其有功則漸加其官而無易其位漢唐法度疎濶其一時人才常個儻不羈本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政則亦無取乎爾然至于今日事變叢生人物落落奈何不少變之哉至如諸州之義甲各有土豪諸峒之壯丁各有隅長彼其人望爲一州長雄其間益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總統之任一曰舉之以爲百校之長則將帥由是其選也其類異通敏者引之于帷幄樞組之密又從而拔其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之重則人才不可勝用也至

如山巖之坻市井之靡刑餘之流盜賊之屬其聽勇力絕足以先登其智辨機警足以間諜使貪使愚使詐使勇則羣策羣力皆吾屈也昔之方鎮食其土地用其人民拊循其士大夫驅策其所弛之士故雖以區區之地常足以與天下爭雄今雖未至于此然陛下髣髴而行之則吾規模意氣固已一變前日之弱矣惟陛下熟計之幸甚夫古之爲天下國家者常有敵國相持之憂然而立乎四戰之衝雖將弼兵潰屢起屢仆而其國終不可動由卓然有所自立故也奈陛下奮發神斷赫然悔悟所以洗舊汗更宿弊如雲

建風雨交馳並至而不可禦陛下亦求所以爲自立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方臣前所獻之數條是矣雖然臣意陛下未之能行則有說也何也悔悟之意未萌也奸人當因指天下能言之士謂之奸名譁競使奸名譁競者常在朝廷則清議之福陛下必及受用事應不至今日惟浸潤膚受爲毒已深而後陛下之人才盡逐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鋒車所召率未及前日損棄流落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其不靖共之意夫今日之禍亂靖共之報也陛下猶有愛于貌爲靖共者耶此悔悟未萌之一也三數年前精神之能

出應論事者既爲奸人所屏學校之士猶叩關臺不自已奸人疾其爲害已也託名學法重致意于禁上書之一條而後陛下之言語盡寒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食肉之徒未有能出一語以救陵遲之禍推學校不憚懇懇以爲言彼其所陳固有未盡切實者陛下何不擇其善者而施行歟此悔悟未萌之一也今有人爲陷于酒色湛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餽于內客邪日衝擊于外四肢百骸幾至解體一日條大悔悟自創其酒色之愆而使爲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勤攻已之短其爲身謀幾晚矣然知湛溺之爲病而猶

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病根而不肯失去者說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救社稷重于救身則夫病根所在何所顧惜而不知去歟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之苦植立東南百四十年太平之基陛下嗣無疆大厯服所以撫摩愛養培億萬年配天之休加用力焉不幸比者中外怨怒吾之赤子自延賊入室謀危國家蓋至今日遠近爲之荷擔宗社幾于綬旒天下之人追咎其失以爲起于聚歛之過而聚歛之事通國憤然怒罵以爲倡于陛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猶弄威權上累聖德其凶

陳威惡盡國害民者臣不能且數獨其機背聚欲相
集奸凶為陸丁夫民失土以貽宗社不測之憂者其
罪莫甚焉趙簡子命尹鐸為晉陽尹鐸曰繭絲手保
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為天下計者不屑于其小
而惟遠者是圖不狹于目前之求而常恐其有一朝
之患故難簡子區區之大夫尹鐸區區之小吏其所
規為猶及於此國家之大不可以田舍翁自為也後
之人君思以富雄天下固有時出其聚歛之術然猶
繭絲自繭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刑餘為謀不臧乎夫
下以共向繭絲之的而保障之地亦不得免焉繭絲
之毒不可忍而後保障之禍不可為陛下聞者屢出
內帑金帛分給諸司期有救于難然調度方殷兵革
又不得息前日聚繭絲之得未十百今日救保障之
費蓋千萬億劫而未有已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為
梗何使此人者不以聚歛銷伐祖宗弘寬大之仁
蓋賊陛下神明英武之德則必不妄籍民財以入修
內司必不豪奪民產以實御莊必不講價西園以滋
中外貪酷之種必不交通南牙以開朝廷汚濁之門
如此則奸人必不得竊據相位偏置私人如此則強
禦格克之流必不得齒于籍紳玷于節鉞如此則各

視有賢時各路有督監司必不侵漁以交結北司剝
削以應奉內獻民心必無變宗社必無危今朝建輝
江閩虐取漁舟故吾人為之知且至于此曾不知
是數年間外之監司郡守求為交結應奉而一切不
顧者爾今論者追訟江閩之罪死有餘責則夫使士
大夫質質焉為聚歛重失人心激天下以各懷怨氣
知臣所指之人者一死詎足道哉且失奸人之入相
也使非此人者與之相為表裏以稱陛下之聰明客
為游揚以開陛下之信用則賢者必不以奸者中傷
言者必不以諍競逐去學校之持公論者必不以道
橫得禍士大夫之秉直節者必不以貪贓加罪朝廷
清一言路光明和人何自而赫張民瘼何自而塞隔
人離而陛下何以不覺虜至而陛下何以不知彼其
依憑陛下恩寵以為奸人與主故顛倒宇宙濁亂世
界而得以無忌憚使陛下今日詰過于天地負愧于
祖宗結怨于人民受傷于羣下則豈獨一奸人為之
哉斯情定罪莫重于與主而令人來之素月日與斯
惜于志鎮錫為下言刺人而殺之不在手而在于
心不在于鋒而在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鎮錫也與

主則志也方今國勢危疑人心板控陛下爲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爲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臥薪以厲其勤斫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聽虜送死且在旦夕或謂其人者鋪張驚憂以沮陛下攘夷之志處分脆弱將謀陛下爲去邠之行居前日則曰我能爲君充府庫以益其權居今日則獻其小心出其小有林使陛下意其緩急可恃以固其寵向非陛下參酌國論堅宸廟謨爲效死不去之計則一日當試其說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恐京畿爲血海

宋書卷之三

五

顏順色之愛凌伏惟陛下以宗廟社稷之機割去私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其罪惡明正典刑傳首三軍以衛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悅將士不感泣而思奮夷狄不駭得而謀還是人心天理可廢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漸盡也臣所不信臣嘗讀諸葛亮出師表輒掩卷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官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亮將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援除奸凶興復漢室其官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境外之寇而在內之陰邪常執其機牙此亮所以深懼內外本末之理而先室其禍亂之源也今臣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所以分畫其規模纖悉其綽綽以上助尊夏援夷之一畫者已略備矣而臣獻其狂愚于未猶有感于亮之所言區區驚劣何敢引亮爲證顧所以忠君愛國之心則亮之篇也臣非不知疎遠之人指陳無狀干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則左右之人仇疾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以不顧危亡寧以身犯不測之鋒者義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方今社稷震動

宋書卷之三

五

君父警虞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臣委質爲臣與國
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內寇又復植根固蔓
則禍難無涯臣死亡正白無口與休迫于權勢之威
憂疑于一已之禍噤口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而後
死孰若犯死一言感悟天聽如陛下以爲狂妄而誅
之臣固已自分一死萬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
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同享其休榮等死之中又有
生路此臣所以齋咨涕洟望闕懇悃而不能自己也
臣冒瀆天威願越縗懼謹席藁私室以俟威命之正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二

經濟編

治類

賞罰

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生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

人編類纂

卷之二百八十二

治類

賞罰

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姦偽賊亂貪戾之道興久興而不息民之譬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鄙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賞罰易而民安樂氏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繫而憂其或不焚也皆成乎邪也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呂覽義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常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爲得其處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互則親疎

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不與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爲上賞教我以善強我以賢者吾以爲次賞排吾所欲數舉吾道者吾以爲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爲首矣周內史與聞之曰晉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右主然所塞弗入曰臣有義不兩王公子

人編類纂

卷之二百八十二

治類

賞罰

勉去疾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而改入之夫入聞之大駭令吏與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爲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德而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獻公以爲然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齒改官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凡當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實所歸不善雖愛之罰此

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

賞實篇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肅祁驍好命
司馬殺之以狗于諸侯使茅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
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
晉獻俘授餼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狗于
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狐偃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
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
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
顓頊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溺而憂吏曰請用事焉
人君集 未言治事 三
遂斬顓頊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
皆懼曰君於顓頊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
况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與兵
東伐原克之侵衛東其敵取五鹿攻陽城遂伐曹南
圍鄭及之陴罷朱圉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
爲踐上之盟遂城衛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
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顓頊之脊也
是以虛士正名於內而談者爲暑於外故愚怯勇慧
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
不加乎僂人如此則刑實安得不容其貳故實有所

至而理失其量置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慈也
釋法而任慈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
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
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韓非制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
足以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
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威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
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
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職戰士出從而願爲貢守
道者肯懷金石之心以灰子晉之節用力者爲守
人君集 未言治事 四
戰如責守守爲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
魏文侯問李克曰爲國如何對曰臣聞爲國之道食
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
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
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
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
修竿鏐鐘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
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趙主處伐吳欲人之怨也出見怒憲乃爲之式從
者曰奚敬於此主曰爲其有氣故也明年之請以頭

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勸人矣故趙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煇臺而載之使民赴火者賞在水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入絕頭刺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况據法而進賢其功甚此矣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王曰非予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王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

今國家懸高料虛重位此文上之賞也計首級視所傷此武士之賞也文中不理宗伯所業殺傷奔北軍法所誅擇善勸人亦以明矣衰世之中文假他人之手身居書辭之列名陷澆薄之中坐登卿相之位射不穿札生不見敵榮持斧鉞之柄行居將帥之任皆籍累世之基業或由勲伐之餘各竊位尸祿觀者積嘆而已文之衰也行爲四海推重不成一名不沾主祿老死凍餒之地擯之以散厄床之于幽在不復省

問可勝言哉武之衰也身委卒伍之中老棄瘠馬之列捷聲已振于萬里姓名未達于九重豈不悲哉文不因于行藝武不因于材力乃有溫漫溺之器以媚黃門者有繫鞋自名以從公相者况時君幼主有宴樂玉堂從禽豐草淫樂之吏優倡之子錫以朱紫升子官秩下致飛禽犬馬之微物亦先于封賞且國家以五岳四瀆爲視公侯之秩乃崇其禮尊爵敬神之道也今廝養禽獸之屬皆列于官與士君子比肩于朝無神怒乎故志士仁人甘心草澤沒身白日不復思用力以在位者爲深恥若善人在位紀綱大定賞罰必中百官稱職天下焉能爲亂李漢

慎爵賞

漢金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賞爲奉車建尉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不可使俱兩綬耶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

唐肅宗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

實封者給繒布而已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財則廢事機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鼎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日上計莫若疏爵土賞功臣則雖大功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宋呂誨請罷韓琦等轉官臣伏觀宰相韓琦等轉官制辭皆實先議建儲之功於體似未爲便宜儲貳者國家之根本根本未立大臣不言誰其言之蓋其職猶得爲功言之者是公於天下而賞之者私於

宋呂誨

宋呂誨

七

已也且漢史載文帝徵建太子但云有司所請不顯其人訖景帝世不聞賞建言者誠有旨哉自至和而後先帝服藥文武官請建儲副者無慮百十人可盡錄其功賞之耶去歲賞定策之功今日賞建儲之議恩寵便蕃乃前世未聞之事也大庭宣揚是以降祿誘人妄者因事以言必思後福其可得乎陛下自初鞠育宮中乃先帝之意天命所屬保護者皇太后之功也群臣何益之有借使臣下不言曆數何所歸乎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古人羞之琦等豈無是思臣所以願陛下不賞者爲國家無窮之計唯聖智察焉

名分

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若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奔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魏公子

魏公子

八

權勢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釋而龍蛇與蟻蛭同矣則夫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謂於不肯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肯而能服平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二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肯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謙

屬而民不聽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者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也今雲霧而蟬弗能乘也霧而蟬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蟬蠶之材薄也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也夫勢者非能必使

八篇卷五

卷五

七

七

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察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母爲虎傅翼將飛人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肆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赤紱一行面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

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焉非異也或至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遠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漁民之王良也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

八篇卷五

卷五

七

七

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驥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棄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尸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天勢之足刑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取今之馬亦猶越人救

滿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遠致遠可以及也。而于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也。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戚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床非餘者也。必苦索李歷也。此則積弊累亂離理失術兩禾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韓非難勢篇

千鈞得鼎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肯之制賢也。以勢入主者。天下一力以其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專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專主。卿忠

八通篇卷之三治類

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難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標臣若莛。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易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功

名篇

古之人曰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遠正已。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通之怨。目失鏡則

無以正顏。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已。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故明主不窮焉。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清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歟。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之測淺深矣。韓非難勢篇

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

凶。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者乎。聚五銘篆者乎。壺錙其勢不厭。慕其實不厭。多實事

八通篇卷之三治類

韓非難勢篇

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獨易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已覽集勢篇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爲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爲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勑則勝止則平。輕則重緩則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里易而攻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鋒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戶之運也車之

馳也弩之圓也矢之激也衝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勢也兵奮寡可以走衆人乘高可以抑下亦勢也豈惟萬物爲然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關鍵制其機樞動靜在我剛固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于萬人勸罰一而于萬人懼仁少而能者多義近而服者速無它理勢爲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它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縷指而數之矣或善惡或仁義其間差不能餘寸而功名報稱倍蓰彌福輒相千萬者無它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融綱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王此後天下之恥蓋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羑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繫也形勢之變于而遷

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難動動則難安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於堂與戶牖之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闇隱如雷霆驟臨如雨露肅肅如風霜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魁雄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成民籍而不敢唱及乎昏闇爲之也席先王之位傳先王之長朝有遺臣故老事有綱目規度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目視其安也以爲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欲矣而慮未切已也以爲可爲而無傷也得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爲人於莫敢賊路馬之弱觸鬬走之毛也毀頓開紐嬉弄機樞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道張弛不以節差衆在宮中而怨毒被天下容易在一朝而患禍遺千日民心之亡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翩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不能壓聚也朽粟生乎中歸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支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殺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爲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弊缺蠹漏也然而其剝也亦有漸矣在

後聖特節其勢而藉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操。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我蓄積之固。執之審。則發弗使。則居故勢爲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縱肆奔悍。於外不可復收。雖有天下。一旦驅擠排壓而仆矣。臣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弩之圓。如矢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奮寡而走衆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以不慎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趙武靈王曰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月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子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

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鄆非社稷之神靈卽鄆幾不啻先王之忿之甚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諱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者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及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威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爲累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

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
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
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甲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擡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入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擡之則少成功藏太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泊太園而數變法則民怨之辭達

魏尚書何晏等明附曹爽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此周周公輔政慎於其册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遠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鄴侯云早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再即乞斬臣宜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

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其熙河所用

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謹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霸略

齊桓公 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妾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東伐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

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抱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

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

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有而反之夫猶

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叔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會

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

叔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

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干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

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

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

志於天下今復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嚴公曰若

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投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

者請曰寡平欲親以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

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

受而以退比至三疊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

之生同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

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

數自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

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矣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

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

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

武遠績以成名合事安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導本肇未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相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察其國而伍其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度爲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相公曰成民之事者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詭其事易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寧可以隱令可以寄政相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相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養振旅秋以綱治兵于是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嗜家與家相嗜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安居同樂行同

和與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相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相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蹇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本而竣是故鄉長遠而修德連賢相公親見之遠使役官相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還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緩謫言是以補官之不善政相公名而與之誦誓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選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爲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千高千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

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
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
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是故士
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其敢以終歲之議
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卑而
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
則民不苟陸阜陵連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
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
國未吾親也若若欲從事於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
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及侵地正其封疆無
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駢聘瀕於諸侯以安四鄰
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
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
幣玩好使人譽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
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
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
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
罪贖以鐵盾一戟小罪贖以金分宥罪索訟者三
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求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

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擲試諸壤土甲兵大足卽位數
年東甬多有淫亂者來召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
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波踰方城望文山使貢絲於周
而反荊州諸侯其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制支斬孤
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爲載以
約誓于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
也至于西河方丹散泝乘舁濟河至于石抗縣車東
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貉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
友胙于絳嶽濟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
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累兵不辭醫
潰無弓服無矢隱武車行文道師諸侯而朝天子桓
公愛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殺成國絕
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桓公祭夷儀
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還具翟人攻衛衛人出盧于
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繁
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皆知桓公之爲
勳勳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
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
幣謀暴以爲秦鹿皮四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稱數
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

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者爲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稍竟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譚而不征以爲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萊莒夏領釜丘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杜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敎大成定三華隱五不朝服以濟河而無休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慙愧小國協附唯能用管夷吾齊威服盟朋賁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管子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

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四隣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尤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滿天下壞可以爲粟木可以爲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爲貴財安可有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盟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

桓公起行筭虞之間管子從至大鐘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鐘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于鐘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于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鐘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鐘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鐘磬之縣併歌舞之樂宮中虛無人桓公曰以伐鐘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手國將爲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伐狄伐邢衛而君不接也臣請以慶臣聞之諸侯爭于疆者勿與分于疆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於是桓公曰諾桓公曰寡人已定三君之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于利勿與分于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使諸侯以綬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此其後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強能害己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于國中曰寡人之所明于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于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爭之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

幣帛者於是桓公名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于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炳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繼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難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旋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吞宋鄭思人衆兵盛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失于內兵田于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與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日無攻楚言于楚王遇至于遇上而以鄭城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與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于台陵之上而令于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隈毋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爲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于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曰自此而止至于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廢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囂方城濟于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非伐狄東

八編類纂

宋史三

三

存晉公于南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革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鐘磬而復樂管于曰此臣之所講樂也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有所諷有所信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于權權幸于地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失爭天下者必先爭人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故貨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令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以好佚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攻逆亂之國實有功之勞封聖賢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于人政而重于人馬輕于人軍而重于人王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惡人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惡人之憎惡也外聖人能

論語心一

八編類纂

宋史三

三

本

輔時不能違時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王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與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舉近而攻遠以大率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

晉文公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于犯日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于犯日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

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未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實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晉悼公 彙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奔之于冀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

此難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入周子有兄而無慈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寡振廢常臣乏困救災患禁淫惡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樂暨

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克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

士爲之法并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衛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兵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

張老爲候奄錡過冠爲上軍尉緡餽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驥爲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夫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偏師氏無諂言所以復霸也

楚莊王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入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夏楚子

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
孤幼養老疾救介特救災患有孤寡赦罪戾詰姦惡
舉淹滯體新敘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
國之兵於名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
師禮也

越句踐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
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
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
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
不撓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年時天時不作弗

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
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
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
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
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
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
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二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與師
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同焉
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君
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

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畢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
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
成於吳曰請士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
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日請妾管
簫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爲
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猶不如此
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也王
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
人遣之歸反之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
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事不夫

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
以養生時不至不可繼生事不究不可繼成自若以
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
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
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爲亂時時將有反事將有開必
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
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
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
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稔孰民乃蕃茲
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禮

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性。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屑。強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常爲。成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既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禍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卓明。種亦不如蠶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卽位吾卒。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繩索者。不祥。得時不也。蠡受其殃。失德滅名。奔走成亡。有奔。有予。有不。予。王無憂。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足以不成。難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稍解。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

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惡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成。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鼃飯不及壺。發今度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聞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與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廟。夫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急。時不再來。天不予。不取反爲之災。應續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惟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糧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道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灰其野。彼來從我。

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
餓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爲人
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
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
爲衆左以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咎今
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括軍
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
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
會稽今君王其圖不殺不殺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
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駕之庸得
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國則近大
國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顧
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俞
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早朝而晏
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
年謀之一旦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黃
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
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
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敦無
聽天之命而號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入

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吳稍蠲不
遭種子將助天爲虐不足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
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潰於東海之陵龍
龜魚鼈之與處而龍龜之與同諸余雖隗然而人可
哉臣猶禽獸也又安知是哉議者平王孫雄曰子范
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蠡
曰君王已委柄於執事之人矣往來無使執事之
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及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
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敗吳反至五湖
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楚國矣王曰
人盡謂集
不疑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爲人臣
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棄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
不伐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亂王
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便其身無終沒於越
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成妻子爲戮范
蠡對曰臣聞介冑不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
五湖莫知其處蓋王命王孫子去范蠡之策不
朝禮之決日而令大夫加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
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況千

交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
威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危威而不以
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違
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
矣數至能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
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專君也百官雖具非
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
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
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
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
不人編纂纂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子自
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蔽敗者不可飾
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
故主誓法則可也賢者之爲人臣非而委質無有二
心朝廷不敢辭職則軍旅不敢辭難廟上之爲從主
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
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
修頭下以修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人銀錡傅體不
敢不擇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之才故民不越疆
而交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恐智持衡而立治之

至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往使人
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
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違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
之內韓非有
申不害韓昭侯之佐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
息而韓之新法日生先君之令未伏而後君之令又
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
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新故相反前
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
謂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
新有纂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動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
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
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
却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
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威惠王卽位秦法未
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威武王卽位甘茂以
秦殉周武王威昭襄王卽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
五年而秦不益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
韓八年張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
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

知法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矣。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百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選，欲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劑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賞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也，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定法篇

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鈞視規矩繩墨，而正太山，使責青帶十滑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責青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乘而大義止，雖然閑靜，因天命持大體，故

使人無難法之異，無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無不治。太公篇

鑿龜數災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災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劍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飾高自以為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者鑿龜數災，而北伐燕，將却燕以遷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郭矣。虜援榆兵而南，則鄆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厥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鄆，攻盡陶衛，數年西鄆，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嚴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張弧逆四星焚咸舍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笑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卿不足，以事戰。然而恃之愚，漢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龍氏，加善於明法，使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詰周以惡，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君亡，人之性也。治

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於吳。反國。秦、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於生。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魏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爲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取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爲攻魏而加兵。許鄭齊攻在尾而削愧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

八篇卷五

秦宣公七年

五

閉古之善用入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効功於國。以侵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矯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爭訟止。技長立。則強弱不敵力。水炭不合形。若釋洪術而必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

奚仲不能成一輪。發尺寸而差長短。王闢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掘區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若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用人篇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兵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手又有五子。大父未滅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責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斲。橋梁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麇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股無胼胝。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讓。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處子孫累世繁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屢腹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備而久寶。故饑歲之春。幼弟不懷。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麻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

八篇卷五

秦宣公七年

五

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踴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機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跋涉易牧者夷也故明王隨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鑲金百鎰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

人易其志

宋言全治類

卷七

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反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立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大難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

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歿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親之夫父之孝子君之有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閼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毀廢覆之禍必不幾矣古之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行義而習文學行

人言全治類

宋言全治類

卷七

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新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義衰此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幸而貴文學之士廢教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判非所用所用非所判是故張季者節其業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夫耕之謂功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

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
識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
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
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貪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
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
師無私劍之操以斬首爲勇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
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
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讐
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而衡
諸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
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
則果圖而委効重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効重則名
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
也而亡地亂政矣五禽篇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
靜則安治世使大衆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
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矣車之上無仲尼
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
生危則爭鄙起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
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

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
忍痛猛殺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
子胥不失矣安虎篇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
求人主之過於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思詐而誣
也故明主不愛也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
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
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
知則大盜不敢攫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
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恥母之愛子也
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
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
嚴愛之美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
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若上之於民也
有難則用其成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于於安
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成力而令行明主知
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于
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管子多善用嚴也今家人
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苦勞雖犯革旅之難
饑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諍以衣食相惡

御之人雖處勞猶不免亂有以御之乎處休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處于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謂也處于日君不知賤不肯使治單父官事急心之故也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以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奔騰猶未有益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入籍類纂

卷百八

四

人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三
經濟編

治類

治道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譟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忌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

會而禹親服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土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朝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恐於人者莫大於此也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襲河而導之九牧鑿江而導之九路澄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

故也故禹與民士同稼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爲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踐下獨思也故諸君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隔而何不見凌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於得舉然後福可必留可去矣

樂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樂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多

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奈何粥子曰唯攻守而戰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

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
諸侯聽獄斷刑仁於治陳子行而由此守而不存攻
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
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
必勝則唯由此也焉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
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
政乎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修於身而信於與人
矣治民民治而禁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修
之以道而興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

修之以政而興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
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
者必固之以和而諭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武王曰
受命矣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
其政乎其吏不苛其賦歛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善
公法賞賜不加于無功刑罰不施于無罪不因喜以
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
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惡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
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

無廣畜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
曰善哉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壤壤然一人有之
萬民養家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
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
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
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亾也故守天下者非以
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武王曰受
命矣

武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對曰唯疑請以上世
八編類纂

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
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
忠也而中敬其士則不以禮節無以論敬也下愛其
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諭
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
而已武王曰受命矣武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
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
於天乎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
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處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
攻而民不私相鬪閱不私相欺也故聖王正在上位則

民免於二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盜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主之功也。成王曰受命矣。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五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有過勿察，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審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忠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向臨官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明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以

優游之而民自得矣。君上者臣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遇臣便辟者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遇臣使辟則羣臣汙矣。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統充耳所以蔽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辜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五

夫德法

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矣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家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

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爲準均仁以爲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衛靈公問於史籀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

不中夾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

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籀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

兩國有難兩君相當司馬執抱以行之一聞不當夾

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

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

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

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矣獄之所聽兵

革之不陳矣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

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

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

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

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

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

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聞其治民聞其治

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上怨其上則令

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

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

事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于賊臣矣

故夫爵服祿賞輕民聞其治服臣首難此謂敗國

之教也管子牧民篇

錯國于不傾之地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竭之府下

令于流水之源使民于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

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

不可復錯國于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于不涸之

倉者務五穀也藏于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

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于不爭之官

者使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成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

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

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

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上經篇

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困之以害章之以利

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大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

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

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戰懼就

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

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淵之下無所不入焉故

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爲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爲經得人心之心而爲紀法令焉綱維吏爲綱晉什伍以爲行列賞誅爲文武繕農具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鋤耨以當創義被兼以當鎗鏑鎗鏑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攻戰巧矣當春二月菽麥煨造鑄爐易火杆并易水所以去茲毒也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爲牲以藥爲酒相召所以屬親戚也母殺畜生母拊卵母伐木毋天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長也賜鰥寡振孤獨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上

五

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發五正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讐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夏賞五德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冬收五藏最萬物所以內作民也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

尤倉子曰政煩苛則入姦僞政省一則人醇樸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蟻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貴食倉則身蒼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教貴於省事而

一今

子產始知然明問焉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

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而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董安千治晉陽問政於耆老耆老曰曰忠曰信曰敬董安子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敬乎曰敬於不善人董安子曰此三者足矣

墨子曰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之譽令問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日視也不若二日之視也一耳之聽也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上

五

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強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母以聖王爲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爲政善也墨子尚同篇

大寒既至民燠是利大熱在上民濟是走故民無常

處見利之聚無之去欲爲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
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釣也欲
爲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行不異亂雖信今民
猶無走民無走則王者廢矣暴君幸矣民絕望矣策
村費爲天子富有天下能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
賢名之關龍逢王子此千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
過而不能與之賢名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

功治屬

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
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二

而我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
鐘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
趙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
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
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踈也孔子曰非謂其疎
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
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亢者安矣大
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樹樹成而塗之人已墮矣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

宜爲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
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而弗親矣故
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狐沐鳥也雖久而弗得矣夫
士者弗敬則弗至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至
民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無易矣渚澤有枯木
而斷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
士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
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
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
其上者循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是以明君之
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爲善
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
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
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
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
此道之政也夫民爲言萌也萌之爲言也言也故惟
上之所扶而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則直
言其意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賢不肖
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休焉技能輪焉忠信節

焉故民者積善也故夫民者維愚也明上道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故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嗾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極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吏取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也擗卿相焉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

人指其

卷之三

三

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業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辨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藏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

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賈誼人政論

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効力不遇者何也地形便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轉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國最富疆夫國富疆而

人指其

卷之三

三

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官室過度嗜慾必極民力罷盡賦歛不節矜奢自賢羣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忠禍安實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憤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去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疎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道逃人有走心陳

勝先倡天下太漬絕祀于世爲異姓福此吏不乎政
不宣民不彈之禍也

通鑑制

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
明之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
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
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
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
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
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
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

人壽長壽

下五帝

王

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
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
目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眡之遺也日
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
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其二

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繼也至於宣王
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厲道然
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
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臣謹接春秋
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

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正承天之所爲
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
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
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
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
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
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
能獨成歲終歸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
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
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教先

人壽長壽

下五帝

王

王莫之肯爲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
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正者
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
防壞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
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
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厲之末世大爲公道以失天下
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
葉相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
目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公矣自古
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天敗天下之民如秦者其道

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導惡人民靡頑抵肩殊汗
就爛如此之甚者也漢得天下已來常欲善治而至
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詩云宜
民宜人受祿于天夫君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
于天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
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
及羣生也漢仲舒賢良策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
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
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

八指類纂

卷之三

三

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
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
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狠爲俗非有文德
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
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
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
耻又好用權術之吏賦歛以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
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賦者相
望而怨不恩俗化使然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
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大學

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
國之取對上應善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
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
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
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宜恩澤不流今
更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而百姓
哀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
陰陽錯繆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
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郡中即吏二千石
子弟選即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

八指類纂

卷之三

一

自
但於
分
漸

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
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
力盡知移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
積久以政官是以廉耻賢能賢不肖渾然未得其真
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
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
者有實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
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偏得天下之
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母以日
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祿德而定位則

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其二

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
慎微者著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克就範日行
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
此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
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
慎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道者萬世公弊弊者道
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貽而
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
同非其相反將以裒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

入精義集 卷之三 論

十九

曰公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
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
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禮之
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
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
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
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
用夏之忠者夫天亦有所分分子之齒者去其角傳
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
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

天同意者也夫已愛大又取小天不能是而況人乎
此民之所以憂苦不足也身寵而職高位家溫而
食受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
如之哉是故取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
業畜其積委務此而公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浸
以大窮富者奢侈美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
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敢避罪
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
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安足
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

八精義集 卷之三 論

三

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
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荼愠而拔其菜曰吾
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
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
貪鄙及至局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公
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
南山惟石叢叢赫赫師尹民具爾猶爾好誼則民鄉
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
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
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

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之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化民者大夫之意大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學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

矣其三

卷之三

三

周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上崩之勢也漢書卷之三使蒙恬將兵以北攻殫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騎觀粟以隨其使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解擊渠遷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目持久糧食之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

自經於道樹木者相望

公孫弘以對策拜爲博士持節金馬門弘復上疏曰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爲

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

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

所以異也最安上書

昔楚莊王問叔孫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

敖曰國之有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

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

人韓非子卷之三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

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

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

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或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

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

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失更張難行而拂眾者亡是故

賈誼以才逐而量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

諫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

皆合眾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失理國之通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八二業

八編類集 卷之三 論

商賈不得官為吏此所以押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勸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眾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罪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勢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方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比是為刑開三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桓譚論時政所宜議

聞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

八編類集 卷之三 論

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青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異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警署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扣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勸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啟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道以之浸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也李固

桓帝時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帝以陳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遠將軍臨行上疏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照將半政未踰時功効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置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為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今除并涼三州今年租更寬赦幸肆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督私之禍胡馬可不窺

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恩矣

今中官邪孽比肩列土皆競立亂劉繼體傳爵或乞
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圖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
一娶九女娣姒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嬃令
色克穠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
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陛下有北辰之尊神
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賔客市買
熏炒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劉瑜上書陳事
臣竊聞校官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
夏衣服朝夕康糧耗費謙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
人編纂 卷之三 三

而稅一空賦不幸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
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
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東陳便

靈帝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隔宵蝗蟲之
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詰羣
臣各陳政要蔡邕上七事 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
所以督察羣臣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賜
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
意等所封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

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
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合三公諡言奏事是時
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悼失色未詳新議所因
寢息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臣聞
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
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
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
思慕情何緣生而臺殿山陵假名稱孝行不膺心義
無所依至有姦執之人通谷其中恒思皇后祖戴之
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云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
人編纂 卷之三 三

虛偽難穢難得勝言

桓帝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荀悅志在獻替而
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奏之 益謂正俗君子以
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
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黥朴以加小人化其形
也
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賈隆豐者盡后
妃姬妾之家也使饒狠守庖厨饒虎牧牢豚遂至熬
天下之脂膏斷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
就昌言連風篇

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形軌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濫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牧士民之用况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彫缺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慧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井田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之變象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野建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華過於封君執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飲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四

經濟編

治類

治道

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未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三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入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以爲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惟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八十四

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爲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以魏初未留意於農事先帝統百撥分河堤爲四部并本凡五謂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諶不知水勢轉爲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脩其功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其益甚功不能脩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

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

畝而功不脩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

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

補益臣以爲胡夷驕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郡艾

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應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

此必爲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而左

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

名爲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

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爲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

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慕樂徙民重其復除以

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

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傳玄上奏

祖約退合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爲功尚見

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遇名重之如配伍兵五千

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人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

援助司土一失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不耕之夫動

有萬計春農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

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

田曹豫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

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若則所益實弘矣請

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
先朝使五校出屯今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
外軍可分遣二軍出井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
開荒須一年之後即足且軍人累重者在在外有糈採
蔬食之人干事爲便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
則官寡而民精周制六卿莅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
出將三軍後代建官漸多誠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
南六州之土尚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
省軍校無兵者九府署寺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
者超計開創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并何

八編類纂卷三

三

合之如此選既可精祿俸可優今足代耕然後可貴
以清公耳古者親耕籍田以供養盛舊制籍田廢機
之官今臨時市求既上贖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處
奉宗廟蒸嘗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位官使命愈速益
宜得才宣揚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早品之
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二千石
見居二品者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誅由凶
戾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
如先朝除三族之制溫嶠奏
其一以爲今北邊稽服正是生聚教訓之將而天下

戶口減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
哀創更相呼擾惟事微歛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
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窮幽
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播擻驚困邑宰則拱
手聽其漁獵樂點長吏又因之重爲貪殘縱有廉手
郡猶掣肘吳郡謝安傳

選曹補擬宜與眾共之今州郡選置借集鄉閭況天
下銓衡不取物望既非機事何足可密其選置之目
宜令眾心明白然後呈奏周以素而謂蜀因上封刺
極陳左光祿大夫蔣氏樂

八編類纂卷三

四

遇喜則矜其情干法中逢怒則求其罪于事外所好
則鑽及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癢痕癢痕可求
則刑斯濫矣羽毛可出可責斯謬矣刑蓋則小人道
長責蓋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則君子之善不
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
善臨難不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長不
義惟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
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議之子
小人其得君子也則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
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于小人則

劉加于君不寔與喪所在亦安危所係安可以不慎
幾昔齊桓公問于管仲曰吾欲酒腐于肉腐于蛆
得無害于霸乎管子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不無害于
霸也公曰如何而善霸乎曰不能知人善霸也知而
不能用善霸也用而不能任善霸也任而不能信善
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善霸也晉中行穆伯攻
鼓經年而不能下魏簡倫曰鼓之當大簡倫知之請
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
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簡倫之爲
人也佞而不仁若使簡倫下之吾不可以不爲若當

八續類纂

卷三十四

五

之是貴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撓仁而爲
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伯者之
佐猶能慎于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時政說
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勲至於朝野
宴集公私聚會觴酒聚于壽如棠槐多於和笏皆榮
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爲妍媸何者爲美惡望
今後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効忠勤無才者咸知勉
勵臨朝競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
之土芥比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恐有穢皇風今之
故伯遷代大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

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
仍明察功過尤甄實罰唐劉知幾

昔秦之亡也失於弱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

賊臣畏公而害上微弱則姦臣擅權而震主臣伏見
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
忘漢之憂以杜其漸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
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
則雖社稷不得因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雖國君不
得保其尊故理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也昔漢
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千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

人續類纂

卷三十四

五

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好兇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
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誠宜揭國權以歸
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奸吏黃
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辟無所聽
焉官者五帝三皇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
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屬立
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於
外則破德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
而中外法殊也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將不
玉兵吏止於養馬陪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

之職。首一戴武弁。候文職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晨
夫如草芥。對黃

臣嘗讀六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凡發令奉
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諫臣
又讀唐書見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封謂封還詔書
而不行駁謂駁正詔書之所失又起居郎起居舍人
得在天階之下備書王者之言今來諫官寂無聲采
設使詔書有所失審制數而不可行給事中不敢封
還而不行不敢駁正其所失給諫既不敢違上旨違
補又不敢貢直言其文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得立軒

陛之間不得紀言動之事使聖朝好事或有所遺而
不聞致陛下德音或存不知而不錄加之御史不敢
彈奏左右丞今尚闕員又中書舍人是陛下近臣司
陛下誥命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班而進拜舞而
迴未嘗見陛下召之與言未嘗聞陛下訪之以事臣
慮其各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所陳欲因便而
方奏伏乞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召與言冀各盡其
誠心兼得觀其器業又今三館之中雖有集賢院書
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秘書省職官而無秘書省
屬籍臣乞今後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起居郎得以

紀錄言數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言左右丞得
以糾輶臺司中書舍人得以祇應中書舍人得備顧問
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轄臺司則風憲益整諫官
抗言則陛下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御史彈奏則百僚
震悚一人尊嚴起居郎得在左右則盛時無遺國史
大僕給事中得以封駁則詔勅無誤出政事無錯行
臣又每於行路之次見有羈縻之囚何以鐵枷不覺
自駭不知其人所犯何罪又不知其囚復是何人臣
謹按刑統准獄官今枷紐各有短長鈹鎖各有輕重
制度尺寸並載刑書未見以鐵爲枷者也凡今州縣

欲答一小罪繫一輕囚必詳格文盡依典法奉國家
所頒之律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爲枷事出法外

臣頃在翰林見繼遷上表云乞取殘破夏州以奉拓
跋氏祭祀先皇帝雖有批答只許鄜州節度錄繼遷
本是反側之人豈肯束身歸國所有詔命不行今陛
下嗣統大振皇威亦恐繼遷令人進奉因舉前事故
必感恩此亦不戰而屈人之師也如其不從則備禦
誅捕皆有方畧且使天下百姓知陛下屈已而爲人
也臣又見開寶中設官至少何以驗之臣本曾人占

籍齊上未及第時常記只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
司戶一員今司門員外郎孫貢是也近及一年朝廷
別不除吏當時未嘗闕一事矣自後始有團練推官
一員今樞密直學士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
第歸鄉有刺史陳廷山通判閻緯副使閻彥進判官
李延推官柳宣兵馬監押沈繼明監酒稅又贈四員
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于曩日也問其人
民逃于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元兵耗于上元
吏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
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已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

八科類纂

卷三百六十四

九

亦不可盡也方今可爲盡矣何以知之只如茶法從
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燕宰相王涯始建稅茶
之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東師以濟今則錢數
百萬矣民何以堪之自唐初終太祖之世科試未嘗
不難矣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通五十人重
以周高祖之後外請侯不得奏疏士大夫罕有資蔭
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先皇帝統德
王藩親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拾短從長
拔于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亦近萬人無後秀
之才亦有容易而得如臣者容易中一八爾臣愚以

爲數百年之難故先帝濟之以汎取二十載之需
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伏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
至于吏部銓擇官材亦非帝王躬親之事比來五品
已下謂之旨授官今則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
限多不施行太祖已來始令後殿引見因爲常例以
至先朝調適之徒多求僥倖或以哀鳴泣涕便獲起
資或以捷路山等便臨第秩遂使長吏格直同長
吏部官只若備員既無註格之風漸多闕置之吏臣
愚以爲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勅注擬自秦已來以
選兵定天下故戰士不服農業矣是四民之外又生

八科類纂

卷三百六十四

一

一民而爲五也所以農益困然而執干戈衛社稷理
不可去也但使帝王之道不得與三代同風漢明之
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脩寺歷代增加不覺而衣不
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民而爲六也故魏晉而
下治道不及于而漢憲宗嘗命柏鎰品庶官柏奏曰
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擇僚屬
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以陛下之明舉數十人請司
長官常恐不逮若更令臣擇庶官恐非致治之要當
時議者以柏爲知言伏望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
既爲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自取僚屬

則垂衣而治矣。王綱補遺

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

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竟奔黜陟幽明之意

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眾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

恩與利去皆而有為也眾皆指為生事必嫉之沮之

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撻陷故不肖者素虛尸祿

要然而莫有為也雖愚暗鄙猥人其齒之而三年一

遷坐至卿監承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為陛下興公家

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革綱紀之壞哉故在

京官司有一員關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

人編纂卷之六

有私居待闕動諭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

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

臣請特降詔畫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

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

者祇守本官不得更希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

職任及在審判大理寺開封府兩亦縣國子監諸王

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庫庫務者並須在任

三周年即與磨勘若因陳乞並於中書審官院顧在

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勾當通計及五周

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

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臣聞先王賞延

于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

秋議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為後者未

聞餘子皆有實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

未聞每一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

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樂典臣下其慶恩意漸廣大

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非聖節各奏子兄

京宜少卿監奏三子克試銜在正郎帶職員外郎并

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克齋

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克京官明異於庶僚太

人編纂卷之六

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事士以上

官經二七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千人仍

接次陞朝此豈適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

仕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服審官院常患

克塞無關可補臣謂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

等遇大慶許奏一子克京官加奏弟姪骨肉即與試

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勤勞著聞中外

非時賜一子官若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遷任文臣

初除授授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無聞

方許陳乞如二年内非次移改者即許通計三年陳

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
禮各奏薦子孫其正卿帶館職員外郎并省府權判
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
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者委
有司比類開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
爲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克舉銓選與
私恩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戕其武臣入邊上差
違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開
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秘府覽羣書
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爲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者一任繞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
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
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秘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
才也陛下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
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等者一任迴日許進子教化
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等中第一第
二等者即賜召試試又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
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
書一時劾彈并陳院翰奏如館閣闕人即委兩地舉
吏有古道才堪入用之上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

章仍上殿稱薦以克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
授足以起朝臣之風永紹祖宗之本意卿大夫之職
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
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解賦取進士以墨義
取諸科士皆捨大友而移小道舉濟濟盈庭求有才
有識之士七無一二况天下危困之由如此將何
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
逮天外郡縣發進士諸色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
考其德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
墨義取之加用封繡不見姓字實非鄉舉舉選之本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四

意也又兩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
精意盡其所長復考數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
詩賦史論共爲一場既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
中一字有差雖平生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
末學淺近俯拾科擧既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
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
明君在上同當使人以行業而進兩多言命運者是
善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哉皇朝之初
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諸國收復
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

或纔罷去便不見闕當初價至賤之時俸祿下經止
人之家無不自定歲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
仕門多稱官者累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待
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使而俸祿不繼士人之
家鮮不窶窶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賊之吏鎮豪猾之
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
其有不均之議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錄
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
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聚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
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
俸尤更豐足薄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

八編類纂

卷三之四節

二五

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
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
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
英俊之流樂於爲郡爲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
升擢多得官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教化之本也
臣知蘇州自檢點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二萬四
千頃中給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
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
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

軍四都共七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以防水患
于時民間錢五千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
不稼則取之浙右不稼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
政不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廢失東
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
文省比於常時其實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
虛矣又京東西路有卑濕積潦之地旱年國米特令
開浚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涇塞復將爲
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御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
吏民各言農桑之閒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令開河

八編類纂

卷三之四節

二五

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運選官計定工料
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
不踰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饑歲上無責糴則來
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唐初京師置十六時軍
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
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正觀至
千開元百三十年或臣軍伍無一逆亂至開元米遂
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驕暴凶逆我祖宗以
來置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足經八十年矣
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

今西北強梗，邊備未嚴，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穀無備，此大河憂也。遠戍者，防邊匪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追奔，便可直趨關輔，折衝者，粟市井之輩，西輕買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克，財必散為羣盜，臣請密委兩池以京畿足在軍馬同議，有無調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於畿內，先近輔用，府召募強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為強盛，使三將務農，大省給贖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愚其召募之法，并將枝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強兵節財之要也。候

入編類集

又卷一百四十四

三

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臨道倭此，漸而施行，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督責，如舊枉桎老幼，籍沒家產，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赦書內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州縣不切尊棄者，並從違制，徒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刺配，應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負不同，有無侵欺盜用，並與除放，違者仰御史臺提點刑獄司，當切覺察，糾劾無令墮遏，今觀國家每降宣勅，條貫煩而無信，輕西弗東，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糾廷，宋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既味

經術，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准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未坐，全乖律意，赦壞大法，此輕而弗東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存更於審判大理寺局，明會法律官員參詳起請之詞，刪去繁冗，裁為制數，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嚴納，免致錯亂，有誤施行，各手謹切以契丹，宅太漠，踰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興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

入編類集

又卷一百四十四

八

故虜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違使，求割歸南之地，以脫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為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違獻納之奸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加，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其涼，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借誠背恩，北邊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既棄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圖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數，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

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則必能使元昊舉兵乎況比來辭職驕抗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夷

臣中原朝廷若鈔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哈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遼遼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其誓約然後驅犬羊之眾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則轉當是時未密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而郡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邊鄙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勝幸事力與德統帥比

自承平以來用人以敘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武臣代郭承祐聚議果出不能得罷置徽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起擢以試其能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近慢書之至驕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二員巡撫經畧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前歲吳玠陷豐州掠河外燕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為持久之計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克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眾心安矣今帝都

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與昇則為張皇勞民不若陰營洛邑以為遊幸之所歲運大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則皇居壯矣韓琦議
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牆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其過也備是故武養吏節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

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爲十年之規况萬世之慮乎
營繕膠版爲舟塹土爲城股布爲帆朽索爲維以
丹青衣以文勢使僞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
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塵豈不危哉
司馬光進
五規狀

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
萬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
也至於錢穀之不見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
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爲三司使
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
則進無功則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
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
改更制臨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庫於
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緣爲紊服商失業數年
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且兩府於天下
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
者不展其勢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
馬四圍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圍
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
上者爲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

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棄其主能爲治哉若
此之類臣竊恐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
當委知縣在一州者當委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
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必
在其位盡其人情知其物宜寬嚴之權足以休戚所
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
帥監司而率使之自爲若署責以成勢而施刑賞
責於別遣使者銜命奔走差午於道所至徒存矯拂
之勢而於事和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
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知臨時詢采於人

八續綱目

卷一百一十四

三

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
私闇姦險之人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
而使者不能辨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
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在旁觀也果處之講求與
一軀之議論積久之衆察與目前之點畫精粗詳畧
其數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
久而不能斷此乃愚昧私面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
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
得行其職事也又庸人之積苟策非已出則媚嫉沮

懷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計當五六借使使者所親
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當其職之人已快快不悅不
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日親廷自違事使
治之我何能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監之於彼日使
命節謀而後我我令竭乃而成之功悉歸於官謀之
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爲不若延遲使者而屈任當職
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選通之情固不可無然
令之轉運使飭法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寬
道使者遠矣若監河自爲姦惡貪縱或有所隱蔽欺
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

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
別遣使者察之若察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廣豈有
但己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
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有能代之治事而當
職之人亦無所與無所處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偏安
竊福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以未得其體也夫帝王
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畧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
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
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視之倘公卿牧伯尚不能
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

苟爲不賢則險誠私歸無不爲己今陛下好於禁中
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屬舉收伯所糾執或非
才選官或無故廣寵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
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應明剛斷威福在己者耶陛
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屬舉收
伯所糾執或謂之資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辜皆
有迹可見者有所歸故不敢大爲耽陷若姦臣密白
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卽於私門而
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陛下
屬時中詔所指擇者率非小事至於兩禁美官遷謫

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眾人之所希求治亂
之所繫屬當除投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
乃姦邪貪狼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
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
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竊舉陛下聰明剛斷
威福在己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說不可不察也陛
下必欲威福在己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
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
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位各言其志陛下清心
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復奪也凡除一官

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
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
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
福不在已耶陛下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
似未得其要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
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
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
議是成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
陛下雖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
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尚厭者以攻丞相矣韓曰
丞相至於再至于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
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臣愚狀
非嘉事也應詔論

人爵類纂

卷一百八十五

三子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五

經濟編

治類

風俗

由此觀之康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焉于俗可隨也事周于俗易爲也矜儒以處世伉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爲民俗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余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盡其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資也民踈而費多也羌臣雙霍嬰兒生

人無類纂卷之二百八十五治類七

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狀聖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徒隨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于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爲屨束而我之水則沉夫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于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淫則黑鍊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于俗則易易而忘本合于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流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也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姓亦人之斗極也凡將舉事必先乎意清

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植正與之正傾與之傾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故典不可以爲平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榮運之

禮也雖宋齊肆夏之容也以爲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論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筵簫揚千戚管羽旋以爲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害不美于音非不能竭國慶民庶府彈財含珠鑄施輪組節東追送死也以爲窮民絕素而無益于槁骨腐肉也故葬瑾足以收斂重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布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諒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五治類七

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窒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源于世而誹譽萌于朝夫民有余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賣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奢求賄則爭止秦皇之時或人蒞于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劉安齊俗訓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果掠寡知衆愚勇劫儒壯凌衰

攻擊者爲賢。貴人善矣。盜者爲坑。誰侯說治而相
飭設。護而相紹者爲卿。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
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今
者何如。進取之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
順爲善。書而爲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爲家。富而出官。
取驕。恥偏而爲祭。尊無則者。棄骨而爲祭。政行而爲
義也。苟家富財足。隱機而視。而爲天子耳。噴告舉。則
弟。兼矣。伯父。逆于父母乎。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我
何爲。爲世之基公。唯受季母妻公之接安乎。車馬廢
也。走犬良也。嬌而家。美盜賊而廢多。何傷。欲友吾
人。富貴者。李之六五。三
器。龍者。而文之。成勢。揭而權者。而使之。取。越。蘇子
非有權勢。吾不與。衆。非有貴戚。不與。兄弟。非富大
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
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姦。
富民不爲姦。而貧爲里母。屬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笑。
居官。敦行。姦而富。爲賢吏。家爲者。犯法。爲利。爲材士。
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于此矣。商君爲
履義。秉倫理。并心于遵。風行之三歲。秦俗日敗。秦人
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賣。假父。親鈕
牧。善而處有。襦色。母取。蘇。旋。箕。掃。應立而誦。誦。抱。哺

其子。與公併。躍。楚。姑不相說。則反。肩而視。其。蘇子。處
利而輕。節。是也。念。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會。聚。僅
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覺。六。國。兼。天。下。攻。此。未。爲。矣。
終。不。知。反。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
之。業。居。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不。知。成。成。之。數。得。失。之
術。也。悲。老。賈。道。時。變。篇
天下有。理。政。于。此。子。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
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不。知。避。縣。網。甚。可
痛。也。今。有。律。術。子。此。尊。民。而。民。益。富。不。衣。民。而。民。益
寒。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知。不。羅。縣。網。陸
下。無。意。少。聽。其。數。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綴
微。苦。竄。之。謂。日。變。而。起。民。樂。完。堅。之。微。而。務。雕。鏤。綴
巧。以。相。競。高。作。之。真。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
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積。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
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未。予
民。民。大。貧。以。本。子。民。民。大。富。黷。載。文。黷。纂。組。害。女。工
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應。罷。是。天
下。之。不。勢。安。德。不。舉。世。之。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
棟。迫。于。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節。度。也
今。雖。刑。餘。黨。去。下。聽。衣。服。得。過。路。侯。暴。天。子。是。使。天

下公得冒主而使人事修也冒主務修則天下寒而衣食不足矣故以文繡衣尺而民愈寒以布帛被民民必暖而有布帛之饒矣夫奇巧末技商販辦食之民形休樂而心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饑甚焉今敗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本則天下各食于力未技辭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縣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飾知巧以相詐利者爲知士效犯法禁昧太姦者爲識理效邪人務而日起姦詐

八緯篇第 卷之三十五

五

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眾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于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已定故君臣絕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退則讓上僭者誅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爲起姦邪盜賊自爲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謀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民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網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因貨姦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亡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漢書

故田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子以貴勢引方進之

言夫以繇番之標爲漢之名宰然猶不擬一貪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患忠魚所以專名于前而莫繼于後者也故時俗敦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侈靡離君子爲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達者既往而不返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厚穢斯蓋俗風有棄于之歟代末有焉鳴之悲矣 宋書

臣聞繁庶之性人衆而行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爲賢衆而多官則妨似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罔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人

八緯篇第 卷之三十五

五

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柄于丘園高節出于衆庶其次輕爵服遠耻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唯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節足以擬食污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于主行雖諂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五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風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處

士之名而無爵。則子朝者。高君謂之六姆。韓非謂之五霸。時不知德。惟爵是圖。故國圖以公乘。飾其鄉人。耶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結于南山。以張良之熱。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諒之。以政帝王貴。德于上。俗亦反本于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朱嘗王。疎于時。以釋之。之。結王生之。疎于執。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人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功高矣。而意未滿。功報

八編雜錄 卷二 晉書

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耻。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政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無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于動俗。執政撓于羣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爲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廢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臣愚以爲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

聽終養。則孝莫大于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稅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微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豈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深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交言依子慈。與人子依子孝。言此其出言合于風。檢危行。彰于本朝。去勢。如脫屣。路入爲之。陽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爲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于臣。夫行義不敦。終于皇

人編雜錄 卷二 晉書

大

興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趨。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人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返。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晉虞峻上疏
吐蕃遣其大臣仲宗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樸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自古諸侯風俗大小。曷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千里。則其俗樸達寬。績而多智。全晉未分時。

在春秋世最爲強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間迫于齊楚國小西地狹則其俗亦復醜陋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于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資目之所睹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爲本今士大夫達時變識事機警敏有餘矣至于學治道通大體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而有則不容于時今之建言也類皆蕩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趨一切辦治而已非能有益于宗廟

入編類彙

卷一百一十五

九

社稷也學術小哉無大論議力量機故無大功名以爲上世悉然則前此風俗當廣矣當是之時唯恐其疏窳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日歷非甚相遠而更病其隘是必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邑大都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爲懷廓宏遠之風以充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高視闊步而血氣不逾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之治未必優于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其小也傳曰不知其形神其形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陋西一時人物大率悍而短小此非其

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爲善邪者可使爲正今俗非有他也獨患小爾顧不可使之太平宋唐虞仲倫

總攬

故請入西不出謂之減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威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今重子實社稷先子親法重干民威權貴子爵祿故不爲重寶經號令不爲親戚使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管仲法法篇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

入編類彙

卷一百一十五

十

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雨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面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以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爲其威行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西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服法篇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

決于重臣。生殺之柄不制于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于人。則必有亂亡之禍。明法篇

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當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故有爲枉法。有爲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故聖君持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復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此五者。不禁于身。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失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任法篇

故曰去邪去惡臣乃見。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故有

智而不以慮。使羣臣知其處有行而不以罪。羣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人主有五壘。臣聞其主曰壘。臣制財利曰壘。臣擅行令曰壘。臣得行義曰壘。臣得樹人曰壘。臣聞其主。則主失明。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寡。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官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契。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一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賧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罪則姦人易其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非主道篇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于賢以劫其君。妄舉則事沮不勝。故人主好賢。則羣臣節行以要君。欲則是

羣臣之情不致羣臣之傳不致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戰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好外而姦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喻好賢效子之明不愛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君見姦則羣臣誣能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故子之託子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困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幸子喻以亂死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愷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

人君者要

卷三

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

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狐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妨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用一之道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見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十五

十四

實情謹修所事特命于天母失其要乃爲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輒之終則有始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凡上之思必同其誠信而勿同萬民一從道不同于萬物德不同于陰陽衡不同于輕重繩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濕君不同于郡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明君貴獨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聽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人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蓋言之道落若甚辭辱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唇乎愈惜惜乎彼自誰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輕淡上不與構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損幹不率則動范不失矣動之落之無爲而改之害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善去惡虛心以爲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龍之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上而閉內扁從室視庭思尺已具皆之其處以實者賞以刑者刑因其所爲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執敢不信規矩既誤三隅及列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其事不當下考其常若天君地是謂累解若地若天孰疎孰親能象

天地是謂聖人欲治其內置而勿親欲治其外官置
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大臣之門唯恐多人凡治
之極下不能得周合刑名臣乃守職去此更求其謂
大惑猾民愈眾姦邪滿側故曰母富人而貨焉母責
人而過焉母專信一人而失其報國焉勝大于股難
以趨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爲你主
不蚤止狗益無己虎成其羣以試其平爲主而無臣
奚國之有生施其法天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寧寧
法刑狗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真欲爲其歸必伐其聚
不伐其聚聚將聚眾欲爲其地必適其地不適其地
人編者集
亂人求益彼求我子假仇人斧假之不可彼將用之
以伐我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載下匿其私用試
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之立主之實也黨
與之且臣之實也臣之所不執其君者黨與不具也
故上失扶下得尋常有國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
臣不責其家有道之君不責其臣責之富之備將代
之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內索出固必身
自執其度臺厚者虧之薄者靡之虧靡有量母使民
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靡之若然簡令謹謀必盡
其虧母施而已一樓兩雄二樓兩雄其則順順豺狼

在率其幸不繁一家二竟事乃無功夫妻持斧子無
適從爲人君者藝拔其木母後木枝扶疎木枝枝疏
將塞公闕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亂數拔其木
無使本枝外拒木枝外拒將逼主慮數拔其木母使
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
公子既衆宗室憂嗟止之之道數拔其木母使枝
茂木枝數拔其木乃離其根本木乃不神壞其神
神母使本清探其根奪之威主上用之若電若雷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
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實而王反制于其所不
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
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矣人主釋法而
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
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
追取非習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子忠信無以不禁
三者皆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而不能
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
不得釋法兩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勝子事者有
塞于言者一者不可不禁也人臣易言事者必索資

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誣誘于事者困于愚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夫不信者有罪有功者必責則群臣莫敢發言以情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于後後言不復于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爲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讓是事者好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羣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主道者使人臣知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辨無參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言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責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充言點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爲之意者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舉事有進計其人多其出少者所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人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天費無非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夫費而爲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

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遷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帝古之可與不可伊尹變殷太公無雙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雖變古者難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變亂之迹適民心春恣恣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儒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生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于民必立其治說在南君之內外而鐵沒重盾而蒙戎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魯國威服之民苦小費而治大利也故黃虎受阿勝而繼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于亂而吝于治故鄭人不能歸南面焉

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眾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濫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嚴不留說而詐故聽言不參則權分平姦智術不用則君獨乎臣故門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勢行教嚴逆而不遷嚴譽一行而不謫且夫主道力不敵眾智不敵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權中則私勢不中則有過不君盡已之能中君盡人之力

上君盡人之智臣有三因羣內外也外曰畏內曰愛所畏之求焉所愛之言焉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除其親暱重帝則外不肅矣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困矣外不藉內不因則姦克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在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佐貴帝固也賢者止于質貪饕化于鎮姦邪窮于固忍不制則止失示不除則大誅姦之食上也取資乎眾藉假乎辭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覺忿而特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謀其功功

八節類纂

卷三十三

上

謀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辯不留朝尊私行以貳主威行昧紋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爲功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難焉入經篇

失權

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于臣矣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下大斗解而施于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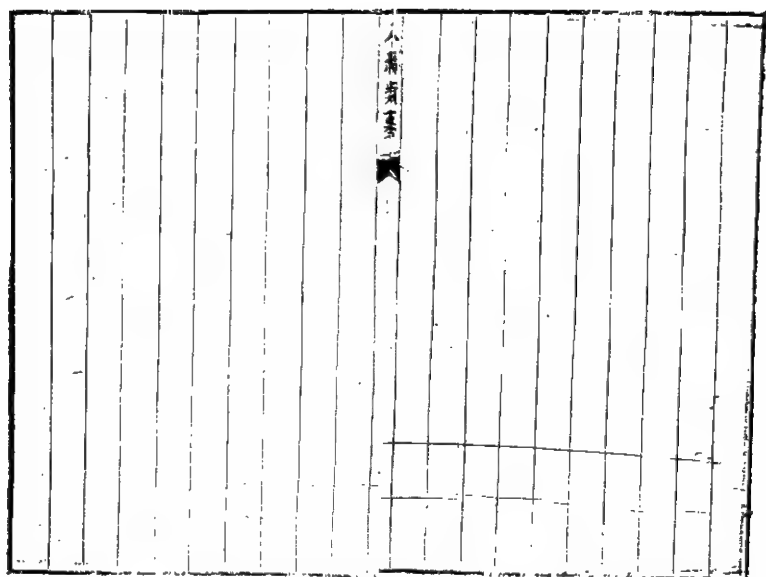
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韓非二柄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尊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權人不獨善也積非而後善之然則人主無成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群臣輻輳用事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

八節類纂

卷三十三

上

微也凡極有三有明劫有事規有刑謀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己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得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特祿養支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規需龍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上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



匯東手談三十二卷

〔清〕史珥撰

清乾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序

鄱陽史滙東先生既歿之明年門人哀刻其手談將竣來乞言以冠其簡端余既延先生主芝陽諄席每暇日過從見其憑几俯首蠅頭小楷砉砉不休間屬余論定其書則塗乙宛然未獲卒讀今殺青已訖窮

序

數十晝夜之力覆校之蓋先生由祖父上承五世祖惺堂公家學學有淵源著述最富茲編乃其歸田授徒讀書有得輒手識之大約如丹鉛錄日知錄之類而其近裏着已衛正閑邪幾幾繼河汾餘千諸錄後矣顏以手談志識也嗚呼先生歿矣手澤

序

雖存薪傳安在諸生之汲汲焉校讐剞劂之不遑者豈惟是顯微闡幽不死其師計乎抑由此彪外弼中不墜其學計乎今按其書共三十二卷其中論定明儒學案者盈五卷蓋惺堂公由江門得理學宗傳明史無端傳僅附見於夏子孝劉孝女傳中

二

而學案獨詳其源流出處故先生於其書尤盡心焉學案者姚江黃黎洲所輯也黎洲雖承輯山遺緒寔主張其鄉王學太過首康齋王學之先河也次之以白沙甘泉其繼樞與旁支也王門有浙中江右楚中南北閩粵之蔓衍誌盛也而泰州亦附焉

其餘河汾三原東林諸儒之正傳一脉而
多為之名外之也嗚呼自傳習錄晚年定
論書出學者摩挲朱而同陸矣庸詎知陸
之絕無同於朱者耶攻朱者訾其傳注并
其淵源不遺餘力而於陽明之軒輊堯舜
孔子者諱而不言安在其公也又况龍溪

序

三

心齋之嘒嘒者乎先生謂陽明舍鑪錘而
言煅鍊與草木之不可稱同氣者固已鍼
膏肓而起廢疾至論耳目口鼻無體良知
何從着落則竟發其墨守矣其諸儒異同
分合之故亦即以論王學者發其凡蓋惺
堂公雖由傳愚齋以遠宗江門而挾隱造

微以知恥為端不以解悟相尚足見其不
安小成之精詣先生雖藉學案以表彰祖
德而開邪衛正近作黎洲之爭友遠為陽
明之功臣而又志而晦盡而不汙隱其名
曰手談尤見其不敢高論之深心而先生
傳矣學者由此而近裏着已又多乎哉其

序

四

餘則隨其才之高下而讀之可也

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春二月年愚姪
江寧秦承恩拜撰



手談後序

博物雖矣博物而能有所析衷
歸于至當為尤難吾覽昌江吳
永所侯百川學海集自漢至于
近代裒聚一百有六種作者九
十三人可謂多矣然止就其書

序

而剖劇之非能出其特識與為
論定自成一家之言也同郡史
滙東先生生有宿慧起自世家
先代藏書極多少時即已能盡
讀之中年成進士由庶常改官
部屬自以不耐吏事翩然南歸

序

以成就後學為已任教授之暇
重理舊業有所得輒手錄之凡
七年編纂成集共得三十二卷
所采多經史及唐宋大儒文集
蓋先生見聞既博交遊極廣日
共參訂用能博極其故細至方

二

言里俗有所不遺也命曰手談
彙易數四去秋始克成帙而先
生遽於今夏捐館舍矣伯嗣表
激述其遺命為屬余序之予學
識淺陋精力衰耗固無以盡窺
其奧然生平有兩疑案藏之于

心未敢告人。一朱陸異同。朱道
向學未嘗不尊德性。陸尊德性
何嘗不道問學。惟無極之辨始
終不同。要亦各有所見。自餘兩
相契合。甚多。何至擴為異端。
一王陽明言學以良知為主。良

序

三

知昉于孟子。朱子不失其赤子
之心。註擴而充之。以至無所不
知。何嘗不由良知起手。所可議
者。乃在傳習錄。輕于論對。堯舜
孔子。要其經濟事功。前明一代
豈復有兩。今乃因其論學之過。

並其大功而盡沒之。毋乃已甚。
今讀先生之書。所見乃與余合。
嗚呼。嘗一嚮知全易矣。抑手談
者。傳自王積薪。由其深夜姑婦
所談。九秤。應來高奕。均未始知。
况下此乎。靖果園之言。姑舉一

序

四

隅。先生借其言而反之。良又別
有微旨。第觀其自序。至于篇終。
有曰。猶賢乎已。則其深意。抑可
想見矣。乾隆四十年歲紀乙
未。閏十月。古餘汗弟段蓀采之。
氏謨時年八十。



自序

周慕劬嘗述一上官言讀書人不旁通藝術終是本原不足勿以不屑近小藉口余謂此即曾子建所謂通而蔽意也夫百家衆技皆往聖所貽用雖有精粗大小而理實一貫聖人多能鄙事正由聰明才力迥絕於人自觸目觸手迎機立解及門七十子皆身通六藝其天資學力亦豈後人所及哉余稟質疎慵自序

不耐繁蹟每披卷見數目字多輒意興索然以故天文樂律皆不能研精御南方所無可無論射則先嚴先伯父皆嘗欲傳而未果至若僕偃磨析禮之文耳匏革管絃樂之跡耳亦無一嫺習書童而肆之雖頗究六體而落紙不逮抄胥是六藝無一通焉若乃奕特數之一端懵然不能布子靖果園師嘗見誨曰此加一倍法攻所必守取所必爭則得之矣究亦

無所悟入歲戊子六秩矣精力漸減靜中默理諸經雖時有所得然既嫻勦襲又恐新奇不敢輕議惟舊所涉獵及閱歷事意有偶會輒仿先嚴遺筆體率臆詮叙以消永日顧于古人商略多而稱義寡蓋曩括嘉言懿行不待揄揚而千慮所遺或成闕誤故頗與好學深思者共之亦或於析理微事不無稍補名以手談聊識本原不足之愧第均是手自序

也吾談則攻所弗守取所弗爭經始戊子夏在南埜成五卷歸續三卷己丑庶寅在鹿洞成十二卷辛卯在家成十四卷隨所觸涉筆漫無次第壬辰三月稍依類為卷二年未又得八卷統計三十有二庶乎歲計有餘為賢乎已藉以敬承師訓是即心有鴻鵠者之加一倍法也云爾時乾隆壬辰暮春鄱陽史珥自識于藝潤書屋甲午中秋重定

滙東手談目次

鄧陽史 珥編

卷一

春秋傳 三十二條即一條

周禮 七條

山海水經註 共三條

國策 一條

卷二

諸史 五十一條即一條

卷三

滙東手談 目次

呂覽 十三條

漢魏叢書 三十六條

楚詞陶詩 二十三條

卷四

杜工部集 二十四條

韓昌黎集 六十一條即一條

卷五

蘇文忠集 八條

歐陽公集 十八條

李太白集 四十一條

卷六

魯南豐集 七條

楊龜山集 三條

春子全集 三十條即四條

卷七

朱子全集 二十條少節

卷八

王陽明集 十六條

先集 十九條節一條

宋朱有集 六條

滙東手談 目次

卷九

明儒學案 五十八條節四條

卷十

明儒學案 六十七條節一條

卷十一

明儒學案 六十九條

卷十二

明儒學案 六十七條

卷十三

明儒學案 六十八條節一條

卷十四

文獻通考 四十九條

卷十五

文獻通考 三十七條

卷十六

文獻通考 二十五條

容齋隨筆 三十一條

卷十七

容齋隨筆 六條

續筆 十二條

滙東手談 目次

三筆 二十二條 少節

卷十八

四筆五筆 共二十一條

夷堅志文 二十六條 節一條

卷十九

元詩 四十條 節一條

卷二十

元詩 三十三條

鄒陽五先生 十條

卷二十一

裨說 五十一條

卷二十二

裨說 四十七條 節

卷二十三

裨說 三十八條

卷二十四

裨說 三十四條

卷二十五

裨說 五十九條 少節

卷二十六

滙東手談 目次

裨說 六十二條

卷二十七

雜記 三十八條

卷二十八

雜記 三十九條 少節

卷二十九

雜記 三十一條 少節

卷三十

雜記 二十四條 節

卷三十一

雜記二十八條即三條

卷三十二

雜記二十七條即

受業李成槐

興世德

王學古

方毅

俞咨岳

徐世炳

余獻謨

陶斯謨

俞慎言

余學洪

楊嗣留

張廷揖

江南紀

程仁

鮑銘琰

汪簡

汪策

淮東手談目次

五

曾洪詔

吳光協

重模

茶縉

王兆葵

蔡承雲

李潔

張鳳羽

全授梓

雲壑汪士誥

男存闡

存開

雲壑王孫壇

全校亭

淮東手談目次

六

目次終

滙東手談卷一

鄱陽史



春秋傳三十二條

周禮七條

山海經水經註共三條

國策一條

胡傳謂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流風遺俗猶有存者子王失道乃以天王之尊下賄諸侯之妾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耳託始乎隱不亦隱切著明哉愚按觀孟子孔子懼之言春秋為周衰作無疑然魯史也周特因事

滙東手談卷一

而見自宜始魯君初立之年託始隱公或以前閭不可紀或痛隱遭弑藉奇懼心跡熄詩亡亦大概言耳如潑大歸賄則棄九族不撫民不大於忌父誓賄侯妾不憐於龍禁之禍也如傳言似乎一部春秋全為此事倘在前即可始孝惠在後不妨始桓莊苟無此事春秋竟可不作求諸情理亦或未盡蓋歸賄於惠公則賄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於仲子則豫凶事左傳甚明夫天子有賜義所必書書之而失禮自見故謂之譏如必欲鑿空求義則歸賄前有盟後亦交隣之變克段尤人倫之變又何不可託始乎繁露云刺不及事也正用不及尸意

經不始平王孝惠而始隱公益即魯言魯即隱言隱平之為平別論焉可矣

元年之稱不知所昉然以虞書元日商書元祀例之不遇以數為紀非獨在文言前且在文王之易前與善長之訓何與宜來有識穿鑿之營也蓋時日支干皆史臣紀事常法桓不王王不天定無正月殆皆郭公夏五之叱夫子所謂闕文想正指此類說者不悟簡策脫舛移伸其辯至謂聖人以天自處失驕暴如祖龍至自比三皇五帝猶未敢上儼於失惟字文氏有稱天元皇帝者耳而謂孔子以天自處進退侯王都衷終覺未安

滙東三說卷一

呂東萊詆左氏紀交質周鄭並稱然左氏意在責周天子下夷列國耳鄭之惡固不待貶而見所云君子曰蓋為交質子者上下古今不專主一事也東萊謂當時所謂君子舉不知有王室或未細專左氏用意矣

公羊傳言宋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博議稱其說而咎宣公為奇為高余謂宣公隱衷雖難盡知然能舍子讓弟即使名心未盡亦是勉人所難且或因因子幼宜立長君觀穆公立九年與夷始立立十年見紱猶以殤繼其齒可見黃東發豈可盡沒其賢之論甚公夫魯桓鄭突固所當嫉乃有一能讓者又以好名追咎

務使滅札與楚圍吳光同貫春秋之旨恐不如是先民
嘗言偽君子終愈於真小人余亦謂偽讓終愈於真爭
鴉之殺身豈宜所及料哉設不讓則鴉耳立十年十一
戰之戾何以自保安知論者不又貴宜以不能擇立穆
公乎博議深取公羊似為金匱渝盟者地耳且是書東
萊自謂諸生課試之作正朱子所謂集題立其新說者
也取其粹者可已忍未可一一據為定論

賴考叔見射曲在公孫開左氏敘爭車以開與為解則是
車蓋考叔所賦戎車開挾勢凌蔑外更挾戟以逐櫓亦
甚矣及考叔先登又忌功射之非瑕叔盈安知不為許

滙東筆談卷一

三

人所乘則敗國珍民視羊斟更甚莊公不能明致其罰
而使卒出穀行出雞犬以詛射者故左氏以失刑政為
譏東萊乃責考叔為不孝余謂車賦於臨戎之際不爭
則失官離局責先登以忘身及親則戰陣無勇之非孝
又何以解之故學斷斯微當就兩人論曲直不當就一
人計利害

當貴盛奉我非奉我奉貴者也當貧賤陵我非陵我陵貧
賤者也使我先貴而後賤而奉我者違變而見陵則前
日之奉我豈真奉我乎使我先賤而後貴而陵我者違
變而見奉則前日之陵我豈真陵我乎彼自奉貴耳我

何為而喜彼自陵賤耳我何為而怒東萊此言從權商
人自送丞相長史語化出人能常存此意於胸中可省
無限眩涼然於鄭思遠言本旨固未盡也

滕子來朝舊說以為時王所貶胡傳謂使時王能黜諸侯
春秋豈復作子降而稱子狄之也而引春秋天子之事
以為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愚
按程沙隨嘗謂小國自貶以從殺禮深見取於朱子即
舊說亦可通蓋王命雖格於強大未始不可行於弱小
且天子之事只指子奪大義豈有改易爵秩之理若違
義即貶二百四十年尚復有侯伯哉矧躬行篡奪如鄭

滙東筆談卷一

四

厲晉文筆猶不降稱而獨貶朝桓之滕是何異怒於室
作色於市乎文定力排匹夫進退諸侯亂名實之說終
是逆指人口耳不觀堊文姜傳子為國君母臣子送終
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夫君母且然益信以天自處
王不稱天貶諸侯者決非作春秋之旨

丙戌公會鄭伯盟於武父丙戌衛侯晉卒杜氏謂重書丙
戌非義何因史成文也愚按盟武父是本國事晉卒是
衛事合紀則不明分紀又失日重書丙戌非義即即所
以為義例先魯後衛衛赴告在後耳頓重書日之法後
世史筆無承用者

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孔子故宋也穀梁此說雖別紀所聞然孔父失子高祖臨文而諱亦情理所宜子長作史記不名其父殆取法於此歟

公羊傳地從主人又曰俄而可以為其有失從俄二字懷隋非獨可懷爭城爭地者無譽之心即問卷問舍求田營營不已者不亦可廢然逐哉范史忽則易人語從此

脫化

勾之戰胡傳識以詐謀取勝乘正之戰又識以小人

道一則曰行使有文告之詞而疆場有守禦之備一則

曰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余謂齊人來伐至於

檀東手談

卷一

五

三鼓不一大創將深入疆場何備之可言乘正革二國

之衆並次於即蓋將報長勾也其勢豈甘言所能得而

欲引展喜退孝公為比其亦謀矣故竊謂曹魏公子偃

皆功在杜稷不圖其功而議其後是欲以揖讓賦詩退

敵也元昊小醜耳范文正且以貽書啟侮文告其足恃

乎靖康之世勁旅環畿輔未嘗一矢加遺可謂不用詐

謀矣幣重辭卑可謂能奉詞令矣何以卒致北轅文定

目擊慘禍奈何復為此論以銷沮懦夫之氣抑藉不屑

詐謀以文失地稱臣之辱耶

胡傳於有域稱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

身陽淑清而陰愚長此惡氣之應愚者是時南山雄狐死十一年矣失果為文姜示異何不於魯道有蕩之日而遲至十年後乃發豈如若有過於如齊耶天以域寨為陰慝自足傲世必指事應此自來志五行者欺天同人之臆說豈可據以詒經

鄭厲公論王子頹享五大夫之樂及徧舞也曰哀樂失時

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斯言深切有味

每見小康之家一旦好聚優伶誇豪舉不轉瞬而敗田

華屋悉屬他人否則歌舞未闌死期已屆要皆哀樂失

時之餘烈蓋失時即禍不必定如頹所為也乃致樂禍

檀東手談

卷一

六

之尤不獨里巷無識者有之即讀書居位者亦有之情

未一思忘憂憂及之理

春秋僖公十四年書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

來朝次年秋書季姬歸于鄆左傳曰鄆季姬來奔公怒

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詳事勢蓋

公以鄆子不朝因季姬歸寧而留之及鄆子來朝而歸

正猶世俗怒婿而留女婿求服罪遂許女歸經傳直書

其事而公之喜怒輕易待姻好不以禮已具見矣公羊

雖有使來請已之文蓋謂季姬見留故告夫使來請已

其過於防亦必季姬先有成言杜氏所謂鄆子本不欲

朝為李姬所召此又猶世俗外父怒婿留女女露使夫請罪迎已即十七年齊人止公哀姜會齊侯于下請公事異而情正同經傳詞旨分明絕無使自擇配之跡何休注公羊林然左傳米寧二字直以為使來請擇已以為夫人要適鄆子淫佚與禽獸無異明氏全用其說以為女而非婦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則是因李林甫選婿媿及唐人榜下擇婿事而增飾之春秋時內外傳所載惟薄之失不少惟徐無犯逼於子皙之強委禽使林自擇子南子南固本夫也若昌言使女擇婿則當時絕無此風何可以累魯之賢君重辱其女乎況已女即

滙東手錄卷一

七

可使擇婿亦豈能使鄰國之君盡歸夫爭為綏綏之狐來供女擇婿與其肆脆而重貶固不如嚴實以存人心世道之防矣

晉戎馬還渾而止杜注還便旋也渾泥也小細不調故因便旋陷於泥中其說近之而還字未暢余見北方羣馬每經沮洳或其顛溺處輒蹣蹣便旋或伏伏其間御者稍懈則傾軋折軸謂之賴泥雖駸足同於驚駘蓋瘖疾極隱者還渾似即賴泥二字連讀自明正典及惡而變將與人易者合若以便旋與泥分看反無以見異產不可從戎事之意

薄而觀之杜以迫近訓薄而國語作設微薄而觀之註以微訓簾而薄訓與杜同余謂本句文法與乘而觀之相似薄即簾也禮惟薄不修正用薄字殆於浴室置簾從隙間窺之耳因疑國語微薄薄字亦指簾微有窺義微薄猶簾耳若如杜訓書共即不遺亦或未至是國君而仇匹夫懼者甚眾矣豎頭須此語是一能勝子確疏是語達大度狼由

詩書義之府也從來發揮詩書之蘊未有備與如子餘此語者國語作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亦妙觀書者要當忘言而得意大學之意在於無語已而不存滙東手錄卷一

八

於非諸人也欲學者將非人之時常思無語已之戒不欲學者持無已之論用為非人之資也故先曰無語已次曰非諸人其意主於攻已過而不主於攻人過明矣東萊因論晉侯伐衛先朝王而發明夫學之義博議中說理精透如此者絕少吾輩讀書必先得古人立言本旨乃不徒口耳之功

東萊議狼曠之死為心不止於其事而思出其位愚竊謂仲叔其於救孫桓子微虎欲冒攻王舍而有若與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論者謂之士兵則國有戎事義烈之夫同仇敵愾固春秋所不禁也狼曠戎右雖

雖然尚有其屬則猶任軍職毅然死敵正夫子所許執干戈以衛社稷者而肯以學問之事是欲天下皆陷難苟免之徒而無復致果殺敵之烈矣試問南宋如陳者有幾儒者持論如此宜乎河北諸義士之絕望而將磨兵刃卒底滅亡也

季文子更命出宮僕博議以為季氏竊權之始上下皆為所眩君嘉其直人頌其忠而不知國命已移於冥冥之中余按更命事國語作里革則主召尚在傳疑何從斷為竊權乎信如東萊言大臣直不容專斷一事何難忠獻去任守忠則以為美談岳忠武朱仙返旆則以為不

滙東平談

卷一

九

達變宋儒論事惟快其辯而不察情勢類如此東萊又謂王孫滿答問鼎却楚之功不足憤楚之罪者亦然劉康公論魯叔孫宣子東門宣子之侈而終之以若皆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又司馬侯言天將欲逞其心厚其毒而降之罰子服惠伯論慶封天殆富淫人叔孫穆子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滅旃晏子謂利過則為敗皆足振發聵世之欲必迷謀必成高年淫享未嘗不自詡福之厚才之高亦頗聞諸君子縮論乎苟禁待賈人如賓出已杜氏謂傳言知營之賢愚謂為苟營之善視賈人易為賈人之不厚誣君子難士君子一

惠及人責報無已跡其用情之初與貪賈居何異彼賈人乃能以極賢為心以居功為恥於後之脫然遠引益見前之非納交要譽也乘章徭秦師王環必告君夫夫皆鄭商也意鄭本周畿內其治市必有周公遺法如所謂汝無我叛我無強賈者故商賈皆與國休戚相關而不欺貳後世治市但言物價爭鬪而不探其本坐令富商大賈操奇贏以驅役才智甚且躬自為之滋耗國厲民之害求如鄭三人者何可得哉

滙東平談

卷一

十

以國饒則民驕佚近竇公室乃貪破諸大夫沃饒近鹽之說更為遠識周公營洛規模庶幾有比漢唐以來論都者咸不逮也國語載單襄公稱晉悼排比十一句下又重衍一遍通篇亦多訓詁蓋漢人習訓詁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與也勇文之帥也三語非獨工於言君子制行之文即移論者述之文亦本宋孩實覺士衡文賦言雖長而意反短夫賈罪之性難正也故使憚惠者教之使文教者導之使果敗者諄之使鎮靜者修之悼公此言於教公族極善訓子弟者苟如此擇師雖膏粱統袴亦當有所變化况

非膏梁純袴者乎

舊人滅鄆左傳云鄆恃賂也親四年傳公請屬鄆五年夏
穆叔親歸太子於晉以成屬鄆九月穆叔以屬鄆為不
利使鄆大夫聽命於會注謂鄆近魯竟既而與魯有怨
魯不能救是鄆之見滅由魯魯並爭其地魯既以為不
利其不能救而折而入於晉可知是年冬左傳稱晉人
以饋故來討何故亡鄆八年宮人伐我東鄆以疆鄆田
則併於疆隣而非由以外孫為嗣尤明顯穀梁釐立異
姓以蒞祭祀之說似預為賈充韓謚作案胡氏舍經與
左傳而枉信之至引呂不韋黃歇為比無乃嗜奇而不
灑東手護卷一

哀於理

仁

閔子馬推原周原伯魯不說學而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
及其大人深切可味蓋凡世家舊族衰而能復振者必
其浸灌祖父詩書之說者深敬奉而不敢忽故中資皆
有蓬麻之勢成就就不難其盛而衰至不可救者必其
有輕忽先業之心而又挾機詐以資其伎忍諂媚侮父
母之習深入後生小子肺腸較祖考彝訓倍捷家庭間
一染此風非賢父兄明師友教世相承不能移易蓋家
風之易墮而難振也類如是子馬所謂下陵上替者深
為人心風俗危之父兄語言可不慎諸

從鶴南方常禽畜之能放人言秋冬間千百羣飛卵育皆
巢樹枝間有巢空木中者無穴居事胡傳用公穀宣元
又巢之說以為陰居陽位為臣逐君之象公穀皆北人
不諳南方物性何足為據蓋經文書有只本無忽有即
是物異來巢則長育於此更與偶有不同何必附會穴
居漢晉來言五行者率多此謬

春秋定公元年下書春王而不書正月穀梁謂昭無正終
故定無正始胡氏發明其說謂昭不得正其終定不得
正其始愚嘗友覆思之昭卒在去年十二月正月固不
可繫昭而定立在夏六月戊辰實昭公喪至後六日正
灑東手護卷一

十三

月似非定公有然紀事例得追書故宋仲幾書於三月
蓋既以定公紀元有年自必有月春王下無正月殆傳
寫偶闕軼耳否則春秋之君不得正其終者多矣即魯
桓亦不可云能正其始何不一例去正月而又別以無
王見意耶張皇正字究於書法少歸宿

國語叙句踐謀吳皆規倣左傳曹劌論戰及管子內政篇
而詞冗意淺殆漢儒偽作然如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又
善用兵者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皆
黃老精旨非魏晉所友

夏時冠周月其謀始於左氏春王周正月魏鶴山正朔考

辯之甚詳余按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為正殷以季冬為正周以仲冬為正夏以十三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鷄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夜半為朔言正朔者莫明於此惜竊山未及引今人則於正朔兩字亦多不能分別矣若以夏時冠周月則春第有三月而周正月二月尚屬夏之冬夏第有六月而周四月五月尚屬夏之春秋第有九月而周七月八月尚屬夏之夏冬僅有十二月而周十月十一月尚屬夏之秋夏時與周月如參商然何由可冠朱子答吳晦叔嘗引定元年十月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為異以明改

雁東手談

卷一

七

月愚謂春秋為殺殺記耳大豆當熟不熟待十月而殺於霜乃所以為異否則北方不獨十月霜不為異即八月霜亦不足異也論語有暮春風浴事若果改月則暮春乃今正月北方水猶未解而可浴乎衣方重裘而可風乎周禮正月之吉亦不可謂始和矣惟國語武王伐紂日在析木之津以書一月壬辰遂推似可為夏十月之證然是言師起之日安知非啟行後不忍遽進遂回兩月而重值戊子壬辰乎且武王尚未即位既元史何至遽以周時記事正月上書王意當時必有假授天紀不稟正朔者故特筆以尊周耳非必時為夏而月為周

也且王即周矣又增周字左氏何至闕於文義若此此蓋漢儒附會王莽者妄增耳肝江徐仲光先生春王正月論頗詳而多與竊山同臺纂中龍趙二氏說最明而亦似未盡王正二字洵不易考証也

周禮發端河間獻王劉向父子表章之程子朱子皆以為周公之書徐微強謂周公未成之書尤有見於是書規制甚大而未免為後人所攬易深信者字字求解而不敢疑好疑者事事攻排而不肯信皆蔽也信所可信而疑所當疑凡讀古人書皆然况周禮乎

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種之種而啟之於

雁東手談

卷一

十四

王注不及生字之義今南方種稻皆以種浸水中再宿澆置竹器中及芽出撒布諸田或分栽種之即爪加亦芽而後蒔則生種種之種生殆即芽意歟土圭節語顯而義精謂之地中下忽掃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尤有不可擅擇之勢肆長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語妙固禹貢合諸洛諸所無然正是周末人主意所以不及禹貢二語者即在此

周官封地典孟子王制不同或以為統附庸在其中而孟子以所食租稅言如後世實封然本節明云諸公方五

百里食者半諸侯方四百里食者參之一則已與孟子公侯皆方百里者不同而公食二百五十里侯食百三十里亦不合孟子大國百里之說也諸伯方三百里食參之一則食者百里與孟子次國不合諸子方二百里食者四之一則食者五十里似與孟子合然謂諸男方百里食者二十五里則與孟子仍不合且孟子明云君十卿祿豈可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為租稅乎左傳諸侯一同與孟子合惟史記謂齊魯兼五侯地既謂之兼則凡不兼者皆百里可知使侯封果四百里又兼五侯則二千里矣齊竟之境何處安放班祿之制孟子已

卷一

十五

不得聞其詳則所聞之畧決不至誤王制乃漢儒本孟子而作周禮尤晚出固未可執以疑孟子并不必以孟子解周禮也

司徒荒政十二不及閭閻通有無事後始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似荒政是朝廷一定之經常也通財則因人情以為助變也僖公救荒有勸分之法分而曰勸蓋委曲誘導動其任卿之誼而不強以必從周禮所為析而言之與記卒未夏道常山數日搶穀之案三或指令君所揭示曰此搶根也余觀之前頗切擊未乃云有穀而不糴貸萬一人心怨怒悔之已晚嗟乎此意在

富民宜朝夕儆惕若懸諸衆親以張悍惰之氣是誨教也縱使能分亦於患難相恤之誼遠矣王政勸分必有感人深摯處

孟獻子言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而曾子深取之周公經國何孟欲天子放債取利如泉府國服為息也論者謂不責其無亦非強之則既不病民亦不病國青苗法正持此說殃民之效已見矣又如司國凡貨不出於閭者舉其貨罰其人後世權政緊嚴猶只以半入官周公立法忍盡舉其貨乎孟子言古之為國將以禦暴若舉貨罰人則暴已極矣何禦之云王府諸職全乖喪志之

卷一

十六

訓立政周官制雖未備然唐虞官百夏商倍周繼史倍亦大畧可考決不至如周禮自公至下士二萬五千二百六十六人之多也其有庸妄撥易甚明解者不肯冤枉劉歆而不預誣謗周公何歟故猶謂親周禮當準義理參情勢義理愜而情勢違雖封建井田車戰有時而窮情勢所宜而義理不害雖秦漢之制不能廢儒者有志世務因革損益自當講求大處節用愛人一語昔人已恨行之不盡必欲附會疑義則室已

周禮瘍醫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皆醫家精語然只是秦漢間人吐

屬

山海經有三天子都都亦作鄆字形相似可無深論按經文三字連鄆為義蓋言天子之鄆有三耳一見海內南經註稱在今歙縣又云東陽永康縣南有石城山山有小石城黃帝曾遊此者是也一見海內東經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者是也一見海內經有山名三天子都註云一作三天子鄆者是也山海經多設誕此數說尤無所繫屬况天子始見允征伯翳時尚無是稱何學厭至以名其地也此孫氏割據時言識緯者所為如鄆陽山石成文之類景純作註又適丁備安之代故從

漢東手談

卷一

十一

而實其說未可認為真也不然所謂都鄆皆窮盛膏谷且不足為天子之鄆况都乎乃南安舊志載郡人孫應徽作聶都問答謂經中稱都不數見夸為帝之所都痴人前固難說夢耳

山海經泰戲之山滂沱水源所出在今繁峙東境余遊其地聞土人於戲上一字稱秦楚之秦不作石秦之秦徐山海經諸本及他所引用均作秦音字與亦於秦下引此山竊疑古人著篇必直書土俗所稱至託副墨則字體相似者往往易淆秦耶秦耶意土人口耳相傳必得其真明史地理志則作秦想知沿誤而訂定之矣

水經有漸水即今之浙也邇人皆稱浙無稱漸者朱子謂水經中浙字漢志註中作澍蓋字之譌石林已嘗辨之觀朱子此言則浙當作澍無疑亦可証由漢及宋皆稱浙未稱浙也因澍澍形類漸漸或即澍之譌然禹貢稱東漸於海澍實東之盡境則漸讀漸音亦更古雅安知漢志註中之澍非即漸之譌而今茲之浙非適還其本歟

國策魏周析言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此雖為安釐朝奏引起却添中後來講學家通病宋人援堯舜天地以軋母與稷箕跖以軋程朱情事正同

漢東手談

卷一

六

滙東子談卷二

鄱陽史 珥著

諸史五十餘

司馬子長作史記七年而始遭李陵之禍自序甚明陳仲醇謂官刑之後抑鬱無聊不得已而託之著書以未審序意又謂蓋司馬之私史非漢之國史則又誤會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句矣

遷特感當時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於書有所激而為此言耳其進奸雄者蓋歎時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已於禍其羞貧賤者蓋自傷特以貧故不能自見於利殺

滙東手談

此晁允格也言史記者宗之獨謂感世固然若憤身則是一人私書豈足云史子長為千古著書立意恐不如是晁說不獨惑人亦釀史禍

李清臣謂司馬遷作史記大抵議漢武所短為多愚謂武帝在位久失道本多時又甚近故紀之特詳是非得失因以自見所以為良史非有意致議也如李所云設不遭刑將惟飾美歟世凡土木神仙征伐聚斂皆諱不書而後非譏短乎試觀一部春秋貶詞不少聖人亦豈諱十二公之短哉

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地上老人

此語蓋示以能預知穀城之役耳山下黃石即我乃隱示居止所在後子房果見山下黃石相老人已化去取石葆祠神其事亦聊寄所感觀史於瑩黃石下著家字蓋家乃黃石公壟處而子房謝寧也子長為宋附會物怪老人遂成魑魅矣

范曄見秦昭王於離宮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註以永巷為宮中獄名愚謂此永巷是秦王宮中通行之路故王來而宦者怒逐若是宮獄則王何故自獄來也漢雖有永巷獄蓋以巷得名非永巷即獄也注以漢制解秦事似誤

滙東手談

中行說窮漢使多強辯無足道然曰室屋之極生力必屈雖為父子同宮廬而臥回護要是格言每見桑梓優裕之家萬甍修棟不踰時而貧其能稍久者必其能安湫隘者也豈惟土木勝不安人盡如士茁所慮哉蓋室宇既崇後則凡服食器用與夫結納遊觀必數十百倍於前安得不貧迨罄生力以營第宅縉紳先生或不免焉智且出中行說下矣悲夫

明萬歷間鍾瑞先刊史記列傳首卷載浮梁張遂辰訂今志載不著其人先山曾祖為滙翁名稱古以遂貢辭業南雍為大司成馮兵區所罷時方重刊北史前幅刊板

對諸人伯曾祖姓名在馬家傳亦不載張仲宗著廿一史識餘第三十一卷署餘干葉履方當泰計筆蓋先

外曾祖楊慶先生今亦無知其事者
蘓手卿答李陵書字比句櫛而少疎古之氣絕不似西京
手意著蘓文忠訂李陵報韓武書為齊梁人所為愚於是篇亦疑之然詞旨清潤足增忠臣之重故先大父韓
人文觀不忍遺焉

魏書載桓帝英傑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容一
石按角容句做家語骨專車意然容當作勝或角下加
間字文乃可通且英傑僅以危碩當之不亦陋乎史筆
滙東手談卷二

浮元即是可想

魏書書司馬叡僭稱大位於江南考當時割據不少史多
以代立為文於晉獨詆以憎劉宋以還則稱島義盜憎
主人魏收真蛟螭哉然前廢帝普泰元年嘗詔有司不
得復稱偽桀則亦公道之不容盡泯者歟

帝東巡至於桑乾川按昭成即位繁峙之北似在今應州
去桑乾咫尺耳魏史以主為文可笑

肅宗神龜四年七月辛亥詔曰達尊斯在蓋預一焉崇教
黃耆先代通訓致方叔以元老處位充國錄自強見留
雖七十致仕明乎典故然以德尚壯許其繫維今庶僚

之中或年迫懸車循禮宜退但少收其力老耄其負言
念勳舊憊然未忍或戴白在朝未當外任或母私歷紀
甫受考級如此之徒雖滿七十聽其蒞民以終常限成
新解郡縣或外佐始傳已滿七十方求更敘者吏部可
依令不奏其有高官後德老成髦士灼然顯達為人所
知者不拘斯例若才非秀異見在朝官依令合解者可
給本官半祿以終其身使辭朝之吏不恨歸於閭巷矣
觀詔意明是為戀祿者發却說得周匝名德不拘斯例
朝官半祿終身固亦情法兼盡正未可以无尺賞罰乖
舛并斯言之善而棄之也

滙東手談卷二

魏書鄭懿傳云懿好勸課善斷決雖不潔清義然後取百
姓猶思之余謂既不潔清則不可云義取荀義矣何
云不潔清乎岐潔清於義之外筆以曲而不通

魏書稱崔模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則板執形軀正如巨蛤
吳康生弓把中圍尺二寸恐亦無此長指能握此如范
史東夷衣如中人而兩袖長三丈同一不經

俗以馳驅勞復為奔波謂晝夜不停也魏書劉昶傳萬里
奔波蓋亦此義然終覺未雅若用鮑明遠詩崩決不可
留字作崩較有味

魏書載容有謂賈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袁

至便駭何帝之有當世以為雅談愚謂此至言也宋儒中亦不多得不謂出自士休吾輩當銘諸座右

周書魏綽傳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朝祭羣臣畢至乃命綽為文誥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余觀綽是篇較新莽大誥為勝則石鼓詩之傲車攻吉日亦即此比宋馬子卿謂石鼓為周文帝蒐岐陽所作最為確當第後書時雖較愈於排比聲律要未免於學之者拙管怪李滄溟筆用盡一生心力方欲凌轡班馬比跡周旋未能與字文氏之臣齊驅則用意亦疎矣

歷代手談

卷二

五

宋真宗元年冬十月許彗臣著述請闕欽令兩制簡銓此振起文風之法四年詔州縣學校及聚徒講學之所並賜九經此振起經學之法即書院所由興也二事用意宏深實一代文治所基六年又賜御史臺九經諸史則非其地非其物已

崇寧元年封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宋世追崇之典闢係世教者固多而無謂者亦往往有之要莫甚於追封夷齊武王之稟尚恥食之區區後世封爵何足重輕乃惘然附益真可謂不量而入矣且二子孔子同許以仁孟子同稱以清今以清仁分屬則似各有優絀足

以惠字尤無稽可笑

大觀三年孟珙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宣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竄遠方愚謂中微之機在時政不在卦象自崇寧至是時百務紛更初正晉亂不待智者而知其衰替矣亟舉賢去奸與民休息庶幾萬一蓋挽回氣運在理不在數徒更年改官於延歷之本何與珙術雖驗言固不足取也竄遠宜哉

高宗初立史書用張浚言罷李綱又書用黃潛善議殺上書太學生陳東崇仁布衣敢陽激二事頗見書法彼潛善無足論而張德遠犯區區恢復之志乃先自壞長城

歷代手談

卷二

六

可歎也夫用言人君美德然當知所擇罷材臣戮直士初政如斯矣危而不亡亦倖焉耳

宋史乾道五年二月書贈張浚太師諡忠獻淳熙八年八月又書張浚復都督江淮軍馬淳熙元年二月癸酉書虞允文薨八年八月又書以教文閣學士虞允文為興部尚書兼湖北江西宣諭使淳熙元年秋七月甲子書太尉提舉萬壽觀李顯忠薨八年七月又書李顯忠再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操筆者疎謬乃爾其他繁複乖互固不能悉述也

靖康元年四月京師大雨天氣清寒又自五月甲申至六

月暴雨傷麥夏行秋令按此似以清寒為秋令而夏日清寒為行秋令也以管子及月令考之則行令皆屬人說暴雨傷稼正月令所謂苦雨數來止隕水潦管子所謂夏行秋政則水者也考管子冬行春令則泄行夏令則當蓋言君相於冬時行春夏之令則發揚太早故有泄當之應其三時皆是以行令屬人以諸應屬天令人作文語概以行令屬天固不辨時令二字之義乃修史者亦贖贖可歎可歎

會忠奉熙陵策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百餘萬以助用整日伏哭盡哀人以為得大臣體愚竊謂感激滙東手談

卷二

七

知遇伏哭盡哀臣子至情自宜如是若奉財助璽似上無以為嗣君地次亦無以處位尊而財乏者且家財何以若是其多事非可繼恐正是失大臣體況君恩可以貨財嗣乎如曰俸賜優厚不忍自私則如聖人告原子者以廣一人之惠庶不愧大臣體耳

范質為大禮使以鹵簿清海陳有甲騎具裝莫如其制度以問陶穀穀曰梁貞明丁丑歲河南尹張金穀獻人甲三百副馬具裝二百副其人甲以布為裏黃純裝之青綠畫為甲文紅錦綠青純為下裝綠韋為絡金銅狹長短至都前膺為人面二目背連膺以紅錦鵲鵲馬具

裝盡尋常馬甲但加珂拂於前膺及後轡秀實數典詳明不知得於考據抑全義入獻時親見其物而默識之也其裝制度宋初已實考據今惟官署所畫門神其被服猶近此制意必有所本第未知何代之典邇邇來繪手日趨苟簡即門神冠服亦多非昔時所見矣

史稱陶穀見後學有文米者必極言以譽之聞達官有聞望者則巧詆以排之愚按不因人為軒輊米嘗不是象好惡惡必察之意然出以私見則毀譽任情轉成步狀此在粗具意識人類有之宜時以自檢

知古本名若水字叔清因召見上問名出何書對曰唐尚滙東手談

卷二

八

書倪若水亮直臣竊慕之上笑曰可改名知古知古頑首春詔倪若水實名若水知古學淺妄引以對人皆笑之按知古本傾險小人學淺自當別論至倪名之為若水微史有此說則吾輩淺妄正與樊生等耳甚矣古之不易知也

孝宗患人才難知執羔曰今一介千進亦崇賜召口舌相高殆成風俗宜可使之得志哉竊謂口舌相高自是士風之敝然一介賜召猶有教奏以言遺意正可收拔十得五之效倘先設成心不使得志則聽言用人之意息矣執羔姓周紹興末嘗知吾郡

辛棄疾造飛虎營稱期一月成時秋霖幾月所司言違戾
不易棄疾今廟官自官舍神祠外應居民家取溝壑瓦
二不二日皆具應作略甚佳匿字見史始此而字與
不載惟夷堅志夫有之音如微今土俗猶稱屋簷之瓦
為匿亦史中方言也

宋史文多繁複程師孟列傳九十卷已載及百八十五卷
循足傳又載政循吏僅十二人政蹟皆能吏所及非有
化民成俗大過乎人者其政事卓絕可傳之人則又各
有專傳是篇似可不作他如姜至之不散青苗良史也
乃列諸隱逸如以獲戾家居當之則凡歸老林下者概
匯及乎茲

卷二

九

可名免民乎大抵是書門類多不清而隱逸備更尤甚
張敬夫傳稱後起論籍開府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抗時以
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
為不及也愚謂庸人無一善狀而藉父兄以售偽最後
世陋處敬夫平生卓犖何必摺拾及此外贊內參敬夫
儼一嚴東樓矣於古義為侵官且陷參佐失官離局亦
安足取傳又言孝宗異其言遂定君臣之分此等語施
於羣雄角逐時可耳若棠棠之朝契分素明何待及是
始定此皆錄敬夫父子咸以諸葛公自命阿好者亦遂
以為真諸葛公復出故敘次多隱隱規倣蜀志遂至疎

謬而不自覺悲夫

蔡西山傳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
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愚按圖書禮樂
制度即義理所在也舍數者義理安所寄乎下至兩字
歧而二之脫脫筆粗中乃爾

安丙薦楊泰之曰蜀中名儒楊虞仲之子夫虞仲既名儒
前自屢敘虞仲薦語乃有根范冲傳前亦不及家世中
忽云冲父祖禹殊為鶻突乃他傳或父已有傳子傳又
複敘數十百言甚且逮及數百年前其增損無章總由
識闇

匯更辛談

卷二

十

紹定二年寇逼旁郡諸子請避之談曰昔楊子訓問避寇
於胡文定公語之曰往歲盜起燕山則河北閭中可避
入閩則河南漢南可避今惟二廣寧保其無寇乎吾惟
甘心以聽命爾小子識之此格言也今南則汀劍西去
則盱贛皆為盜區東去富沙雖有城可避吾聞官吏例
弗我納北去廣信防夫守隸利人囊沙指人為謀殺剝
殺之舍胡公之言未有他家也按文定所言尚只尼於
寇如談所虞則更虐民野無人不非寇矣人生不幸遭難
守土者與土存亡所不待言鄉居而可以無死者亦不
可不素定有可避則避之倘勢有難避則與其顛隕溝

整正不如畢命家庭以天假之餘齡博考終之晚福是必平日見得透臨時乃執得定耳談姓高字景遠邵武先宅人觀其致命從容則素定可見我輩雖幸生沒齒不見兵革之代然不忘溝壑諒為志士亦當時味乎其言

村塾學徒所習自三字經千字文外不下十數種語多鄙俚四言雜字其一也莫稽厥始宋史元昊傳載元昊嘗令譯四言雜字為蕃語則其書在三字經之前宋史外國傳載蘭婆國有文史三百餘員目為秀才掌文簿總計財貨商賈圖置翰林官供王飲食秀才計財貨

淮東手談

卷二

十一

翰林供飲食重之歎抑辱之也使人悚然

總十二州皆至刺史而以下漢州刺史兼都督主十九州皆隸焉謂之誓下按誓下之云令人猶多用者而字作示義固可通要似非彼初意

元史董士選傳載贛州盜劉六十偽立名號聚眾至萬餘朝廷遣兵討之主將觀望退縮守令又因以擾良民賊勢益盛士選請自往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史李璉鎮元明善二人持文書以去泉莫測其所為至贛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語曰不知有官法如此進至興國縣去賊巢不百里命擇將校分兵守地待命察

知激亂之人悉寘於法復誅奸民之為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請自効不數日還擒賊魁散餘黨歸農軍中獲賊文書旁近郡縣富人姓名具在璉鎮明善請焚之民心益安使報事平於朝平章不忽木問功簿使者曰某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軍功為問但言鎮撫無狀得免罪幸甚何功之可言固出其書但請點贖吏數人而已不言破賊事廷議深歎其知體而不伐愚按首治貪吏次及囊橐則賊源清矣然又必分兵守地乃非嘗試凶鋒此若稍恭邀功喜事之心不知流毒幾許延慶以安靖功成不居豈尋常材武之士所及哉士選字舜欽

淮東手談

卷二

十二

文炳仲子

諸史紀戰爭殺戮使人目不忍視元史尤甚倖斬外屠其城盡殺之之文層見疊出世運之剝極史筆之慙亦極矣惟趙匡胤傳敘功級少僅二十多亦未盈二百總計新獲已踰千數然不邀封侯之賞僅以父任為千戶則當日高官大爵重封累蔭者所殺概可知已一代元功實一代禍首民生其間其蟲豸不若哉

每來讀文必其行業可嘉然後許可解無溢美又稍廣置燕樂疑則喜而援筆文書否則不易得也愚按必行業可嘉自不至有溢美此可為操筆者法然以燕樂為喜

則有力者何難巧投所好安保美果無溢乎且寒素者尚安望收菴一字之褒歟於古人善善之意微矣

元儒黃楚望澤嘗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手授所較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所解經多徇舊說為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愚謂此楚望思管其私說故依託尼山夢周公以誑俗耳其實身既未登洙泗之堂而親炙紫微之面即有夢焉亦烏知果夫子否且爾時六經皆簡冊章編不少夫子果有巨手大力能親持以授乎竊未敢信

淮東手談

卷二

十三

楚望嘗言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註家率多附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愚按說復儒弊處極透第不知揭所悟果盡得聖人之心否楚望又自言每於幽閒寂寞顚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則極質確有味

會昌民素不知井飲汲於河洧故多疾癘不知陶瓦以茅覆屋故多火災景行教民穿井以飲陶瓦以代茅茨按景行姓楊字賢可吉安太和人吉贛隣壤會昌何遜不

知井飲陶瓦裝飾過實若云兵燹後井廬湮廢督民修復庶幾近之

元仁宗出見衛士樊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於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愚謂此亦帝仁心仁聞也然當亟講卹軍養兵之政尤當大理止戈息民之本庶惠澤而恩可久若待類此而言將不勝其言待言而賜將不勝其賜豈所以為格被之治哉

元一統後土宇極廣而貪功喜事惟欲開土增賦故用兵

淮東手談

卷二

十四

無寧歲而休養生息之術全不留心重以賜賚無節取刑不網土木僧道又從而益其毒至順帝初亡形已見猶復荒亡日肆威柄四移而弗之恤伯顏至欲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雖不從而柄國者持論如此則廟堂指疵概可知矣且代元者明也既不在五姓之數而五姓中所有如張士誠者元亦究不能殺徒留此不仁之言以供後世唾罵愚哉愚哉

司馬公通鑑朱子綱目襲譏嚴子奪顯其間小有出入要不害為經世大編君相自不可不熟讀若儒生則當通觀全史蓋君相任平章協和之業標刑賞黜陟之權惟

各代興衰得失之由用人行政之要所當精究至若記誦詞章悉嘗屏斥以端心大者遠者此鑑綱所為作也若學者服古則欲洪纖不遺蓋一史有一史之政事一史有一史之人文史筆雖不能無高下而其中人情世道日變日新苟未嘗一一寓目則不能融貫諸史之遺本於鑑綱所書事跡亦如讀春秋而朱涉三傳應揣目論終愧通儒故有志史學者宜先精歷史後及鑑綱庶乎鉅細兼貫本末不迷若憚編閱之勤而務為大言曰吾務大且速者甚或以朱子戒呂子約此心奔在冊子上之言藉口不知朱子答滕德粹請莊周書之問固嘗

徑耳

曰若論泛觀則世間文字皆須看過又不特莊子也是朱子何嘗執司馬遷作崇之見必令學者東史不觀哉冕以道嘗言苟不先讀正史則資治通鑑果何有耶高似孫亦言不觀正史精熟未易決通鑑之功績也倘不明此而唯促局一編恐於涑水紫陽著作亦未窺測門

史決不可讀也况凡業史者必平日能於諸經義理稍有所窺而於儒先緒論亦嘗與聞乃能於諸史中是非曲直如持權以衡重輕操尺而量長短有何不較然於王道伯術之辨哉若胸中不大了了而劈空涉獵則如兒童觀小說悲喜隨人是豈惟不堪閱史即鑑綱亦安望深達其旨而見諸施行惟不忽細故不惑雜投旁通曲暢觸類引伸庶可語措正施行之業即讀經亦倍覺有裨矣

蜀志魏延傳趙直占延頭上生角之夢而語人以角為用刀則是拆字而非僅占夢也其術不知所始然止戈為武反正為乏之屬已啟其端矣隋書經集志有破字要訣一卷其即拆字之書乎

贊字有佐見明三義而經史用佐義為多史記孔子世家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謂春秋立義之精雖文學如卜子不能佐以一字若以贊為稱美則春秋何故不能稱美也史記每篇後旁及他事正以未盡之旨待此佐成故班史皆稱為贊則贊是佐而非稱美可知劉彥和論說寓曰贊者明意則兼三義蓋凡贊必得佐成本篇使明而可見意乃合體若但稱美則頌也非贊也試觀班史諸贊果皆稱美乎否鄭夾漈曰况謂為贊豈有褒詞

則亦以佐義訓贊耳彦和頌讀篇椅樵擊仲治謬稱為述者甚當然於體所從來似尚習而未察

都郡著述見宋史藝文志者三十家共二千六百餘卷家

僅有明代南庫書目蓋姜晉齋先生掌南雍時所抄各

類中都郡有都韻易變體義八冊洪皓春秋紀詠六冊

饒雙峰講義五冊石洞紀聞二冊洪皓年史洪皓

洪皓年史洪皓雙峯年譜一冊趙忠定奏議十冊董煟活民書三

冊洪邁史記法語一冊西漢法語四冊東漢精語二冊

三國志精語一冊南史精語一冊洪皓松漠紀聞一冊

汪藻謀夏錄一冊洪邁容齋隨筆二十冊彭汝礪鄱陽

文集十冊汪藻浮谿集十一冊洪皓鄱陽集二冊洪邁

盤洲文集十一冊袁廣徽番禺江集二冊馬廷鸞碧梧玩

芳集三冊周伯琦宮箴一冊章甫自鳴集三冊洪邁天

台石橋詩選一冊葉蘭寓菴詩稿一冊劉彥昂春雨軒

詩集二冊洪容齋詩話一冊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一冊

洪邁夷堅志十八冊姜白石書譜一冊周伯琦四體千

文一冊漢隸字原六冊說文字原一冊六書正詁二冊

右書共一百四十四冊著述者十八家而宋志所載僅

有九家然計此目所列蓋以元明尚不下五六百卷亦

吾郡鉅觀也今所存三之一耳并人名書名幾無知者

第不知四庫何如也因筆以備考

雁東手談卷二

北

滙東手談卷三

鄧陽史

瑯

呂覽十三條

漢魏叢書三十六條

楚辭陶詩二十三條

呂氏春秋適樂篇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進乎音者矣進乎音蓋承上觀其音而知其俗樂記作有遺音未免滿晦若如呂覽義蘊始明此字有譌闕宜正之

大樂篇載替瑟乃拌五絃之瑟以為十五絃之瑟命之曰滙東手談卷三

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替瑟之所為瑟蓋以絃以為二十三絃之瑟按此替瑟非朦朧泛稱蓋即重華之父想烝父以後心清氣和而達音之理故能制作以垂不朽顧他籍罕及

呂覽月令用夏正而音律篇則始黃鍾終應鍾又以用周正豈造律必始黃鍾如歷元之必以甲子抑即用歷元以為候氣之準歟

音初篇載孔甲田於東陽荄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缺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

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折檢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事近荒誕而不勝有殃則亦確論實談命該數之祖

土鑿則草木不長水傾則魚鼈不大世濁則禮煩而樂淫此音初篇極大議論也內而治身外而治天下國家皆不能外而自樂發之意理不覺淵永然祇是黃老宗旨愛士篇稱趙簡子有兩白驃而甚愛之取肝以興陽城胥渠余向謂藏始見漢書衛霍傳以六藏遁去而忘此事之在前觀書不審輕於論著一事而二失焉識之以自敬

滙東手談卷三

節長安死二篇皆言厚葬之累說到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相之墓也便人心悸又曰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相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涯此則善矣而忘奸邪盜賊魁亂之難豈不貳哉又曰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節儉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心而徒以主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忘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又曰死者彌久生者彌疎生者彌

疏刻守者彌急守者彌急而葬難如故其勢固不安矣
皆就利害言於此山葬之以禮死欲速朽之旨有別然
足祛厚葬之惑使二世知此何至釀驪山慘禍哉若乃
塋必高陵以避狐狸水泉則當時之講風水已精矣
呂覽有不侵篇引孟嘗君之客公孫和見秦昭王曰萬乘
之嚴主尊其使者退而旬刼也必以血汚其衣有如臣
者七人公孫和可謂不侵矣史記孟嘗君傳不載此事
然張敖傳有不侵為然語諸解不甚暢觀此乃知龍
門蓋用呂覽也

本味篇曰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按北方有果形
似李微區其核如梨稱沙果土人直呼為果沙棠之實

卷三

似李微區其核如梨稱沙果土人直呼為果沙棠之實
治是物缺楚辭木蘭之楫沙棠舟必別是一木

慎大篇載武王建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眾之所
說民之所欲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
庚之政按此即武成反商政政由舊也盤庚賢君意其
政必深入人心周人凡詰殷民必做盤庚殆亦因民心
傾服而藉以聳動歟又曰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闢而不
肯以力聞此與鄒人扶偃陽之門同不知一事而謠傳
抑夫子實有父風耶

離謂篇紀子產殺鄆祈而曰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

之誅鄆祈之類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觀此已是坑儒
焚書嚆矢向令不韋不死必且先李斯為之申商流毒
烈矣哉

審時篇言禾黍稻麻菽麥得時者稱之重春之米多食之
忍饑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先時後時則反是細篇論
穀極工綴理與月令表裏文則絕類考工呂氏另一種
筆法

荆人有遺弓者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
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
矣故老聃則至公矣此貴公篇所載分公私廣狹於一

淮南子

卷三

四

字蓋借白馬非馬餘論駕老於孔耳其實果能大公無
私何不得失兩忘而必較量利害人得失之見固存其
擾擾遺弓一也然即此可悟作文安兄字法孔叢子則

云孔子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無老聃一說
白虎通首篇或曰諸侯之稱代子又太子代子亦不定也

諸侯之嫡稱代子愚按代皆宜作世唐避太宗諱以代
易世後來校刊者失於釐正耳用古者宜知

社稷篇畏國之社或曰皆當著明諫當近君置宗廟之猶
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為宗廟之屏示賤之也余謂
著誠為屏所謂殷鑒不遠厥慮深矣示賤則恐非聖人

心事

僧者列也以八人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為行諸侯四四為行此言僧數最明又謂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據此則大夫士無僧以左傳魏絳始有金石之樂者較之則大夫四僧士二僧之說尚須詳考

碧有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有尊也卿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明有親也教語極精腴益堅體樂志所少於琴瑟之尤奇又五行篇天地之性眾勝寡故

莊子三說卷三

五

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皆歷書所無而精專實三義尤與又天地篇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皆精詣之言

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此似鑿空立說然鑿得有味

三老五更錢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曰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解三五直提此白虎之所以通歟余家白虎通明代刻本三序皆平淺內東平履度序添德論二字標曰白虎通德論漢魏叢書及文獻通考亦有

德論字蓋皆來悟花史班固傳字謫也傳稱作白虎通德論五經撰集其事德論似別一書然隋書經籍志但有白虎通無德論且以德論屬白虎通則史五經撰集其事者不成文理蓋德乃講之謫言嘗作白虎通以講論五經而撰集其事也是書款作新都俞元符重校而姓名三字筆勢與全篇不同疑是楊升菴本元符易以己姓名耳邇來古書板往往流落非人可慨也

韓詩外傳曰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其有難大故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為不若難大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必亡而

莊子三說卷三

六

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矣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所引與孟子今本不同然語意亦妙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蒸民其命匪謬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愚按孟子段後言性善者絕響漢儒自廣川外亦少引用孟子者廣川雖言性善反似偏主性可以為善正不如韓明安韓生焚坑之際獨能宗仰孟子雖時雖黃老亦近刑名要其涵泳鄒嶧有深矣未可因說漢有游女之誤而概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

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為君子乎韓詩此條說理尤暢達於命中掣出天與四德純乎鄒嶧正傳

傳曰鳥之畏羽鉤啄者鳥畏之魚之畏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瞻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謹

莊見

卷三

七

言其興韓詩此語甚警有戒心有仁心當座右銘之賈太傅新書連語篇曰紂之躬棄玉門之外周武王使人惟而守之民之觀之擇惟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余按紂既焚死武王決無忍棄其尸之理即惟守一端亦可洗史記劍擊懸首之誇

新書胎教雜事曰為子孫婚娶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無不孝之族輔之故曰鳳皇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此於議婚嫁最為要言不可不知法言每篇首有韻語下曰諫其篇蓋做尚書序以作題辭

宜另為一行今本概連寫殊欠分明

說苑載齊宣王出獵社山王曰父老若矣此漢高入關告諭一樣文法也余勦說謂告字宜向者本此

象棋或謂堯作以教丹朱固不足信然說苑雅門子周以琴見孟嘗君有關象棋語則是戲周末已有今棋有車馬似合周制乃戰則起後世豈今之象棋非古之象棋歟

智莫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也談理極精闕疑句尤精說苑多徵事此獨談理而以叢說名篇意必著粹學言者精與層出而大旨不出老氏

滙東手談

卷三

七

說苑辨物篇相常為景公祭益壽以地動為徵晏子曰鸞吾見雖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相常鸞俯首有問仰而對曰然紀敘工妙蓋惟地動有徵術士乃乘之以售欺狡諂佞倆大率只此晏子直窮其隱較子產多言或信者更練至若辨晉平乳虎之伏駭馬諫河之愛狐裘兩穀之為盲風所飄兩血之為驚鳥擊於上皆足以資博物

風俗通謂江陵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里虎山栖穴處豈能犯陽侯凌濤瀾而橫厲哉按此條言宋叔庠思求其政舉清靜濁神明報應宜不為災持論甚正然談

虎則室蓋古人雖有虎穴語虎實不穴居且能渡江夫南水皆曰江何必橫厲楊子乃為渡哉

任彥昇述異記曰餘干縣有白鹿土人皆傳千年矣晉成

帝遣捕得銅牌在角後書云漢元鼎二年臨江王所獻

事近隋可信又一條云饒州俗傳軒轅氏鑄鏡於湖邊

今有軒轅石石上常潔不生蔓草此事志所未載俗傳

者今亦不傳矣然彥昇梁人而編入漢魏叢書饒州名

及隋始有而梁人紀載則述異非彥昇休可知

述異紀載地生毛京房以為人勞之應史記趙王遷時諺

言云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北齊武成

淮東手記

卷三

九

河清中徐州及長安地生毛長七尺餘及一尺物異固

非常理可域然非親見終難信記乙酉春夏多雨吾邑

喧傳地生毛余不之信客熟視余堂閣間曰此亦有矣

余亟視則履齒踐貓犬所褪毛之一貓毛身直豎似根

著土中者外間所見恐亦如此客惘然而退

王仲任論衡達累害命祿三篇一意然只現在氣數之

命頗近莊老孟子修身立命者達矣惟累害為力勝

貧慎勝禍者足補前說之闕又曰學精不求貴貴自至

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

可苟除也則皆名言第於命篇本旨稍岐耳

懷子而前已產子死則謂所懷不活名之曰懷其意以為

已產之子死故傷感之子失其性矣此見氣壽篇今吾

鄉猶有此說謂之哭子懷子所懷多產而不育則知里

俗之相傳也久矣

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地變化化為魚

鼈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無形篇解不

獻魚鼈意甚透都俗至四月則不食鼈謂之覓菜鼈蓋

覓菜方成正水潦大作諸鼈畢出之時想本諸禮而沿

習失其初意

論衡率性篇引商書舊云刻子刻為孩謂紂為孩子之時

淮東手記

卷三

十

微子賄其不善之性孩子文法欠古雅即於上下文亦

未融正未若今訓之安又曰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

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

之旁必多賢也然而丹朱微商均虐此雄辯也然只欲

歸根氣拘以伸性惡之旨終不如宋儒蕪物蔽言於立

教為有關係

論衡多追蠱之見然極有佳處如物勢篇攻難五行之氣

更相賊害曰一人之身胸懷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操

仁義之心自相害也足令漢以下談生尅者齟齬

李廣射石飲羽此寓言精誠過於巧力為功高不侯寄慨

東坡謂昌黎可以開衡山之雲馴鱷魚之暴者即此意
仲任認真攻難似未盡立言本旨篇中引養由基從軍
射晉侯中其目按射中目者晉呂錡射楚共王也養由
基所射者射共王中目之呂錡也左傳甚明仲任誤矣
問孔刺孟論衡此等處正是癡人前難與說夢其謂臯陶
陳道帝舜之前漢畧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亦強作
解事後固深矣亦安見前之淺也又難子文節孔子謂
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匹非夫婦也難哀公問弟
子宜曰無命如天命有短長則亦有善惡矣難九夷章
孔子子路皆佞之類尤狂妄

卷三

上

非韓首段佳第微滯論太公誅狂譎華士正大有關係効
力別通起奇諸篇皆善量知篇言傷吏亦有味其訓骨
曰切象曰瑑玉曰琢石曰磨義本爾雅然未子釋淇澳
於二語嘗費詳審則更於理為密
論術謹告篇曰夫國之有災異猶家之有變怪也有災異
謂天譴告人君有變怪天復譴告家人乎余按譴告人
君即洪範王省惟歲也家有變怪則亦師尹惟日之類
如謂非譴告則庶幾無可徵易所列吉凶悔吝皆不必
說之占矣蓋儒者自修無時無地不當檢點家有變怪
自宜反躬內省人君有人君之譴告家人有家人之譴

告但非主誠不能前知非吉德不能反咎為祥耳竊嘗
謂臂掣服跳即人之地震山移也目瞬耳鳴即人之薄
蝕霆電也沒遺淋濁即人之川震河決也必謹慎自守
庶幾無悔蓋檢身之道當然非拘俗忌仲任粗中不察
試觀後世云天變不足畏者其故何如耶此與明寧順
鼓遭虎傷蟲祀義祭意諸篇皆不揣本而齊末言毒篇
雖多附會較有趣

卷三

上

漢人較三代事多有闕入秦漢者雖無大害亦文筆未淨
處如春秋繁露以聽鄭衛之音為桀紂之惡亦其一也
天積眾精以自剛聖積眾賢以自強天序日月星辰以自
光聖序爵祿以自明四語用韻而大旨似老氏殆亦泰
周間語繁露竟神篇引之也天剛光雖不由積序然自
有妙理
孔叢子載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
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榮子上不願也子思曰孟子
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按子車孟
子幼時字輒抑以字同子思之師而更之歟然較其年
世恐非鄭國實事
穆天子傳天子賜赤鳥之人墨金帶朱其人乃膜拜而受
賜曹奴之人戲以金銀帶朱戲乃膜拜而受膜拜字篇

中八見元時西僧以此爲禮佛之名說者第以爲胡拜而不知彼亦有所本也觀下文西膜之所鴻驚句注以西膜沙漠之鄉釋之則膜義同沙漠拜云者殆於野次沙漠叩頭謝賜義與泥首相似

蘇苛怒也楚曰馮按左傳吳璆由對楚靈有寢電憑怒語杜註憑或也得其意而未盡用字之義觀方言語意乃明

方言云庸謂之倣轉語也註曰倣猶倣傚也今龍石人名
嬾曰倣相容貌倣倣焉也按以倣斥庸嬾吾鄉土語常
用之而不得其字觀方言所紀則其來古矣主子雲所

云轉語卽今反切蓋人松與相容皆近本字之音也
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二句似當在長顙領亦何傷下不
獨顙叶文意亦較有次第

下庶爲以類相從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縹緲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此少陵夢李白詩所祖而筆

力直如騃之斬

宋王九辯筆力追逐靈均而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
寥寥二起句之神駿不多讓天問首段

惜警開口便云惜余年老而日衰即不似賈生語氣然文
自佳不必泥其人也篇中夫黃鵠神龍似如此兮二句
似後人評論之詞好事者添一字雜入正文實不相
類細觀自見

楚辭招隱士蓋哀淮南王之詞淮南以逆死故隱其名曰招隱篇中兩王孫皆指淮南舊以為招屈原而朱子從

之恐未盡大招脩敘歸來之樂皆人君事非臣下所有
疑屈子招懷王之作子長所謂一篇三致意者此也舊
以為宋玉招屈原亦似誤

注陶詩者多以旁及爲夸遜多枝葉惟何熊臬註爲明簡而亦有未盡者蓋聞見既博勢不能無出入是又在讀者之精擇耳

停雲徧陶自序為思親友劉履注曰此蓋元熙禪革後淵明親友或有仕宋者故特思而賦之以寓規誡余細味詩旨所謂親友即屈子之美人為恭帝封零陵危也看重用八表同皆句情見乎辭矣若其他親友固不必

恨恨於平陸之伊阻成江也但此詩本四章章八句何本合東園之樹於上章似誤通考載鄱陽湯文清公漢以述酒篇為晉恭帝哀詞真善讀陶詩者文清所作序亦有關係可入志

淵明贈族祖作詞意婉摯讀之令人水木之念油然而生萬常之乃引少陵訪從孫詩謂不免於猜防長沙公及少陵從孫尊祖之義掃地不惟未究淵明本意即少陵詩旨亦悄然矣詳具余淵明非桓公曾孫辨中世短意常多陶此語本左氏短短龜長及髮短心長孟泰軍傳中道意遲促亦此意昌黎偃王廟碑歷短晉長類

滙東手說

卷三

七

延年誅淵明薄身厚志殆皆愛其工而倣之歟

乞食淵明謝舉主作不曰謝人而曰乞食所以自嘲也詩云愧我非韓才又云冥報以相貽此中有無限說不出處以韓才自愧豈可者胸襟談話終父言詠賦詩又豈可者情事東坡謂得一食至欲冥謝主人大類丐者口類似未悉命篇深意矣

淵明令彭澤不知何人版授本傳第云執事者趙泉山注榮木章謂晉元興三年劉敬宣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海陽辟靖節恭其軍事則執事者即敬宣彭澤正江州屬邑何燕泉註淵明傳謂劉裕為鎮軍

將軍淵明恭其軍事未幾遷建威將軍似以鎮軍建威屬劉裕余謂此當從趙說鎮軍建威皆指敬宣詩題或云建威舉其階或云鎮軍稱其官淵明特恭敬宣軍於劉裕無涉燕泉註始作鎮軍恭軍經曲阿篇題曰鎮軍未詳何人蓋惟知建威之為敬宣而此時鎮軍又未可屬劉裕故成滯義若悟鎮軍建威為敬宣一人自無不迎刃而解

谷風轉凄薄春醪解飢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趙泉山釋為弱女喻酒之醪薄余按語勢弱女亦實事不是比喻觀命子詩負影雙立無後為急則淵明始固艱於

滙東手說

卷三

十六

子此殆南還西廬而生女劉柴桑詩適至詩中亦或及近狀故有非男勝無語若是趙說反覺支蔓且春醪美酒也何可稱薄醪即易醪為醪終於春字及解飢飢意不貫

癸卯十二月作云淒淒歲暮風弱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已皓潔勁氣凌襟袖單臥謝屐設不假色澤而刻劃幽微歟公禁體似原於此然禁體波折離奇究遜淵明之自然近乃有填綴故實而稱禁體者殆未知所禁何事耶

雍瑞年十三不識六與七二子同歲似孖生抑有庶出若

有燕出則告子儼等疏中雖曰同生曰字當作不無就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精燕泉謂易桓曰姜者殆避長沙公諡之嫌耳余謂誰何嫌可避此或元典初桓氏篡晉不欲言桓故用姜代耳

閒情賦連用十顧字整排不變法本管子問篇而施之於賦尤足使夸麗者氣沮即淵明之思美人也蓋臻迄今安非指婦女序中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者其旨甚明欲自往以結誓恩胃禮之為誓是豈燕腫之詞先嚴所示如此昭明乃謂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何燕泉亦謂年無諷諫亡是可也似皆未窺作者深意

卷二

一七

瓶無儲粟即家無醢石意蘊註謂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余謂此坡公戲筆意不在解詩使如所議則將曰倉庫無儲粟乎且安知瓶非瓶之謫少陵留得一錢看少陵亦只於囊中見錢歟桃花源記只首段忘路之遠近五字已伏後處處誌之迷不得路之根讀者全不察此徒費者據惟吳正謂陶公慨然叔季寤寐義皇事之有無不足論者得之五柳傳桃源記是一是二必有能辨之者

告子儼等疏云吾年五十少年窮苦每以家敝東西遊走

趙泉山謂五十當作三十若年過五十時投閒十年矣何遊走之有余謂此泥看五十而未細審文勢五十蓋言目前少年二字直貫使汝等幼而飢寒與下少學琴書皆追敘也五字不誤

昭明淵明傳說酒太多蓋江左佻習且呆看五柳傳性嗜酒數句也至淵明非桓公曾孫余別有辨

朱子言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他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其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仄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方得做詩之法愚按平淡自然直得陶詩深處蓋不難

卷三

一八

於平淡而難於自然至依做平仄與填詞何異近來習聲調時文者正用此法每不滿於有識況詩各有性情各有氣格而可如是作乎且朱子答謝成之嘗謂東坡篇篇句句依韻和之失其自然之趣正使能困難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哉夫東坡篇句依韻尚非所以言詩何其後生之足云陶詩註引其後生一段決非朱子語

滙東手談卷三終

滙東手談卷四

鄱陽史 珥著

杜詩二十四條

韓昌黎集五十九條

舊唐書杜甫傳：遊衡山，寓居耒陽，嘗遊微廟，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令知之，自擁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紀年於所略上，明迎還與卒為兩時事。云：「一夕者，痛其暴卒也。」新書過信小說，以呈置令詩題致酒肉者，傳合牛肉白酒，似少陵飢極而醉飽，以死。蘇令之餽等於晚更何暇作詩謝蘇乎？註家又謂滙東手談卷四

嗣業自來，遂樞為元氏墓志，係所無。余觀墓志明言：途

次於荆條，言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於嶺岳陽時微之仕江陵，江陵為途次，旅殯在岳陽，卒未可知。詩題雖有至孫呈辭，令語似於初晤然，或來寓之初未嘗投謁，至是始造庭，未可以非舊交。遂無寓來之事，少陵生平重輕雖不繫此，然亦何必盡廢舊史之文哉？

河漢聲西流，註謂聲字借用，余按夏秋間暴雨將至，空中輒頃洞有聲，俗謂天河水響，短少陵時已有此語，非惜也。卽長蘅謂是篇祇登高警語，而以譏切時事之說為非，真明眼人語。大率說杜詩者，篇篇牽率時事，附會文

確足令少陵恨且笑矣

示從孫應物竹簾并葵信手敘次隨所見以致丁寧應物可與言可見浦前刪認為少年孤子猶嫌族屬是以世俗私刻之心泥看後六句也失蓋與舊可久輕議淵明贈族祖詩同

蒼筤川氣黃黃字與寫出深時光景非習觀水漲者不知註以色帶山上故黃為說殊失少陵語妙是篇實四十六句而題以二十韻似衍三字

鷄鳴風雨交父旱雨亦好兼風人賦比興三體喜晴則云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少陵胸中全無適意實有無限悲感

滙東手談卷四

眼悲感

北征詩大題目篇中偏多閑筆雨霖之所濡甘苦齊結實閒處正是痛處命意全本東山之詩故怨而不怒況我隨胡塵直指陷賊註謂此生落在塵擾之際豈未見後翻思在賊愁句耶註又欲除桓桓陳將軍四句似有見然少陵歸美人主存大體耳語勢實注此四句除去則失事實且馬鬼何等時勢尚可以兇鋒責元禮子唐史於元禮無貶詞蓋卽少陵許以活周之意

潼關吏首句士卒何草草用魏書陸真傳士卒草草語送從弟亞詩帝曰大布衣用左傳大布之衣語皆極典雅

而註者畧之

無家別用廬但蒿萊只但字已慘舊蹊不待尋者也尋字更慘乃巷空矣猶父行始見雖雍門之琴何以過宿鳥家鄉二聯似寬解乃愈悲痛末句何以爲慕黎則草管其民變文

佳人篇爲棄舊者寄怨也舊人哭是作詩本旨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言夫婿人品今昔之變乃憤極語亦安分委命語末句乃自立處解者以泉水二句爲佳入自說似失少陵之旨試將泉水二句屬上段看自明

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此少陵專悼青蓮解爲役我同

滙東手談卷四

聲則後人借題抒忿惡習豈成文理且如慨身累果與

少陵干涉否

病相篇爲不保晚節如郭台州者慨歎細味詩意殆爲房次律作葉石林嘗言之鴉鴉指董廷蘭筆註謂用以自況則全無自立之志何以爲少陵病榻枯梗枯樹皆當以是意求之

庸蜀日已牢註謂庸蜀蜀也王莽改益州爲庸部余謂庸蜀本二國見牧誓亦徵見左傳註者併而爲一似全未

見經傳矣

張舍人遺織成裙段詩前嫌備制後戒踰分棹鯨必當時

至尊所用觀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及後專言錦鯨

可見意公卿已有僭昔顧我非公卿微詞也服飾定專

卑一聯尤明顯夫迭得殿常事即非制不受可已何至

比以李鼎來瑱意舍人素多踴躍此必使觀信別有屬

託篇中五用容字步步喚醒決非尋常往來之比貽詩

相戒所謂愛人以德變謂議論嚴武固無病呻吟前

因題無容謝却字疑爲非與張者亦未細尋前乎也

高馬勿撫面長魚無損鱗長曾讀上聲與高皆用力字蓋

言欲馬之高魚之長勿撫面損鱗緊注下困辱意詩凡

三首此欲君相養士君子氣節次戒士之輕進三戒附

滙東手談卷四

權貴

往往篇追敘危難一意到底總爲九廟焚木主灰疚心解

者以爲泛敘時艱失之遠矣

見輕吹烏鳶鳥鳶最輕吹以爲戲自是實事卻未短人道

解者併合下句以爲即花片益泥看題中花下二字

泛舟愁小婦龍閣中所見言註謂在閣而自言泛舟爲不

切題豈認小婦爲少陵姬侍耶

方知不村者生長漫婆娑不村即指惡木蓋疾之之詞註

作少陵自謂未是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胸中無限天傾地陷之感只十

字畫之却偏只似寬慰用意極深婉

觀造竹橋篇註嘗其拙又謂結構同三字無着落借用華表終欠自然合歡字其根亦費解余謂結構同者必所造此一橋合歡正應此意殆兩橋也橋兩端必表以欄楹故用華表細味之自見用意工細處

燕子來舟中作蓋遇於舟中見燕子之來有所感而作詩非燕果巢舟少陵果舟居也註謂公在湖南率舟居殆以又有小寒食舟中作將題上五字讀斷以為常住舟中試觀歷代詩題有舟中字者不少其人果皆長居舟中者否

滙東手鑑卷四

近

贈花卿詩次句最深兩言半入則全於花卿無與即尼山奚取於三家之堂意下二句乃申明其旨楊升菴謂花卿在蜀頗僭天子禮樂子美諷之借禮樂事雖無可考要即詩中可會也

星象風雲喜共和註以周宣時號共和之世釋之余謂共和只協恭意若作共和二伯解則共當平聲於句不調矣豈少陵讀左不問音義而以去聲讀共伯之恭乎且共和在夷王時非宣也詩方以尊天子中興主相期何忍便說共和耶

陶杜二詩多為解者所晦前朝稱老杜天姿淳厚倫理最

篤詩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都從血誠流出此意雖本昔人然能特與拈出故所註獨優然余最愛許彥周謂老杜詩不可議論亦不必稱讚苟有所得亦不可不記也教語足為讀杜者啟達心而申明義

李習之稱昌黎其所為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此誠善言昌黎所得設效前人之言則必不能與並矣惟未嘗效乃所以能並然欲求與並必從灌經史而不襲其字句如昌黎所謂詞必已出非肆情妄作蕩起規矩也皇甫持正謂施於灌漱或爽於用蓋專指程式之作而言固亦確論

滙東手鑑卷四

六

昨來得京官照壁喜見蝎方喜文暢來而以蝎引起揶揄文暢要亦莊子見似人而喜意蝎即今壁蟪似蠶而結案於壁俗又名喜蛛以為吉徵詩意只如此或乃以蝎為蝎別生辨證拙矣

驚駭誠齋殿市者何其稱力小苦易制價微良易酬此昌黎有為之言力小價微八字可感可畏

山石磽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二語極爽亦極幻極直亦極幽清月出領先入扉出入兩字尤道勁非常贈侯起詩盤針擘粒投泥滓盤針即少陵敲針作釣鉤意而昌黎微覺費力是篇若自此事正好為吾規直接君

欲釣魚須遠去大魚豈肯居沮洳不用煌煌八句應更
臨藉

古意篇沈類以為昌黎假事諷時憤趨貪榮位者余細觀
詩意蓋下第後千謫當道與章孝路燕一類如以諷憤
為近之爭門面怨於立言之旨不相副

阻風常事耳洞庭篇語多怨憤豈為張十一鳴抑鬱抑退
之胸中實多不平之氣歟

朝為百賦猶鬱鬱暮作千詩轉遭繁昌之摧崔立之不淺
然曰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蟻蚓則徒以速為
能耳其實百賦千詩豈一朝暮可成言大而忘其拳固

滙東手談卷四
七

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二語中有予有奪寫石處士亦
倍覺精采此暗用支道林傳遂辭止壑高步大邑意也
平生未嘗見何暇議是非此昌黎辛卯年雪詩也妙論鮮
順足令歷代志五行者氣沮

昌黎月蝕詩題中效字不如改字之安只此內外官瑣細
不足科全用少陵筆法而以十字掃去玉川二百餘字
局陣又變化可稱神勇然篇首曰月十四日三更中又
曰月形如白盤完上天東則非十四夜三更事玉川
却無此弊烏龜軒怯四句似詰責北方之神恐有關文

柳因月不經北刪而未盡點觀王川原文可以意會
示兒詩直敘眼前事官室之美妻妾之奉咸具而來客十
九持釣樞則尚忌却所識窮乏東坡識退之所示皆利
祿事而取少陵示宗武為皆聖賢事吾輩家庭間筆墨
不可不慎

退之和侯協律咏荷有愁乾倒盆語其實荷不待灌溉
亦豈倒盆所及似是求於韻上句驗長常攜尺則新萬
通篇句意亦不能無複然見角牛羊沒看皮虎豹存二
語腴鍊極矣

須句頗與同姓少昊之裔昌黎和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
滙東手談卷四
八

再領鄆州之作領聯云再領須句因仍還少昊司時馬
加刑部尚書暗用古事作對巧甚亦雅甚

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虛位指道有君子小人德
有古凶言昌黎蓋批抉空言道義者語本無與論者謂
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盡道虛位之言非是似未究
立言之意

讀墨篇委曲調停本是推墨附儒然終不免授儒入墨與
原道之指判若二人昌黎不欲早著書請待五六十年
後為之殆為此等處信不過耶
本政篇說長民者發號施令處只是後世政教哀息景象

三代之威何嘗有是所云聞於師者即尼山民可使由
不可使知意而語涉痕跡便近老莊

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此昌黎痛心疾首語
亦晚年自知不足語諸歲多名言可資三復

後漢三賢贊前二首皆四字句王符贊第四句獨五字仲
長統贊用碑體三句一韻而首韻參差皆有誤
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二語已盡不當諱情理後
必及復推行所以室忌者之口亦攻難方耐文勢必如
是而後快耳

廳石記宜誠論而徐泗濠三節度掌書記廳石記末皆贊
准求于蘇卷四

頌因題為體也然佳在精腴無一字猶人

九

新修滕王閣記註王勃作遊閣序按遊閣之題甚正除去
遊字便不明或又作宴滕王閣詩序厥義尤脩顧世之
不察久矣

當大歷世文字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
信來世者咸歸韓氏觀此則退之家學茂矣乃取信來
世之作公一人外無存者則甚矣作之難而傳尤難也
顏子不貳過論已是一篇不用口氣制藝屈大手以從事
後世之場屋亦必有度越今人者

五柳醉吟皆假託故稱傳無嫌昌黎何著篇蓋贈蕃序題

以傳而編入雜著永誤也試味全文可見今人不知題
字之譌動為生人作傳甚且登之志載甚美人之好貢
諛而妄作也

張籍能責退之喜博好勝盡言至再風概可為諫官而剛
勇如退之猶不敢昌言排斥二氏至引聖人陳匡諍尼
以為窮甚則似聖人之窮全由刑定者夫著書而畏窮
則其書可知昌黎乃卒能作原道諫佛骨安知非激發
於正論耶諍友之益大哉

信乎其能渾渾而且垂垂也于襄陽文遂兼殷周之美正
聲諸韶蕩不知僅指儀體柳直以兼謏語獻諛歟昌黎
准求于蘇卷四

卷四

十

過情猶爾宜後人之好為諛詞而受者亦非是不快文
品日下人心日下厥有由已

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足為文人所云垂之
無窮者僅諛諸巧者毛穎至順宗實錄宜足償承國祚
遺事風志矣乃亦未能盡平日所長誅奸發潛之不易
言也如此

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
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
自處也此昌黎猛自點勸語痛後思痛非有忘不能今
或終身不思且終身不覺何以自立余官京師六年拙

於世故惟守寡貧幸未求人以度時月庚辰鐫秩南還
償通饒舟皆貨諸戚友未嘗同鄉同譜同官鐫錄之
助今所貸已漸清償可不煩事後之恩碩年漸老食指
漸繁歲量舌耕所入以爲出唯謹奉在得之戒耳

昌黎與衛中行書前用不敢當不敢當或無此六字余覽
文勢六字誠可無然偶有亦不害效之斯拙矣每見作
書者好用呵呵按石宜殺弟鎔不哭言呵呵梁武帝臨
崩亦曰呵呵二字有何佳處乃永用不察

昌黎謂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強又取侯芭師書勝周易之
說余謂老子已不易爭強况周易而可勝乎昌黎所得

滙東手談卷四

力即是可想及作原道則以擇不精語不詳與旬同斤
識量進於曩時已

閣下之財不可以過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
等級之可也寫激勵於篋篋持論甚佳然非所以自言
也且安必賢愚之果不奢乎至謂以衆人視之則殺身
不足以滅恥語雖飢饉要是戰國策士餘習否則慮其
紫恥何如不見人爲飢驅雖志士不能特立哀夫

上已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將題分三段順敘前後用輕
筆局老法嚴世皆知送李應序之高而不知是篇尤以
古澹勝也

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二語乃退之獨造亦特識
原道大旨已具此

退之祭田橫墓蓋少年英氣藉以發抒胸中磊塊耳某跋
言當夫子厄於匡顏回一人無怨設夫子不幸而與匡
人戰死緩者不過十數人耳安能如五百士之義哉愚
按五百人之死上不能比睢陽之殉張許次不能望東
郡之隨臧洪昌黎稱以夫子安知夫非扶音如朱子答
許順之所云夫夫夫人之比如某先生言則田橫勝孔
子恐非所以爲訓也又謂夫子之稱與皇帝並竊謂大
子在春秋時蓋卿大夫通稱內外傳可考後世以孔子
故乃特重之夫子以孔子重非夫子足重孔子也此跋

滙東手談卷四

抑揚稍過因借及之

烏氏廟碑云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則烏於鄱爲著姓
今無聞焉惟村有烏氏殆其聚族之地土人或稱烏石
太原郡公神道碑起句稱公通篇篇惟關於太原句而不及
姓氏銘中始有王氏周胄語恐是謀篇疎處

王適墓志銘敘適給妻父及妻父受給處極極然志墓而
及此等事終傷厚道銘詞則昌黎設墓極佳之作

胡良公神道碑敘求銘處以拙見巧中幅云洗手奉職似
祇潔已意然不見古籍便覺未雅抑別有所本而余未

效耶

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待罪本史記衛青傳用得切而雅後人率作泛常謙詞或且以為文語使人欲掩耳走

韻必以求字者所以祝公政成而來歸疾也昌黎送鄭尚書序結語也從用韻渲染前此序應酬詩者所未及

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詞此昌黎自述所得力即因文見道確疏也世有專獵語錄率易之言以資纂泊者全未解

此

謹遵男殿中進馬信註備考昌黎諸子而不及進馬按唐書選舉志有進馬十六人止入仕初階百官志殿中省

進馬手錄

卷四

五

有進馬五人從七品上掌大陳設戎服執鞭居立仗馬之左視馬進退則信所官也又癸女學文阿爹阿八使汝婦云云阿爹固於方言為父阿八註無明訓殆亦今稱阿媽之意

昌黎有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表殯於古未見殆以權厝未可立碑又恐湮沒故表之蓋碑類也觀寓殯墳此非其正句可以意會然直作古體詩一首格律甚新

黃陵廟碑昌黎雖詳考迄無定說按諸昌集有黃陵廟記以神旁有黃牛目之曰黃牛是改黃陵為黃牛者武鄉侯也唐詩黃陵得非改黃牛未久而復故名乎惜昌黎

未及引此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割賊後皆措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窮神祖聖伏道絕靈既

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獨昌黎銘樊魁紀實自揭所得以示人詞必已出又須文從

字順則非徒矜僻異有志者亦可以知所致力矣其先明脉佐為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註讀上句以

平水土為說余謂句句可如註然平水土安見功在東方蓋列宿分野術家以房配兔於辰為卯所謂東方也

昌黎殆用此義

進馬手錄

卷四

五

董公行狀稱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遺由秦漢以降未嘗言昌黎似許以正君定國矣而司馬公謂行狀揚美蓋惡敘為相事止如此則其循默充位可知又似昌黎以大臣之道飾庸臣之短斯必有能辨之者

昌黎論天旱人飢狀詞潔事明全似陸宣公於平日文章別是一格措語亦異諫迎佛骨之訐過乃諫佛骨貶潮州此亦諫今陽山是時諫官果一鳴輒斥耶雖然使公不以言逐隨流平進烏能棄聲若是人亦異懷而不正色立朝哉

昌黎請復國子生徒欲有資廩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崇重太學用意誠美然但峻法而不大理其本恐亦難收重庠序之效

喬卿生君才隋末為蜀令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武德初朝京師拜武候大將軍封南陽郡公此敘馬府君先世朝京師者君才也註云武德二年十月藝奏表歸國詔封為燕郡王賜姓李及藝而不及君才似朝京師者屬藝美意君才之封在藝歸國時昌黎敘事亦稍促朝京師上增隨藝二字便明

錢重物輕狀首曰物土貢最得理財之本二曰塞其隙如滙東手談

卷四

十五

禁銅器禁鑄佛像鐘磬皆因時良法乃欲禁錢不出五楨豈以嶺南黃家賊方熾故耶三曰更其文欲使一當五費千錢而得五千則其術更出暮四朝三下矣

事佛求福乃更得禍極言佛無靈而不足信耳說者乃謂憲宗元和十四年迎佛骨十五年有陳洪志之禍懿宗昭通十四年又迎其骨不數月崩而以愈云奉佛以來享年不永者為知言則似佛能促人主之年反有靈而可信夫豈昌黎立言之意哉

潮州謝表細說文勢只不勞施為生以無事前是昌黎原文所領州以下乃好事者依倣習尊號表附並試觀前

云既免刑章又獲祿食雖對君體勢宜爾亦臣子感激真情若如復半專以封禪東巡導諫則與謀佛骨正相反至云憂惶慙慙死亡無日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懷痛窮天死不閉目是不安遷謫之分而怨對美觀尊號表猶只後幅略露乞貸而以無自新之望為詞若甫到貶所即張皇自街觀範內徒固情理所必無也洪容齋憾李漢策不能去此篇蓋亦未覺後半之為附益耳請上尊號表末云取正於經以定大號余謂尊號起於後世何經之可取正豈退之微詞感發抑此與奏慶雲皆由類遭析挂意氣消沮遂亦隨俗俯仰耶

滙東手談

卷四

十六

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經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致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讐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此狀說苗疆不靖本末曲盡易動難安本陸進語昌黎以言領表更確

送汴州監軍俱大珍序云連地四州左淮右河按中州河左淮右昌黎豈不諳地勢者蓋傳寫之謬

今縱西遊序云其有美德尊行建功樹業今縱而為之歌頌又云與有位促鄰接談讖評文章商較人士觀此令縱乃一勢利和尚藉文采議論以資行脚令縱固自忘

其為釋子昌黎亦忘令縱為釋子耶

郭人對翁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為之也二語已盡
別服情理後則攻擊太猛雖足折好名之角然無以慰
至性勃發者宜更詳之

順宗實錄前人論之已備然舊史所譏繁簡不當拙於取
舍者深中其病夫書以實錄為稱自當詳大略小李實
張薦么膺耳詔事詎詣俱瑣屑紀敘恐非史法論者又
以舊書章處厚別撰新史卒攷定無全篇之說為非余
按舊書明云處厚所撰三卷則必有其書後或湮沒耳
何可云必無其事文宗朝雖改定數事而今本實未為
精當則所謂卒無全篇者亦非無據也昌黎此篇實未
盡平日能事正不必曲為之諱

海藏書藏

卷四

其

滙東手談卷五

鄱陽史 珥者

藝文忠集八條

歐陽公集十八條

李太白集四十一條

藝文忠以讀書萬卷不讀律二語受據撫其寶貝二語何足動忘者之怒篇中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乃厲階耳夫能呼即守於途而不能不諾必貴要也以陽虎待彼而以孔子自處及也宜哉

坡公鴉種參行化體也畦東已作牛毛棉農夫未食鴉先

滙東手談卷五

咏徐行倪仰若自矜已畫出一器公憑私揚揚得意勸

農使者小像譚友夏僅賞題奇尚未窺作者本意

藝文忠嘗謂忍痛易忍癢難即孟子能讓千乘簞豆見色

意他日又云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不失聲於破釜能

博猛虎而不能不變色於露蟲皆此旨公晚年妻子無

幾見而雪藍小袖忽生子忍癢之難其殆藉以自嘲乎

嘗依類求之管夷吾能忍痛於檻車而塞門反玷之癢

不能忍范蠡能忍痛於浮湖而三致千金之癢不能忍

蘧子錡能忍痛於鬻雪餐毼而胡婦生子之癢不能忍

蔡中郎能忍痛於窟跡海濱而旬日三遷之癢不能忍

他如王孺仲之自失馬伏波之據鞍冠年仲之夫書張

德遠之振復洛蜀皆君子而奮策爭秦陸均大儒而門

戶角皆是物也故人能忍痛不如能忍癢蓋忍痛者憐

慨之情忍癢者從容之素此有大原本存焉以目前論

貧賤時能潔靜自守稍富貴即驕倨後處患難頗朝夕

持際順道報縱情自恣飲食衣服貨色名位何在非養

必忍之乃不浸淫孟子所謂忍性正如此雖然痛發於

及防而癢生所忽非制私勇反已密亦豈易言余閱歷

世故默驗平生轉覺是言之有味

坡公菩薩泉銘序稱陶侃為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

滙東手談卷五

光海上以白侃侃使跡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

鑄文殊師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遷荊州欲以

像行人力不能動蓋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船船復沒

遂以還寺其後慧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此廬

山僧人神其事耳序雖云遠師文集載處士張遠之文

而銘中一字不及陶公正自嚴於區別

坡公初稅畝對謂民不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其善畝而

稅之訓釋於書法可通然不免添出善字其以論語二

猶不足者推之似亦非僅擇善畝而已

秦始皇論謂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此坡

公創論亦至論然謂使今世尚用古之策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者尚非探本之論

東坡乞墾董傳云其為人不通曉世事然嘗讀書余謂不通曉世事何貴讀書然嘗讀書正非不通曉世事人不能曉也此與上兩制書中所云才各有大小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教語可以恭親

東坡熙寧四年奏云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此雖為准役發然是救時艱言亦論世特識

滙東手談

卷五

辛

歐陽公憎蠹詩中清風得夕涼如赦脫囚格校庭露青天坐月陰嘉木汝寧無他時忍此見迫促六語極有味憎蒼蠹賊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一聯亦通首之然皆不及和梅聖俞聚蠹篇只從寬處發論而詞旨未嘗不嚴厲也

食糟民詩詞旨酸辛不減鄭介夫進流民圖狀

寄生槐詩檜惟凌雲安槐實凡本賤奈何柔脆質累此孤高餘歐公有為之言也夫槐亦美材乃以寄檜取賤於此可悟託身之宜慎而自立不可不勉
贈李士寧詩主獨行萬主聊東與篇已成矣下又另起似

本昌黎董生行然既不下只似贊體疑本一詩一贊誤合為一耳

歐公論正統不予李漢之立國故謂使晉之臣子遭聖人適當春秋之誅况欲干天下之統哉愚謂討賊固義然平王於申許大戒何如必以賊未討奪江左之統何以處平王而春秋亦無統之書矣

本論謂有佛已久堯舜三代王政修明雖有佛無由而入此只引起王政闕禮義廢耳須知有佛之久不過衲子張大其說如許行之託神農未可信以為實

朋黨論言堯之時共工讎兜四人為朋於文法無害然與

滙東手談

卷五

四

小人無朋句意脉度矣此與昌黎送孟東野用伊周鳴殷周失前不得其平之脉同此

韻法序末云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似掉開說於理趣少減上下句互易則慙矣

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二語乃上通進司書精

神所聚淵謀遠識當時言利諸臣全不解此宜其貽禍

最酷

答李謝書言中庸天命之謂性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歐公此意近於善惡混夫既曰天命善固不待言而明若尚以惡為疑則天命亦駁而不純降衷者且不衷有恒

者且無恒恐於子思本旨終有室處

辯左舉袁公論晉厲公事謂幸其言與事會工明從後書之以信其事愚謂人固不可以容說盡知然動乎四體微獨聖人有前知之神即卿黨會聚酬酢登降之際亦往往有一望而得者此固遇以夫機而非可執跡象求也且左氏意在戒為禮不敬與子招樂憂和子容仰一例非談風鑑公乃謂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豈由是哉夫既有中禮不中禮則有得失即禍福在身矣何必更言天之於人

卷五

五

十五國次解以為孔子分定愚按季札觀樂之次惟觀秦居唐魏前餘悉與今詩合則謂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為夫子分定者恐亦未諦竊意此蓋當日采詩之次古詩三千所刪必有無一篇可存并國各去之者如季札觀樂左氏稱自鄒以下無譏則古詩決不至曹而止今局於十五國以懸指其次第之意難矣

右薛簡肅公詩并書其背乃天聖四年司農卿李湘門狀跋書及背事井然余有山谷此君軒帖背有山谷像及周雪坡并語皆用萬歷十七年南戴整飭兵脩倉庫結所申之銜則南京守脩泰寧侯陳新建伯王兵部尚書

楊事甚類歐公所見

回丁判官書極說浮舟江湖之險要是達宦常事折身下者以事上官亦下僚常事諒欲守高不仕可矣若既居但即宜隨分自安刻意形容尚是不平之氣謝拔勸飲中云遠親而得斗樣雖慰於子心斂板以揖上官遂成於俗狀學久矣而將落思兀然其欲枯進無取當塗之資退已失故時之步婉雅有味而摹寫吏局光景使人悲畏交集

贈潘景溫雙詩中云番陽奇男子則景溫郡人是詩可入志

卷五

六

陳氏榮鄉亭記稱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特不喜秀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已短長以諂之為已病也每儒服持謁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嘲咻踞罵辱之俾慙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苦罹中以法期必破壞之而後已吏惡至此長民者恬不之省且庇護以為爪牙至使惡民榮齊吏而賤儒服則又世變之亟矣篇中又云其好學者不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為鄉丈人而已愚按如此鄉丈人亦自不惡

河水夫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與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歐公意戒

小人生事耳不然導捍亦人力也賈讓之策倫矣德同
誥有言可使五百年無河患者余謂自為後不聞此奇
績但白圭尚有隣國可壅今墮井桑麻更無為壅之地
君策將安從施其人大笑

事述稱公於五代史褒善貶惡為法精密發論必以嗚呼
曰此亂世之書也愚按予奪在義理豈在發論兩字且
既就為亂世之書則可太息正不係嗚呼有無公限於
此例儘有文勢方頓忽著嗚呼及覺良限者乃或倣倣
焉無病呻吟竊所未喻

李太白禮論首篇係傍原道義蘊不多文筆亦散漫蓋謂
滙東子謄卷五

樂政刑為禮之三支仁義智信為禮之四名言禮而樂
政刑仁義智信皆在其中似本中庸禮所生意然三支
猶可通若四德則各有分位元可包四德禮豈可包五
常如固理本相通而互為之說則義智亦可舉一以包
四德恐未免於庸人自援禮運仁義道德非禮不成規
太伯精密多矣陳次公志墓稱太伯臨終以三禮未成
為恨則晚年於禮論亦必漸悟其失矣
禮論二篇發明三支之說粗覺可通然刑亦為禮終是申
韓精粗且如所云園杆桎梏鉞刀鋸大辟宮刑墨劓
剕鞭扑流貶皆謂之禮則律例皆當名禮書虐虐禮樂

皆宜掌以畢陶或併畢變於伯夷周六官皆可統以宗
伯而負罪惡者悉行禮之人懷刑之君子友在禮外
充其流弊將不僅如介甫之談周禮矣

仁義智信者聖人之性也禮者聖人之法制也性畜於內
法行於外雖有其性不以為法則曖昧而不彰此禮論
第四篇語分別言之涉於義外蓋仁義禮智是性禮樂
政刑是為治之具原各為條貫若以禮字牽合便多窒
礙

溫厚可以為仁斷決可以為義疏達可以為智固守可以
為信不以為禮則滯於心胸之間與無識同安得謂之
滙東子謄卷五

仁義智信也愚按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良知良能安得
不謂之仁義智信總由平日不喜孟子即尼山智及仁
守章意亦未深究故立言未盡此即李公常語噉失也
倘肯細罷孟子禮之實一段決無許多紛紜而自世有
非禮之仁義智信下則發揮透徹闡契鄒譯矣
禮與仁義智信並列之物歟仁義智信者實用也禮者
虛稱也法制之總名也愚按節制之禮與五性之禮原
有分別太伯益未察辭讓之亦根於心故同一性也此
視而強分虛實於節制之禮五性之禮則又混而一之
章望之歲以不求諸內而求諸外深中其病極極口相

詆其自信不移殆欲突過介甫

父在側曰勿救人於水火而違之可乎已以救為仁而父曰勿救則父不仁矣已欲仁而彰父之不仁未見可以為仁也愚按處此等事當權輕重如太伯說則第有從命之孝假子申生將比跡歷山乎又謂兄與嫂鬪則以嫌而不救思失禮也妻路而傷則扶之不顧禮焉是妻厚而嫂薄乎余謂妻路而扶何害於禮倘兄欲殺嫂亦引嫌不救可乎此與救人水火而慮彰父之不仁皆不揣本而齊末誠大儒所謂計較之私者也

太伯易論禮論為優然謂乾者聖人進取天位非承平

滙東手談卷五

九

之時坤者聖人防閑臣下非大通之時則恐未登蓋二卦本無所不該若如此分看則六中四卦只六十四事而乾坤六位亦臨矣且與後篇用乾坤於軍國意相戾夫父能食之弗能教之則恩害於義也君之於臣能賞之又能刑之則威克厭愛也恩害義則家法亂威克愛則國事修吾故曰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也太伯此篇大率即術家顛倒五行意指趣不出申韓然使子不待數臣不待刑豈不更吉尚何凶之可言乎蓋君子道其常隆古之治也太伯防其變衰世之意也

女御掌御敘於王之燕寢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

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十五日而過愚按此說本梁崔靈恩三禮宗謂御妻八十一人為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為三夕九嬪九人為一夕夫人三人為一夕凡十四夕后當一夕為十五夕十六日則后復御余謂周禮此條決是附會三代聖人非東昏隋煬必無無日不御見之理帝王即金石其賢能無銷泐乎太伯以此為周禮致太平一端未知然否楊升菴嘗詳論之

國用篇引泉府而釋之曰賒者謂祭祀喪紀二者事大故賒與民不取利也按孟子不違農時三事即養生喪死無憾况餘三餘九之世而須賒貸乎喪祭稱家有無又

滙東手談卷五

廿

何以賒為况旬日三月期又迫促何從措償而司救施惠又將安用此與國服為息皆三家村細碎難行之言而謂姬公制度若是乎

君不理則權在商賈商賈操市井之權斷民物之命余謂操利權自商賈常分何必巧與之爭且上果不賈難得之貨下果無貧富之權食時用禮彼亦安能斷民物之命哉不此之察而欲借抑末之名為市井之事宋人誤國根株在此

猶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越天時聽上令也反疾惡之何哉疾惡之則任之重求之多

勞必於是費必於是富者幾何其不絀而貨也使天下
皆貧則為之居者利不利乎又曰世俗不辨是非不別
淑慝區區以擊強為事富者乃彊耶太伯此言通達治
體為前八卷所無而本篇第九條則正相反殊不可解
周禮宮伯所掌大事雖指戎事亦祇偶有不虞如濮武見
男子帶劍明時張差槌擊之類與宮正擊析相表裏非
兵制也太伯乃云從征役授車甲且勿論守在四夷之
義即司馬所掌諸戎政將安所用况使太子日與公卿
大夫之子弄兵宮闈則天子與城易京築都焉者何異
萬一太子中有如商臣楊廣者當如之何儒者之不達
滙東手談卷五

時務乃爾

十一

官人篇謂不見其人之姓名不知其身之善惡才不才決
於數百言說科目取士之敝良然然鄉舉里選法并里
封建之世可行郡縣之世難行寄其意於優劣而嚴其
程於師儒庶有助爾然在預養於平時不在吹毛於一
旦
太伯明堂圖序疏解窗閣室坐極明析集中最細密之文
但厥制詳於支干度數疑秦漢間人所為總不如孟子
王者之堂一語明提若如後來諸說布政於是則内外
朝何用祀文王配帝於是則太廟何用而大壇大圻左

祖之廟又美為也且其制面門廳全似今人馬圈而
逐月遷徙又室只二庭迫隘已甚何以聽政重以女御
所掌無日不當夕則押諸宗廟之旁而王之六寢后之
六宮又設於何所且既逐月而遷南面嚮明歲得幾日
乎

富國策有引周制天子用財之多而云王及后之用財皆
不會計其所以自廣為何如哉全是當時豐亨豫大之
說篇中里詆夏葛冬裘為非聖誣法不近人情竊謂狐
裘以咏秦君葛屨以供后服豈皆不可信乎太伯此論
與田舍翁多收十斛麥易妻之言同一達君後幅雖曰
滙東手談卷五

十二

如周之制尚當裁減甚於周者非散開也則曲終奏雅
勸百諷一而已

富人專以其財役使貧民貧民之黠者則逐末冗食其不
能者乃依人莊宅為浮客愚謂以財役使貧民亦得食
力之地依人莊宅貧者亦獲宅畝之安何必陰為手實
助瀾下文乃謂依富家為浮客則富家之役使者衆役
使者衆則耕者多耕者多則地力可盡同一浮客也既
言富之不宜役貧此又大開役之之路何其兩歧
舉掌之人政或以賄稅量不均紅爛時有及其出也或減
焉或雜焉名曰裁價實則貴矣說雖鑿切然欲望諸

樂典諸利非空談可辦大伯惟曰申命州部使廉能則奸吏無以侵剝所見未嘗不是但歷來監羅何嘗必使貪庸正為廉能難得耳尚當正本澄原

義倉本為窮民太伯乃曰入粟之家非窮民也至凶年或自有貯儲不當明放於是窮民享之矣出此而入彼矣以異於厚斂乎太伯貯留之法無社倉相似然太繁碎則難行且上戶所出粟仍轉給貧民則雖積歲年寵以爵級而粟究為窮民享說殆同於徂公賦芋矣富國策第九篇謂鹽滯由奸謀入焉公鹽小其權量增其糞土公鹽貴而汚私鹽賤而潔指陳極確然欲通商而滙東手談卷五

士

歸重官鬻轉難其何以使奸謀不入乎恐更難行欲友其道必使公鹽常賤而潔則不待峻法而私鹽坐絀矣蓋鹽同出於地同煮於人其工費無公私一也何以公反貴而汚私反賤而潔是有漏厄焉必也俾厄無漏乃可與談鹽策耳

鹽兵策多名言筆力馳騁幾與老泉東坡上下肯綮挈出賦斂有法錄役有時人各有業而無乏用樂其生而親其上以為仁義之師言皆有用高出平土富國諸篇太伯欲以公田及籍沒之產置屯田而斂之舉力田之人為吏招浮寄之人為卒糧粒不取於倉寸帛不取於府

而帶甲執兵盈野盈城以為足舍足兵良算愚謂屯田治邊之法中土惟開創可行承平則難行不權時與地而強為之適足以擾民而已

鹽兵策第七篇發明將能而君不御意精到其曰大臣而尚可疑則小臣胡為而可信尤中唐宋監軍積弊未證以霍子孟諸葛孔明亦正論碩世安所得二人者而用之與忠賢為一體是矣然使誤以奸邪為忠賢又當奈何太伯諸策多只略舉大概固以身在事外不敢贅言要少賈生一往之氣此亦可觀世變

況續續雕琢之文又不足為善言乎則其嗜昔之志風夜滙東手談卷五

士

之學源盡於數刻之試而胸中未始有一毛可為効官之資也禮儀則習於同列政體則咨於老吏自受官之日為學製之始奈何欲致治興化也此與上范制府書中學小則易工利近則可欲者皆功中科舉之弊然科舉特取人一端假達於此非歸宿於此也按十得五所獲多矣倘舍此別求竊恐以秦漢下之人心而欲行三代時之法制即如太伯言日觀其德月課其藝究亦何益乎

平土第十七篇言大司徒選人授田之制甚悉愚竊謂設數多寡常以農為準周禮以其室數制之者想是活法

若以不易一易再易定制則肥瘠不均土愈賤人愈難安其居矣即如萊田之授上地夫五十畝中地夫百畝下地夫二百畝萊田便恰倍地數何處得此地勢斯賢儒想當然語奈何欲見諸施行

圭田亦商禮也周則曰士田五十畝大夫二十五畝蓋亦商禮也周則皆百畝矣然則孟子所稱悉是所聞商時之禮徒見周詩引公田乃復疑是周制耳此非孟之一端蓋太伯篤信周禮而不悟中多後儒附會夫至與士一字之異耳何以遂決為商禮孟子說周詩為欣動滕文耳何必以疑為譏且班爵祿孟子以籍去而不詳言後人

滙東手談

卷五

五

乃執周禮禮記與孟子為難豈果曾讀孟子未見書而親見姬公手授周禮乎太伯得罪孟子以此

文王在改為諸侯見商祚將盡知天命在己改經始司馬法待其即天子位而行之信如太伯此言則司馬法為文王之孟德新書宜孟德有吾其為周文王之語也

潛書多正論其曰民不困則亡不速者雖覺痕跡然自陷厲蓋即左傳厚其毒而降之罰意主謂人子其智益多其孝益不足而以智為孝之賊則未幾盡孝衰於妻子自是習之罪非性之罪也

人主不知亂作者左右蔽之也彼豈不愛於其君幸其滅

亡耶蓋懼誅耳此太伯慶歷民言中語其實若輩愚昧之意少而賣主投降吾輩當實固在之意多何可以懸誅為奸逆末減

責所舉之賢不若責舉者之賢此要言也太伯集中如萊州學記邵武軍學莊田記寄上范泰政書長江賦麻姑山賦麻姑山三門記諸篇皆精當可傳寄孫安撫書亦有見

省盜篇曰奸雄不為盜賊防奸雄莫若除盜賊奸雄不得盜賊之資則不敢起此熟於歷史有用之言敢患篇曰彼欲虛吾國困吾民應之以儉則國可富民可逸余謂

滙東手談

卷五

六

制敵非一儉可盡然亦是要術觀越之滅吳可見且佛之說諸天之樂非人間所可勝第是以其徒布因求果願生彼界今乃悅人之土木而奪之則是人間之美物諸天亦無有尚何足慕耶而悠悠者或信之餘燼未寒新宮已固此太伯記景德寺新院語不深詆而出以詆詬可啟愚可衛正用意雋永

上樞祠部書云觀南城賊民自以家世儒業生長好學由六七歲調聲韻習字書迄今年二十七矣其間崇奉香附合時律外尤存心於古學按太伯天分高用功勤而以貧故汲汲求仕故其高精銳於諸經時務者祇以

供行卷之用向令肯忍飢力學甘老窮山當必有進乎此者

人壽幾何時不可失無著眼前之爵祿而忘身後之譏刺也陳慥論於范泰政而竟用此受知惟善人能受盡言也太伯風概可為諫官然恐或犯歷詆大臣之失西河所為致戒於信而後諫也歟

答黃著作曰漢傑罪我不如李習之不為僧作鐘銘習之之論信矣然使唐宋文士皆效習之則金匱寶判碑版若林果誰作也此太伯適解即效習之所為亦何損於大手漢觀以上何嘗有此等碑版其文未始不高未

滙東手議

卷五

十七

始不傳又謂若但謹歲月誌工用而已凡人皆能之何必吾文愚謂但記歲月工用惟昌黎間一能之蔡端明洛陽橋記庶幾東坡表忠觀碑抑亦其亞太伯視彼何如乃曰今之學者誰不為文大抵摹勒孟子勸諫昌黎若為文之道止此則但誦得古文數十篇盡可為名士矣此似暗排韓氏之文而自比於經不知諸所著作果能起鼓孟韓否文人尚氣易於由言乃爾

太伯集中藝志銘多不列名朝奉即陳公篇不滿三百字勁簡可法而自母周妻黃外五世無一名某字十有八蓋世俗惟知以諱為重不知文而不名則文為難作觀

是篇知陋俗之相沿久矣

常語論泉鳴里加兵戾太子者甚佳又一條謂大權在已大禍隨之者皆歷代鄙夫飾說其實千古賢相何嘗無刑殺黜削不聞死於仇家而奸貪之徒戀戀不舍卒就誅夷縱其身倖免亦不轉瞬而禍及子孫夫不務為忠賢而徒計身家則其握權自固適以厚其毒而已太伯乃欲為此策末減乎

霸諸侯號也霸之為言伯也所以長諸侯此讀書人語然似陰破孟子王霸之說篇中竟以王霸為人名亦恐未諱

滙東手議

卷五

十六

世俗必曰復古古亦未易復也商鞅之除井田非道也而民從之各自便也王莽之更王田近古也而民怨之奪其有也太伯知此則周禮策平土書可不作矣蓋知諸篇皆少年行卷之文

疑仙賦序稱母夢道士授基子而娘又云十餘歲夢人與王沂公集夫因禱而娘欲附尼王聖蹟耳而不知適隨黃冠雲霧中所公文集之夢亦思擬大魁習心所致蕉下求鹿不亦拙乎

太伯詩古體多佳者玳瑁石尤可醒貪警俗哀老婦得少陵諸別風味寄祖承微北征要尚避韓南山七律視五

律有工夫其送黃承伯首可入邵邑志附集有馬雜端
東三通雜端樂平馬仲塗遺也亦吾鄉遺文之可考者

滙東手談卷六

鄱陽史

曾南豐集七條

楊龜山集三條

朱子全集三十條節二條

五世祖鏐高祖元璣曾祖儼祖昭慈考順之此曾子固錢讀學墓志世系也今人多稱高祖之父為六世不知既以祖稱自宜從父起不得從己身起朱子答董叔重程明道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問曰謂之祖孫則是指他人而言史傳及今人文字以高祖之父為五世祖甚多無滙東手談卷六

可疑也此說正與子固合而子固此篇尤詳條易曉故表出俾敘世次者知所折衷焉

乞廻避呂升卿狀云臣為母親現在饒州遙遠前去饒州伺候朝奇則子固嘗寓吾鄱今儒堂村旁有曾子固傳是子固講學處邑志載之肝饒不遠設教固事理所有非援名賢以為重也

子固集惟外父晁公舉黃君父云我之老姑歸君為婦黃算行也只稱君朱齊卿子固外祖志墓只稱君於母舅亦稱君蓋本陶靖節孟泰軍傳以君稱外祖然晉時君字尊猶今之公後世則平交通用似難概施于

固與東坡類濱同舉進士袁老泉詞惟稱明允使在後世必紫語矣吳博士墓志云妻朱氏吾姨也按博士妻子固母姨宜依爾雅釋親稱從母若用左傳吾姨也之文則似妻之姊妹夫即以君余舅稱母舅亦混朱子程韓溪墓表稱程君韓溪蓋祖母之姪分尊而親中云君叔父後自稱表姪則君之稱似可不必起句乃云先君子韋齊先生之內弟似皆做子固而過也又朱子記母塘題曰舅外即朱君孺人祝氏尤似朱安第或碑是他人所題編集者偶東思耳

尚書都官員外郎陳君墓志云初尉鄱陽令得盜五人使滙東手談卷六

尉自為功君辭不受陳名樞字慎之可補吾邑名宦今亦賢矣惜軼姓名又金谿主簿徐洪墓志稱墓饒州鄱陽東門外今亦不知所在

二女墓銘云慶老在右與老在左按父慶長與幼乃長右而幼左地道尚右也今墓者多不知卑幼以老為稱吾鄉今猶有之觀子固命女則其來久矣

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豈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所存蓋人之所易到故載之南豐傳洪渥云爾載人所易到而不誣天下文乃可傳此愛人以德之言

子固上歐蔡書有刑置不以語即刑措不用耳改措用
置以不知於詞理何如新唐書多此類或即子固輩為
之抑子固亦敘時賢耶南豐文素渾雅何忽為此朱子

銘黃清臣墓用新唐合爪叩額字似亦傷高致

宋史楊龜山傳稱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一日願瞑坐
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門外雪深一尺矣恧謂侍
立弟子常節何事以不去張皇雪尺而瞑始覺伊川乃
瞋睡漢耶龜山嘗與游定夫書言先生語錄傳之寢廣
其間冗錄頗有失真者某欲收聚刪去重複與可疑者
殆即指此類歟

雁東三說

卷六

三

楊文定在程門學最醇年最高淵源所及最廣且大猶子
夏之在孔門也文筆淵懿近魯南豐世弟知朱子古文
學南豐而不知得力龜山神骨尚似微遜耳

龜山李斯和墓志云遂內含龔公原得其文歎曰此必山
林幽棲篤學之士所為今之學者莫能為也余謂學者
莫能為而山林幽棲能之具此目力始稱精鑒令人則
惟知揣摩迎合以為當行豈復識幽棲中有篤學之士
哉

朱子亡禁保甲擅開集劄子言本軍都昌縣劉邦達等只
緣劉彥才爭競聞得官司追呼遂於盛夏輒行闖集鳴

鍾持杖過都越保欲以報復仇怨抗禦捕吏向非託於
保甲之名安敢公然如此指陳明切德乙酉春舟經烏
泠湖見洲上分排兩陣各百許人皆剝黑氈著短襦無
鉦鼓旗幟咸執擔仗每數人一執長竹篙者領之既而
彼此叫譟皆視篙為進止勢漸逼彼此以覆帽拋擲卻
克趨風先斃死秋二者未知所居歷問土人諱而不言
復有教人往來陣間詞旨哀苦意排解之鄉隣也踰時
乃散後人云爭草坪界址勸者不力輒交手如殺傷相
當則止偏勝負則有訟邦達所為倘亦類此都昌壞隣
吾邑草坪命案頻仍而邑大夫朱有先事留意者朱子

雁東手說

卷六

四

毅然請禁此所以為朱子也歟

陳固無可觀汪亦碌碌知人之難乃如此則拙者之誤一
兄也此朱子答劉平甫書中語為魏元履述出嗚不平
耳然觀集中與陳汪往來諸札誼殊不薄陋室處事意
見安能盡同雖黃不實當道回徵清議之嚴然身居言
職直言於朝可私論作聲色恐亦未盡他日答陳膚仲
謂於四明向來辯論理非不直所以自愧者初無慙惻
之意而以戲侮之心出之所以召怨而起釁也似亦自
覺未盡矣居邦不非大夫古人善處世正是善自處
朱子固嘗取吳才老之書然謂其設意專以猜狹怨怒之

心窺聖人又答劉平甫書言已則以行道自任而以爲貧處人此正吳才老之論古音也則才老不爲朱子深許可知今詩經韻本之才老世以朱子故畏不敢議論知才老古音固朱子所戲玩乎至以猜狹怨讎窺聖人則正中爭朱陸異同者猶疾我輩論古可無戒諱竊窺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處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朱子以此告南軒即大學定靜安慮意却說得婉摯人誠能常時體味接物處人氣象自當日進

滙東手談

卷六

九

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其本根之歸則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却是成已工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如不先涵養而務求知見是也此朱子答南軒語體用交致原無偏倚後人徒摘衡間學意多一語強標宗旨似朱子諱言尊德性是全未審意多二字之旨不獨失陸并失朱矣

朱子勸唐仲友詳盡猛厲乃卒不能勝此固仲友與援之力亦朱子攻擊太盡激之也夫仲友不卹民飢至使將暉作偽鈔又縱于出入民間招權納賄舉此三事疏朝

上而仲友可久罷樂帛市肆父子押妓諸鄙穢事均可付不議例矣况仲友根柢盤固攻之宜得國師必開倉管仲不深求膠舟而薄責已茅非無見也今必盡發隱隱使不得齒於人類仲友樓不赦之罪遂挺而走險積是疏者亦覺非古人託言蘆簾不飭惟薄不修之義而疑彈梓之已甚宜乎淫放者漏網而急節損威也又答王子合云號爲士者恃強挾詐其可疾爲尤甚犯者必痛治之蓋惟恐其不廢而無以警動於惡俗又謂畏縮不來見者即是識見不高趨向凡下無以異於愚民朱子此等處似皆有忿嫉於頑之意只似幹吏作略大儒

滙東手談

卷六

六

過化本領忍不繫此

大率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和平道理明白腳踏實地動有依據無籠罩自欺之患此答張欽夫論哀公問政章語極是觀書要訣朱子平生傳註亦只此一法耳

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作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淺薄且使看者將注典經分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

相照此方知得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此為南軒論孟說而發夫不探源於經惟事訓詁則誦言忘味之病自不能無他日又言欽夫解告子將使學者不暇求經而先生困於吾說亦此意也說到漢儒意味深長已是尼山于欲無言之意姚江直欲掃除言說大聲疾呼似將與朱子為難者益未察承學之弊朱子已嘗慮及倘使無集註今日更當何如

朱子謂此理總以心為主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

滙夏三歲

卷六

七

而不索人之一身知覺運動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同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愚按已發未發後來不勝紛紜歸本於心最為明晰然異日又言覺體說無甚綱領得復體察得見則朱子於此政非輕易蔡九峯序尚書歸重於心師門正傳也而近來口耳之學言及心字輒相醜詆直將此一物者委諸外氏不知理而非心何

所繫屬世固有心外之天之理之性之命乎

況今程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滙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才敗風俗蓋不少矣此朱子攻易以翼洛耳其實孔子同時名卿大夫不相知或知而不盡何嘗害於其賢極而至於武叔孔門亦未嘗出過聲令以抵牾程門力加排詆夫蕪氏談性命固未純右政理雖南康浙東之績亦何以過設在孔門即不敢布顏閔何至并不許附政事文學後乎因其疵并棄其純因其短并訾其長得毋門戶之

滙東手談

卷六

八

見猶未盡其後來摘斥偽學甚酷未必非此等處有以啟之也

子靜近日講論比舊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此朱子在南康答呂伯恭書中語所謂辯論自不專指論義章而亦在其中終未盡合正如聖門子夏子游皆有不同惟不同乃所以為聖門且既以好商量為彼此有益公誠之心毫無隔閡恭觀集中言及陸氏兄弟多友朋規切之言定本說雖慮其入禪而又明其未必是看人不看理又曰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於服也此豈輕鄒象山者答劉子澄書中云子靜昨

日寄得對語來圓轉渾灝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禪的意忘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蕙嶺帶來戲之一字其無間可見答趙師道書中云荆門之計聞之條但其凋落亦自可傷不計平日之同異也此不獨可見決無死了告子之言即以始異終同調停者不知始固未嘗異終亦未嘗同所謂智之於賢者也後紛紛角門戶袒左右真朱子答諸葛誠之所謂諸賢以為真是仇敵亦何至此者矣

朱子與象山兄弟論太極象山言固極屬朱子亦少和平疑兩家門人互有增益朱必果盡原文朱子嘗謂其一

滙東手談

卷六

九

點不平之氣未論顏曾氣象只于貢怨亦不肯如此今觀此書朱子亦似戰元黃於講習幸陸子美云不可則止朱子亦曰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足以自解其紛且俱寂冥無羽翼否則洛蜀之爭將復見於淳熙矣夫不肯苟同正古人學力堅定處聖門狂狷分塗不能強合所為異於鄉愿也二先生辨難本忠告至情後人不知陸井不知朱徒雷同拾藩或門戶角立皆私意也朱子答陳同父曰謙謙無益於道且使下莊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則固有戒心矣惡所以疑諸札亢厲之言決非大儒詞氣世多明眼知必

有同鄉見者

粗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朱子以此答許順之分量尚在端木無語下勿論孔顏然助養氣矣復戒役心正微朱到端木者耳許平仲治生為急急似本此而措詞未瑩則流毒不小

朱子答王近思云今人多見出莊子題目便用莊子語殊不知此正千人一律文章若出莊子題目自家却從別處假將來方是出衆文字也愚按先生不輕談科舉之學然從別處做正揣摩家所不盡知又謂多用莊子虛

滙東手談

卷六

十

浮無骨肋夫用莊而無骨肋則無得於莊可知今家師不知經子為何物惟令牽率四書誤人尤甚何不於先生所云取韓子班馬書大議論處熟讀之而又細考歐曾老蘇文字者實致其功自不患不為名家之業張南軒謂諸葛瞻任兼將相而不能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去以翼君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死雖能下降僅勝於賣國者耳朱子深取其說雖春秋責備賢者意而持論近苛武鄉間出也豈易肖黃皓豈易去後主豈易悟而世臣誼亦未容奉身也南軒獨不見尊公乎任何嘗不兼將相果嘗去君側之黃皓否屢敗屢去果

嘗使君心一悟否舉東南半壁數十年所儲積曾不能收尺寸效正不知視思遠何如

公羊分陝之說可疑蓋陝東地濶陝西只是關中雍州之地耳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陳少南劉為分岐東西之說不惟穿鑿無據而召公所分之地愈見促狹朱子答何京叔如此愚按分陝只是諸侯之長不是分地重在東西不在陝觀康王之誥大保率西方諸侯即召公之職也畢公率東方諸侯即周公之職也唐虞四岳統以義和想古制自如此何必以不均為疑

朱子答達高卿易簣結纆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

卷六

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意此是緊要處斯言警遠真足立懦廉頑人平日常能三復臨事自不至喪其所守非獨死生之際也

龜山曰宰我問三年之喪非不知其為薄也只為有疑故不敢隱於孔子程允夫以問朱子朱子曰龜山之意固是如此然聖人之無隱與宰我之無隱亦當識其異處答劉韜仲云短喪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為忠信愚按二先生說發端黃山谷論語斷篇似皆為宰子分解其實此問當論其是非不當於隱不隱之心求忠信若

以不隱未減短喪之罪是何異祭總小功乎竊疑此宰子泛問非已欲短喪君子二字原分明蓋指在位者時

喪禮漸廢如景王宴喪賓是天子不能三年也昭公三易衰而如故是諸侯不能三年也趙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大夫不能三年也士民可知矣宰子意殆以為與其飾三年之名不如責一年之實與公孫丑期愈於已者略同禮壞樂崩意必當時議短喪者所藉口安蓋逆計短喪者之必然豈宰子時方居喪自安食稻衣錦哉夫子既曰安則為之於其出又責以不仁蓋三年喪之不可短原不待問亦何忍問來問即是不仁君子

卷六

卷六

卷六

全置局外三女兩子為窮宰子惜一人以儆天下後世耳若宰子自欲短喪則葉絕當甚於鳴鼓而攻矣夫宰子為舅通六藝高弟豈不知喪不可短蓋未經聖人論定雖周公之典不能無廢政乎化不疑以求折衷而喪禮卒賴以不替則有功名教大矣其以言語求配聖庭蘋藻也宜哉

大兒不兒令讀時文然觀近年一種淺切文字殊不佳須尋得數十年前文字寬舒有議論者與看為佳雖不入時無可奈何要之將來若能入場屋得失又須有命決不再在趨時也此兒讀左傳向畢經書要處更令溫澤

為佳韓歐曾今韓歐曾之文滂沛明白揀數十篇令寫出及復成誦尤善莊荀之屬皆未讀可更與兼善斟酌慶其緩急而授之也此朱子與蔡西山書合與呂伯恭諸書觀之則先生所以教子與所以望子雖非求速化要亦各誨以資所能及何當概崇以道學之說莊燕不滿於先生而亦以授子則其文不可廢可知也今之學者誠能遵先生法而又知以規孟顯道從頭寫去如人醉酒發狂當街打人不可救勤者為戒則於制舉之學思過半矣

朱子與方伯謨書言記得籍溪先生曾寫得陳希夷墓表滄東手談卷六

見與偶尋不見煩為問子端恐有本即為借寫一本附來也自注墓表下云是呂洞賓所撰按希夷宋初人洞賓唐末進士而表希夷墓豈真不死耶注陰符參同及此等皆未免為奇者藉口又集中愛用莊亦有不必用而用如答呂子約日用工夫札中揮此夏蟲井蛙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此在漆園不害為佳在大儒則能矣蓋求聖賢之指原讀論孟者分內事若計較笑不笑則正所謂猶有人之見者存也集又時樂指釋老說者謂借此明彼竊謂行堯行者固必誦堯言倘堯行而樂言誰辨其非堯者非先王法言不敢言古人為慮深矣

開示朋遊宜少淺近共喻之言而待微材於彼哉此殆陽儒陰墨者附益之耳即與時賢論學諸書皆發揚蹈厲舉世無一人得以自全恐亦不盡原文先生答沈晦叔嘗言麻沙刻兄文字真偽相半先生集今百餘卷安可不知所決擇歟

鹿洞志載兩崖石刻朱子親筆甚多曩請果園先生修洞志余濫與分纂因翦棘剔蘚逐一觀覈各有題識無出朱子手者朱子答白鹿長貳有三大字就桌上寫成不可即磨去之札今不見三字或當日未刻或已刻而泐耳又與方伯謨書云欲煩篆數十字納去紙兩卷各有

滄東手談

卷六

上

題識幸便為落筆欲寄江西刻之巖石江西雖不知指何地然匡廬尤所屬意數十字之題識殆即集所列折桂樓賢之類乎今所傳朱子親筆既別有姓氏且非篆書則并伯謨手筆亦不存矣然枕流橋兩崖皆有白鹿洞三大篆字中有一泐去款識者或即伯謨筆未可知也

密子賤類之推嘗云是伏字海南伏生即其後也洪慶善補注楚辭引之朱子以告方伯謨愚謂伏羲亦作密據則伏密古自通用伏生既子賤後安知子賤非密後後似不必改密為伏

朱子言伯夷傳正與求仁得仁相反此似未確蓋子長原是以孔子之言為斷見得凡涉怨者必非夷齊事總因二子代達雖藉而叩馬求薇世又競傳其說怨邪非邪特留未定之詞俟後人深思而自得試細味可見又極斥六國表世異變成功大議畢易行不必上古諸語似亦未究立言之意蓋子長漢史官漢制多襲秦為宇宙大變更而又不放極言曰異曰卑意已可見若一味誠斥則無以處承秦制者南董居此雖未知何如然倒以夫子生今反古之戒即先生代子長秉筆恐亦未必能遠追三代近陋漢制也宋制沿秦不少推尊頌揚者未

滙東事談卷六

十五

當置諸三代以下使先生得君柄國果能悉革秦制而復井田封建否若猶未能則子長是言正論世特識若一裁以我法恐析理雖精而未周於事他如彼所謂儒者意果何如之說似亦未盡雖然余為此說使先生見之必將斥為功利之見所見低矮大為心術之害則余輕犯不韙固已多矣

世學不明異端蠱起大率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朱子此言曲盡講學家道病而姚江之門尤甚乃後來攻姚江者其私意人欲又倍姚江之門名為道義學問末流遂至於是亦可慨已

朱子答黃子耕看大學之問曰看時須將大段分做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熟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愚按此讀書善法然又須知到工夫省力時仍不肯省庶幾常在心胸間者久而不失

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狗所見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蓋近日亦覺向來

滙東事談卷六

十六

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此朱子答門叔謹語言趣安恬想與答程正思自悔者後先答項平父云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所以為彼學者多是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為己為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合二書觀則朱子於象山雖有參差原無排斥乃太極之論所見不同亦於問子之學無所加損集中往往極口詆譏夫絕交不出惡聲名世鉅儒何至大作

聲色願與眼明心細者共詳之

異論紛紜不必深辯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檢點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說肆意排擊徒為辯競之端無益於事向來益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為之耳此朱子戒心語借程正思發之蓋自洛蜀之爭迄偽學之禁皆言語以為階至是乃悔似已稍晚然猶能悔正練養愈進理愈明氣愈平始能如此檢點所以為大儒

朱子答時子雲云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個病根從彼時便已栽

卷六

北

培種養在心田裏了此先生有激之言其實利誘欲動何處不為心累科舉特一端耳人誠能於近思錄信而能遵心術自不至壞若不信不遵即不為科舉者心術亦何嘗盡好必欲不壞百年必世庶乎見之否則漢已有父別居之孝庶安在鄉舉里選時心術不壞蓋三代之法可行於各君其國之時而難施於天下一家之際非獨取士一端也故欲正學者心術必有有恥且格之治效乃能議之

滙東手錄卷六終

滙東手談卷七

鄧陽史 珥著

朱子全集二十條精節

朱子答徐伯浩言鸛聞劉子澄在衡陽作朱陵道院自居正堂而以兩廡作前賢祠堂當竊疑其非是恨渠已去不及正之也觀此則愈見筠州祀二蘇及呂子約於大愚寺門旁者之不經余戊子長南豐之旭升書院土人言書院名耳實為大吏創行館堂字頗壯後軒祀周子及二程父子陽明先生列左廡其右廡祀時賢余見而怒然蓋陽明在南安功最大是邑有專祠祭田甚多據

滙東手談

卷七

其田以資行館而廢舊祠固已可怪至乃使節往來生徒課業皆踞坐正堂陽明頗促局廡下登酌不及則失禮之中又失禮矣余亟命移主於周程四先生側每朔望展禮馬是雖不足申一邑專祠之敬然與周程以道統相承似猶愈於面西廡坐與時賢相對也今又不知何如偶讀朱子此書感而志之

某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概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三分錯處迤邐看邊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着力排撥自然不

入心來與此朱子為陳衡道切近指點言婉而盡愚嘗謂釋氏所以能鼓動世人者只是用加一倍法立說而曲投字內好名嗜利之心故攻擊愈力其風愈熾此非可以口舌爭也自然不入心來即歐陽子所謂氣質則病去也蓋外氏之徒高者驚名大可以傾君相次可以惑名流其說往往駕儒書而上之誠視如無觀而不笑言彼奇詭將何所施若與較是非責以三綱五常則視之太大處之太高彼雖敗猶榮與況其說汙漫而屢變吾輩方研窮經訓之不遑何暇身入其中徧讀其書而一一折之于即一一折之彼又將遁而之他而吾輩已

滙東手談

卷七

先成從并之救惟不與爭名而亦不假以名則挾名以來者絀矣卑者驚利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不先廬而處無四民之勞而脩四民之養至廼父子夫婦之情文繡膏粱之慕豈異四民頑力有所絀勢有所難故藉絕物以偷食息外襲不根之說欺誑愚俗豈果知經與為何物修證為何途也哉誠使不崇其說植苑寂然後奔走耕織將日不服給甚於四民不數百年人不待人而人居不待廬而廬書不待火而火惟不與爭利而亦不假以利則挾利以來者亦絀矣或曰子未深讀其書故淺視之耳且彼棄名利子反以為好名嗜利何以服其

心余曰不深讀其書即所以力積之也惟知其趨名利致從而淺視之也不觀往事乎使明帝不求其像彼能自入中國乎梁武不捨身彼能煽動江左乎唐憲宗不迎其骨能使愚夫愚婦燃項燒指財施山積乎蓋彼所以能惑人者藉時君時相之勢也君相之所以惑者錄士大夫好名嗜利之心適與其說合遂使彼得施以中國攻中國之策越年千而不能熄也使君相相急先務不假以崇信士大夫清心寡欲不惜以游談即有慧遠道林之辯餐針棘賦之奇亦且槁死窮山無由自達於通都大邑而發揮其技斯非好名之證乎至於嗜利之

滙東手談卷七

三

端略如前說固淺而易見况以余所觀數十年宋老釋之居所在傾圮豈果吾道大明乎蓋亦間關貧困日甚稍有力者方問舍求田為子孫計何暇資若輩生食天彼無四民養之既不能枵腹而遊復何取食力自苦其教即欲不棄息而不得非嗜利之驗乎故余嘗謂權斥此輩不當攻堅而當攻瑕蓋朱子所言自勝之方而余所見攻瑕之術也即世之儒名而墨實者亦能淺近遇之而無攻其堅則幾矣

存養字法似本孟子存其心養其性引用者往往不甚分曉朱子答孫敬夫才說存養便是動了之說云此恐未

然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物死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着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為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朱子但言心不及性但言存養境地不及事天工夫似亦只以為用功泛稱則承用之習而不察久矣

答孫敬夫書云陰陽家說前輩所言固為正論然恐幽明之彼有所未盡故不敢彼然今亦不須深考其書但道路所經耳目所接有數里無人煙處有欲住者亦住不得其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略成氣象然則

滙東手談卷七

四

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為父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為之子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為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為不及而必為高論者似亦過之也朱子此語情理事勢無所不做而幽明之故有所未盡之云允粹非陰為嗜風水者左袒也人子宜各錄一通於座右呂氏詩說桑中篇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惜簡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此義甚正朱子非之曰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吾善懼懲創之資耶又引小序

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而謂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洧外之人而其力猶足以完先王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甚矣又謂古者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而悉陳以觀也既已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今於雅頌之實察之既不詳於雅頌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浩放之鄭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諸雅頌之列是乃反為雅頌之甚而不自知也朱子意美而詞辨然愚反復集傳終有未能豁然者桑中溱洧二詩所以作不可知然申詩采唐篇有國人刺之之說東萊蓋本

掌六詩以六德為本蓋尊六德即太師采詩之格其不合六德而刪汰不陳者亦必不少倘不問美惡而悉存以訓則六德之本何在設今操詩選者都陶杜諸作與淫哇詞曲為一集而曰陶杜以為法淫哇以為戒未有不疑直駮而謂先王觀民風詩不問美惡可乎夫子之刪十僅存一不止屏斥邪蕩即義迂詞拙者亦必在所不錄想無暇於十刪其九之中尚存淫人指事寫懷之什也借曰存之彼淫人自為其事業不恥而傳於言矣聖人又從而取之彼且不以為辱而以為榮恐所謂完先王之樂者適以玷先王之樂所謂得罪桑間洧外之人者適以表章桑間洧外之人且與集傳序所云去重復刊而去之以從簡約者亦不相入矣故指淫亂之詩為自言自述似不若東萊之義為安而集傳於鄭衛諸詩凡涉男女之私者概斥為淫序說即可通亦必不用似胸中先有得罪桑間洧外之成心遂未免以嫉惡之衷佐遷怒之意倘以是讀離騷可存者亦僅矣惜先生不以讀騷者讀變風也馬氏作遷考亦賞疑之雖然余不自諒亦甚矣

北辰如輪之數如璫之勝雖欲動而不得非有意於不動也愚謂只不動足矣若不可得非有意乎言天既疎於

居所意亦未盡又謂今日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極一輪而四轂一破而四臍也分寸一移則其幅裂而瓦碎也無日矣朱子此論得蓋天法而未盡渾天之理得渾圓法而未盡渾圓之真且立言過快則似天具有樞如輪毅強臍近於騁子之談矣

尹和靖論程氏書易象所自作也語錄他人作也人之意他人能道者幾何哉和靖斯言甚有味朱子曰如是則孔門亦可以專治春秋而廢論語矣此朱子欲脩聞程子緒說耳其實程門所記龜山已病其夫真今所存者皆高弟所錄又經後賢訂定所以可傳蓋凡弟子之能

灌泉手錄

卷上

七

及師者少孔門皆親承旨旨其言亦往往不能盡一記論語者是杏壇何等人物而可望諸後世哉程門雖盛去尼山諸賢尚遠即近思一錄朱子亦隱宗論語果足及孔門所記否至於春秋胡氏獨得其傳恐亦未必盡是程子本意況其他乎則所謂專治春秋廢論語者蓋朱子喜人著述又意存矯枉其言遙遜和靖之粹試觀朱子語錄及全集皆不能無承學擅易之疑固未可因此言而不復加察也

蘇氏古史考始皇起朱子謂大要直謂無故國之可因而已秦雖有故國之助亦豈能以自安斯言固足折蘇氏

然亦安在封建之必宜復也且即秦事觀正由無故國之助蓋故國皆神明之後先澤深厚足以固結人心革易之初有繼無絕天下咸曉然新主公天下之心故其情不惑其勢不搖若僅如淳子越所云並建子弟以自藩屏者不過自樹黨援已示天下以私矣至若楚漢之際土宇既無制所封又當時攻城掠地者皆元元深仇也縱無猜於上亦必不安於下故欲收故國之利非若同初不可如只繼續六國宗祀而裂其土壤以封子弟功臣亦不過徂公賦芋之術三代封建公心恐不如是朱子以君臣之義為言而引齊魯衛為徵恐亦未盡蓋

灌泉手錄

卷二

八

諸國所封地皆滅國五十討奄三年所得彼既以罪廢民亦知周之非利其土地然魯未幾時三監弗靖淮徐並興向微聖賢相繼將所謂位置名號足以相感相持而不慮其不親者幾不可恃若乃魯人之於項羽樂布之於彭越貫高之於張敖漢族屬為牧守紀難皆不過六國俠士餘習恐未足盡君臣之義安得遽謂可不以無根為慮乎且所謂根與義者將徒望為魯人樂貫諸子已乎朱子又謂論治體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心以為心若猶病其或自恣而廢法或彊大而難制則難建於郡縣之間云云是又僅襲漢初之制而於所謂治體

必如是者有及有不及有行有不行安在其為三代之封建歟

朱子宜與社倉記云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閒之地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取之不以徒流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併力一心以謹其出納而杜其欺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愚按社倉法朱子所最留意而嬰已身試想崇安開羅鄉之倉劉如愚輩已不存而後無可繼之人法久則散勢固然也後人不深究利弊徒以法本朱子率爾行之以逮薦

滙東手談

卷七

九

達其領於官則病民不減青苗不領於官又徒為奸猾積朱子記金華社倉引呂東萊之言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主聚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遵也吾特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間里有賑卹之儲而公家無命合之費不又愈乎東萊所見更周匝吾邑頗有倣而行之者最得社倉法外意若乃身為民牧則又不在襲古人之跡而在推古人之心誠有志脩荒則莫善於使民重穀穀重則富民日積日多凶荒有餘固無俟張皇於朱子身試其弊之法也余嘗擬藏富疏意略如此第未知果適於用否

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文

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訛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此朱子書臨漳所刊尚書後之說然余考史記儒林傳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問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覓錯往受之漢書所載同二史能治之云蓋指通知其說非僅記誦經文蓋惟艱澁所以必

滙東手談

卷七

十

求能治之人也史連用能治詞意甚明若止往受經文則但曰能記能誦可矣何必曰能治也且傳明云焚書時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則二十九篇即伏壁所藏固猶秦時簡冊非伏生胸中所記也女子傳言以教班史有而史記無即果傳言亦承上尚書說而言即伏生所治也若第求篇帙伏生何難舉得諸壁中者以授而借口女子乎衛宏不容能治之義遂謂今文出於口授偽書序亦曰失其本經口以傳授余勸說當辨之朱子以衛宏傳証許序為宏偽作而偶忽伏生傳能治二字故不能

無疑使以讀術宏傳者讀此生傳則古今難易間固亦可以忘言矣

參知政事張公守亦知其賢更以爲饒州永平監舊法課卒淘土取棄銅以益鑄用數登萬斤輒書勞受賞前後相承程董政切役者病之公至獨歎曰齊人肥已吾弗忍也亟罷去而節他費以足用守董私賢之且愛其詞章屬於朝請爲易文資不果此見承子趙武經墓志銅何故棄棄何故可淘萬斤明是懸空立名暴斂耳武經能亟罷去澤吾郡大矣董能賢武經則亦爾特良守惜郡志皆載其事

滙東手談

卷七

十一

朱子潘德都時墓志載通歲游饒募客舟子錢博羅而寬其期人始莫喻其意既而羅者得以其間往返一再然後及期則羅價久已目平而民不饑矣人始服公爲有謀也愚按此真惠而不費從來募商者所來及即及亦必每一番責一番之羨商利不厚多不踴躍勉赴期會而已惟陰弛厚利以資之彼自併日而營所羅倍積價自日平不取利於公而民利已多矣考荒政者宜知之朱子陳正獻公行狀載疏薦張魏公言素不識沒且亦聞其爲人意廣才疎其初雖有勤王之節安蜀之功然陷陝服散淮師其敗事亦不少特其許國之忠白首不渝

今居講籍杜門金谷未嘗不追悔前非老而練事殆非復前日沒矣按朱子作魏公行狀論三萬言正不如此數行之簡盡然行狀推算如彼而取此疏忘諸手抑事久論定正於此存直道乎此狀敘正獻立朝風度投時謀略皆有實際字雖減魏公行狀之半而真氣流行覽魏公狀長言者反短

滙東手談

卷二

十二

法乃足成人才而厚風俗若乃大學之人不考高下何以驗勤惰施重勸夫時艱厲感唐虞不能廢考定高下預可弛於後世乎講去利誘意雖美然太學原以儲材苟人咸知爲材之所儲而胥勉所未至以待聘待舉太學無不爲文具似不必諱利誘也况教言明試固亦古法今日里選以迄入仕誘以利者不一而足尚有安於下而不企高因循苟且恬無奮志者倘并此無之恐相率飾貌飾情且不止變秀才爲學究而已故竊謂太學之制當俱擇判學之人又嚴簡其屬而專任之於利誘之中寓擅賢之法固亦可因勢利導洪範錫福之意亦

如此若舍是而別講專賢姑勿論伊傳非三聘形求必
宰老耕築孔明非三顧必不許馳驅即漢子陵宋邵子
明胡敬齋者安肯舍其正固介石之貞俯首利資親國
乎正恐尊賢之堂雖立不過弋獲中才與充隱而已矣
茲哉然則賢果可不尊嚴邵諸先生果不可致乎是又
不然諸先生者間出之人豪也原非樊籠所得羈繫羅
而致之其必有道概欲收以太學終似未盡

昨看周禮瑟師疏中引蔡樂之瑟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
長二律尺八寸不知樂者是何書此朱子書問蔡季通
者瑟制之長如此為三為一蓋用黃鍾之管為準余客

滙更手談

卷七

游繁峙營見土人於古塚中所得玉瑟數枚色紫白明
潤聲甚清越其前長不及尺後殺三之一形曲似魚而
穿其脊以懸及官都中亦屢見瑟余嘗得一青石瑟亦
頗古雅長短形製略相等而疏所言之制長幾三倍豈
師授不同歟

朱子答蔡西山謂春秋無理會處不須枉費心力吾人晚
年只合啜養精神故有益身心工夫如此等事便可一
筆勾斷不須起念儘教他是魯史舊文聖人筆削又干
我何事耶此與平日持論懸絕豈深嫉於無理會處穿
鑿附會者迷不覺言之過激歟然語視誠以新爛朝報

者更猛朱子即欲矯枉決不至是疑編錄者誤收他人
之言細心人當能辨別

大概此事以涵養本原為主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
朱子強出入無所適從名為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耳
示論程之學愚意三家之說不可同日而語黃門議
論所守僅賢其允以為類子以來一人而已恐未然頃
因讀孟子見其所說到緊要處便差了一養氣一章尤無
倫理觀此恐淵源未歷不甚深也朱子答程欽國
時字初云爾涵養教語於章句訓話中指出本末重輕使
人知所後先亦足見朱嘗要尊德性於身外矣論福學

滙更手談

卷七

亦平允蓋蘇氏兄弟在聖門是政事文學材幹諸閥冉
則推崇太過真知蘊愛藝者決不為是言細觀集中雖
不深取蘊學然往往規倣其文又以其文教子筆墨間
多稱公或稱官則亦未嘗不取所長也乃有數處大罵
醜詆較洛中諸賢之排擊更甚竊不能無庸妄擬入之
疑焉

朱子知南康措置賑糴米船到岸貧民下戶不過斗糴朱
免留滯須當勸諭上戶及時收糴不惟他時可濟荒歉
於得蓄之家豈無宜利可謂兩便又曉諭云客旅興販
米斛到朱如有民戶收糴不盡之數許令牙人并有力

之家收糴停頓準備接濟愚按凡糴價所以昂由於糴少惟許收糴停頓則米日多米多則價自減今人惟知抑勒牙行舖戶減價出糴而禁囤販不知商賈嗜利避匿百端決不肯減價盡賣此聲一播客米畏縮不前米日少價日昂牙行舖戶之利反增而貧民受累無限矣然朱子當日已隨有不許豪民盡行收糴之禁固亦因時制宜究之亦可無禁惟亟發常平所儲以糴價將自平價既平則彼豪民唯恐失利有不盡出所積以糴者乎

今來上戶以旱傷之故慮恐下戶將來負欠不還官司不為受理不肯生放使司今準淳熙四年十二月初三指

淮東手談

卷七

為受理不肯生放使司今準淳熙四年十二月初三指俾節文諸人戶賒糴米令欠戶還米本外每斗收息五升其生放約秋成計本息還錢如有拖欠不還官為索理所費兩無虧損此朱子守南康再諭上戶借貸語即是可徵宋世廟堂講求備荒之法緊詳夫以東南半壁財賦供內外公私之用而鮮饑民之患者必有所以維持民心使不至輕去其鄉者也即如賒糴之米官果肯代為索理富戶決無不貸之理斗息五升似稍重然艱食之際米價本貴秋成之後米價必平倘以五升賤賣之價準貴價一斗之息則重而不重矣迺庸惰有司不

知恤富戶以養貧民非惟生放拖欠置而不問即騙田租者亦漫不復省而富戶有訟每為胥吏所前却所控烏有而實已倍蓰富戶咸不願積穀而貧民亦無所恃一遇小歉貸糴無措甚至殍殍盈途而彼且優雜子女酣酗自若也民怨已矣如天道何

度不免一兩轉得免輪囷幸也此為學禍作時朱子答程允夫語余頃嘗登梅嶺度閩南眺尚以不能如居庸飛狐之峻峭為歎然其川谷逶迤草木蒼鬱風景之清曠真令人飄飄欲凌雲霄而身無名利之牽胸貯正壑之趣自有此嶺以來遊屐如余者不知得有幾人且不羨

淮東手談

卷二

十六

山陰道上矣惟竊歎年力就衰憚於凌陟橋弟平任粵等亡琴不復適歷炎荒耳迺唐宋以還竊入遷客一度此嶺輒形徧咏非悲即畏雖遠觀者不免其實昌黎東坡皆以遠謫留風教於無窮倘先生踰嶺必更有出韓蘄上者是固炎荒之幸而亦非先生之不幸也

淮東手談卷七終

滙東手談卷八

鄱陽史 珥著

王陽明集十六條

先集十九條節一條

宋末有集六條

陽明先生年譜載先生赴謫里錢塘劉瑾遣人陰跡先生先生託言投江密附商船連舟山颶風大作一夜至閩界登岸行數十里不為寺僧所納又趨野廟倚香案則蓋虎穴也文成此舉似倣聖人微服過宋而失之者桓魋凶鋒似刺客且止一隅故宜避先生疏較戴御史詞滙東手談卷八

肯和婉瑾原無殺之心龍場遠謫瑾志已退矣如瑾果欲殺則口啣天憲逃將焉往且承風奇寄耳目不患無人又勞遣陰跡乎明史諸諫臣傳多有遭刺間行得脫語此非奸黨故相恐動則是好事無端獻疑在先生直當以死生付天何必冒險若是設竟墜身魚腹委肉虎窟不徒快瑾意乎若水與虎皆不能害則瑾又何能害此尚似信命未堅自取其困况龍場在黔啟行自黔自浙聞皆非所經由何商船之可附門人張大不根翻成痼病

年譜敘破宸濠云一日發牌票二百餘左右莫知所往按

宸濠事案左右不知則有之若牌票非可親實必署所往乃得行決無左右不知所往者紀敘之不預其安遂至此

年譜載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六月先生服闋考本篇龍山公以元年卒服闋應在甲申若乙酉始闋龍山公卒在二年矣年譜出一人手而演出如此觀年譜去年八月望門人於天泉橋酒酣各歌詩投壺擊鼓壺舟為樂決非居喪時事則服闋於甲申無疑須歌詩投壺雅事也擊鼓壺舟則氣大儒亦以是為樂乎其為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豈晚誠

滙東手談卷八

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不忍故不得已而為此文成斯言固誠於整肅之正論然既未忍不得已何如不與背馳并調停亦可省且既有未考則年不得為晚論亦不得為定矣此先生學問一大關鍵可參以游移乎明史余少宰祐傳稱其辨出守仁之徒不能難正此類也又云學非朱子所得私則晚年之論又豈得而定詞幾於遁矣先生事業品望冠一時而以講學叢謗惜哉

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文成此言極精方見大儒本領主云使吾無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瘳癘蟲毒魑魑魍魎似尚未免英氣用事若仍就不以一朝之患忘其終身之憂渾說其意味更當何如

山猶穀所云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逆而弗受又忍其或出於誠心而穀之有不忍者確是本衷然此未可布諸文告故惜祭神以祭之後又云盡禱黨類自縛來投則盡情說出開自新之路安反側之心用意

滙東寺談卷八

卷八

44

既厚作略亦妙文之機杼則本諸相如諭蜀昌黎祭饗

祭永順寶靖土兵篇文情興遼莽上下意蓋傷三年之間
兩次調發舉往事以警將來為邀功生事者大聲疾呼
古者不得已而用兵一大段皆發明此旨是時議者多
以招撫為失策故於文中申明已志而歸於不忍無故
驅爾等於兵刃之下後幅尤通緊所謂情生文文生情
也

橫水奏捷疏於十面隘稱指揮謝昶兵間道先入盡焚賊巢謝復以功世襲饒州所千戶遂籍鄱其名為果毅陞

明集字誤乃經濟集亦作昶如治時有貴州巡撫謝昶則別是一人為昶為昶當據其後人所傳正之

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召而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蠅壅蔽之奸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抑抑正直剛文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此陽明和治十二年疏踏屬風發足盡歷代末季情事考先生以是年成進士丁明運全盛言乃如此似乎已甚然惟全盛乃有此已甚之言是之謂憂盛時而危明主

文成不附宸濠不待智者而知辯者乃云當時皆不敢斥
 淮東手談卷八

卷八

四

言惟先生削髮即稱宸濠悉考文集自報及至奏捷皆稱寧王寧藩即處置官員疏猶稱寧王及計處地方疏始稱寧賊宸濠諫親征疏稱寧王宸濠惟行十二府募兵公移稱以叛逆尚未入奏贖也其實先生之功在聞其叛而亟加撲滅不係乎名與不名若飾所未有便成蛇足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復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此武宗親征街也兩見陽明捷音旣其敘功云旬月之間遂克堅垣俘擒元寇是皆欽差總督威德指授方略之所致也咨兵部亦用前銜而云鈞帖曾奉朝

旨云云如此草疏固是笑啼不敢然以孔孟處此其必有遺矣

據撫州府申稱建昌撫州廣信饒州四府正德十三年免軍糧米不下十餘萬石原蒙撥在龍溪與撫州建昌鉛山廣信饒州五所軍旗交兌因運船阻凍回達於今年六月始行較斛開兌其已兌者裝載軍船米兌者仍在民艘不意十五日省城有變遂行停兌至十八日逆黨乘機劫奪各船順流放至饒州河下得無驚擾此文成權處行糧牌中語龍溪即餘干龍津今土人猶稱龍溪四府米於彼交兌吾郡一大沿革郡邑志咸未載即

龍東手談

卷八

五

建倉會城志亦不及鄒樂浮德萬五邑米水次便兌乃崇禎間吾鄒詹霖臣先生居言路時所建明志亦無之又文成告諭頑民謂餘干安仁里分本少於東鄉而地勢又限以山谷頑乃劉小益大以啟規避之端又使近東鄉者歸安仁近安仁者附東鄉以益紛爭之端此皆實屬地方利害志成不及而無間風土之詩文不涉要害之山水往往復而不厭殊可歎恨

文成告示在城官民云建安王父子俱死安撫軍府官眷牌云敕知建安王殊不相應得非前所云死者出於傳聞及事定而王始出因使為喪主耶

使冀惟乾見宸藻文成自言冀得因事納忠開陳大義沮其邪謀如其不可勸諭亦因得以審察動靜知其叛逆遲速之機庶可密為倫禦愚謂倫禦自軍門本分不論叛不叛且不叛而疑之當虞激變若果叛則顏魯公以耆德重望銜天子命且見戍於李希烈衛鏢之拒父季孫之逆君大聖人亦無絲開陳而謂區區一愚恪之冀惟乾能以乍至未信之言沮其素定之邪謀必不然矣前說蓋權詞後說乃開謀本心一念之差遂費許多挽回而惟乾竟以客死有機心者必有機事漆園之戒信矣夫

龍東手談

卷八

六

母因一朝之忿遂忘三反之功事如過激欲抗彌卑理苟不渝雖屈匪辱此陽明批瑞州知府胡堯元告病呈語極摹歐蘇內外制而理亦表裏俱徹此真講學微言何必定以良知兩字率天下學者束縛而馳驟之也

文成人品事業傑出一代其用兵有古名將風功在吾鄉尤文惟稍有豪氣未除故講學直欲以尼山以下一人自處意雖主激發迂儒而大聲疾呼諸門人又張皇其間理即極是人亦不能安其詞色况又未能無疵則不朽之事終是立功踰於立德

先五世祖惺堂先生書經補說多發前人所未發亦有因

前人所以而尋微更精者如以二女觀刑證舜非不告而娶以帝亦知告焉不得娶為戰國策士之言尤有關係蓋舜之為人帝無可疑而頑嚚之庭不獨戚非所施即德亦不易化故先人謂一毫稍乖舜必逃去以嬪虞為烝頑以試為用舜經文段落既明聖人心事愈顯解者以試哉屬嬪虞則天子以女與人豈可試之事倘不副所期將如女何求諸情理必不然也然先人此義發端龜山而剖析精詳則先人居積薪之勢矣

先五世祖為諸生日以嘉靖辛丑壬寅講業鹿洞集中自同游傳愚齋外他無可考余為尋洞中石刻有一詩曰

灌東手錄卷八

七

載月試春衣排雲上翠微泉聲喧石竇乳氣滴巖扉往事憑誰問高吟和者稀翻疑面壁相成劫慵忘歸歎云嘉靖壬寅春同野王挺題圖章作字于長前刻已卯庚辰二詩已破去計自己卯至壬寅廿有四年則在洞甚久而壬寅正先五世祖在洞時不知師歟交歟抑始客遊而後宦遊者歟考明儒學案王一菴棟傳後有門人李挺所記語錄中有自盱歸之語一菴泰州人嘗司訓南城挺殆隨一菴來盱而一菴嘗主鹿洞挺又隨進鹿洞耳想即作己卯庚辰二詩時也洞志載挺講義前云壬寅仲春挺與西廬趙子遊白鹿洞時南康守海石鼎

子星子令阮朝隨洞諸生十餘輩咸在焉其為宦遊客遊不可知然觀洞諸生十餘輩句則先人及傳愚齋必皆與矣許敬菴論學書有與李同野札稱以老大其為耆德可知王同野殆即李同野此王彼李或復姓在壬寅後耳傳考他方郡邑志必可得也

先五世祖任浙甌使旬日患足瘡許少山中翰同儒士吳訓徐孟章主署請孔永樂有妙應方先生之初入仕也欲買義田以贍族之貧者為歛今事未就汝寧節省僅足用至折會計本折柴馬頗豐饒先生謂姊文江山秀曰君恩厚矣誰謂運使為劣陞哉我構一蒼頭又死吾

灌東手錄卷八

八

三人衣食能幾今撫按頗救禮而監院信愛尤深居三年族義田節母祭田兩可成也江偶舉以問孔贈詩有曰一清如水田難得味節母曰仲尼萬世皆其土田祭無多操愈光先生訝之俄報至以前任汝寧考才力不及降調二月離任中途笑謂江曰孔何奇中若此珥按此先五世祖年譜所載蓋欲借以明降調有數耳其實先人生平不係降與遷騰族倫祭亦不係成不成在乎存心律已厚薄公私之間而已矣誠使位臻台鼎而厚族得如范文正固儒者主願要於先人本體無加知如願之無加則知不如願之無損凡事別見自可八年

譜則似溫昨手抄全集僭刪去之然軼事未忍沒也故附諸此

先五世祖語錄萬歷九年十二月條云余進士一十九年不能造一小祠堂丁巳決以祖租買祭田為人阻壞痛哉惜哉耳自先嚴見背後度奉遺言以家譜家祠心力並瘁請幸再葺再成勞費百端卒未盡愜眾口祠三營皆未竟且致訟焉每竊歎誠不能盡乎力不能獨任翻以難竟之緒貽後人今觀先人所歎始知收族之難夫以先人人品學問時地猶未能如志若耳所為真可謂不度德不量力矣雖然先澤深長後人不德安知將來

應東手錄卷八

九

無德力過我百倍而能以一身任之者乎况耳自甲戌成進士明年壬辰亦十九年矣喘息尚存此志或克竟成拭目俟之

新米初登一粥一飯不忍先食先薦祖考方是人子先思獻君方是人臣草莽賤臣無繇獻忠獨有先完糧差一節即是言私其愷獻研於公之義雖貧之窘困亦須預先措辦先期盡完此先五世祖語錄中史氏宗約也耳於先人學行無一敢望後塵惟薦新完賦二事不敢後時庶差凜遺戒耳

先五世祖門人陳汝時之子整天啟間通判桂林其郎守

江姓者嘗為浙運判言在浙日一切皆為先人裁奪猶有餘憾陳孝若曾徵先集載此事計江守為運判日先人去浙已五十餘年墨吏猶憾其棘手則立法之精可想我輩至今猶食先人清德之貽敢不勵諸記少時與一欽人同舟述先人治欽遺愛頗詳又言少賈於浙運使廳有長凳二可至廿許人以大鐵鉗釘於柱去地尺許云向時使司有公事商末會議以賓禮列坐凳其位也先人至命懸焉商後遂立語竟今懸如故嘗見之而離司人以告如此按此事吾家不傳彼人則言之歷歷計見語時已四十餘年而彼人見所懸凳時在先人去

應東手錄卷八

一

浙後百年外則視江守所傳更久因附識之

先曾大父雋與先生升先五世祖集云先大父之學以不妄語為入門以知恥為受用以敦倫務本改過力行為實際工夫以誠敬為主腦以求仁為究竟不玩弄光景敢立言正大坦夷沉痛真切無一語不關名教却無一語不關至極無一語粘帶却無一語放鬆無一語粉飾却無一語駁雜務使學者當下領略隨處體認實地尋求又曰有恥之學與繁尤在敗過大父疾惡雖嚴至於自己改過勇更百倍居恒每愛孝見羅及門人取子徒益兩先生書至必寫箴規讀茲集者亦須識得耳接察

明學問根柢確而精粹不惟見先五世祖立言之遠而曾大父繩武之勤亦可想矣惜曾大父古文敎執今所存僅韻語一體猶未能付梓人也

先大父漢水先生樓郭記自敘云白字堅又無常號芝廬漢水復堂遜齋隨時而稱或即以白也呼之童年遶難不樂為舉子業學為詩詩復不工徒懷慨悲歌耳年三十始知讀書而性銳善忘及得程子且靜坐語乃屏棄一切從事於靜而於學竟未有得也素不事生產不妄交遊不苟柔吐剛於臂小推衍諸術數亦稍知之而終不樂為惟杜門兀坐雖隣里有數年不一見者與世相

遺詩集卷八

忘以終其負耳按大父痛曾大母李孺人殉戊子難堅執王偉元之義絕意進取甲寅復遜跡青湖足不履城市所學雖自言得力於靜然非枯槁之靜乃不妄動并不輕動之靜醇儒氣象宛然也試觀當時名輩出處交誼豈讀書之不多故道之不審正於靜之一字未能堅守耳

業儒而不干祿披瀝而不恭禪與田夫野老為伍而不親畚鍤之事宴安固多憂患難循習歌千百世後當盡吾於何等此先大父復堂雜說中語珥生後大父之歿三年讀棟郭記及此數語往往想見先儀

先文父復堂雜說曰先曾王父學問只在日用倫理上致力雖乞兒村婦有一善行皆引為同類我輩後人徒學得些微言與義全於行已無涉真有不若乞兒村婦者矣珥按文父此言開示悚切為後人者當時時儆惕

汝輩欲為科名之學只須讀科名人文字足矣欲為聖賢之學便不必從詞章起見試將學而時習之一句細細體認上自自有進益若僅能高談性命精微較量先儒長短於己身切要處如事親從兄之際雖鳴善利之分全不理會此近日小儒之學我不願聞壬申正月三日書此大父書示先季父杜存翁者也時季父年甫十七

匯陳手說卷八

十一

見呂氏講義而喜之故大父亟以為戒

王文成立言不盡無過而今之巧為詆訕者多誣枉語總是欺人不讀書耳王謂周鍾之學出於陽明此可以欺三尺童子乎珥按先大父論古極有識亦極持平即此亦可賴推

復堂雜說曰先儒為學不徒尚口所說即其所行今人只把四書講得好聽便要令先儒讓席然考其所行究竟總在各利上着脚况乎挾申韓之術以攘敘聖賢之庭專已自肆欺人也吾知其不粹老子自揭名利二字至今沈溺不盡故書以自儆珥按此及上條與壬申正月

所書同意然歸之自傲則愈見大父治心平攝萬功彌
密也至預知不終於舉世羣趨之日而家塾不許寓目
則先見之明雖蘇氏辨奸無以過矣

不校不求何用不戚此婦人勉其夫行役在外之詞大凡
窮達逆旅易生求心求而不得收心固之所以不免於
罪戾予在憂患中受用此語乃知古賢婦實有精細學
問宜夫子舉以美于路也瑪按先大父筆記數種諸經
皆有發明不設高遠而務歸實用此其一也

山中故老多引予為忘年交三十年來無幾晨星共惟新
安王無悶長予六歲尚通音問近乃得見江州毛慎雅

龍泉手製

三

少子二十有二其識論甚偉操修甚嚴吾道不墜其在
斯人歟瑪按此先大父昔者吾友之思亦即既耄猶勤
之驗正不比徒病徐陳應劉之化者

毛先生名陽字慎雅號括囊先嚴言先生父嘗守郡先生
少銳制舉學父戒以當讀儒先解正之書講明義理勿
徒溺章句先生慨然亟取宋儒諸書及諸經朝夕誦索
一旦棄諸生萬意聖賢之學隱居星子南鄉嘗訪先大
父於青湖留連弗忍去請為弟子先大父辭焉及三先
伯父鐵翁自真州歸大父遣師之於匡南先生著述多
發明宋儒之旨見先大父詩經韻說遂著六經古韻以

宮商角徵羽為綱法簡而該瑪乙丑間葉鹿洞去先生
舊隱一舍而近江州匡南諸友猶有知毛道人者其後
人已他徙先生內行純脩故先王父甚敬之而世無知
者及已丑余再遊鹿洞則并毛道人之說亦不傳矣然
惟不知不傳乃所以為先主也歟故因先大父言而附
著之

先大父選古文授家塾曰人文觀以人品為主區人為四
曰覺世曰維世曰籌世曰論世皆自漢以來鉅儒名臣
闡像世教之作非其人非其文則不收蓋即朱子所謂
將以為從容說議開發聰明之助尤不可雜置異端邪

龍泉手製

四

說於其間之意所藏書亦無雜收即制義亦然先伯父
鐵翁訓瑪猶恪守茲義故所授皆有明大家作天崇間
則多所裁別矣或曰獨不聞不以人廢言乎何示天下
以隘也曰不以人廢言為居相用言言耳若文則言以
人重苟非其人言於何有且非法不言正官其始之大
者何隘焉於戲即家訓而推之欺世盜名者其亦可以
廢然返矣

先大父嘗纂春秋內外傳為二傳合略以國為別每國升
以敘行言簡而旨嚴最便家塾桑梓抄傳不少愧未能
刊布也

星子宋未有先生名之盛以崇禎己卯舉於鄉晚應匡山
更名楊管評傳習錄其序略曰夫天則誠而已矣其命
於人則為仁義禮智之性此理粹然生善者也擇此之
謂擇善好此之謂好善樂此之謂樂善聞中庸言明善
矣未聞言明即是善聞孟子言知性矣未聞言知即是
性言明即是善知即是性則文成良知之說也知覺符
心分事而語錄曰心即理也夫心而即理孟子不應曰
理義之悅我心又不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又不應曰
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豈謂心之悅心心根於心以心存
心已乎就子思生子之言辨析最醒最確先生制行甚
高而析理精到出入整菴涇陽二先生間惜先生避地
山寺嘗過緒藏經故錄中評論借禪語及唇姚江者太
猛要其精思博證非後來所及摘錄數條讀者可嘗嚮
知與矣

傳習錄以金鑒聖謂堯舜猶萬鑑文王孔子九子鑑為湯
武王七八千鑑伯夷伊尹四五千鑑才力不同而純乎
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不同而足色則同評
曰孟子述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何以降於堯舜豈好古
敏求却不滿陽明意愚按姚江差等輩聖與孟堅古今
人表同發端子貢等百世之王冠之今人去古已遠既

未親見其行事又未盡讀其遺書鑒堂立說安得不大
而無當陽明升孟子宰我子貢有子所權衡皆不肯信
又何以信後世其不免於摘撫也宜哉

一金之子不庇八口子金之家可澤九族豈曰祖授只一
金絕不許其營殖擴充至百至千而曰舍祖授而外者
皆妄希分兩也將終為妄人已乎此評金足色不在分
兩條也析難明與文成見之亦當順解

評以眼喻性條曰若以眼喻性之善猶眼之明善惡觀看
總是明所變化無非善者昏花暗昧乃為惡證則昏暗
非眼本體性無不善可知今日性無善惡是眼無明暗

可乎就陽明所言引伸極切極透
狂者能見大意而考行不掩則知分優行分略也當疑象
山陽明有智崇而少禮卑未免智見謂智耳今觀先生
自勘竊喜不謬知言但先生作用奇諳則智而涉於詐
矣似不及象山之正大也先生此言甚有味不是深文
巧詆

未有先生與三先伯祖文令先生同譜而先祖隱居同志
也集多可傳之篇其奇主洞先生書曰先生堅卧北山
當事計無復之乃為鹿洞勸駕鳴鹿乎抑亦恭肅也嘗
有巧媒於鑾宴者為人再屬禽鳥不許策絃矣頃聞其

有者癖廼教主者攝亭館其室之南每風月發夕憑高
弄掃清荷嫋嫋微耳傾聽鑾奏聞之校齊神醉失聲數
弄比曉則媒妁歸乞申前請鑾寡欲勿許而業已興
之齊調絲桐矣夫鹿洞亦當事者之所藉為絲桐引也
且座下不入洞則已入洞則院司執經守令捧案上懸
孔像下萃諸衿座下將對以僧服乎儒服乎抑時服乎
以僧服入儒林不韻以儒服入時流不韻以時服更僧
服愈更不韻白虎韻區講學韻事而坐此三不韻之況
厠置其間竊恐昔顏為名教樂地者今翻為微君苦海
矣諒座下旁燭無疆處前不感傷特過倫翳楚仰佐卻
鵬然已逆料時論比於段泄已甚也雪棹暫停輿馳未
已癸巳臘日上此書詞婉而義勁題曰與主洞先生而
不着姓字諱之也考洞志主洞蓋熊約生維典熊初應
蔡中丞招既而以疾辭殆此書果截來轅矣既而中丞
堅延申以巡道郡守遂就名山之席微君苦海未審何
如而先生愛人以德之意則卓然不朽

滙東手談卷八

十七

滙東手談卷九

鄱陽史

理

明儒學案五十八條第六條

吳康齋曰靜坐獨處不難居唐居應天下為難此先生應聘後親切體貼之言人常能如此點勘不獨馳騁之心漸斂才智亦當日有所增

胡敬齋居業錄曰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讀書得之雖多議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說窮理功效極速又曰致知之功有時存養之功不息發明敬實始終意亦精姚江言格致大費苦心視文致此言滙東手談卷九

何如

他亦不是窮理他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已見未嘗求聖賢指意舍已以從之也此文敬現要克己語然將聖賢言語護已見是讀書人大病亦通病欲除此病非實有克己工夫未易驟語否則所窮之理皆浮游不切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為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敬齋先生此言洵處事要法蓋即大學定靜安處之義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此即孔孟取狂狷而惡鄉愿意文敬發明悚

學釋老者多詐敬齋此言刺骨蓋彼多用加一倍法以自

高異一辯析則累幅難盡多詐兩字即蔽陷難窮別名也然好大不經奇詞無已范蔚宗已嘗窺尋及之

康齋學規來學者始見餘則否此規孔孟程朱所未有何其示天下以隘也宜乎取譏一峯東白二先生然二先生固婁一齋之言翻然意識惟善人能受盡言也於此愈見學規之誤

魏莊渠曰思慮萬起萬滅此是本體不純故發用多雜工夫只在主一却於雜思慮中除邪思慮以次除閒思慮

久之本體純然是善便自一念不生生處皆善念矣此滙東手談卷九

存心要言也極近極切不比空談德性

性善情亦善靜時被氣稟夾雜先藏了不善之根故動時

情被物欲汚染不善之萌芽發露莊渠先生此論即吾番先民余詡齋性善之旨然他日持論有與詡齋河漢

者不知是後來所見不同抑此因詡齋之言而別有悟入耶

昔年張秀卿曾有書辯尊兄其言失之僂侗而來書極肆

攻誠似此氣象恐於眼前道理先自蹉過不知所議是個甚的將來大用豈能盡用天下之言莊渠此說酷

中歷代講學家通病其於詡齋先生忠告深情至今如

見

日用間不問有事無事常存此心有個主宰按主宰兩字是莊渠持循根本然未知所謂主宰者何屬得毋如陳水常念中字者乎

余謂齊先生曰程朱教人奉孝以誠敬為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敢者使心地光明篤實和僻說請之意勿留其間不思不至古人矣按此即釋回增美意而發揮警透真有用之言

夏東巖曰管讀與點章只說胸次脫灑是堯舜氣象近講典謨方知兢兢是堯舜氣象以諸磨困夫困夫曰此言

滙東手談

卷九

三

蓋先兄復齋有詩云使如魯點東堯舜怕有餘風入老莊先輩聰明亦嘗看到此按是輩講家多誤會程子語東巖揭出兢業乃見實際此蓋從為國以禮句悟入不難於一本而難於萬殊東巖此語蓋本延平先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之說尤切中白沙門下病痛朱子自言道問學處多者正善承延平之訓耳延平此語羅整菴亦嘗稱之以藥姚江

白沙先生曰送行之文開當一二為之而不以施於當道一則嫌於上交一則恐其難繼先生此書直提分明其實是不欲妄悅人耳凡文人集中少此等篇翰者不獨

其人可觀其文亦必可觀

白沙復張東白書曰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朱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朱易言也愚按兩未易言足令希頤悟者懔然於此知新會之學決非專事逃虛者乃與林攝書則曰自致以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要詞氣間似於朱末交養知行並進意稍欠融會

與賀克恭書曰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與崔攝書曰名節道之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二條皆名言當時時尋繹自不至空談解

滙東手談

卷九

四

悟

為學須躬行躬行須謹隱微小小禮儀尚守不得更說甚躬行顯處尚如此則隱微可知矣愚謂衢路失儀門人小失也賢閭語似傷峻厲然每事能以此意防閑自不至於蹉失則此殆亦瞑眩之藥

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安於臣之貧而臣亦得以自遺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愚按時周先生自遺其貧又能使母安其貧善養之樂可想文亦質雅有味

史桂芳字景實號性堂豫章鄱陽人嘉靖癸丑進士起家

歙縣令徵為南京刑部主事晉郎中出知延平府以憂歸再補汝寧遷兩浙鹽運使以歸先是顏表鄉德昌白沙弟子以其學授傳明應先生諸書鹿洞傳一見奇之手書古格言以勗先生懷然向學之意自此始其後在歙與錢同文為祭又交於近溪天臺諸於學者日力留都六載時談者以解悟相高先生取行其所知而止不輕信也其學以知恥為端以改過遷善為實以親師取友為攸助若夫決隱造微則俟人之自得不數數然也先生在汝寧諸生或謁歸請益即輟業贖對之激發獨吏言辭慷慨迷手令故有貧名聞之流涕郡有孝女先生躬拜其廬民俗為之一變其守延平七日憂歸而盡革從前無名之費若先生者不徒講之口耳矣此傳用焦漪園墓表為多而綜敘有法意密體莊學案諸傳能及此者絕少不知梨洲嚮往獨至故言之親切抑先人當日別有大手論著梨洲取為粉本耶載考傳明應先五世祖集稱高安人號愚齋語錄稱同游則友也非師也歷觀通志及郡邑志瑞州高安有傳明應以嘉靖戊午舉於鄉時年十五則明應之生在甲辰而先五世祖遊鹿洞辛丑壬寅也明應猶未生迨明應鄉薦先五世祖已成進士六年內權刑曹矣則愚齋非瑞州傳明應

甚明意愚齋必粵東三水人姓名偶同或傳聞名誤蓋三水舊號高安與白沙里居甚近淵源固易及而傳文讀表二字直貫授學履歷原自分明嘗欲親往三水訪之而未及乃籍人不知地名之同而妄有附會可歎也預先五世祖學業雖獲愚齋所書主忠信三字之益然宜則有取羅錢諸先生為友桑梓則與胡文敬余詒齋居世皆近而服膺康齋日錄尤篤辦香決不專屬新會培果園先生嘗言學案宜列先五世祖於諸儒所見視梨洲為密始存以俟論世者

崔後渠曰薛敬軒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往豈不愈於抗而得禍歟此後渠責備賢者之意然引者王根而召則朝命也安能於開命之初即知為標意而亟辭乎惟抗而得禍乃所以為敬軒也歟

讀書錄曰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愚按即宋儒三十年學一箇恭而安不成意而更覺切要又曰常沉靜則含蓄義理而應事有力即周子主靜立人極意發揮尤深到合觀之可以知先生用功所在矣

文清嘗言心清則見天理梨洲謂心清即是天理云見則猶二之愚謂以本然言心清固即天理以用力言則必

心清而後天理乃見正切要語非二之也

讀書錄曰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指點性善從來有明切於文清此語者然并可見周子圖說之精讀書錄曰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理也疏解確實於句中而字有無限精神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此語即文清倡強根

本然又須知壞名節之地所在皆是安交特一端耳

呂涇野語錄曰聖人教人每因人變化蓋隨人之資質學

力所到而進之未嘗規規於一方也世儒論人往往不

論其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亦偏乎此為姚

渥東手記

卷九

江痛下鍼砭即為枯宗旨者預防流弊觀答何廷仁云

渾淪之言可以立法不可因人而施其旨甚明梨洲粘

然良知曲加詆諆恐姚江亦當齒冷

才說道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不免自私這元是

自家合做的此語識量高遠標道學為門戶者均主昧

於斯義耳涇野先生有光風霽月景象薛文清後一人

也言明儒者從祀四先生外僅及月川整菴涇陽景逸

而不及先生得非以其平易而忽之耶

王石渠意見論井田之不可行只人懷苟且之心怠於耕

作糞壅二語便已透悉病根官民煩亂又是一端真有

用之文至解中庸謂中為天下處事之大本和為天下

行事之達道則恕非子思本旨

楊軒山漫錄載呂涇野過某府太守侍坐太守子讀書樓

上使人三諭其子先生謂太守曰公之愛子可謂至矣

願推此心以愛百姓可也愚謂對有道而拳拳其子意

尚不在有道何況百姓且善愛子者當擇嚴師益友輔

導之一坐三論特禽犢之愛耳非真能愛子者也先生

因事致親自盡愛人以德之心云爾

學案稱陽明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是為先生彌縫頓悟

之際究之學期於正期於實不係乎變不變也而自此

以後句下寫得宵冥恍惚霧遠不止五里姚江紫諾至

今未已成於門人之肆情者半成於承學之形容過分

者亦半

陽明答羅整菴書曰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

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

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是按以心意知屬物

已覺實解又以正誠致屬物則格字若空且遞而推之

不知可云修其物之負齊治平其物之家國天下否況

既以致良知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為全功而又須正其

物之心誠其物之意則又安在良知一致而事事物物

渥東手記

卷九

八

皆得其理也哉

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文成本意欲將孟子及程子定性書融會為一然理雖相通義各有適必闡入集義及致彼此精精不明及乎龍溪筆發明師旨則聘莊列以談聖賢幾如風雲變幻於立教固已疎矣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若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陽明先生此語既直捷又分明可銘座右

傳習錄謂理無動者也動即為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此論似太快理果不動而動即為欲何以有

滙東手談

卷九

九

已發之和且近莊生無私乃私之旨

傳習錄曰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文成此義甚善指點心字正得孟子四端之旨未幾而有心即理也之云過於直捷便可通得人心一邊去於惻隱四者無實地矣

良知集義皆孟子所獨得而集義於必有事尤相表裏陽明謂只是時時去集義工夫全在必有事上可謂要言

然又謂所謂時時集義者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未見頭腦夫既云集義又何故無頭腦乃待致良知為頭腦耶楊升菴嘗嘆講學者同一觀音而有姑姪之分似正為此等議論發

文成答徐成之書曰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惡在其為空虛者子晦菴之言曰始教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為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為事而又惡在其為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詞陰

滙東手談

卷九

十

符於同之屬亦必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虛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疲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則迷誤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當時晦菴之自為亦豈至是乎僕嘗以為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為學者若有不同而長皆不失為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辨論者獨象山之學則以嘗與晦菴有言而遂落難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笑乃擴放廢斥若砥砭之與

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誦卷析衷聲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識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述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概目以禪學則誠可覓也已愚按此書知朱子未嘗不深推朱子未嘗不力爲象山分析亦平允詞氣視板本塞源和婉多矣惟必謂朱子之說未盡而以玩物支離指論者隱寄警懲則習心夫盡化耳或乃以爲叛朱入禪恐先生所謂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者所有在矣

滙東手談卷九

十一

傳習錄曰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宋末有云在物之理即在心之理明彼識此豈曰外添一分愚按此王學一大關鍵然既要待此心無私欲之蔽方是天理則不得云心即理矣若所云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者却無弊
傳習錄謂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後別立一個心去惡惡謂未見未聞好惡之理原自具足觸於聞見好惡乃形然所見不止好色未必皆好也所聞不止惡臭未必皆

惡也兩如字只形容真切意原不是講究色臭知行畢竟有分

陸靜原記陽明語云心即理也無私心即是當理未當理即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愚謂即是兩字終似未能該括事物一邊蓋天下固有無私心而未能當理者如冉子請粟仲子浮海是也亦有當理而未能無私心者如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是也不如用舊說爲安

薛中離記陽明語曰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重輕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乎才力也愚按此即中庸

滙東手談卷九

十二

知之一成功一之旨然人能到純乎天理正中庸所謂勇也才力尚有過焉者乎試看真金其分兩決不與鉛鐵砂礫同若舍作聖言才力則西銘所斥不才矣又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散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跡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如人有精金不務煅鍊成色而妄希分兩鉛錫銅鐵雜然並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愚謂離却冊子名物思聖人正非懸空可學先生果未嘗從事冊子名物否竊恐舍鑪錘而言

煖鍊彼精金方難於砂礫間煖鍊何所施乎

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惡按文成既云
心即理又云無私即是當理又云善念存時即是天理
若理之靜時無善是理與善為二理猶有未足而待取
善於外以補之矣此殆門人各就所見以為高末必盡
是立言初意也諸陽明書者宜察此

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
却尚未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
一念發動處即便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
的念頭克倒了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按此即
灑東手談卷九

卷九

十三

宋儒省察克治意覺得發動有不善處省察也知也克
倒不善的念頭克治也行也若牽合為一則為善覺友
可以躲閃無實際美觀今人學問只因六字是先生大
聲疾呼蓋亦不得已而然然平易之言循率難免况衆
以所疑而詞旨復不能無類離復曲諒其哀哉

釋氏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
婦累却逃了夫婦吾儒有個父子還他以仁有個君臣
還他以義有個夫婦還他以別姚江此語分別界限割
析情事痛快直捷亦極正當惜首尾牽綴着相不着相
豈儒釋之分僅爭着相不着相已乎

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

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共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
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為同此一氣相通故耳愚
謂物亦有不能養人者藥石亦有有毒者可盡稱同氣
乎如此談良知似僅得漆園道在瓦礫屎溺之緒餘顏
先生又何以不能格庭前竹子也不食馬肝未為不知
味真是格言梨洲又證以人獲大黃以為知親知義不
審知親知義果是淺黃自知否

耳目口鼻無體以萬物之色聲臭味為體心無體以天地
萬物感應之是非為體愚按耳目口鼻為體則體全由
灑東手談卷九

卷九

十四

外樂此時良知從何着落况平日以天理為心之本體
則是固可言體非亦可言體乎此與草木條管錢緒山
所記似別一種解悟於師說又一變矣

孔子遠慮只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即是良知千思萬慮只
是要致良知周公終夜以思只是戒慎恐懼不聞
的工夫愚按良知是孟子獨得牽率遽度似尼山傳受
鄒峰宗旨又不克聖賢立言義各有處矣即以戒懼屬
周公理雖可通然不先疏明問意終欠分曉
纔做得個狂者胸次故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文成自知
甚確宗之者直欲躋諸神聖叢謗宜也彼論者只知先

生自道不惟有功先生亦大有裨學者矣

童子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愚謂童子敬先生長者謂之良知可然便以為格物致知試問童子作揖時果知此恭敬之所以然否恐敬師長之物與知不若是易格且致也文成知行合一之說終似有所未盡其弊總在於良知上添數字遂弄曾孟二家之旨而失之耳

今之論至善者乃索之事物物之中先求其所為定理者以為應事宰物之則是虛靈之內先有乎善也虛靈之內先有乎善是耳目未視聽而先有乎聲色也塞其

灌東手談

卷九

五

聰明之用而窒其虛靈之體非至善之謂矣愚按先有乎善正天命之本然有何窒闔而苦相折難結山此等意理恐并不能服人之口後條謂未發寂然之體未嘗離家國天下之感而別有一物在其中也即家國天下之感之中而未發寂然者在焉耳則透亮平實為姚江門下不可多得之言然未發寂然者在在者何物耶亦足徵先有乎善發難之未諦矣

緒山答羅念菴書曰凡為愚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為聖人說道妙發性真者非聖人之言也又曰聖人立教只揭學問大端使人自證自悟不欲以峻言隱韻

立偏勝之劑以快一時聽聞防其後之足以教人也力為承學開導即是力為師門挽回姚江之門善學如先生者不易多遜未可以稍異師說疑之

灌東手談

卷九

六

滙東手談卷十

鄧陽史 珥著

明儒學案六十四條

龍溪謂信得良知過時獨往獨來如珠之走盤不待拘管而自不過其則篤信謹守一切矜名飭行之事皆是犯手做作愚謂珠走盤不過則者盤則即拘管也要非到從心不踰境地未許輕談若凡學者皆不假工夫安知珠不亂走逆出盤外乎子思於發而皆中下着節字最精密今惟以信得過自居不待管束為高宜荆川謂以不為形跡之防無淨穢之擇也

滙東手談卷十

若能於日用貨色上料理時時以天則應之超脫淨盡乃見定力此即宋儒於日用上便下工夫之意然龍溪牽入貨色則并孟子本旨失之善子鄧頤泉答劉元卿多從卓吾之問曰人心誰不欲為聖賢碩無余聖賢碍手耳渠謂酒色財氣一切不礙菩提有此便宜事誰不從之跡是以觀卓吾雖與龍溪齟齬而本領實不外龍溪心本至善動於意始有不善龍溪此語與所謂至善無惡者心之體也有善有惡者心之用也皆剖析分明不知何故又說無善無惡

斗山會語曰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掩其體也良知原是

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此龍溪因人謂良知無現成由修證始全之說而發愚謂良知固現成然欲全其良知所該者廣全字正疏通文成致字意龍溪似未盡言者本旨

休寧會語曰某資雖警敏世情機心不肯放舍使不聞學倘有敗露改悔之時若又使之有聞見解愈多藏覆愈密為惡不可復悛矣機心之害乃爾即孟子所謂自暴也弟聞學原欲放以悔悟若以不聞學幸其敗露則又何以講學為哉至於藏覆趨避學問人往往有此可無

陽諸

滙東手談卷十

龍溪宛陵會語曰後之儒者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脩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跡執之以為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旋之義是疑耳目不能辨五色五聲而先塗之以丹雘眡之以宮羽豈惟失視聽之用而且汨其聰明之體此即緒山論至善之旨謂良知脩萬物可矣至於耳目雖能別色聲然同一色聲其中參差出入之變不一豈是一入目耳便算明聰必也規矩倫明乃不貳呂律全聰乃不忒豈有反汨明聰之理并五常百行孝弟愛敬概以塗眡例之不知舍是數者復有何明聰乎所謂明聰又安用乎

學愈真切則人愈見其有過龍溪稱文成自言者如此然
必先於人已間共信得確實所學果真切乃可稍未真
切則人言不足恤變文矣

答林退齋曰自信而是斷然必行雖遇世不見是而無悶
自信而非斷然必不行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
下必不為如此方是母自欺方謂之王道愚謂必行必
不為是何等本領非此本領而取必自信是率天下於
不學而執已自用也

東遊會語曰說個仁字沿習既久一時未易覺悟說個良
知當下便有歸着愚謂沿習久者便不以為教是經書

龍溪手談 卷十

三

亦有陳腐時矣教者先自厭常喜新無怪乎不轉瞬而
良知復為酸餽也

留都會記曰壁之種樹只善養其根枝葉自然暢茂種種
培壅灌溉條枝剔葉刪去繁冗皆只是養根之法若既
養其根又從枝葉養將來便是二本支離之學愚謂果
只須養根則培壅灌溉足矣何故又條枝剔葉刪去繁
冗蓋條剔刪去正本末交養之法否則蠹蝕斬伐枝葉
瘁而根本亦瘁觀孟子言山水奉拳斤斧牛羊而不專
恃夜氣者可見本條又謂舍存心更有致知之功皆伊
川之說誤之然龍溪嘗言學者須識得真種子方不枉

費工夫夫既有真種子又須識得乃抱安可謂舍存心
更無致知之功乎

問何修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
矣近溪斯言甚善龍溪斥以世儒常談竊思講學正用
奇論不得且近溪說本中庸又何可視為世儒常談乎
雲門問答曰善觀人者不在事功名義格套上惟於心術
微處密窺而得之愚按除去事功又除去名義不知何
者是心術微處所謂廣廷九德者從何着落所謂名義
者又何事耶

龍溪跋圖書曰視而思明聽而思聰天則森然是之謂理
龍溪手談 卷十

四

此龍溪陰為性惡指點又曰吾儒之學與俗學雜學只
在過與不及之間此似子莫之執中試今禪俗兩家各
裁其過勉其不及果遂為醇儒否

迹有可疑畢竟其心尚有不能盡信處斯言沉痛龍溪妙
在用以自詔若論人則又當略跡原心

諸公未須高論且須希士今以市井之心妄意希天何異
凡夫自稱國王幾於無恥矣此龍溪格言可發深省
楚論立言亦須一一從圓明竅中流出蓋天蓋地是大
丈夫所為此龍溪自道也夫立言必求蓋天蓋地心中
已先著一翳障諒為不朽之業第從根本培養蓋天蓋

地聽其自致可耳先五世祖懷堂先生嘗曰語不驚人死不休為人者也殆為龍溪發歟

吾人一生學問只在改過須常立於無過之地不覺有過方是改過真工夫愚按學問只在改過此龍溪實際語然竊欲更一字曰常覺有過方是改過真工夫先生以為何如

雙江子曰良知之教本於孟子孟子言孩提之童不學不慮知愛知敬蓋言其中有物以主之愛敬則主之所發也今不從事於所主以充滿乎本體之量而欲坐享其不學不慮之成難矣此真善發明師說蓋文成謂良知

龍溪手談

卷十

五

是未發之中又謂是天理有物主之者此也龍溪苦相折難從是強辯求勝

禮即天理之節文之所從出也愚謂禮天理也即節文所從出矣節文下着所從出三字似權又在天理前彭山此義未安

說理會編曰於過處觀之可以知仁仁欲人察識過是仁流而不中節者也此說於知仁意合矣然何以處不仁之過

黃久菴疏言昔議大禮臣與萼合臣遂直友以忠君今萼毀臣師臣不改阿友以背師明史謂其傾狡無足道故

季彭山傳桂萼入相道弋陽先生言文成之功遂衰奪辭則文襄固嘗調護文成矣遂致二字益深幸之久菴此疏殆以學不師古言不稱師之議太猛故耶然爾時辭說文成者不少文襄所讓功過並見未嘗不公而確世徒見文襄兄弟與文成論學不同因疑乘此擠之明史亦不直文襄此舉惡之當察者

董石甫曰省錄曰從先師往天柱峯一家樓閣高明花竹清麗先生悅之往日曾以其地求售悔不成約既而憫然曰我愛則彼亦愛之有貪心而無怨心矣再四自克行過未華嶺四五里始得淨盡先生言去欲之難如此

龍溪手談

卷十

六

愚謂彼即不變而猶戀戀於不成約之後則不在無怨心而先在有貪心規程子求大木後入林便生計較之心者又別於此見東坡一聞老姬哭報運務不取值竟卒徙居者正非易事然陽明能自覺能克去亦見力量求心錄謂千病萬病後妄想生者正此意也

陸靜原以議禮不合罷歸後悔前議之非復上疏徐學謨以為逢時希用黃梨洲謂世儒以天下為重而不返其本心之所安愚竊謂當時主繼嗣者固孝宗厚澤在人見其之嗣心益有不能安臣愛君與子愛父其理正同主繼統者則因理所可通按上所甚欲較量情事主繼

嗣者逆以難而其心光明主繼統者順以易而隱微終有信不遇處即如靜原既開定論於師自悔足矣且所謂定論又已有言之行之者何必多此一踐卒取遠謫史氏譏以最陋宜哉

程松溪先生曰君子之於憂患不問其致之而惟問其處

之此故得中庸素位意怨尤之累自然銷除

徐魯源友聲編曰學者不消說性體如是只當說治性之

功如何如禹治水何嘗講水清水濁水寒水溫只是道

之入海耳若但說水如何縱辨淄澠畢竟於治水之事

分毫無涉此為空談本體者下針傷爽可味

滙東手談

卷十

七

後世言學者實則不至而急於立說則固有窺之未精而

見之未定者固已述為人所傳雖或旋覺其未安或自

悔於晚年而其書已行不可改雖其本意尚有未慊而

泥槩之聖人之道乎此朱子說也而敬所引之不獨立

言者當知讀古人書者尤當知

王敬所序朱子私鈔曰世之獵取糟粕記誦成文文之以

為博也則藉口於朱子而虛誣高視空瞻無據執之以

為固也則藉口於象山是以二氏之爭比及數世而於

身心了無交涉蓋不考其實得既無以窺見先賢所造

之底裏而緣習於先入又有以漫失在己本心之真知

而泥根有染而不能淨見有偏而不能圓是以雖其人

講家傳而卒無得於真似是非之際一唱百和羣衆衆

咻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此論可醒爭朱陸異同者之瞶

瞶而於講學著書諸人流弊亦無所不徹

張陽和答呂心吾書曰孔孟之學但曰正心曰存心正

則理無不正心存則理無不存惡按書中述心吾之問

曰無私不足以盡相之道必加意於知人又曰自古才

相智相往往徇私而敗故無私而後能知人又曰心不

足以盡天下之理必存心以察天下之理而後可以入

聖兩先生所問所答理明識遠是講學中絕大文字

滙東手談

卷十

本

有壁立萬仞之節概乃可以語光風霽月之襟懷此張陽

和志學錄中語足令鄉愿輩無處着脚

東廓語錄曰盈天地皆形色也就其不可睹聞起於聲臭

處指為道就其可睹聞體物不遺處指為器非有二也

今人却以無形為道有形為器便是裂了宗旨惡謂既

有可睹聞不可睹聞則以有形無形分道器亦無不可

蓋道本無跡象即器而存既未可劈分為二亦何容強

合為一必欲回護宗旨似儒先說理皆須預為講學家

宗旨地矣

郝穎泉曰格致之功乃曾子發明一貫之傳先生此言融

會師說而不肯先儒又有發明真善學者

顧泉曰今世所謂明心者不過悟其影響解其字義耳愚

按解字義三字當是痛箴宗旨不是配詆訓詁

鄭聚所謂今人要效忠臣的只倚着在忠上使不中了為

此驚世駭俗之事使不庸了愚按以忠為倚着為驚世

駭俗不中不庸無怪人心風俗日趨媮薄而亂臣賊子

斗出文章學問之士也講學至此亦可慨已

歐陽南野答少湖云良知不睹不聞莫見莫顯愚按以中

庸牽合孟子反使良知本意不明蓋說不睹不聞莫見顯

便引納戒懼入良知反無以見其良知矣答胡仰齋云致

知云者去其私意之雜使念念皆真誠惻怛而無虧欠

耳夫真誠惻怛固是良知然以為致知則大學誠正

之功為贅設即文成歸重良知之旨似亦未能吻合

性無體以知為體知無實事物乃其實地愚謂南野既以

知為體知又何以無實無實則不可云體矣且實地復

在事物不知所謂物者程朱之物耶文成之物耶覺於

以知為體之義先自不能分曉至其意理之近生之謂

性姑別論

南野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蓋即喜怒哀樂之發而

指其有未發者看未發精透不止發明師說并可見先

儒欲人看未發前氣象者非涉空虛朱子與張欽夫書

謂渾然全體應物不窮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

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則未嘗不寂然蓋

即此意然朱子猶自注曰非是

南野答鄭元健曰凡兩念相牽即是自欺根本此先生喫

緊為人故說得直捷親切

晉雙江答許玉林曰聖人過多賢人過少愚人無過蓋過

必學而後見也不學者冥行妄作以為常不復知過此

言極有味

雙江答元子益曰知者心之體虛靈不昧即明德也致者

惟原手談

充滿其虛靈之本也愚按以知為體義近渺茫先生擊

出明德較有著落然方言發而中節惟養之豫者能之

又以隨事精察為陷於卜度之私則所發料任其出入

恐終無中節時矣况懲窒之力既不可用則養之豫者

又安能措手此與後欲舍念慮事為之者而充其虛靈

本體之量者均覺文具難施

答錢緒山曰誠意重注其八門下手全在實用其力而禁

止其自欺十字夫使好好色惡惡臭亦須實用其力而

有欺之可禁則為不誠世固有見好好色而不好好之不

真者乎有聞惡臭而不惡惡之不真者乎絕無一毫人

力動以天也按此說本傳習錄然好色惡臭只借以明好惡真切處非言色臭兩如字甚明註中十字正恐好惡不如二端之真切而欲其如耳如雙江言則兩如字為衍之有句誠其兩字亦贅設矣

因辨錄曰今世之學其上焉者則有三障一曰道理障一曰格式障一曰知識障雖有三然道理格式又俱從知識入此外又有氣節文章二魔愚謂一部學案中人物能脫然雙江此評外者十無四五然既曰可以維持世教可以勵世磨鈍則先生所深病者古文時文二魔也

滙東手談 卷十

上

羅文恭傳稱先生於龍溪諸子曾講近城市營官府則痛切相規謂借閒來之說以責後車傳食之報為賄賂公行廉恥道喪者助之瀾也愚按此文恭實實透過義利關頭乃能如此明目張膽以行忠告傳又言先生靜坐之外經年出遊求師問友一節之長必虛心咨請士大夫體貌規格點染殆盡獨往獨來累飢寒經跋涉重湖驚濤之險逆旅詬誶之加漠然無所芥蒂形容先生人品氣象使人神往

答戚南系曰來諭辭受取于雖聞行檢看來亦小此言最害事辭受取于元闕心術本無大小以此當天來大事

看即堯舜事業亦是浮雲過目若率吾真心而行即一介不取于亦是大道非小事業而大一介也此心無物可尚故也切已之言當與龍溪者日加三復

念菴答龍溪曰夫工夫與至極處未可並論何也操舍存亡夫子固已言之非吾輩頃刻嘗試遂可自謂已得也又云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總括工夫便指為外道恐陽明先生復生亦當攔局也與謝維世云操豈可已乎愈操愈熟斷不成便放開手千古來有開手聖人觀此三條則先生所得可知頃刻嘗試四字尤痛切

念菴戊申夏遊記云凡致知者亦必即其所來而益充

滙東手談 卷十

十二

其所未至然後可以為誠意固未嘗以一端之善為聖人之極則也今日若信得過時意即是良知之流行見即是良知之照察夫利欲之盤踞遏之猶恐弗止而欲從其知之所發以為心體血氣之浮揚散之猶恐弗定而欲任其意之所行為工夫畏難苟安者取便於易從見小欲速者堅主於自信夫注意反觀孰非少覺因言發處理亦昭然不息之真既未盡亡先入之言又有可據日滋日甚日移日遠將毋有以存心為拘迫以改過為粘綴以取善為比擬以盡倫為矯飾者乎而其滅裂恣肆者又從而誹張翼鼓之使天下之人遂至於蕩

然而無歸則其陷溺之淺深吾不知其於俗學何如也
扶藹病癘全為致壞文成之學者苦心匡救不是冷眼
揶揄甲寅夏遊記說到非先生負諸人乃是公等負先
生則言彌切心彌惻乎

金菴答何善山曰吾輩一個性命千瘡百孔醫治不暇何
有許多工夫為人說長道短耶即尼山夫我不服責深
切有味

劉兩峯曰先師謂學者看致字大較故多不得力愚謂看
致字輕正是畏致字難陽明歸重致字蓋為宗旨彌縫
兩峯曰遷善改過之功無時可已若謂吾性一見病症自

遷東平談

卷十

十三

去此則玩光景逐影響欲速助長之為害也先生此言
確當

劉三五曰中知之不倚於規闕者也敬知之無怠者也誠
知之無妄者也靜知之無欲者也寂知之無思為者也
仁知之生生與物同體者也各指所之而皆指天知之
良也致知焉盡美此只時文家長題拈一字作線之法
然曲通彼我使承學有所依據如此談良知即未必果
合宋儒亦庶不至抵牾

何善山語錄曰本根是個好名之人則雖孝親敬長自痛
還是欺心此言足令人毛髮俱悚又曰使其本領已失

而操履無過雖賢如諸葛韓范明道尚惜其不著不察
而有未聞道之歎愚按此與醒矜氣節為事功者有為
之言也然語氣過於抑揚反使人避實事而走空談安
在其為本領乎

魏學湖先生曰理無定在心之所安即是理孝無定法親
之所安即是孝愚按心所安即理較心即理也為當然
須精察果是道心乃可若親安是孝即至孝安親意從
對面看更親切

王塘南答賀知任曰真有志者但自覺此中勞擾不得不
靜坐以體察之便須靜坐或自覺人倫事物上欠實修

遷東平談

卷十

十四

不得不於動中着力便須事上練習愚按先生之教微
覺跡象未融然實是有用之言蓋非刻刻省察自覺正
不易也

塘南答錢啟新曰所論欲根盤結理原於性是有根者也
欲生於染是無根者也惟理有根故雖戕賊之久而竟
不可泯惟欲無根故雖習染之深而究不能滅性也愚
謂錢先生慮到欲根盤結正是用力時語盤結即根也
告以去欲之方乃為正對第就根字分別似於問意稍
隔然知其無根則克治必愈力析理固不嫌於審耳
凡可睹聞者皆習氣也愚謂可睹聞中原有善端在塘南

此語有病

塘南答曾得卿曰何思何慮言思慮一出於正所謂心之官則思思睿而作聖非妄想雜念之思慮也豈可以不操胃認為何思何慮乎此先生力挽時弊之言則切勿味

塘南語錄曰陽明以意之所在為物此義最精蓋一念未萌則萬境俱寂念之所涉境則隨生愚按以意所在為物則物統指私意方可用陽明之說然與誠字不屬而格致二義俱無歸宿矣

學者以用情為率性以媚世為與物同體以破戒為不好

滙東手談

卷十

名以不事檢束為孔顏樂地以虛見為超悟以無所用恥為不動心以放其心而不知求為未嘗致纖毫之力者多矣觀塘南此言則當時學者流蕩甚矣先生大聲疾呼洵堪鍼膏肓而起廢疾

潛思劉記曰未發之性以為有乎則非色相以為無乎則非頑空不墮有無二邊故直名之曰中按塘南此說只有不偏不倚却少無過不及一半然專指未發固尚無過不及之可言耳

劉記曰性之用為神神密審常生謂之意意者一也以其靈謂之識以其動謂之念意識念各三而實一總謂之

誠也按同一意耳前有神當下有識有念分析愈多理愈晦不知神識念三者果大學滿義否且既合神於聖不可知病筆又謂神動而不知返於是有惡則於所云性之用為神者亦不相入

塘南仰慈膚見曰聖學主於求仁而仁體最難識若未能識仁只從孝弟實事上懇惻以盡其分當其真切於弟時此心油然而湧然不能自己則仁體即此可默會矣此即孟子仁之實事親是也意而開示明切不比空談一體

塘南言文章勲業名譽皆必朽精氣體魄靈識亦必朽然

滙東手談

卷十

則不朽者何事惟深於道者知之愚謂文章勲業名譽即穆叔所稱三不朽也從古聖賢官不外數端若舍是

外氏矣

以言不朽則改體用為二不朽者又將焉託勢且歸於邵文潔語錄曰顏子居陋巷豈止藏他一介將平生所學盡是藏了故到今人只知他是個聖即求他言語文字之粗了不可得愚按顏子無文字或蚤卒未及論者或偶跌不存若以此為藏則夫子語言文字多矣將不得為藏乎似小看藏字且顏子語言見論語者不一謂無文字可謂無語言不可

文潔語錄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凡舉動言語進退不妨慢些此即宋儒那一事不自忙中錯來之意

文潔謂心之本體在順其初者也初者萬慮俱忘之時也突然感之卒然應之則純乎天者也愚按發明心體只是看得孟子乍見孺子一乍字透於良知之旨遂覺水乳交融

陳蒙山論一貫謂月夜兩人分路行一人南月隨而南一人北月隨而北謂月不隨人去來衆人疑之謂月隨人去來智者笑之然則月未嘗隨人去來斷可知矣愚謂月雖自運然東升而西降則同一隨人畢竟有去來之

滙東手談

卷十

十七

分故同一生死亦必有順寧不順寧之別若謂漫無去來則修身立命之學贅矣蒙山又言天地萬物由性命而生猶人子由父母而生不得不謂之一體也惟一體故稱一貫愚按父子一體固是理一然父只盡父道不能給之子子亦自有子道不待分於父所謂分殊也安得云唯一貫遂無去來乎舍分殊以言一貫終似未盡蒙山曰釋氏之言與吾儒相近者間一借證以相發明使人易曉亦自無妨愚謂借證始末儒畢竟是記錄之過或陽儒陰墨者妄有擴易試觀漢前許多經子何嘗借彼一語何嘗難曉孟子以誦築之言為築今使學者盡

言堯言尚恐未必是堯况遽以築言乎此等處正須嚴為之防非先王法言不道方是立言準則

滙東手談

卷十

十八

滙東手談卷十一

鄧陽史 珥著

明儒學案六十九條

劉蘧瀟曰去欲特學中一事譬如人君純六官治四海孰非其事而專以捕盜為役一追胥之能耳愚謂不專捕盜固欲先立大者然舉世無盜正非易事蓋人身原有所不可捕之盜原予所不行類予之諸事皆捕也征誅且不服可遽談恭已乎

胡廬山困學記曰甲辰會試下第歸途與同侶者撓亂既歸雖復見先生然屢與屢仆愚觀先生以歐陽文朝怒滙東手談卷十一

恩而從師以同侶撓亂而廢學可感且撓亂得於下第歸途益知進取妨學乃有識戒心語非止科第奪志也

困學記曰克己復禮章即博文約禮之實從事於視聽言動即博文也勿非禮視聽言動即約禮也視聽言動不在禮外勿非禮不在視聽言動之後是可見先儒言內外先後者固非而近儒涉於重內輕外者亦未盡愚按融會二章解詰明確不比他家支絀然亦本之朱手

廬山與唐仁卿書言陽明征宸濠日坐中堂開門延士友講學有言伍公焚積小却暫如側席遣牌取伍首座中

端端而先生略不見顏色按捷音疏稱臣急令斬取先却者頭伍文定立於銳砲之間火燎其積不敢退最可信違碑取首成何情理支綴講學疑極開眼亦只睹點分量何必增飾此決非廬山語

郭南舉曰五倫是真性命詞氣是真涵養家庭是真政事父母就是天地寢室就是明堂平旦可見唐虞村市可觀三代先生此言警切而平實與西銘隱相發明然必將文接赤子愚民貧窮疲癯四海魚鳥要荒盡情牽率便不免闖入他家

善處身者必善處世不善處世賊身者也善處世者必嚴滙東手談卷十一

修身不嚴修身婚世者也 而靡要語
學者好說嚴毅方正予思與造物者遊春風習習猶恐物之與我拂也此而舉自矯所偏耳若學者自立決當從好說嚴毅方正始

而舉會語曰子別無得力處但覺本分二字親切本分外不得加減毫末愚按本分二字直到踐形方是盡頭素位居易則本分事業也毫本不加減正非容喙諸先生更一思之

羅匡湖曰劈空從性命上求求竟是性之學起手從身心上操存終是身之學愚按性之是何等境地豈後

學所得假借教以勞空恭承恐是誤認人皆可以為堯舜耳

宋望之謂宋儒言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知如此則禮樂名物古今事變與此心義理為兩物矣此陽明先生所以力為辨之愚謂固非兩物然終不容混而為一請問禮樂名物古今事變果可不學而知否

從祀議曰一日事變萬狀今人從二十後能取科第入仕途便要接應上下躬理民社一日之間豈暇去格物窮理方纔加誠正一段工夫又豈是二十年以前便將理

滙東手談

卷一

五

窮得盡物格得到便能做好官幹好事一如此想便覺有未通處按望之大旨只是說大學本體工夫一齊說盡失則俱失得則俱得而於程子猛發難端似全未審經文必先而后字矣夫今人學問之淺正為二十後不能如古人加功耳今不答急科第走仕途而反以捷得中時流所喜而導以所便於文成本旨已戾何況宋儒諸議充厲奮發而析理終覺未粹

望之謂晦翁晚年定論亦悔其向來所著亦有未到且深以誤已誤人為罪其答門人諸書可考也愚按朱子之悔正見虛公無我且書中所指特字句小疵非格致大

端也若朱子果誤則陽明能自信訂朱子之誤而無誤乎望之又能力陽明信乎

問知曰先自知問仁曰先自愛問勇曰先自強此郭潛谷王穉川行狀中語也可謂要言不煩

章斗津論學書曰象山所謂聖無不同者不徒曰心而曰理指盡心之聖人而言也今吾未識真心何敢遽同於往聖又曰近之論心學者如之何競指眾人見在之心即與聖人同也此言最分曉吾輩服膺古人當先尋立言之意苟徒拾牙後末有不自誤誤人者觀先生所發明足令虛憊自斂

滙東手談

卷一

四

斗津稱陽明言氣質猶器也性猶水也有得一缸者有得一桶一甕者局於器也水不因器之拘而變其潤下之性人性豈因氣質之拘而變其本然之善哉發明性善甚透然缸桶甕有大小所盛有多少此則人物分途處缸桶甕復有淨穢盛諸穢器則潤之性失而下之性亦安能無夫觀漏水陳宿則時刻不驗可見也蓋性雖非不善而氣質之拘亦足以失其本然不可不知

存心為為學之要知恥為入道之機此周靜菴論學語指點親切先五世祖惺堂先生之學以知恥為首務彼此非必相師而固闢與同契

靜菴曰正學不明已久不須枉費心力為朱陸爭是非若其人果能立志決意要如此學已自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辯彼自能覺得先生此義甚好未嘗學問遽隱以門戶之見是當時大病若學果有得不獨未陸氣象可以推尋即從古聖哲亦隱隱可會譬觀古聖畫像不同者肥瘠點眉間耳道貌雍容則一也終不至詭陽虎為孔子又何患認孔子為陽虎哉

朱近齋語錄曰無萬象則無天地無吾心則無萬象故萬象者吾心之所為也天地者萬象之所為也天地萬象吾心之精粕也心失其正則吾亦萬象而已此欲發明

雁東手談

卷二

五

孟子物交物先立大者意而語涉愴悅遂未免大而夸糟粕句則直根老氏之芻狗

近齋引陽明三教同異之說曰就如此廳事元是鏡成一間其後子孫便有中有旁又傳漸設藩籬再又漸相較相爭甚而相敵其初只是一家去其藩籬仍舊是一家此說興快然當察所以設藩籬之故柳下盜跖一家也不同在聖與盜不係藩籬即令去藩籬矣惠能容跖跖能不暴惠乎即不暴惠而共一廳事一邊三公不易一邊日殺不辜成何庭戶蓋藩籬原以衛正禦凶倘可合為一不名盜跖矣近齋意在同塵要失春秋書齊豹之

言

近齋語錄曰事物有大小應之不能無取舍此正是功利之心千駒萬鍾之取與一念也東人在事上見故有小大聖人却只在發念處見故不論事物之大小一念不去即不忍為此典羅念菴答戚南中語相似均大論也於此知一介不取與弗視弗顧與行不義殺不辜得天下不為只是一理

近齋言人無善可為只示不可為惡有心為善善亦惡也惡按有心為善亦惡則有心為惡亦善乎此莊生無私乃私餘論蓋矯內交要譽之枉而過直肯有舉此問先五

雁東手談

卷上

六

世祖者先五世祖斥以感世云

无西川紀聞云近齋侍陽明一友言無余人欲問新天理陽明曰如汝言工夫儘好了我只怕是天理間斷人欲耳其友茫然愚謂此不過機鋒語其實果有天理間斷人欲亦是日月至消息此處更須內省

記聞曰東廓講學京師一士謂之曰今之講學者皆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桀之行者也東廓曰如子所言固亦有之然未聞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而行堯之行者也如欲得行堯之行者須於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者求之且不服堯之服誦堯之言又惡在其行堯之行也士人愧

服愚按此東廓先生干城名教語勿徒以快辯解顧無

看

薛方山曰改過則善矣甘貧則足用矣二語近而有味
唐荆川與張士宜書曰天理愈見則愈覺其精微之難致
人欲愈克則愈覺其極根之甚深易之者皆未嘗窮其
手用力與用力未嘗懇切者也又曰近來學者以玄妙
之語文夾帶之心惟然然無語生斷言說意見終頭使
學者有窮而反本處無幾挽歸真實力行一路與蔡子
木曰兄以為灑脫與小心相妨耶惟小心而後能洞見
天理流行之實惟洞見天理流行之實而後能灑脫非
灑脫乎談

卷十一

北

二錢也愚按先生以文章智略著而論學真切乃爾此
固由天分之優亦緣世運方隆學道之盛所在蔚然故
不必專門名家而皆心有所得信言佳昔高山仰之已
磨凝菴桃溪劉記曰人物之性有一毫不盡天地之化育
有一毫參贊不來即是吾性之纖毫欠闕矣此說於西
銘之旨極融洽却妙在只發明宋儒本意更覺親切有
味

桃溪劉記曰晦菴先生謂以悟為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
所無有不知其用字不同耳伊尹之先覺後覺覺即悟
也聖門之生知學知知即悟也即後儒所謂察識亦悟

也豈可以用之不同而論其有無哉愚按此即谷平與
甘泉論定與惺惺字之意然朱子惡釋氏以為則耳非
惡悟字也試使伊尹舍道義聖門舍達道空言知覺可
乎先生嘗躬訪先五世祖於古田山廬其學固非漫然
者而此說則不能無弊

徐存齋論學語曰凡為善畏人非笑而止者只是為善之
心未誠若誠自止不得且如世間貪財好色之徒不獨
不畏非笑甚且冒刑辟而為之此其故何哉只為於貪
財好色上誠耳為善須有此等心乃能日進也按此即
如好好色賢賢易色意而指點為善有味

灌夏手談

卷十二

八

楊幼股西堂日記曰三代而上體統正議論明不惟君子
有可用雖小人亦有可用此論正大然謂李林甫心力
機巧能使祿山懾服假使得用其才亦足制范陽之命
則似為仙吏傳及林甫外傳所愚夫養成祿山之亂者
林甫也當時非無可用之才何愛於一林甫況林甫難
用更甚於祿山使果有能用林甫者則范陽之命又何
待林甫制哉

蔣道林桃岡日錄謂空處都是氣充塞在無絲毫空缺這
個便是天記余六七歲時伯父鐵翁見語曰人在氣中
即是在天中自地以上皆天也人在氣中而不覺氣猶

魚在水中而不覺水也蓋即桃肉之肯然終日在天中行止列子已言之矣

孟我疆傳謂必克己而後言仁則宣父何不以克伐仁原憲耶愚按原子實用克己工夫而未能無勉強故不許其仁然未嘗不以為難今尚未望見難處遽欲超原子而上之適見其妄矣且克己為仁本夫子告顏子者非始末儒一意翻去不惟膽大實亦心粗

我疆論學語曰自聖學不傳而性善之旨日晦人是其見雖盡力洗滌渣滓尚在以故終身盤桓只在改過間就其所造僅小儒而止皆由克去人欲復還天理之說誤

滙東手談

卷十一

九

之也愚按終身改過正入聖階梯聖人且兢兢學易可詆改過為小儒乎以改過為嫌而希遠獲此學之所以愈講愈晦歟

楊晉菴論性臆言曰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揉不得不得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此氣即所以為理也蓋太極本體立二五根宗雖雜揉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吾根自存此人性所以無不善也愚按此說與吾

番先民余詡齋性書相表裏
晉菴遺史王池書曰近乃會得無善無惡之說蓋指心體而言非謂性中一無所有也故其原文曰無善無惡者

心之體非言性之體也愚謂此仍心即理也意欲文成謂心之本體即天理天既是天理惡難說無善必如錢緒山有善無惡之云乃於師說無悖薛中離嘗言善惡之召從理而立既已有理惡得言無善無惡乎天泉證道之言未必出自陽明也最有見

薛中離曰五三之世執中建極教簡而學專故人君子愚按簡專兩字極精後世講授紛紛而道愈遠正為繁且難耳

中離語錄曰容有問知識不足故其心未明者先生曰去其知識則明矣愚按文成此言直捷然只說得物蔽尚

滙東手談

卷十一

十

閑氣拘一半又曰見道如見天或隔一紗或隔一紙或隔一壁或隔一垣明暗不同其蔽一也欲見須是闕開垣壁徹了紗紙便自見何須博求博求正為未闕未徹耳即去其知識意第博求何由知所蔽之為垣壁為紗紙况蔽有厚薄則闕徹有難易豈可概說博求為記說而非聖賢之學乎

周謙齋曰要識得靜中心體只是個澄然無事炯然不昧而已原無物可看若謂靜中養出端倪則靜中又添出一端倪矣先生說靜中心體的當然白沙所謂端倪正指澄然炯然者耳

李見羅答董蓉山曰良知之名雖起自孟子而指點良知之親切者亦莫過於孟子世之學者漫曰良知良知曾不思知之所以良者自何而良所以不良者自何而不良知之所以良者自於不慮則學之在我者亦當返之於不慮而後可以致知之必良乃直於知上立家是欲以求不慮之名而先求以有慮之實也愚按先生謹守程朱於致良知之學微變然正為傳姚江而失初旨者故正所云大學特揭修身不復及心意知其中有千聖不傳之秘者亦確第平日於止修兩字辭稍費耳至攻以知為體之說而引吾有知乎哉我無是也則似知字

滙東手談

卷十一

十二

為尼山大禁是并不察知之所以良而孔孟立言本意胥失矣

見羅答廖養滄曰陽明先生謂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儘力推向裏邊其實良知畢竟是用愚謂從不慮而知知字看分明是用然良處是天然何嘗非本體正須善會見羅知本義曰身外無有家國天下修身外無有格致誠正均平齊治但一事而不本諸身者即是五霸功利之學格致誠正但一念而不本諸身者即是佛老虛無之學此發明大學特揭修身之旨極透極確延後又謂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點提撕則又以強經旨

以從宗旨矣

見羅格致義曰格致無傳者一部之全書即所以傳格致也此從傳知之至不及格物悟來未子補傳格致不分正此意

擴充之說原從性根上擴充此陳致和崇聞錄語也極確當即如孟子欲齊宣推恩亦是欲王默求其不忍者而推之非欲王穆愛牛者以愛百姓也

崇聞錄載陽明見山中老叟自云微言忠信行為敬工夫三十九年愚謂此叟必隱士之粹者猛為文成進藏文成反少其未知默識一步則自視太高而未悟叟微旨

滙東手談

卷十一

十二

耳使叟未知默識則將與心齋山農輩爭馳騁聲利之場肯以山中叟老哉

王心齋曰謂至善為心之本體卻與明德無別恐非本旨

愚謂至善何以須與明德有別未免無事生事

不知安身便去幹天下國家事是為失本就此失脚將烹身割股餓死結縵且執以為是矣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愚謂如心齋言則龍比其非俊物矣其明哲保身論專言報施相尋似只耽於當時言路之禍於明哲本領毫無所見宜梨洲議以開臨難苟免之隙也後來顏山畏何心隱輩卒以心齋之學危其身豈

患生所忽抑亦言輕氣節有以致之歟

徐波石語錄曰間以堯舜事業為一點浮雲只是所性不存之意曰浮雲言適然也做到時雍風動聖人皆順應而我無與按此解程子浮雲意甚醒豁然以解飯疏章浮雲則窒矣

王一卷曰竊疑念既動矣誠之奚及愚按傳明云好惡安得云念未動戒欺求慊正在動時安得云誠之奚及總由以意為寂然不動故自致齟齬

自責自修學之至要今人詳於責人只為見其有不是處苟徒見其不是則自治已疎幾何不同歸於不是一卷

灌東手談卷二

十三

此語警切

一卷曰煩惱前頭失處尚在毀譽上支持未復本體喜樂現在覺處則所過者化而真體已呈露矣愚謂有真愧悔乃有直遷改自怨自艾太甲克終之本也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伯玉寡過之功也奈何以煩惱前頭為支持毀譽而以覺處之喜為所過者化乎

孔門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藝者纔七十二其餘則皆無知鄙夫耳漢代經師更相授受獨為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與人人共明共成之學遂泯滅而不傳愚按一蒼論漢儒似矣若七十子外皆鄙夫亦何以見共明共

成乎竊意三千人只不盡通六藝耳倘長獨行必尚多有豈皆鄙夫唐宋來草茅潛德不少而謂心齋悟超孔孟孔孟果可悟超否請一菴思之

同野李氏樞曰格致之後有善而無惡若惡念已發而後着力則恐有不及者矣愚謂格致後固宜無惡然傳中看小人一段正為包藏深隱惟意為甚故盡情抉發使人知做否則安知不以揜著之意為無惡之意則所發有二端正傳者本肯同野直以用力於已發為襲取之小人見君子而厭然之類恐未安

趙大洲答人曰足不出於百里目不接一勝友抱兔園寒

灌東手談卷二

十四

陋十教冊故書操舉子活套疊疊不休之管以雄長於目不識丁腹無一點墨汁之輩之中儼然自大曰吾以斯文自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識在側奚啻笑河伯之汨於秋水先生大聲疾呼語似過猛然以斯文自任者正須借以自考

羅近溪曰枝葉與根本豈是兩段觀之草木微頭微尾原是一氣貫通若頭尾分斷則便是死的雖云根本據作何用先生此語蓋專箴空談性命而諱言事物者推車者未聞以崎嶇而迴轍行舟者未聞以灘瀾而停棹而學聖賢者則車未嘗推而預愁崎嶇之阻舟未嘗察

而先悲灘潮之橫此豈路之扼人哉近溪先生之學得諸顏山叢然論說不為奇詭指點又復親切時謂其舌勝筆則親炙更可知矣

此書原叫做中庸只平平常常解釋便是妥帖且更明快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處而不覺工夫却到極聖神處也愚風懷此見而每憾講家太深太奇近溪先生真先得我心

問大人不夫赤子之心羅子曰孟子子非是稱大人之能乃是贊歎人性之善也一語破的先生真觸處名通

他何嘗見得錢是可愛的但遇朋友親戚所識窮乏隨手

滙東手談卷十一

十五

便散去此寧國書老述近溪為守時事也錢隨手散固愈於封殖自私然只是豪俠作用於守郡之道終未盡伊尹一介不取與方盡自愛愛人之理方足任夫下之重

隣媼以夫在獄求解於先生先生自嫌數干有司令在坐孝廉解之酬以十金媼以醫珥為質既出獄媼來哀告夫咎其行賄言罵不已先生即取質還之自貸十金償孝廉愚謂此等事總以不與聞為是近溪誠哀隣之無辜予以金而使自求人居間可也否則為鄉鄰而閉戶亦可也

楊復所論恕謂吾人須反身省察若果有善便須根究此

善從何而有莫是得之聖賢之書父兄之教師友之夾持風俗之漸染如此看來我何嘗有善既未嘗有善我

何敢求諸人那百姓家如何怪得他無善如果無惡亦根究我此惡從何而無凡屬己者有善務須看到無無惡務須看到有凡屬人者無善務須到有有惡務須看到無細細考證於開悟始學甚佳宜各書一通置坐隅

歎天臺與胡廬山書曰兄之文似輪却陽明一着陽明執筆時却是不曾要好兄尚有要好心在也遷史之文亦是無意要好班固便要好浸淫至於六朝只是要好拉

滙東手談卷十一

十六

耳恭簡精於論文然須知遷史既無意要好而文之好固如彼殆必有其本矣

天臺論學語曰廿年前曾解盡心章云學者須從心體盡頭處了徹使知性之真體原是無思無為便知上天之載原是無聲無臭渾然一貫矣近來自省於人倫日用多少不盡分處乃語學者云吾人能於子臣弟友不輕放過務實盡其心者是其性真之不容自己也性真之不容自己原是天命之於穆不已知佳知天一齊了徹矣愚按前解從源頭上用功後解從日用上用功理本一貫而後解實從修身二字體貼更覺精融

天臺蘭舟雜述曰問三自反之學臨境實難曰但看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教語是何等志願所以肯自反今人身子原是鄉人所以要與鄉人相校愚按提出舜便使人客氣銷沮提出原是鄉人益自容無地何服更與人較短長恭爾此等開示真足沁心次肯

潘松雪蘭然堂日錄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記云學然後知困今人尚未知困在愚謂眼前語耳拈出便觸發深至

方本菴桐川語錄曰凡言良者重於善非重於不慮不學即慮知學能而善亦謂之良可也歸重良字說理精透

卷十一

祝子小言曰人必身與心相得而後身與世亦相得此延

之先生善於談道也較身在心中語更見實際

作用人與會須觀其所主所主在道義即踴躍策士之機

權亦為妙用所主在權利即依心聖人之名教亦祇為

借資矣延之先生非尚機權者此似有為之言所謂踴

躍豈指陽明論宸濠華亭去分宜之類歟

周海門證學錄曰善可無心惡必有心有無心之善決無

有無心之惡體認當自知之愚謂此切已語也於性善

之旨更暢

證學錄曰聖人多方誨迪使反其性之初而已祛蔽為明

歸根為止心無邪為正意無偽為誠知不迷為致物不障為格何等明白簡易今日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是無善無惡之意知是無善無惡之物是無善無惡之物則格致誠正工夫俱無可下手處矣豈大學之教專為中人以下設而近世學者皆上智之資不待學而能者歟先生又折龍溪顏子明道所不敢言之說曰信斯言也文成發孔子之所未發而龍溪子在顏子明道之上矣非以尊文成實以病文成二條皆王門弊言

與入露聲色即聲色矣聲色可以化導人乎臨事動意氣即意氣矣意氣可處分天下事乎此劉冲倩證記語

卷十一

率人當以為韋而佩之

滙東手談卷十一終

滙東子談卷十二

鄱陽史

項

明儒學案六十七條

湛甘泉心性圖說曰心也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實貫

夫天地萬物之中者也二語已盡全旨圖固可不作矣

戊子歲除飲於新泉飲畢言曰諸君知忠信為聖道之至

乎學者徒大言誇人而無實得無忠信故也故主忠信

忠信所以進德直上達天德以造至誠之道忠信之外

無餘事矣此甘泉先生親切指點也先五世祖惺堂先

生習業鹿洞時同游有傅愚齋手書主忠信三字相勉

其私淑甘泉歟抑愚齋所師鄒先生德昌嘗師白沙愚

齋特舉所聞於鄒者以告歟

呂巾石答葉德和曰種種計較利害得失之私都向氣質

上生德性用事百般病痛都消愚謂計較之私固是氣

拘亦由物蔽先生於物蔽處皆歸罪氣拘放於理氣合

一之旨往往未融

巾石答祝介卿曰一旦軀殼既散積陰不化之氣不可反

升於天依草附木為鬼為崇頓令此身飄流散落弗獲

歸根復命與草木同腐而已矣即子產獲死為鬼意而

措語未瑩試觀凡不為鬼崇者果皆及升於天否豈不

察屈之不可復伸伸亦不資於屈之理便墮外氏輪迴

霧中又引太僕隸舍鬼投石告以積陰鬱而不散以聲

音散之此却有理蓋周禮方相氏及故日伐鼓皆扶陽

抑陰也

何吉陽龍岡稿稿序云陽明之學將以探言行所本闢夫

滯見聞而習度數者之非面究其知出於自然亦以信

其所不息而擴其所必燭彼舍言行而別求一心與夫

外功力而任本體皆非其旨也此將致良知之說一一

歸諸實地真姚江功臣

洪覺山理學聞言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心一也在居

處為恭在執事為敬在與人為忠日用即此三者中間

更無空間間斷便得仁體流通愚按三句連看指出仁

體流通面而圓徹

舍生取義以生與義並論是不得已喚醒常人語若在賢

者則真是生順死安論義理不論生死覺山此義醒快

大事小視之則可以見大變事常視之則可以處變愚按

此覺山加一倍法為好張皇者進規耳若論正理大小

常變皆赴以無敢慢之心乃可

有私者必用智理學聞言

覺山東鄒東鄒曰戒懼事跡之功易而戒懼念慮之功難

戒懼念慮之功易而戒懼本體之功難此論深微時流粗疏之失

唐一菴景行館論曰春秋是非之書不是賞罰之書此先生具眼處如此看春秋皆却多少穿鑿室闈

一菴語錄曰欲聞過亦難言子路喜聞過先爲於爲學故

心虛理明賢入心通若劈頭聞來也是無用此言警惕

可聚昏惰而使之起

人生作事匪須從造化算來今日種種設計都是無頭句

當倭變初起原固國家德脉不貫通迄今出戰亦須潔

淨打盡心地一片不忍生民之意以爲取勝根本纔不

雁東手談卷十三

破綻若惟以殺爲事乃是倚靠宇宙間戾氣縱一時得

勝亦非仁義之師況不可必乎石一菴倭患議是大識

見大經綸不止主文讀諫

一菴太極枝詞曰氣只有一氣陽氣是也陽見爲陰故陰

者陽之所不足也女者男之所不足也惡者善之所不

足也愚按氣就陰陽米分時言則可云一所謂太極也

既分則有陽必有陰陽德陰刑陽善陰惡蓋漢宋諸儒

就否泰二卦推得如此其實諸卦總此陰陽君子小人

在得位不得位分別必謂陰皆不善則卦第應有乾而

坤可發況天地無陰亦不能生物則陰亦何嘗不善以

陰爲陽之不足既難信以女爲男之不足尤未安東若所云使其皆足則天但有春夏無秋冬時但有晝無夜人但有男無女兩儀之名亦不可立何以處一陰一陽之謂道乎

象山先生每令學者戒勝心驚湖之辨不知不覺又發見

出來後來每歎驚湖之失因思天下學者種種病痛各

各有明只從知見得及工夫未懸到處罅縫中不知不

覺而發平居既自知發後又能悔何故正當其時忽然

發露若用功懸到雖來渾化念頭動處自如紅爐點雪

象山勝心之戒及發而復悔學者俱宜細看庶有得力

雁東手談卷十二

工夫此蔡白石先生端居齋言也極有味

許敬菴曰性之理無窮故學之道無盡學而不厭孔子之

所以爲孔子也然而三代以上道明而學醇三代以下

道喪而學雜高之淪於空虛卑之局於數教浸淫於聲

利靡盬於詞章嗚呼學其所學而非孔子之所謂學也

愚按先生以克復爲宗旨原學三章禮用不偏確實處

不減薛文清胡文敬所以爲當時學者之宗少墟出於

其門步趨不夫甘泉一派度越諸家矣

馮少墟辨學錄曰問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原着不得善字

曰天就是命之以善何煩着孟子道性善正指天命之

初言耳愚按從來言性善者無此明提

辨學錄曰觀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四句曰無曰非何等明白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我固有之也曰皆有曰固有又何等明白而曰本體無善無惡異端無心之說專指本體而言誤矣愚按有無聚訟愈辯愈不明引經以斷斯為能折其衷

少墟疑思錄曰論語一書論工夫不論本體論見在不論源頭蓋欲學者由工夫以悟本體由見在以覓源頭耳中庸則直指本體源頭以泄孔子之秘先生此條發明論語中庸大旨不涉影響不滯跡象使人心志開明嘉

惠來學不小

五

疑思錄曰

不操便是舍不舍便是操豈有不操不舍之理此便是要舍的說話勿忘勿助都是在操守上說有事是操處勿忘勿助是操之妙處愚按便是要舍直挾隱微以勿忘勿助為操亦精當不易

少墟語錄曰孟子以氣質中之義理衡人性之皆善而告子以氣質中之氣質衡人性之有不善是告子徒知氣質之性而不知義理之性也此說發明宋儒緒言極透亮

少墟語錄曰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見孺子而惻隱此良知

也率性也饑知食渴知飲若曰亦良知也率性也便說不得矣一邊屬理一邊屬欲兩項膠黏合說則君子以循理為率性小人亦以縱欲為率性耳愚按知飲知食中亦未嘗不有理可循能循理則良矣若合理縱欲即墮生之謂性塗徑此項知勘謂性不謂性之旨

唐瞻臺答李見羅書曰就中破的者無如布衣然不免為心學所陷觀其以心齊自號自命又烏在其以修身為本也按先生惡言心學遂并惡布衣之號倘號身齊將並引為同志乎情之難平也如此然嚴見羅設科大廣

威自反自修之實尚寡立人達人之意過多則

真愛人以德者又與雜卿書中曰為國者必以禮學道

六

者必愛人未有不愛人而能化人者未有不以禮而能愛人者亦是格言先生嘗宰吾郡萬年周旋先五世祖講席其學固有自矣

楊止菴孔子廟碑曰我國家宗師孔子顯行其道於今自耆舊宿儒至佔畢小子皆議取法而排斥二氏即未可謂人人有知而由其教法皆能端存主謹操履重博雅達於居處應酬謨為經濟動中規矩世道人心為美愚按人心風俗之美固由美好不泯亦太祖表章迥出虞唐先生說得瞭郁有味

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

方正學說

方正學以利祿務名訓詁文詞為四靈謂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愚按訓詁文詞非為利也即為名也仍只二靈耳聖學一而靈不一亡也宜哉

為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為本以尊祖睦族為先以勉學修身為教以樹藝畜牧為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可以寡過矣

侯城華錄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

進更三點

卷二

七

庶矣乎同上

趙考古造化經綸圖言勇則曰是善必為知過必改言明則曰不讀非僻之書不為非禮之視言聽則曰不受浸潤之諧樂聞謹直之言皆實切日用圖中格言甚多解大紳稱以力學主敬厥有微哉

曹月川晚喪事用浮圖者曰一鄉溺於流俗是不讀書的人子讀儒書明儒禮不以違禮為非而以違俗為非仍然是不讀書人也開示深切尤妙在為守正者劃清界限

月川語錄曰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

不妄動方是靜愚按如此看靜字乃得周子立人極之義又曰人能恭敬則心便開明亦是此旨察虛齋謂靜之一字更須於動中驗之動而不失其靜乃為得力似即本之先生

黃南山海涵萬象錄謂吏胥貪黷欲以大比中式之士分三等上為藩臬閫司之吏中為各郡吏下為州縣吏三年考滿送禮部會試亦依上法取送在京衙門歷役三年都試出身愚按即兩漢辟掾屬及宋人欲以士為吏之意然既中式則士矣可以吏役乎且明習吏職豈旦夕間事強士為之將復有讀書不讀律之譏非惟不足

灑東平議

卷十二

八

去貪黷及似資貪黷者以聲勢矣先生嘗言明理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則可謂要言不煩

正要鬼神司屋漏何須茶壺衙門庭筆楓山先生桃符句也人品氣象即是可想

太宰唐漁石出入徒步人以為言漁石曰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自後朴巷杜竹湖希兩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楓山遺事所載如此不難於楓山而難於遞相遵守鄉士大夫肯謙約慕善風俗安得不厚

梨洲莊定山傳曰即如出處一節案已二十年不出乃為受臺所休不能自逸其志先生殊不喜孤掌難擊之人

自處於寬厚遲鈍不知此處却用得孤峯峭壁着也白沙云定山事可怪恐是久病昏了出處平生大分預令兒女輩得專制其可否耶愚按定山以眼闊舊臣逢聖明之代未嘗不可出特以避跡既久責之如此其條況地位品望下此者乎觀白沙兒女專制語則先至之出可想出處所關甚大易所以貞介石也

定山語要曰科舉之學其害甚於楊墨佛老庸駢比對照紛紛華其題立某新說某題立某程文皮膚口耳婚合有司五經四書擇題而出變風變雅學詩者不知喪邦哭祭學禮者不知崩薨葬卒學春秋者不知嗚呼此何

滙東手談

卷十二

學也富貴而已利達而已覲覲剽竊而已愚按婚合時好藉秦之揣摩已啟其端然剽竊則秦所未有口託聖賢而學慙說士正緣真有志聖賢者少耳伯果志聖賢決不至僅以剽竊為覲覲之資矣

張東白語要曰此道自程朱後所寄不過語言文字循習既久只形諸文字而言語殊不之及纔能執筆即於性命之真帝王之略極力描寫不以為異若言語間有及之聽者雖面相隆重退即笑之號曰道學又或公然排擠之曰此偽學士風一至於此然實由言語者所誤非所見所見非所履故也愚按舉世不察之端經先生指

出便可曉歎寔之性命帝王雖強言而未嘗盡解即文字已與程朱隔越何問語言

羅一峯語要曰伯恭居喪校徒子靜極以為非今日使子靜在恐亦不敢以為非也又曰居喪須遵嫌不可自信而已古人之受汚者多以此人或以是汚之亦無路分說也此先生愛奪情者深痛之言後人正須猛省

陳賡夫先生論學諸書內外款微使人確有可循其以義利分別道學俗學又分別朝廷設學與君子自學皆實有所見傳稱先生獨得於遺經之中不誣也其考德等第曰性行端潔居家孝弟肅潔禮遵見善必行閑避必

滙東手談

卷十二

改為中上此與兩漢舉格相似亦與趙汝古造化圖相似通明學業晚達治道為中能習經書為下上亦平易可行至考文下等則曰考德名在上之上文雖下必取如此則程正叔不報罷矣愚按伊川之文恐未可謂之下意雖美而立說未盡

蔡虛齋語要曰每讀書時輒有欲取而用之之心則亦何必多為也然既有是心則又自不容不多矣先生似自道所得然取用須先辨別倘剽竊支綴舍本徇末則玩物喪志矣先生以訓詁名家延論學詳密而溫潤省身諸條尤切要所執與白沙殊而極推之殆亦藉以補所

不足歟其記蜀阜存稿論象山極精審彼以異端醜詆者固不足言而欲躋諸朱子上以直接孔孟亦未免虛憍恃氣曷細玩先生是篇

潘南村素言曰好閑過不若好改過又曰學然後能知過學之爲然後能改過二條相足爲義有用之言

羅東川潛心語錄曰欲看動時無差須在靜時無欠義旨與月川虛齋言動靜者相發

羅整菴因知記曰象山以英邁絕人之姿遠高明正直之友使能虛心易氣含短取長以求歸於至當即其所至何可當也愚按太息象山實是惋惜陽明此蓋專爲姚

江餘

十一

困知記曰所謂理一者須就分殊上見得來方是真切愚按學問差失總由分殊上工夫未深耳蓋理一可以空談分殊難於體究談理一者神妙而無方析分殊者繁賾而難通先生特爲揭出真朱子後暗室一炬矣

困知記曰彼見南方以見聞知覺爲性便對其人捏出一般說話務要高他一着使之莫測愚謂老氏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已是高一着濫觴道爲揭破足盡彼教伎倆亦盡彼教心術彼所以能誑人者在此所以自欺而究歸和說者亦在此昔人徒斥以淺陋似見表而未

見裏惟先生實以無辭讓之心又謂認知覺爲性於花竹上便通不去及此數語足使物爲遁情

整菴與陽明書曰有如川上之歎鳶魚之飛躍若之何正其不正以歸於正耶此即知覺爲性於花竹上通不去之意文成格致之訓所以終不融洽當時辨難多未

有痛快如此語者

莊後渠士翼曰朱子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竊所未詳蓋造化之原理常聚而氣亦聚人物之生氣若聚而理亦散氣既散矣理安所附是故天地寒暑也人物生歿也暑來禾生寒來禾死盡矣明年又蕃其鮮者愚按以氣

灌東手錄卷三

十三

之全言本無聚散以氣之分言乃有聚必有散散亦理也至於禾死又蕃則散中有聚又不可以散言矣朱子言其分處先生言其全處故有不同然必兼二說而義乃備

士翼曰氣也惟其爲理斯謂之性猶夫純潔而溫者不謂之石而謂之王也愚謂玉與石二物也朱足以喻理氣蓋一玉也而必謂之純潔溫則玉非即性而純潔溫乃性耳

常人無中小人無靜此後渠就理欲不並行處開示若論木原則休惕不受聲曉即中夜氣之存即靜也

士翼曰不言常而言變異端皆然申韓之法皆防人之數
疑人之叛此真明眼之言可以涉世可以著書

何栢齋語錄曰有問一貫約禮之說者曰儒者未得游夏

之十一而議論即過顏曾以聖賢心法為打學口耳此

道聽塗說之最可惡者先生斯言酷中空談者深痛

栢齋陰陽管見曰天陽氣也動而不息其行至健日月五

星皆運於天者也天行有常故日月五星萬古不替其

有盈縮則以象有大小天運之有難易也譬之浮物於

水小者順流而去大者愈遲勢則然也此即西歷曆且

之說然星凡數等金木最大火次之土水為小何以僅

滙東手談卷十二

金水附日餘或遲至十餘年始周天日體與五星大小

懸絕何以周天反同金水西人則以遠近為說終未免

引天從算述是以求則以大小分遲速雖得且亦有所

未盡先生又何以明之

王浚川雜述曰嬰兒在胞中能飲食出胞時便能視聽

此天性之知自餘因習因悟因過因疑而知皆人造之

知也父母兄弟之親亦稍習稔熟使然耳使孩提而乞

諸他人養之長惟知所養為親耳塗而遇父母常人馬

耳此可謂天性之知乎浚川大旨專為分別先天其實

知所養之為親即德性之知使然一概歸諸習悟則通

子所云良知者不可信幾類曾孟德誣孔北海寄塵之

說不止外義而已

轉述曰人之生本於父母精血之養與天地之氣又隔一

層世儒謂人本天氣故有善而無惡近於不知本愚謂

善乃天地生物之本所謂乾元也人生於父母亦得此

而復生耳精血之養乃粗跡故同一清血有生有不生

非氣有存與絕乎性善之義即此可悟浚川又謂天地

未生只有元氣而以老莊斥宋儒天地之先只有此理

之言大未生之前從何證驗不如濬園存而不論者為

切實且元氣之名始漢人含理何以為元氣至其論湯

武周公及孺子入井只發明得藏穀凶羊一案梨洲謂

其病在理字不分明諒哉

造化之神氣大故所能為者亦大人物之神氣小故所能

為者亦小此何栢齋說而浚川非之愚謂以神氣大小

分所為大小極於裁成輔相之理可思然不當以之論

師巫浚川分別天人得絕地天通大旨要於天人相與

微妙處稍欠理會益感應之機正而順則為君相之實

理邪而逆則為師巫之妖妄彼呼風喚雨乃所謂乖氣

致異固不足深辨也

張淨菴與聶雙江書曰所謂物格者只就義理交接念慮

滙東手談

卷十二

滙東手談

卷十二

十四

發動處便從辨別公私義利使纖惡曲折昭析明白足以自信不疑然後意可得而誠心可得而正又曰一部大學皆是欲人克己私以求復乎心之體也但必先辨乎公私之所在然後有以克而復之先生力主宋儒主敬之旨教人實從語言動作上用功皆明坦可循此書發明格致亦透切其論文曰場屋去取學者趨向繫焉新學小生心目趨薄一旦驟見此等議論必以為京師所尚皆如此其弊將至說經叛聖大為心術之害愚按此深慮也司衡者不可不知明末制義流弊先生固見之蚤矣

滙東手談 卷十二

十五

中守義理自不至於妄言人有喜怒意向則其言易乘之而出故制情乃所以謹言也此徐養齋讀書劄記語極可味

李谷平日錄曰儒者之學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常人皆可能也視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聖人不能也此將延平之言倒轉似左袒姚江然延平意主析理谷平意主存心義固各有屬耳

錄
惡念易去妄念難去人心無一念之妄純乎道矣 谷平日

日錄曰四端在人本無增添孟子所謂擴充只是無間斷耳惡謂固無增添然擴充政如自嬰孩以致強壯官骸猶是却已數倍開拓無間斷三字只說得不踐跡一種人

谷平朱學問答曰學必論大頭腦處如明德此大學大頭腦也朱子以虛靈釋明德不可易也明之功則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工夫至簡至易何疑之有愚按論大頭腦最是可以論學可以論人紛紛集矢程朱者正坐未思此義耳

滙東手談 卷十二

十六

谷平谷陽甘泉曰佛氏曰定明道亦曰定佛氏曰惺惺上蔡亦曰惺惺設以佛所言規規然避之是反涉於計較偏倚之私而累其廣大光明之量愚謂先生意好然語未暢蓋字雖公共語意則有是非邪正之不同的藉口借彼明此安知不字此而義彼泥經書字句何限奚患此之不能明而待借彼哉此處正要計較朱子啟麻衣易謂此書所謂落處活法心地等語皆出近年且復不成文理屏斥甚力若字面則不必避亦不能避蓋字經釋老用者多矣設彼盡用儒書之字儒者遂不著述乎惟嚴辨字義之有是與正而無非與邪而已否則攻擊者固匠人之誤國孔子即解說者亦真以蒙俱之面為

陽貨之脫矣

靈淵犀粹言曰須知窮理即所以養心又曰公議所在繫

國家元氣繫天下治亂合二條以觀不愧粹言之目

舒紫溪太極釋義曰木仁也仁者不自私已故能殺身以

成天下之事愚按先生學於五行而未盡夫子有字之

意有蓋對無字言一時有之而不必皆然也又謂孔子

以木為近仁必示以好仁不好學其藝也愚則似好學

專為苟免地更未瑩

來瞿塘心學晦明解曰天忌尤物聖人之經傳不使人見

其全縱醫家之靈方一術之奇救藏之秘府者亦不肯

滙東手談

卷十二

廿九

久留於人間夫書與天地本無忌礙且有與有廢死於

生人乎觀天不以全書與人則知天不以聰明予人矣

此瞿塘為外氏缺陷世界作證耳天果忌書乎不以聰

明予人乎書與聰明果尤物而取忌於天乎以私意窺

測上帝決非儒者識解

凡處不要緊之人與不要緊之事不可狎侮忍暑通要謹

慎細密就是聖人不泄邇工夫吉山悔吝都就此面上

生此瞿塘最粹之言語錄中不可多得

虛冠嚴獻子講存曰學未知孰善孰惡必不能為善而去

惡如陽明所云是先為善去惡而後求知善惡大學當

以誠正居先而格物在致知之後矣就經文次序上辨
證直捷而明豁

滙東手談

卷十二

廿九

滙東手談卷十三

鄒陽史珥著

明儒學案六十七條附一條

呂心吾呻吟語曰道無津涯非聖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時勢非聖人之制所能盡愚謂此論世特識然細考千古以來事變日新究不能出聖言聖制之外則以道傳於聖人道大而聖人與之俱大也

呻吟語曰以粗疎心看古人親切之語以煩躁心看古人靜深之語以浮泛心看古人平細之語以淺狹心看古人博洽之語字意未解句讀未真便加評議真孟浪人

滙東手談卷十三

也愚謂真自知粗疏煩躁並細看古人親切靜深之言真自知浮泛淺狹並細看古人平細博洽之言亦可因痛得藥然吾輩之孟浪固已久矣

呻吟語曰人各有抵死不能變之偏質憤發不自由之熱病總來不如沉潛涵養然涵養中須防一件久久收斂衰歇之意多發強之意少現天下無一可為之事無一可惡之惡德量日以寬洪志節日以摧折沒有這個便是聖賢涵養着了這個便是釋道涵養先生此語力為晚節鞭挾掃清伯始中庸從來言涵養者所未及真是干城名教

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此呻吟語修身法也近而可循却望而難即

千紛百擾中此心不能千撓百逆中此氣不動此之謂至靜心吾說靜心極透惟如此前所云般般足樣樣有者乃非空語

清議酷於律令清議之人酷於治獄之吏律令所究賴清議以明之清議所寬萬古無錮辜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寬之也故此事得罪於天甚重愚謂讓人而寬則不可云清矣然愚以寬人而得罪於天立言者則宜常思心吾此語

滙東手談卷十三

二

吾輩讀有字的書却要識沒字的理鹿乾岳論學語講學不為世俗非笑是為鄉愿講學不列非笑者終心服是為鄉人講學必立崖岸欲自真於世俗是為隱怪講學不大昌明其道於天下後世以承先啟後以為法可傳自勵是為半塗之廢此呂豫石先生答弟語警切可佩

郝楚望曰世儒於為臣報云不有其身處困報云不有其命但求塞責不煩委託舉天下國家之重祇以供吾身之一擲經術不明身世兩誤可不慎歟愚按但求塞責固不是然臣心事誠肯以一死塞責尚異乎改頭換面

者政須細辨

聖人於道但教人行不急責人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使民由之而已知則存乎賢者樂不能由亦有所範圍而不及於亂楚望此論實幾透聖人立教心事與諸惡其民者迥別

黃石齋榕壇問業曰問如異文之蒙難孔頴之阮躬似皆理不勝數某云吉山生大業陰陽奇偏窮達壽夭總是德業必經之路如此聖賢都要富貴壽考則文象無陰著矣無奇也虞齊顏冉龍比由憲八人生死天下奇窮然無此八人者盜跖彭錢比屋而是也惡夜此先生至

滙東手談

卷三

三

論不獨理明數亦明矣德業必經之路一語尤粹

石齋曰萬物生有數餘時個個有議度數制德行意思雖虎兇龍蛇蠱蟲鬼域於君子性上有何隔礙只自家性地看不明由耳愚謂虎兇八者自應有辨聖人好善惡惡正是因物付物此有知明處當工夫所以謂之育謂之和若但欲例規則性但有惻隱無是非天命本然恐不如是

金伯玉曰境遇艱苦時事物勞攘時正宜提出主宰今本體不為他物所勝此處工夫較平常百倍矣不然平常工夫亦未到安貼處實檢點此先生致命遂志根本

處處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方是主一工夫伯玉先生語錄

金正希詮心曰惟無心而後可以為萬物立心惟無心而後可以見萬物之心二語殊精然上句無字若作有似更無滲漏

我欲築室深山視花木開謝為春秋不問甲子或曰每年一本歷書何嘗據汝此朱震青先生度中偶語也深婉有味

徐鍾元歲寒集曰學者不能有統宗會元大識見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着眼理會如滙東手談

滙東手談

卷三

四

庚尹惠不同微箕比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藉有此異以證其同此先生大識見大議論

歲寒集曰或曰士不可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并不宜讓古人子謂士不宜自恃不惟宜讓古人并宜讓今人無一人不在其上則無一人不出其下矣無一人不在其下則無一人不出其上矣愚按或所云希聖之心先生所云謙受之方當善用之然無一人不在其上之心若只為無一人不出其下則近老氏之欲俞故張更宜辨

歲寒集曰人生在世連日擾攘淫無自得尋其根源除惡

天尤人別無甚事又曰骨肉之間多一分澤學便多得一分天性是非正不必太明皆格言皆痛語宜肌臆銘之

小心齋劄記曰何心隱筆所以能鼓動人者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欺司農家僅四人每人授二百金令生殖一人從心隱問計曰一分買一分賣請益曰頂買零賣其入用之起家至數萬兩言至平易至巧妙以此處天下事可迎刃而解假令其心術正固是有用才也愚按心隱約管商於十字王介甫枉費心力矣涇陽記此非夸心隱之才正惜其心術不正

滙東手談

卷十三

五

管東溟曰凡說之不正而久流於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君子之大道者也竊謂無善無惡四字當之何者見以為心之本體原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空見以為無善無惡只是心之不着於有也究竟且混空則無復呈礙高明者入而悅之混則無復揀擇圓融者使而趨之由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之說何惡非善是故欲乾而誥之則彼所占之地步甚高上可以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問則彼所握之機緘甚活下可以投小人之私心即孔孟復作亦奈之何哉涇陽此條直挾王門隱微然從來講學家多犯此病中庸所以歸本

開然也

涇陽商語曰丁長孺曰聖賢無討便宜的學問學者就跳不出安然兩字猶妄意揶揄道中此討便宜的學問也愚按不討便宜即聖人先難意却說得悚峭使人忘心忽振

陽明嘗曰心即理也某何敢非之然而言何容易孔子七十從心不踰矩始可以言心即理七十以前尚不知如何也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始可以言心即理三月以後尚不知如何也若漫曰心即理也此乃無心之拜無寸之尺其於輕重長短幾何不顛倒失措哉此涇陽與

滙東手談

卷十三

六

李見羅書也剖析精當又與李孟白曰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以所欣而復困以所厭界以所樂而復撓以所苦必不行矣亦極中王門之病先生以風節著而講學務實指歸即披挾姚江詞氣和平俱是愛人以德延醜詆陽明者動引先生為端恐并失先生初意

高景逸言靜坐說後曰心中無事之謂一著意則非一也不著意而謂之一者但從衣冠瞻視間整齊肅肅則心自一漸久漸熟平常共故主一之學成始成終者也又與吳子微書曰靜中不可空持硬守必須涵泳聖賢之

言使義理津津悅心方得天機流也二條皆實從閱歷中來故明切可循無一字影響

景逸答葉臺山曰今日之學寧守先儒之說拘拘為尋行數墨而不敢談乎說妙自陷於不知之妄作寧稟前哲之矩矱而為鄉黨自好而不放談圓說通自陷於無忌憚之中庸惡按先生一意尊聞行知獨者門牆實聖門干櫓為學必先有此主宰乃不挂奪此非異儒人事乃有氣骨人事也復錢漸卷云不忌本體不明只患工夫不密不忠理一處不合惟患分殊處有差與吳子微云接教言連日精神不快此不可放過凡天理自然通暢

雁東手談

卷十三

七

和樂不通暢處皆私欲也當時刻與醒皆極有體會之言

景逸與劉金臺書曰都下近傳姑蘇詞林作六君子忠文想如文教正實其說矣此何異公于無忌約賓客入秦軍乎杜門謝客正是此時道理彼欲殺時宜杜門所能逃然即此是盡道而死非嚴牆而死也大抵現前道理極平常不可著一分怕死意思以害世故不可著一分不怕死意思以害世事想文於極痛憤時未之思也此書析理極精於氣節上更進一層即斯可徵先生處死之概

景逸序崇文會語曰姚江之弊掃聞見以明心耳寔且任心而廢學於是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蕪以空念耳寔且任空而廢行於是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指陳精切有熱血有苦衷與專攻擊以爭講席者美利公私迴別

景逸會語曰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無甚透悟語後人或淺視之豈知其大正在此他自幼未嘗一毫有染平平常常只腳踏實地做去微始微終無有差錯既不迷何必言悟所謂悟者乃為迷者而言也縱規言悟者薛呂二先生真知己也

雁東手談

卷十三

八

會語曰問康齋與白沙透悟就飽曰不如白沙透徹胡致齋何如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陽明白沙學問如何曰不同陽明象山是孟子一派陽明才大於象山象山心粗於孟子自古聖賢成就俱有一個血脉絡濂溪明道與顏子一脉陽明象山與孟子一脉橫渠伊川朱子與曾子一脉白沙康節與曾點一脉敬齋康齋與尹和靖子夏一脉又問子貢何如曰陽明稍相似愚按才丈二語發人未發其推陽明亦至矣

會語曰問整菴陽明俱是儒者何議論相反曰學問俱有一個血脉宋之朱陸亦然陸子之學直捷從本心入未

此道理有疏畧處朱子却確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
信為教使人以漸而入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陸子陸
子粗便包不得朱子陸子將太極圖通書及西銘俱不
信便是他心粗處學問並無別法只依古聖賢成法做
去體貼得上自來雖是聖賢之言行即我之言行去書
月川看他文集不過是依了聖賢實落行去將古人言
語畧闡發幾句並無新奇異說他便成了大儒故學問
不貴空談而貴實行也愚按論朱陸從未有明開若此
者只依聖賢成法尤至言觀所以推月川則先生自處
可知

滙東手談卷三

九

會語曰象山陽明二先生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學須從
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虛靈知覺雖妙不察於天理之
精微矣豈知有二哉有不致之知也毫釐之差在此按
景逸先生於當時無所師承自謂性善之言丙午方實
信程子為真之旨丁未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辛亥方
實信其用功勤密可想惟不輕信其信乃真不涉於強
不立門戶名與涇陽埒而和粹尚似過之

錢穀新龜記曰卦必三畫見得戴天履地者人非是以一
人為一聯合天地而後為人發明三才深到實即通天
地人之謂儒意耳

龜記曰朱子於四書集註悔其誤已誤人不小又欲更定
本義而未能後人以信守朱說為崇事朱子此徒欲以
小人之心事朱子耳愚按此為汨沒訓詁者發然當知
朱子之悔處人誦言忘味處公無我之心也朱子著述
極多竟能無失後人窺尋所及豈必無得第後人所得
畢竟細且少苟預設朱子誤人成心勢將信心自用其
誤又當何如故竊謂寧為朱子所誤尚不失刻鵠若直
率胸臆掃滅傳註未必有益朱子徒自欺耳

龜記云心意縱暴戾便似於乾坤毀傷了一番便似於父
母毀傷了一番此言指點親切性剛者尤當虛右銘之

滙東手談卷三

一

錢穀新謂禪本殺機故多奸為開口語傷者每染其毒而
不自覺何哉陳幾亭亦謂若人我隔絕則其養高習靜
反隱隱養成一段殺機二先生所見正同立言者當以
為戒試看道德經中許多機權作用皆養成殺機明驗
孫洪源致曲解曰生誠誠也至聖明也致曲所以誠崇禮
所以聖也曲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也發育峻極皆
此也凡禮到委曲致處便充周布濩君子以致曲為實
心以崇禮為能事即覆物載物成物之業俱不出謹禮
制度考文之外也故聖誠禮之至也戒慎恐懼禮之精
也無忌憚禮之反也此解切實較李太白禮書無差合

奏泊之跡

顧涇凡小辨齋雜記曰三代而下只是鄉愿一般人名利

兼收便宜受用雖不犯手試父試君而自為特重實理

下試父試君種于此先生從褚淵馮道輩看出會從孟

子楊氏為我悟來

涇凡曰災祚之促善類之殃紹聖之紛更皆小人所為也

今不歸罪小人而反歸罪君子審如其言則將曰比干

微而亡商龍逢微而亡夏孔子一矯而春秋遂流為戾

國孟子與蘇張楊墨分為三黨而戰國遂吞於秦其亦

何辭矣快解沁心力破時局調停之說

滙東手談

卷十三

十一

涇凡謂南華最不善人以氣節相目僕聞其說似以氣節

為血氣也夫假氣節乃血氣也真氣節即義理也血氣

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理義之氣節不可亢之

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理義而誤認為血氣則

浩然之氣且無事替夫按南華以氣節者豈至起氣節

為血氣蓋不欲僅以氣節名即先五世祖氣節勛名較

乎小矣意而先生又難明言歸諸血氣有為之言也涇

凡借南華以防求泥字字警切

涇凡曰平生左見怕言中字以為我輩學問須從狂得起

脚然後能從中行歇脚凡近世好為中行而每每墮入

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脚時便要傲歇脚事也愚按此學

問人品真偽分界聖人思狂狷何等厥切後人乃舍狂

狷而獨中行非愚則妄耳

史玉池曰人心有現成的良知天下無現成的聖人聖人

中得原是孩提愛敬孩提知能到不得聖人中得孩

提知能譬如礦金聖人中得譬如精金這精金何嘗有

加於礦金之初那礦金要到精金須用許多淘洗鍛鍊

工夫故不思不勉只說個現成聖人非所以為聖人也

愚按先生講學和門先曾大父僑叟先生當躬詣講是

與聞緒訓今讀學說諸條光霽景象如在追溯淵源高

山仰之已

滙東手談

卷十三

十二

劉靜之緒言曰物來順應順者順乎天理非順乎人情也

剖析順字精當然須知天理既順人情自無不順

緒言曰假善之事人人可飾聖賢之跡只逢着忤忤俗

的事使不肯做不是畏禍便怕損名此言酷中當時各

流情事古人所謂求脫難矩節必於直言敢諫中也

緒言曰聖賢只在好惡前討分曉不在好惡時持兩端如

慮好惡未必的當不敢到十分則子莫之中鄉愿之善

耳靜之此言剖析醒快

許靜餘安貧五戒曰說收田糧干謁官府借女結婚多納

僮僕向人乞覓省事五戒曰無故拜客輕赴酒席妄薦館賓督人稱貸濫典義會惡按安貧省事自吾輩常分自好者定當如是余通籍後以疎懶守硯硯幸不犯先生所戒

耿懷庭曰求心所在不若求心所不在大學心不在焉四字是點化學人的靈丹身有所念慢四句是煅煉學人的鼎鑊蓋四字實生於身而役乎心何以有不在在乎四者之中為形骸所役而不自知耳指陳悚切其即先生所謂自求得的妙方歟

吳震舟隨筆曰士大夫為盜賊闖說者即是盜賊為優倡

滙東手談

卷十三

十三

闕說者即是優倡二語罵人之口愛人之心

隨筆曰或問當此之時何以自處答曰見危臨難大節所在惟有一死其他隨緣俟命不榮通不醜窮天下自亂吾身自治又曰惟見危授命是此時第一等事不死以殉社稷成敗尚聽諸天非立命之學也過世深山亦此時第一等事微幸以就功名禍福全聽諸人非保身之道也愚按先生所語是前說避世則以待可以無死者士君子處百六之會舍兩途俱是可道

隨筆曰友云長生當除妄想曰求長生獨非妄想耶直捷乃爾從國策聞人飲不死藥及東方朔飲仙酒答語化

出

幾亭學言曰立言有六禁不本至誠勿言無益於世勿言損益相兼勿言後有流弊勿言往哲已言勿襲言非力所及勿輕言愚按立言必嚴此始足不朽然本至誠尤切要損益相兼非力所及二端人所易忽括出亦有朱學言曰朱子知行並進何嘗不重覺悟只似多却推駁處山一番然非自為為後世也象山立身實無可議陽明大類之無忝躬行君子只多却推駁朱子一番類曾不卜同在聖門親聆德音其用功得力處何嘗不異使當時必欲相同亦誠聚訟矣大抵學問只怕差不怕異入

滙東手談

卷十三

十四

門不妨異朝聞夕可歸宿必同用力不妨異說誠致行起念必同愚按論陽明不復推原所為蓋疑陽明未能無自為之心怕差不怕異尤發人未發之名言

劉念臺戊辰語錄曰延平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只是查檢自己病痛到極微密處方知時雖未發而倚着之私隱隱已伏纔有倚着便易橫決若於此處查考分明則中體恍然在此而已發之後不待言矣此之謂善觀氣象者愚按發揮延平之旨未有透露如先生此語者

念臺丙子獨證編曰小人只是無忌憚大學只言閒居為

不善耳。閒居時有何不善？只是一種懶散精神，漫無着落處，便是蕩逸淵藪。正是小人無忌憚處，拱揖閒居，應令我增臨淵之惡。常一尋來，可以矯輕警惰。中庸言喜怒哀樂，專指四德言，非以七情言也。喜仁怒義，樂禮哀智，而所謂中即信之德也。此念臺創解，却有見。

念臺語錄曰：心放自多言，始多言自言人短長，始愚按格言可佩，要即易繫辭人辭多之旨。

念臺謂學術不明，只是大學之教不明，大學之教不明，不準格致之辨，而實在誠正之辨。此即陽明知行合一意。

滙東手談卷十三

十五

而較可持循

陰是聞耳，台目心不在焉，始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時若靜中工夫愈得力，則耳目聰明亦愈加分曉。可見人生並無不睹不聞時也。此念臺別一識解，信如所云，則心思亦誤矣。

念臺曰：世言上等資質人，宜從陸子之學；下等資質人，宜從朱子之學。吾謂惟上等資質然後可以學朱子，以其胸中已有個本領，去做零碎工夫，條分縷析，亦自無礙。若下等資質，必須識得道在吾心，不假外求，有了本領，方去為學，不然，祇是向外馳求，誤却一生矣。按此即高

明奈克沉潛剛克，意却說得透徹。

念臺謂祝淵曰：人生末後一着，最是要緊。儘有平日高談性命，臨岐往往失之，其受病有二：一是偽學，飾名欺世，原無必為聖賢之志；一是禪學，凡綱常名教，忠孝節義，指為事障理障，一切掃除而歸之空，愚按末着緊要是先生自靖心事，偽禪二路，亦可謂作易知虛。

來學問答中，王嗣真問晦菴亦從禪學，勘過一條，愚觀大意只是說朱不如陸，陸不如王，而借外氏過還實是說朱子不當闢禪耳。念臺諸說多平正，而問答獨異，豈平正者親筆異者乃門人各私以私見欺詞與？至謂紛臂

滙東手談卷十三

十六

論禪為乘於食色之見，仁而過不是，與善對敵之惡，尤

非樸學所解。

念臺答秦和祐曰：有過非過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有善非善也，有意為善亦過也。愚謂有意為善，固勉強然，愈於無心之過。今以有意為過，而有過為非過，則人亦何苦為善而不為過乎？蓋聖人原望人改過，若如所言，直似禁人為善，說既無以自申，且失聖人之旨，然如無過即是善，但欲以改過為善，則皆格言。

又答和祐曰：學者只有工夫可說，然言工夫而本體在其外矣。又曰：孔門授受只在藝倫上討歸宿，絕不於此外。

空談本體滋高明之感皆名言答韓參夫曰禪之一事
中人日久逃之者既明以佛氏之說納之吾儒之中而
攻之者轉又明以聖人之精微處推而讓為佛氏之物
亦安見有以相勝此尤表裏洞達下乃忽謂朱子半雜
禪門殊不可曉

金臺原學曰良知不能不囿於血氣之中其幾希之呈露
有時而虧欠焉是以君子貴學也學維何亦曰與心以
權而反之知則血氣不足治也於是順致之以治情逆
致之以治欲精致之以治識雜致之以治形治器則血
氣皆化為性矣此發明致良知意即朱子表裏精粗無
滯東三說卷十三

不到二語義疏於此見朱子之大任後儒竭精神才力
終不能出範圍也然金臺意主知行合一之說故逆雜
二字終未瑩氣血化性尤可商

學者惟有中立一病雜醫凡一切悠悠忽忽不澈不昂漫
無長進者皆是看來全是一團人欲之私此金臺第一
義說極警切

獨者物之本而慎獨者格物之始事也愚按上句其精而
以慎獨為格物始事金臺其宗石經乎其謂止於至善
則知至亦此旨然又曰格物致知總為誠意而致亦總
為致知而設似於義旨收聚疑是記錄有謬

學案餘源名臣錄派衍聖學宗傳紀一代學問文章事業
之人畧備即世運升降時勢得失亦往往可考然梨洲
意主以戴山承姚江故多為文成蹟前而借他來時
成謬漏且書既各案只宜直書事實於前案語附後俾
閱者精求自得乃善今傳多用議論及讀其書遂欲無
味又有傳所采而遲刪原文則或失本旨而亦無從考
雖然書稗三百年立德立言之人使力不能購及覓不
能周者皆得擬其芳於六十二卷中不獨徵諸儒未喪
之文抑亦嘉學者無疆之惠覽者各就所得求之可已
乾隆辛未十月廿二番場史珥跋於古田山廬

虞夏三說卷十三

此書承靖果園師命而購偶有所見輒識之乙亥躬祝師
八表語次命次所識為一編時方謀北上未敢承又先
嚴每訓以義理之學在躬行先儒緒論當先考其人品
不可輕議論以故歸田後雖時欲措手極庭訓輒止今
年夏膺聘掌鹿洞教春風之棲依然而向時扇春風以
坐我者已渺不可追既想頻年提命無一不歷歷心目
間偶繙此書雖不敢以淺陋胸次窺測顧其間格言足
激衰惰即間有商榷亦堪自資考證擬摘向所下意者
錄為五卷雜手談中庶稍隱輕譏之跡以尊先訓手更
有該不礙增益然猶痛不獲及靖師存日親實函文也

己丑六月廿七日史珥續識於鹿洞書院之春風樓

滙東平記

卷三

六

滙東手談卷十四

鄧陽史



文獻通考四十九條

文獻通考載秦彰為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奸戶無所容詐按此似即今九則冊所自起然則壤成賦焉貢已然秦特舉而修之耳

武德七年丁男十八以上者給田一頃以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徙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愚按民之不流恃滙東手談卷十四

田田之能為永業以官物不可賣也徙寬鄉者酌田數而稍多予之所受俟鄉田仍歸官而不許賣民自不輕去貧無以葬亦必踴躍經營田庶可以永存今賣端一畝民得藉從貧為詞勢不至盡賣其田不止業何由而世乎是口分世業之制蓋不待楊炎之變為兩稅而已壞矣葉水心議以無補助之法而令自賣其田便無郵民之實者信矣夫

官人守業田賜田欲賣賣及貼認者不在禁限按田既以世業為名宜貴賤一律若官人獨異則何以禁庶民但既為官人勢難自耕貼賃固可若賣賣賜田似傷國體

建中三年詔增天下稅錢每緡二百朱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本道稅錢因詔天下皆增之愚按因叛增稅是助之叛也唐之兵革不息固由悍將驕卒亦賦斂煩重民不聊生有以成之觀元明末造可見

許載吳唐拾遺錄載吳順義中絹每匹市價五百文綿每兩十五文宋齊止請絹每匹擡為一貫七百細為二貫四百綿為四十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知詔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不十年閭閻田桑無隙地愚按何以不平估而虛擡殆以賦斂方重明減則難行且

恐後復添增細絹綿價亦有賤時惟昂為三四倍之價上不費而惠宏名不虧而實減知詔能欣然聽納真可謂知大計矣洪容齋稱以民到於今受其賜而惜九國志及通鑑之不載又議浚民以盈利者為配於偏閭之臣厥意深哉

建隆四年令諸州受民租籍不得稱分毫合勺銖釐絲忽錢必成文繒帛成尺米粟成升絲綿成兩薪炭成束金銀成錢按畸零之數庾手者奸狡也此令行欺偽自無所容及秦會之有不得合來就整之禁則剝民以惠墨吏也多矣

知先化軍張標上言三司令倉場主更有羨餘粟及萬石
芻五萬束以上者上其名請行賞典此尚非倍納民租
私減軍食何以致之宜追寢其事勿頒行除官所定正
耗外嚴加止絕大中祥符八年復詔禁諸倉羨餘悉按
倍納私減足盡羨餘木末況一有羨餘之進則藉以腹
削者公一而私且十名固剝民實乃病國嚴止詔禁違
獻可以活國

五金中錢之用最廣且鉅圭道末歲收苗鐵三十餘萬斤
天禧末苗鐵增五萬餘斤鐵以苗為稱於古未見殆即
今板鐵生鏽而色苗者歟

滙東手談 卷十四

三

臨江軍王伯淮言清江縣修德鄉有稅錢苗米人烟田產
並在筠州高安縣新豐鄉上項稅田在經界謂之寫佃
按寫字字彙遺漏未載然觀杜詩影動寫宛冲融開則
字之來已久

建炎四年右諫議黎確言近歲貪吏至與專庫分利凡民
自詣輸納夏稅和買繅帛等往往多端沮抑不堪管帶
之苦則委之攬納之家而去民有倍稱之出官受滋惡
之物云云此弊自宋已然耶夫皆滯正為攬納地不歸
滯則攬納自止禁攬納而又皆滯則有不可言者矣
紹興二年左司諫吳表臣言諸州折變有至數倍者請今

後並以中價細估詔違法濫竽各罰銅十斤愚按估及
數倍為公私之病大矣僅罰銅十斤豈謂違法濫竽少
十斤之銅乎彼有此銅亦何憚而不違法乎詔令若茲
時事可知已

紹熙元年臣僚言今州縣守令皆以財賦為心不以民事
為意上供有常額而以出廢為能省項有定期而以先
期為辦斛斗升合所以準租而對量加耗尺寸錙兩所
以均稅而展取畸零不求羨餘之獻則為乾沒之謀民
財既竭民心亦怨饑寒迫之不去為盜者鮮矣數行中
道盡從來小人之才亦道盡從來能吏之技

滙東手談 卷十四

四

往時有大吏為郡四年多取斗面米六十萬斛及錢萬餘
緡別貯之倉庫以欺朝廷曰用此錢糴此米還盜其錢
而去願明詔內外臺察核無赦此嘉泰二年辛卯安知
紹興所奏險士固利大率只影射一法此覺更變化然
不升六十萬斛盡攫之償覺其風近古

知隆興府張子顏為八縣人戶代輸二稅舊欠按守土代
民輸稅固是然當時先彼代輸者如知臨江王光祖曰
郡計餘賸知江陰軍林元舊曰公使庫贖到錢趙汝愚
知太平州及鄭僑韓同卿諸人皆將州用錢其物各有
所出張隆興獨不言所出則代輸固似有不大分明處

政同一知隆興固不如程叔達亡蠲淳熙十年未納苗米之正大

宋文帝元嘉七年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穿鑿按今北方所謂大錢皆一當兩其源似出於此范演之乃謂大錢當兩家贏一倍之利不知是特為富而多錢者增實把穀昂者愈濟其言固似是而非宜手行之經時而逃罷也

孔覲上言比歲被水漂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按錢實非穀賤真通達時務語馬氏謂富強之實在於物多者亦深到然今則錢糴俱貴銀復濫見三歲卷十四不賤留心世道者將何以救之

孔覲言鑄錢之弊在輕重屢更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無累輕錢獎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人所以盜鑄而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歸本官鑄甚是然私鑄所以多由官貴而私賤獎正與鹽同故唐在汭亦言鑄者無利則私鑄自息也然官鑄既不惜銅愛工價決不能無昂必庚手無侵漁價低昂一準銅工不求贏利而弗以錢為懸遷流通之具私鑄自止私鑄誠止則利權不下移不言利而利已大矣孝明時任城王澄言今之太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大小之

吳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亦講錢法者所宜知開元二十二年劉秩議欲禁銅以為銅無所用則銅益賤銅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公錢不破焉按用銅可禁而盜鑄難禁且銅禁愈嚴私鑄者無所得銅必銷官錢則官錢愈破焉能使錢增而木利息私鑄專恃禁銅尚非探本之術

今陝西河中府等處民間私鑄最多召募私鑄人今赴官充鑄錢工匠廣為營屋許其一家之人在營居止不必限其出入官給物料盡其家人力鼓鑄計其工直率十分支若干分數充工價又可收私鑄人在官蓋昔人招

亡命即山鑄錢之意此崇寧二年蔡京所奏亦見作畧茅恐私鑄者多官屋難容物料難繼錢多將何所漂亦祇紙上空談耳

唐民農工商賈率一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通考謂似是百戶賦二十與上懸絕殊不可曉又謂之息二十豈官每貸以一丈而萬戶取其息二千乎愚按庶民家是農工商賈之綱萬則庶民家實也率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謂家實萬者歲得息二千家實百萬者歲得息二十萬也更繇租賦統計公私所費也俱指庶民治生言馬氏泥於利俱

封君食租稅句誤以為賦役之制故難通

唐紀十一年夏五月臣僚言鄱陽為邑經界之初稅錢額管八千六百四十二貫有時每稅錢一百文數和買絹六尺四寸八分有時吏緣為奸歲有增盈積至嘉定九年遂及七尺五寸六分又且見寸沒尺謂之合零就整去年復整增三寸以最小崇德一鄉言之嘉定九年分額管五百貫文有時數和買絹九百三十餘匹去年只管九百四十匹有時乃增至九百五十五匹可知其他乞明詔有司痛為革絕從之此吾邑賦事當時股削困民可以想見宜表出

淮東平議卷十四

七

開皇十四年關中大旱民饑乃帥民就食於洛陽穀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次於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按此以子產之乘輿致梁惠之移民而術更下譬若舅為家主不能俯育子弟而躬率行丐成何景象即此已規隋德之不長史乃誇而紀之陋已

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貲量出利息俟豐熟日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誰諉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矣此司馬溫公治平四年疏良法澤澤惠而不費良有司舉而措之裕如也預未有稍肯留意者

通考載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大戴禮保傅傳及白

虎通之說十三年入小學二十八入大學尚書大傳之說程朱二子從保傅白虎通天棧注云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子姓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者記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今以諸書所載及此注詳之則保傅及白虎通所言八歲入小學者乃天子世子之禮所謂小學則在師氏虎門之左大學則在王宮之東亦皆天子之學也尚書大傳所言十三年入小學乃公卿大夫元士適子之禮蓋公卿以下之子弟年方童

淮東平議卷十四

八

幼未應便入天子之學所以十年出就外傳且學於家塾直至十五方令入師氏所掌虎門小學而天子則別無小學所以八歲便入小學歟愚按小學之歲諸說不一馬氏獨會通彼此從來言學制者無此明晰然又須知古人立法祇約畧言之亦必視其實性功力可入小學則入小學故晚成者十五而不嫌於遲可入大學則入大學故早成者十八而不嫌於躁即如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亦大概言必拘泥年數則婚嫁亦窒礙矣近有喜與宋儒為難者專主大傳而力攻程朱殆未見實典此說

翰林職清而地禁專以處忠賢文章之士然有天子私人
之目內相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王者無私豈云
私人相無不統豈云內相是與大臣自設形跡為異同
也致堂所見甚正然私人內相自是流俗形容清要之
詞非天子自加品目也惟在居是職者勉相貴重而無
以內相私人自封則幾矣

周時曰宗伯為春官秦改曰春常漢初曰太常欲令國家
威太常存故稱太常愚按太常旗名書所云紀于太常
者想已以物名官矣決不始於漢附會盛太常存隨甚
夏有太史終古者當祭之暴知其將亡乃執其圖法而奔
滙東手記卷十四

於股殷太史高勢見紂之亂試其圖法出奔於周按古
者太史皆掌天官故預知亡亂然托其世業不從執藝
事極諫以納忠乃徒資舍故趨新之用不亦悞乎

乾道四年詔諸州各置準備將一員專一管轄日逐訓練
揀中弓弩事藝此即後來守備官之始

真宗在東宮建堂習射名繼勝堂有勾當官三人按勾當
是俚俗語以之名官久雅

元豐六年十月甲申光祿卿呂嘉問言光祿掌酒醴祠祭
尊疊相承用法酒庫三色法酒以代周禮所謂五齊三
酒恐不足以上稱陛下崇祀之意近於法酒庫內以醴

酒法式考之禮惟五齊三酒今醴酒其齊冬以二十五
日春秋以十五日夏十日撥醴甕而浮蟻湧於面今謂
之撥醴豈其所謂泛齊耶接取撥醴其下齊汁與滓相
將今謂之醴芽豈其所謂醴齊耶既取醴芽豈獨其中
其齊意白色入焉今謂之帶醴酒豈其所謂益齊耶冬
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醴酒變而微赤豈其所謂纓
齊耶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外撥開醴面觀之上
清下沉豈其所謂沉齊耶今朝廷因事而釀者蓋事酒
也今釀成熱蒸甕者蓋昔酒也同天節上壽無所供
臘醴酒者皆冬釀夏成蓋清酒也此皆酒非所謂齊也
滙東手記卷十四

是知齊者固自然之齊故稱酒者成就而人功為多改
享神以齊養人以酒竊恐典禮如此又司尊爨曰醴齊
縮酌益齊沉酌依經傳則泛齊醴齊以事酒和之用茅
縮酌其益齊纓齊沉齊則以清酒和之不用茅縮酌如
此則所用五齊不多而供具亦甚易蓋醴酒料次不一
此數種者成而皆自然伏望聖斷以今之所造酒典與
禮者詳審或不致差謬乞自今年郊廟供奉愚按此奏
精於說經宜動天子論證有理趣之褒後來能以經術
飾史事如此者甚少故及之
珂仕中朝屢攝官祠祭每見尊爨之說五齊有其名而實

無之惟將事則取具天廚蓋止一色公醢耳聞之容臺
吏尊暴之下率多空惟一尊僅置杯勺以供祭他日又
攝光祿丞得先祭於閤視酒饌又攝太官令躬酌酒實
爵得窺其中蓋皆如言則其初點饌之際執事者徒再
唱酒齊之目而已於以見其名殊而實一也兵相臺愧
刻錄所記如此夫祭古人所慎後世乃苟簡至此是顯
神也豈惟棄禮而猶望祭則受福乎於以知儒者欲行
古禮之不易言也程子謂有闕雖麟趾之意而後能用
周官之法度其意深其慮遠矣

前一日社正及諸社人應祭者各清齋一日社正之名見
滙東手談卷十四

此清齋之名亦見此

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
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耕借資於富人
歲時有急求於富人其甚者傭作奴婢歸於富人將手
末作俳優技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常官輸雜出無數
吏時有非常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
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
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甚相當矣迺
其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戒戒之不可戒戒隨事
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置疾惡於其心苟欲

以立威取名也此葉水心進卷語真通達治體者通考
深取之而曲暢其說宜哉俗吏惟知借抑制之名以資
要索則是用穿窬之術套狙詐之心富貧交病如民生
何如國計何

緣湖州人魚鴨為業余按葉魚事莫著於史記貨殖傳水
居漁石千陂葉鴨則僅見此蓋傳咸從山陰無實之家
於餘姚鄞鄞三縣壘起湖田議也

馬碧梧丞相草白劄子作樂手士民所陳倖自朝省下本
州契勘蠲除墮廢米事不可訓然權以集事非為已私
也意勤而力勇非通考詳載幾無知者宜入郡邑志

滙東手談卷十四

十三

紹聖元年臣僚言元祐敕典賣田宅徧問四隣乃於貧而
急售者有害乞用熙寧元豐法不問隣以便之應問隣
者止問本家有服親及墓田相去百步內與所賣田宅
相拉者以節其逼按宋初亦有問親隣法必節日限遠
乃可防抑勒然問親一法不獨教睦亦可息爭蓋勢豪
貪人田宅及祖塋而又陰重價多潛賄居間乘人之急
密謀賤售不使人知甚至鬻子孫賄祖父預設訟局以
脅之又或偽作契券如宋劉冲所識衡州大姓尹氏者
業一入手則決渠築堤遂使毗連者田毀於旱漆宅妨
於出入塚墓不能祭拜寃之訟端一啟費固不貲幸而

勝之以爲得計而欺瞞盜賣之子若孫已林立階庭矣其爲人心風俗之害甚大而郡邑田墓之訟日滋使問有服親及百步內之法行固息事寧人一善政也

紹興二十六年戶部言今年戶疇零租稅如願與別戶合鈔送納本色者聽初泰檜畫旨不許合零就整至是鍾世明權侍郎恐奉行抵牾擾民乃奏行之按此則併納糧稅其來已久真利民善政元世祖二十五年以江南江北站戶貧富不均命有司簡料合戶稅至七十石當馬一匹亦一時良法檜乃作不許合零之偏山人爲不善固惟日不足而吾邑不許併納額始自號稱慈祥

漢東手鑑卷十四

十三

之尹何哉

鄱陽之介民間收租多不計斗石而計秤秤十三斤大庫稻官斛以八秤爲石民斛以六秤爲石民斛一石得官斛之七斗五升有奇而不知所始文獻通考載臣僚言永豐圩管田七百三十頃共理租二十萬一千餘秤是每畝未及三秤以公田論不獨徵稻爲甚輕即徵米亦不甚重以今石八秤者計穀則得二萬四千石有奇然本文言米二萬餘石則米亦以秤計矣第米每石必十秤以上此或當時秤斤數與今異耳

高顯奏人間課稅雖有定分長吏肆情文帳出沒既無定

簿難以權校乃具輪籍之樣請過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近五黨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愚按今人里居猶有團稱不及都鄙之古雅然以此奏考之則自隋已然簿籍稱帳未知所始近乃字多作賬亦未若帳之近古

沈約上言簿籍大壞凡租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競行奸貨落本卑注更書新籍通官榮祿隨意高下以新換故不過用一萬許錢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凡此奸巧悉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義熙在寧康前或以崇安在元興後此時無此府此年無此國元興唯有三

漢東手鑑卷十四

四

年而後稱四年又詔書甲子不與長歷相應按如休文言則當時諸縣之消可想中正法所以不可久行顧宋書自叙家世乃亦考襲乖疎今人家譜更不足論矣

得歸農即復應復直至破盡家業方得休閑所以人戶思見稍有田產典賣典形勢之家以避徭役因而浮浪此仁宗初即位臣僚所奏夫巧避徭役固當察然使役之有節民亦何至甘心傭僕以避公役此宜大理其本母使釀成隱民取食景康通考所云官吏侵漁之毒可施於愚慙之鄉氓而不可施於諳練之將吏者亦必有馴致之端徒欲課嚴科從事未已

朱子嘗論義役未盡者四通者謂始倡義役者多鄉閭之善士惟恐當時議之未詳而慮之未周及後踵義役者未必皆鄉閭之善士故其弊日開或以其才智足以把握而專義役之利或以其氣力足以凌駕而私義役之權愚按歸本任人不獨可論義役并可論社會

余嘗問為保正者曰費必數百手保長者必百餘千不幸遇意外事實輒兼倍少不破家蕩產葉水心之跋義役如此今充保正長者不聞有此害則立法固善於叢然比來亦有害及編氓而利歸庾手類此而不類者則戶房之管簿是也每官到任倒有金點每歲又一金點所

滙東手談卷十四

一五

以防蠲踴為奸也或乃視簿中丁糧肥瘠而上下其實自數十金至數十百金若輩既嘗預輸無名之賦於是凡闕涉戶口賦稅諸事罔不贏取數倍其版籍增減清譌無從控理民既暗受括克而主者亦別有所制官民交困以飽庾手之索利蠅頭者不亦誤歟

每年末鹽界分場務約雜錢十七萬貫有餘言事者稱雖得此錢百姓多犯鹽法請將上件食鹽錢於諸道州府計戶每戶一貫至二百為五等配然後任人逐便與販既不虧官又益百姓朝及行之俄而鹽貨頓賤去出鹽遠處州縣每斤不過二十愚按此鹽法權宜之計然不

虧官而惠及民亦即可以經遠

江湖漕鹽既難惡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鹽愚謂此言鹽弊簡而盡近未離務悉歸商而官徵其引法詳且備須商昧遠計豪倖者陽既逃格本之謀結納交遊復忘量入之出費不供用惟知昂價價愈昂則私鹽愈行而官引不能報銷於是搜捕愈勤私販轉肆而有利主乃行鹽之戶反賤買私鹽以官價轉賣課額愈不能足而搜捕夫役及典私販通賄容隱夫同一鹽也收米之工同煎熟之費同何私賤而官反貴商高估費之也鄙諺曰取少未多又曰貨不停留利自生蓋凡貨行多自百

滙東手談卷十四

一六

利行少雖價高亦無利此理極易見設諸商知以多賣為利而不務穩估常使其值與私鹽相準非惟利有兼倍將私販亦不禁自止即諸巡捕丁役之費亦可省而諸商固智不及此

呂東萊言淮鹽最資國用是時建安軍置鹽倉發運在真州李沆為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空船回皆載鹽散於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愚按今江湖鹽貴其說不一而舟運費多居三之一舟人以數千金巨艦守候動經數年客之既劇則鹽一入船沿途賤賣勢也本數既虧則託詞風水另雇小舟零販鹽不時至

教又無多價自昂朱子與陳潛論鹽法海船之弊正如此商惟利價昂而不惜速裝速卸速賣之費省而利多也試以萬金權之歲一營者利如千倘歲再營則萬金可當二萬金即二歲三營亦萬金可當萬五千金價不必昂而利自厚今不知銷引捷速之利而徒昂價值禁私販攬灰沙搬運則悉任舟人設歲營者至歲半則萬金之本僅當七千若至二歲則萬金僅當五千矣正東萊所議見小失大者也倘釐司如李文靖肯與大清協恭定法亦使江廣回空漕船得以載鹽各主行鹽之地交卸後每歲新運有期自必及時趨交雇值必不昂

滙東子談

卷十四

十七

期限必不與漕舟驟增此利舟必益堅人必益奮夾帶私鹽之弊亦可不禁止非惟蓋鹽政且律漕政夾額鹽漕皆經圖大計豈書生所敢與知偶覽東萊說姑識之
貪人萬狀而訟試受賂害最烈故法令尤嚴比聞里選日賄賂不行而前列多擇有力餉饋外借貸總之是鬻試而不鬻試也聽訟日亦賄賂不行而理在有力者加意直之既而時有稱貸或資以辦公懸遷他方者則委購土物而不給直是鬻訟而不鬻訟也然趙忠定嘗上言諸縣指直月格錢物之弊云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

則納歡喜錢始知今人極巧作用古人業先有之不足評也忠定是疏指陳深痛真救世大文章郡邑志藝文

宜收之

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懲胥吏之受賂而課其入此嘉定十六年浙巡判取東陳板帳錢疏中語諸如此比凡十餘事時政乃爾時事可知與

常平起於政壽昌歷代推為良法然後漢書劉般傳顯宗欲置常平倉議者多以爲便般對以爲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奸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焉按常平創於宣帝之世主顯宗僅踰百年而般言已如是豈法果未善抑行之不能無弊歟蓋世無無弊之法不得其人雖唐虞二代之治術亦無一可行誠得其人漢唐以還所設施皆足以收效徒泥紙上陳跡以衡論古今庸有當乎

滙東子談

卷十四

十八

滙東子談卷十四終

滙東手談卷十五

鄧陽史 珥著

文獻通考 三十七條

貞元初關中穀賤宰相陸贄請和糴謂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資邊存轉運以備時此宣公救時一策也蓋軍旅久駐關中東南困於仰給故乘稔歲和糴彼以皆利人知減轉運以資邊為良法而不知存轉運以備時尤遠歟也蓋關中之稔事勢偶然和糴亦偶行以利民耳若惟計一斗當五斗之贏縮專恃和糴而廢轉運則一遇歉歲滙東手談卷十五

十

仰屋笑即如今南漕自張官置吏沿河造船募人稍食費殆不貲而米至京師每石價僅一兩二三錢甚或一兩較南更賤則宣公一斗之資當糴五斗者不誣近亦有以運少費多為疑者不知京畿米價之賤南漕為之也倘無南漕費可立待矣況民舟應駛及沿途牽挽之人戀遷之貨沾漑江淮以北者甚文且河渠資夫以疏治荒僻藉兵以守衛誠經國寄政之碩畫倘僅較貴賤於錙銖計多寡於升斗則失宣公備時之意而下俾商賈尚復成政體哉

政和五年言者謂均糴之法有已糴而不價值或數數過

滙東手談卷十五

二

奇者所禱祀求也況主者自營外胥吏每以私銀偽作官封或用官發原封徇往遠鄉誑騙愚民欲泣進賄宜暇問真偽哉又有三五黨類共竊有力名戶領價分用穀賊家存勉強買補幸不敗露倘有死亡或愈貧則有力是問而不聞追究作樂根源此所以一聞買穀中人之家無不惕息然胡致堂堂書言或胥吏詭貸而徵諸編氓則其來已久矣嗟乎一法立則一糴生世安得盡資以斯民為念之郡邑大夫為朝人慈母哉

乾道四年建安縣食米子請於朝得常平米六百石請本鄉土居朝奉即劉如愚共任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

二計息以償自後逐年做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未造成倉廩及以元穀六百石還府見管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開食此米子社倉法陸子在教今局編入賑卹門者也然人有劉朝奉地止四五十里以可信之人行法於切近之地事與富戶放穀同而急又稍輕行之有效宜也況時止數十年立法之人守法之人互相為用自不破壞歷久則時移勢變故建安原倉亦不能至今存也今邑境遼邈各村又鮮可任之人且朱子原議只

談井田封建者何異

朱子記建安五夫社倉言常平社倉其法太密辦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一旦不獲已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蟻而不可食然而朱有所改豈不以里社不能皆可任之人欲一聽所為則恐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逼其害又甚於前所云者記金華倉謂青苗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但其給之也以金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不以鄉其職之以官吏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不以憐恤忠利之心細味二記所云不獨可得常平義倉及青苗利病即社倉利病亦較然矣

蘇文忠知揚州上言祖宗以來通許綱運視載物貨既免徵稅而腳錢又輕故物貨流通沿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又云一綱三十隻船而稅務郎官不過一員一船檢點即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糧綱稅錢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攔固金部轉運司許令檢點緣此為奸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至綱稍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攬取官米無有限量拆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

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餘萬石利害昭然按此疏極中漕政要害今功令許漕舟壘載土宜猶宋制也而逐路關權搜查賄賂既足始放行一或米賤則傾筐倒篋至再至三雖婦女無得安者究未聞以一私物報官上稅余南北往來嘗三附漕舟見南板開係真北桑園搜私鹽至嚴且密亦未聞有以一斤一兩上稅者是求如宋之萬緡尚不可得則搜查待資奸猾囊橐耳於國計何裨呂東萊嘗言諸州回船却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有賈亦有鹽以償之此亦良法政竊謂與其飽奸猾何

淮東手錄卷十五

五

如弛以予運丁直許載鹽而量徵其稅即權政亦未嘗無補也

漢武帝元鼎二年詔吏民有挾振饑民免其厄者具以名聞此歷代旌表義民之始而卜式進身已兆端矣富韓公救青州之荒立法詳盡其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愚按既有其主則私業矣彼果有力勸出粟以賑可也奪其利以賑不可也意必有勸諭之方激勵之具觀下文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者蓋通有山林河泊之主而言紀事者失於分析便似奪民業以活饑民

豈成政體

元康元年詔遣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建昭河平永始皆行之似即後世學使者按行試士之始平帝元始五年召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駕一封詔傳遺詣京師至者數千人此亦似後世三場占經法但古畧而今詳耳

周世宗顯德二年較近年以來多有濫進或以年勞而得第或因媒勢以出身愚謂媒勢固當廓清若年勞得第雖於用稍違而藉以作者儒蕃氣固亦振文治一大機

淮東手錄卷十五

六

也尚當別論

明制進士一甲為及第二甲為進士出身三甲為同進士出身至今循之至列銜則三甲稱同者僅一二見然考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上御講武殿覆試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諸科三百餘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闈貢籍十舉以上直十五舉進士諸科一百八十餘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上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列又端拱元年六月拔進士葉齊以下三十一人諸科八十一人並賜及第則當時及第出身尚無定制今稱出身而去同字諱之歟抑猶沿宋舊歟

河南尹田歆謂外甥王湛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汝助我求之明日謁送客於大陽郭遠見種嵩具之遂白歆余族舉六人而以五人狗請託其於國家之報亦淺矣然於六人中尚思以一人報國家視夫操里選之柄唯知要顯而全無以一人報國之心者則田河南猶觀過知仁也

朱子白鹿洞禮殿塑像說謂儀禮禮記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而引成都府學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琢石所為既以并得先聖先師三像木刻精巧視其坐後兩膝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

灌東手談卷五

果為跪而無疑也愚按朱子所引甚詳惟儀禮坐取爵坐奠爵者為跪無疑蓋坐義古通跪非坐皆是跪竟無今人之坐也當疑古人即席必有高坐跌跏兩種惟其踞則不敬說苑稱原憲臣坐而弦歌坐而曰臣非跪可知若必都尻着地如朱子所云則文帝跪而都前於席恐非君所宜施於臣而况既着脚都前甚難亦不雅觀且史記文帝惟曰前席若都前於席乃秦孝公對衛鞅事刺客傳亦曰跪而蔽席則跪坐固有分蓋惟跌跏而非跪都乃不覺自前今跌坐者往往有此古今人不相遠何必舉跌跏獨歸外氏哉朱子又與曾致虛書欲不

為席而坐於地免有匍匐就食之誚按匍匐就食語本蕪氏食且不可匍匐平居預可長跪乎亦自覺以坐為跪之未盡矣所引列子塑像地坐事出彼教恐未可據蓋古人坐席必不皆在地如今江北炕牀或焚或整或木上皆設席以孟子舜在牀琴易箕在牀下昭烈上下牀語推之殆即今炕牀蓋燕居坐牀非卧榻也陳范二史屢言牀多指坐牀和古人坐之有牀不獨匍匐就食之嫌可斥即坐之不必皆跪亦可無疑矣若夫蜀學之像果否製自文翁且未可定亦安知果周制而非漢制歟愚嘗反復以思唐崇老釋而後儒教官者武夫充構

灌東手談卷五

恣蜀儒叛相踵高崇文田令改革又窰穴其中安知非若輩所為置老釋前以侮聖人乎宋理宗時馬遠畫三教圖夫子作跪像江古心贊以絕倒在地蜀像亦必此類後人不察指為文翁時學宮之像誤矣何可執此以證坐之皆跪也朱子又引管寧榻當都處皆穿太公謁兩隱匡其都所處石皆若白余謂此不過極形容坐之久而有常耳都非斧鑿何至穿榻况匡石乎使惡果穿石即跌坐亦未嘗無當都處也竊慮跌坐古人燕居對賓皆然至於南面泚政亦必高坐如今制觀成王預命是几可見况易垂衣裳而天下治書典拱而天下治垂

拱仰成畫雖兼衣而於裳尤切若坐皆是跪則何裳之可垂可云坐盡是跪乎朱子之說不妨博考

元初四年養老詔引月令行糜粥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泥土相雜不可飲食長吏息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義愚按必長吏躬親恩中有禮至難以糠土則并恩而無之矣因憶十八鄉會開間有不可食之物要所攜食物可資朝夕唯士申春大饑當事者煮豚與手者與得吏為市粥不止雜糠土且投礮烏食者多致頌覺讀茲詔尚為心慟也

通考引吳氏能改齊漫錄載政和四年臣僚上言欲望見

滙東手談

卷十五

九

任教官不得為人撰書啟簡牘樂語之類又載陳瑩中教授頗昌韓持國為守開宴用樂語命陳陳曰朝廷師儒之官不當撰俳優之文持國遂薦諸朝不以為忤宋史鄒志完亦以此事守則范忠宣愚謂惟不撰優俳之文乃無忤師儒比來居是職者務欲借徑以獻媚非獨猥褻之筆墨應聲必具甚至流外冗雜差使亦獲臂爭先宜復知有古人侵官失位之義哉所行如此而望以成人材作士氣其可得歟彼則曰上官命也達則以為教官氣此尤不然官用教為職律已嚴課士肅事上以禮接物以和乃真教官氣所謂師範也此如相之度意

之體正惟恐其不似何惡焉若其庸瑣嗜利趨趨祿而情寂寞至市井氣更胥氣耳教官氣安在况學校果有瑩中志完上游決不少特國忠宣已不自重而以不肖之心窺測上官可與德余為諸生時浮梁訓出入乘馬而吾邑論督修街及康山忠臣廟同列戲之謂某乘馬應屬兵部某司管造應屬工部何乃與吾輩伍二人者色甚慙是爾時公論甚明也然二人者俄皆不以善去則欲借徑者徑終不可借徒失已而已何益哉

商賈朔望祀神曰牙祭向謂牙僧之牙耳然通考載葉石

林謂節度使藏節皆別為堂號節堂每朔望之次日祭

滙東手談

卷十五

十

之號衙日跡是以觀商賈殆以先日饗其禮而冒其名非牙僧之義也

檀部言先儒以教為梅其說頗附會元鳥生樊之意如詩言絕其祖武傳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皆繼踵相因循之愈復帝式敬歆言帝嘗行却謀之禮姜嫄踵而行疾而不遲復世弗深考經旨傳註怪詭禘祫併為一談至北齊妃嬪參贊顯而不謁去禮逾遠歷世非之通考此條說經甚明確集註何思不及此而仍先儒附會之說歟

唐玄宗蜡祭祝文伊耆神農及諸星前自稱皆曰子嗣星

帝果稱子於古帝前已覺爾會施諸星及歲漬則更不

倫

通考於天子廟引陳氏禮書曰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裡於六宗與見太祖同周官守桃八人以恭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記前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愚按禮書之說不獨可明廟制於六宗義亦確說舜典於苒梁味乎此則知張秀才三昭三穆之解非一人臆說也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為上或以南方為上泰必以左為尊

淮東手說卷十五

十一

也朱子此說可以定昭穆之序亦可正今人尚右之謫然今人何以謫蓋由不悉北方堂宇戶廟階席規制耳政和四年作景靈宮其天興殿以奉聖祖九天司命天尊大帝玉石像刻真宗皇帝聖容侍立慈按歷代崇奉二氏有倍徙伊川之被髮野祭者此乃至刻祖宗像侍立不與之神與晉懷惠執蓋行酒河異北般屈辱端已兆此當時君相曾莫肯憂禍之及也宜哉

司馬溫公文潯公先廟碑曰先王之制自天子至於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及秦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管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

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述者於令以官品為所祀世數之差此說推尋原委論古有識文亦勁婉但祠宇屢見封禪書而堂之稱似漢尚未有宜融會觀之

徽宗大觀四年議禮局言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所謂太祖者蓋始封之祖不必五世又非臣下所可通稱今高祖以上一祖未有名稱欲七稱五世祖從之按高祖上一世稱五世祖文人承用不少茲猶侍陳請者專為宗廟言耳然即此益知近人從已身算起以高祖之父為六世者決不可通矣

淮東手說卷十五

十二

政和時詔賜諸王子三接青羅繼一紫羅掌扇一遂為故事皇太子用三簪青羅繼紫花羅掌扇四高宗建炎元年詔自官特許乘轎惟不以入皇城按繼古所謂蓋以青蓋入洛語繼之則青為乘輿之飾詔賜皇子其以示寵異繼轎古之角輿升丹嘗以祭駕人車諸陰侯則其來已久百官許乘則始南渡以後蓋紹聖二年有京城土人乘轎之禁故也

東漢皇帝葬儀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裹以鞶帶山門喪帳皆以鞶帶紫纁當云以二瓦器始死之際繫於木裏以革帶置庭中近南門為重今山門是其象也按

重禮記註云士不長三尺餘無可考今北方喪事門庭間聯華席為屋其柱及門旁亦覆以席上有簾字狀如華表其即門席簾遺制歟

唐高祖之喪虞世南上封事請於事竟之日刻石陵側書今封大小高下之式意蓋欲預防後世窺伺不知石上所書果足取信發塚者否且與所云內雖不藏珍寶人但見高墳大塚豈謂無金玉者自相違戾書奏不報久之乃下帝固嗤而薄之矣

李延年因胡曲更造二十八解采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

滙東手談

卷十五

十三

具存愚按此樂府有解之始蓋以聲律為主故以為武樂非僅誇飾詞章近人乃爭於魏晉所不存者效顰不已真是一無所解耳

春秋孔演圖有人金卯與於豐擊王鼓駕六龍此為漢高作識王鼓六龍皆寓言通考謂鼓有以王為之者似迂愚賤之說以馬為不急之務則士卒亦當遣而還曩也議事雋而有遠識吾鄉章江有艘艦二百餘艘俗呼紅船自明代以來歲修造費不貲積案要津舟人坐食強肆客艣苦之化年申開拆賣江面一清然事有隱今寄政者士卒遂聚之說恐為際承平言耳當事者尚宜慮遠

木心不正則脉理皆斜子雖勁而發矢不直此工執藝事以諫也勁而不直酷中太宗生平太宗徒以朕以弓矢定天下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過乎旬獲則亦徇末忘本矣吾郡先民張古城嘗進連弩疏中歸重於機云偶因一械之微竊喻人心之妙蓋規武宗也意即本之弓工

熟讀此書哀矜惻但之意千載而下猶使人為之感動且拳拳訖貨惟富之誠則其不為聚斂征求設也審矣鬻獄取貨末世暴君汙吏之所為而謂穆王為之夫子取之子且其所為贖者意自自在學者不能詳味經意而

滙東手談

卷十五

十四

深考之耳通考此論極平允其謂哀矜庶獄乃此書之大旨又疑篇首有脫簡而詳引漢事及復證明皆有功傳註嘗妄意經於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官有族姓嗣孫皆特呼中告必是時周道漸衰八議之人犯科者衆刑則寡恩有亦無以示懲不得已而為此制於議親議故之人仲還惡沮奸之法論者以為天下通行恐非經意

太延中詔吏人得舉告牧宰之不法者於是兇悍者求得牧宰之失乃貪暴於閭閻惡按牧宰不職而許吏人告通民隱也乃兇悍遂借以資貪暴罪固浮於子證父攘

矣夫復霸堅冰漸非一日民並有爭心而不忌其上則凌夷可憫昧者但知取快目前而不念牧宰不職罪固各有應得而發自兇悍貪暴者則告許之習成上下之分汨是宜大理其本

胡政堂論張理張瑋兄弟報父讐素仇手殺楊萬頃事以爲楊汪非理殺張審素而瑋瑋殺汪事通均等但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仍矜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殺之是楊氏以一人而當張氏三人之命不亦頗乎按致堂曲諒人子復仇之隱意甚美然董元擅將兵七百圍汪殺告者且脅汪善秦審素則生不然則死使教

淮東手談

卷十五

十五

兵不至若輩不擊斬汪其得免乎坐審素以反固非無因第論命之多寡則告者獨非命乎蓋復仇當先論理之曲直善乎公羊氏之言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也理瑋身竄嶺表父果冤冤負谷上陳可也乃相率逃歸手殺萬頃於都城則亦難從末減矣裴耀卿李林甫人品雖不敢望張曲江而斷斯微則裴李不以人廢

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不能自書牒倩人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無得挾私妄訴此周太祖廣

順二年敕法意周知書倩人姓名居處是當日已有代書矣聽執素紙尤可破訟師之把持乃今用代書者或藉以逆殺人口利啗勢劫互爲欺蔽民冤莫達若聽執素紙庶救萬一雖然苟非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縱日受千人之訴亦何益於民哉

撫州泉州誤決重囚大理寺丞石邦哲上疏曰如近年撫州獄案已成陳四開合斷放陳四合依軍法又如泉州獄案已成陳翁進合決配陳進哥合決重杖姓名畧同而罪犯迥別臨決之日乃誤以陳四開爲陳四以陳翁進爲陳進哥皆已配而事方發倘使不寬審衆散其面

淮東手談

卷一五

十六

目口耳而衆行給酒辭訣之令是二人者豈不能呼冤以警官吏之失哉愚按決獄而誤因名主者尚有人理乎石大理想到呼冤則知立法者別有深意憶官西曹嘗校對本章重犯有侯喜訝其姓名全典叙追同貽黃三處皆然乃索閱原案則姓下脫二字蓋侯二喜也亟命贖更改正於戲向微偶憶昌黎門人則誤與泉撫二案相去幾何哉

與宗嘉泰二年臣僚言近日大辟行凶之人隣保逼令自盡或使說誘被死之家賂之財物不令到官當求其故始則保甲憚檢驗之費避證佐之勞次則巡尉憚於檢

覆又次則縣道僅於藉勘結解上下黨蔽只欲省事不知置立官府本何所為今若置而不問則是被人殺者反為妻子親戚乞錢之資甚可痛也此疏言欺蔽情事曲盡蓋按條論罪為死者雪恨亦以維人心風俗預一有錢可乞其可痛又甚於省事夫檢驗何以費証佐何以勞必有致之者然則逼令自盡雖未明正其罪尚是以命抵命至於財物之賂害又有非妻子親戚所能盡者大率要賂必奸民賂滿志雖妻子親戚皆受其惡喝挾持并錢不得乞志不滿妻子親戚所乞錢必使耗盡而後已近餘干有異民以烟管戲散而銅梢入脬致死

滙東手說卷一五

妻子得賂已棺殮矣其舊里之梟者要索去奪遂發其事剖棺截首煮得銅梢雖罪人斯得而死者被焚如之慘以快奸人豁壑之私此等處固法所不及要亦治獄者所當察也

聞天漢四年當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索強吏民請奪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愚按蕭望之前言贖罪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論其理此則論其害夫盜賊雖不盡因贖罪然使豪暴得藉口急人之急以相夸尚則風俗人心莫大之憂也太史公傳游俠貨殖其所感深矣或乃以為司馬子長自傷

何歎

滙東手說卷一五

十八



文獻通考二十五條

容齋隨筆三十一條

楊誠齋序易傳陳氏稱其序言古未有字八卦之畫即字也愚謂此意甚好一盡至四固通用之字即如坎立之即水字離立之即火字坤立之即川字皆自然之象也南昌劉聲元嘗言人九竅上六下三泰象也亦自有理安是本之宋人

朱子駁林子中論易有太極三句之說曰已如母之懷子

滙東手談卷十六

子在母中生如母之產子子在母外比喻極明然林氏惟其已之是以生之亦自瑩徹蓋本周子元極意在母中先天之易也子在母外後天之易也理本一貫而各執所見遂覺不能相通

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籀書古文并

紫書指書總對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此隋經籍志語則楷書之名漢世已有志又言石經貞觀初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按石刻篆隸字多作搨近來嘗古者或作拓蓋本隋志于搨字書晁氏曰唐顏元孫撰陳氏曰唐顏元孫為于搨

字書其姓真卿書之刻石吳興為世所寶此敘于搨字書來歷明確世或以其書為魯公自作矣

鄭夾漈言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且三子年之史籍而路踰七八種書中所可為遷恨者博不足也愚謂得書既未廣安得不踰踰七八種書中不知夾漈舍七八種外更何所資度不過欲撫入後世所出再質相半如三墳竹書之類耳縱使有此於史記何所益乎乃復以多聚舊聞間以俚俗為病則又與踰踰七八種書之說自相違戾

晁氏謂宋書頗精詳但志兼載魏晉失於限斷又王邵謂

滙東手談卷十六

其喜造奇以誣前代如琅瑯王妃通小史牛金生中宗李武於路太后處寢息人有異議之類是也此喜讀前史之言而琅瑯尤有關係蓋時丁篡奪劉據誠許自多豈可作史而污人閭閻此皆宜刪他如呂不韋黃歇安知非怨秦者及李園筆文致司馬信而筆諸史固已傷雅後世尤而效之誤矣

太宗有馴犬常在乘輿側及崩犬輒不食李至常作歌紀其事以遺錢若水其斷章曰白麟赤鳥君勿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而若水不為載晁氏意似不滿若水其實不書為是實錄晁氏大處試觀虞書紀堯祖落即白麟赤鳥

不啻蟻蜂況大乎如以為感格之微則舉朝盡不食亦
僅與犬埒倘不能不食將遂不如大乎言史者好奇嗜
瑣如此宜乎紀載之日倏且穢也

習鑿齒撰襄陽耆舊記前載襄陽人物中載其山川城邑
後載其牧守愚按錄篇之法即今郡邑志所本寧化志
以土地人民政事為綱似是權輿考厥

昭明廟食於池頗著靈響元祐始賜額曰文孝事見通考
吾鄙東郭亦有廟額曰郭西文孝豈廟舊在西郭歟通
考又載祠山家世編乃唐仁澤曾樵編輯廣德橫山神
張王事跡今吾邑北郭亦有祠山廟俗傳為痘神云

滙東手談

卷十六

三

朱子言潛虛之數只似如今算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
下橫一畫則為六橫二畫則為七蓋亦補湊之書也愚
按立直為五橫一二為六為七今市井紀數多如此其
即本諸潛虛歟然以左傳亥有二首六目下二如自考
之則其來久矣

周平園序曾氏之護農器譜曰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
作牛耕世以為起於三代予謂不然牛若常在畝畝武
王乎定天下胡不歸之三農而放之桃林之野乎愚按
牛耕所起經解明文然三代制產五十七十百畝又有
餘夫之田耕不用牛決非人力所能勝如今北方馬驢

皆以勤畝又安可以經史未載遂謂馬驢未嘗耕乎武
成所稱歸放不過示天下弗服非盡捐棄牛馬也野者
田之總名安知放非以供桃林百姓之耕乎以此證未
服耕恐未盡左傳陳田奪牛咎在牽者豈向牛論勞逸
功罪以易服牛為服車亦未確蓋力田即是服書服田
力穡詩亦服爾耕是也何必牽車乃為服哉惟解犁牛
為犁田之牛則視集註明捷然牛既犁田則亦不可謂
牛耕非起三代矣國語宗廟之犧為畝畝之勤允牛耕
明證也至後稷之孫叔均不知即不假之子鞠抑別一
人然伯益著書已及後稷孫乎固難詳說

滙夏三談

卷一六

四

周氏涉筆稱射鯨子言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
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如海內殺十三者
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筆之於書以殺為教孫
吳却未嘗有是論也愚按兵家雖多嗜殺然必務制人
若所殺是敵則湯武無及半之事若自殺其人或已卒
為敵所殺及半則敗已大矣何貴知兵蓋殺當讀秦滅
省之意也用半則王者之師用十之七則伯者之旅滅
十之一則僅能自完者耳由左武對張德遠直欲將八
十萬人先斬四十萬是誤讀殺字也談兵不明字義卒
自及也宜哉

陳陶集二卷晁氏曰唐陳陶葛伯也鄱陽人大中時隱洪州西山自號三教布衣云江南野史有傳是按鄱陽前志皆載葛伯已已鄱志因新建志稱新建人遂刪去然宋詩紀事或作粵人閩人其故里迄無一定而新建特其隱地余則在鄱言鄱故三立考據此補收得來修鄱志與不與新建志改紀寓賢亦可免借材之誦

石林葉氏曰晁元從嘗云頃以諸生子見鮮于子駿教之為文曰文章但取簡易和緩不必奇險如詩言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此豈不甚平後人因之乃曰援北斗酌酒漿一變雖奇以北斗為酌母乃已奪乎其甚遂

淮東手記

卷十六

五

有言上天揭取北斗柄辭至於此則已弊矣極以其言為然愚按詩文翻用古人語是生新妙法妥當相題凡不能莊語者則借詭假以寄晚屈子意如此而天問為最若不預其安一例視之則不止駭人觀聽亦化溫柔敦厚者為志怪實關世道人心非僅立言之弊矣欲作不經人道語者當時味子駿之訓先五世祖惺堂先生嘗謂語不驚人死不休為為人則義更深已

溪園集十卷陳氏曰新蔡吳德大年撰德仕至靜江倅居餘干有溪園佳勝此鄱郡志宜收入流寓者又介卷集十卷陳氏曰左司郎官趙彥端德莊撰乾祐間名士也

嘗宰餘干趙忠定其邑人初冠多士德莊在朝往謁謝德莊語之曰謹勿以一魁先置胸中可謂名言愚按能如此出言宦業必有過人處惜志載開卷周公諍齊東野語紀告忠定語較詳亦不及治餘之蹟

通考載紹興六年冬饒州雨水入城四百六十餘丈憑按水雖以涌溢為災然必不能數倍於古即以所見吾邑水準之康熙丙申故老言親萬歷癸丑水大三尺近甲申水最大與丙申同較安瀾之歲不過增丈許即視極涸不三丈也况冬非暴漲之時城地寬平又非谿谷驟溢之比若至四百六十餘丈則土素風雨諸山皆淪深

淮東手記

卷十六

六

淵復有何人從何處丈量乎他條亦時有稱十餘丈二百餘尺者夫計水以深不以闊四百餘丈得非以闊言乎如以闊則曠野平原雖千萬丈可也又何四百餘丈之足論歟宋史不載此事殆已悟其失矣

嘉定八年夏五月大旱自泉皆竭行都斛水百錢江淮五水數錢通考所紀如此愚按浙水鄉也泉無竭理即井竭江汲亦不遠斛水百錢或價以人稠而昂尚自有說至江淮大瀆豈有杯水數錢之理若所居在無水之地則不必云江淮與土俗變言稱昔年大旱江湖皆竭有八道挽船裝水來賣其通考此條之謂干

天禧二年正月永州大雪六晝夜方止江溪魚皆凍死事
見通考余已丑長鹿洞十月初二天頗晴暄次日稍寒
初四大雪頃刻數寸實立冬前六日傳聞彭蠡巨魚數
十百斤者鱗首凍死余謂魚本水族淮河頻凍不聞魚
鱗甚以為誕及歸則所言皆同而巨鱗新積於市始知
所傳可信而通考此條之不誣因記癸亥三月朔大雪
積數寸時清明已七日俄米價驟昂且三倍而庚寅夏
米價亦暴增恤緯者多憂之米幾旱稻大稔糧值頗平
及為十許年來所未有而是年冬煩如春鄉間臘月種
豆辛卯正月月中旬豆已畢種而豆復大稔固穀已丑之
灌東年談卷十六

七

雪非秋也蓋春秋傳所謂司歷過者也堯典以析困夷
隤驗天時其義精矣魚死又當別論

淳熙九年春德興民家有鏡自飛舞與日光相射按此五
行志所謂金不從革也然歷代所無必馬氏得於郡人
傳聞而宋史亦書之

孫皓遣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楚九州渚
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共皓聞之意益
張按使者丹書近理可信吳志直云歷陽山石文理成
字則誕矣通考兼收兩說要不如專存此說之安

寄書與婦毋好看新婦子此齊神武移都時童謠語不工

而有蟋蟀山樞之意新婦以子字助稱吾郡今猶然則
其來已古

天寶後詩人多為憂苦流寓之思及寄興於江湖僧寺而
樂曲亦多以邊地為名按古以此為謠言今日舍此則
往往不能措語即不果為詩妖而詞旨局促於溫柔敦
厚之教亦遠矣

寶誌墓中偈言江南事頗驗然只中晚後近體決非梁僧
手筆疑傷李氏之亡者假託以資寬解耳然末句隨虎
遇明興解者以錢俶入覲在戊寅為隨虎之驗愚謂明
興二字似為宋太祖作識或太祖習聞是偈而建國號
灌東年談卷十六

以應之耳

符生既立猛獸及狼大暴惟害人而不食六畜一年殺七
百餘人太平興國中果聞虎害捕獲百數通老毛蟲之
異甚多觀此二事則恐無奇政之言不驗矣吾鄙已未
與申聞虎暴大作殺二百餘人余時僑居義城村十數
里間斃人二十餘而巫三馬犬永無算暴獵者捕之獲
三虎一白額者最大能人立剖其腹得銅銀指環及人
爪甲五升許他村所捕幾十倍迄不止邑尹蔡晝經船
山虎至昇夫棄與升木避虎過道緩步去比旋諸夫皆
子杖俄祭以事去虎患亦息

碣石在漢樂浪郡遼城縣長城起於此山今驗長城東戡遼東而入高麗遺址猶存馬氏註云按尚書云炎石碣石入子河石碣石河赴海處在今北平郡南二十里則高麗中為左碣石愚按碣石說不通考獨指明北平郡南二十里則碣石在今天津之說無可疑矣至於以長城所起為左碣石於經文右字尤覺如土委地容齊隨筆載襄陽隋處士羅君墓志曰君諱靖字禮高祖長卿齊饒州刺史曾祖和智祖養父靖學優不仕有名當代父子皆名靖不可曉余疑父字下必有處士父名殆上石時諱避之過遂致脫遺靖連下為句即處士也

歷代文選卷一

卷一

一

向嘗見韋燕錄有遺父名及註守志事於父下者安知古人疎脫不通類耶父子同名則決無是理至吾翻刻史齊世有羅長卿亦志載所未及

隨筆引大般若經有扇搥_{切皆}半釋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不能生子按俗謂閑驢馬為扇扇_切似即其義今字悉作驢殊不及扇之古

隨筆引大集經六十四種口業而所列只五十二不知本有闕教抑文敘未盡錄同諸健雲圖當舉以見問余不能答也

關天遺事之書其行頗盛然如容齊所駁三事之曉然則

其他附會可想疑誤後生是深慮觀碑說而不識此意未有不為鄙人書所愚者容齊又言鄭處誨明皇雜錄妄載張嘉貞入相事而惜史之誤采皆著述考古之家所宜知

夫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省各有當也容齊此言蓋以故事增文省之失觀以馬班衡傳互較而喜史記之簡樸其旨可見

則殺者必不能令色木訥者必不能巧言此近仁鮮仁之辨訓詰明爽容齊說經之佳者

昭實思遠可謂賢子弟矣容齊舉往事作鑒蓋以樂老子

灌東手談卷一

卷一

一

之痴頑凡有賢子弟者固當降心其言倘無此賢子弟尤當知所自惕也

吳中人語言尚多用寧馨字為問猶言若何也容齊解寧馨明提吾郡淳梁語猶如此但寧為尼耶切馨為胡加切耳

魏晉之世假官田牛者不過稅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今吾鄉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謂之牛米蓋晉法也按牛米法今已不行十取其五則仍而東改謂之分租秦制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此即今佃戶納租法然秦時豪民所占皆官田今田則民

所價買而輸賦稅正未可概論乃不遵政本者忿田主坐享封君之利而視佃人負租爲固然則富實交困之漸也不可不察

石鼓歷代所寶而考據出處當以宋馬子卿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之說爲長狩岐陽事見周書文帝十一年十月蓋宇文氏好摹古人此詩之儗吉日車攻正猶燕綽爲大誥盧辯論公卿皆摹擬尚書安知是詩非即綽綽作然字既蒼秀語亦古雅即出後周亦不失爲法物何必附會蒼姬也容齋椅撫昌黎歌語極雋而文惠應制科試蒐岐陽頌則櫟左傳作成王

滙東三義卷一六

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蓋於天下通五分之一耳吳楚蜀閬皆爲蠻淮西爲羣舒秦爲我愚按文敏訖周季言耳若周武時庸蜀八國皆隨伐紂汝墳江漢咸入風謠吳楚蜀閬之朝貢可知秦製土在幽王後且鮮虞肥鼓皆神明之後不過因其朝貢不時名稱不敢所謂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與後世土目相似春秋經傳所紀與會盟征伐者多矣何可以漢魏諸邊人相例而隘周疆哉

隨筆引列子華曰无則无極有則有盡然无極之外復无无極无盡之中復无无盡无極復无无極无盡復无无

盡余謂此白馬非馬之緒言釋典多借爲粉本周子无極之說取諸禦寇幾仰偶合歟

容齋譚辭能格調不高而妄自尊大然其序折楊柳曰文人才士各街所能莫不條倡舞腰葉如眉翠出口皆然頗爲陳熟今觀能所作雖連劉白然指撝正自遶切余官京師日鄙人咏秋柳至數十百首至今未得寓目不知果不蹈能所識否

武鄉不用魏延計隨筆以爲公真所謂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方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建旗鳴鼓直指魏都固將飛書告之擇日合戰豈復窮行竊步事一旦滙東三義卷一六

之說以規武陽哉發明諸葛公心事似爲訪降金人者痛下鍼砭

容齋敘正陳后山叢談敘事而曰后山之書必傳於世想貽千載之惑是以辯之余謂知必傳而後訂正先民長厚如此愛人以德又如此不知者或疑爲露才揚己好暴人短矣

衡山南岳真君碑末有別駕賞魚袋上柱國光大睦容齋以賞魚袋爲不可曉四筆引唐職林云開元敕非灼然有戰功不得輒賞魚袋誠爲明據然竊意岳碑所列殆因別駕不在有魚袋之列大睦或由特賜故謂之賞而

不同應得者直稱賜耳

次山有文章可悅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潔多餘慙心語
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
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
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擬文於一氣間
為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
口楊素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此渚溪石上皇甫
持正詩也容齋謂皇甫湜李翱雖韓門弟子而皆不能
詩此詩乃論唐人文章耳風格殊無可采余謂論文到
至處即是風格且此詩起語曲盡次山文境文於一氣
滙東三談卷一六

十三

二語非惟彷彿昌黎抑將直逼老杜有詩如此即謂之
能也可

隨筆引坡公言為士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為
非王安石為政殺其法恩數既削得人亦衰矣余謂此
為育才用人者言是有許多成人材厚風俗妙用若
士君子自處惟當敬事忘私豈以名次先後恩禮隆殺
為急奮哉

雖孟敬子之不臣寧軫禮食不肯不情而為齊蓋先王
之澤未遠故不肖者亦能及之此為宰我短喪周旋然
左氏記敬子事乃明三家之不協耳非欲以為訓也容

齋蓋有為之言不然不肖者又何勉而及之可言乎且
近於總小功之察矣

文敏在樞府日論冊奏江神為帝謂洪河長淮受國家血
食祭祀不為不久當胡騎之來如行枕席惟大江生過
巨敵之衝江神之帝於是為不忝矣余謂青淮河富矣
然以活臣士民之眾不能抗禦疆敵而使問諸水濱意
蓋別有所諷

若真能陳義引年或辭禁知止者乞厚其禮節以厲風俗
容齋此奏關人心風俗不小惜當日允行而復不行也
隨筆謂告命及符牒所書亦云權即官固已甚野至於尚
滙東三談卷一六

十四

左侍右之名遂入除目皆小吏不諳熟故事馴以致然
書之記注為不美耳按今人稱戶兵刑工四尚書為大
農大馬大冠大空侍即為少農少馬少冠少空蓋惟欲
省字而不察農馬冠空皆侍司成義除去司字農空尚
可漢世已有大農之稱馬冠則室矣陳仲醇枕談載唐
人謂儀部之長曰大儀員外曰主儀主事曰小儀見鄭
谷集則知習俗相沿也久矣哉

以功名為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賢卿大
夫未有能知止自斂者也此以為張德遠發背脅癰疽
決之不可不速虎狼在寢養之則自貽患此似為趙忠

定忽韓侂冑發

予教授福州日林之奇少穎為書學論講常簷下土數語曰知之為知之堯舜與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為不知九共掌飲畧之可也其說最純明可嘉林居有書解行於世而不載此語故為表出之此容齋教說書者闕疑也不止表章少穎

隨筆引文苑傳曹操與楊彪書教修恃豪父之勢此不獨欲殺修矣彪不能禁修脰操已又不知避位遠此貽書見逼仍不能引決毫亦甚矣操又遺彪妻妾驛婦人有驛見此

雁東手記卷十六

二五

古人為邦以國體為重無大小強弱之異也其所以自待及所以待人亦莫不然故執信修詞非賢大夫不能蓋春秋列國各數百年其必有道矣此容齋有嘒之言南渡君臣漫不省此何以立國容齋使金爭受書禮想亦子座自命而卒不能折金人之氣則以宋積弱已甚曾不能如鄭之猶有以自立也

隨筆稱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必待將如韓信相如杜公而後用之不亦難乎惟能置蕭房於帷幄中拔茅彙進則珠玉無蹕而至矣此即古人擇相之說然世不患無韓杜患無蕭房耳能置蕭房於帷幄尤非易事歷代蕭

房韓杜同一坐老者何限拔茅彙進詎易言哉

世儒或以劇秦美新貶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述新莽之德止能美於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文敏善法言政委曲周旋然大節所在忍非不得已所能藉口亦非微詞可以解免也蓋雄亦國師公一流人而才不及故惟抱鉛槧為新室粉飾太平而位不甚進觀所著作動擬聖經則莽世文告典冊皆雄輩為之非唯竄逆亦侮聖矣乃以寂寞巧自掩覆唯寂寞自掩閣時人蓋嗤其飾偽也不然顧赫如劉歆嚴尤輩方繼踵就職尚欲雄棄寂寞乎

雁東手記卷十六

二五

孫臏滅寬容齋謂師行逐利每夕而興此役不知以幾何人給之又必人人各寬乎余按寬軍行所必需糧地土聚石皆可為寬非如人家之寬費大工繁況既日減尤不難給如容齋所疑則將不寬而炊乎夫日減猶以為疑則虞詡之增不尤難給乎蓋其增也但使有炊爨之跡便足意固不在炊此兵家急智詭道非可以尋行數墨論也容齋又謂馬陵斫樹白而書之者不可信夫斫科龐涓追至馬陵必夜伏兵或不知其至故以火為候火欲迫者代舉故斫樹使白而又揭蠟書其上以疑之疑則舉火此龐巧於致人容齋未免泥看然即此亦

可見先生之長於兵矣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本自言農民出入之時耳
鄭康成始併入下句皆指蟋蟀容齋引古說似視今訓
為長

吳苻本為秦番陽令故曰番君項羽已封為衡山王都郡
鄉即今之黃州也復侵奪其地故高祖徙之長沙而郡
臨湘一年薨則其去番也久矣今吾邦猶指郡正廳為
吳王殿以為苻為王時所居牛僧孺子怪錄載唐元和
中饒州刺史齊惟女因止州宅誕育為神人擊死後有
仙官治其事云是西漢鄱陽王吳苻今刺史宅是苻苻

漢夏三說

卷一六

一七

時所居皆非也容齋此言可啟附會古蹟者達心然苻
之所以為令雖不可考要必非如後世流官竊意闔廬
伐楚取番必封其支庶世世相承至苻而秦併天下因
其得民心故遂以為令則由秦及漢尚去都雖久而漢
之封苻番仍隸長沙封內安知不即為今時故居為行
殿乎恐未可因西漢鄱陽王語之誤而盡以為非也一
說作齊惟女所犯乃梁朝陳將軍事出裨官可無深論
第今郡解已非宋時舊址宋時舊址亦未必即是唐廩
則郡正廳刺史宅徒付之想像而已

滙東手談卷十六

滙東手談卷十七

鄱陽史 珥著

容齋隨筆 六條除一條

續筆 十三條

三筆 三十二條

唐崔安潛治盜出庫錢真榜其上曰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侶而至者盜不服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汝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殺盜於市於是盜侶相疑散逃出境李公擇治齊州痛治之殊不止他日得黠滙東手談卷十七

盜則以盜發輒得而不哀止之故曰此由富家為之累使盜自相推為甲乙官吏巡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公擇曰吾得之矣乃令凡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盜賊遂清予乃知治世間事不可泥紙上陳跡如安潛之法可謂善矣而存盜反恃此以為沉命之計則變而通之可不存乎其人哉容齋此說可益治盜之智後世捕役養賊正用推為甲乙法為公擇者誰哉況發屋破柱只可行於富家如明之劉七李福達輩皆交結近侍窺伺官禁則變而通之又當何如

薛居正舊史紀載翰林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賊殺

其子獲正賊現在宿州本州不為勘斷帝大怒遣實儀乘輅往按之及獄成族死者二十四人儀奏辭之帝旨甚峻故儀之用刑傷於深刻知州趙礪坐除名此事只馬氏子一人遭殺何至於族誅二十四家其他可以類推矣容齋少世宗之廢史臣亦嘗儀則當時皆不以斯獄為是然以余臆論賊發界中獲而不斷知州豈不當除名且賊至殺人不忌乎日凶橫可知非同關殺僅以一人償一命也當類牽引至二十四人亦必積惡有可死之罪況承刑政不綱之後則亂國用重典似尚未為酷且史所云族從坐之名二十四株累之數容齋謂滙東手談卷十七

族誅二十四家亦似誤

隨筆載實正周漢隱帝相也周世罷政以司徒就第後范質用此官在中書及歸洛陽常與編戶課役正固不能堪訴於留守向拱拱不聽與爭富碑公為相神宗嘗對大臣稱知河南府李師中治狀公以師中厚結中人因對曰陛下何從知之師中銜其沮已及再尹河南富公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乃知君子失勢之時小人得易而侮之如向拱李師中輩固不乏也余按爵位去來倏忽耳苟徒快頃刻之忿睚則貳思位齊台鼎亦望有里居之日自處又當何如向李輩固不足

貴失勢者惟自率失勢之分而視為固然自可省無限
擾擾一與易侮者較則是欲與分謗所以自處者安在
容齋論韓退之寄盧全詩以為奸盜固不義然必有為而
發非貪慕財貨則挑暴子女如王川之貧至於憐僧乞
米隔牆居者豈不知之若為色而動是以一赤腳老婢
隕命惡少可謂枉着一死余按山橫催出情理外乃所
謂惡難似也况詩明云上有慈親下妻子又云去歲生
兒名添丁生兒者必少艾室中固不止一赤腳老婢騎
屋之隙亦可想矣尸諸市者法也然既選依婚媾則法
有所窮先生又遺長韻來都邑未可極政理是借原告

滙東手記

卷十七

三

轉身而不能盡法若哀已盡情說出此寄詩本旨也正
不必慮惡少枉死

舊史但云甫性褻躁嘗惡醉登武牀斥其父名武不以為
忤初無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然
容齋辨證深得舊史之意新書務欲事增好采小說而
棄舊書其最歧出者莫如李必傳舊書載其禁米瑟瑟
收諫官餐錢談神仙說道求容不為時君所重隨事倖
仰無足可稱則必特一浮誕徇利之徒雖有善處亦瑕
瑜不相掩新書悉櫛李繁鄴侯外傳夫繁以無行見譏
於史宋晁氏陳氏皆謂其言不可信其曰外傳蓋亦知

公論不與而姑嘗試言之可盡收入史乎舊書敘安備
事云泌百端奏說上意方解言簡而該泌得此足不朽
矣杞帝郡誦貴臺瓜詞紙成科譚耳顧與讀唐史者徐
商之

容齋贈筆引李邕傳邕七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奇觀
多齋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月數百首愚按月數
百首則歲數千首矣非唯心手難供而汎濫如此又何
足重疑月當作凡

續筆謂太公丹書今罕見於世舊魯直於禮書得其諸銘
而書之然不著其本始予讀大戴禮武王踐阼篇載之

滙東手記

卷十七

四

甚脩凡十六銘賈誼政事書所陳教太子一節十餘言
皆此書係傳篇之文然及胡亥趙高事則為漢儒所作
可知矣漢昭帝紀通傳傳文類注曰賈誼作在禮大
戴記其此書乎余按丹書出處有大戴禮可考而傳傳
篇之為賈誼作則非文敏讀漢書注之精審不能表出
也

信與乎固能擇所從然不若蕭何之先見當秦之末亡已
知其不能久矣容齋推鄴侯先見固然然蕭曹皆高祖
同里閭故人故得同謀舉事其先見在能知高祖之成
不在知秦之敗若陳轅地分睽隔所遭不同擇主之明

尚當別論

吳歸命侯天紀三年八月有賈萊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並廣五寸兩邊生紫綠色容齊謂唐中宗景龍二年岐州郿縣民王上賓家有苦蕒菜高三尺餘上廣尺餘厚二分說者以為草妖子按賈萊即苦蕒今俗呼為苦馬者是也歸命次年亡國中宗後二年遇害雖事非此致亦可謂妖矣余謂賈萊即今仙人掌形圓長似琵琶史作枇杷南頓有高士丈許者土人或以飼永余三國志勳說及南安府志嘗及之若如所云苦馬菜則葉色狀皆類蕒豈有三分

淮夏三說

卷十七

五

二分之厚尺八寸尺餘之廣乎吳志明云東觀漢記賈萊作平慮草蓋俗名賈萊圖名平慮故以吳平為平慮即文意本明容齊乃謂未知何狀而後及甘泉賦之并

閏則轉求轉晦

太祖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上仙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為太平興國元年去新歲纔八日耳竊計積罰之逮制書到時已是二年之春是時宰相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失於不考故實致行之弗審使人君即位而無元年尤為不可者也容齊不敢斥言太宗之不得而歸罪諸臣則已盡情說出

自古威名之將立蓋世之勳而晚謬不克終者多失於恃功矜能而輕敵也關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鋒功名盛矣而不悟陸遜呂蒙之詐竟墮孫權計中父子成擒以敗大事此文敏為張德遠發若壯修以一身當曹孫併力之衝孤立無援重以學生糜傳難不能無輕敵之悔要與晚謬者殊科

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仄次序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為韻是也觀容齊此說則凡以題為韻止用題字今賦字亦還一段非古法矣至平仄次第用考官出官韻必四平四仄則始太平興國九年也

淮夏手談

卷十七

六

先公自燕歸得龍圖閣書一冊曰貽子錄有御書兩印存不言撰人姓名而序云愚叟受知南平王意必高從誨擅荆渚時賔僚如孫光憲輩者所編皆倣訓童蒙其園林一章謂茄為落蘇亦甚新余按吾郡稱茄多用甚新之名而余家每恨其不古未嘗隨俗考老學菴筆記引酉陽雜俎茄一名落蘇而王闢之渑水燕談謂錢鏐子跋俗謂跋為落杭人諺之乃稱茄為落蘇云

慶歷四年訪求郭汾陽後得裔孫元亨於布衣以為承典軍助教歐陽公行詞有云往服新命以榮爾家容齊謂二十四考中書令之門而需一助教以為榮乎亦淺矣

余謂助教雖不足榮汾陽然異代猶仰其勲德祿及後人榮亦在其中矣延余見吾邑明少司寇胡康蘭公贈公誥中有官高三品望重一時語天子以三品為誇其榮更何如

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檢點者如白公寄元微之一篇之中既酒者十一句東坡賦中隱堂五詩各四韻亦有坡妻似伏鸞崩厓露伏龜之語近於意重文敏此言極宜思作詩者必知數篇之不可重意方不敢輕易誇多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毛公為詩訓詁傳各

淮東手說

卷十七

七

置其名述其義而亡其辭容齋謂鄉飲酒燕禮笙入堂下幣南北面立樂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采芣切詳文意所謂歌者有其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雎以下是也亡其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於由儀是也有其義者謂孝子相戒以養萬物得由其道之義亡其辭者元未嘗有辭也晉享叔孫豹金奏陰夏之三而工歌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三夏者樂曲名擊鍾而奏亦以樂曲無辭故以金奏若六詩則亦歌之矣无可證也容齋考

証審矣第既未嘗有辭義於何屬若有其義則必有其辭使笙之所吹僅如後世工尺上四又何以見其為義似不如以存亡之亡讀亡其辭句中亡字之豁然也

胡邦衡竄新州再徙吉陽軍守張生遇之無狀邦衡盡禮事之至作五十韻詩為其生日壽容齋歎其去天萬里身陷九淵情事固然然余謂黎首猶知敬賢遺子就學張生乃如彼直一虎悍小人耳事以禮可矣安用詩為且胡公能請斬王倫秦檜孫近頭而乃被軍守以求活卒於死生禍福何間亦徒多一番世情矣

漢薛宣為左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立妻

淮東手說

卷十七

八

受囚家錢慙恐自殺宣移書池陽曰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拒以顯其魂容齋謂太守擅贈官職後世不敢然余按書拒即今銘旌當時曹佐皆守自辟故得假立以街典擅朝命不同至若里巷間未授職而稱街南納粟而被軍服即按諸顯魂之意亦速則容齋所謂然者敢已多矣

三筆載李元亮公擇尚書族子枹材尚氣崇寧中在太學蔡幾為學錄元亮惡其人不以前廊之禮事之蔡權第魁多士元亮失意歸鄉大觀二年冬復詣學道過和州蔡正臨此邦元亮不肯入謁蔡自到官即戒津吏門卒

凡士大夫無問官高卑必飛報雖布衣亦然既知其來便從造所館余按茲肯如此招延真軒人之雄世之妄自尊大者豈復具此作各獨惜元亮生平勁氣卒為蘇所籠絡倘僅一答頌而不受厚饋不資延譽庶乎松栢之志猶存然此孔孟所以自度也可輕望諸失意之人哉

三筆載自元豐以後更使各罷文散階檢校官持節憲衙制布政使司衙上用承宣字似即本之宋代

今人多用潛火字如潛火軍兵潛火器具以書傳考之乃滙東手談卷十一

九

當為潛左傳王夷師燔楚師燔皆注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為潛釋文音子潛及火滅也讀如燖音則知當為燖火容齋此說似未安軍兵器具不可明火故必潛行潛蓋隱伏之義若作燖則既是大滅又施火字則複矣且火滅謂用火滅師非言火之滅也燖蓋燒盡意而讀者多未察

紹仕於晉武之世至於惠帝死紹之事親視王褒遠矣通鑑猶取其蕩陰之忠蓋不足道也容齋責稽紹事魯甚正若蕩陰之役則既為之臣臨難又苟免是忠孝兩失矣節取蕩陰蓋亦與人為善意耳第紹已失身趙王倫

則不足道者正非刻論

太平興國五年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為襄信主簿洞嘗聚生徒數百人李煜有國時劉善田數十頃廩給之於是起建議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由是白鹿洞漸廢大中祥符二年應天府民曹誠即楚王戚同文舊居造舍百五十間聚書數千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詔賜額曰應天書院命奉禮郎戚舜賓主之仍令本府幕職官提舉以誠為府助教其後潭州又有藏麓書院慶歷中詔諸路州郡皆立學今藏麓白鹿復管之近者巴州亦創置是為一邦而兩學太學辟雍兩置尚且不滙東手談卷十七

卷十七

可足於美為不然也此見容齋三筆余謂兩學雖非古然楚宇琳宮塞寓縣而學獨以並設為嫌朱子當日太息於朝論者其即此耶第洞主以學田千進致洞學漸廢則文敏殆有取而言朱子與黃商伯業永卿諸人書皆汲汲買田則舊田盡於明起可知此事宋史削去蓋配之也朱子舅商伯於太宗實錄中擒以洞主明起為襄信主簿下有少本末並告錄示想亦開獻田而不滿耳今鹿洞猶列明起於典祀則獻田廢學之報亦厚矣宜乎主洞者多既脫公席也

吾州外邑嶧嶠山在樂平德興境李羅萬斛山在浮梁樂

平鄱陽境山出巖其軌道辛卯紹熙癸丑歲旱村民無食爭往取其根自九月至二月蓋救饑歲者平年古人不知用之傳記亦不載豈他郡不產此乎余謂此容齋泥看其字耳巖其土名也即經史之巖北山所米殆亦資糴糧非獨供蔬食齊米微微亦勝何云不知不載不產乎至於以外三海樂平則洪之久籍吾鄱尤為明證史於忠宣父子皆稱鄱陽人正非為首邑借才也張廵在雍正纔領一縣千兵而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然則大將軍告身博一醉不虛也余謂開府特進蓋避難者室街昌黎意欲見位高者無固志効死乃出邑令

滙史三談

卷一

二

耳容齋以證官濫似未盡又言李茂貞在鳳翔內外持管鑰者亦呼為司空太保余謂里俗稱呼與時變遷古所尊今所賤如相公稱始季漢謂相位而公爵也至宋猶然明則以稱儒生猶不失官其始之意今江北直以呼孩穉醫士稱郎中大夫市賈稱員外朝奉則方鎮持管鑰者稱司空大保何足多訝近乃有以先生稱胥役優伶者可笑可痛尤可悲已

先忠宣公北使上疏忤宰輔意貶官兩秩使回始復兩官時已出知饒州令子作謝表直敘其故曰論事見從猶獲稽留之戾出疆滋父屢沾曠蕩之恩始拜明綸得仍

舊秩伏念臣頃由乏使不敢辭難值三盜之連銜阻兩淮而薦食深虞獨殲之患或起呼吸之間輒露便宜冀加勦郵雖聖書賜報樂聞克國之建言而史議不容見謂陳湯之生事虧除官簿綿歷歲時敢自意於來歸遂悉還於所奪茲蓋云云忘人之過與天同功念臣昔歷於微文蔽罪本無於他意故從教救俾獲自新書印既畢父兄復共議奏增方檣固見此表未必不怒乃別草一通引咎曰使指稽留宜速虧除之戾聖恩深厚卒從杖拭之科仰服矜憐惟知感戴伏念臣早由乏使遂俾成行值巨寇之臨銜欲博人而肆毒仗節宜圖於報稱

滙東三談

卷十七

三

引車何事於邊巡徐偃出疆既失受辭之體申舟假道初無必死之心雖蒙貶秩以小懲尚許立功而自贖徒行萬里無補一毫敢妄冀於隆恩乃悉還於舊貫茲蓋云云忘人之過撫下以仁陽為德而陰為刑未嘗私意賞有功而罰有罪皆本好生坐使孤臣盡淪風負愚按二表皆工然今柳志所載則曰禁林淡日未遑坐席之溫鄉郡一麾偶遂分符之便雖始願不敢及此豈匪人乃能得之爰奉慈憐即趨官守伏念臣生而性介天與數奇膺真主之誤知建單車而出使茹毛北海已驚半世之遷除館西河幾絕一生之望敢期天幸復以身還

方深故土之懷，猥辱高門之召，果聞取疾旋致，疾頓上印綬，以歸田園，為輕典佩銀黃，而誇里更沐殊恩，捧檄入門，過宋上塚桑梓，遂衰暮之願，松楸寬夢寐之思，行道觀瞻，合宗感涕，茲蓋云云。合德天地，龍心神明，常思四表之歡，不錄萬里之過，而臣空行室，還曾獲效於秋毫，乍佞下賢，尚叨榮於書繡，內而自詒其美，言敢不上體至仁，仰圖共理，奉三年之計，自惟無補於朝廷，推一日之長，庶或兼容於微市，敘守郡至性益然，又復勤氣浮動，決非他人所能偽作，想此是到任時謝前二作，則聞命時謝讀者，政不必執此以疑郡志。

湛良士議

卷十一

十三

紹興辛巳，親征詔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宴安。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肥水之勳，閭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按是詔，陳康伯所草，然有後一聯，無前一聯，其文敘屬屬而陳，則潤數。周世宗廢併寺院，有詔約東云：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五百紙，女年十三以上，念得經文三十紙，或讀得三百紙者，經本府陳狀，已剝頭答齊，謂念經讀經之異，疑為背誦，與對本余謂：若讀是對本，則惟認其字似無紙數，可限疑念是能以梵語讀誦，讀乃是背誦耳。然念讀分屬，殆當日僧尼詭故博雅如文敏猶未

能周知也

容齋謂孟字只是最長最先之義，國語主孟昭我注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而謂孟為里克妻字，則非矣。余按左傳宣孟之忠，史記田敬仲世家稱孟夷，孟莊殆亦以長為尊，謂卿大夫之長耳。孟子趙孟之稱，本此。晉綏稱趙武為主，范宣子稱荀偃為主，以主稱卿大夫，晉俗也。主孟則合二者為稱，即謂里克蓋藉喻我發端，正所謂言無邪，也不必泥上文謂里克妻曰大夫之妻稱主，注說無本。

三筆載亡友向巨原，自少能作詩，予初識之於梁宏夫宅，湛良士議卷一七

四

上未深知之也。是日偕二友從吳傅朋遊芝山，登五老亭，以篤言出遊分韻賦詩，巨原得駕字，其詩曰：崑山何巍巍，氣象等嵩華。從公二三子，勝日飽閒暇。聯騎攀謝車，與自辦兩不借。捫蘿覓幽蹊，行板得孤榭。側送夕陽後，俯視高鳥下。登臨記曩昔，歲月驚代謝。却數一周星，復命千里駕。身從泛梗流，事與浮雲化。竭來共一尊，以為天所赦。明發還問途，合離足悲詫。詩成觀者皆服，余按此與後所載葉梅叔送文敏福卒滿歸詩俱可入志巨原名藩，開封人，傅朋名說。

碑志之作本于慈孫，欲以揚其父祖之功德播之當時

而垂之後世當直存其名字無所隱避容齋此言當知
今人往往以稱名字為訝不知文不名字傳諸異日知
為何人作乎是乃所謂大忘也安得以此意家喻而戶
曉之

東坡先生作文引用史傳必詳述本末有至百餘字者蓋
欲使讀者一覽而得之不待復尋書冊也此即文敏自
言諸筆引述之旨要不如明而能簡之尤妙

春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有文公益未知孰是
予按左傳文八年所紀乃梁益耳而杞文公名益始此
三筆辯博古圖周益鼎之說余考杞隱公亦名益春秋

雅東手談卷一十

一五

哀七年以和子益來者是也然鼎文自云周益非和益
也左傳書梁益耳在九年容齊八字誤又辯周雲雷
曰按經所書但云臧孫辰告羅於齊左傳亦無玉鬯之
說余按玉鬯告羅事見國語但博古所收多金器不應
忍及於玉文敏豈不見外傳者或記憶未及耳

漢藝文志雜家者流有大令三十七篇令古易字意必依
倣而作者然亦周漢間人所為今寂爾無傳亦可惜也
愚按知為倣倣而循惜之文敏真嗜古者得此意乃可
讀魏晉以前書

三筆引揚雄方言云食閭慙慙也南楚凡已不欲喜而

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食閭亦謂之慙慙
余按今吾鄱附郭猶有食閭語但閭為入聲蓋惡人激
聒怒而斥之之詞

三筆以文子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為孟子
杯水車薪語所本余觀所引水火土三段排比乃漢世
言五行者竊孟子依樣為之容齋信為平王時人語恐
好奇而過

漢高祖諱邦荀悅云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謂臣
下所避以相代也容齋謂之字訓變余按之訓變左傳
卦變皆用此義然注漢帝諱者直作語取用荀氏本云

雅東手談卷一十

一六

高祖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蓋謂凡邦之字皆易為國
耳惠帝紀注但曰盈之字曰滿顏注曰則知惠帝諱盈
也亦謂凡盈之字皆易為滿耳若訓之為變於字字及
不明近乃有以字為表德之稱妄謂高祖字曰國惠帝
字曰滿者

鈕為丁寧容齋以為切脚語余按左傳著於丁寧註丁寧
鈕也則丁寧之稱已古恐非後世切脚之比

三筆引法苑珠林開元字於胸前購千輪於足下余謂千
輪非兩足可容千當作十蓋足指盡羅紋也容齋又謂
蔡京心胸隱起一疋字高二分許以大軒誤國之人而

有此祥誠不可曉余謂京禍一代佛禍且不止一代胸
前此字純名凶狀可也

三肇戒人服礬石云文安在金陵因秋暑減食醫湯三益
教以服礬石圓已而飲啖日進遂加意服之越十月而
毒作鼻衄血斗餘竟至精液皆竭逮於捐館按礬石今
硫黃也記官京日有謂余真氣不足宜服半硫丸余謹
謝焉或疑余護疾余曰人身血氣之不能盡調猶天之
不能無風雲小小不通節飲食息心調氣足以勝之雖
疏解之藥可無輕服况峻劑乎若乃血氣與年俱衰猶
日必吳月必虧自是定理既未嘗肆情於斧斤之伐以

灌東手談

卷十七

十七

自戕又何必乞靈於草木之滋以強活楚靈夫差秦皇
漢武之為君越椒陽虎霍山蔚宗之為臣皆服半硫丸
者也效固可以逆觀而文安之為醫誤將一端耳

滙東手談卷十八

御陽史 珥著

容齋四筆五筆共二十一條

夷堅志支二十六條除一條

四筆深非韋孟王報聽譏實絕我邦之句乖疎而惜顏師古不引杜氏左傳註殷末國於唐周成王滅之之說余按左傳士句言昔自之祖在商為承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則承韋自周初國已不存會同亦不見經傳固不待詳論報王時勢而後見也商頌韋預既伐其承韋見滅之徵乎元凱以為滅於成王者思亦滙東手談卷十八

未確

世俗浮薄少年或身為卑官而與尊者方話稱其儕流必曰某丈談其所事監司牧伯亦然至於他人父兄尊長之前語及其子孫甥壻亦云某丈或妄稱宰相執政貴人之字皆大不識事分習慣以然元非簡傲也予嘗以戒兄輩云此文敏愛人以德故委曲開示且以非簡傲寬其遷改之路其實尊所不當尊親所不得親總是一副附熱心腸烏知分義為何物

予卿士作一列大夫小郡守行狀九千言衢州士人詣闕上書二萬言讀之者豈不厭倦作文者宜戒之余按宋

子作張魏公行狀論三萬言文敏似有為而發過使人厭倦之文世輒以此相尚幾於無理祇取鬧笑安得起文敏耳提而面命之手

韓退之為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因文敏讀韓集審細如此吾輩能爾乎然論黃家賊事宜狀易動難安句蓋用吳志陸遜語夫古人以蹈襲為戒後人乃以剽竊為能宜文筆之弊而不及於古也李滄溟筆識不及此故雖稍異時流而去古終遠者筆擬累之耳

嘉祐中吳孝宗子經者作餘干縣學記云古者江南不能滙東手談卷十八

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興江之東西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江南既為甲而饒人喜事又甲於江南蓋饒之為州壤土肥而養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戶羨舊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當寬平無事之際而天性好善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為怨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其美如此余觀今之饒民所謂家富戶羨者丁非昔時而高麗巨棟連阡亘陌者又皆數十年來寓公所擅而好善為學亦不盡如吳記所言故錄其語以寄一歎此四筆所紀饒州風俗也文敏去作記甚近已不勝變遷之感況今又

數百年好善為學既日以衰而關閣諸利悉歸與民主
著鮮有操百金以趨遷者三農所勤又不待五月而常
彼商賈持空囊遠來奮其精心果力歲息數倍不數年
輒買田宅比封君而成甚易者敗更不難壯所購不待
老而棄巨棟連阡殆同鄰舍此閭井所以日苦日貧風
俗因之日奢日薄饒名存而瘠彌甚使文敏見之其寄
歎又當何如

四筆引鵬乳子五家為伍十伍為里四里為偏偏為之長
十偏為鄉其上為縣為郡其不奉令者以告偏長蓋如
遼東都保之稱諸書皆不載余按偏即管子內政之連

遼東手談

卷六

偏似當讀編殆即編尸編氓之稱所昉

由古通猶雖本孟子然文章高下初不繫此亦容齋好奇
之過蓋當日人不盡通孟子故多疑問若今則粗解文
義者皆曉然矣又何從傲以不知乎

蘇文忠岡字韻詩皆城借一吾何敢切莫尊前營度岡文
敏引晉書佛圖澄傳謂晉侯周錫語出也余謂既只出
義亦有何奇而雜及羯語哉此亦偶然戲筆不可為訓
四筆紀省試額所奏各十四名取一為定數不知此制起
於何年黃魯直以元祐三年為貢院參詳官有書帖載
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具奏進士五百

九人半取一人余按十四人取一今吾鄉禮闈額正符
此數若九人取一則近邊之省類然

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今今可行也顏
師古云今其議論依附時事予謂不欲使為甚高難行
之論故令少卑之爾余直以言議不足米為無甚高論
容齋所解較注更暢此解之誤余家累世授徒必開示
而戚友猶往往承謫甚矣習見之難移而亦知誤之不
自今始也

遼東手談

卷六

四

作文字紀月日當以實言若拘拘然必以節序則似麻沙
書坊桃源居士輩所跋耳至於往還書問不可不繫日
而率性者一切不書子有婿生子遠報云今日已時生
一子更不知為何日或又失之好奇外姻孫鼎臣每致
書必題其後曰某節至云小暑前一日驚蟄前兩日之
類文惠公當笑云看孫鼎臣書須著置歷日於案上蓋
自元正人日三月上巳中秋端午七夕重九除夕外雖
寒食冬至亦當謹識之況於小小氣候後生宜戒容齋
此說足為繫日之法非惟明朗亦見立誠今日至于之
云則是疎脫先曾文父官軍津命家庭凡能操筆者皆
通曉從父自如翁札唯昨日作得幾篇文字奇與公公
看二語曾大父家報蘭孫尤可發笑者指此益亦於婿

之化而時甫九齡則正英爽不羣蘭從父小字也

四筆載李太白贈王衆仙人掌茶詩序云後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青蓮居士李白也太白之稱但有謫仙人耳青蓮居士獨於此見之文人未嘗引用余按太白答湖州迦葉司馬已有青蓮居士謫仙人語容齋殆偶未思歟

漢成帝所幸妻曹宮產子曰我兒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容齋謂使其真是孝元亦何足道余謂使成帝果有一孝元亦可免新莽之禍況曹宮意在指明顯祖以為將來證驗非誤風鑑也賢否又當別論

滙東手談卷十

五

容齋謂祖宗用人進退遲速不執一端苟其材可任則超資越級曾不少靳非拘拘於愛憎名器也余謂善在其材可任然必真知可任乃收得人之效若知之不明徒使鈞奇者得以倖進則亦非時事之福

梁灝八十二登第其說始陳正敏遜齋開覽家齊考以國史梁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暴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第卒年三十三史謂梁方當委遇中途致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推明白如此不待攻也余按宋史梁適傳翰林學士灝之子少孤適以熙寧三年年享年七十則生於真宗咸平庚子及景德元年甲辰方

五歲與少孤合若太素年果九十二則八十七乃生適母乃太晚今就卒年四十二者考之太素生建隆壬戌登第時才二十四耳元修宋史乃稱灝享年九十二雖合晚第然雍熙二年既八十二至景德元年又二十年則不止九十二矣此蓋誤於閱覽而觸處乖悟容齋所以謂不待攻也

用惠為雅用校尉為中郎用扁鵲為倉公用餘處為懷遠不失為名語公豈一如學究書生案圖索駿規行矩步者哉此文敏為輕議撫文者言耳以待古人可以自文則不可坡公晚年作文雖眼前事亦使人繡檢其亦自

滙東手談卷十八

六

懋趁筆之失歟

五筆載元微之春遊詩轉恐典閣散散作平音恐珊字之譌然通首寒韻非刪韻李平和云懷舊各賞散意當時寒韻必有散字史記平原君傳繁散行汲注云散珣同則散有平音而韻書遺之

鄒陽系無圖經地志餘于進士都頡始作七談一篇敘土風人物子偶於故篋中得之惜其不傳於世故表著於此觀表著句則必載全文矣而今無之想來及手抄稿仍缺去惜不傳而亟表著者終於不傳不替可詫已唐劉仁軌免官後百濟叛詔以白衣檢校帶方州刺史仁

執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耶此語盡新唐書皆有之香山自題酒庫所云天將富此翁者蓋用詩臺醉日富而借仁執語以寓嘲笑注香山詩者謂劉仁執詩天將富此翁以一醉為富也容齋書唐史以此為仁執語而不言其詩為未審余謂香山咏酒富仍用詩本義仁執無貴言亦偶爾排遣若人詩則自鳴得意富并不可屬酒矣然注所云以一醉為富自是妙語

五筆載于頃在英州鄰人利秀才新作茅齋前有兩高松從予乞名因為誦藍田壁記命之曰二松其字請曰是使大貳字否坐者皆哂若以古字論之亦未為失也余

滙東手談卷十八

七

謂二貳固通用即作副貳義亦佳

恙字五筆引漢書何恙不已注及韻畧皆訓患無訓病之義深斥世俗問疾曰貴恙者余謂即是患義亦可為問疾之詞况世俗所用蓋本國策歲無恙民無恙語原自於理無害

夷堅志支甲載黃河南之陽武下掃數敗金皇統中汴守蔡能沒者採水底一源災自言能潛伏一晝夜入半日而出曰下有長蛟為害蛟方熟寢於百丈之淵斬之易也守取鎮庫古劍付之將入又言願集舟於岸泝相依至水變赤色則令至中流及期水亦漁獮蛟首奮而登

舟即時端牢守欲奏以武爵辭不受多與金帛亦辭旋踵而死守為立祠於其處請於朝封為四將軍訪漁家無知之者亦不曾問其姓第識者疑為神以為龍女三娘之子余按水神有楊四將軍及金龍四大王者潛舟最畏異他神金龍之祀始張瑄朱清督海運時擬與四將軍本一人楊者蒙陽武埽之名而譌陽為楊四者行次也始而將軍金職也繼而王元爵也舟人並祀之誤矣夫能為世除害又不受官爵金帛此周孝侯之勇魯連子之介漁人乃兼有焉今廟貌之崇祈報之盛幾亞關壯穆亦非無故矣

滙東手談卷十八

八

支甲紀王德柔枯槎夜且半西廡下晝然大聲起一人從地踊出短身縮項著朱衣體肥大兩手相擊歌舞庭下刻劃無腸公子客儀有致段祥酒樓狐時當秋八月二更後聞有喘息聲頃之一物長六尺餘裹軟脚唐巾綠袍角帶黑鞵持手板從樓而下熟染初品官服飾極趣劉十二居槐花巷東當夏夜於小庭下見一物從外門入狀類人而頭如斛大無肢體手足雙眸睥睨睛光閃爍疎耳哆口勃罕造於庭際至屋後大木下而滅凌晨極其處於四尺底得古石盤甚多缺落兩眼獨存亦寫得生動然此皆借物寫人譌而虛矣存以永日可

故之則不可

支甲載鄱陽市民汪乙居倉步門外販魚鹽妻彥榮條有豐泰門倉步豐泰鄰邑志不載其沿革意倉步必有倉而近水其今之舊江月波乎今漕倉在月波門內蓋康熙初乾兵備道舊址改建或即宋倉故處未可知也邑志載舊倉在城東十五里者誤蓋城東有地名義倉必昔時義倉所在非漕倉也聞今常平倉即明漕倉故址志載大有倉在西隅豐泰坊則豐泰殆今贛洲門而大有之為漕為常平不可考矣支辛載永寧寺道場有慶善橋似即今大龍橋舊名清風橋支壬載蔣二過鬼行

滙東手談

卷十八

九

次金標坊澹津湖北岸洪丞相府前則金標坊似在今茶場巷口志皆未載

敘事欲變化然須來去分明容齋往往有疎處如支甲紀山明述化狼前曰亦衣冠之族足令覽者深入人化之感後曰至滄州詢其族胃茫然不知所在則不相應矣如支景紀陽臺虎精自供是士大夫家女乃為明析其敘虎與婦是一是二幻處皆真後云不知所在亦視紀明達為密碩明述衣冠之族虎精又士大夫家女門第之衰男女悉化虎狼可感可畏

崇平西三十五里地名龍溪高紹興甲寅七月十八日天

大雷雨白晝晦冥已而廓然開霽官道旁桑園中一穴氣蓬勃如烟霧少頃有從二里外至者云正見此處一大龍天蟠幾百餘丈竿空而升觀者驚駭以為小蛇數十丈斫石墜入穴內不得所止十月余仲庸詣其所穴口徑可二尺許涵水極清澈愈下愈廣猶有白氣出於外此支乙所紀可入邑志先嚴言先伯祖父令翁有僕自城歸鹿岡至楊梅橋遇暴雨雷電交作見烟霧中一黃蛇自風雨山下瞰土素長且里許僕素拙訥不能為誑語疑所見正與桑園同也

李仲永侍郎居浮梁之界田晚年退閑於所居之東三里

滙東手談

卷六

十

間自立義學且建孔子廟塑像嚴事工製精華至用沉香為古以春秋致祀推延師儒召聚宗黨凡預受業者踰三十人捐良田二百畝以贍其用每日暇時躬往講說此支乙所紀林房能如此誨導後進非心力兼裕者不能使人愧然侍郎名椿年其經界法極為朱子所許將行之漳州而未果及守南康力復鹿洞書院且拳拳望像得非取法侍郎者多歟

專城之官文監司司馬武都聞皆鼓吹張轍邊遠邑宰亦用之未究厥始支景載紹興初岳少保制閩於荆襄是時墟落猶蕭條虎狼肆暴雖軍行隊伍亦為所虐有士

人言猛獸畏樂聲若蕭鼓競作當自退避由是頗采其說余按鼓吹軍制也魏晉來競尚之然為荒僻設則始岳少保宜表出頑梗畏樂聲矣而王宣子笛部頭竟於虎軍築部頭竟以大聲歡吹免畏不畏何如哉

支景載紹興辛亥江東西舉子類試於饒州此吾郡沿革一大事宜補入志

靖安縣後門鄉范生為陽官主賑荒舉卒不服陰吏曰前年汝為陽官虛申張家振糶米二千石至饑死者若干人非過甚而何此支景做賑糶官吏大有關係不比東坡強人所說

滙東手錄卷八

二

服之且言桃源許軫知縣亦錄此方但不爪華若欲速效宜服此反正敬謝即如其戒不致劑而痊後詣王泉禱而瞻漢舞關王像蓋所感者因繪事於宋壯繆公又能醫乎於夷整諸方中似最可用宜表出

支丁載鄱陽張壽朋通判泗州趙三翁條有張傳朋父考郭衆際車志有張壽昌朋父殆即其人而支丁有脫誤耳雍正初上東湖墾崩出邑人張壽卿墓志刻以青石字畫秀整余當親見而勘地主仍掩其窳不知與壽昌同族否也

峯嶺嶺峽陵背龍背土囊之口直風雷門急如激矢者名滙東手錄卷八

二

曰風箭堅剛礮燥斥岸沙磧不生草木不澤水泉嶺鐵腥錫蠱毒蟻聚散若壞壤者名曰土箭層崖疊嶂峻峭巖巖銳峯峭岫拔刀攢錐聳露露骨狀如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樾蕪蕪野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蕭冽如墟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不可用在迴環紆抱氣象明運形勢寬闊壤肥土沃泉甘石清乃為上地固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此趙三翁告席洞雲語見支丁談相宅明顯要即整莊五不藝之說宣室騞車二志皆載之木箭一端尤人所易化而庸術罕知也

鄱陽石門鎮外二十里一山阜高峻深杳曰珠巖土人七八十歲者言承平時有波斯客經過徘徊凝望留連再宿語逆旅主人曰茲山氣象奇秀當罕珍寶其兆已露見我須復來營之後二年攜破山刀剖巖骨成蹊得大珠數十顆其圓多徑寸小者猶如櫻桃至四五十磅校事見支已珠非山所孕疑是瑟瑟耳然亦吾邑一奇蹟宜入郡邑志余向作諸修邑志公呈有碧眼胡難將迷寶氣蓋用此事而未有知者亦未有疑而問者

支庚載鄱陽蓮湖寺僧愚錄

卷十八

書土地堂外壁上前兩句云稿來慮至不由人土地伽
滙東手談
監固弗靈其夕夢一老翁卑詞而請曰吾職護山門乃不能覺盜竊何所逃罪然所書之句在壁吾之羞辱不能捷於市朝願為去之余按詩殊不工何遽能感土地豈土地正唯此等詩乃能感耶蓮湖村延袤廿餘里民勤耕漁去郡治甚近而障以重湖浸蕪不見車塵馬跡吾邑附郭之武陵源也顧歷代人文志無傳者則愚繆二語不得不推為厥土吟壇鼻祖矣顧土地猶有耻心世有盜竊公行而漫不經意者視此老翁何如哉
支庚載德興吳良史紹興十六年就館第於厂石應氏親宅按厂石鄱東南村名去治八十里許今聚族猶應氏

古英談

槐花巷之槐志支屢書其崇於蕉亦然豈性之所憎歟抑槐果老木之精乎意居人必有實為民害者容齋借槐以斥之耳

支辛載湘潭之昌山出竹米父老言家藏建隆二年祖閻云某處竹米八十石每分當四十石則知昔日固有之矣余按吾鄉苦竹亦間生米必深山極旱乃有采者日可數升若他竹生花則枯無米也倘歲稔雖苦竹亦無米豈可定為歲額乎聞所云當至竹字句絕米指山租非言竹生之米也容齋似奇而過

滙東手談

卷十八

鄱醫趙理者人稱為趙三郎中本上官彥成之隸慶元二年病死妻成氏改適坑冶司魏客將妻夢之云何得下交胥吏我平生交遊士大夫間視此輩如奴僕汝今自鄙薄以相玷辱事見支辛余謂醫耳猶知鄙夷客將庶不愧稱即中矣至結交胥吏藉為羽翼而上官氏隸之不若矣

支辛載餘干冕山道人陳氏子叔文少習儒書從里人許子推受致箕神之術落紙輒千言淳熙戊戌有曹建者性淳樸求詩立書云混然天性本天成何必拘拘守意城識破為飛魚羅事自知萬物不難識語脉暗合其可

他作盡然一夕遷人言本漢謀臣陳平錄嘗用奇計誦
趙慶世千年今限滿當還余按借曲逆以徵陰謀意佳
但為元妄先生講學而會通朱陸既似爭講席又似用
調停漢人作唐體詩復用宋人語錄皆可發笑

鄱陽黃岡民黃廿七作小商賈紹熙元年到景德販陶器
過湖口住岳廟燒香過故父云為我平日善緣多遂棄
功力得做此間土地汝宜速回但行方便黃曰願捨棄
淨財日夕陪侍爹所黃衣力士叱曰爾凡庸之流詎可
輒爾神列余按凡庸之流升土地亦陪侍不得此支平
為天上無不識字神仙作謬耳然吾邑黃岡村在治東

滙東子說

卷六

支

九十里販陶器賣他方至今猶然而地名改黃為鳳殊
失古意黃姓今本村絕無東南數里外猶聚族焉不知
即廿七之復否

支辛載馮伯起淫張觀察湖小鬟杖而將使伏劍馮泣乞
命俾以不潔代之余按律雜犯有準以穢物灌人口之
條湖此舉正非率爾記五十年前城西辛道士以甘蔗
截障姬陰至傷適郭太守一塔出姬遮訴郭令以糞飲
辛盡一器人皆快之而不知為按律也郭本健吏官民
皆憐焉後卒於健署

支壬載明道人相施遠面有反相遠大笑口占一詩贈之

云休論道骨與仙風自許平生義與忠千古已當窺治
亂一肩何足計窮通仰天但覺心如鐵鏡猶欣髻未
蓬塵世紛紛千百輩君雙眼識英雄味其詞意不覺
貼似張元所賦按遠未幾改名宜生仕金容齊似為渠
分解然比以張元自有深意世乃有好規倣此種詞意
者其文可知其人可知也

支壬載為李康時志銘文至之元日見於子婦吳氏之夢
余向謂此李彥成巧於戲說耳乃事有偶同者吾邑老
儒王掄英名遜居山僻余雖與同浮沉小試不悉其為
人甲戌假旋余季弟為湖縉娶掄英從女掄英以詩稿

滙東子說

卷八

支

屬弟見示曰將應門人刺刺之請必直筆余曰詩固清
適而可傳尚慕姑妣詞令緩刻何如弟曰此翁性直而
意篤兄愛之以德何嫌焉余遂點定歸之掄英語弟曰
人多許可我詩我亦自意或可肩隨時賢微令兄直告
幾不自知惜今老不能更求逕為我謝令兄此後不敢
復言詩矣余庚辰歸弟言掄英數年來每歎兄直諒竟
不作詩余大異之夫以數十年自信之藝固一言棄去
亦何受善之虛自克之勇也未幾掄英寄所作尊甫布
衣行畧爵為傳而敘次頗簡古因思把文績學老死嚴
整者何限方歎是間弟來言掄英化去疾亟時惟奉奉

布衣傳余傷其意遂草創昇弟特往塾師迎謂曰布衣傳至矣弟愕然問何以知曰昨夢掄翁來告曰史先生已為我父作傳明日當至今子來故知之既而其子姪皆言有夢如塾師咸大駭余弟曰乃翁屬意如此曷抄一通告而焚之乃如言以行此大類康時事則余向所疑猶未盡感通之理預容齋之文今且不傳余文何有乃辱長者殷勤若是乎姑識之

夷堅志蓋五筆之外篇明姚江呂氏所刻者支志也而誤署夷堅志觀本書志癸自序云予既畢夷堅十志蓋支而廣之通成百卷繼有閩馬將次為三志夫云既畢則

滙東三說

卷十八

十七

支而廣之者在十志外明矣書中凡云已志於甲已志於庚者本書甲庚中皆未有程史完顏亮詩詞條云洪文敏夷堅支景儉載其二目錄條亦有讀夷堅支乙語則呂刻為支志無疑何同叔異序五筆稱於陳日華賸盡得夷堅十志與支志三志及四志之二共三百二十卷孰摘其間詩詞雜著樂韻符咒之屬以類相從編刻於湖陰之計臺疏為十卷則三志竟成而四志復成十之二矣通考所載畧同今同叔所編已無從購明鍾伯敬嘗摘刊而諸志雜列僅能志怪則全失初意支志僅存呂刻而譌其名是實存名亡者支志名存實亡者庚

堅名實俱亡者三志四志也今欲訂定存者重付剞劂而力有未逮不知文鈔之靈尚能呵護藏書之家出其亡軼而公諸宇內否

滙東三說

卷十八

十六

滙東手談卷十九

鄱陽史

元詩

四十條

許魯齋有感詩云因循死異邑後世將何遺所願經營日
及此未全衰樹桑培以下開畦水之涸既得舒患難且
可為鑑基此治生為急注疏也詒謀及此信乎安貧之
難訓子篇云大兒願如古人淳小兒願如古人真汝親
平日多苦辛願汝年苦過乃親以淳真辛苦為訓死然
恭人集木家風下又曰身居畝畝思致君身在朝廷思
濟民則正集中題武郎中桃源園所云又愛功名又愛
滙東三談卷十九

山矣此好盡之累若至乃親句竟住則義足而氣更老
趙松雪於宋屬最近至為從兄子同所耻不與相見其不
當仕不待言傳稱購其詩文者所至車馬填咽則賣文
亦足為活而詩每言貧東郊云尚恐之所求罪出云蔬
食常不能歸去園云忍窮比窓卧送高仁卿云中都係
簿難裏纏春寒云春寒入散袍又云失色黃金盡投不
忽元公云別婦經春夏離卿整四千家書愁展詩林食
困憂前皆似有不罷一日安者遲別經春夏耳已憂煎
干渴得非以退為進耶杭州雨中云江南十日九陰雨
花柳欲開無好春却憶京城二三月秋千風曉曉香塵

在京訴貧苦欲歸及歸又戀京城繁華是出處總無身
心兩安之日李季和有詩云鍾鼎山林易地難丈夫出
處正相關鑄鞍大馬都門道卻憶西樓看碧山題曰偶
書所底似即為松雪董發預子固行高如彼畫亦多經
各人題咏則既舊逸民之威復負藝苑之譽而人知松
雪不知子固何哉

松雪送高仁卿詩用裏纏字俗語也疑即盤纏意然盤纏
亦稱盤費要皆未知所起竊意左傳僂負薪饋晉公子
盤飧盤費猶云代殮之費耳傳食字法見孟子傳去聲
今或讀平聲盤纏殆撮左孟為文語而偽傳為纏歟既
滙東三談卷十九

又思纏生意冠之以裏蓋作周身意用矣

松雪閒居尾聯云困即枕書錢即販謀生自笑亦何疎余
謂有書有販謀生足矣尚何云疎想胸中為謀生兩字
擾擾不少魯齋猶云治生為急松雪何貴焉乃同姓遊
蘭澤詩則曰構庭簞瑟何時會割錦纏頭不計錢又似
非真貧者

松雪海上上即事詩後截云油雲判汚纏頭錦粉汗生憐
絲臂珠只有道人塵境靜一襟涼思咏風零油粉閒豈
咏風零處欲咏風零何故滿足油粉閒此俗所謂賊不
打自招失次首云我老不知年少事水邊行散似春零

殆彌縫前語弊漏耳

馬伯庸石田集有用韓文公會合聯句百韻詩自注云中有三字非元韻蓋相常荒學不能用古韻故也考元韻既曰五鼎調芳華又曰仍御却老樂既曰終當返耕穰又曰達志無傾覆既曰赫曰火箭着又曰慷慨戎裝着伯庸改後樂為學後穰為卓後着為從然不斥言昌黎之疎而託於不能用古韻謙退豈今人所及第本即坡夜會聯句韻題字有誤

仇山村與盛元仁書云近世習唐詩者以不用事為第一格少陵無一字無來處衆人固不識也若不讀書云者

滙東手談卷十九

正以文不讀書之過耳山村此言當說蓋食古不化與空疎同用古必如少陵乃謂之讀書若惟特抄撮一題入手執有許多不思遠集之物且不可言習詩又何讀書之有

徐方舟傳引郡志云少與劉基遊洪武初基被徵過桐廬邀之同行顧氏謂按宋景濂墓志誠意被徵在至正庚子明太祖戊申始建元洪武時方舟歿已二年愚按太祖以己未起兵庚子聘青田創業六年矣方舟卒在丙午則庚子尚存郡志洪武初之云蓋追敘也僕君拘於建元誠為舛謫可笑殆忘丙午在庚子後乎

白頭老翁髮垂領牽孫與客摩孫頂翁年八十死無惜

汝孩重困饑饉去年雖準備未熟今年飛霜先殺殺去年饑饉猶一粥今年饑饉無餘粟客謝老翁將孫去淚下如絲不能語零丁老病惟一男獨卧牙櫪夜深雨夢回猶是誤呼孫縣吏催租夜打門此餘干李克昌兩山集中諸孫行語不多而宛轉悽惻與黃魯卿和春陵行貢泰甫河決會本石壕吏雖用筆繁簡不同其關係時事則一

陳剛中赴上都分院詩宋云鄰家三教嫗對我清淚傾問我善飯否處我衣裘輕大笑揮之去我豈兒女情剛中

滙東手談卷十九

四

嘗遠使安南上都特千里之行分院又常職何蓄縮乃爾此蓋情有所戀託詞排遣耳不然都門諸姬戚親遠行苦役奚啻千萬乃有許多清淚可傾而代慮衣裘輕乎欲蓋彌彰一讀一為失笑

風外丁當響外環玉人依約凭湖山侍兒現有君王命月下輕輕整翠鬟賞酸齋宮詞也宮禁事自不易悉然考諸史籍證以情理亦可得大概若夜凭湖山整髮月下只似說野店私娼耳

吳開閉營求元復初作文既成謂開閉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為吾治具招伯生來觀明日伯生至復初出文

問何如伯生曰公能用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復初卽此筆屬伯生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余考復初此作卽番君廟碑趙文敏書原刻兵毀今乃汪祐南所摹文簡雅淵懿無愧精當之目於此見古人爲文不苟而善取益宋史載王仲行希呂佐漕江西作拳石記以示僚屬一幕官輒舉筆塗數字希呂覽之喜其不阿薦之此尤人所難今人則忘醫護疾卽記爲商榷實欲人極贊稍引古義卽賴爾不悅遂令心知其非者反贊爲諛非獨此筆校人者絕無卽能刪塗人文字者亦無由見悲夫

淮東手談卷九

五

子紫巖已卯寒食詩云今年客路逢寒食村落無烟春寂寂荒塚累累人不識芳草凄凄蔓吐花碧麥飯一盃酒一滴哀哀兒女春衫濕我過其旁因太息石墳可醉何須盡干戈滿地邊雲黑路旁多少征人泣悽惋與死德機掘塚行同掘塚以做愚頑此則爲無定河邊骨垂涕淚久青樹下之魂知其傷心更甚矣

范德機掘塚行云昨日舊塚掘今朝新塚成塚前兩翁伴送舊還迎新舊魂未出新魂入舊魂還對新魂泣舊魂丁寧語新魂好地不用多子孫子孫綿綿如不絕曾孫不絕元孫掘我今掘矣良可悲不知君掘又何時此詩

深痛爲子孫者當銘座右親視他人兆域者尤當望德機送方叔永往牧重慶路詩有云渝州古重城彭君舊建旌至今江上石猶有肯時名按彭君番忠烈公大雅也時宋亡已久德機猶形篇末則建城之功可知宋史無彭公傳獨此詩及吳立夫三朝野史言築城事故筆書晉卿追和元次山春陵行云惟王始建官民命有所司奈何閱流漂東手無一施屬者春秋交上狀殊酸悲赤日紛繁行人馬同時疲連阡見標榜不救饑與羸仍聞恣輓輓慘怛傷膚皮檢數須再四供張常恐遲哀哀窮兒女貿貿行安之感茲欲無訴既往何由追尙愁嘆休

淮東手談卷九

六

恩稍稍緩租期云胡有倉卒徵徵更相隨但將充其數肯復計爾資肉食不自鄙謂我非敢知樓樓巖石削割刺無或遺言是鄰壤凶藉此數恩慈寧知是州人俟死無他爲出語餘喘息行行須扶持猶令比鄰土疾苦喘謂誰使首州縣問道責其宜况迫太府令聯絡飛符移豺狼方在郊鷹隼宜用時區區獨狐兔政爾何增虧吾賤不及議爲君陳苦詞判此肉以補彼瘡太府舉動乖舛下又衆以肆虐詩寫出許多集木臨淵之恐詞婉意切可爲言時事者法

連山東北趨中斷忽如鑿萬古爭一門天險不可薄聖人

大無外善閑非鍵鑰車行已方軌閭吏徒擊柝居民動
成市盛井互聯絡幽龕白雲聚石磴清泉落地雖臨要
衝俗乃近淳樸政須記桃源不必銘劍閣僕夫悲謂我
無為久淹汨山川豈不好但恐風雨惡此晉卿居庸關
作曲盡勝慨起四語尤偉末以戒心語作收恰與起勢
稱當時雖多名作正自莫之與京

晉卿海宇詩有煮海鹽烟黑淘沙鐵氣腥語黑腥二字深
而醒蓋有感之言邇來鄉閭間乃有忘素絲易染而黑
亂匪烏昧躍治不祥而腥淪鮑肆者古今人度量洵不
相及哉

滙貝平談卷一

洪容齋不滿歐陽公居穎律以太公五世孫周之義公誠
不能無憾且容齋本旨原以敬惕輕葉松楸者南渡奄
奄正緣不思故土耳歐陽圭齋送振先祖史歸祖庭詩
云歐公孫子多雙派以為四暮年歸穎陰非無首工志
乞洪不得請由是懈歸計考公平生言亦頗憾先世先
世多賢才生適逢五季幅員政分裂盡瘁於所事竟之
垂世名蓋亦限地勢况復公少孤坎壈蜀漢裔自當混
一秋代逢承平際擇里審所安實通筆殺地子孫託錢
丙官轍亦云易人情易免爾公豈溺群利又跋云議者
謂公子孫為金所敗遂絕修史日得元遺山手寫壬辰

雜編言安平都尉完顏烈祖鎮蘭州搜伏於竹林中得
歐公子孫甚多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悉縱遣之圭齋
意固美然亡洪不得致仕後固可歸已與易仕宦意而
歧況以易官棄故里終得不償失且子孫宦穎者安在
圭齋以族人起劉陽宦又何必賴上也公之輕去其鄉
必有難以語人者子孫幾未強且別論

貢泰甫河決詩云人哭菰蒲裏舟行桑樹顛豈惟屋廬毀
所傷墳墓穿丁男望北走老耄向南遷縣官出巡防小
吏爭弄權社長夜打門里正朝索錢鳩工具備歸排戶
加管穀分程杵登登會聚鼓聞聞雖云免覆溺誰復解

滙貝平談卷一

倒懸瀾漫勢稍降膏血日已涸流離望安集荒原走疲
瘡孤蓬尚雲丁旅至繞屬連園池非故態鄰里多可憐
貧家相舊地富室賣新田頽垣吹黃犬破屋眠烏隄秋
耕且未得夏麥何由全箇泥冷窺風塵土濕生烟傾筐
摘餘穗小艇收枯蓮賣嫌雞鴨瘦食厭魚蝦群榆膏綠
皮滑鼻頰紫莖圓乍見心多感久住心少便只此意理
已備首尾可刪然有牛犬雞鴨有穗蓮有租買田地者
尚是初潦光景甲申吾郡及餘千水災正爾丙戌丁亥
潦以洊至蓮藕菱芡皆絕莖交根亦腐朽牛犬雞鴨賣
久盡富戶田且無賣處矣詩中丁男北老穉南雖只泛

寫民流然紅巾竟因是起則縣官巡防之際縱小吏與里社剝民罪固不容誅而廉察大吏亦不聞舉劾則元史河渠志所謂紀綱廢弛者即是可見

縣上火攻山鬼哭霜華夜入桃花粥重湖烟柳高樺天猶是咸淳燭火烟此鹿皮子陳君米寒食詞寄慨深痛而語特婉曲迴出從來諸作之右烟字重用疑第三句者是楊之謔

興禮部師道循七里寺書壁詩云微官不滿意一肩抱長憂況此凶歉年饑者擁道周及物豈無念越職非所尤博施古云難勸分動成仇荒村走風雪破寺寒飈颭中淮果手談卷十九

夜耿不寐胡為此淹留語不多而憂民之意溢言表讀之使我彌深頻年見饑歲而不能稍一置力之痛

暈碧裁紅點綴勻一回拈出一回新驚驚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此元遺山論詩第三作不過設色法然一拈一新正欲公之於人乃欲莫度金針何其私且隘哉

朱澤民德致碑詩云路旁立石高魏魏旁人見者或歎歎借問歎歎者誰子云是西家鐫石兒去年官差鐫此石官司督工限十日上戶斂錢支半工每年準脩遺驢責城中書生無學俸但得錢多作好韻豈知太守賢不賢

但喜豪民來饋送德政碑磨不去勸君改作橋梁柱此似因大都立桑哥德政碑而作文乃問復撰城中書生刺復也勸改橋梁柱則欲蹴踏其文賤之極矣原作尚有起結為刪去之詞較適而意亦無不足

無祿員倉場庫務稅課官尊卑品級有常調三年月日無俸錢既無祿米克口食聊取於民實小力爭將貪污受賄私不忍守廉家采色貪心一萌何可止轉作機關生巧抵臣聞古者設官職俸祿養身衣食備父母妻兒感厚恩清白傳家勸子孫國家厚德際天地祿養官曹有常例更祈恤養無報人免教整饬取於民此亦澤民作卷十九

又外宅婦云產業既微差役重又云廉官女兒皆衣布官買田云米價官收仍助錢又云里正賠糧家破蕩水深園云因此年怕官慙水淪水深俱不報東南民力日漸窮不願為農願為盜觀漁云耕桑雖佳租稅急縣前胥吏如貪狼皆皆官吏與春陵行流民國同一深憂使當日聞而知傲紅巾何自起若認涕泣為謔笑曰譏刺時政則枉作者苦心矣

許白雲教授徒隨其材分皆有所得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分也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先生人品卓為元儒冠嘗有遺興詩云采掇集眾芳榮爛成誰佩佩服

何所從將以待君子其屢聘不起意可知已

本靜能詩云黃盤變已竭枯槁匱已空老芥長芒刺食久咽為痛山雨折竹船米入春盤供睡丁通鹽門致我親戚送接筭以冬為佳春則鮮腴漸減至林老長芒則政所云山僧饗黎夫猶題曰食新豈餘姚果之筭靜能所居栲栳山畔遂無半畝貧當得一飯厭味歎斯益惜鳴其困而忘其言之太佚矣

李仲公偽鈔謔云國朝鈔法古所無絕勝錢貫如青蚨試令童子置懷袖千里萬里忘羈孤豈期俗下有奸藥往往造偽潛限陽設科定律非不重奈此趨利甘捐軀縱

崔良三說卷二

然柱栱坐圜園腰有囊索并尊壺生平心膽死相遁口舌所挂多無事人生既已不堪此惡卒乃藉生危圖苦之攝楚甘酒肉役用在手猶梓珠或思風昔報仇怨或出希親頗膏腴搜求寧肯賸雞狗汚辱間有連妻孥如何巧遇賁令尹燭照劍斷神明符先窮支蔓到根本破鐵難硬歸洪爐非惟此境少憂畏亦遺隣邑多歡愉自憐弱肉脫虎口從此飲水皆醍醐將白首至死日頂戴豈與劬勞殊願推此舉過天下咸使良善安田廬自注題下云代耆社作悼詞謝尹楊思得觀此則楊尹及民之政可想義役謠云八都安仁最下都易水易旱生

理無奉公往役名主首半是摘舊搭柴夫或因麥苗僅升斗或忝殷實元空虛千中得一稱上戶赤土聊當展

砂朱五更飯罷走盡卯水潦載道歸來哺夫丁木吻諸瑣碎每以附近先供需課程茶酒開率倍所取鹽米何錙銖逃糧逃金不待論職田子粒尤難輸公家督促過星火唯聽搖撻生蠶組幾年辛苦逐客錢一界了畢納遊魚間逢令宰衙恤者慈息無術空嗟吁者府郡帖一朝下義遜得許從鄉閭徐君更是好義者率以公正人爭趨同時共事教君子但有協贊無次且出多出少由厚薄若大若小皆歡愉支吾縱廣非獨力協助能幾咸

崔良三說卷二

安居移東就西可免者那上趨下歸誰歟不閉關突到雞狗但覺和睦安犁鋤願依此舉更堅久美事無以三年拘仲公吾郡安仁人二詩關係地方詞贊而事詳足見贊率良民救時之概俱可入郡邑志而紀載閭閻義役篇中徐君及共事皆無可考惜哉詩中用赤土句本之俗謠尚稍率易
余廷心送應奉移院上京詩末云從臣偏寵近載筆慢城邊慢城名甚雅即晉之步幃也然少用者或偶未留意當考之廷心又有送李實下第江西末云雲然千里別為賦小星詩蓋用申詩小臣奉使行役之義非今訓也

昭武黃處士元鎮題朱澤民畫山水詩 與客浮淮水琴

尊共一舟雲間雙樹曉天外數峯秋指傾銷塵慮極遲

發棹諶未知是畫明月滿滄洲從對面逆敘與客二

字直貫至第六句極有力第七句轉合分明章法亦變

化秋江把釣七律亦用此法然遜此稿自然

牡丹詩以搭勝者少唐天香國色一聯亦只能言穠艷

而已胡天游處士掃空紅紫真無敵看到雲仍未可知

二語甚別然對句亦本羅昭諫看到子孫能幾家來處

士人品高雅詩清麗處似番禺五先生中黎芳洲吳月

灣

滙東平談卷十九

十三

委肉餓虎谿於今三十秋畝田昔百金爭買舊智謀安知

微歛急田禍死不休膏腴不論值低窪寧望酬賣田復

有歛惟恐不見收日覺鄉胥肥更臺起高樓坐令力本

農命軋波上漚此鄭明德送到長洲詩中語微歛之急

使有田者至此真反畏負新矣吾鄉甲申丙戌丁亥已

丑浣濤澤農有百畝田者無從覓主幸山鄉頗稔米價

不昂然數十年來城郡故家凋落世第或毀或棄無一

能築室凡高臺崇閣及斗室稍明潔者非吏則胥夫若

華鮮衣飽食飲博押遊外尚有餘資及此將焉取之使

僑吳先生見之悲歎當復何如奸回息雖饒能無望劉

吾鄒東北以蘇蘭切小片曝微乾和以鹽蒜實諸器謂之

鮓羅蘭陳叔初送匡廬道士于彥成歸越聯句有鮓龍

自堪鮓語則鮓名亦古矣大率元人好用眼前事是亦

少陵一體惟山谷東坡放翁最工然非實能化俗為雅

則如鮓魚之肆可勿慎歟

陳叔初夷白齋外稿有羣珠碎傷吳師潘元紹處委作自

注題下云潘七妻皆青年絕色善秦組歌舞因潘出軍

恐致疑皆自經楊鐵屋金盤美人題下自注云刺偽駙

馬潘某潘娶美倡凡數十內一蘇氏才色兼美醉後尋

其罪殺之以金盤薦其首於客宴國亡伏誅臺城投其

滙東平談卷十九

十四

首於潘某即元紹也諸妾之恐致疑蓋懼潘薦金盤

非以身殉潘則進不敢望虞姬退不能金谷墜樓人

當日墜之傳之哀悼之或即倡時舊識痛其慘死非表

揚義烈也南安郡有潘祀曰七姑子見夷堅志乙亥甲

亦載之稱為山鬼周公謹癸辛雜志亦載鄧江貢士院

舊有土神七姑廟則七姑雖淫祀而其來已久近南安

太守游心水作七姑詩中有云餘閑偶憶鮓集不稱

七姑曰七姬元季偽吳做行省潘姓原明官左司重兵

壓境城將陷有姬七人皆麗姿程羅子彭段既姬

最少先殉之六姬相繼殉王骨主人棄葬東城風萊明

為傳宋克碑嘉靖年間碑忽出按明史載士誠女夫潘元紹尤好聚斂日夜歌舞自娛史又載元紹敗於烏鎮鐵厓所謂國亡伏誅者元紹也若原明史稱以杭州降於李文忠大將軍達以平章守杭州與李伯昇俱食歲祿雲南平以原明署布政司事卒官則七姬元紹妾非原明妾可知心水乃以元紹為原明又以七姬為南安所祀之七姑蓋徒知附會堅執而不知七姑宋時已有況七姬所事非人素又倡也死吳楚異何與南安張士誠妻劉以百口自焚乃真有烈心無懸祖且然蔡尚非所即是淫祀況七姬乎大庾尹余思瑕跋心水詩自

瀝東手錄卷十九

五

咎讀書不多聞見不廣因錄是詩使民知享祀不替惟忠孝節義之人為能拜是人便須學是人云云游余皆有心世教者何乃欲使良家婦女學潘氏失節之妾乎其失蓋在好異說而開決擇又記醜不能博既未見夷堅志後不考明史元紹原明之為兩人彼七姑無知則已脫徵有知想寧為山鬼而不願蒙七姬之污也予修南安志嘗明其誤茲閱陳楊二詩聊復及之

張思廉王筍山人集多樂府楊鐵厓言吾用三體咏史古樂府不易到吾門惟張憲能之愚按思廉作多似論體短篇則臍脂并婉曲得樂府本義大補則田舍翁淋瀝

盡致要是歌行然用意皆妙蓋大旨多本昌黎參攷即鐵厓諸作亦祇同一淵源嚴滄浪別趣非闢理之說固未盡也

潘聲南遠遊詩云殷勤謝良友遠涉西江水方從草廬公共寃驚湖旨紛紛朱陸議竊幸窺端倪奈何執德禍一聘翻然起西蜀已空亭箕山仍洗耳此專為草廬出山作想時方從遊故以詩諷雖士各有志然愛人以德聲南所以為高士

鐵史先生蓮酒禁笙歌不出小蓬臺忍看紅雨將春去孤負青天送月來陶令額紗聊且裹孔融手薦宜容裁洞瀝東手錄卷十九

六

庭春色應無律多種黃柑作酒材此楊鐵厓禁酒作時吾鄒吳月灣有楔日禁酷入聲甘州云甚無情一信棣花風捲盡市甯青對樓臺寂寂管絃悄悄風雨冥冥屋角提壺笑我不上五峯亭此日流觴節宜醉宜醒說與渠儂知否正門譏太白巷詒劉伶網絲沉玉聲蘇軾入銀鐙右將軍蘭亭詩序儘風流千載事須停西廂下焚香畫水一卷茶經此詞風趣在楊詩之石楊號鐵史周處士古金城謠為余廷心死事作序云方面多貴遊子弟貪鄙庸才虛張戰功謀求寬濫重以史習舞文旁羅薦大意所欲陷即誣與賊通間存一二廉介則又矜獨

斷昧遠園生失機會民日以敵盜日以滋虞壽舒屏蔽
上流虞壽既沒舒獨當鋒鏑之衝至正十年壬申進士
余闕以淮西元帥之節來鎮招徠補葺條戢守整軍儲
賊飲恨不得逞朝廷嘉其功授淮西叅知政事自是日
與賊逆受圍凡四十有二大小二百餘戰江西賴以苟
安坐視弗援十八年正月丙午城遂陷公一門爭先赴
死閭郡無一生降寄痛哭於長歌使後人哀也此序敘
時事詳最推原江西之安由舒而深咎弗援尤達時勢
至所云誣與賊通則真不忍言矣夫討賊以衛民也苟
可聊生何至為賊平日忍誅求之苦而不為賊正宜坐
加撫卹庶化賊為民反從而誣之是驅使為賊此罪更
浮於坐視弗救所以為貪鄙庸才元史中頗少此等議
論虞士名震霆字亭遠吉之安成人

周處士海潮吟云豫章逝水通錢唐樹復愁云帝城春有
路昨夜夢錢唐柳枝詞云春風萬一無拘束放去錢唐
逐落花處士惓惓錢唐如是則其甘心隱約之意略可
見矣

滙東手談卷二十

鄱陽史珥著

元詩三十三條

鄱陽五先生集十條

王原古傳稱明初以文學錄用其子通事令掖以父老泣請命罷之年七十卒洪武戊辰歲也考梧溪集初度詩才名從知造物惡心職空夢神人剖自註云乙亥科舉罷或勸余學律因成異夢見心職皆五色遂罷按乙亥乃順帝至元元年原古年甫十八即毅然棄科舉意固別有在詩中隱躍及之決不至為元死吾郡樂子有同滙東手談卷二十

姓名者字原夫號松陽宣德初以明經召對今明史七十二卷藝文志所載王達詩經講說二十卷原夫應聘時所上七十五卷所載王達梧溪集七卷者原古作也山西通志誤援吾郡樂平遂并及原古則將來藝文志中兩王達安知不又合為一人乎况原古原夫之字梧溪松陽之號非里居相近而管脩見其書固未易辨矣顧仲瑛集有滿城風雨近重陽分韻詩其序曰至正辛卯余自句吳還會稽飲酒玉山而別當是時已有行路難之歎繼而荆蠻淮夷山戎海寇誓呼並起赤白囊旁午道路馳驅鋒鏑間又復相見因相與道寒溫慰勞良苦

滙東手談卷二十

二

人遠方來羽服自蕭散則潛身方外者徐松巢詩題云馬天心遠遊而歸椎髻變而巾幘袖衣變而達掖名平號俱變書亦學顏作三詩寄之則天心亦英彦今皆無可考

羅貫中三國演義貫穿承祚西鄉為一書文之創體然以為消真正不如西遊水滸之密然意主蜀漢故武鄉關張華增飾尤甚俗人尤喜誦說潘氏鑑綱總論述有東燭達旦乃雲長大節語顧仲瑛至以桃園宰鳥牛對鴻門撞玉斗是皆未考承祚本書及裴註故不知為增飾而誤用也然貫中元人潘顧時地皆近而贗贗乃爾得

非厭常舊新之心蔽之歟

鄒東北牧童春間刺穉桐皮吹之鳴鳴如角聲特兒童之戲吳僧無住舟次江亭詩云歸思悠悠極渺瀛暫維舟楫並長亭春江水煖蒲芽白野岸烟銷柳眼青鳴鴉帶繩登聲壁征鴻和影度遙汀不知何處吹桐角獨立天涯淚欲零詩工雅桐角名亦新而穩蓋即牧童所吹此非少長田間雖讀萬萬卷亦將困於此袖然宋時將麥炎有桐角喚回前埭曉之句黃景昌有數聲桐角歸來晚之句則又在無住前通考有梳皮蠶栗蓋卷梳皮以父宋鼓吹部有其器又女真以樺皮為角吹作呦呦之聲

聲呼麋鹿射之皆桐角類也

仇山村詩多閒適之趣似皆歸田後作律體自謂主於唐然如却憐衛鶴齊雞草空費心機不庇身末俗由來不貴儒小夫小婦恣柳榆衆雀豈能知鵲志一難何足用牛刀萬里鯤鵬何必羨一官蟻豈不如無之類似涉粗率萬里篇起句云豪氣年來漸掃除知掃除而語猶如此前固可知吳至若故人自欲辭文叔明主何嘗棄浩然梨花未落雨初過杜鵑不鳴春自歸得酒可謀千日醉掛冠猶恨十年遲滿髯朔風吹客帽倚欄落日在漁舟柳多客折清陰薄微少人餐綠雨肥雨意忽生桐葉

外秋光多在木犀中寒食清明初過後杏花楊柳晚晴時花事已空三月後湖光還似百年前山分秋色歸紅葉風約蘋香入畫船野老但知分社酒地官空說進農書諸語極似趙清南而寄託過之又錢唐觀湖云遂朝魏闕心猶在直上嚴灘氣始平亦奇傑未經人道

劉敞祭南董墓詩中云久無世胃崇祠像賴有山僧守墓田觀此則文定無嫡系矣敎授同邑而時近知之必確賢者無後亦可悲已敎授名璵字起潛

劉敎授子如村名璵瑞作昭忠逸韻饒郡寓公有江公萬里及第萬頃郡守有唐公震郡人則湖州守趙公良淳

宗室趙公崇標宋史載崇標與江文忠同時死嘗守郴州

而不言饒宗室余鄴郡史事考已及之如村咏趙郴州詩曰南風不競慘悲聲幕燕泥牛總是驚玉牒各香時已逝金枝花悴本難榮身明六籍忠仍孝軍功孤城死亦生幾度推轂明月夜江村村外寄幽情觀此詩其人可以想見惜郡邑志軼之故表出

叶韻近代用之者鮮獨於五峯屢見之風風乎騷選之遺音然欲效之者必考據詩騷及才老補韻而用之斯為善矣不然如閩人以高叶歌韻浙人以藍叶山韻適為抵掌之資爾此蔣師文跋李季和五峯集語為五峯納

誨亦為學者防流三百篇與今韻同者不少今所謂叶皆古人本音後世語音變遷遂有借叶安知更數千百年不又以前所用韻為古音乎則第用其同於古者亦足自見筆才何必襲古人之貌楊誠齋鶴山雖皆有科舉程文外不必拘禮部韻之說然少陵作古體多用沈韻以彼胸次豈不能泛濫四出預甘受休文羈勒者正欲以隘見奇也後人中無所有方言土音聲牙刺耳其不適資抵掌者幾希

李季和鐵笛歌為楊鐵崖作也源本潘德久白石山人歌而豪宕則全倣鐵崖然曰曷哉宗彥吾所歎赤泉之盟

羅更生藏卷二十
猶可尋則季和殆本楊姓而冒李者

戚戚復戚戚白頭殘兵向人泣短衣破綻露兩肘自說行年今七十軍裝費盡無一錢舊歲官糧猶未得朝堂羽書昨日下午帥府然燈點軍籍大男荷鋤北閭河中男買刀南討賊官中法今有程期殆鼓發行星火急阿婆送子婦送夫行路觀之猶數見老弱今又當守城猶自支更月中立此成原常處士戚戚行也全倣少陵石壕更第稍平直耳合射鳴譙哀老卒河決盜起悲徐州諸作觀之則知役重盜興民怨日積矣邊警云臺閭故人猶嘗酒閭閻小子亦談兵又有句云黃金似土供兒戲又

云草澤謀求到應論尤曲盡亡形則處士固非僅株守達高者

蕭福山卷詩詞氣超逸祇起首晨光海上來雲氣升其景象已在目中其實亦從少陵萬壑千巖一氣生於宗天如何二詩悟出

賴江舟多各三板余修南安郡志欲考之而不得惟劉桂翁處士寄題胡氏澗月堂有新篙三板船語則其稱已久古言土物元人每以是取致然亦偶一用之近乃有務以此為新奇舍蛟螭而補螭蚓以飾其末書不觀之

雁東手錄卷二十
西不亦誤歟

桂翁詩下讀平平耳然清雅一氣不雕飾而少懈字辭句指事類情不露圭角惟夜坐有感後截云風氣百年無舊俗江山滿目記兒時孤燈明滅可誰語搜筆悵然還賦詩雖把過於痛哭之哀仍蘊含不盡盡用意深而用功密矣

丁仲容雙檣亭集有月灣釣者歌不言釣者何人時吾番吳仲退實有此號仲容殆為吳作通篇詞意跌宕雅肖吳先生將來修志此詩可采入藝文

巨材成油梓細漏刻繁口麻爛人重圖機械應心手取之

亦多方脂膏竟誰有回顧室中人何嘗潤蓬首按油棕
不見紀述惟開天傳信記載上怒羅公遠命力士裹以
油襖置棕下壓殺之吾鄙無村不有榨先民詩文亦未
及也此詩見王伯善務農集刻劃中具纖婉之致結句
即俚諺賣油娘子水牯頭意亦婉感慨

王元章傷亭尸詩云清晨度東閭尋尋舊城宿草牀未成
眠忽起西鄰哭敲門問野老謂是盟亭族大兒去來薪
投負歸虎腹小兒出起土衝惡入鬼錄諺額日以增官
吏日以酷不為公所幹惟務私所欲田園供給盡離數
屨不足前夜總催罵昨日場胥督今朝分運來鞭笞更

滙更三

上

殘毒憲下無尺草瘡中無粒粟旦夕不可度久世亦何
福夜永聲語冷幽咽向古木天明風啟門僵尸挂荒屋
直書所見痛哭流涕之詞而君相恬莫省嘆化雷強為
貧弱悲夫○竟以曹娥為地名穴雅

元章在元季元微之氣時見於詩其以可惜衣冠在此時
悼王止齋尤憤激着高簷帽騎牛擊劍服古衣冠雖非
郁離匹儔要亦龍川一流人物宋景濂與同時傳必不
誣蓋既置幕府授諮議參軍則已委身矣胡大海既嘗
延問取越之策夏忠靖望基錄亦稱元章不肯從呂僧
珍詣我軍獻策固嘗與聞籌略景濂作傳必曰一夕以

病死蓋惜其暴死而實以病正恐人誤以西山織士擬
也况死在投官後亦約畧之詞集中應數題梅即應太
祖教又有閒題前元舊事詩則必死於元亡後而非朝
拜官而又蓋棺可知明史列諸文苑甚當朱竹垞徒執
神史集傳之傳聞異詞者掃滅仕明之跡反失元章真
處矣

東郭生郭義仲碩侯君考其卒在至正二十四年而以錢
致洪武初徵授學之說為未見盧公武所撰墓志余按
至正二十四年為張士誠僭王之十二年明太祖吳元
年也又三年太祖乃破士誠義仲既卒於二十四年固

滙更三

卷二

八

當仕士誠矣傳云晚得訓導官柳鬱以終者微詞也洪
武初之云當與徐方舟傳同觀

姚子華野航亭稿有送人之江東典史詩第六句云看君
高步似神仙雖用梅子真事然語氣寬張似胸中着最
爾一官不得與元人送仕宦詩頗多雖末級亦夸耀如
此諛多規少想亦時為之要皆贈言一病

舒可菴李誦仙詩云召對金鑾殿膚革白玉堂氣吞高力
士眼識郭汾王醉骨生疑蛇詩名死更香何由見顏色
月落照空梁意備格老足空後來作者但第四句王宇
不如用陽更健

謝子蘭寶鼎歌序云中臺萬壽寺藏古銅鼎其款識有云
王在周康穆公冊錫蒙用作皇考鄭伯姬尊鼎歌所云
惟有臣蒙紀君賜用顯厥考鄭伯姬者指此又云蒼姬
訖錄世屢改則定為周物矣然康穆二王世不相接若
宮名亦不應用二語且伯鄭爵姬周姓何可為名况鄭
至厲王始封春秋傳及史記世次甚脩不知寔在何代
銘蓋村學究偽作不足道也

趙東山子常次韻王瑯雲隱園序云番陽王本善政居懷
玉山之北號曰玉瑯雲隱卿先達進士董公為之記和
陽王使君為之賦又得星源王徵君為之圖余嘗過本

漁史手談卷三

善所寓見其淨掃一室琴書圖畫與弓劍雜陳前培桂
植菊怪石纖蒲幽潔可愛蓋能審已推分隨所遇而安
視竄名尺籍而有所顧願者不同科也乃次使君韻附
於卷末以釋其幽思云觀此則本善固雅人而詩云馬
上劍三尺又云解甲登陴後懸弓定地還似耕也彼土
者微此序豈復知吾香有是人哉

陳尚德石堂集古田女詩多敘閭俗然起首云昔年過饒
州一事獨希詫清川浴婦人以晝不以夜吾郡素無此
風然石堂嘗長德典初養書院途中偶有之歎後幅云
流汚俗豈非失禮事可訝我時適逆旅一見為汗下欲

言不可得况敢加譏罵匡救苦心可以想見

虞陳齊文章宗旨謂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離騷言不
闕於世教義不存於此與詩亦徒作又曰清廟茅屋謂
之古朱門大厦謂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大羹元酒謂
之古八珍五齊謂之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乃可與
言古文之妙此陳齊自明所得也然須善會即如詩但
得闕世教存比興意則詩騷之旨合矣不在乎割裂字
句苟失其旨縱極擬拾轉形其拙朱門大厦八珍五齊
之非古虞事筆華腴者耳夫清廟茅屋大羹元酒古在
有真淳意非儂俗不倫之謂也倘祇拾釋老之唾餘揀

漁史手談卷二十

皇卷之齒頰則又不如華屋之尚可庇身美味之尚可
適口也然則欲用陳齊之法將如何曰返古在先去俗
義理不精按之無物是曰意俗自無主張徒知摹倣是
曰體俗信手拈槍蛟蚓雜糅是曰語俗昌黎所以云惟
古於詞必已出也我輩詩大宜敢遽言及古惟當去俗
多讀書多思索去得一分俗自進得一分古俗果盡去
則不求古而自無往不古矣

最古相侍即元詩還不知其字與皇居惟引黎則安南志
畧至大四年以吏部侍郎使安南宣仁宗即位詔而詩
僅見傳習孫皇元風雅余觀詩中屢有鄱陽侍郎已志

徵碑中洪武初有聶克修官刑部侍郎而不及生平行事之跡考吾邑位及侍郎者少聶姓亦不多惟城西三十里間麓池湖畔夷堅志支癸所謂諸聶世居者也村有聶侍郎宅世居之今猶存十許家則古栢為鄣人無疑而古栢殆克修之字與號也第仁宗即位去洪武之興垂五十年恐黎志年號有謬亦或侍郎即蚤達而聶太祖舉事即以舊官徵歟更俟博考

吾鄣有草根葉似水仙秋杪作花赤如山丹瓣狹長莖頂平分十許朶如燈檠謂之鬼燈架土人以開日晷寒蜜晚呼寒信花繆君寶致筆集有鬼燈檠花詩蓋咏此物也
滙東主藝卷二 二一

清江宋子與送宋大監降香天妃廟詩後幅云使君騎馬歷東吳吳中父老爭迎趨自言春濤漂白骨官家下詔復征役今隼擊畝杭稻空縣官索租到疲癯丁男登山拾橡栗妻孥含酸向人泣使君北來候神人應憐赤子百憂集明年海若不揚波若歸宜室當如何此子與尹常山時作肯於贈送中為民請命方與貢賦取憐不同宋大監何人邑令乃敢進此言考馬心田集有送誠夫大監祠海上諸神詩則子與所送即誠夫誠夫名本史稱其持論堅正制行純白國時之可與言者

世途有換帖禮攀附汲引兩有之蓋名利場中一別徑余官京師則未嘗有此下宜之和楊廉夫新居韻云執經弟子登金馬換帖山人贊白鷺換帖用在山人身上化俗為雅顏仲贊云問字諸生頻載酒購書道士為龍禽陸巢松云求文巨室持金獻問字諸生載酒來皆襲宜之句意而每降愈下

弋陽山樵李瓚字子榮號以弋陽冠山樵似信州人而傳云姑蕪人然其滄浪亭詩云憶昔嘗為吳下客刺船載酒訪陳跡於吳為客則非姑蕪人尤可證

彭仲愈芝山吟序云徐君勉之番禺人芝山在番禺之陰滙東主藝卷二 二二

世傳山嘗產芝郡人往往以科第顯勉之兩舉鄉進士得山長慈湖人謂勉之若有不釋然者予故為道其所樂作芝山吟錢之按此則勉之亦當日有文名者而郡邑志皆遺其人或即志所載之徐明善歟勉之子矩字叔度見劉彥馬百哀詩

淳安何景福字介夫號鐵牛子以所遇非時屢辟不起僚傳則介夫元代高人其詩如風景不殊豪傑盡新亭誰復浹沾襟暮潮西上東風急滿目河山落照紅吟邊多少興亡事值拍闌干恨未消黃雞白酒陶然醉莫話頭巾黑與紅又有詩云耳聞彭蠡魚龍舞眼見姑蘇麋鹿

遊其胸次可想乃上家君云何翁弄孫心可樂癡兒觀
光志愈整燈燭幾交形顧影兩聲刮夢夜如年暮龍期
對三千字弄鶴須釐十萬錢為報還家定何日一陽春
信到梅邊庸俗全不似高隱心口恐是其從孫如晦誤
收

呂處士牧夫觀川晚歸詩云池荒蓮蛹青房子霜老難入
絳幘花蓮房中着蝴蝶題花中着絳幘化俗為新謝恩
某云江鄉正月尾臺來未勝肉臺本草名芸臺即田家
所時油菜莖甚鮮腴佳在燈節前若正月尾則抽穗欲
花矣處士所云或地氣異歟

滙見上卷卷二

三

于彥成自序梧竹譜曰雪臺外史題梧竹草堂樂府多道
梧而畧於竹豈愛惡有不同耶用續其語補其闕云余
謂此彥成自明審題之意耳其詩曰鳳來住高梧枝高
梧葉老秋風吹月明夜夜啼烏鳥不如池邊竹千尺露
葉霜筠照寒碧今年結實苦未多明年實多鳳來食梧
竹不並舉而由梧及竹格既變化筆力亦老意似別有
所趣

黎芳洲新亭詩云不復新亭淚其如感慨何北風吹草木
西照滿山河王謝聞孫少蕭陳短夢多庭芳搖落盡江
上有魚歌里中社云鮮石莓牆屋數椽年年來賽社公

靈兒童趁節歡如沸父老傷春涕欲零海燕邊鴻何日
了夏松殷栢為誰青村醪蜜似猶堪醉莫遣東風兩眼
醒歸來云曾奏明先忝來科青山回首已霜荷偷生甚
愧秋胡婦拊髀總成春夢早暮功名成事少晚談空
妙得心多斜陽一曲歸牛背笑殺南山白石歌夢真三

首云昔夢驂八駿往赴明宮格朝發赤水陽夕抵崑崙
椒恭陪瑤池宴親聆白雲謠雲來何英英雲去何飄飄
山川悵修阻樓臺空寂寥想像雲和笙青鸞度秋霄昔
夢拜綠章綠綰朝紫微鈞天侍清燕寶書析斗機錫之
碧瑤蘭賚之青霞衣微班司玉條下糾濁世非還家未

滙見上卷卷二

四

中道翠水烟塵飛朝真諒無期丹忱日依依昔夢過兒
洛遊戲芙蓉城道逢王子晉邀我升天行翩翾控鶴駕
依依吹鳳笙銀河未西流翩翾然修遐征碧桃開晚花纖
山空明月先生名廷瑞字祥仲咸淳間進士元初攝郡
校有薦於朝者不赴詩奇既深而不露光伯祖文令翁
刊其集及徐松巢具月灣葉寓卷劉懶雲為都陽五先
生集選元詩者多及明初人黎徐吳皆卒元代乃獨遺
之諸先生惟劉列明史吳葉詩明南庫書目有之向非
先伯祖苦志網羅誰復知家明之際鄒有五先生哉故
因元詩并及之

東流滔滔江似箭南船挂帆北船羨陰雲點點天色變北
船槳鼓南船怨焚香曬酒爭祝願一望風長一祈轉世
間萬事無兩便龍伯應酬母乃倦龍伯應酬如已倦
遣登江淨如練此芳洲南北舟作眼前意却將許多天
傾地陷之感一筆寫出橫絕

芳洲金陵懷古入聲甘州云恨巨靈多事鑿長江銷沉幾
英雄恨鳥江亭長天機輕洩說與重瞳更恨南陽耕叟
攬撥紫髯翁一彈金陵土戰虎爭龍杯酒鳳皇臺上對
石城流水鍾阜諸峯六朝陵闕何處是遺踪後庭花更
無留響渺春潮殘照笛聲中悲歡榮華城楊柳幾度春
淮東手記卷二十

風九日登城水龍吟云荒城落日西風滿街芳草無行
路樓臺羽化營飛故苑蟬吟殘燧不滅承平半湖秋月
隔溪烟樹晚江南風景一朝如許教人恨王夷甫對酒
強推愁去酒醒來愁還如故青萍三尺陰符一卷土花
塵盡試問黃花知余否沉吟無語拍闌干空羨千沙
落鴈滄洲歸鷺先生詞多俊逸邑先民姜白石後少龍
及者二作乃極深痛其題項羽廟大江東去詞詞絕難
選而失先生名氏宜表出

徐松巢名瑞宇山玉傷寒亡不復仕元延祐丁巳以經明
行修推為本邑書院山長隨告歸張仲舉序其集謂瀟

遠自得之意多而葩華刻劃之詞畧蓋深服之也里居
與黎芳洲吳月灣相近過從唱酬尤多大德五年詩題
云辛丑二月杜晴與仲退芳洲縱遊溪山間私念吾黨
會聚殆不偶然賦古詩一首後五百歲有知音者於吾
詩物色可乎觀此則先生與黎吳交情可知所自命亦
可知顧今五百歲之期及矣知音其在旦暮間歟

松巢讀靖節和靖詩偶成寄仲退云通仙只住西湖上靖
節終身栗里中千古修名垂宇宙何曾南北與西東意
蓋以規仲退而弁示已汲汲言歸之意也歸來云歸來
便覺此身尊傲世猶嫌習氣存已是平生走風雨但將
淮東手記卷二十

一笑信乾坤貪閑且復逃空谷自銜終蓋倚市門庭院
綠陰生午寂坐聽禽語對清樽與前作同意然於集中
另是一種

丙申正月初一日巢中野人枯禿筆塗窗作鴉憶少年不
知老醜光陰疾退藏未了桑蠶繭生涯僅似蓬窗小
兒怪我不同塵進不能寸退盈尺豈知窮通自有命我
手可斷不書已安道何事竟碎琴管寧何意至劉席五
斗不換東籬菊千戶寧如江陵橘蠹蛀蠹益五起滅歎
樂幾何長鬱鬱我從方外得天遊始歎世緣如沐漆縱
橫妙用劍兩枝出入無方馬一隻老師雲邊親授記許

我塵空鼻露霍東風吹動老虬枝笑拂霜將雙眼碧此
松巢誓墓文也先生生寶祐甲寅至是方強年遂以手
可斷不書乞自勵延祐丁巳六十四矣復應山長之推
豈竟忘前語哉殆有不得已焉者觀其亟歸可見姪故
號仰山亦工詩

吳月灣名存字仲退元初為宋遺民延祐設科年五十九
矣有司強之應試授饒州路學正改寧國教授以鄱陽
主簿致仕其學得雙峯饒氏之傳雖卑位而勇於退詩
冲融和易人莫測其淺深然秋社篇云江南太平重秋
報村東村西田鼓鬧歲無旱潦國無兵露積千倉烟萬
漚更三談卷二十一

電我時重州未憂翁豈憂無酒可治聾那知回首二十
載半間社屋蒼苔封低頭自讀元祐史麟趾深仁淡肌
髓一匙社飯千古悲後園秋雨兩嗔孤狸則所感深矣
月灣有東湖十咏其洲上百花云湖光三面映樓臺東面
天橫錦繡堆辦取四時洲上醉不妨三日一花開從歐
陽公滁州栽花詩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脫化指意百字工雅松巢次韻云後臺花發映前臺紅
紫成林綠作堆五日一花猶盡在願言均作四時開思
致更幽折諸題自二先生後可無洗筆此題則尤當却
步乃往往有效學蘿之輩者非妄引愚余近試一染指

徒破風戒寃歸愚妄已耳

葉楚庭名蘭號寓菴其東湖十咏古澹可觀然避吳徐之
警切近修邑志者舍徐吳而取葉且列元代不知寓菴
集中洪武二十三年猶有詩可謂元人乎其出處心跡
為好事所索余嘗有辨楚庭父懋字德新善詞章元嘉
興路總管亦有詩集附刻寓菴集後

劉懶雲名炳字彥昂明史在文苑傳其荆門賦選入賦彙
詩為楊廉夫危太樸宋景濂所許郡人徐叔慶矩序稱
古人於詩蓋必有以動盛陰陽流通精神陶冶萬靈發
舒情往穆風易俗而廣教化焉叔慶此語可以見懶雲
之詩并可見吾郡當日詩學之精叔慶蓋彭仲範也山
今中勉之之子懶雲百哀詩中一人也

滙東手談卷二十終

滙東手談卷二十一

鄒陽史 珥著

稗說五十一條

季路問事鬼神則曰未能事人問死則曰未知生說者往往以鬼神生死為性命道德外事而子路未可與言若是則夫子既不識於子路矣聖人之言未嘗不自盡也鬼神生死人事之大矣為而不語耶蓋能事人則能事鬼神知生則知死矣死生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事而鬼神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物爾此羅長源路史中語解詰明快後來講家反覺詳而不明

滙東手談卷二十一

大易之書明言中者五十有五所不言者否剝屯順咸革有遯明夷九卦而已內之中六十有四外之中亦六十有四得其中動固不告失其中動固不凶是故否剝之五亦獲其吉而復泰之三不免乎凶惟其中之不可失也自漢諸儒取過不及之說類之孔後之書世遂泥於過不及之中求之夫君子之於中無過也有不及而已致廣大極高明夫孰得而過耶余按過不及本孔子語非始漢儒長源中無過一語直自標宗旨耳夫有威必有衰而衰者必復有冬必有夏而冬者必開此天地之氣化也今也觀古人之板畫冠服而企止質厚

魁偉重視深息氣象固已殊矣况三代之時乎看得極平淡便寫得極深摯此路史中筆墨最雅者

春秋書陳殺其大大洩治蓋以彰靈公之惡悼治之賢而死不以罪也迷於傳者乃以為夫子罪其直言於淫亂之朝而以累上書之夫之遠矣春秋之書可以義推而不可以例解也稱國為討而累上此二傳之獨見非經意也諸侯之臣書之策者無非大夫也書曰殺某則是殺大夫矣是故會聘誼事若盜殺俱不書大夫書殺大某者明大夫之不當殺也夫治致疎其君二子請殺之而靈公不禁是不曰君殺之乎於以知聖人婉筆書

滙東手談卷二十一

之深見其惜之之尤也而辯者執左氏之說以求春秋至有懷寵不去亂朝之語是後世不忠於君謀一己之利而不顧民社存亡者之言也聖人豈有異於人哉余按此千城名教之言不止善談春秋乃斷斯微者咸不及路史此說何也

西京雜記或稱劉歆作然書中載少時聞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斤人過以為輕薄章復為王莽所殺人無敢收葬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時為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尸平陵人生為立碑於吳章墓側觀為莽所殺句則雜記非歆作或以為葛洪川作

郭威修有全當以問揚子雲則亦非穉川作及觀穉川跋稱劉子駿編錄漢事而得緯抄出二卷為西京雜記則原委分明矣至曹敞行義甚高當表出許博昌安陵人善陸博實製好之其術曰方畔揭道張張道揭畔方張寃屈平高平屈寃張又曰張道揭畔方畔畔揭道張寃屈平高平屈寃張法用六箸或謂之寃以竹為之長六分或用六箸此見西京雜記著似當讀陟畧反即今投子方畔四句殆迴文溫觸而環複絕似今晉書呢其亦博時所謂乎

公孫和舉賢良國人都長倩贈以來芻蕘絲撲滿書題遺

卷二十一

三

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畧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五絲為縛倍縛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纁倍纁為緹此自少至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緹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歟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歎山川修阻加以風露及脚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春余按只以君稱朋友已非漢人吐屬就所贈物生意則

學魏晉後九錫文然其言即清慎勤註疏亦可味

梁孝王子賈從朝年幼實太后欲強冠婚之上以告王引禮二十而冠三十壯有室以辭曰冠而字之以表德自非顯才高行安可強冠之哉兒年蒙情未有父之端安可強室之哉此西京雜記中大篇也後人強冠強婚其為風教之累也大矣

謝太傅手取車往擅駭人聲色甚厲天以水性沉柔入溫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釋詭語相商足令矯情鎮物者氣奪世說名言不少如此等語亦未可多得也

滙兌手藝卷二十一

四

大葉記載壽禪師仁壽間常在內供養造五色飲以扶芳葉為膏飲枝模根為赤飲酪漿為白飲烏梅漿為平飲江莖為黃飲以色為名無甚意理惟烏梅稍佳亦少用者

楊帝望江南八關見海山記纖縷似宋唐氣味惟湖上女篇猶青幽草事青春事字最工

開河記起首便說睢陽王氣五百年後當有天子興而惜宋襄公塚作證蓋即天書之殘膏賸頤也翰林名定於唐開元始有學士記中已云虞世基為此官又詳紀世基栽柳之策意似椰榆翰學幹畧

隋唐嘉話載元行沖為太常少卿有人於古墓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具乃令匠人改以木聲甚清今呼為阮咸者是也余謂以人呼器甚不雅似即今三絃亦呼月琴通考云月琴晉阮咸造古五絃今三絃

鄒陽武鄉常言欲為易比以三百八十四爻各比人事余謂易所言皆人事也何待比即此已見陽武之不深於易矣唐語林列諸語言陋已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其一請以孟子為學科有能通其說者其科選同明經其一請以韓愈配享太學所見

滙東手記卷二

高出時流然爾日已非舉行盛典之候而襲美晚節尤謬惜哉

天寶遺事載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藉草以紅袞遮相擁挂以為宴極甘處婦人褰內少陵麗人行所未及較陳靈衣夏姬相服劉伶何為入我褌中者更在下風

咸通中有布衣以羊腰炭三十斤自出小鋸并小刀斧剪截其炭構成二樓散木藥於其上用火燒之藥引火勢斯須即通徹二樓光明赫然望其櫺宇窗戶雕檀刺楠并欄楯固不周備又有飛橋連接二樓有人物男女往

來其上移時後炭飛揚成灰方無所觀此即今烟火之戲第載炭為質稍異事見唐尉遲粲中朝故事

陸務觀避暑漫抄載宣政宮中用龍涎沉腦屑和蠟為燭兩行列數百枝南渡後太后回鑾沙漠復值稱壽然僅列數十枝太后陽若不聞上奉危問此燭頗愜聖意否太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閣亦然余按徽宗奢侈如彼安得不北轅太后久困俘囚尚不知微而以履轍為夸高宗忘不共戴天之仇區區以侈汰承母教即此一事可作教端之戒

乃以從猶女妻之猶女殆即猶子意然未見用者孫光憲滙東手記卷二

北夢瑣言紀章伯知劉諫事始為此語

蜀樞機載劉保人性嚴急日施槓楚於諸王及果諸子乳姬密令諭之保又曰膏粱之性不捷之則他日為豚犬耳余謂專以嚴為教尚非正本之道然保又能行意果能任之均足多也

范禹偁九龍人隨母改適因冒姓張謗天成中登第始復姓上郡守啟曰昔年上第茲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雎之裔按范文正復姓表云名非霸越乘舟偶效於陶朱志在逃秦入境適稱於張祿想從禹偁啟脫化獨怪禹偁有文如此而樞機載其掌貢舉惟以顯聞面

評其直亦何愚哉

聖朝廣開科舉之門俾人人有覲觀之心不忍自棄於盜賊奸究王氏球此言可以待哀世然認科目第為鵷鵩不逞而設豈求賢取士之義乎後條又曰行卷之禮人自激昂以求當路之知其無文無行鄉閭所不齒亦不敢妄意於科舉使古意尚存則如韋子厚者豈容其應進士舉乎似與前說正相反

表家命僧道誦經設齋作醮作佛事出盤用以導引此何義耶至於饒盞乃樂也俗燕樂擊之而可用於喪柩乎世俗至用鼓吹作樂又何忍也開寶三年十月甲

淮東手談

卷五

子詔開封府禁止士庶之家喪葬不得用僧道威儀前引太平興國六年又禁送葬不得用樂庶人不得用方相題頭今犯此禁者所在皆是祖宗於移風易俗留意如此惜乎州縣間不能舉而行之也此王氏燕翼詒謀錄之語余讀而深有感焉喪以哀痛為主人子偷哭泣而豐鼓樂將飾其厚親之文適暴其不哀之實非惟無益於親亦徒損於子矣且忍而為此者既以自飾又將誇俗不知越禮厚葬呂覽猶議其徒以生者之毀譽為務況衰經在躬而召賓客盛宴會管絃達宵旦是以喪為樂即使費金踰千亦不過以死者所遺供揮霍與焉

於飲博何殊吾邑喪事鄉間惟講祭床為酒薄俗未知所始城居有故族之遺食家大故率餉銀錢及喪葬適用之物其助力者亦不專餐飲食故喪事易舉近來動尚鼓吹夫祥禪祖虞諸祭皆人子不再行之禮即極哀痛猶恐不至況以鼓吹亂之是為人子敬天之憾而滋不可贖之愆也此等多由耳目淺薄之徒從旁怂恿吾輩與戚族喪事當持正盡言慎勿以恐戾俗而結古

哉

蘇明允作權書永叔大奇之為改書中崩亂十餘字奏於朝明允因得官孫公談圖凡敘蘇氏多微詞即此條亦

淮東手談

卷五

不欲以全美于老泉也然即歐公所改字類推正可得

鐵圍山叢談稱伊陽太和山崩奏至上與魯公俱有懸色及復上泰山崩者出水晶也按山崩出水晶如類天旱乾封而黯過之叢譚蔡條者宜其以政和為極治之世而指此為地不愛寶也

高齊漫錄載李賓王字利用鄱陽躬行君子也觀此則利用亦吾邑先哲郡邑志惟科目中載為政和五年進士歷仕廣西運使至留守而行事不傳

租庸使元載以吳越雖兵荒復民產猶給乃辭召索吏舉

室名以敘之。但家有粟帛者則以人徒圍囊簿錄其產而中分之。甚者十八九時人謂之白著言其所著公然明白。渤海高雲有白著歌曰：上元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多白著。此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所記著階畧及蓋附著之意。白猶云平白地。此語吾邑今猶有之。原解未暢。退朝錄謂凡公家文書稿中書謂之草樞密院謂之底三司謂之檢。今祕府有梁朝宣底二卷。即貞明中崇政院書也。檢即州縣通稱焉。後條云其底乃底本也。繫日月姓名者乃所以為底。余向官吏曹同官舉檔子方及冊檔之義。見問余曰：檔即當當之為言。底也。韓非子玉卮

灌東子集卷二十一

無當之訓如此。花之附曰當亦底意也。冊檔猶稿底耳。諸君子咸以為然。

錢氏私志載宋相卽今所親譙讓其弟學士祁云：聞昨晚燈夜宴窮極奢。後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齋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處喫齋煮飯。是為甚底。余謂前日蓋飯僅為後來醉飽乎人稍成就。即忘昔日貧苦而奢汰自肆。則所養可知。景文諒不至為此陋語。

九江碑工李仲寧。崇寧中郡守使刺元祐黨籍姓名。仲寧曰：小人疲舊貧窶。止因開撫內翰黃學士詞翰至。飽煖

今日以斯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所不及也。餽以酒。從其請。事見王仲言揮塵錄。仲寧所執又高。出常安民上守能義仲寧守亦賢矣哉。

王夕郎信常制誥孝宗覽之曰：近日誥詞全似故事。溫美太甚。卿甚得體文。約謂其獎始於用四六也。又欲因此結知務說悅而極工巧。拘平仄而促對偶。無復體製。開慶元年八月起。舊相吳履齊宅左擢直院洪嘗齋芹草麻制中間云：余方重宵衣之憂。汝不以晝錦為樂。入趨延英之召。亟奉天章之咨。惟事務之孔殷。顧獎源之滋甚。士氣抑鬱而弗振。民力殫弱而莫紓。在廷紐於意

灌東子集卷二十二

見之偏。在邊玩於守備之弛。當饋以款濟川其誰遺大。投艱執念救寧之計。任重致遠實惟和毅之資。云云。於戲。詩有天保米微當厲修政。懷夷狄之志。道在中庸大學尚明治國。平天下之經。予欲祈永命汝迪于欲康庶事。汝為惟至。悅足以感動神明。惟大公足以信服中外。繫我耆耄。母煩訓詞。細觀此制。真得訓誥體。嘗齊乃容齊先生嫡派。然前第四六多喜用古事。如先生草吳璘開淮渠獎諭云：刻石立作三屏。牛重見離堆之利。復股離云：兩黃鵠鉅頰鴻節之謀。用事雖切。但非制誥體。看坡公制誥用古事明白。敦暢。此見俞文豹吹劍錄深得

代言之體而魯齊實家齊之孫著述多湮故表出以告
有志斯事者

北人寸斷斧曰麻刀以和石灰塗牆臬考所始及觀石
茂良避戎嘉話有初縛虛欄時友仲使多傳麻刀舊德
納襖之語則知麻刀之名北宋已有然沈存中筆談謂
趙韓王治第以麻搗土世遂謂塗壁麻為麻搗義更明
顯

今人於餅餌曰點心按封禪儀祀官點饌似即點字所本
然鄭氏浸錄謂世俗向以早晨小食為點心則唐時已
有此語王勉夫野客叢書載鄭修為江淮督後夫人曰

瀟東事

卷二十一

二

汝且點心或謂小食亦罕知出處僕謂見昭明太子傳
曰京師寂寞改常饌為小食小食之名本此按小食點
心眼前語然微勉夫誰為指明所出

周公謹密齊東野語載程泰之孝宗時進講高賁闕文疑
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異地理上頗厭之宣諭宰
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為之說且地理既非
親歷難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孝宗此言與林
少穎不言九共豪飲同講經者宜知然程大昌北邊僞
對稱淳熙二年諱禹貢壽皇問卿言中國山川悉與北
極地里亦能詳知之否泰之即大昌朱子所嘗與論數

茂原即今廬山者也其地里之學必有過人進講詳言
或亦感於高宗之問歟

北邊傳對引元和志曰開皇長城自代之繁峙縣北經蔚
州北十里入飛狐縣夫其自代而蔚則極北而與外邊
中國之地不出此外余按飛狐今廣昌於大同為南境
在繁峙東蔚州屬宣化亦為南境在繁峙東宣化古上
谷大同古雲中橫亘雁門東北幾延千里繁峙之平陘
開與鴈門關東西並列安得謂繁峙便為極北之邊而
中國地不外是也是地余當親歷聊友之

趙德純自警編載開寶中帝語嘗儀以趙普所為多不法

儀盛稱普開闢元勳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曰我必不

作宰相然亦不諱朱崖吾門可保矣余謂作相諱朱崖

只計一肩耳若以理論天子虛已下詢普果罪大即殺
身亦當盡言如無罪即解以宰相可誣大臣以干進乎
普為上所不平宜勸上功過相準以權退退上全國體
下亦足以保家乃魏伺喜怒以為言人皆如此誰復排
斥權奸者以此竟作宰相亦可醜況此意倘為上所覺
而責以比周又何不可朱崖平虛多遜攻短釋憾固私
心儀亦不可謂公忠體國也後來奸猾結權臣以自固
而互為欺蔽者屬豈不由是陷乎

李樂菴曰樂則安早夜戚戚然以得失榮辱為慮雖一日亦不得安矣余謂以工夫節次言必安而後能樂心苟不安樂於何有樂菴語微倒然則必如何而安曰見明守定斯安安斯樂

張子韶論居庸下置夫子顏子像及淵明以後諸賢像晨夕瞻敬心志肅然余謂此無師友時極好典型在遠講尤佳又蔡挺提點刑獄時有虔州職官詣本州曹掾奸利事蔡留職官於坐呼揉面證而初無是職官懸解伏蔡叱去之自是無復藉而人服其不可欺也余修南安郡志張蔡二傳皆嘗據正史補定而一人手目踰月成

淮東子說卷三

十三

編遂忘自警編有此二事又通考載知山陰縣陳舜俞以不奉行青苗法謫監南康監酒稅又徐鹿卿德夫救授南安復哀張子韶言行繫以歲月及遺文三十篇附於末陳氏話腴載南康縣劉賢女事較志頗明皆未及朱舊志稱楊龜山當代虔守蒲宗孟章疏薦陽孝本而無龜山集可考及歸擒集乃得疏時擬以陽君儒林而傳云不娶遂列逸民比於方勺洎宅編見孝本晚得妾生二子之說而志成不及更定矣姑識之
劉元城謂溫公自陝論新法不可以治郡得請歸洛時劇寇王充橫行太行中先人言若此寇知公有人望萬一

劫公東來以之動民心奈何公笑而不答再問之則云此何足問吾輩平生學道以忠信為實有死而已夫復何懼余謂元城父子固處司馬公從賊乎問與記皆未免於疎即元城平日所得溫公不妄語之誨者亦似未盡矣然後學則不可不知溫公之言倘平日此際未能堅定臨難安得不喪其所守

王文正嘗孫京飯菲薄自可而送教軸簡紙皆他人書簡後截下者則是以殘楮餉人受者將安用之且人以簡致敬而截其餘充饋遺義將安在文正位尊祿厚豈無數束殘紙之價可以惠客而藉是平斯蓋好事者依託

淮東子說卷三

十四

漢文集上書囊為殿帷事而矢焉自警編列諸徐德殊少裁別

陳希願為果州司戶有稅官無廉稱希願救以大義責之後稅官秩滿將行小吏持其貪墨狀於郡郡以事付戶曹俾於關門之外羅致其所狀字篋驗之希願遣曉稅官易置行李亂其先後之序及造郡庭啟視皆衣衾稅官得以無事去郡人翕然稱戶曹為長者先大夫漢水先生曰長者之稱當矣如民情何且近於罔上余按希願所為固愈於下石者然裁以先大夫之言終未免諛聞動眾平日責以大義則誠長者所為

馬少保為御史中丞上言近歲以來父祖未塋而多別財
異業甚傷風教請自今未塋者不得析居余謂此法行
可省無數暴露自塋編舉以示人有以哉

彭大雅知重慶大興城築條屬諫不從曰不把鐵做鐵看
不把人做人看無不可纂之理既而城成僚屬乃請立
碑以紀之大雅以為不必但立四大石於四門之上大
書曰某年某月彭大雅築此城為西蜀根本其後蜀之
流離者多歸焉蜀亡城猶無恙此見吳立夫三朝野史
是役也暫費久省暫勞久逸誠惜錢愛人之大者公頗
云爾激發專持文墨議論之餘屬也延僚屬始則避事
滙東平談卷二十一

沮撓總欲立碑邀名庸庸舉動往往若此公高處不在
始之獨排廢議而在收局之靜且閑公吾鄙人宋史無
專傳郡邑志宦業亦畧余三立考粗為補綴而未盡范
德機嘗有詩及公城渝事見十九卷

生尅制化之說星卜地術家以為要務要皆強人從天實
強天從人蓋以干支配五行人之所為天何嘗有是稽
氏遺書辨書篇曰尹彥成問五運六氣曰大撓作甲子
練首作數志歲日時日遠近耳故以當年為甲子歲冬
至為甲子月朔為甲子日夜半為甲子時配以五行位
以五方皆人所為也歲月日時甲子乙丑次第而及天

地五行寒暑風雲倉卒而變人嬰沴氣疾作於身氣難
預期故疾難預定氣非人為故疾難人測曰運氣之說
起於素問將古聖哲妄耶曰尼父刪經三墳猶存焉有
岐黃之醫籍乎後書之託名於聖哲也曰然則諸書不
足信耶曰絲漢而上有說無方絲漢而下有方無說說
不乘理方不違義雖出後學亦是良師曰居今之世為
古之工亦有道乎曰師友良醫因言而識鑒觀者舊典
假筌以求魚博涉知病多診識脉屢用違藥則何愧古
人余按醫家談五運六氣正如辟儒講學專向元虛處
張皇得涉道此論庸術應戢喙矣發明時日子文允先
滙東平談卷二十二

得我心以義理定師洵得為學之要不止善談醫術
滿湘錄專為偃月公作殆其門客以報私恩者前後諸條
多為之途以掩其跡耳託名李隱意固可見

洛中方營西內甚急宋昇主之其屬李實韓濬最用事宮
室梁柱闌檻牆牖皆用灰布期既迫近竭內外犂牛牛
骨不充用溶建議招漏澤園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事
見鄭景璧劇談錄營宮苑乃有進是議用是議者鎮南
浮屠之慘固不待楊建真誦矣言之可痛
道書載許大為真君掃藥夫婦隱於西山不欲人識改姓
曰午後改曰干此似為干姓之始然余丁卯同譜星子

千父中千靜專皆稱晉千寶後而今升姓多作千字形相近人每疑之唯鶴林玉露載楊誠齋一吏取韻書以呈千字下注晉有千寶乃知父中靜專之說不誣

李氏刊誤引容禮真鴈今用鶩者以雁為長物典故將廢余以臆求之古人婚期率以仲春候鴈已北必欲羅致似非不貴異物之義且恐山居者無從購見蓋北方呼鶩之蒼者為雁爾雅云舒雁鶩而鴈不特書鳬雁鴈節第言足踵而不詳名物意古所用之鴈即今蒼鶩不云鶩而云雁蓋文以美名如一元大武之比非必果用陽鳥莊子山木篇舍於故人家命豎子殺鴈而享之呂覽

滙東手談卷二十一

十七

引其事亦作雁則容禮之雁為鶩也審其

袁梧坡世範皆適用之言惟謂義莊不如置度僧田則誤義莊變故固有不及防者然有志有力亦盡所得為而已依寺度僧果久計乎試觀今寺田存者幾家子孫食寺田者幾人耶

他人奔趨而得其定分中所有雖不奔趨遲以歲月亦終必得梧坡此論極佳形家每向余談催官余曰無官何催若有雖晚達如渭濱叟亦好又何須催言雖小而可以喻大

世範言防盜詳吳獨擊盜必持火則情勢所難然陳人列

有梧坡思慮未及法曰家無可盜之物

滙東手談卷二十一

一八

滙東手談卷二十一終

滙東手鼓卷二十二

鄱陽史

碑說四十七條

東坡志林云吾觀杜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此坡公熱腸為後學喚醒意不在詆杜默好作狂怪語者勿論即力學青蓮昌黎者亦當預防流弊座右銘之

先哲人二三月皆羣聚謳歌其音不中律呂但宛轉其聲高下往返如雞唱爾與朝堂中雞人傳漏微有相似但滙東手鼓卷三

極鄙野耳晉太康地記曰後漢固始銅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鷄鳴曲是也今余所聞豈亦雞鳴之遺聲乎余按今人謳歌有金雞調惟吾鄉撫州最著觀志林所紀則其來古矣又有弋陽腔聲節亦相似蓋固始四邑皆介楚豫之交弋陽正其錯壤其為雞鳴遺韻可知或乃以為廣信之弋陽則誤矣近者余安道徐獻策權饒州陶器自監權得徒舉死焉偶讀太平廣記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為嘉興下浦下場雜鹽官侮慢廟神以死以此知不肖子代不乏人也此志林深傲言利之徒且可考吾郡權宦之始而伯禽致

死微異要之慢神害民其不肖一耳紀敘殊見關係志林云吾嘗在湖北見襄夫用秧馬行泥中極便近讀唐書回鶻部族點莫斯傳云其人以竹馬行水上以板為之以曲木支腹下一蹴輒百餘步意殆秧馬類歟余謂回鶻所用即今水牀可行水而不可行水坡公誤讀史文水字為水耳

堂以雪中為因續雪於四壁之間無空隙也起居僂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觀志林此語似是雪堂記名以雪者殆面面皆粉壁非有繪畫也坡公作堂作記皆偶然奇意不容泥看

滙東手鼓卷三

坡公志林載陸石衡得曹公所藏石墨數窺公引沈存中以石燭烟作墨而意曹公所藏即此物余謂石五色皆備青黃丹綠入用尤夥獨石墨不顯者蓋由松烟質良而購易也石墨必石之黑而可磨以書者縣縣有石墨山即縣山也余嘗經其陞石皆黑色成小塊或僅如指大形方長四而有稜平正極類墨山有此名而錄至以縣為號安知古人不嘗取用乎僧惠洪冷齋夜話載安世高者安息國王之嫡子為沙門漢桓帝建和初至長安靈帝末世高丹父廬山郡亭湖燕下神以繡千匹黃白物付世高建佛寺為冥福今洪

州大安寺也余按漢時象教萌而未盛何遽有造寺洪州之事然今南昌新城門內有大安寺門額署趙世高建俗傳明寒濂嘗以吾邑趙氏女為嬪御女父世高為女建此寺不知然否然建寺之人安名世高趙亦名世高事固有偶合如此者至鄱湖皆稱宮亭此獨作邦亭似更古雅

宋神宗秦國大長公主挽詞有明月簪歌扇殘霞散舞衣語余謂舞衣歌扇對陳陳且非所以言公主惠洪以為穆王黃竹溪高風莫可彷彿此禿母乃太勢利而不識好惡

滄更手藁

卷三

三

冷齋夜話載魯直謂老杜黃獨無苗山雪盛黃獨芋魁小者耳江南名曰土卵兩川多食之而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亦未必有道人劍客服食黃精也余按黃獨即黃精何必改獨為精然此亦愚洪借山谷以文其說耳不知黃精在山間正是野人常味何待講求服食乃得餐之且芋於山雪何干蓋少陵此句原有耐嘗朝隴之意不是者救荒本草也

夜話載半山言善學者讀其書義理之有合吾心者則然牧之言猶不廢言而無理周孔所不敢從余謂義理專以合吾心為斷不知半山之心果不踰矩之心否且周

孔固有無理之言乎此皆主張太甚故其學足以禍世朱子與張欽夫論袁公問救章意各同而無語病可以見二君子所存矣

有一貢士問謝無逸歐陽修果何如人無逸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為無逸七歲子宗野所笑事見夜話愚謂西家不知孔子陳瑩中賁沈此士不知歐公之位之文胸中儘自清涼若出自隱者豈不韻甚

滄更手藁

卷三

四

陸務觀老學菴筆記載紹興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痴漢又有監司發薦京官狀以闕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此謂南善謔也然可見當時郡人之盛兩引俗謔甚有致

陸興聞有楊州帥貴戚也宴席間語客曰諺謂三世仕宦不解着衣與飯僕欲作一書言衣帽酒肴之制未得書名通判鮮于廣蜀人即對曰公方立勲業今未必暇及此他時功成名遂均逸林下乃可成書請先立名曰逸居集帥不之悟愚謂仕宦至三世則喬木故家所以報國承先者宜若何奮勵僅解着衣與飯則真園宰秦秦是譏詞非譽詞也統袴兒及誇此以凌寒素其不近禽

歎者幾希今人尚多承襲獨不畏鮮于之請乎

江西諸人每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疊陸務觀深取曾致堯謂李公受之詩雖工恨啞之說其實詩之響與啞字字皆有之勁朗則響柔晦則啞與切則響浮俗則啞工新則響庸拙則啞專就三五兩字用功僅能調平仄尚未盡響啞之理

姓但者音若權近歲有嶺南監司但中庸是也此陸務觀所記但姓吾鄉亦有星子都昌為多鄱亦有之皆只作誕音不知即監司之後否

趙景安考衡雲麓漫抄言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

灌東手藝

卷五

五

四大神州祭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唐太宗崇其教故正五九月禁食葷百官不支半錢迄今不改陰陽家襲其說不知其義余謂人畏天帝照察自是不欺暗室分內事而獨避三月則與鼠之晝伏夜出何異今人正五九月不履任想亦藉此類氏考核精確當表出紫石林燕語曰士大夫家廟自唐以後不復講文潞公為平章事首請立廟於洛終無所考據不敢輕作至和初知長安因得唐杜佑舊廟於曲江猶是當時舊制一堂四室旁為兩翼嘉祐初遂做為之兩廡之前又加以門以其東廡藏祭器西廡藏家牒枋在中門之右省牲展

饌滌濯等在中門之左別為外門置庖廚於中門外之東南堂中分四室用晉荀安昌公故事作神板而不為

主唐周元陽祀錄以元日寒食秋分冬至夏至為四時祭之節前祭皆一日致齋在洛則以是祭或在他處則奉神板自隨微古諸侯載遷主之義公元豐間始致仕歸洛前此在洛無幾則廟猶不免虛設乃知古今異制終不可盡行也愚按祠堂之制朱子亦嘗考求今人皆不復知石林此條最分明士大夫家亦可以得所折衷矣余經營一小祠垂四十年今稍就緒大率倣杜文二公之式四室即所謂四親廟也預改題之制設祖父者壽

灌東三義

卷五

六

子孫不永則有三世齊祀不得為高曾者矣雖禮制有程而孝慈無已今之祠古之祀也余故不為四室而神板僅列世次使覽者各知昭穆之序而并無上擬祫禮之嫌吾鄉故族諸祠亦有惟祀功德之祖者似於差等先人且逼世室亦覺未安大率祠廟今為最風制亦最清惠所營亦未能一一復古遵禮協情是侯賢肖若乃鄉閭惟誇壯麗至有前為歌臺歲鼠演戲男婦褻穢祠乎祠乎一至於此願吾族永以為戒

饒州自元豐末朱天錫以神童得官俚俗爭慕之小兒不問如何祖能念書自五六歲即以次教之五經以竹藍

坐之木杪絕其視聽教者預為價終一經償錢若干晝夜苦之中間此科久廢取和後稍復於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饒州出神童然見非其質苦之以至死者蓋多於中也此葉少溫避暑錄話所載足徵吾郡軼事亦可悟教子者當優游漸漬使之自得苟以速化為誇不唯傷生亦非以達到相期之術

頃年春江初刊唐子西詩集時寓公曲肱熊叔雅來見先人偶索間真此書顏輝曰曾看否第九卷第一篇惠州謝復官表有云始以為夢既而果然語簡而意足可法也退而先人誦輝曰前輩親書不可簡如此雖一覽亦

滙東手書

卷五

七

記篇目此見周淮海輝清波雜志既足為讀書者法亦表出曲肱軼事曲肱名彥詩安仁人

饒州景德鎮陶器所自出於大觀間密變色紅如朱砂謂熒惑耀度臨照而然物及常為妖窰戶亟碎之時有玉牒防禦使仲楫年八十餘居於饒得數種出以相示云比之定州紅瓷器尤鮮明此見清波雜志密變事近亦時有要不盡紅色陶人皆以為瑞然及常為妖窰名言也

洪慶善嘗入梁企道閣學幕府後守番陽企道夫人尚在歲時亦以大狀稱門生以展賀士大夫併為美談此清

波雜志所記則企道亦番人

宣和間宗室為爐冶索炭既至訶斥左右云炭色紅今黑非是蓋常供熱火也事見清波雜志記先嚴嘗言明末淮藩文庶初出見豆芽有根詫云世事大異且芽遂至生根怪得各處盜賊縱橫蓋平日所饒皆經厨人剪截故其言如此以此類推豈識稼穡難宜清波太息於宋人也

清波雜志云輝家與宗室通婚姻當赴其招家客當急厄饌非特調羹應律令且三字爛熟少爛則易於咀嚼熟則不失香味少則不屬饕餮而飯後品山谷簡何斯舉亦

滙東手書

卷五

八

謂軟爛則宜老人豐潔則稱佳客愚按飲食以潔為先豐之一字宜待新客若常相往來只當用宗室法爛熱固宜老者少亦有益主人今人動誇充滿一飽外徒戚復疾且品目既多三數物後舌亦無味如陳人之不能飲尤易使倦况自庚辰歸里家庭戚友所與共文酒增臘者八十餘家而十三年間周旋殆盡近有見招咸謝不往則今昔之感概乎心又不獨為下箸之宜爛熟少也

先人任饒幕與邵武黃堅受為代一日郡宴鄧江樓黃作木蘭花詞上別兼有監郡風流歡洽之語則怨織中郡

燦問風流歎洽實蹟黃歷考古今風流歎洽出處辨答甚苦嘗取史案以觀而得其詳要知投獻本求人知又當視其人如何庶不反致按劍愚謂一有求知之心則涉筆皆成筆悅視人一語尚是為負才者立法其實不如升此無之為佳余平生閒浪筆墨頗多而此事絕少翻以性懶得免燦問所得不既多乎

孫公筆老請益於歐陽公公曰此無他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必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疾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見之孫書於座右此清波雜志紀歐公教人作文法也勤讀多

滙東手談卷三十一

為固是先務然自見疵病正非易事惟識明心虛乃能若是否則矜心一節雖手不釋卷日營百篇終身不離故處矣益哉

清波雜志載番江富客趙叔蘭編修宜和故事按叔蘭所編必於時事有裨書既不傳即吾郡亦不復知有此寓公矣

紹興十一年程克俊進呈乞以貢院所考合格宗室善能特令附正奏名殿試以示獎勵高宗曰天族之貴溺於燕安往往自蹈非法若以邦典繩之則非所以示教睦之恩置而不問又無以立國家之法惟擇其好學從書

者稍加崇勸以風厲其餘是亦教化之術也宗室取應賜出身自此始事見清波雜志程吾郡浮梁人郡邑志雖有傳而事蹟殊少此亦可補傳所未備也

鍾弱翁所至好貶刺榜額字畫必除去之出新意自立名今具牌當為重書之鐫刻工匠十數輩然字畫不工人皆苦之此彭乘墨客揮犀所載弱翁名傳吾郡樂平人頗有宦業而以好名故為人所苦則亦不善藏拙矣然名流往往情於職守不為不朽之業而每歷一官輒易聯頸語既不工書多借手人或不以為苦而以為笑則視弱翁更劣矣

滙東手談卷三十二

墨客揮犀言李格非善論文章嘗謂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墨按氣必歸本於誠即易所謂修詞立其誠也近人唯尚圖美鮮有及氣者彼蓋以粗淺為氣而不知氣正誠之積也不知立誠而浪言氣則去之益遠

芝山在城北一里左右前後皆墓域僧寺兩廡最相望風雪陰雨輒聞啾啾之聲盡鬼區也紹興十六年通判任良臣伯顯喪于八寺設水陸夜未半聞寺閣山下戲笑往來交相問勞程祠部守墓僕自支徑廣泥路口歸逢二人同行厲聲曰吾輩以寺中會集見召而往汝何為者而教至此追逐欲毆之僕奔竄適有篝火從寺出

者乃得脫此異聞總錄所載不過為任通判表章法會殊無深意然是錄標以來而闕撰者名氏觀本條從之山直敘似是鄙人所著而倡女儀十二條云在鄒子嘗於席間與紙筆即賦詞大畧美吾兄弟有鄒江英氣鍾三秀之語又湖州漁人吳一條明載景裴弟說似是夷堅初志然後林行可條有大德丁酉語崔稿子條有至元江南歸附語則不是宋人筆墨或元人雜米容齋之書以成此錄耳

資州東岳行宮以冤狀陳者詞首反被訴與左証皆死門外人每昏夜往往聞夾縫聲二十一年鄒守鄒陽左守

舊志卷之三

道到任惡其太甚揭榜禁人投狀局鋪殿門自是遂絕向來之訟報事見異聞總錄可為持正不撓者立幟真不愧守道之文然都志遺此人宜表出下條又有鄒陽知縣吳正國為土神主祇為暴死粧點然吳既為政有惠愛能使民追思則亦吾邑賢尹也志亦不載至所謂武烈廟者今亦不知何神與在何地也

程昌寓平園紹興五年自鼎州罷歸來鄒陽寓居紫極宮家人處於堂上獨治北邊一室暑夕多寢其間一夕見二婦人戴特髻從竹林中入室內稍進至牀前程嘗領兵有膽氣知為鬼暮無怖心呼使摩腰久而熟睡及寤

已曉摩處皆青黑然猶累日而後復初此亦異聞總錄所記則吾邑不獨乏山為鬼區其蓋邑中苟有好事則觸處皆成怪境可為發笑紫極宮在城西先嚴當言幼時見其規制甚壯傳為隋煬帝行宮正殿壁間有蓬萊深處四大字徑丈後遭兵燹稍皆銷釘先大夫嘗得一釘銀為火箸甚肥偉今猶存是宮頗有賢明初均糧與吾家共部而獨當一甲及宮毀先大夫與諸伯李孫婚冠其幼徒李姓者使供賦役今土湖東畔獨存數家饒州薦福寺東南皆臨湖唯西北後多塚墓歌亭敗垣茂茂相望自人家祭享外獨僧僕適遑者往來此外無有

舊志卷之三

狂行者醫士雍友文與同侶三人以秋暮買酒於永平監岳家皆酣醉懼以飲私醜為務邏所窘乃藉酒舍後戶運正從彼日色薄晚陰雲四垂松風淒清境物可怖見一白衣男子坐道上草間而面向內呼之不答又語之曰鄉親之謂呼這裏不潔淨相將黃昏難在此亦弗應但訝衣裏縮蓄形軀漸低忽不見諸人趣入熊氏墳屋據櫬分卧終夕聞啼哭歎聲至或跨之而過此亦異聞所記薦福鬼區何減芝山紫極宮乎熊氏墳屋久毀而墳猶存蓋宋待制伯通先生墓所在薦福寺東百步許本條下載文說寺西北今有數家尚文姓

其郡望稱鄱陽則吾邑土著之最久遠者文想即彼處人

酉陽雜俎載出波斯國葉似桃而澗大實狀如桃子而形區其肉苦溫不可噉按此似即區桃幼時見先伯父侗齋翁後園有二株結實屬如菓子味如桃不至苦溫或地氣異歟今其樹久枯余遊歷所見絕無此種聊及之妻堯章學詩於蕭千叟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歸雲繞舵牙江流星影鴈團沙行人悵望蘓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歸誠齋云翰墨場中老斷輪真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虛日處處江

應東手藝卷五

三

山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視江東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家嗣伯子曰吾與汝弗如堯章也報之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謂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為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皆痴絕不見詞人到老翁謝道管城僕已晚酒泉端欲乞疏封南湖謂張功父也堯章自號白石道人潘德父贈詩云世間官職似撈籠米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嫌駁任稱吟時黃髮老亦號白石亦學於千叟詩亦工時人號雙白石云此羅景綸鶴林玉露所記郡邑志本傳米此而多所翦截不如全

用原文之佳

鶴林玉露云李太白云剡郡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所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為詩人剋冕者胸襟濶大故也余按二詩同用世說人語徐孺子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意然二詩與玉川月蝕篇皆胸中別有磊塊故其語不平已異天際輕陰之微婉矣若以此為濶大將入於狂蕩宇宙間無一物得安其常豈非人心世道之憂乎故詩教必以溫柔敦厚為極

王露載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趙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逐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愚謂來龍禁人行在昔固已為災端然世之張尋龍豈少哉

十四

歷來佐雜官受人詞訴必先納賂下沾更役近乃聞閭內亦有分酒甚至邑大夫父兄子弟復往往增無名之額殊以為駭及觀江都縣雜志載諸營馬糞舊例分納諸帥夏守恩為縣帥既納一分魚軒要一分時王相德用作都虞候獨不受觀此則分權招賄其來已久矣九江郡治前對康廬雙劍峯唐立方文若為守謂曹翰實屠城而李成等魁亦嘗入鄆殘其民乃取陰陽家說聞舊樓前地築為二城夾樓矗其上謂之匣樓曰匣實藏

創或曰是利民而不利守立方不以為意居一年果卒
官事見往史余謂峰可以城匪乎術士妄說而立方信
之可笑都昌縣治前面蜈蚣山近有邑令於屏牆南蓋
一大雄鷄大三尺許意將以厭勝也余謂雖雞雖大以
蜈蚣山視之曾不及一蟻蟻令亦旋以動罷識者嘆焉
唐守能以利民為心而不以妨己自沮此義即與雙峰
並高可也程史載其卒官而必詳其年之六十八亦正
謂其壽康考終術士偶合之言不足為實心愛民者休
耳

程史載山谷在宜州嘗為一士人書范滂傳字程數寸筆

滂東手談

十五

勢飄動超出翰墨徑度後百年趙忠定得之寶真巾篋
緇紳題跋如牛腰焉既乃躬蹈其禍可謂奇識嘉定壬
申忠定之子榮寬守九江刻石郡治四說堂愚按山谷
此書在吾郡可與蔡端明為馬仲塗作六十四字並稱
墨寶指為奇識則巫覡之見

孟享宴聖駕詩云六軍文武浩如雲花簇冠頭樣樣新
唯有至尊澤不戴盡分春色賜羣臣萬數簪花滿御街
聖人先自景靈回不知後面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
見陳隨隱漫錄白石山人集外詩題作春詞似不及孟
享之晏

厚德錄載韓魏公知歐陽永叔不以繁辭為孔子書又
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命謂
魏公雖不言而不安歐說之意已具不止各尊所聞而
已紫陽於象山惜少此意

姚寬西溪叢語引淮南子曰至於虞淵是謂高春注云虞
淵地名高春時始成氏確春時也至於連石是謂下春
注云連石西山石言將墮下民憑春故曰下春憑謂此
皆以春屬人詳文意蓋謂日將暮時日輪似上似下如
杵之春高下憑就日說乃見古人用字之工形容之妙
范文正守鄱陽喜樂籍來幾召還作詩寄後政云虞淵堂
滂東手談

卷三

十六

前手自裁為移官去未嘗開年年憶着成離恨口記春
風管領來到家以綿臙脂寄其人題詩云江南有美人
別後長相憶何以慰相思贈汝好顏色至今墨蹟在鄱
陽士大夫家事見西溪叢話然前篇本題海案後篇美
人亦祇寄託喜樂籍寄胭脂謗詞也

謝尚詩蔡謨食彭蠡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勤學死叢語
引荀子勤學篇蟹六跪而二螯尚云讀爾雅不熟必爾
雅說蟹今本只有彭蠡一事恐爾雅脫文也勤學當作
勤學恐晉書誤以勤為勤也西溪考証周恂然愚謂勤
云自佳叢語蓋從蔡語悟出也

叢語載淳于意治王美人子而不乳來意以瀉藥藥一撮
用酒飲之旋乳今醫方並不言通乳愚按史記云菑川
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云云來字屬下句乳字
注訓為生旋乳注訓為迴旋即生蓋菑蕩毒草肝江人
佃荒谷者多種以入湯疑能樂瘴飲稍多及入酒則使
人發狂其性烈自能下胎西溪不明乳字之義而又誤
以來字屬上句使醫家若此則誤人不淺矣

春秋運斗樞云樞光星散為人獲廢江湖山澤之利則樞
光不明人獲不生此叢語所引樞可味蓋覆宜陰蔭幽
僻之地山澤之利一廢則嘉木靈卉皆無以託庇勢固

灌東手談卷二十一

一七

然也此草吾邑山未童處亦尚有之而力薄不堪供大
藥唯治癰疽最驗

王勉夫野客叢書載易亦陽字耳今人書鄒陽有省文為
番易者蓋知此意愚謂番易古名番易亦古字不是省
文叢書考據似是而非

滙東手談卷二十三

郡陽史 珥著

碑說三十八條

饒州進士虞蕃伐登聞鼓言凡試而中上第者非以勢得即以利進孤寒才實者例被黜落上疑程考有私遂下蕃於開封府而蕃言泰知政事元絳之子者寧當私薦其親而京師富家鄒居中饒州進士韋公弼等用賂結直講余中王沈之判監沈季長而皆補中上舍是時許將權知開封府惡蕃之告訐抵之非上疑其不直移劾於御史府追逮甚衆而蕃言許將亦當薦親知於直講滙東手談卷二十三

於是攝許將元者寧及監判沈季長黃履直講余中葉唐懿實濤龔原王沈之沈錄等皆下獄其間亦有受請求及納賂者獄具許將落翰林學士知鄆州沈季長落直舍人院追官勒停元者寧落館職元絳罷參政以本官知亳州王沈之余中皆除名其餘停任諸生坐決杖編管者數十而士子奔競之風少挫矣此魏泰東軒筆錄所載夫得進必由勢利則無勢利者亦自安其貧賤之分而已告訐誠非士君子自守之道然自上言之勢得利進則取士之法壞而為風俗人心之害大矣惟士得錢致上聞置獄移劾則公道猶存也宋世科目得人

之盛宜哉虞進士郡邑志皆不載然即此舉可想使蔡章公弼餘千人紹聖元年進士官頗著聲庶洗賂結之穢

東軒筆錄載范延貴言袁州萍鄉邑宰張希顏治萍之政於張忠定公曰自入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無惜農及至邑則屢肆無賭博市易不敢擅爭夜宿館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政必善也忠定笑曰希顏固善政大使亦好官員即日同薦於朝愚按范所言是萍鄉邑善法即古巡所守遠意而屢肆無賭博尤宜直舉開之本

滙東手談卷二十三

筆錄載范文正守邊作漁家傲數闕皆以塞下秋來為句頗述邊鎮之勞苦歐陽公以為窮塞主之詞公送王尚書出守平涼亦作漁家傲詞其斷章曰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遙獻南山壽稱謂王曰此真元帥事也愚按送守而致頌禱撫邊而即勤勞義固各有宜也然范詞足徵開邊有用之言歐詞則少采薇楊柳出車黍稷之意諷諭之旨微矣觀周公東山篇則知真元帥終讓窮塞主一等

懶真子稱其友司馬文季朴樸知星以河鼓為牽牛謂前漢天文志分為二者失之而引爾雅何鼓謂之牽牛蓋

此星狀如鼓左右兩星若擔鼓之狀何如天之休之何人但見何鼓在天潢之間故易為河非也愚按河鼓牽牛實兩星若以三點者為牽牛則其星在漢津非日月經行之道不得列於二十八宿矣爾雅正不如天官書之確著懶真子者宋馬永卿也

白樂天守杭有詩序云李蘄州以五醖酒相次寄到懶真子以問其舅云醖字與穀同意乃今之羊羔兒酒也詳其詩意當以五羔為之檢韻中醖字注重釀酒也愚按醖音義皆投字從酉猶穀之从骨重釀之訓甚確唐小說有乾和五醖蓋酒之釀及五度者若後段為比則音

義俱失

卷三

三

為綿毯隨兒大小為之罇置口中畧使滿口而不閉氣或有力更預蓄甘草末臨繫時量以水漬使咀兒口中自有物自不能作聲而綿軟不傷兒口或鏤板以榻饒州道上已酉冬虜自江西犯饒信所在居民皆空城去頭仆流離而嬰兒得此全活者甚多此見葉石林避暑錄話為避兵林奔而鬼啼者設倘好義肯於禍生有機時多作此毯或刊傳此方留佳偶覽及此不獨可憐杞人之憂亦存吾郡一故事故著之

續墨客揮犀載鄱陽龔冕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

士舉唱名曰其家眾妖競作牝雞或最唯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聲出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不知所為乃召女巫巫徐姓者使治之時尚寒與姪對爐而坐有一貓正臥其側家人指貓謂姪曰吾家有物皆為異不為異者獨此貓耳於是貓亦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姪大駭馳去後數日提音至二子皆高第是知妖異未必盡為禍也愚謂物反常則為妖回不必盡禍亦不可謂之祥恐愚修省自是正理假手巫現則妄矣揮犀此段紀敘綽有洪武志虎望之風得猶一觀猶有趣不獨可破拘忌癡結亦足啟志五行者達

續墨客揮犀卷三

四

心考郡志龔紀乃咸平三年陳堯咨榜進士是科又有龔會元籍安仁殆即所謂族人者也然郡志復有龔科進士龔虞洵族人或即虞洵亦未可知

東坡常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著琴奕酒唱歌也墨客揮犀言三者亦何用如人愚謂人果東援固不妨三不如倘不能如東坡而又三者無一如人若陳人者謂非棄材不可也

續墨客揮犀載東漢人無復名者或以問鄉貢進士方紉紉曰王莽時禁用兩字名蓋沿襲所至愚謂方君考古善矣然亦似有運會焉蓋始質故多單名而後漸文故

多復名試觀漢唐以來凡開國之初必多置名久則漸
多雙名蓋亦踵事增華之一端有莫之爲而爲者固非
莽之禁能治襲久遠也向有謂三國史無復名者余謂
復名少耳然不可謂無傳士仁士孫瑞非復名乎哉
方伯宅勾青溪寇執戟方臘託左道惑衆知縣陳光不即
鉏治及借號收元提點利鼓張范通判州事葉居中不
能招致欲盡殺乃已故賊得勢虜良民旬日有衆數萬
泊宅既責陳光不即鉏治又不取張葉之盡殺持論似
兩岐然正是要言之言蓋左道惑人來非一日初起則
黨與未盛苟有所開益加撲滅爲力易矣及乎衆至千
漣東手談卷五

餘取於焚掠則勢以憂行宜開自新之路固治魯從以
解散其黨而又申固封守俾不得擾致將不久自潰今
乃以盡殺虛聲驅使致死是徒監陳光之失計而不逸
固師必關之理故潰裂而難收泊宅深思上體國禁之
嚴下念愚民之無辜不怠不忘銷患冥冥之良有司宜
哉篤後有容齊逸史跋敘臆起事而歸咎所以致是者
尤太平民牧所當留意容齊未審何人殆即洪文敏也
鄱陽爲郡文物之盛甲於江東無圖經地志元祐六年餘
干都頗作七談一編敘土風人物云張仁有篇徐巖有
說顧雍有論王德璉有記今不復存矣嘉定乙亥史守

定之始延郡之前輩訪問彙聚而爲圖經然登載亦未
詳盡如秋薦五十有五人殊無確然之說世南嘗聞之
先生長者云舊額三十五人自范文正公守此邦通榜
渾化驟增員數此說盛行牢不可破是亦口耳之傳有
故舊家藏元祐五年解榜止三十有三人在文正公之
後又德興縣開山記載宣政間撥弋陽縣建節鄉入本
縣分割苗稅而信州減兩名解饒以此可見人言之安
當試考之蓋自大觀興三合試番士愛武以在郡學八
數定貢士額歲貢一十八人半後罷貢法行鄉舉合三
年大比積計五十五人半遂爲定制此說載之國史及
漣東手談卷五

法律學令南渡後西北流寓士人每郡科場各舉二人
紹興丙子罷流寓入本貫額諸郡各增其二惟饒以額
寬故仍舊云此張世南將宦紀開所載考証詳確可入
郡志而世南郡邑志皆無傳不知其字典里居然書中
稱忠定公之子埃爲族伯則忠定從孫行宜爲德興人
亦嘗自稱世居德興迺紀開往往稱吾郡德興而未嘗
稱吾郡鄱陽則亦必久籍於番者紀開書凡十卷見文
獻通考而桑梓不傳唯神海有之中及郡事者廿有二
耶猶十三事焉吾郡貴考據焉

紀開載余傳字季倫號癡齋吾鄉詩人也章泉先生雅愛

之作書使袖訪韓仲止及門候謁甚久將命者出叩所
錄衆久猶未出余題三詩壁間云謁久不出元坐如
枯發蒼頭前致詞問我何因來士節久凋喪人情易
情本無性命憂不去安待哉其二云名聞歸昔者禮
合欣然古有不肖教意令加後鞭尚書八座貴更部一
燈傳歷代文章伯曾容賈浪仙已乃拂袖去仲止見詩
遣人追之余竟不返余有詩集號蛙吹藏於家愚按李
倫風概可敬似非徒以詩鳴者然即以詩論亦郡邑志
中文苑之高者何東筆者漫不之考耶余嘗據此收諸
三立考非獨發季倫幽光亦使後來負文名者知當先
植氣節文乃不為虛車耳

卷五

七

紀聞載予世居德興有毛山環三州界廣袤數百里每歲
夏間山傍人夜持火炬入深谿或巖洞間捕大蝦蟆名
曰石槿鄉人貴重之世南亦嘗樂得其味乃巨田雞耳
愚按吾鄉捕蛙充饌者極多謂之水鷄亦間稱田雞其
一種最大者曰石蛤名殊古雅槿蓋蛤音之轉

紀聞稱龍溪先生汪公藻字秀章吾郡之德興人幼年已
負大名作詩云一春畧無十日晴處處溪雲將雨行野
田春水碧於鏡人影渡旁鷗不驚桃花嫣然出籬笑似
開未開最有情茅茨烟暝客衣濕破夢午雞啼一聲此

篇一出便為詩社諸公所稱晚年牢落莫究所學未
止題其墓云名高從昔毀相隨未免羣兒看力擠一日
狼心萌假月十年約霧隱愚溪不達華旦開昌運終抱
沉埋返故棲已矣九原寧可作蕭蕭古木亂啼嘶亦為
諸公所稱叔止名軫舍人新仲之姪也愚按浮輿集今
梓里已不傳此雖少作亦吉光片羽也故存之叔止詩
覺直盡然亦足助浮輿一鳴咽矣

世南頃在瑞安董宰燭書室中見其所錄誠齋先生與周
孟公小簡云云近讀卿報得感事詩云去國還家一歲
新鳳山錦水更登臨別未鑾觸幾百戰陰盡山川多少
濯東手謄卷五

八

心何自問人無藉在不妨冷眼看升沉荷花正開蓮蓬
嫩月下松醪且滿斟此紀聞所載按揚州後山曰鳳山
前江曰錦水向嘗病其假借觀此詩則由來久矣誠齋
嘗守筠此必為守時作也可入筠志而董之嗜學張之
強記皆讀書人美節可感也

紀聞載楊誠齋答周益公惠鳩免橘酒小東云錦羽在桑
翩翩二十褐衣缺口環雖一雙扶掖伯以俱來與不奴
而皆至恭惟某官文章美酒儒學鳳麟將梁王之兔園
風推能賦賜漢庭之鳩杖晚冠者英橘頰續驕酒能
德瑱山夷華此一節觀此足見善於體物者也愚按

此雖小品然非有書又有筆次不能工惟大手乃能隨
手名通或有視爲不屑者直是大言欺人自矜所短耳
誠齋隸事雖多歡伯一聯尤變化然後復竟藏過免鳩
橫酒四字何如

鄱陽自雍熙乙酉舉願榜至紹定己丑登科者五百七十
餘人其間三世聯登者唯三家龍溪先生汪藻汪藻汪
穀張宗鈞張琮張棧鮑煜鮑安世鮑升之汪氏之登科
者七世張氏今亦六世然非正嫡相續也鮑氏安國安
行安民兄弟三科連中故程文昌伯寓贈之詩有七年
三破桃花浪之句其餘父子兄弟俱中科第者甚多不
遑夏手錄

卷三

九

勝紀載此亦紀聞所載可考當時科第之盛然今郡志
自雍熙乙酉至紹定己丑載至七百九十一人則中有
附會可知顧宋世二百四十四年中科第如許而明自
洪武乙亥至崇禎癸未二百四十八年閩郡僅得二百
五十二人中且有籍他方者則不及宋代之半也況今
地氣日薄文運日衰士心日廢鼓舞振作能無望於有
志者哉

紀聞載單路公暉字丙文雖兩班乃中原故家居陽好
古博雅學小王書筆法尤妙吾鄉姜堯章學書於單妻
帖今亦少有世南嘗藏姜一帖正典單論劉次莊輩十

教家釋帖非是又云吾帖中只張芝秋涼帖鍾繇宣示
帖皇象文武帖王虞小字二表皆在右軍之上其說尤
精有鋒帖評二十卷恨未之見也愚按此條可附聞石
山人畢後張當世雅流去甚近猶以未見鋒帖評爲
憾則其書之散軼不傳可知矣後世乃有效鋒帖評者
不知果見宋人所未見否

德興邑廨有石刻二詩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行商之身
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柏見面門無官府身即強健麻
麥遍地稻草滿園不知金貴唯聞粟賤夏新絹衣秋新
米飯安穩服睡直千直萬我田地我桑我梓只知百
漣東手錄

卷三

一

里不知千里我饒有糧我渴有水百里之官得人生死
孤兒寡婦一張白紙入著縣門究者有理上官不實民
即歡舞上官不當民免辛若生我父母養我明府苗稼
萋萋昌東昌西父母之鄉天子馬蹄沙隨先生過豫章
之進賢手書於旅舍後三十年門人程迥投邑於茲既
受代始於郡中得之而真蹟不復存矣友人高季安曾
承是邑季安先生姻戚也因託刻於石先生下世七年
矣迥改此詩始刻於進賢再刻於德興兩子巨履出
於泥滓中石斷字漫已罕潘傳重刻之世南愛其吉近
而意切慰其碑之復渝故紀於此按羅景綸鶴林玉露

是詩蓋謝良齋作義關勸戒故前哲拳拳乃爾邑志乃
缺去可怪也過字可久宋史稱其嘗居沙隨故世多以
沙隨先生稱今觀紀聞此條則沙隨乃可久之師常考
龍圖馬公遵字仲塗吾郡之樂平人至和間為諫官御史
言時政多聽用國史有傳令其家藏蔡忠惠公帖用金
花箋十六帖每帖四字玩其波畫令人起敬真奇物也
世南嘗屏得觀之云梅三馬五蔡大皇祐壬辰中春寒
食前一日會飲於普照院仲塗和墨聖俞接紙君謨揮
翰過南都試呈杜公歐九評之當處在何等馬五諾我
精婢酒筆皆是奇事凡六十四字今前一紙四字不存

南軒先生嘗跋云蔡端明此書大得顏平原落溪磨厓

二

刻筆意世人但知其端履有法度而不察其條縱運用
妙處何異趙括讀兵書乎前輩評端明真書為本朝第
一蓋不誣也紀聞所載如此觀諸公相處如此則仲塗
人品益見第不知端明此帖今猶流傳世間否

世南嘗從親戚馬建家見洪文敏公簡一幅與族伯提刑
云正月十九日晚間宣召從容聖語云近日郡守辭見
並詣議事堂太子封劄子來但愚之甚有未盡處蓋全
不見語話如何得識其賢否朕於選引卿守自有見處
幾於不傳之妙迹笑云所謂父不能以傳之子也蓮素

每見批出別與差遣人者無不合於公論上云如張瑄
者觀其人材僅得一州只緣鄂渚屯大軍有諸司却恐
他費力故改與九江蘆奏張瑄是臣鄉人故參知政事
燕之子其人誠如聖諭自得改命極感聖恩至於王音
說其為人雖鄉里與之久處者不過知之如是而陛下
一見盡其生平可謂至當上笑而領首觀此足知簡記
不忌故詳以報此段乃孝宗皇帝天語拜手敬觀蓋足
以窺聰明冠倫妙處也紀聞所載如此可見當時君臣
之無間張九江亦附以傳矣

紀聞載南溪張先生中行字與之吾鄉前輩也以國學上

滙東手談卷五

二

舍登紹熙庚戌甲科事寧考為秘書監初任臨川推官
戊午秋大比漕司前期取脚色必欲書委不是偽學五
字公得文後即具申云自勿習易讀程伊川之書以取
科第於新制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漕
司難其報復有讒之者內臺欲加論列何公處在諫省
曰其人所守不變可罪之乎愚按此事本傳已載然得
內臺又何公一番點染更覺生色

谷簾三疊巨廬勝處三疊於紹熙辛亥歲始為世人所見
從未有以衡茗者紹定癸巳湯制幹仲能主白鹿教席
始品題以為不讓谷簾嘗有詩寄二泉於張宗瑞曰九

疊峰頭一道泉分明來處與雲連幾人競賞飛流勝今日方知至味全鴻漸但嘗唐代水滄翁不到紹熙年從茲康谷宜居二試問真麓老詠仙張養之曰寒碧明草勝海泉松聲遠整德偕連詩於水品進三疊名典谷簾真兩全畫壁烟雲醒昨夢茶經日月著新年山靈似語湯夫子恨殺屏風李謫仙九疊屏風之下舊有太白書堂及有詩云吾非齊代人且隱屏風壁之句宗瑞思順之子也愚按二詩可入廬山志而三疊之勝余已丑嘗游之復觀紀聞此條水聲山色猶奔赴耳目間詩雖止能言泉味不能傳泉神然清健已非近人所及張東澤

滙東平錄卷三

十三

以詞名於唐而詩復如此惜不多見思順名履信見宋詩紀事五十七卷而郡志軼其人

博物志云東南之人食水產龜蛇螺蛤以為珍味不覺其腥也西北之人食陸畜狸兔鼠雀以為珍味不知其腥也說各安所習情事極雋腥膻分屬尤足發後人之覆有山者亦有水者漁山氣多男澤氣多女平衍氣仁高凌氣化叢林氣覺故擇其所居居在高中之平下中之高則產好人又云居無近絕溪羣叢叢林叢蟲之所近此則死氣陰惡之處也博物志此語談風水精透叢林羣眾尤術家所未解道

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史記有天窗書讀者竟忘其誤班固天文志非漢書而錄入漢書已乖越矣博物志引劉知幾之說如此愚謂史記綜歷代以為書且世掌天窗官豈可使絕學無傳觀其命篇不曰天文而曰天窗明乎職司所存也若班史業斷代為書天文一志前半誠可省去

饒州俗傳軒轅氏鑄鏡於湖邊今有軒轅磨鏡石石上常潔不生草木事見任昉述異記俗傳固不足信然子昇梁人自梁迄今視唐宋以下廣古不亦進乎而郡邑志皆失載石亦不知所在芝山西北傍土湖有石寬平數

滙東平錄卷三

十四

文許無草木或足當之

王保定撫言戴鄭薰侍郎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意在激勵忠烈即以標為狀元謝日問及院廟標曰寒畯未嘗有也始知誤取或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愚謂主文如此用意雖誤亦佳况顏公後守吾饒竟死寇難與魯公同一立節可謂不負科名矣彼披門第以凌寒畯者末路何如其以冬烘累主司不緊大歎

陽翟崔鵬德符以文學稱鄉里後住鄴陽有詩云記得詩狂欲發時鄴陽湖裏月明知無人為覓桓伊笛自捲秋

蘆花蕭吹此范稱過庭錄所載詩可入郡邑志藝文人可入寓賢

丞相陳秀公治第於閬州極為閎壯宅成公已疾甚惟有與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此見沈存中筆談足使好營建者氣沮然則凡築室者當先明居得修得賣得之理乃庶收文子歌哭聚族之效耳

鄱陽胡詠之朝散生平好道惟海張子賢邦基墨莊漫錄載之甚詳具言其就熙河姚雄之辟嘗遇呂仙於弋陽夫能贊邊帥之幕又得與異人酬對定吾邑一雅流惜

遺見三集卷十二
志載遺之聊為表出

十三

漫錄載歛人葉世寧夢乘麟登山入洞見有衣紫袍曳杖而行吏數十輩隨之世寧熟視即尚書彭公汝礪也遂出拜之公勞之曰近到饒州否曰去歲到饒州公無恙公何以至此公曰吾位高不當治獄以吾最知本末故受命至此汝何能來也世寧擊對乘洞前石馬而來云云此為方臘之變支飾亦為彭公登世寄慨事雖不經然視古墟主和江州之妖妄則遠勝矣

東坡端午帖子有不獨盤中見盧橘時於棧裏得楊梅之句漫錄引王臺新詠徐君儒共內夜坐守歲詩酒中喜

桃子棧裏見楊梅之句謂楊梅夏熟歲暮安有此果豈昔人以乾實為之耶子賢考證周悉足為讀古者廣然味詩中裏字直是以楊梅為餽非釘盤也而東坡引用則緊切時令謂棧間有楊梅耳

漫錄載平江府天平山白雲寺數僧中菌毒而三人急取鴛鴦草生散遂愈其二人不散者吐至死鴛鴦草藤蔓而生黃白花對開治癰疽腫毒尤妙或服或傳皆可蓋沈存中良方所載金銀花又曰老翁鬚者本草名忍冬余按金銀花吾鄉那城羅落所在有之菌毒殺人洪容齋夷堅志屢言之至今猶往往有殞命者此方宜人人

雁東手談卷五
記之以備緩急

十六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抽簽令講講不通微教責之公每五日作一煖講一杯一飯一饅一肉一菜而已事見馬永卿懶真子抽簽講書法至今行之而不知始於溫公煖講亦佳第必有公名德又士風古樸乃能行之否則罔念訪進之殷翻以菲薄費誇矣

鄱陽湖水連南康軍江一帶至冬深水落魚盡入深潭中土人集船數百艘以竹攪潭中以金鼓震動之候魚驚

出即入大網中多不能脫惟大赤鯉魚最能躍出至高丈餘後入他網中則不能復躍矣蓋不能三躍也故馬門化龍者是大赤鯉魚他魚不能也此漸真子發明少陵觀打魚歌意也然吾鄉今來捕魚惟登網用竿攪若撐篙網絲網則敲擊艦板以驚魚即古人鳴榔遺法復鱗珠不甚巨惟春水魚散子時以罩罩之水落時巨網

截江乃能得鯉之大者然邇來畧畧之禁不設三五尺

之鱗間數歲不一見禹門之化尚當刮目以待

范文正公以言事觸宰相黜守饒州到任謝表云此而為郡練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天下

淮東手談卷二十三

蘇文正公

十一

歎公至誠於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此王開之滬水燕談所紀全篇見文正集宜采入郡志

滙東手談卷二十四

鄱陽史珥著

碑說三十四條

趙忠定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餘千令因家馬故與忠定父兄遊語之曰謹毋以一魁置胸中又曰士大夫多為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能得一二語與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發其所守者多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策於後進如此此周公謹察東野語所記不獨見德莊愛人以德而忠定之虛受尤可敬前輩後進咸能若此於風俗決非小補

滙東手談卷二十四

十

伊洛之學行於世至乾道淳熙間盛矣其能發明先賢旨意邇流但源論著講解卓然自為一家者惟廣漢張氏敬夫東萊呂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朱公尤淵源精詣益其以至高之才至博之學而一切收斂歸諸義理其上極於性命天人之妙而下至於訓詁名數之未未嘗舉一而廢一蓋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傳其傳而伊洛之學至諸公而始無餘蘊必若是然後可以言道學也已此外又有橫浦張氏子韶象山陸氏子靜亦皆以其學傳授而張嘗祭宗杲禪陸又嘗祭宗杲之徒德光故其學往往流於異端而不自知程子所謂今之異

端因其高明者也至於永嘉論公則以詞章議論馳騁固已不可同日語也世又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

滙東手談卷二十四

二

典之辭一時嗜利無恥之徒雖嘗自附於道學之名者往往旋易衣冠強習歌鼓欲以自別甚者鄧友龍輩附會迎合道啟兵燹而向之得罪慶元初者亦從而和之可歎也已此見齊東野語為時政痛惜為道脉維持執義既精文筆亦駿後來論洛閩者均不能出範圍此周公謹大篇也宜表出之

番陽布衣姜夔堯章出處備張宗瑞所著白石小傳矣近得其一書自述頗詳可與前傳相表裏云某早孤不根幸不墜先人之緒紫少日奔走凡世之所謂名公鉅儒皆嘗受其知矣內翰梁公於某為鄉曲愛其詩似唐人

謂長短句妙天下極便鄭公愛某文使坐上為之因擊節稱賞參政范公以為翰墨人品皆似晉宋之雅士待制楊公以為於文無所不工甚似陸天隨於是為忘年交復州蕭公世所謂千巖先生者也以為四十年作詩始得此友待制朱公既愛其文又愛其深於禮樂丞相京公不獨稱其禮樂之書又愛其驕儷之文丞相謝公愛其樂書使次子來謁焉孫軒辛公保服其長短句如戴卿孫公從之胡氏應期江陵楊公南州張公金陵吳公及吳德夫項平甫徐子淵曾幼度商聲仲王晦叔易孝章之徒皆當世俊士不可悉數或愛其人或愛其詩

滄東手談卷五

三

或愛其文或愛其字或折節交之若東州之士則樓公大防禦公正則則尤所激賞者嗟乎四海之內知己者不為少矣而未有能振之於困窶無聊之地者舊所依傍惟有張兄平甫其人甚賢十年相處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誠盡力憂樂關念平甫念某困墮場屋主欲輸資以拜爵某辭謝不願又欲割錫山之膏腴以養其山林無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至百年有幾賓主如其與平甫者復有幾撫事感慨不能為懷平甫既歿稚子甚幼入門必為之懷然終日獨坐逡巡而歸思欲捨去則念平甫垂絕之言何忍言去督而

滄東手談卷五

四

不去則此無主人矣云云同時黃白石景說之言曰送物者不欲以富貴竟竟章使之聲名煥耀於無窮也又楊伯子長孺之言曰先君在朝列時薄海輿才重以鱗集亦不少矣而布衣中得一人焉曰晁竟章嗚呼竟章亦布衣耳乃得盛名於天壤間若此則軒冕鍾鼎真可敵庭矣是時又有單傳而文者沉陵人博學能文得二王筆法字畫通勁合古法度於考訂法書尤精武舉得官仕至路分著聲江湖間各士大夫多與之交自號定齋居士與竟章投分最稔亦韻士也竟章詩詞已板行獨雜文未之見余嘗於親舊間得其手稿數篇尚思所以廣其傳焉○竟章考古極精有蜂帖評十卷行於世審計精妙入服其贍博又嘗於故家見其所書襍帖偏旁考亦奇因識於此與好事共之 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折轉 和字口下橫筆稍出 年字懸筆上姿頂在字左反剔 歲字右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 事字脚斜拂不挑 統字內云字處就回筆不是點 殊字挑脚帶橫 是字下足 晴凡三轉不斷 趣字波各反卷向上 欣字大右一筆作章章發筆之狀不是捺抱字已開口 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 興感底字戈邊亦直作一筆不是點 未嘗不字下反挑處有

一闕 石法如此甚多畧舉其大概持此法亦足以觀天下之蘭亭矣此齊東野語所記視鶴林玉露更委折皆可補入白石集

蕭千巖城之滾得白石舊藏五字不損本撰序後歸之俞壽翁宗室子固復從壽翁善價得之喜甚乘舟夜泛而歸至雪之升山風作舟覆行李衣裳皆淋漓無餘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襖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也固題八字於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蓋其酷嗜雅好出於天性如此後終於提轄左帶勇後有嚴陵之命其後帖歸悅生堂今復出人間矣噫近世欲

雁東子說卷十四

五

以來好事傳雅如子固者豈可得哉此亦齊東野語所記子固名孟堅子昂之兄有風節而興致復如此可尚也至竟章所收襖帖為五字不損本則與偏旁考不言所

損字者互相發也

羅椅字子遠號澗谷廬陵產也壯年借徑勇爵捐金結客馳名江湖時方向程朱之學於是盡棄舊習而學焉然

性理之學必須有所授然後名家於是尊饒雙峰為師時四方從之者教百類多不能文子遠天資高又濟以性理之學竟為饒氏高弟饒雙峯者鄱陽人自說為黃勉齋門人於晦菴為嫡孫行同時又有新陰董敬葵韓

秋巖皆為饒孝門人子遠與之極相得互相稱道及世

變後道學既掃地董韓再及門則子遠不復納之矣董韓亦行怪者俱不娶雙峯死二君旬旬往哭窆素非負木主每夕旅邸輒設位奉木主哭臨旅主人皆患苦之及道由撫州黃東發喪時為守聞之即往迎之亦製服於郡廳設位三人會哭俱稱先師之喪及自石洞回東發聘董為臨汝堂長督韓郡齋蓋一時道學之怪往往至此余按子遠亦異人惜乎習於狎閑遂終為小人韓董舉動已是姚江門下嚆矢而負主遠弗尤為不經理學流弊至此安得不胥才俊而歸於釋老公謹紀此為

雁東子說卷十四

六

空事標榜者炯戒至雙峯之學出於勉齋郡已志甚明而公謹譏以自說得非因韓董而遷怒耶

饒州樂平有某者元執後馬相府後以病死入冥見中坐者乃馬相公也其人舉首叩頭求救既而以誤追放還方出馬即呼語之曰汝回人間可與吾兄言我亟已漏損一角宜亟修之可憐兒子讀書將來有用處既疑遂往馬府告之然所居之第初無漏漏之事越明年山中發洪水馬相之墓適當其衝過漂棺至四十巖之外為枯槎挽定適渡子見其棺華大疑非常人者即舉其棺中載之以歸既而馬府物已得之給賞取回改葬焉此

事陳無遠在婺源為山長時見張伯大家言之甚詳伯大丞相之妹婿也此周公謹癸辛雜識所載大水澤棺吾郡多有然馬相負後此厄則桑梓所不傳讀書有用一語似標榜貴與然通考一編直掩杜斯則其言頗疑丞相未亡後十四年始卒寬宏梓里甚確嘗見漂陽縣志稱丞相墓澤為其邑諸馬之祖父知依託得此蓋微其妾後一條辨証丞相無與溫生言僧借大內之事尤闕係名教

癸辛雜識云停父母之喪久而不葬者則其子孫一應東手談卷十四
小近見錢運可康自修二子之事皆然此其異也愚謂

子孫稟氣有盈虧而形軀隨之未必盡闕停棺然以此微俗自切

金之絕品色紫銀之絕品色青政官有金紫銀青之目蓋金至於紫銀至於青為絕品也此癸辛雜識記張敬堂之說余謂官品之金紫銀青蓋以金銀屬印紫青屬綬豈是辨別金銀成色敬堂不知何人其荒陋不學乃爾此裨說之所以不易觀也

咸淳甲戌之夏丞相番禺馬公廷鸞字翔仲以翻胃之疾乞去甚苦凡十餘疏始得請則疾已棘矣以暑甚病危不可即遂遂出寓於六和塔余受公知問日必出問之

時公偃臥小榻素無姬妾止於村僕者樂其旁嘗凄然謂余曰吾家素貧少年應南宮試止草履襤褸而已一日道間餒甚乾村居賈螺螄羹泡蒲羹中冷飯食之遂得此疾既無力治藥朋友憐之者以二陳湯飲之良愈是歲竊冒省魁後為兩制日疾復作醫者復以丁香草果飲亦三兩服即愈因念前疾之所以不死者蓋有後來之功名故也今承乏廟堂分量極矣過矣而疾復作求藥不效勢無生理必矣所恨者時事日異無以報國而不滿耳因泣數行下然賈師憲終疑其託疾引去因奏知自出聞訪問實視之也及見其骨立羸然乃始驚

癸辛雜識卷十四
曰碧梧乃真病也次日奏聞以大觀文知鄉郡以聲其歸且特賜東園秘器以為沿途緩急之備公即日與疾以歸及還鄱陽疾乃安聞月而全愈未幾以疾堅為相

是冬北軍渡江督府軍潰而闕隨以亡矣使公不病病不亟則位不可奪位不可釋則奉璽待比之責公實居之今乃以疾而歸歸而疾愈安處山林著書教子者凡十四年而後薨此非天相吉德曲為之庇安能若是哉公嘗自著鄱陽遺老傳又門人著述年譜傳載出處之詳茲不贅云此周公謹癸辛雜識後集所載持論深而婉想見知已之感碧梧先生處困而能自奮即使任在位

亦必能執節何至奉璽北行然古人愛人以德往往以道義相易故不遽許以殉國而反深幸其得身亦即碧梧門下王炎午琴文也至碧梧著作自郡志所載三數篇外今皆不傳遺老傳及年譜今亦佚矣此條亟宜表出

完顏亮親江之時步帥李捧建謀欲斷吳江長橋以扼奔突時洪景伯知平江以為無益奏止之事見雜識後集余按為郡守而保全一橋其事無奇然在當日為知兵之言不識本傳何以不載

雜識後集載劉克莊云自義理之學興士大夫研深尋微

九

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夫理精事粗能其精者頑不能粗者何歟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耳此語大中今世士大夫之病余謂理雖精而可以空談事雖粗而咸有實証所謂匪知之難行之難也况專事口耳者於天下事物之理原未嘗實有所見不過鑿空支贅以希名利胸中既未浹洽周知何以周天下之務乎昔人謂知一尺不如行一寸諒哉

李伯玉字純父乙未殿試第三人議論端題出處不苟當史嵩之柄國時為太學博士上疏援章李二臺官以此大得聲譽未幾為陳瑛劾去壬子以小著召兼右司

蕭來附謝丞相傷殘善類繼彈高斯得伯玉乃援神宗朝張商英故事有都司可以按臺臣之條歷數奏來之過封章以劾之穆陵大怒乃降御筆降兩官放罷既而臺臣程元鳳劉元龍上疏劾之御批李伯玉僧勅御史以快已私云云明年蕭來除左史年子才作右史

蕭凱除都丞並有疏辭免以為耻與會伍來遂除職與郡即孫夢觀又繼新命察官丁大全則奏罷其祠祿而同懷伯玉不肯與之書降官錄苗其後年子才深刺命云國家設御史以糾官邪非使之為營私謀利計也蕭來昨居彈劾之任而顯背義醜正黨邪應所不

漢東手談卷十四

至爾以都曹能白其奸雖有體統關係之法然英辭勁氣劇拂救正畧不少挂此可以觀汝之所存矣姑屈兩階以振臺綱而爾之心則朕所鑑也尚少安心以俟敘復又明年七月姚希得引對直指趙汝騰為君子之宗蕭來為小人之宗諸公多為之言敘復者八月伯玉與宮觀明年敘復元官景定間除禮部尚書侍讀即入政地矣甫入修門一疾而卒伯玉初號畏齋又號斛峯此癸辛雜識所記事蹟不多而風概已可想見視史志更勝將來修志當參取之

賈似道貶循州而理饒州進士熊某朝之云近來西北又

千戈獨立斜陽感慨多需為元城驅劫夫天胡丁謂
鯨波九原離起先生死萬世其如公論何道過雁峰木
揮竹想逢魁老續長歌此將全履正子山房隨筆所載
觀詩意固吾郡有烈心者惜不著其名考郡志景德三
年壬戌進士有能震龍感厚七年辛未進士有能朝龍
瑞俱餘千人朝與瑞親昆弟也朝字東采著有羅梧集
此詩殆即羅梧之作歟

博白有蓮村號錄舍寄高山大木人跡罕及斗米一二錢
蓋山陰不可出有小江號龍潛魚大者動長六七尺如
不識人村民自誇我山多鳳皇吾且謂安從而詰之則
漢史云或

曰其大如鷲五色有冠率居穴木之巔穴木而巢焉遇
天氣清明必出出必雙飛所過則諸鳥斂翼俛首而伏
不敢鳴者久之吾歎曰此真鳳皇也古人謂南方丹山
產鳳為信此見鐵圍山叢談亡弟楠南令與業日盛盛
博白不知果如所云否然古有今無所在皆然即如吾
邑磐丹山熊徽所復多巖鼠白鵲其他深山率多虎
豹禦鹿近三十年來峰岫盡藉難雄兔亦稀遺矣古人
謂毀胎破卵則麟鳳不至其邪蓋虛論哉

春明退朝錄載太祖一日名中令出取幽州圖示之趙曰
是必曹翰所為也帝曰何以知之曹對方今將師材謀

無出於翰此圖非翰他人不能為也翰往必可得此州
然既得幽州陛下遣何人代翰帝默然待圖歸內閣謂
此中令嫌曹功而巧沮之耳夫有能取者自有能守者
何患無才如三國既逐之復何嘗藉翰亦守之百餘年
若謂翰將據幽致危則翰攻取之地莫美於江南亦未
至不可制取也中令以一時私心坐使遼金得藉河朔
以起卒使宋室日就削弱以迄於亡誰之咎哉

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官正楊文舉建言歷自六十甲
之外更留二十年太宗謂支干相承雖止於六十本年
之外卻從一歲起首並不見當生紀年若存兩周甲子
漢史云或

於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猶見本年號令司天議之
司天請如上言事見春明退朝錄於上見父道之成於
下昭壽祺之慶洵太平盛事也憲書近列一百二十年
想即權輿於此

程史載周益公相兩朝慶元間以少傅居於吉應然有東
山之望當路忌之適呂祖泰投匭上書力詆用事者且
乞以益公為相或以為公頗指運靈章奏勅乞加貶削
上不以為然言者益急乃請一官為少保益公上表謝
余時在里中傳得之今尚憶其全文曰告老七年宿疾
故在貶官一筭洪造難名敢期垂盡之年猶懼怙終之

罪中謝伏念臣疎庸一介際遇四朝建事高皇已滿歷於臺省受知孝廟復久玷於機衡不思勉効於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既肺肝衆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明惟光宗興念於元僚亦屢分於閭寄肆陛下曲憐其末路爰俾遷於里居首將正於孤北巢忽危於無辜狂生妄發姓名輒及於樵薪公議大喧論罰盡輸於薪柴僅削司徒之職猶存平土之官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崇德高寬馭民敬故國皆曰殺雖微可恕之情老不加刑姑用惟輕之典遂令衰朽亦與生全臣有愧積中無階報上省營田里視桑蔭之幾何託命乾坤比櫟材而知免初

灌東手疏

卷二

十三

當路欲文致其罪而難其重名意或有辨論乃實於貶及奏至引咎紆徐言正文婉灑然消釋愚按此表文意俱佳與洪文敏代忠宣公謝知鄉郡同一機括而工妙更過之不獨可知立言之體亦可悟處謗之方時時熟復此等文字亦足為涵養之一助也

李氏元綱厚德錄載張忠定公言吾頃與今丞相寇公南陽張真取大名府解試罷衆謂吾名居羣右吾上府即書言羣之德行於鄉里有古人風將以某之文近羣之文則未知羣之行遠某之行萬萬矣遂為羣為解元公曰士君子當以德義相先不然未足為士矣愚謂垂厓

此衆全賴漢之雷陳今人小試延至於案未揭前造謗以害人之成而已則傳表倩代恬不為耻竊嘗謂盜賊尚知以分均出後為義作此俑者直盜賊之不若矣安望操觚者修士君子之行乎余素不敢為嫉邪之言而茲事關士習文風不得不痛切言之即有罪我所不敢辭

玉堂雜記云必大嘗自德壽宮後垣見一樓巍然朝士云太上名之曰景遠自題其額仍大書賴有高樓能表遠之詩於屏間余按吾郡德興余氏有景遠樓志稱邑令單錫所題錫與三韓同譜求詩以發其意三韓並有詩

灌東手疏

卷二

十四

德壽作樓殆愛其名而做之歟志又稱余樓額忌度御筆想自德壽輩來非書賜也

該錄中多稱晉公非匡州自撰可知編輯者直標丁謂著殊鶻突考宋史李宗諤傳稱作談錄則是書宗諤所為也蓋宗諤嘗副丁謂修宮又副迎奉使固宜有是

尚書故實載明皇以金甌覆崔琳盧從愿名欲用為相而卒不果則此事於宰相無涉後人以為美談而引用之似未諦

陸務觀家世舊聞云夔公使北歸攜所得魏至京師米如大鼠而極肥臚甚長日偏為日光所射輒死余按牧誓

龍與虎能羆並稱爾雅疏亦云虎豹之屬其猛可知若
儼肥腩如大鼠畏見日此以譬太平庸帥可耳豈足方
典朝虎士及考張舜氏畫境錄載使北日嘗賜毗黎邦
十頭毗黎邦大舅也即縱諸田北人亟求不見蓋即裴
師所得一類而截去名中黎邦二字以遷就於龍遂令
猛殺之材負屈不少

九日杜文安生叔父先世以來庶母皆稱支婆支婆名新
而雅觀先世句必務觀家俗

夫文章必自名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
矩終為人之臣僕景文筆記此言較子雲悔少作更沉

痛然既於修唐書又精思十餘年悟此其乃唐書猶未

免向字句求新且刪潤時失舊書之意信乎非知之艱
也

余修唐書未嘗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於傳者惟舍對偶
之文近高古乃可著於篇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
飾壯士整鼓佐筆靴非所施云景文此論以裁別晉史
誠佳若平心商榷則一代之史載一代之文詔令特史
中引述一體敘次用法引述仍舊文正自兩得何必
定棄對偶新唐書滯於成見凡詔令皆從擬文筆遂不
古不今非獨失當時播告之實亦於史氏紀言之理未

盡

筆記謂古者牛惟服車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傳易
曰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牛耕之意余按冉伯牛名
耕司馬耕字子牛國語宗廟之犧為祝敵之勤則牛耕
哭不始漢葉石林嘗詳辯之周平國序農器譜亦謂三
代無牛耕蓋本諸景文

月今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
容止者生子不傳必有凶災謂其厲天威也今人生子
而形體不完善者安知其非犯斯禁也此孟氏雷雪錄
之說可以倣世安得秉木鐸而遍告之

先公在講筵聞神考言能本表車用印端謹朱色鮮明先

後無小異米氏或可談所記如此則伯通所以結主知
者在詳慎而宋史不滿其生平重用兵也

唐子西解謝元暉平楚正蒼然句謂平楚為平野而諷解
為楚木叢者余謂凡木叢生者多高下不一惟楚木上
齊如戟平字工極蒼然二字真得其神非深於田野者
不知若作野解則意淺而味短矣

陳后山謂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為對屬又善做事不用故
事陳言而文益高余謂以大體為對屬自非大手不能
然非大手所難惟筆筆使事則必饒腹罰而善鑄乃

能伸縮自如所謂言微實而難巧也蓋微實非專恃類書必融液經子融醲馬班乃為妙解要之此體敏才氣於聲律以徐庾為擅場王楊為作手歐蘇以灝氣發興藉之光別成一隊若以宋駕唐將深恃資不學之夏以唐葉宋亦未盡文章之變

許考周言作詩壓韻是一巧讀書不厭多余謂壓韻須純胸中所有用之不獨可驗平昔工夫而後來讀書亦往往觸發讀書不厭多真要言也倘一絲類書則中有所恃記覽既隨情趣亦受拘束不如不作矣且壓韻尤貴意勝若惟事新僻而首趣無奇如坡公之替戾岡亦只雜史下卷供游戲况下此者乎

右軍帖語云此使鄴下一日為戰場極令人惆悵豈復有慶年之舉耶慶年似即祝壽字法甚雅而未見所出亦少用者

現史云蓬現磨處無泥油按吾郡景德鎮陶人既成坯泰石之膩者水和之澆於外如沐漆市人製字為硃音如又張淮海墨莊漫錄有有硃泥語則硃字宋世已有矣而字書不載固未若用油字為雅

洞靈穀紫石大小若如肝色今產浮界縣嚴僧處處有之匠者或琢為茶甌凌冬不可用也此見留壘善款現譜

則吾郡亦產硃材志載所未及也

滙東手詠卷二十五

鄱陽史 珙

碑說五十九條

杜陽雜編載隋煬帝每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管沉香木根每山焚沉香數車暗即以甲煎沃之香聞數十里余按北方除夕以柴及石炭燃於門庭曰王去火南方則以鐵爐焚松柏諸香木根亦即火山遺意

實子野酒譜言周穆王時有杯名常滿余謂穆王名滿失無以滿名杯之理淺陋如此而酒譜猶收之

南方草木狀云南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既澆候冬陂池灌東手詠卷二十五

竭時宜酒罍中密固其上瘞陂中至春澗水滿亦不復發矣女將嫁乃發陂取酒以供賀客謂之女酒余按說女酒者不一皆未確竊意俗以酒未着水者為酒嫌麴為酒母則女似指初熟之酒稔含浸以塞外藏葡萄酒法附會南事不知南方地濕酒薄陂池中豈可藏酒乎藕枌樹類槐花黑子出九真南人以藥絳漬以大庾之水則色愈深訛見草木狀又竹譜載桂竹高四五丈者二尺圍潤節大葉狀如甘竹而皮赤南康以南所饒也余按皮赤則似今紫竹而高大不類南康惟義竹最茂用最多老則色黃間有微赤者竹譜所言殆即此而高大

則稍溢量耳二事可入通志通余修南安郡志並遺之草木狀言千歲子有藤蔓出土子在根下殼中有肉如粟

味亦如之乾者殼肉相離搗之有聲似肉豈麋出交趾按此即今落花生南嶺最蕃土人呼長生果即千歲子變文但所云一苞二百餘顆者失實耳吾鄱東鄱近亦種之草木狀又言海梧子樹與中國松同但結實絕大形如小栗三角肥甘香味樽俎間佳果出林邑此即今海松子也

竹譜言竹繁美然不及方竹惟段公路北戶錄載產澧州

趙潛卷病漫筆謂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先伯父鐵車先滙東手詠卷二十五

生言嘗於廬山及郡之德興見之而余未觀也吾邑有竹名黃金間翠通體色深黃戴凱之譜所謂亦有海條生於島客餘不滿尋色黃若金者即此又有每分枝處輒間綠筠一道滿其節次節隨枝而更相承相對雖細枝不索良徵記有對青竹漫筆引成都古今記云對青竹黃而膚青者其即此歟又賀鑄中一種自根至梢每節分枝處有黃理一道其相承相對亦如前種此唯余青湖舊居東隔湖一林中有數十百株他方咸未之見亦未有誤及者則巖谷奇安瑰質之不為世知者可勝道哉

海棠譜有邵康節遊海棠西山示趙彥成詩云東風吹雨過溪門白朱朱亂遠村灘石已無迴棹勢岸楓猶出繫船痕時危不厭江山僻客好惟知笑語溫莫上南岡看春色海棠花下却銷魂詞旨不似康節擊壤集亦無之而韻全同東坡女王城三作疑即東坡詩題所云隨古郭三人作或直是東坡逸詩

范石湖桂海禽魚志云白鸚鵡大如小鷺亦能言羽毛玉雪以手撫之有粉粘着指掌如蛟螭翅余因悟先大父白鸚鵡詩中雕鏤刷翎霜肅肅句蓋暗用此事非憑空作體物語也

灌東手藝卷十五

三

桂海果志稱地蠶生土中如小蠶又似甘露子按此即醫家所用王竹一曰歲乾吾邑土人呼為蠶蛹厥象惟肖可鹽醋漬為蔬亦可糖漬餉客然味殊甜俗不為佳品杜尤庭本誕人所作洞天福地記夸大無稽如玉屋委羽皆稱周迴一萬里他或二千直三千里恐宇內無處安措且其山多在南路南渡後羽流所作雖光庭名姓亦依託也

范文虎安營浙江沙渺潮汐三日不至軍馬晏然余謂文虎南人豈不知浙之有潮即軍中亦豈無知潮潮者肯屯沙渺乎即使文虎全軍盡變魚腹於元何損於宋何

故此里巷裝飾之言元史伯顏傳亦載之陋已

諸國來朝者多以冒禁應死耶律楚材奏曰願無汚白道子國俗尚白以白為吉故也此見禪說中今同教云是元裔帽皆白蓋託於股俗也晉人亦着白接羅想不盡以白為凶服也

元周達觀真臘風土記稱每中國十月為正月則是用秦歷也真臘其徐福輩之後歟

明代野史往往淺陋失實如王文祿龍興慈記者固易見而徐積卿翦勝野聞惑人尤甚如徐中山要脅太祖太祖饋食致中山於死馬后親手調羹諸事朱涵薛嘗辯

灌東手藝卷十五

四

之周伯溫未嘗見殺余葉楚庭非死元辯嘗及之蓋是書不獨譏切者不可信即頌揚亦難信如稱太祖臨食已箸屢廢思得一事即以片紙書之綴於裳衣或得數事則累然滿身若懸鵝鴨朝則一一行之夫事事待若思安用廷臣片紙滿身懸衣亦無懸鵝之處可為發笑又載太祖為漢兵所逐馬后負之而逃兵逐而逃豈后可負且太祖與漢交兵以舟師決於鄱湖后未至行間此與太祖戰敗投代王母家貽敵愾為誓同一不經又載徐中山薨帝遂跣跣紙錢道哭至第遂跣跣臣失已不經天子臨奠遂無挈紙錢者而至親擔不知此錢

是太祖手製柳親買詣市幾僅誕至此而小史猶收之
祝希哲野記載汪廣洋為中書左丞楊憲疾御史劉炳劾
貶海南余按劉炳字彥島鄆人明史列文苑洪武間知
東阿縣未嘗居言路且端人也必不為人鷹犬向見一
編紀元亡時羣臣皆賀上謂劉炳曰汝元臣也不常賀
彥為明初以書生贊戎幕木嘗仕元二事皆鑿空抑或
時有兩劉炳佚考

李東王茲俱一時名臣致仕卿居茲高自標置非其人不
與交秉出入閭巷每與市井小人對奕終日無忤茲曰
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流戲何自輕之甚東
王東王茲俱一時名臣致仕卿居茲高自標置非其人不

通鑑三載卷五

五

曰大臣豈能常為之在朝在鄉固自不同何至以官驕
人哉事見野記二君子所執大似漢之杜密劉勝皆高
行也守已欲峻宜如玉待人欲平宜如李兼取而善用
之可矣若乃利所在即閭巷小人亦狎睚眦所去報高
自標置不與交則是二君子罪人

一編引古復錄朱勇敗於雞兒嶺駕駐土木人馬已二日
不飲水渴甚掘地至二丈餘無泉見是不行退園忽傳
起營南行就水未三四里虜復進圍四面擊之余按土
木平岡也在雞鳴山之陽水泉極多桑乾河迴複其間
周伯溫所咏泉甘沙井冽原古川流長者也何至無水

且駕還自大同縱就水亦必東向使來決無南行之理
余嘗經其地知古復之為臆說然今古復錄無此條又
復辟錄紀石才逆謀云大同人馬甲天下北塞紫荆東
出山東拒臨清決高都之隄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
而疲按紫荆在京師南在大同東南何云北塞臨清在
山東高都在江南大同東出不能輸直隸西出不能越
山西何由得及山東江南乎紀事不熟地理通資有識
軒渠耳

永樂末詔許學官考滿無功績者有子嗣願自淨入宮中
訓女官時有十餘人獨王振至大監遂成土木之禍事
通鑑三載卷五

六

見雜編余謂此成祖愧厲無功績之瀋文先生耳意難
誣諂夫既考滿有子亦當止矣苟非堅司趙高決不肯
自宮于進且女官何必訓即訓何患世無曹大家宋若
昭輩乃待閑學官以充耶此舉於用人課官兩者皆失
宜其貽禍極烈

劉文安否泰錄載土木之變十月十七野仙夜遁從居庸
關出遺所掠人口牛羊於路以緩逐兵太上自紫荆關
出乘馬踏雪而行遇險則衰衣執鞍是每讀此而太息
也夫野仙何以與上皇分途蓋亦恐為將士致死之區
故不敢挾帝同行與遺所掠智計正同乃閭易薪以至

雲代無一人能以奇兵遮而止之者甚矣當時邊備之弛士氣之情願謨之闇也

金幼孜北征錄載四月二十八日至長清塞上立帳殿前指斗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按是役以二月廿二發宣府除駐軍外至是才即路三十許日行不二千百里焉道不及千里吾鄉至京三千餘里而北斗無異故國彼遠南望北斗天豈南寬而北隘歟蓋時將夏仲斗柄方南指耳恐未可以此夸遠涉嘗見盧文子紀此事曰斗宿在南是不知北斗之外復有南斗并不知二十八星稱宿者宿次舍也謂日月所次舍南斗為日月經行之道

灌東手記

卷五

七

可稱宿北斗則不可言宿矣文子不學乃爾

俞通海官至都督同知卒於軍後追封魏國公弟通源洪武三年封南安侯此梅損齋純備志錄所紀乙未渡江諸人事余壬申禮闈典四州辛酉李廉俞士賁聯號舍言是通源後革除間通源三子俱死惟幼者逃免改姓李萬歷間乃復姓此事不見紀載偶閱傳志錄因記之夏忠靖原吉肇基錄載太祖鄒湖之戰舟膠於沙上拔劍斬崇索仰天而祝禁忽如龍形挾舟而出及陳氏平上立廟致祭封為崇三爺翁斬為三段故云余按崇三廟今尚多有字皆作宗先伯父伺齋翁遊望江嘗作廟考

以為汝霖宗公遺祠所謂宗翁也三必宗公行次如歐九秦七之比伯父所見較忠靖正而近實宜表出以資考覈

上聞戶部天下民孰富對曰蘄州一郡民歲輸糧有石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戶五百石至千石者五十六戶千石至二千石者六戶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戶計五百四十四戶而歲輸至五十萬有奇此見沈氏文初政記戶部誰歟乃爾強記其實輸多由於賦重何不因事納庸鄒陽志載張宗琰為戶部主事上問天下戶口財賦之數口對無遺立擢左侍郎明史所載與志畧同

灌東手記

卷五

八

疑即此事而沈氏所記為詳

平夏錄敘明氏規模大似孟知祥而其起較知祥為正錄黃標所著於王珍無貶詞且不斥各標其王珍舊人歟陶安甲辰知饒州上賜以詩曰匡廬蔽公甚濟濟水怪無端盈彭蠡鱷魚困韓去遠潮陶安鄒陽同一理三年入朝民為之歌曰千里播蕪侯來之初萬姓耕闢侯去之日既而復命守饒州民益懷其德復歌之曰湖水悠悠侯澤之流湖水有塞我思侯德此見沈氏士謙明良錄畧較郡志為詳故及之

薛文清公云一字不可輕予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

可輕假人又云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又云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三者皆格言日當三復

師入金川門公留書別友江仲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死此張氏并傳遺錄所記周紀善死難事也親後事之付則楊解未約同死可想論者往往因光大看猶之言過累一時英彥亦論世者所當察

王弼州觥不觥錄曰京師稱謂極尊者曰老先生分宜當國而諛者稱老師其厚之甚者稱夫子此後門生稱座

灌東手錄

卷五

九

主俱曰老師余自丙辰再入朝則三品以上庶僚多稱之曰老翁又有無故而稱老師者愚按朱子嘗拒許順之稱夫子則以夫子尊師其來已久用以媚貴要或始於趨附分宜者乎今乃無故稱老師者且無故稱夫子其不觥又何如

一大宗伯子入胄監郡縣皆送旗比之中式者加壯麗數倍余按胄監監旗莫如所始觀觥不觥錄此條則盪腸可想然彼之壯麗媚大宗伯耳非為其子也

宋時諸公卿往還俱用四六啟余甚厭之以為無益於事然其文詞尚有可觀余平生不作四六然未嘗用此體

罪余謂此余州曲護所短耳其實四六亦文之一體用以敘事達情正自別有懸解非書筆兼善不能入妙歐蘇二家何嘗以此掩其高古哉

觥不觥錄云先君以御史請告里居按宋訪則留飯牽素不過十器或少益以糖蜜果餌海味之屬連子為必去其首尾而以難首尾蓋之曰御史必貪嘗倒也余謂即此可考當時風尚之樸然鵝既倒所禁何如直用雞之真率乃徒多一番掩飾驚身難首尾其可謂之觥乎然觀倒之一說則知先嚴遺筆載劉傲古譏殺鵝款迎接者正非無本

灌東手錄

卷五

十

田氏藝衡熙朝樂事載僧道米楊桐葉菜飯謂之青精飯按楊桐二木此則一木也本草名南竹枝沈存中筆談以實亦如丹之天燭當之似誤蓋楊桐之名都東北邠至今通稱其葉似木犀而小旁無淺痕余幼僑居相陽董氏世戚也每歲浴佛日必自是葉採林為飯副以鴨卵之松花者及蔗霜乾相餉饋他村雖有咸不及董之盛

十月八日則以白米和胡桃榛松乳菌菜之類作粥謂之臘八粥此亦熙朝樂事之一而今人皆以嘉平八日作粥疑十下脫二字然臘本秦制秦以十月為歲首則

於十月置臘亦得荆楚歲時記曰十月朔日臘茶俗謂之秦歲首十二月八日為臘日說又不同

除日官府封印至新正三日始開事見熙朝樂事今制則歲以十二月廿後封次月廿後開率匝一月云

陳仲醇解說祭傳義舉之為言居也猶卜祭之祭求之而不得遂謂起於版築雖孟子亦云誤矣愚謂孟子且誤

安必以人生不誤仲醇恐以版築累山人體統耳第不知舜一畝畝只作何說要仲醇此義本之楊升菴

祝希哲叢談載江西俗偷果楮唯中一格可食謂之子孫果盒覆底視之有大德二年重修六字余按儉不中禮

灌東手錄卷五

二

山僻或有之固宜為嘆然較鑲冰刻脂則與彼寧此況宇內人品事業文章飾偽售欺多不適用求一味可食亦不易且都會市肆之筵筵金錯翠往往饒敗不堪入口亦何異雕木哉何獨於果盒而訝之若夫修自勝國果盒乃真子孫即非商周藝鼎猶愈朝成夕敗校山簪其陋而忘其模臨矣

蘇文忠為賈耘老作古木怪石書其後以贈之云吳興有好事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雙荷葉耘老侍人添丁耘老子輯貧士傳者改雙荷葉為侍姬

語太文與上下便不類且令添丁失一陪客

嚴樞幽事稱燕有黃石櫺余官京六年櫺皆自南以器盛往來見黃花者惟弱齡時於明大司成姜晉齋先生頌

橘園見之園在延賓坊之古槐巷中多司成遺植櫺種亦不一黃之外有朱者有半朱半白者皆重臺有子粒

大於櫻桃者今翦伐盡矣園亦屬他人余近居園後每憶往事輒為太息

居處必先精勤乃能開眼高明性多疎脫須學精嚴此居緯真清言中名言

灌東手錄卷五

士二

有匹紙長三丈至五丈陶叔家藏數幅長如匹練名都陽白磨赤水紙箋載之先嚴嘗言故老相傳南唐時以此充尚方今吾邑不復作然志亦不載并其名無知者故表出以告桑梓

眼鏡用甚薄而不知所始然磨赤水器具箋有疑鍵云如大錢色如雲母老人目力皆倦不辨細書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筆畫倍明出西域滿和國此似即今眼鏡殆前

代未有及是西域人始傳其制歟

王百穀客越志首稱黃微君一之阮都諫時濟皆為詩贈別已而王青州伯仲從東海來聞余行作壯士行相賞

易水悲風不覺蕭蕭塵上生也余謂自吳之越咫尺耳

乃爾張皇子長適遊薇瀆孟堅勒銘燕然使皆如此則
贈行紀遊却車不能載尚何暇作史記漢書乎讀之不
覺失笑且既云有事於相國袁公之喪則弔喪是客越
之主文第云過袁相公家堂凡蕭蕭不勝國士之痛十
五字而已餘皆敘遊歷交契而船記以求志先廟夫人
墓作骨亦只輕過皆不過誇結納為地主作曹工耳意
理殊疎率不作可也

戴酒堂即德長公寓儋耳遊宴之地今有堂祀公像元肅
訪使伯琦周公隸書碑文一道刻堂東陽書法甚精此
是預珩海樓餘錄周雪坡以工書各有四體千文層亦
雁東手說

卷十五

水辨帖箋稱在都陽縣今吾邑無隻字流傳即預氏所
見今亦不知何如惟北郭胡氏大雅堂額傳是雪坡書
而無款然以雪坡此君軒帖跋字相較則所傳可信
洪适隸釋二十七卷續二十一卷适字景伯都陽人皆漢
碑釋文隸釋續書諸碑形及篆碑畫像其碑多圭首或
笏首上有垂虹或題處偏僻畫則如影像狀渾黑隸篆
十卷以漢碑篆隸偏旁奇古者上石此吾工子行學古
編所載數與宋史所紀同余置有隸釋抄本僅十九卷
似非全書然即子行語證之亦可得是書之概矣
黃氏稻品以鳥口為下余謂為稻耐水又藝速而熟速處

暑後數日湖喫藝之猶可獲稔蒼黑而米色青碧炊飯
甘軟米可濟諸下品稻品又載粒長白稔而有芒四月
而種七月而熟謂之趕陳橋余按此早稔也鄒東北鄒
多種之又有一種早稔稔色黃粒小酷似金城稻質重
於他穀米色深紅而易斷俗呼碎米糯釀酒則米醇氣
烈色復紫如丹砂足稱酒品第一惜乎僅供田家初秋
之乏士大夫罕有及享厥味者而品稻者亦不及於戲
鳥稻以熟幾見惜此杭丹稔然亦復是遠甚美皮相
之無憑而物之是時不易也

楊升菴外集載洪邁老圃賦云織女權而爪薦大鼎中而
雁東手說

卷十五

十四

手食春秋元命苞云織女主瓜果孝經捷神矣云仲冬
鼎星中收芣苢正用此二事余謂容齋用事之精升菴
考證之得正所謂作者難知者亦不易也然後條又謂
考聖宋文粹乃晏同叔作又見洪平齋集則又似非容
齋作

升菴引晉書色於紫濛之野以解宋使臣詩中用紫濛字
當矣而詆方萬里注紫濛為虜中館名者為陽壁妄猜
然館名之說本五代史正得作詩本旨雖未尋源恐亦
不同妄猜

升菴引淮南子曰始皇利粵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

射屠睢發卒五十萬一軍塞鐔城之積一軍守九疑之
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
水注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九疑在零陵番禺在南
海南野餘干在豫章其說五嶺又不同余按塞處守三
字簡而亮結字尤奇疑是以水師截斷江渚此吾郡秦
時一軼事宜表出

洞庭一也青草二也鄱陽三也彭蠡一各宮亭湖即禹貢
匯澤四也太湖五也按彭蠡兩見禹貢北會於滙特蒙
東匯澤為彭蠡之文未嘗以滙澤為名鄱陽名湖必在
漢置鄱陽縣後升菴解王子安五湖而分彭蠡鄱陽為
滙東手談卷五

二湖誤矣

一五

劉士伯曰上委下曰仰音漂牛向切漢書西域傳仰穀旁
國漢志仰給縣官今文移用贈仰字則從上聲升菴之
說如此其實仰穀仰給亦是瞻仰之義惟隋文帝詔書
仰使人加旌異乃是上委下耳

蔡邕傳一入牢獄當為楚秦所迫促以飲章辭情何緣復
聞升菴謂飲猶隱隱却告人姓名無可對問今之匿名
文書也愚謂章劾狀也飲乃引伏之意猶言吐實也若
是匿名文書何待促又何情辭之不聞乎

周太公聶百有十歲卒於康王六年見金石錄而升菴引

之覺明確可信然自武王伐商中更成以迄康則已四
十餘年矣計後車之載尚在文年則所云八十二遇文
王者好事者為之耳

正文莊夫人自南海浮江而下過鄱陽湖夜夢達官可擁
八舟曰吾乃翰林編修戚淵也昔與正先生同官義不
容絕故特報爾三日後有風濤之險可亟遷於岸夫人
驚覺如其言移止寺中未幾江中風作眾舟盡溺夫人
獨無恙至京白於正公公以聞於朝遣官諭祭公為文
告之此事見升菴外集文莊公文甚佳獨陸文淵先生
死後赫矣如彼而編修一官猶不能忘翰林之可貴固

如是耶

滙東手談卷五

六

升菴謂三昧出釋氏書乃梵語也此云調正直又云正定
亦云正受圭峰疏云不受諸受名為正受又達法師云
古人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愚謂三昧直達字
反切語耳蓋指出深處言達公所解明確還是此衲老
實接引附會則為禪和所障

齊高祖主衣中有王導馮遷追及桓季手拔頭上王導與
之升菴謂王導者王聲或冠冕之類耳導擇也義取擇
髮然自唐以後不聞其名余謂導疑是今通氣營謂以
導按之氣盡導引義非擇義升菴又引東漢將潛所得

通天犀羣疑羣同音是一物愚謂犀羣似是犀羣而為羣形未必即是羣

升菴謂古無髻字但借結為字李唐傳結髮與匈奴戰
武詩結髮為夫妻音義並同余謂結字直用本義為長
借作髻字反覺費解

綠者青黃之雜以木尅土故也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尅木
故也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尅土故也此升菴說然古人
所云間只是相雜耳未必論相尅

宋代官燭以龍涎香貫其中而以紅羅纏柱燒燭則反飛
而香散又有令香烟成五彩樓閣龍鳳文者不知何藥
灌東丰說卷十五

十七

物也余按昔人謂燭有侵脂則烟成樓閣今人乾斯燭
為末入燭則烟有龍形升菴謂不知何藥物殆偶遺此
說耳

漢書注齊服官有吹綸方空之目梁費昶詩金輝起蓮步
紅彩發吹綸吹綸不知何物據詩意想是婦女所執之
物如暖扇之類余按吹綸絮名方空紗名見范史章帝
紀原文甚明非漢書注也升菴以綸當輪看故疑為婦
女所執

滙東手談卷二十六

鄱陽史 珥著

碑說六十二條

晉以後士大夫尚清談喜宴佚始作麀尾隱囊隱囊之制今不可見而其名後學亦罕知余按隱去聲即今肅枕升菴謂不可見蓋亦忽於近耳

戰國策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深多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后引鐵椎破之曰護已解矣此著書者聞其事而不詳其事若如此則一愚婦人能之何以稱多智而服強秦哉余謂惟如此是以不解解之所以

滙東手談卷二十六

為多智而足服強秦愚婦人定不能下手升菴以為得其闕於解之為二又合而為一如今人九連環則真愚婦人事

宋洪邁銅雀瓦硯銘曰元魏之東狗脚於鄴呼其瓦存亦禪千劫銅雀硯曹操臺瓦已不可得宋人所收乃高歡避暑宮水井臺香姜閣瓦也洪容齋銘可証余得一瓦上有香姜字又見京師人家藏一瓦有元象字元象李靜帝年號也余謂古物多價香姜元象又安足憑容齋之銘升菴之考索可謂嗜古成癖矣

盧肇柘枝賦云古也邛支之枝今也柘枝之名據此則柘

枝即邛支轉聲可備考證

古者西戎用缶以為樂即古之土音也堯項國亦擊缶焉然則是本中國之樂夷人竊而用之耳升菴考據如此然易已有鼓缶而歌升菴舍易而遠徵泥泥擊缶淮南子山人鼓缶何也

升菴謂張璠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此說甚異而理至古人多倒語成文愚謂古人倒語固有然以下倒者不知可云萬物作而聖人觀否升菴所引恐終不如本義之安

滙東手談卷二十六

雪至地則六出六為陰地數也凡雨露之點亦皆六出但碎而不可見耳余謂既不可見升菴何以知其六且春雪則花已不六謂其不純乎陰也雨露則陰陽之和豈有六出之理恐是臆說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氏耶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說此言考古證今

不刊之論予因是以知尚書所稱百姓可以類推矣升
菴引此以解百姓似較蔡傳為密而無公能於昔人解
詁所未及發明確實足徵讀書不苟而諸系之學亦精
矣

升菴謂晉士會當作土土為古杜字蓋土會本於唐杜氏
而劉氏又本於土會也若作士女之士上與唐杜下與
劉氏何干涉哉愚按左傳明言晉主夏盟為范氏士會
自姓范不姓士改士為土附於杜以上蠅蝥龍終涉遷
就且劉在周為世卿固亦神明之後漢人不能詳考淵
源徒為爭立左氏者所愚殊可笑也

滙東手談卷二

三

八索八澤也見淮南子或以八索為八卦誤矣愚按以八
索為八卦本易一索再索三索而附益之升菴非之是
矣然觀左傳疆以周索疆以殷索疆以我索則索自是
法制之書如是澤名則九止既為九州之志而八澤又
另為一編毋乃辭費

說文之解字爾雅之訓詁上以解經下以修詞豈不正大
簡易哉宋時僧徒陋劣乃作語錄傷者亦學僧家作語
錄或一方之語不可通於他方一時之言不可施於後
世如喚喚活潑報辟近裏今不知為何語甚者以打乖
筋斗入詩章以閉眉合眼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說

道理之談辭達而已不求工也噫左矣此升菴匪教文
士苦心然本朱子跋麻衣易謂落處活潑心地等語皆
出近年不成文理也夫下筆不知持擇非獨纂學必緣
心組而反藉口儒先文品日下人心亦日汚矣可無惕
諸

古者軍將蓋營治於園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石師
是也慎按此後世教場之始愚謂聽說耳而升菴取之
何也蓋東門桐門不過因所居以別其人若是教場則
東里柳下為子產禽教場乎

大圭有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蓋言大圭之
滙東手談卷二

四

首似椎耳金石錄魯宋人多以終葵為名其後為鐘
馮升菴考據精博然終葵似即椎之反切左傳殷民七
族中有終葵氏則古亦未嘗無其人第不當如俗說出
遊嫁妹之怪誕耳

李休伯與孟于為難不止常語一書升菴歷引太伯所用
七篇中語以為深於孟子終是左袒盱江金書具在可
覆視也即如示兒詩以孟子居揚雄下而欲夙駕追之
此可謂尊孟之至乎

升菴述羅泌之說云嘗見漢劉陀所書呂梁碑中敘虞舜
之世自羣生窮蟬至髡髮質之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

黃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為婚之疑矣又他碑載
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
窋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愚按此可考虞周世次而叔
均一代與山海經之所云后稷之孫叔均始教牛耕者
正合

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此也此史記形容聖化之感言
魯道雖衰而洙泗之間斷斷和易不覺其衰索隱讀作
閭閻甚得子長之意升菴主徐廣所引漢書地理志魯
民涉渡幼者患苦長者扶而代其任長者忿愧自守與
幼者爭辯其俗已薄故曰斷斷之說恐未安

漢東手談卷三

五

終童少年能文章一不幸白麟奇木之對又不幸言而中
皆所以感其氣而趣之類也嗚呼安得以白露蕭蕭之
詩而告之升菴此言有味不知藉明戒心抑不能自見
目睫耶少年英發當三復之

慎按姓氏書輟生乃輟塗之後漢有輟固生之後也其後
去車為袁惠按輟初稱生必是少年輟固在景帝初相
去僅五十餘年而已八十餘固或即生或生之同姓恐
未可以固為生之後春秋時有輟隣坐升菴輟下脫清
字

宋仁宗游後苑還宮索輟甚為宮嬪口笑何人不於外宣

索而受渴仁宗曰吾屢預不見錄予恐問之則所司有
得罪者升菴謂爾雅銀之美者曰錄錄子亦庖人之別
稱余疑錄子是茶具別稱猶今之茶擔子若庖人則豈
非所掌且不應常在側也

舜之將崩真冷禹曰云云升菴以注不解其義而引淮南
子精神冷然又引許叔重冷然解活義終不明其冷直
其命之諷耳正不必穿鑿求解

慎子曰投鉤分財投策分馬非鉤策為均也所以塞怨望
也升菴謂鉤即闔也愚謂策似即今之籌非馬鞭也

升菴言朱考亭不當注陰符所見與陽明同胡元瑞謂考

漢東手談卷三

六

亭嘗注參同用修誤憶為陰符故因黃氏日抄而有斯
說非實錄也余按朱子所註陰符今與參同並在遺書
中此則誤在元瑞

升菴謂劉孝標世說注多引奇篇與後劉須溪刑載之
可惜孝標全本予猶及見之今摘其一二以廣異同又
謂金谷序今不傳余舊得宋人石刻一本今錄於此按
余所藏世說序稱是放翁按勘須溪訂正之本凡升菴
所摘皆在金谷序亦存則須溪刪載之云尚似未確豈
升菴所得本不同抑嗜奇而故張大其說歟否則余竊
世說升菴固不得挾所有以相傲矣

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也此升菴引海內西經注語謂形如半月也似即今之流球非禹貢流沙也

金門茂節曰洛陽人家正旦造綠蠟蠟燕粉荔支升菴引之而不著其說余謂綠蠟燕粉荔支之屬粉荔支殆即今市肆之珍珠園宋景文詩有珉珠粉荔語珠粉殆即此珉珠殆今粉粧

火禁迄今絕不知而四時亦不改火元代菌菴之政也然寒食不必復改火乃先聖節宣天道者可因元人而廢之子升菴意在復古然近世多敲石取火火幾無日不新何待於改且古聖人節宣之道宜舉而廢者多矣斤

灌東手談卷下

七

水經注形容水之清澈云分沙漏石又曰淵無潛甲又曰魚若空懸又曰石子如擣擣升菴以為皆極造語之妙余謂分沙句尤精非獨言水之清乃是言水之活余戊辰公車舟經桐江江水極清草石繁然而亦時有黑泥從人偶從黑泥處汲以烹茶則腥不可飲舟行甚駛三烹而三棄余獨坐船頭細視江底晶瑩水皆從沙石間上湧因思此必活水故草少而泥不黑亟命汲烹則甘如山泉既而同侶欲窮其事要汲者茶凡有此處皆腥而沙石明潔度皆甘是知長溪大壑隨地水底皆有

泉恃源而往信不誣也於此愈見分沙漏石之語非深於水性者不能道

論語裨諱草創之左傳遽謂裨諱謀於野則獲蓋因章之一字誣之也愚按升菴此條為伊尹子貢辨別誣誘甚有關係而此事則稍主先入蓋野獲豈否文人才士每有此癖而雅之況味必謂因草字而誣則似左氏為論語作註非傳春秋笑

紂有鹿臺以養鹿故曰麋鹿在牧豕鴻若白蟻紫燕之類良馬也養麋鹿而棄良馬故曰麋鹿在牧豕鴻滿野此升菴之說余謂武王反商故先歸馬馬在當時非如後世之重何不可收於野則豕鴻從康成鴻鴈喻民之訓

灌東手談卷下

八

自安

浮梁有監生操守經此升菴希姓考所紀操後成進士此姓於字內識少然在吾邑則甚古操師已操天成興林士和相收起兵見隋唐二史

梁鴻傳載鴻詩麥金含今方秀升菴謂刻本皆如此藝文類聚引之作麥金為是金與含相似而行為二也愚謂含含佳若作金則是俗筆且麥方秀時何金之可令升菴謂五言律八句不對太白浩然集有之乃是平仄穩貼古詩也余謂既不對即是古詩何必云律以平仄穩

貼者為律自是編集者之誤正不必為之詞故學者苟
簡塗徑

宋嚴粲浪取崔顥黃鶴樓詩為唐人七言律第一近日何
仲點薛君來取沈佺期盧家少婦鬱金堂一首為第一
升菴謂沈詩比與多為畫家披麻皴筆詩賦體多為畫
家大斧劈余按三家之論各有見然一代之詩佳者不
少必指何篇第一此亦名士各以已見欺人耳尼山以
一言蔽三百只言其義何嘗品第高下如晉人毛詩何
句最佳之說耶

晦叔云七律大抵多引韻起若以側句入尤俊健如老杜
崔更三義卷三

幽棲地僻是也然猶是對偶若以散句起又佳如苦憶
荊州醉司馬是也洪容齋送晦叔詩此地相從今歲晚
登臨以是客歸時却將襟抱向誰可正爾難難惟于知
情到中年工作惡別於生世易為悲梅花盡醉沾江上
點淡西風凍雨垂正用此體懸按升菴引隨筆而申明
其旨可悟近體起句取勢之法容齋詩近少存者即此
亦可管窺知鼎

李華吊古戰場文全用賈捐之議龍珠厓疏父戰死於前
一段語意總不如陳陶詩云誓掃匈奴不頭身五千貂
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一變而

妙真奪胎換骨矣余按陶字嵩伯鄱陽人晚隱洪州西
山詩之佳不待言而升菴發明體源所自出洵不負作
者苦心矣

升菴引范元實詩話謂樂天長恨歌中長生殿乃奪我之
所非私語時也華清宮自有飛霜殿乃寢殿當改長生
為飛霜又鄭嵎津陽門詩金沙洞口長生殿則長生殿
乃在驪山之上夜半亦非上山時也愚謂龍虎之主原
不可以常理格鄭嵎詩中亦有上皇夜半月中去語則
齋宮私語復半上山正紀實耳

饒州舊福寺碑宋代為雷所轟近印好古者取其碑裂合
崔更三義卷三

而臥樹猶可摹印簡西密為余言親見許子墓寄一本
尚未復也余按碑可摹印之說吾郡所不聞雖有好
古何自摹之斯殆西學因升菴癖古而莊之升菴信其
墓寄而歎其未獲亦拙矣

韓文公贈張曙詩云久欽江總文才妙自歎盧綸骨相也
以忠直自比而以奸佞待人豈聖賢謙已恕人之道哉
此乃韓公平生病處而宋人多學之謂之占地步心術
先壞矣何地步之有此升菴有慨之言然亦主論又須
知所謂謙退只是不矜己不做物非一味卑屈誠愧也
要莫如不輕毀陷之人已兩安

岳公湖南僧寺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唐之名家不過如此愚按此岳忠武征楊公時經吾邑龍居寺所作詩中龍石山及鸞龍諸明證也然前志誤稱題龍石山則與起結俱不相應矣偶因升菴語附及之郭外西郊柳已芽中泥極目浩無涯江明白紅紅樹春在三三兩兩家幾度來遊同社燕一樽相屬到昏鴉此邦風景吟幾盡為謝山中好物華升菴稱是宋年晦真人詩真蹟在內江愚謂筆意絕類紫陽公或是元之諱真人之稱正空同道士一例內江雖紫陽所未到疑為遊衡山時作為蜀人藏弄耳

卷之二

解縉奏疏云惟埋器悍之夫闢草下愚之革朝捐刀鑕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膺屠組剝復之賤衣繡龍裁負販之傭車馬祿奕賢者蓋為之等列庸人患習其流風故有官人不商量做官沒盤纏之語此見升菴外集說藥政可笑可涕用人破格所以不易言也

升菴補清平樂詞意主規諷佳矣然曰永菴脫臂於鯨洗衣濕露華似水豈宮人皆野宿耶露華字法本青蓮而青蓮無語病

古今樂錄云偷歌以一句為一解中國以一章為一解王僧虔啟曰古曰重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

詩敘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升菴發明解義甚暢然只後來詞客之解與李延年之十八解異矣

東莞方孝卿俊正月六日於俞君玉席上壁精盤薦酒壽其友黃瑜鵬鵬前腹云草頭八足一團大腹持螯笑向俞君玉花燈預賞為先生生日是新正月初六余按起三句直寫黃瑜姓名甚善升菴雖紀之而不覺也

升菴引董內直書訣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如懸針如折鉤如壁圻如屋漏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左邊短必與上齊右邊短必與下齊左欲去吻右欲去有指欲實掌欲

卷之二

十三

虛按此訣簡而盡誠能循此書法思過半矣升菴又言張旭妙於肥藏真妙於瘦虛然瘦易而肥難余按肥固難瘦尤不易嘗見升菴書瘦而妍倘亦自饒所未足乎姜確從侯君集平高昌出伊州近柳谷其處有班超紀功碑確磨去古文更刻新頌余謂確損人利己可謂不想滅古誇今可謂不仁貪功諛人可謂無恥史非誇之也蓋罪之也升菴此論甚善作篆深矣不恕不仁總之是無恥耳十餘年前大兵西征見其碑尚存則當日無恥之物迄今亦一古蹟惜疆事倥傯未有能摹拓以歸者石虹山堯碑在餘千縣凡八十三字見升菴法帖神品余

按石虹山在餘干縣治東北數里石質粗頑嵌空處字皆泐蝕不可辨大率皆唐宋以來人所刻而謂堯有碑乎且在石虹山乎修志者固都有堯山耶附會其說耳可認以為真乎想升菴所得古刻大率類此

空字有四音入聲音窳古者穴地穿厓而居謂之土空司空官名居四民時地利也故曰司空周禮注司空主園空地以居民空地即窳地也愚謂以平聲名官有何未安升菴乃必作入聲代窳字乎且主園空地猶言主園之空地耳如以為窳地試觀宇內居民之地果窳否今倘有以入聲呼冬官者人有不笑且駭者否

雁東手談卷三

三

山子又作岫子今之五明馮又著王頌又名叱撥太白詩所謂五花馬也古以為前今以為后被面孤啼鬼也不騎劉先主之的盧亦是此種的也余謂五明謂當額白圓如珠四膊白花周正蹄瑩如玉五花大同小異王頂則只當頂一點白者泰風所謂白頭也黃赤黑馬得此皆為上相破面則白自頂至口界破其面的盧殆即此孤啼謂獨一蹄白皆凶狀升菴不習馬故說得不分明

常璩華陽國志曰會無縣有元馬河元馬曰行千里死於此遂葬焉今元馬塚是也縣有元馬祠土人牧馬山下

或產龍駒元馬子也今名元謀土人謂馬為謀余謂元無義疑是驪駒謀似媒字猶龍媒之比升菴特好傳異聞耳

近有餘干人來言彼有竹實大如雞子竹葉層層色裏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肺清涼生深竹林茂密處頃因得之雖日久枯乾而味常存乃知鸞鳳所食必非常物也余按竹米粒如杭米而色微紺碧惟大旱歲饑乃有發亥嘗親見之李改該聞集所云荒年之兆非鸞鳳之食者甚確升菴乃輕信餘干人可怪此不知餘干何人疑傳石虹堯碑及向人嘗見薦福三段碎碑可印篆若皆

雁東手談卷三

十四

此一妄男子也

打字惟訓擊楊升菴解為取以手相當之義是矣然此字之用最多每雜亂而難尋如漁獵曰打製竹本銅鐵諸器曰打猶近擊義乃作餅麪曰打市酒腐曰打秤量多寡曰打又如打疊打併打撈打掃則全無本義矣至乃中火曰打失睡曰打盹互相語言曰打話尤為可怪吳興王濟曰詢手鏡云吳湘間有俗語見事難成則云須鐵樹開花余在廣西橫之馴康衛殷指揮家見一樹高可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榴實理細厚問之曰此鐵樹也每遇丁卯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

辦較小圖一開累月不凋嗅之有草氣乃知鐵樹開花之說有自不與此見升菴集開花必丁卯樹亦解講干支余鄉薦實以丁卯豈亦鐵樹耶為之失笑

王阮亭香祖筆記稱徐渭路史下條又曰青藤山人路史考明史藝文志有徐渭路史二卷似文長實有此書而名偶同羅長源所著然袁中即作傳陶石簪序集言文長著述悉失而不及路史則明史亦因筆記而謫乃筆

記巢父許由條又云羅泌路史此等處殊費推尋高季迪明妃曲君王莫殺毛延壽皆畫商嚴夢裏賢脫胎昌黎倚蘭操格雖不高而用意自深阮亭斥為三家村

清夏三食

卷二六

學究下方詩魔蓋阮亭喜風致而忌理語故其言如此王文成田州銘載於經濟集起用重謹後續十句筆記謂續加九句於義無傷然云文成自往觀之沈別苔辭有古刻新建伯字又舉廬山紀功碑及預知門人入山以為前知之證便未免惹惱帶來意思且似未見經濟集筆記稱元覽云人漢十歲為小兒枸杞十歲為大子按漫以人名伏土歲久而具體人狀氣類神靈之感無足怪者枸杞字不從火何以歲久為大阮亭辨美然未足折元覽之角蓋造化之奇無所不有土石皆有成人物形者草木根則尤多何嘗皆以人名以物名若惟以字論

別婦登應化啼狗養應化狗狼毒應化狼牛都應化牛

子

柳仲塗讀虞姬詩有云惟堯則天舜弗復誕妃罔極恩膏有過密無聞血盈目南巡胡為淚染竹父輕夫重當何復就詩意不過欲明洒淚染竹之誣耳而指詞太猛則似凡死國者皆可責以父輕君重矣於理恐亦難通二妃從死之說存而不論可也

任溫如祥符間獻龍圖紀聖詩一千韻此又一萬年書也

王半山神宗書中多有有用之言讀者或不易終篇詩冗至千韻以之千進或可欲傳父則難此可見文章之

滙東手談

卷二六

敵亦何所不至哉今人應酬往往欲以多角勝即極用意亦未免昌黎蛟螭雜蟻蚋之誠況本不工乎有志者亦可以知所自立矣溫如召珍蜀人

薛希稷田成都書事七言一百韻不可不謂之雄篇然欲以多為貴故不無複疊湊泊之累若分為近體二十餘首豈不更為流美乎

詩紀於東坡題萬松詩引復齋漫錄云崇寧禁後詩碑不復禁鄱陽倪左司清傷之以詩云舊韻無傷字舊有恨聲謂此也按此則左司亦吾都有文而懷烈心者然郡邑志不載其人夷堅志則有湯左司清殆詩紀字誤

耳

王直方詩話載賀方回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云平淡不涉於流俗奇古不鄰於怪癖題咏不窘於物義敘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已出方回此言足盡為詩之法然既用此法非學博理明心手相應者未易語也

蔡塘詩話載餘杭進士洪浩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浩得詩即日歸養其詩今誤傳為洪忠宣公父作得蔡塘所紀足證近人之謫蓋其名旁从水而忠宣名旁从日且餘杭之地迥別而忠宣政和五年進

滙東手談

卷十六

七

士上距熙寧五十餘年時代亦不相及也
二條皆
本末詩紀宜列元詩選前乃為以類相從然卷帙已定
即附此亦不妨互見也

滙東手談卷二十七

鄒陽史



雜記三十八條

鄒縣自秦迄今非獨疆域分合難明即名稱沿革先不易考或名存而地徙或名易而地存撰文者往往舍近所共知而遠徵舊稱以為古其舛與為人作文舍名與字而稱某齋某堂同一不經不知文敘地名原實考證當代人為文即用當代郡縣名使讀者心目瞭然不亦快歟必矜詭異已非立誠之道況若輩非能詳考沿革不過偶爾見聞甚或偏聞所置亦舍古雅以夸新僻即如

滙東手談卷二十七

吾番在周秦為番而漢為者陽東漢番旁加卞字形增而音義一也疆域屢有分割鄒陽之名則垂二千年未改是不獨番極古即鄒亦漢舊名郡人稱古番一覽即知為鄒且與漢後加卞者有別古字乃非虛設廣晉創自孫吳雖與鄒陽並為縣而鄒仍治鄒陽非改鄒陽為廣晉隋書鄒國志有鄒陽無廣晉蓋因縣于孫之亂縣廢而地仍入鄒陽今邑西北廣晉鄉是也則廣晉特創據之餘歷年又促廣晉可稱鄒陽鄒陽不得稱廣晉明矣或乃以廣晉稱鄒陽則將稱托為夏稱故為末乎吾郡創自孫吳曰鄒陽梁末改吳州以封陳高祖廢帝二

年即罷則為時尤促而近人稱吾郡曰吳州真不知而作且何以別於陳後主劉吳郡所置之吳州也又鄒城後山名土素唐神龍中刺史薛振以芝獻於朝改名芝山薛刺史在健無他遺愛惟傳此事佞說可想今稱郡曰芝郡城曰芝城邑曰芝陽甚且有建芝陽古邑坊於治左者

三國史鄒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晉志鄒陽郡有歷陵縣宋書載永初郡國志鄒陽郡有歷陵縣漢舊縣何志無觀此則歷陵置於孫吳廢於劉宋疑歷陵即歷陽陽字相似而譌必吾鄒境內地非今之歷陽亦非今江

滙東手談卷二十七

二

州德安舊為歷陵者而郡邑志皆不載今鄒治東北百里外有歷陽鎮宋時彭公大雅黎公廷瑞之里也元末于公光嘗結鄉勇保聚其間明初移其城壁石築浮梁城居民遂散今城址猶存一面臨江三面環深谿固一方險要也名以鎮者意必嘗設官守禦於此疑在劉宋廢歷陽縣後蓋吳晉宋置浮梁此地數館其口立以為縣正當要害及縣廢鎮立土人遂稱鎮而縣名隱矣今字或作麗作利而語言則皆歷音也聊即所見表出俟

元時中下之邑多升州此非休養富庶乃根括蟄蝎之微

也饒六邑餘于樂平浮梁皆升州吳草廬集載樂平升州日邑人葉大榮歎曰此小邑今為州用物宏矣如民困何論者謂大榮忠直觀草廬取大榮言則當日輿情可見後世當設虎色變奈何反以為誇乎近有署餘干為汙州者天餘在漢晉為餘汙劉宋時乃去汙水旁未嘗名州元雖升州干旁未嘗加水且運促時近即稱干亦非古雅況汙州乎哉末學小生妄作殆又甚於以廣晉稱鄱陽也

吳芮秦時番令漢封長沙王祠稱番君廟蓋番人虔祀因功德在民非難其爵也元郡守王都中重立祠具全節

東吳李善集卷三十一

三

求元明善作記趙子昂書之仍題番君廟不矜王爵而仍為令之稱蓋稱王僅雲初之守家祐也稱君則畏靈之祝與祀也全節又請易名曰文惠亦從得民心表揚焉所以得民心史無明文然竊意尚太伯之後必吳取番後封建支庶尚又賢能秦因民之安其政教俾為番令與後世流官不同且其土宇倍從今一郡則得江湖間民心亦不比後世之報績稱最矣今人惟知誇權封爵額曰長沙王廟不知古來王封多有廟祀存者幾人正為少得民心之實耳不此之崇而彼之羨不亦悞乎番君廟前堂有兩軒軒各一像東縣而西皆皆南面縣者

額曰十

督者為成王臣余疑有誤蓋縣者英布

也黥而五

白黥布今純黑因黥而其黑者也督者乃

梅侯耳蓋二人皆有功番君死而配食宜也若成王則

嗣爵為王既不當與梅侯並列且番者慶流支庶亦不

必專祀成王一人也預吾鄉祀梅侯係督勳宜正之

吾郡南門舊名番江鹿譙名番江樓近來題作鄱不知番

本春秋時地名極古雅若加邑旁則東漢後之稱施諸

郡邑固可若稱江則差以毫釐

城北風雨山郡主山也向有某尹得句云風雨山前風送

雨久不能對及任滿橫舟月波門恍然曰月波門外月

雁東手集卷三十一

四

澄波景與意會可謂工矣

螺蛸洲在番江東南岸志稱洲若長則郡士登科不詳所

始然洪文惠賀張忠定王泰簡啟皆用螺蛸事似為入

相之占非僅登科也意當時術者必有是說而文惠竟

登揆路不數十年馬碧梧繼之則說似不誣乃自碧梧

至今莫有繼者未知是洲視昔何如也洲西頃有宗三

廟頗崇敞余壯年猶存甲子大水廟與址悉崩入洪濤

中則郡邑仕宦之凋耗也宜哉

東湖十景中有雙塔鈴音松果月灣諸詩皆從鈴音下意

亡弟緒斧嘗言鈴久毀無音具何如作聯影蓋二塔一

在城中一在城外日映塔影雙落湖中婉婉若兩龍此
景應宇內無二余深歎第乃思欲就其意作詩以發之
而未及為也

松關暮雪舊稱東湖十景之一而吳徐所咏皆只江城暮
角余幼隨先伯父錢翁讀書柴家巷故老多言巷北即
松關又名達天關城東舊有門通兄弟橋地當東湖西
涯薦福風雨諸山永平閣臺榭帆檣皆在指顧日暮雪
作景尤清曠比於角聲鳴咽大不侔矣意徐吳題咏時
因松復孔廟松風而易之然後重木而此祇名地政不
如仍舊為佳志載松關在薦福山竊謂薦福一培樓耳

蘇東手記卷二十七

五

茶烟荷雨隄柳百花萃焉可無更及暮雪疑志不知其
地而臆載之正不如故老所言為長

郡城西北十許里外土湖之委曰青山湖以東南有大小
二青山得名先大父漢水先生舊隱西洪廬稱青湖草
堂水漲需舟以涉曰青山渡雖非奇勝亦自名與實副
修癸亥志者改為清江渡非獨失青山真面而盈涸不
時之澤可得稱清江否

青山渡口之南有地名密頭古陶所也先季父拙存先生
嘗為偶語曰渡口雪深無米無柴難度口密頭風大有
酒有肉且搖頭雖戲言蓋亦紀實先大父倚梅村戲為

隣人書春聯云樹老將軍廟煙深博士湖下三字近村
地名冠以樹老烟深氣格便逼少陵後來名輩豈復有
此風味哉

丹霞觀在城東北廿里許晉王伯遼修煉於此北二里間
有馬跡山道書七十二福地之一也明初觀猶富盛道
士有應試為諸生者觀後諸山峭聳端雅如高士古松
壽櫟上拂霄漢虧蔽十數里湖水潏潏繞林麓中一峯
秀拔傑立半厓小軒有伯遼像清潤如生升巔則湖光
面上眉髮視肝江麻姑山雖峻迥與瀑水少遜而此
峯之俊整仙羊齊雲諸峯不逮也觀甚宏壯三清像高

蘇東手記卷二十七

六

二大餘侍立者三大餘門前平地數十畝皆植木犀有
丹金銀三種幹大者圍五六尺次亦不下三四尺蒼蘚
碧苔繞焉茸如綠絨線有長數尺垂生地者道士言明
代花開時諸藩國歲一遊賞薦紳總之追蒨盡乃已樹
蓋王仙手植余謂觀創於後彼伯遼羽化何暇為後來
遊賞計而種花以待之蓋元時苦禁之教盛羽士最尊
顯者莫如吳全節全節都人觀之光融必在是時樹亦
植於是時何王仙之云甲申冬余登旁山之巔以望則
羣峰盡赭而木犀蕙蔚處皆墜開種植滄海桑田矣
馬跡山雖起於杜光庭其實與伯遼修煉處隔湖然光庭

惟紀山名未嘗言伯遠居此則杜撰者猶不撰也宋之
紀其武序賀澹餘侍御易辰云讀易馬跡山中其武漢
陽人領於鄧陽地未深考蓋伯遠修煉故址今為丹霞
觀在湖南畔馬跡山伯遠飛昇地在湖北岸山麓不數
畝高僅踰丈旁無巖壑山趾赤彩石可容數十人坐臥
石上馬跡小而圓如今川馬所踐中有數跡前深後淺
如馬將馳用力之狀上皆管茅叢棘從未有築室者其
武徒知馬跡為名山而想像言之遂為吾邑笑端文人
好按古蹟以矜淹博其不為其武者幾希而信耳不信
目者又欲執名筆著作以考山川其不為馬跡山中者
又幾希矣

漢更三集卷二七

馬跡山之跡余所親見癸巳秋重遊石上則銷泐幾盡僅
存數跡亦利蝕不全計晉至余初遊時踰千年歷歷如
彼自余見及今垂五十年何忽如此豈伯遠精靈有時
而盡抑昔丹霞方風羽流時加修剏今觀地人少無復
經營及此者此跡遂同劫灰耶嘗古蹟者亦可以類推
矣

王伯遠事郡邑志通志皆載之然吾番文人學士第以其
林壑幽遠道坦而去郭不遠藉紆遊履未有寢其事浸
淫其說者而成至肝江則麻姑方平無費恙少長皆澤

津及讀鄉先氏集噫噫如李太伯且不信孟子矣而自
序其母夢吞道士基子而生羅近漢澹名位而汲汲講
學人豪也乃以為唐僧惟德後身是異說深入心髓遂
忘強附之為恥即英流亦不能自校可歎也嘗疑為無
識所增飾然編於集載於志見於邑人之著述豈二君
子後遂無一人能篤信聖道哉伯遠事較花解衣衣更
近情而視之漠然於此知吾郡習尚之正邪說不能入
也

鄒語於吾郡正音最多雖鄉談他方多能了悉惟俗子強
作文談翻使人欲掩耳走大率字只認偏旁如糯讀而

漢更三集卷二七

臘讀二蛇讀繩自矜文雅余每聞輒為汗下而不及一
一匡正乃不識字之夫絕無呼糯為而臘為二壠為繩
者

鄒北接宣歙於池之建德尤近每謂揀擇為舵或問其義
余曰此導音之轉耳導擇也漢書百官志導官主擇木
蓋彼土呼稻導皆作舵音唇舌雖殊而詞義則古

鄒以由音呼榆木之榆或以為俗名余謂榆榆皆有余由
二音則榆音亦必兼由安知以由呼榆之非古音乎又
酒未澆者為醅吾邑呼以音音意醅與醅皆音旁亦必
有音音字書偶遺耳

地名不必求甚解但見古人詩文則雅經今人造作則俗耳非薄今而愛古蓋古質今文近偽而質近實也吾鄱地名頗多古雅近人往往妄改如兵田曰賁賁曰水天薦田曰薦賁山田曰生賁黃岡之名見夷堅志文辛乃改黃為凰近岡頭村亦改鳳岡殊不可曉古田先五世祖惺堂先生廢墓地近境有白石山夕陽橋呂公塘城眉洲琵琶洲皆佳名隔岸近稱新田亦雅甚非他村可及也大率村落凡遇一強作解事人必散淳樸樸人物山川均受其累譬猶方竹杖入竹露寺僧手規而漆之固其宜哉

灌東手藝

卷二

九

古田社土神有伯通公肖像以祀隣近四社事之甚虔俗呼程老官有程姓人云是其先顯於宋余考志載宋世程姓無此人而伯通熊龍圖本之字疑龍圖偶像沿襲尊奉里中程姓遂冒為祖耳不然非有功德於民而享世祀則亦淫且黷矣

魏居敬名政號堯山雪牧明初以詩名今不知其里居然以號推之當是堯山近村人蓋堯山在城西三十里地雖荒僻然當時費尚書震壽侍郎克修居皆去山不遠安知今之蔓草荒烟非當日之文壇詩社也哉
吾鄱先民詩皆毀於兵燹風忠錄數十首外僅有存者錄

中陳彞仲先生作銘鑄古事疎非今人所及又見題朱元卿先生廬墓卷一詩筆力亦出諸作上然先生在當日以氣節著未嘗以詩名也向遊丹霞觀東寮小軒板刻一聯云街開碧落松千尺隔斷紅塵水一溪字勢飛動款只思岡二字思岡先生別號老道士言先生嘗習靜於彼余比問往來觀中者云久付劫灰矣又風雨山浮洲寺芝山薦福殿廟永鎮菴諸軒亭聯額強半姜可孟先生手書今亦無幾存計余遊覽距今四五十年遠近耳而銷泐已如此更後四五十年又將何如耶

灌東手藝

卷二

九

東澤僅有存者鄒五先生中如芳洲之離潭月灣松巢之名逸韻雲之俊健皆自名一體是後以詩名者集雖不傳名猶未泯獨無以詞著者先大父漢水先生充應齋詩餘先嚴所彙抄皆中年後作猶時有擬定先伯父鐵翁亦喜為詞似詩餘為吾家別傳矣年少讀大父鐵翁詞而未嘗作年十八時山行遇雪馬上偶步辛稼軒壠湖小築韻鐵翁見而喜以為可學然亦未再作鐵翁化去乃抄草堂詩餘及詞統共從弟橋南讀之兩人遂以詞代札自甲寅至丙寅實賀賀然稿且數寸一日偶歸先大父尋陶集集近三百首餘千葉楷斐先生嘗作序

晚年刑乙僅存鸞驛山行等五闕耳余始自悟頻年之
妄亟取舊作焚之是後雖拈數首已不復存錄矣

除干風俗於吾郡為樸然大宴會輒用大武謂之打牛或
疑不言牢不言殺而言打為不典余曰古人饗士亦曰
椎牛打即椎也言雖俚質然不為無稽

塞外風烟能記否天涯淪落自心知眼中風物參差是只
欠江州司馬詩此王元渤洋子越亭下琵琶洲詩見容

齋三筆宋史無元渤傳而藝文志有王洋東升集二十
九卷宋詩紀事稱洋嘗守饒州則詩必守饒時作而守
饒事郡志未載邑志則以是詩為汪聖錫作聖錫舊雖

名洋然姓有水旁且不字元渤東筆者未見三筆與宋
史又取闕所不知誤固宜哉

餘于志載李德裕嘗令餘考新舊唐書文僥無令餘干事
且生平未嘗罕也各宦中宜刪去

劉隨州白雲城詩沙鳥不知陵谷變朝來暮往弋陽溪漢
指廣信弋陽之漢隋書鄧國志所云弋陽有弋水者也
劉集有初聞貶謫續喜量移登干越亭詩蓋方自傷羈
束不得如沙鳥之往來自由語意興送舍弟之鄱陽居
南去逢迴鴈應憐相背飛負諸後登干越亭落日獨歸
鳥書量移越鳥豈知南國遠者相似集又有歸弋陽山

居皆別詩則其懷念弋陽以山居在耳溪為信之弋水
無疑今人指城中小溪以為隨州所咏則似隨州抵恐
沙鳥飛過地界而沙鳥亦遂如人我鵝鶩馴養尺水中
何關陵谷變遷而足寄天涯旅客之感乎果如所解則
歸弋陽詩久依鄱水住頻稅越人田者亦皆在餘干城
中於義通否至其陪鄭中丞宴後漢詩蓋真餘干城後
之溪而談者預弗之及

吾邑郭璞墓外有碁盤嶺頂有磐石上有碁局縱橫布列
相傳仙人遺局余屢過其下而未及一視太陽步南有
神山巔亦有石碁石局如人所位置者先季父拙存先

生嘗飲莫其上驗之而信石上有履跡甚分明云疑亦
馬跡山鳥跡之類也

兵田村橋畔向有遊僧新結草庵中懸達磨西歸像筆法
似卓小仙生氣勃勃其上有偈云這老漢極難說話翻
眼露睛誰不怕滿街都是爛草鞋隻復何須放下字
亦蒼健似即畫者自題而無名姓意林壑能牛所為而
莫辨何代物戊子春余遊雞頭山復於蘭若中見此像
今不知何如矣

景之名起於瀟湘八景圖本作八境謂瀟湘間有此八境
可圖畫以供吟賞爾東坡南康八境二序皆稱境蓋竟

景古通用遂轉境為景。顏周伯仁已言風景不殊則稱景亦雅。後來遞相倣效。元代尤盛。吾鄒有來湖十景。以吳月灣徐松巢詩而傳。然題稱味不稱景。避熱也。黎芳洲有歷陽鎮八景詩。後無屬和者。余嘗謂既名為景。必風物稍有不同。乃可圖畫。可吟賞。製題者亦必實能指點山川精神。使含毫者如目遇手探。而不容稍舛。乃可稱為景。今則三家之村一閭之市。無不有景。多至二三十項。彼本不知景為何物。而剽剽推摹。有樵唱必有漁歌。有書聲必有牧笛。朝烟必聯夜月。暮靄必配曉雲。竹色偶以松聲。荷香婉乎桂馥。東西南北之川。巖風雪禽。蟲之草木。龍虎獅象之岡。樂如以廢寺之鼓鐘。改邑之垣墾。一經修譜。崇師若索枯腸。爭為題咏。景乎景乎。遂至於此。余自東湖歷陽以黎徐二先生故。欲為鄒集存其題偶一校。輒餘固耻飲狂泉未嘗一徇人請也。譜牒之修。子孫所不得諉。賢子孫尤不宜諉以祖父所遺之身為祖宗任勞任怨。分固應爾。然當以歐公為法。裁則闕之。必字字細勘。不必定是刻本手抄。亦不可不在字工在無謬。誤無添改。近來譜工有負活板盜竊故家世系私售於人。卿僻無誠利其價廉。又可借名科數。教年來輒一增修。冒祖宗升行次於先系。茫如也。加以崇師

傳贊累續連篇。余甲申訂定餘萬公譜。有村學究作一宗人生傳云。今年與修家譜於宗族。大有光焉。餘萬解事者。嗟而藏弄。不以示余。父乃知之。於戲他家譜中。此類不少。是作何獨不幸。歟。主於譜工。害人多端。最險惡者。莫如新譜甫成。盡燬舊牒。存子慈孫。雖欲考訂而無從。吾鄒彭氏族大。且古其居歷陽鎮者。忠烈公大雅精系。乃妄加撥易。使數百年簪纓之族。無一遺蹟可尋。惜哉。黎氏譜所載詩文。雖時有謬闕。而無偽作世系。亦明簡得不推為彼善乎。雷之在天也。或以為有物。時有見其形狀者。或以為陽氣所激。遇物則擊。較而論之。後說為近。余每見所擊樹或自杪至根。深潤數寸。及土則不能入。而震人及牛犬則毛髮焦黑。或傷痕有小孔。如粟豆。此殆雷之氣剛木以剛遇剛。故割深人及牛犬血肉之柔。與土同。故雖頑。震而不主碎裂也。余十六七時。視礮山莊。而驟至雷聲。鎗般視天際。有青樵大比容石。許變形如卵。盤旋空中。聲隨以東西。俄直墜前園。叢竹中。毯及竹梢。煤然四裂。震落毛皆墜。雨隨止。急視之。竹根葉皆碎。剖如絲髮。土面微凹。類燕巢。無他異也。因疑雷之震如爆之裂。隨形氣大小以成聲。不必更有物俗所傳雷像。必是物怪乘雷

以出雷收梓不能去如魚蝦乘潦至者潦退而困泥沙耳俗又謂雷震者皆有宿愆存其說以儆愚頑亦合聖人神道設教之旨不辭論可矣

己酉大旱八月初余在鴻臺寄山莊道經方城皆日晡矣有虹自東北挾雨以來時下垂及地時決起數十丈如距躍然北而而南日晡息十數里所經脫葉枯葉皆吸聚飛舞迤西南斜去余攜一傭後余一膝余稍東霖色皎然傭稍西避樹下衣履皆淋漓於此知虹之飲水哉而皆可信也

神怪聖人所不語余亦不甚信然有身歷者四事庚子讀

滙東手談

卷十七

十五

書芝山驛前園外有塘俗呼鴨兒池余自牀頭壁隙中望見池中皆碧火水面浮萍皆見急呼荷兒姜蘭然高大章殿門往視園中菜畦斷垣歷歷如月下將及池火忽滅咫尺不辨四人滿欄相攜歸次日告鐵翁翁曰燐也茲地戊子甲寅皆兵衛載轡積池中多矣固宜有是壬寅秋隨鐵翁黃昏時立小潛堂後門外去城僅數丈見炬火從永平門堞外徐行離地丈餘上距驛脫數尺照堞外草棘可辨而不見東炬者橫從門前北去至達天關乃隱戊申六月廿三將自青湖至城月甫出即呼傭以小舟送西園獨行草徑中道旁樹墜露如雹及

楊梅橋雞乃鳴始悟月出方而夜一路皆荒塋古木然經行已熟無所怖過馬家塘將自寶勝橋入城下一坡

甫半時月方在東見路左塚上有物動搖心念此童山何有是遂返走登塋諦視則塚頂管茅一叢皆權莖吐花杪懸素紙長二尺許朱墨斑駁如村童所習字隨風飄漾余又念倘怯弱者經此不敢視定令鬼物負冤矣比及朝天門未啟也購歸復視前塚則與旁塚皆無寸草始悟晨所見蓋物怪第彼能變幻如是何不避去抑倉猝不欲驚余耶今其塚尚存壬申冬客繁時周慕劬署橋西軒黃昏輒有異聲發軒前若在空中又若在地

滙東手談

卷十七

十六

其厲震耳或徹夜不止慕劬曰此鬼也己十數年前令屢治之余亦巫攘驅莫能止天寒則加甚今聽慣潭閉事矣余疑信半及次春果止秋盡復作甲戌春稿弟自霍來將同入都方與慕劬快談而聲大作慕劬出二巨燐曰請各題一詩以破鬼膽稿弟難之曰燐之威不及燐詩之力豈勝巫余重違慕劬意口占二絕稿弟書燐上然而擲之聲竟止余弗為意丁丑李宣自繁來云聲自是不復作余未信及慕劬內權云果止四事皆余所親歷夫強死為鬼物老生精古人固言之况幽明異途何大相逼其說亦可思人苟非有急事可無夜行倘

勢難待旦結伴秉炬為是倘負少年英氣以與不若者
角即倖而勝亦有與鬼魅爭明之耻設膽氣稍餒將風
鶴草木皆異物矣如何萬金子而與惡物爭直乃戒心
人語

甲申之水康熙而申後所無也竹木皆浸死惟樟棟二木
或枯或斃余自餘于東山書院舟歸循岸諦觀其枯者
必中空斃者皆中實蓋內足者物不能傷中乾者患生
所忽即此可悟提躬養生之理

余所居東南雲津巷民家永生豚二首二尾八足彙諸荒
圃又東金鯽魚巷北鐵井頭民家永生九豚七皆茸毛

滙東手談卷二十七

十七

醬色其家畜之與他豚不殊二者余皆親見蓋丁亥秋
末事似亦五行志之灰禍矣而並見余所居之東豈嘗
偏集是方抑四方之大如此比者多有特余見聞未及
耶

丁亥正月二日攜兒姪謁先塋至雙牌源憩先始祖清甫
公墓前見隣山一抔尚新有哭者甚哀輟而復哭移時
乃起余心異焉觀其衣冠舉止似邑胥遂置不問既而
念天下之善一耳若輩於父母能若是尤宜亟為獎進
使擴充此意豈惟足以觸發人子亦可漸柔厲大搏望
之心而以一時成見失之書此以識余悔尚當徐訪土

人或可得其姓名耳

滙東手談卷二十七

大

滙東手談卷二十七終

滙東手談卷二十八

鄒陽史珥著

雜記三十九條

辛未下第南還同侶欲遊湖而以三日遊西湖比及揚子余以沈師喪故與熊羆齋汪澄渠曾濤先涉及錢塘逆旅主人請遊湖余以有前期俟三日諸君至咸曰歸思迫矣請以半日償夙約余笑曰遊賞當如飲醇耐必領略味外味乃得酒中趣耳今雖不能盡湖中四時朝暮之景亦宜於有意無意間稍有會心不徒向持權人耳食湖山也若限以半日膏肓間先積一物猶挈榼者惟

滙東手談卷二十八

知澆淮取盡典一鼓牛飲何異遂不行少頃諸君歸旅次各矜所得余領之而已後每欲道斯暢遊輒不果似有數存宜諸君之以半日相夸也

西湖之遊余既不行諸君子益忽忽余具舟江頭將入舟宿逆旅主人以奇險諸人思而止余不為阻竟僕被登舟時晚潮已涸江堤沙平如掌舟皆馳洶沙上夜甫半舟人各持萬籥息立余推篷臥生見東方遠天一綫爛如水晶漸大漸有聲忽龍豬二山聞聲喧如萬鼓齊鳴穿濤噴薄若驅駕百仞雪山飛空而至奇詭惚恍不可名狀月西斜湖東上皎澤相迎光纖毛髮俄所乘之

舟度空躍起幾一丈舟人徐植萬安眠而潮頭已過西興矣時為五月十四惜未得一觀八月大潮書以俟之

三下第同年熊羆齋館內城塾旁多寓舊便齋亦漸通其語呼牛曰白花余因悟元賜楊漢英名齋因不華釋者曰齋因好也不華牛也不華似即白花若字用白花何等明曉想彼俗牛以白花為尚故遂為牛通稱耳因又悟齋因即俗所云相因蓋美而未盡之詞元史拖雷傳謂賽因猶華言大好今北方此語盛行其源蓋出史記馮唐傳一言不相應解乍聽甚似賽因然則賜名本意正謂漢英是相因牛耳史徒辭費終未若羆齋所示之明確

滙東手談卷二十八

二

壬申冬余自京遊晉道紫荊關有石刻傳尤宅同閻總戎閻武紫荊關因登破虜臺飲賦詩曰城繞青山萬井開鳴笳擊鼓壯登臺歸雲低拂隋前樹落日平臨掌上杯漢帝祇今多雨露胡天何處起風雷金湯千古長如此大將休忘衛霍才詩格不高要其雄峻之氣亦非率爾可到第四句脫化少陵秦川對酒平如掌意尤有作者風味尤宅字伯俊聊城人嘗為吾鄉監司匡山諸寺多手題聯額過庭訓人物者稱有文集余嘗鄉人今聊城者見之則無有知者惜其遺文不傳聊存此詩

癸酉客繁峙重陽前二日遊秘密屋周慕劬命駛卒李宜為導循西厓往龍洞沿厓佛閣數處皆固石為宇中一厓高丈許處有鄱宇大如甌墨色猶新宇亦結構有法此宇自吾邑名外他無可用是必吾邑人題名遺蹟蓋厓下近風日處銷泐不存此宇深迴故獨完耳然幽巖邃壑鄱人所罕到惟元時周雪坡嘗典試河東代祀北嶽倘有事清涼山亦路所經由鄱宇疑雪坡遺蹟心頗異之使李宜縛筆於竿余於鄱下續陽宇題余姓名并歲月來遊甲戌余入都慕劬女夫朱敏來主繁峙聞李宜言亟攜宣搜剔巖穴不見所題宇宣輩遂神其說余

驥幾許神往矣

遊秘密時方雨後前山素雲瀰漫數十里間平巒深壑皆窪窪如疊浪迎風九天下番者遂如四海之立欽人誇黃山雲海正未知視此何如厓石赭色直上仰不見頂橫則自西而北而東東北二面削成十餘里如巨屏而鑄縫俱仄所見丹障之大無踰此矣西北隅斜裂一隙

潤才數寸而長透山頂俗謂之龍洞瞻禮者視隙中土石以現休咎可歎也余初拾級時逢禮洞翁自男婦數十人足皆躡生牛皮躡步履輕健比余半陟彼已下使童家令見此不且悔下馬地闊足弗能支之言輕發我石及楫棧間時有此猴所題字大如盤雖不能讀筆勢大似衡岳碑因疑衡碑周秦來所未傳及唐而昌黎已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朱子註韓此詩亦云今衡山實無此碑是歷代皆無人見何忽出於明代得非元世祖二十二年詔修南嶽廟崇濠之士所大書深刻數字西涯楊升菴嘗奇癖古軀信而表章之恐非確見余吏曹同官武君精篆古書惜未時衡碑問之

吾邑稱承為二衡射為四衡經歷五衡照唐七衡則簿為三衡知事為六衡可知然郡邑佐類較而郡幕及居後未知所起今簿與知事久裁無言及三衡六衡者矣李宣嘗而來鄱歸記其徒以吾邑設官之盛有三五七衡咸以為欺來問余余曰誠有之愚竊以告又曰李宣言魚有千餘斤二人昇之首尾尚與地者南方水大此可信余曰魚二人昇而首尾曳地常事也二人昇千餘斤此李宣給汝及信之何也遂一開去此亦足徵謬言之易售而數矣或反以滋惑矣

繁峙土俗客別時謝主人曰驛倒呼驛者為想子周慕劬
不得其字與義以問余余曰驛倒殆即吾鄉所云驚動
猶曰擾起居云爾想亦字書所有也慕劬為之拊掌
北人呼山脊為梁繁峙城後山曰鑽角梁高而平望之如
屋極論論語山梁雌雉正指雉在山脊注釋梁為橋未
免拘字義而未諳黃河以北土語矣如人鼻人脊亦稱
梁何嘗有橋耶

繁峙耕夫於古塚得寶器甚多有玉碧數枚色紫白懸處
龜其又銅鐘大小數枚形製奇古博古圖所未見疑為
三代時樂器土人不知取送諸真武壯學諸廟余嘗見
之

之作歌紀焉有某總戎者移檄取鐘慕劬將許之余曰
子產不以玉環與韓起及賈諸賈人猶不許今鐘出君
治君不取而歸諸神此子罕不受獻王高致也若徇彼
請是君不及子產而鐘且不及蔡簡兒矣慕劬笑而止
濶兒者繁峙樂戶女蔡藝並擅當道欲得之其父不可
當道託他故檄慕劬挈而遣將強納焉慕劬知其情不
造濶兒竟得兒嗚呼濶兒誠免矣鍾今不知何如慢識
之

代州簡醫士言舊之鰥者曰免虎凡鷹搏免必先攫其背
免負痛四顧乃急啄目鼻而獲焉若虎之役者受攫不

返顧逕奔叢棘中而鷹罕免不解亦往往斃於窟穴惟
免虎難辨必凝睛斂爪盤旋空際免起第虛拂以翼免
驚走大獸趨之大逐不得復下搏至再四必禽免乃已
然終不親攫也於戲世固有負爪臂而不用如免虎者
乎獲一也迺用已與用犬勞逸固殊且善全其勝而無
困蔽入宮之凶通於其義可為大將矣

甲戌春余於宣府雞鳴堡道上見人負一大鳥力僅能勝
之狀類鷹蒼黑色背有黃紫斑間以深碧明潤如鴨頭
類鮮紅如雉人以鳥頭加肩首下及胸肩尾垂復去地
才數寸長殆不減人展翼亦五六尺不知為鷹與鴞也

墨客揮犀載河州有禽名骨託狀如鵬高三尺許能食
鐵石茲或其物歟是日又見一戎士余乘輿加槩披其
上是人步行猶及余肩蓋長七尺餘

丁丑與詞館仲丁之祭雪作有稱寒者同年胡牧亭紹鼎
曰北方春雪宜麥第

翠華南邁危從衣裘保無沾淖越事兵民保無跋涉我輩
何敢言寒浙中一經學先輩曰能獨孤山梅花以待
寒遊者此雪也天公正非無意諸人默然余因憶宋時大
雪於一殭男子腰間得百韻喜雪詩是男子也雖殊和
寒怨雪之民而綢繡太平沒齒不易則知表質春雪從

來尚矣

瀚海見班史釋者云因鳥委羽而名此不過范翰字附會
官更曹日筆帖有習彼土者嘗見語曰塞北夏秋雨多
則漲冬春即涸不常有水故曰旱海愚謂解旱義明顯
蓋北土於水所鍾皆曰海猶南方之湖都城西南皆有
海子是也宋史亦多作旱海意脫脫筆皆北人耳目所
習不比徒從故紙覓解者其人又言有水時水鳥皆卵
育其間雁則通行草際如雞鶩不畏人蓋俗以鴈為養
禽未嘗弋獵故也

司封同官武君敏爾圖那蘇圖云弱水非水蓋磧外沮洳
淮東子藝卷下

七

處而後水泉雜出沙間不能成流即久雨亦浮沙溢湧
不任舟楫故名弱水即流沙上游但流沙伏流沙下弱
水則沙水相半說者謂弱水廣三千里委羽即沉吾堂
臨遊西北二十餘年不聞有此大澤且禹所遺弱水只
云至于合黎弱水必在合黎東南何嘗遠出微外三千
里之表哉武君篤實人言必不妄水經稱流沙在張掖
居延縣東北註云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正典
武君言合史記大宛傳安息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
而未嘗見則亦傳疑而非禹貢所紀也蔡傳引柳子厚
西海之山有水鳥不能負芥又釋流沙為隨風流行似

皆未盡經旨况後來書生足不窺百里外而好鑿空附
會以為博陋已

武君蒙古人余問武姓乎曰吾名七字蒙古語耳譯之為
漢子猶言丈夫云爾阿惠亭滿洲人名濟圖余問其義
曰吾名三字譯之為長子國語也與蒙古異二君子示
余此類甚多而不能悉記嘗欲舉遠金元三史人名官
名相質會去官從不果

司封同官薄漱園岱工宋體詩阿惠亭濟圖工小王字皆
真率有士風而喜談神仙二君並長清言又性所篤嗜
每言某市某肆某寺觀某色人稱一形容輒栩栩然鍾

淮東子藝卷下

八

離純陽筆馭輕雲而下也余唯唯一日惠亭曰君不置
一詞得毋不信乎余曰二君子言之津津安敢不信第
愚者臆揣神仙必遠避塵俗自宜入山林唯恐不深密
何乃不思風塵勞僕僕僕輟輟間豈如吾輩波汲汲
汲四字見元胡時應例者求其故未得故未敢率爾
僥言耳滿座粲然書史亦掩口不能止後每余至稍遲
二君子輒迎謂曰吾輩又誤君所不信事矣未嘗以為
件也

介伯雅先生言物力漸艱世風漸薄待師之禮漸殺則成
人才之道漸微吾少時先人延浙東丁先生講授館第

歲四百金及余弱冠為諸生家中落穀十之四矣余吾子幼延一門下士授句讀歲七十金耳吾一身所與且如此嗚呼父之此雖一時偶及實經國論世格言先生姓徐字伯雅介非姓也連福為名厚重愛士年僅中壽未竟其用余甲戌三座主之一也

余在官時聞人稱鹵簿為佛壇而佛作方為切之音壇作答之平聲不曉其義既乃思而得之蓋儀仗近

乘輿處有金像為導佛謂像壇謂龕也相沿不察遂以為儀仗統稱語音又有重輕耳因知史籍所載如浮圖浮屠扶屠浮提佛圖譯字不同究皆佛壇也至於鹵簿之應東手談卷之六

九

說尤多迂曲惟通考謂鹵者大盾也總一部儀仗前運後從謂鹵簿解鹵確矣然引三輔黃圖車駕次第謂之鹵簿其儀注謂之甘泉鹵簿又引葉石林所援唐人著之鹵簿之說似簿用簿籍義夫簿果是籍何可以稱儀仗宋宣獻嘗修鹵簿記既簿何記知簿必非籍也石林已疑之竊謂簿乃惟簿之簿慢城也鹵列簿中簿周鹵外故為儀仗總稱耳

余壬申公車丙子假滿皆附本郡漕舟以北上天津抵通州潞水也極清澈魚遊蝦跳鱗鱗可數與展秋復附漕舟南還則河西務以下水濁與津衛等詢舟人已三年

如此矣余因疑津衛穿地東注安知析津郡邑久久不有濱溢平姑識之

鈎輅格磔詩人多用之解者咸以為鳥聲余謂此准以北驅車者調牛馬語耳御車以向內為鈎輅鈎輅鈎而就轉也欲牛馬向內故呼以鈎輅向外為格磔格磔格而而離磔也欲牛馬向外故呼以格磔輅乃車轅磔即輅跡字義固極分明而輅夫至今用之如出一口願以商諸博雅者

江入書院者釋果李泰伯祠而未當祀程朱夫泰伯文如袁州學記三數篇不愧儒者所作禮書以儀節之禮

應東手談卷之六

一

牽習五牲之禮而以辭讓一端貫仁義智信是不惟元為善之長亨利貞皆可為善之長矣乃其拒人折難幾於瞋目大呼平土書只一方田法先畫成圈子後滿其數明堂若能通諸儒之滯要亦是平土之法大率不過附和時賢言周禮耳持論多喜抵牾七篇常語則比孟于於孫吳蕪張而斥以亂天下入學而僅崇斯人於官其始者隘矣况肝朱子所嘗遊包顯道劉毅夫江泰之包宏父吳子常輩皆親炙焉書院豈得不祀竊謂孔孟尊祀有文廟書院非如鹿洞者均當我以大夫不得祖諸侯之義若宋儒則書院皆當祀以為師而擇鄉先哲

配食庶乎不迷初鵠如慮朱子殯居其上則泰伯一祠程朱諸大儒一祠亦足申尊泰伯之意况孟子先七十子朱子次十哲文廟行之美苟不尊道統而崇鄉哲則堯舜禹湯之里可無孔廟而臨川惟當以書院祀王半山豈通義也哉

盱江書院不祀程朱而祀泰伯謂書院肇自泰伯耳顧不知泰伯此舉其將致隆先師先儒俾學者知所景慕抑特為已身後計耶何所見私且隘歟去書院數武依子雖亦有祠制殊庫隘與夫寢處焉余每經祠前目擊不忍視屢言於學徒無留意者盱薦紳非無名輩當事亦多才能而未嘗一釐正何哉

祀典最重事而每為好事者一知半解所紊亂不止盱江也旭升書院於陽明余前已及之他如克州分水龍王廟旁祀大禹規制不連龍廟門屋李陽河濱大江江有羅刹磯以陰類鬼國得名舟人呼咤磯譁為太子無稽者以太子遷就昭明建祠焉又以小龕祀屈子於廟門外天下如此比者不知其幾百千矣筠守楊訥庵先生余同語之從父祀二蘇及呂子約於大愚寺門兩旁作記絕之夫以恥附章蔡與劾侂冑之人而依釋氏外門典廢僅兄弟輩比肩託足辱更甚於生前之賤逐余

長書院時嘗言之既乃聞頌德政者以祀蘇呂為首於戲為地方樹風教固長民者美節然非果明理不能造端非不惜財不能集事

盱江羅畫堂以古文名論者以為李泰伯後一人余觀其集筆勢矯變得力深圖為多雖巖谷逶迤而少洪流香微氣象且多酬應之篇敘徵文與自敘處或雜以微詞則結體近輕求如袁州學記麻姑三門記者不可得悉去太伯尚遠或乃稱其為文狂搜險覓驟生樹巔至於死去今所存皆樹巔死去所得余按古人為文有墮重者有走入醋窺者尚近情可信若必於樹巔倘無樹將

遂不成篇乎圭峯集多都門作不知邸寓果皆有樹否死去果不墮地否况圭峯用筆雖別而不至苦澀知其陶練之功在平日不在臨時怪怖者乃驚為河漢耳向見存時文者謂每構一藝嘔血數升輒飲薄茶數盞此非序文乃誇富耳夫文貴得心應手若至嘔血則猶是強探力索火候未臻純熟也且為文而待薄茶是雄篇鉅製當惡讓富人子貧士畢生無佳構矣左氏傳絳馬班作史姑無論子雲之奇與魁紀之僻羅不知魯飲薄茶幾許此與序張京江制義而躋京江於言子之上同一不經圭峯之樹巔死去猶觀過知仁也

風驚之戲未究厥始俗傳初自韓信陋不足論然以郭恕先為富人子作畫考之則宋初已有殆不始於宋矣但他處皆於春初為之迄春暮止京師亦然而肝郡獨以三秋春則不起是風獨不同也肝至吾都計鳥道三四百里而風之異乃如此天地之氣不齊即是可驗預前此未有談及者

唐貞元十四年潯州有黑氣如隄自海門橫亘江中與北固山峙又有白氣如虹自金山出與黑氣交將旦而沒余丙戌秋再往肝江脯至松浦有二黑氣自西南起向東北形類蜈蚣有首尾脊足長約數里上下摩盪如相

摩更手藝

卷十八

五

關狀久之風起微雨數點而減丁亥十月初十亭午吾邑有黑塊東西亘天南北碧落皎然食頃乃沒皆未知關占候否

戊子余往南安二月初五舟泊吉安府西郭漁者網得黃魚一市僧權之重一百五十三斤後六日經賴之蒲潭又見昇二黃魚其一更大於吉安所見此在江潭常事耳湫潭則非所能涵有賴江尤淺乃忽有巨鱗得非魚服而逢豫且歟

荷包肉夷堅志支已載信州五通樓前王氏調毛勝他鋪然不言調毛之法吾邑則大載糝燕為餉田用城西諸

村大宴會與巨魚同蒸亦鮮腍未及寃其名義也比開南安舟人言賴南間土俗凡大宴會必用與吾邑鄉村畧同蒸時裹以新荷葉其芳烈乃悟荷包之義

宋相陳升之父丞南康升之生於丞解相傳其母感九日山神之夢升之後尹南康郡邑志於旭山載之職官載之名官載之古跡四載之藝文尤多旭鎮書臺至列學

校志余考宋史升之任官責五年所上數十百事然持論不堅以故不盡施用又云諫官唐介范師道呂諱趙抃王陶交章論升之陰結宦者故得大用又云升之陰狡多數善附會以取富貴世識之謂之筌相史貶秀公

履歷二

卷二

四

如此即是郡庶亦伴食揔核之輩況不過生於父任誠豈其宰相封公職官旭山界及可矣何勞辭費且泉州亦有九日山秀公建陽人則入夢宜為泉之神神縱果是南康亦如李林甫安惲之神仙何足認真况山神血食茲土不佑邦人而佑貳尹亦趨附宰相勢利之徒何功德於此邦而誇耀之乎後來官斯土者作亭作祠意益艷倖山靈之默佑亦生宰相於此其張皇恐後也因宜余悲此邦周程過化視之漠然獨津津升之亦足徵習俗所趨富貴重而道義輕故余於修南安郡志多所刪汰而筆此以告來者

豫章地名見左傳命名之意或以為二水或以為二水皆無從考並存其說可耳賴水出贛都是山海經及水經注即是魏晉人增飾固亦古共而南安郡志乃謂上猶有豫水又有章水為豫章之源并有紛紛辯章水不在贛者此真昔人所咄分界瑣子語也大庚志又謂章水發源楚之宜章以為章水所出不知宜章乃蕭統所置之義章宋避太宗舊名改宜章豫章則同時地名若章水名本宜章荒唐殆甚於太公盜陳恒之齊矣且水有委必有源必欲以源爭勝則夾河郡省應讓崑崙湖江郡省應避嶠岷且安知崑崙嶠岷之表不更有山水

耶修志者於人物臧否不能考覈甚且私意橫決顛倒賢奸而每藉無關要之事塗飾耳目豈不值識者一呖耳

余於南安志見張東海一絕云庚嶺仙茅舊有名隨時來服可長生使君昨日纔攜去今日書來乞墓銘全從唐張祐疏黃詩脫胎然彼尚死於入門之後此則并未及服矣更足使嘗服食者悻然嬉笑此樂庶得稍息肩矣東海名獨明孝宗時守南安者

大孤山峙五湖心無所依附故謂之孤與江心山稱小孤同俗曰縣山象形也山屬湖口縣其南岸屬德化水汛

曰大孤因隔浦山之著名而藉以稱也汛後山連接匡廬岡巒紛雜不可名孤甚明乃有以汛後山為大孤見之論著將彭澤東南諸山皆可稱小孤乎蓋彼本不知名孤之義謫孤為姑且援女兒港為助山誠姑也固不擇地若孤則決在湖心矣矣爭吟域可笑也

諺耳

宋人以太祖諱舉匡稱康如匡衡為康衡是也南康之為

軍志稱取南其康哉之義蓋本余致堯利民橋記太宗謂南方之俗其在康哉詔而附會之竊疑地在匡山南故曰南匡而諱匡為康耳今人猶時有稱匡南者匡南南匡其歸一也然則太白康山讀書處頭白髮歸來之句安知非後人諱匡改康耶

湖北諸大族多言明初自鄱陽遷居壩徙吾師靖果園先生家亦然師嘗命訪求得俗所名諸家地者於今是月冷之南蓋今之冷即昔之壩壩以陸言冷以水言也師命作前後二考以表其蹟余丁卯卒未乙亥庚寅凡四登師堂所見作業節物器具飲食與鄱俗多同米草之

方吳越各異惟楚北者與吾鄉同其為都從無疑師宅
東廟步澤隄上古樟一株大踰四十圍上平已枯折下
猶宛茂土人言彼土無第二株此傳是初徙時自鄱湖
苗來植者夫樟多子易蕃今樹旁絕無梓者殆厥土不
宜萌蘖則槁植之說或亦不盡誣歟

黃岡縣之驚公頭多扁子船扁音如扁亦作舩疑詩人所
用扁舟皆此船言其形扁淺也以上聲吁乃更明切今
皆作子聲用字書亦音偏而釋為小舟反覺費方何如
竟用土語之古雅

余向之黃岡經道士狀江流峻急山勢瘁惡可怖楊升菴

滙東手記卷二十八

十七

謂考尚貢康陵今巴陵有道士狀即古之東陵莊子盜
跖死利於東陵之上蓋據波瀾濤以奮其奸凶至今猶
為盜巢云夷陵為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九江不在
潯陽明矣證九江明確解莊亦妙蓋其地連峯無際勢
多幽阻固宜為盜藪舟人多指山半窟穴以為巨盜所
潛則亦淺之乎視東陵矣雖然莊生多寓言茫茫六合
其為不利之地者何限獨一東陵也哉

滙東手談卷二十九

鄒陽史 珥著

雜記三十一條第一條

鹿洞顯於南唐蓋地為李清之舊隱南唐祖清之視同豐沛故表為國學劉田養士雖事出偏聞要其立法之意不可沒也及宋太宗俞主洞明起畝田之請且擢官焉是右文愛士出李氏下矣至真宗復賜九經始田雖廢而學猶存歟朱子守郡汲汲表章推其宗廣敷文治之心非為唐國學也乃建古國學坊於洞口是徒黜養南唐而真宗賜經未陸講道之意幾如矣夫唐虞三代之滙東手談

卷无

學歷代未嘗過問即兩京辟雍唐宋太學皆極一時之盛迄不聞有向荆榛瓦礫閒憑而弔者名區如鹿洞獨以是為誇可謂知務乎哉

明起主洞畝田罪當與李斯之焚書坑儒同科而浮於張江陵之毀書院也乃至今為鹿洞祖豆之有蓋入第誇主洞之權主簿而不知明起之權由畝田也事具太宗實錄容齋三筆著之朱子嘗屬黃商伯錄示太宗實錄而朱子集不復及明起事想商伯未及報也宋史則而不載雖為太宗諱蓋失春秋書黑眩以濫之旨於戲明起以一薄而振千進之名太宗以微利而虧養士之

典兩失之矣而起猶祖豆名山能無愧乎後有有識吾見明起之必遭驅逐也

鹿洞掌教者所居曰春風樓其額前南康守董鹿章所題以明道先生尊師甚為得體近有掌教改書原額而著已名夫同一春風也自矜之與人頌必有分矣不知門下尚有未公校者出果能使之安坐一月否吾恐董守之齒冷也董名文偉燕山人性喜士今鹿洞後山諸松皆董屬禁所續長雖未知視召公之棠何如而大已踰抱固不憚為十年之計矣

鹿洞木多數百年物余乙丑初至但有松杉頗怪幽巖深壑何無樟楓櫟櫟人言創新書院時盡取供梁柱非本不產也已丑重來則昔之修鱗偉幹十殆去七杉惟前坡拱把者數十株耳洞役言去秋督務官嘗親教諸松巨者五百餘董守所蓄者八十餘目丈以下之苗殆不可以萬計而歷今甫匝歲巨松且去十一蓋若輩利其枯多剝肪代炬及槁死則伐供春風樓之薪而私鬻者十之七八重以公家修解製器為梁無不取諸鹿洞庚手者復遞相侵漁倘漫不加察不轉瞬而山可稽矣雖然苟不加察先賢片席行且化為牧場是區區者又何足論乎

卷无

鹿洞歷代與廢前志略備而自冀學便霖後裝中丞疎度
復培東偏田建學舍工力甚鉅而洞田率為唐手數隱
故雖嚴延師擇士率名馬耳及觀察李孝厓先生閩洞
志始毅然清洞田郡邑難之屢駁廢申通趙寄巷先生
來為守極力按志覈實清出田幾三千畝為租四千餘
石甲子乃延黃岡庶常靖果園先生主講席中丞則榕
門陳公方伯則青原彭公加意振興資給有餘而果園
先生所言無不從教行士奮閩粵之英皆至蓋鹿洞一
中興也總之者惟漢陽李然山太史鄉先達魏慎齋中
丞能潔已率士然太史仕遊客列優延於書院識者憾
淮東手藝

卷之九

三

焉已丑余以吳大中丞聘來主洞席顧視名山氣象已
與昔殊而經費剝削幾盡課至彌封送郡拆毀填穴第
余告署守栢鄉魏君曰書院之師與學博異當擇其人
不當防以法若有欺詐宜即易人苟用謀官法將剛正
者耻於見疑柔媚者反得工揣摩以售其偽非所以示
士友也魏君是之乃去彌封而次第皆余手註諸士友
亦自勵名檢次年春魏君代去及冬余亦與各名山揖別
矣

南康之貧瘠星子尤甚微鹿洞士幾無以習業於斯見前
賢之有造於此邦者大且久顧士生其間杞必為聖賢

之志者固有待即負必擬科名之禁者亦寂然果園師
嘗語諸友曰若皆以書院為莊田歲收租入而已言極
痛切而漫無省者余近戲論此地多爭惟三事獨諱實
芋以子不以魁洞役以腐薪供爨而堅燥者售人書院
明曉淨几甘昇遊學者下惟已則膏火外不復相聞既
乃知芋魁之飽勝於豚子人方累於貧豈暇擇味又因
以悟漢語飯芋魁之義而余言實過也

靖師作鹿洞續規於出入有節條有書役或藉以持短長
語竊謂短長豈若輩所能持屢請去之卒不許及余盡
玷斯席書役猶師所募乃聞比年生徒出入漫無稽數
淮東手藝

卷之九

四

膏火伸縮子奪皆書役主之視賂遺厚薄為差甚且倚
為窟穴傳卷頂冒共分其利遊學者稍勅則嫉忌不使
日夕安余主席二年力振制而不能盡非不能盡也蓋
罪雖在書役實由吾輩不自愛且有依附假借者不欲
操之已威惟歎服師之為法密為慮深而已

鹿洞志繁簡無次古蹟尤鑿空向道增師嘗分修洞志細
覈石上諸字皆有他人姓名凡志稱朱子筆者皆非也
鹿丞與遜一聯今懸朱子祠夫書院元季兵燹久乃重
創木刻何由得存尋其語意筆法蓋蔡可泉傅伯俊筆
所題故事者去原款而顏以朱子親筆耳況朱子遺澤

致則人人能之何必二王且墨阮深漬亦將旁溢字不盡成墨承乎今觀二王帖果如是子否

駢儷之文雖與經史異固亦文之一體也昔人或厭薄之其實非學博才周未易造極歐蘇以此擅場而不揜散體之風骨所以為通才要用功之法則劉彥和事對為優言對為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者盡之今人全未解此而惟恃類書固為鈍賊又或不能鑄鑄而大言欺人以為不屑為則適暴所短已

魏元成折封德彝若言人漸虎語不返樸素至今應為鬼魅余謂此快論非羊論也人品事業不易談姑即文證

道大通後人雖崛起研精如韓柳終只可領袖唐人況挽近來知有古人者舉擬百端胸多成跡不知有古人者恣情妄作自起俗惡此豈不欲文之高哉正以稟受漸薄師承漸遠一代降於一代其不致為鬼物者哀則起之流則陣之正賴代有其人義理精深則文運可振韓歐諸賢是也蓋一賢之生必有一賢之業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然唐宋來立言者多有終未許果及周秦而謂章句之業即雅語程式之作境皇墳乎哉即文章一端而人品事業之朱易上遠三古不已可見歟

嚴然川滄浪詩評可謂詳盡然曰詩有別才非閭書有別

趣非閨理者為以學問議論為詩者言耳故又曰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蓋宋人為詩借以講學者流於庸爛雖大儒不免故歲以別趣趣原不在理外會精微而出之不平鋪理語也務矜腹笥者失在填砌雖名流不免故歲以別才才亦不在書外融液歷而揚之不强徵古藉也夫才必得書乃雅趣必根理乃清然則別才者書之芒鏃別趣者理之英華否則高者僅同彈偈卑者流於蒜酪何以為詩今不思滄浪本旨而徒言別才以便楊腹言別趣以便粗中不知舍書何才舍理何趣乎晉人以遠猶辰告駕楊柳雨雪黃山谷以杜比

征駕韓南山東坡以杜示宗武駕韓示兒才趣之不容舍書與理也明矣漢魏以還作者林立無能抗衡陶杜豈才趣少哉正書典理不逮故也滄浪說本無弊而操

觚家勒其半以惑人故及之詩以語澹而格高者上雄渾不見用力而千人自發者次是匪獨學力其天分亦不容強而尤以人品為主人品可觀雖僅中資肯加力學凡當抒懷指事意不離宗平易中時見風趣縱未足推倒智勇亦不至執手相語矣唯叫囂愁怨兩種乃先哲所謂俗不可醫者二端大率出於久困之人一則不能自安而以憤激發快求之心

一則不能自振而以憂苦掩抑鬱之氣處約既實獲如此履亨之充融可知微獨篇咏之高下攸分即品量之淺深且見可不慎哉及門與兒姪輩多學詩者書此示之

里計今於題之出處尚不能詳乃欲湊泊為之縱工不過後世歌行或僅襲端儒生寫懷之作詎足被諸管絃

動冥冥和平之聽乎妍功姪效智者不為杜工部諸哀諸別諸行真造樂府之興而名樂府蓋亦隱相避耳李青蓮逸才瀟灑於樂府為宜然朱鸞雛子諸作何如工部哀別乎夫人誠抱卓越之才古近二體儘足自鳴何必愛雙少陵却步之場自取其困故凡為樂府者謂聊構一體可謂能於聲壇間道出奇掩映觀晉則不可論者亦有謂近人樂府多是優孟衣冠者余謂叔教已失即優孟之為叔教也效其抵掌言笑歲餘乃能使見

者以為孫叔復出今為樂府者果當用功如是之專且
久否則優孟恐亦未敢輕許

韻無險易在乎善用險者使成平暢易者使出鋒稜乃為
妙解較而論之用易更難於用險蓋險韻僻以窄倘語
勢自然驅使得機及易出色昌黎每以此標場非勉強
支綴之謂也易韻熟以寬必意理高秀技出綽徑外乃
稱深穩非信手拈合之謂也若乃用僻韻以詡新奇細
按尚多未穩或僅勤拾前人則與庸膚等耳又有隨意
拈弄一趨固熟意既平平字又不鍊則是坊間小說中
物可卒讀乎

龍東士集

卷五

高遠夫晚乃學詩卒以此騰聲藝苑固一有精心果力者
乃留上李林甫至稱以深沉謀九德獨立調元氣傳說
明殷道身外盡丹青中幅有恩榮初就刻含有泰忘形
有竊止山重無時枕席爭語末又以未為門下客為歎
豈都不知林甫何如人并不計己且為何如人耶故枝
贈之篇多不如少少不如無斯亦士君子不失言於人
之一端不可忽也

唐人干謁諸作雖極工終之真氣盡所謂無物之言也惟
楊巨源上劉侍中五言四十韻流走而典則無一纖弱
字句實此體之佳者

詩有刺意形容遂至碍理後人熟讀引用而不覺者如一
日看除目終年損道心可謂工新然未免失誠誠有道
心何至為除目所動一看便損則道心何淺此姚武功
久滯熱中之情不覺流露耳又如吟安五個字然斷數
並讀為率易者誠也然只錄句之法其實詩以自然起
軼為最惟務斷續尚是勉強境地使沈宋李杜果肯如
此恐無許多續可斷矣

龍東士集

卷五

古人詩集隨地異名大半羈人遷客情隨境易藉寄升沉
之感者敬歷順適者則解矣今乃有名不該下士才不
逮中人足未出鄉井目未接奇俊篇章不堪供採襲
下兒讀而今日標一名曰某集明日標一名曰某稿某
草余在鹿洞學徒投一帙僅十四頁而五易名余笑語
之曰此為將來作傳有集幾種地耶好名飾偽遂至於
此要亦浮薄之風漸熾使然以余所見為此者率是輕
俊少年早鶩虛聲究歸淪落殆亦詩纖一端也願共戒
之

北方風俗質樸俚語亦簡捷少枝葉南方繁口輒排比為
四字如七鳥八黑鳥一黃二三翻四覆神頭鬼臉燒東
炙西之類本一字可了而助以一字又襯副二字作對
絕無意理倘即擔夫市僧之徐庾體賦雖然充類至盡

吾輩率爾棕紉開濫字句如此此者恐亦不少豈獨語
言間未能免俗已哉

駱義烏為徐敬業作檄數武后勢有餘而節短視祖君章
數場帝體又一變工巧特其餘事唱鳴一聯凌厲頗挫
真如龍虎復摩不可搏控但叱咤亦項羽事藉為決不
分一語為兩偶疑叱咤本是嘆喟用史記信陵君傳晉
鄙嘆喟宿將語後人不知所出因其字皆口旁輕率改
易耳

王子安生隋末唐語林載文中子命勃題太公遇丈王贊
子安別道王宴序云早師周孔偶愛儒宗晚讀老莊動
履更王贊卷二十九

諸真性此豈少年短折語氣遇錢崔使君序作於上元
二載高宗二十六年也遊韓家園序作於調露元年高
宗三十年也則子安在唐六十餘年今隋計之壽殆不
減八十好事者以為早歿蓋因王保定撫言稱勃作滕
閣序時年十四而誤撫言又因序中童子句而誤不知
子安稱童子實因父在坐非真孩穉也今人於是篇之
語又不止童子兩字

子安滕閣序標題多鶴突註昌黎修閣記者稱遊閣序容
齋續筆稱宴滕王閣序余家向有子安全集題作宴滕
王閣詩序則豁然開明矣然是篇解者治絲而焚林西

仲差知脉絡頗亦得失相半如開首二字引唐文歸作
豫章是矣而謂隋唐曰洪州者則誤隋蓋亦名豫章若

隋已稱洪不可云新府矣新唐書地理志西道牂州訪使
轄宣歙池洪江鄂岳饒虔吉袁信撫潭衡永道郴州凡
十九郡則星分軫翼地接衡廬襟江帶湖控荆引粵斗
牛之墟衡陽之浦正切疆域解者第執今江西幅員妄
辨分野詭語固宜西仲謂借楚界以形其遠亦是夢之
中又占其夢近乃有謂三江在贛者尤不直一笑矣余
嘗細尋文意知子安往交實侍父行家君作筆路出名
區及乘暑昏於萬里而自稱童子皆父在坐之詞當日

雁東王贊卷二十九

三

閣宴實父子同與也註謂往交趾省父未免沿誤座客
必有睢鄴之人而睢者耆年故曰綠竹耆妙齡故曰
朱華陶樽王筆惜境內故事渲染林註近之而未盡闕
山一段註謂會中除閣公宇文外必有懷才不遇者此
等人必不可遺是矣而牽入與已相同則又誤蓋自是
至窮途之哭皆慰藉諸客於自己無涉初下八句乃專
自敘皆以父在生故以童子自處詞意本明謝家八句
則敘已與閣公契分及作序之意想子安在長安居與
閣近故曰接芳隣註以芳鄰為諸客固已失之子安言
必嘗以子姪禮詣閣而與其子遊故曰趨庭陪對註以

將來到交趾待受父教為記則不成文理此序人人熟諳而全不知詞意次第故愈解愈謬聊及之

三字經世傳王伯厚作伯厚名應麟宋史儒林有傳其書敘次頗有次第起首數語便非僅事帖括者觀所敘十七史於歷代正閏相承處字字嚴謹考伯厚宋末去位閱三十年著述其當中有小學讀書記西卷則三字乃諷詠之餘其為伯厚作於元代無疑也所引實桂梁魁雖涉俗情然借近事鼓舞常規亦宵雅肄三意耳圭若孔孟微言詩書大義賢父兄師友自能導之先路豈畢生學業盡從局十數幅紙哉近乃有病其疎略一切名物

灌東手談卷二十九

上三

依類羅列與俗本雜字無異既不成義理亦不成文章且先民湯惕菴先生已嘗增矣茲復增之勢將又有增所未增者余悲夫三字經且變為萬言書而猶未已也夫童穉初授句讀不過欲其易於上口是書雖簡較方名數目則已備今遽欲盡利學究胸中所有強貼之何益乎且果抱本末兼該之學網羅百代之才何妨自勸一編以投家塾願必因仍穿穴於故物不亦陋歟

案續之文期達事情而止情與罪適均老吏本領如是文吏本領亦只如是致罪之由固宜詳明而游詞則當削余官西曹嘗對覈各省本章每見奸案敘次污穢不堪

入自此等但當論其有無虛實在何地何時時地既明即奸也况內結率命案當以人命為主初供且不公盡所事情形況全案將自都上省部亦宜稍存體統何可任書吏濫寫安知不伏院司翻駁之根乎若未嘗翻駁則又何必以穢褻失上告之體西曹多喜建明惜余資淺未及一鳴

灌東手談卷二十九

上四

近來案牘往往不辨字義遂似出入罪者如駢首就戮諸史屢用駢並也言與黨類並頭就誅耳今或只一人亦云法應駢首是誤駢為斬矣輟者車裂之刑春秋時已有即漢所謂磔也較其字義輟似陳尸車上磔則碎之車下今於尋常死罪輟曰法應輟首亦誤輟為斬也或又用輟首輟有環繫維三義自縊謂之投輟則併繫維二義於環猶俗云上吊投字甚明詭諸大辟是又以輟為斬用之絞罪似勝然輟終不可專屬首也使就字求義駢輟似入輟為重輟又似出重為輕在西曹見此類不一每用訛然

南昌文學劉聲元示余朱子為其先世賦隆岡小築四律云卜築隆岡遠市朝個中風景總堪描洪雲帶雨來茅屋澗水浮花出石橋綠遍汀牛腰飽青歸麥隴烏聲嬌東隣西舍澤相似半是漁人半是樵一簾捲盡風畫

掩扉五侯車馬往來稀綠楊門巷鶯鶯語青草池塘燕
燕飛掃石園茶消水盡解衣沽酒醉斜暉山園莫道多
寥落梅子初黃杏子肥二水繞荒村竹繞牆人言景物
似柴桑車馬白雪絲盈軸鑣刈黃雲稻滿場幾樹斜暉
楓葉老一籬疎雨菊花香東鄰畫鼓西隣笛共慶豐年
樂有常三土築低牆草結庵尋常愛客伴清談地爐有
火湯初沸布被無寒夢亦酣風捲翠松鵲晚窗雪飄珠
竹響春蠶兒孫飯罷潭無事坐傍梅花讀二南四聲元
言從隆岡者為屏山先生孫此詩來子真蹟尚存雖未
必然然清麗極似吳草廬而草廬集無此詩朱子集亦
無之要必元人所作後來不易有此風致也聲元名淑

滙東手談

卷元

頃余壬子鄉試於舟次口授此詩

世以語言搏擊為口角相承用之而不知所始或謂即詩
之鼠牙雀角蓋訟端極細者是固近之然胡不曰牙角
此殆用昌黎詩牛奮其角箕張其口也故亦或稱角口
人物歌邪不正俗謂之歪其音為淮之陰聲字雖見字書
及元史實俚俗不根余疑是壞之謠今北方斥人物不
類者皆曰壞雖不用淮陰聲而作淮去聲意固不殊也

滙東手談卷三十

雜記 二十四條

鄱陽史

鄱陽縣志

山川節宣之政國語里革諫宣公之言備矣禮月令尤詳孟子數畧斧斤之說實相表裏古人之著育如此其周故食用不匱

漢世於閭閻善行有鄉三老扁旌之制扁即今匾額蓋記功宗紀太常餘意當道激勵一大柄也前明以此典甚重所予之子皆與人典事比附而無過情故人以爲榮而知所勸

滙東手談卷三十一

法禁所以禦暴亦以立教生妻溺女私宰賭博皆訓俗防民之大者余幼時見此禁甚嚴民惴惴相戒不敢輕犯今則絕無此禁蓋一經呈報犯科者未必遽懲而執義者已多勞費遂相習以爲固然而不復言隄防不設將來必有潰裂而不可止者矣即如甲申大水渡頭村民失業者方舟而下強伐沿江林木有訟其事者邑尹金謂民貧無以爲生此何足較叱去者教家勢盡橫君子里祝君垓在城南數里塚宅古木及洲上烏桕不數日而盡賤售木肆里居洶洶恐木盡且爲劫而無可控告泰府同慮親及倉庫亟申鎮府移知院司嚴檄逮捕尹

始命胥役查拿監禁逮償而胥役遇事風生桃僵李代山人逃匿累及族隣又或以賄脫去則抑勒買木之肆填償其捕獲受刑者往往怨詈謂是官陷我也官若早肯查禁我決不至此民枕不安者凡數月焉

四民皆以其業自養向固當言矣而吾鄱大業在失利權之權遷之實是無商衣必成於縫人布必織於機匠巾笠履醢醢酒漿悉買於市屋與治染之事更無論是无工田家辛苦力作而公私侈費倍徙重以游手四集誘人爲非不蕩於飲博則殫於訟爭是有最之勤而不享最之報也入仕者不皆懸魚也而往往垂索以歸或

滙東手談卷三十二

幸官馬是國命之不猶亦由地運衰謝也若乃古耕餬口可謂困矣然苟足代耕亦存士體今有力者不羨士之榮而羨吏胥之樂多不延師而師道目下士亦時墮吏胥術中締交馬結婚馬蛇虺之徑既通斯雲霄之志漸失聞有恩自振拔者或不知讀書服古惟嗜佞諛稍聞正論輒稱爾而怒是有士之名而無爲士之實也景象如此安得不貧安得不長貧

客曰子言四民固然地運何以不復則亦有致之者昔城中民居稠密僻巷皆書聲及兵火海經蕩爲荒町客民墾種於東每鑿地窖磨幾大許際三五尺或七八尺

以積糞穢計城西不下百餘畝我地脉尤穢山靈動畏
書嘗言北方不收糞故街道不淨地氣多穢井日多鹹
使人清氣日微而濁氣日盛夫不收糞之害且然況盡
崇垣屋間者相屬人生其間保無有受其戕而染其穢
者乎余曰地運未復民居殷盛無隙地容將無所容
余所及見郡投如李賁羅廷猷陳九韶皆碌碌然尚知自
守不險惡李以降調至後復遷望江尹去在郡垂二十
年多不學之謂亦無清譽然鄒尹有同姓者思振其貧
今凡衿監涉訟先赴投用戰李勃然曰我豈為若作代
書者事竟不行今忽忽五十年矣以視為不修帷薄之

淮東手錄卷三

三

徒居間者不猶有別歟

吾邑古文今人多能操筆然實有根柢能取法古人者則
反少於曩詩則窮鄉僻巷皆拈韻語然不過抄撮填砌
實能抒寫性情留心格律者亦少於曩同能不如獨勝
古人所以重專家之學也蓋向時世舊之家其教子弟
皆使博通經史兼及騷選童幼即課以對語其無所為
而為者固將以名世即有所為而為者亦思以售世不
希速獲而獲未嘗不速今則名世之業既絕若登天即
售世之資亦同之棄井對語既不復講聲韻亦多舛謬
將何以頡頏豪俊哉

先伯父鐵翁每言前明時文少刻本中葉始有房行士以
得見為難故購之也急擇之也精習之也勤而吾鄒鄉
先正多勇退者壽清而不貪威以成能人材為已任指
授論定毫髮不爽後進皆師保奉之不致稍越軌也諸
老每喜購各塾新藏視工拙而高下其價每塾課逾午
即竟藝師隨閣定人抄可親者付餐夫持幣之而夾以
簞子既隱示以平輕重之心亦默寓以求權衡之意隨
所獲多少為晚會詩賦成焉以故人益競於學論藝各
有會名如妻司成羅方伯鄒方伯昆季與先人惺惺先
生皆同案所謂輔仁會是也當時諸會文售速而價高

淮東手錄卷三

四

者推輔仁焉於戲此最桑梓盛事也余輩昔不能以所
業售錙銖今復不能以錙銖售人所業姑志之以寄慨
道澤湖在仙壇東北曹姓有老儒無少長皆稱為子發先
生無呼其名者貌古氣靜金童年視獲廢里每借其書
以觀所手抄一帙多前數百年鄉鄰書故非獨婚嫁
慶祀即早勞工力相助亦以駢體往來雖不盡工亦足
見當日風俗文雅相尚也快中紀直樹村有名歸字思
文者嫁女於兵田出偶句云直樹衝天紅葉遠飄三十
里堪家對云斯文掃地綠毛長嬌一千年婚姻之際以
筆墨啟侮事不足道然今人則并無此機提偶隱子發

先生聊記之

地方事蹟賴郡邑志以傳然秉筆者往往往矣舊文如曹石倉方輿勝覽過庭訓人物考皆取材郡邑志今志中已強半不存其耐父者其如名華詩文吾郡若姜白石集鄒五先生集往還贈答至今可考倘吉倉鄒彭諸賢熊伯通及洪氏父子諸集並存其風微掩映更不知若何矣然詩文傳世未易言也筆記則稍易傳如鄒陽遺事容齋五筆夷堅四志松漠紀聞海官紀聞諸編遺文軼事多附以存吾輩讀書餘暇筆錄桑梓見聞俾流風餘韻不至盡湮異時志載得實考證不獨賢於博典即滙東手談卷三十

滙東手談卷三十

五

規填詞度曲亦不侔矣陳人風抱此哀而二病案之一曰性懶而功多輒一曰資乏而力難刊

明代某學使按饒值大雪出對語曰雪地鴉行素紙亂塗千點墨姜大司成晉齋先生時為諸生對曰霞天鴈過錦成斜寫數行書學使歎異曰此清華選也既而先生以第三人及第

秦風戴獫狁駢文勢與禮記書思對命正同似是二字為一義就句作對然註皆以下三字平列場屋稍違輒以不合經旨駁放竊慮古人文意質樸未必盡倣錫山土田之文也

皆術誤人庸醫總與皆是預醫之害近而短惟堪與挾其

狂瞽不經之說科必元魁位必清要甚或公侯將相紫升九宮痛斥之今乃愈趨愈下一遇世族先望不辨氣脉概妄稱吉壤或指正穴未葬前寬尚偏或於前後左右指為肉邊菜無識之夫信其邪說公共祖山則謀盜葬他人毗連則謀越佔甚至並非隣壤憑空強佔亦或誘其不肖子孫盜賣又或冒認古塚潛藏入譜或偽造契約或暗埋志石當事者智不及察奸人固得志即遇賢明訟幸得直而為累已多彼皆術術固脫然事外也鑒樹之訟日滋而人鬼之冤日劇離之罪哉

滙東手談卷三十

六

從前醫校者往來世舊之家皆依託清沈雖不皆挾君子之心尚亦配工小人之術彼此攻難跡跡易敗主家陰受其禍今則互相糾結此人敗露彼則以攻為援彼人敗露此又指楊為福每遇人賣山必先讓謝及獻主家亦然不滿所欲則使賣者昂價償愈昂則名愈美謝愈厚大率以十取二為廉至有數十金之價業主僅得數金者又妄談公位使骨肉互相嫉忌久不能差及差難泥石水蟻弗預也久瘞之發從惡起遷甚或舊差頗安而妄遷之不思舊差縱非新阡難古譬猶人居敗屋下濕上霖霖蟲咀嚙固為不安設并敗屋無之其苦又當

何如况屋本不敗而驅迫以出有不禍及子孫者乎此輩跡類穿窬而罪浮摸敗竊願為子孫者力去貪是之念執意而慎擇之也余歸田十餘年而三有松楸之訟皆冒古塚生波雖理直界明幸不為當事所左然皆煩勸定胥由冒術蠱惑有力高賢懸購不逞之徒憑空冒佔雖天理官法均所難容而余族已疲於奔命矣每自慙倖弋科名於先世無絲毫補反以震驚貽先壟是以痛恨冒堪輿更甚於庸醫而升九所唾斥尚有所未盡也

堪輿術也而人子於親不能不用易以地理並天文言雖歷東手談卷三

不為堪輿設然堪輿不可謂非地理猶天文雖不為占候設占候固不可謂非天文也程朱言藝理也而術已具况地既曰理則大有大之理小亦有小之理吉有吉之理凶亦有凶之理趨吉避凶固莫如舍大從小蓋力小謀大即犯造物之忌况江右垣勢偏弱不獨難比陝洛即視江浙亦清淑俾而菁華遜地本無大又何驚焉夫郡治所在則一郡之主邑治所在則一邑之主古人不必定拘風水然川谷會聚實因地勢之自然相陰陽觀流泉厥端肇矣冒術欲誑貪愚動指郡邑之幹為所獻地奴僕沙嘖湖蕩皆千百里靈秀所鍾而皆人盡棄

聞知也迺余所見有築室閭山湖中祠竟絕者有壅母墳洲沮洳處數年家中落者是皆信冒術以郡縣為奴僕者也

堪輿不能分一方龍脈主從猶風鑑不能辨人耳目手足淺近尚儻然況深微乎蓋都省郡邑固各有主從即鄉村陰陽二宅亦各有主從是固如木之枝幹水之源委明而易辨冒術必欲借主以張從至指省郡正縣為奴僕是何異細民蔑視王侯貧兒託言倚賴良可笑也乙亥冬省張樊川師於桐城客來無不談地者師稱文瑞公祖瑩遠脉之美余曰如師言誠吉壤然自少祖以後

淮東手談卷二

恐是前明泗陵正脉非師家所得有失師曰子嘗至彼乎余曰以皖城地形揣之峻上而夷下勢逆而偏必近正幹若師先築有龍如彼則泗陵又何可以加且淮南地狹未必能容二大龍並出也師曰此論吾家術者所未及子乃能臆得之乎因欲留余遊山余迫歲暮姑為後期而已

豐城袁叔論以賦體錯綜青烏家言成四帙工綴可誦壘母處極自許可余觀其圖指一處曰此上得非幹龍趨會城者乎叔論曰會城蓋吾地餘枝吾地乃縣龍正結也叔論與余同日補京曹而科藝皆先余不欲抵牾領

之而已於戲叔論乃得以一省正幹為餘枝之地乎恐亦未免通人之蔽矣

樂平親友皆豔羨沐范二氏祖塋沐墓在大汾潭虎山附會尤多而可哭辛卯春汪澄澤昆季招余往遊道絕吾邑姜大司成離龍山內先墓塋內已為土人侵壟不勝太息及登虎山則碩石峻峭面面逼壓前紫尤狎瘳反背隔江疊嶂交峙似有情然是南幹峽中間紐其勢逆迴故與川谷相迎非沐山門戶也折而東觀吾邑周梅山先生墓處及歸澄渠問沐山究何如余曰隨眾則昧心違眾君輩必唾罵吾欲於是山絕頂購一杯可乎澄

滎東手錄

卷三十

九

渠曰山有餘穴耶余曰非也余恐將來有問沐地余將對以吾所營更出其上庶省紛競澄渠曰然則是山無穴而昔人皆誤乎余曰是山蓋極山壘所之右郭也若點竄應興王之運而生其佳氣必聚潒洄間未必由故鄉地靈即由故鄉其先塚不知凡幾何僅存此墓也意當達戍後其墓宅必皆為他人有及經來訪姑指稱學以應墓之果沐與否尚不可知又何吉凶足論乎范墓余未及覓得非亦此類耶澄渠不以為然余笑曰子祖沐范余取周姜各為其邑可矣生客皆拊掌

德興戴鴻源先生以甲科歷官巡撫嘉靖間居郡城於東

湖之濱營別墅三與故老丈人徜徉詩酒享年八十餘平生宦蹟亦多可傳自應天尹擢撫四川失貴憂意遂不及之任後姜膺薦贖卒不召蓋必分宜為之也墓在郡城東郊外金盆嶺後華表翁仲甚壯癸巳三月余為先生傳補入三立考

先曾大父曾大母皆墓邑東太陽步南金嶺先是有以程

家渡後山來售者伯祖文令翁偕諸昆季往視甫泊舟而村民遮道詬訐以理譬曉則愈肆文令翁怒將送諸官始有出而引咎者且請成券文令翁將許之大父不可曰肇端兆矣將為異日累是厝二親於危地也乃止

滎東手錄

卷三十

十

及至金嶺又嘗方氏屋後大父復不欲買方之長老咸言此山本族不遂盜賣陳給諫墓夫人王氏族人知而求贖給諫嗣君不許時舉族七十餘家墓後甫五十年死亡將半矣今陳已無後陳族復賣我力不能贖公家即不買必有買者公家素厚德第肯稍扶持微族則受益多矣塋樹事當與族人共任之乃成價及畝土得油灰壞枯骸一具方之人憤曰使我家生棧者此也欲毀棄之大父不可命置僻處土未復而盜壘者潛取以去矣其父尚存一小半在塋後王夫人墓在南數丈余每祭必展禮焉方氏護視先塋甚謹方氏有隣難先伯父

亦力拙之丙午丁未間歲荒多逃亡又火災先嚴告其族字晚芬者招使歸且畀山木使營屋又獨買晚芬田十畝擬為祭產既而晚芬日貧又連歲回祿遂還其券余與子隨先嚴往祭墓方猶有廿餘烟乙亥存七烟庚寅僅五烟七丁壬辰僅三烟五丁亥余每勸東徙隔溪而其人安土不能從

先嚴三先伯父營先大父母窀穸延術家重爾百里內外者屢年癸巳秋與新安程子儀者買舟至歷陽鎮周覽踰半月時程孫方從伯父遊而其術在江浙有聲是夏適自趙恒山先生家營葬歸趙方困諸生因程以蘇業

卷三

十一

請正先伯父及後今至都猶問伯父後人得橋南窮傳卷中愈勉倍焉程之見信名流可知也程精棋星法推塚宅甚驗至余鴟鵂後一山謂氣勢完聚可穴瘳購不獲及大父母墓後乃得之先嚴嘗指示程所定處今他術差覆皆謂吉壤歲丁巳先嚴捐館先慈瘳已二十七年心惶急不及詳審且謂名術所卜必無誤及就土則蟻穴大踰粟余亟移柩山莊別延術者謀之乃愈而後緩焉余無著念而彼張大馬余因窀穸而彼船聖焉始知若輩之不足恃也遂過訪道書周歷巖壑以目其足為師數歷日乃營兆於城西之堯山穴巖合葬

骸體而門戶多假借壙又大於穴蓋穴處四面石製周裏中則堅黃土土有朱線十數橫直分明如碁局所見羅紋土多如置羅盤地上此特如斬僵木內心而外皮裏之也未知二人體魄果寧否每欲改營而事會不易言矣於是益知此事之難雖名術不能無誤况委之盲瞽乎固不如擇背陰向陽高爽而寬濶者安焉尚費省而禍不烈也

乙酉秋余於城北十七里購一山將葬亡荆而橋南弟亦未葬弟婦請以橋弟附安余謂叔嫂合葬則不可分則恐山無兩穴可提或謂任橋弟先葬則亡荆仍可得穴

卷三

十一

余曰吾伯父只一孫關係不小明知所提之誤而留以自利可乎寧緩亡荆之葬以葬橋弟可矣遂議橋弟獨葬墓之先日當從孫有飲董工今夜作工人曰此山我輩屢勸事東黑石西白石不受鋤鋤凌晨創得土厝棺而已何用汲汲從孫強之掘尺餘土堅黃明潤迥明壙始能余已自城至余謂從孫移吾標乎乃謂恐前穴太低稍移數寸耳何以知之余曰以西北角露石知之且獨亦恐不止數寸也亟令改鑿前壙土皆如上從孫大異之因問立穴是何體余曰此攀轅也其力在轅他家穴巖穴足非石則泥矣

臺經世傳郭景純者亦云陶桓公者又謂桓公註雖不可
考然桓公於鄒則得牛眠地既貴移葬焉陽又移葬長
沙則於堪輿必當留心且與景純同時意江左此術方
盛行而陶公與有聞也黎芳洲贈彭公翁詩題稱彭公
大雅號太極翁精堪輿嘗作墓書安和今臺經不有公
緒言存耶明代吾邑余少宰祐亦精此藝曹安峯地理
原本稱臺經惟鄒陽余方伯所註為善則其書必已流
布他方而吾邑不傳乙亥秋余至黔於沙田宗人家見
浮梁金星橋先生所著地書抄本也采輯古籍發以已
意蓋亦深於此藝者作序者孫姓乃先生鄉試房考之

臺經手跋

十三

子序言先生為其父卜壤得吉余時欲手抄而未暇宗
人肯見貽余曰子家藏之慎重故閱二百餘年無損失
諒亦先哲精神所寄也倘余獲之而不能表章則是書
存於新安而亡於郡人可乎遂弗取今已忘其書名不
知原帙尚護惜無失否

堪輿家有催官法余謂無官何催若既官矣雖晚達如渭
濱吳平津侯亦是佳事又何以催為據此說者不過向
有力之家貢諛以要賂耳蓋禍福之說於地理已屬枝
葉若其人已生已長則貧富貴賤天已定之豈遺骸頃
刻所能致力即其說盡驗尚不足信況往往不驗乎

先曾大父襲前先嚴嘗以公費買林木擬俟成材鬻之以
買祭田庶子春有族不類居聞誘某私賣價甚賤且未
足踰月先嚴始知亟至城將訟之伯父鐵翁曰居間止
一子曰昨暴卒一孫僅數月賣樹者亦一子偶疾買樹
人適來足價授以藥遂固殆延良醫診之索所服方曰
無方也索藥渣視之曰此鄉間醫牛藥人何以堪遂謝
去俄而死今無後則先人已冥罰矣先嚴太息而止於
戲世之殺於庸醫者不少即獲祖宗陰德者亦不少而
此子獨殺於來足樹價之人則先靈赫赫誠可畏也因
筆之以儆後人

庸吏手跋

十四

雜記二十五條第三條

人多能耐煩而不能耐閒名利兩途煩固甚矣威能耐之愈煩則愈能耐愈能耐則愈煩矣惟閒則能耐者少稍有閒時百病交集以一生計之讀書求道竭力事畜似無閒歲然難致者勿強求既有者知自足境固未嘗不閒若名已高而爭名彌甚利已厚而俸利愈勤則真無閒歲矣以一日計之最興而作達暮而息似無閒歲然以身應事而事止於身心亦未嘗不閒若夢寐之閒神

滙東手談卷三十一

魂猶擾雜鳴方始念慮紛馳則真無閒矣豈果身世之無閒蓋已有閒而不能耐也夫閒天所不輕與人所不易適乃不能耐者往往觀面失之問舍求田之念既無刻而休飲博聲色之娛非遽死弗息亦有壯歲頗能強立老至竟爾推頹蓋亦不能耐閒故也余年六十五矣名位固微品望亦復既無煩之可耐亦無閒之不可耐舌耕雖薄差在北堂甘旨有書一萬餘卷腹輒尋繹亦時有新知足資講授客有談文藝者剛對欣然或脫粟一飯倘及熱境多迫然不答殊覺閒之有味世必有同此意者書以證之時癸巳八月朔

北方炊黍多乾登去朱汁熟之不漉出另蒸其炊甚速南方亦有之鄰謂之閒飯又曰問曰園意一也都昌人獨曰接余初不得其解既乃問舟工命其漿者曰事忙接罷乃悟孔子接淅而行蓋亦因欲去之速不服蒸之浮浮而乾釜熟之亟餐以行耳否則米已潰矣熟而食之何為不可即不然棄之亦可漉取濕米而載以行恐聖人不如是酸氣且不知果能暢腹出粃覺而後炊否蓋接有捷速義禮記曾子問接祭而已矣是也朱子解道不同不相為謀云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如之類三字最該括而精蓋即善惡邪正以明不同之概使人以此類求耳講家執定君子小人異端吾道而不復思朱子如之類三字之意試按諸情理世豈有代謀肝人之伯夷亦必無代謀采薇之盜跖世豈有贈芍而代謀栢舟之節亦必無魯男而代謀綏狐之事者聖人此語不幾虛設乎故竊謂此道字只宜就職業看如士農工商各有素藝兵刑禮樂各有專司謹不謀之政嚴出位之思雖善且正亦各有當盡之分無越俎之代也況塗徑既判互謀必不能精即精已固未免於侵且陷人於失官離局聖人之意自必如此朱子之意亦必如此昨以此題課徒多滯於講章能窺尋闢發註中如之類

滙東手談卷三十一

二

三字之意者絕少故筆出示之

凡鳥獸野生者其形色與不同惟育植於家則百變鷄鶩驚鴿牛犬貓豕皆各不同花卉尤多新異蓋經人調護愛養天地之氣因以遷移質者文悍者馴即此可以驗性之自然可以驗習之變化

向傳富家翁多能知人劉士桂嘗以萬歷戊午七月杪輸賦主於小龍橋遇見一人短衣決屨入門與主人耳語而返劉坐問此何人主人曰鄭秀才也劉曰匪秀才場期已近何不應該試主人曰此貧士方貸米為午炊何能應該劉曰需費幾曰三五兩皆可劉曰曷延以來吾資

應更手後

卷三

三

以五金主人曰秀才與君無半面相許金何以償得毋戲言劉曰我豈戲言者速延之主人往告秀才亦疑其戲主人曰此君素樸實諒非戲即戲亦不過枉子一談何損焉遂至劉于金如約秀才欲立券劉笑曰觀先生詞氣今秋決當捷捷後議償可耳何必券秀才曰果爾當十倍以報厚德是科竟捷即鄭達衷先生觀光也榜後以五十金償劉不受曰我銀於先生甚利請仍以爲北上資俟登第後更增十倍何如鄭欣然從之次年已未捷南宮果以五百金償劉拒不受曰吾聊以五金券先生飛騰耳豈俾利者必爾則先生貴人我鄉民將不

復奉笑言矣鄭感其意不復強及為粵海道還迎劉之

子以教太學比至粵故行館以待而嚴柏崇意蓋欲為劉致十萬貲劉年少且本雄於貲僅取二千金鄭竟以初罷以教不自得鄭笑曰吾官自君家得之吾於其間粗獲時名舉家溫飽皆子尊人賜也今以子失之吾心固泰然勿以此為意時稱劉能相士鄭受德不忘報皆風俗之美者士桂名僊以教名莊鄆東義城村人以教富而好義喜結納多俠概嘗肄業南雍時金陵有名妓坐作藝價諸士以得一見為重而妓頗多拒客以教遣人致百金不親往妓遣婢邀致厚酬其婢仍不往妓

應更手後

卷三

四

聞劉年少偉風貌招邀愈頻且貽詩導意在雅三年卒不住或問故以教曰彼賤人也唯利是視余耻夫讀書而希其類面者故以利擾其心而以不往堅吾介使知世固有不好色并不悛財之人亦可稍為吾輩爭地步百餘金何足惜哉以教有詩名其臥雲閣詩先大父漢水先生嘗為序妓貽以教詩夾數紙余猶當見之吾家掌科綱菴先生為諸生日貧困甚屢寄於富人徐方村有徐元卿者初亦貧負販景德鎮手致數萬金遂豪橫而戊戌子歲饑民采豆葉糝羹食之盡惟元卿家業無敢取片葉者掌科嘗貲田於其家值歲暮後長往收

人至今以為快不以為怒則元卿之愛人心可知也
都中鄱陽會館明代在東河墘打磨廠鼎阜後為優人所
據壬辰家宰科選庶常屢清理其業而優人依託勢要
如弗聞及遷御史優乃一夕遁去掌科解案修葺復完
舊物嘗親紀其事於勝額周涵萬兄為余誦其概如此
且言是館甚宏敞吾邑公車託舛牒者垂百年榜上日
邊芝彩四字掌科所題極工妙乾隆初條案為案石所
侵屋亦漸頽王翁源之源以遷貢在京乃謀售於隣價
僅百三十金王又稍醮資買今柴兒衙衙館而掌科勝
額皆棄不取新館仍用日邊四字而不署掌科名余官

貼糧物元卿從憲中撫與不延坐不送也其主計者見
掌科衣薄而有饑色欲留粥元卿語不遜整傲於外掌
科慙歎而出俄成進士歷清要適程司理任饒問土豪
於掌科遂以元卿答翟主饒收元卿繫獄元卿百計營
解不能得及掌科請書歸翟以元卿罪狀請掌科問元
卿家若何曰盡矣曰彼所以能為惡者恃其貲也宋既
毀將不復能橫暴矣事固可無竟乃得釋元卿竟以憂
憤死於戲一飯不忘厚道也睚眦必報則不長者矣然
當貨負重於儒術之際不有激烈憤憑者衝決其間則
盜跖居民間者亦何所不至余館條方五年於元卿事

京師每欲復舊而固循未果近乃聞有直署已名者洪
都鄉祠中庭有帝庭數佑榜亦掌科筆工雅不減鄱館
四字吾鄉名宿尊位不少而此榜猶百年外物其用心
之厚不視掠美者天淵哉

陳地入夜焚之火多作青碧色中有所謂三官者沉檀
為質香氣四徹次日於灰燼中得貓睛石一枚已燒枯
蓋三官之目也石淺碧色中碧絲一條橫斜屈曲如螺
紋不知何代物雜諸像塵積間初不覺一目獨異也然
有目如此而不能自見又不能使人見則當日所以為
像計者亦愚矣哉
妙智寺僧可清浮梁人粗識文義雖無所解悟然尚無酒
肉慾晚有徒恒明本新安逃卒性極凶悍余每折之少
戢丁已秋一遊僧至衣物頗厚有銅像製甚古約二十
餘斤供於座恒明竊藏之既而余以先嚴疾亟歸旋丁

大故館遂解俄聞僧感微疾恒明投以藥立死焚其屍
去余歸未匝月也先是都昌劉廣旭來寺刈薪以鬻廣
旭精技擊而詞氣如書生恒明疑以為徒曰松亭是冬
恒明獲資通松亭模被送之至山僻欲殺松亭減口松
亭笑曰我於師厚矣必欲見逼恐徒失情面恒明自恃
拳勇悉其技以前不能勝乃奔去松亭返寺數年死同
廣旭來溺新者九人後悉散布各關若為僧惟天保者
最拙模甫成童未幾亦視殺人惟以天保呼之不及其
法名也余唐寅重過妙智天保已儼然黃面瞿曇矣俯
仰垂四十年慨想舊遊述記之

澤東手談卷十一

七

凡果未經三接則核碎裂不可種北方佳桃其核皆如栢
子之房王戎之李核想亦屢經移接使然如果自鑽其
核勢且潰爛不可賣矣戎饒食鄙亦何主是此殆盜惡
之言

凡將得科名往往有夢徵余爾寂然豈心氣粗強神不以
告抑名心素淡遂不能與神接耶然丁卯館南康趙郡
伯署一日午嗟抄書偶倦起步極聲聞及返坐見所用
筆有光芒溢出二寸許注視之發自毫端雖墨毫皆爛
然五采以為斜日所映殊不為意既而館僮言適持茗
至見筆上有光如余所睹乃更置原筆及他筆於凡俟

之數日不復見始異之是秋余偶過鄉薦或遂以為發
軼之祥然余鄉會兩開名次甚厚幸業不著何足頌其
真之啟告耶第其事微與古人夢筆生花夢人授五色
筆事相類聊記之

余初濫庶常屏同鄉一妙年先達垂問曉得作詩否余答
曰古人高處實未窺若里巷應酬或不至失韻失粘先
達頷從者貽以近刻數紙記夷堅志文已有再書徐大
夫語一條余所遺頗相類第愧舅無中丞甥非時相耳
夫登報科名又負門第亦烏知嚴整中固有績學而耻
炫鬻者耶葉涵川聞而咎余不遜於戲此豈違所以日

澤東手談卷十二

驕而晚出所以日陋也然錄今思之即謬何假借尚當
謙避況緩頰一言非甚醜詆而擱然以對不亦禰子因
書示兒輩隨地作戒可矣

唐詩人張祐疏黃詩云一粒疏黃入貴門寢堂深處問平
言時人盡說韋山甫昨日餘干弔子孫按此則山甫之
死正與洪文安服藥石圓同文安豈不見此詩者而甘
蹈覆轍何哉

樂平洪巖余嘗遊而記之其中物象皆石乳結成不假雕
飾而石橋石筍懸鏤懸懸懸變皆奇而石園尤奇其間
涓涓者尚滴漉未已將來之奇安知不更有進於此者

嘗聞閩省通志有王華洞意可相亞而周樸園閩小記則謂王華有經人力增飾處惟稱洞口風聲如浙潮洞尾兩巖互合日光如滿月而四壁皆烟煤們掖者掌皆黑黝如阿鼻獄余謂烟煤之黑固由遊炬之多亦必洞石黝質不然洪巖深入亦須秉炬而烟煤未嘗聚且洞中沙泥細膩戰履墮及鄰甫出洞見微日墮皆自去發履乃更光潔如新滌以視掌皆黑黝者不文有淨穢之分哉

昔人稱不以成敗論英雄此言場屋得失途遠塞可耳若以斷軍圖大計則室蓋軍國所關事機瞬息論英雄

廉貞手錄

九

正當以成敗夫所貴乎英雄者以其成也成而不至於敗也苟不成而敗焉用英雄湯武且勿論漢唐以還成者尚未能無非敗者亦何嘗盡是警諸矣然兩敵之家乃有失着故或將勝而敗然其勝者亦必籌義較明始能乘瑕蹈隙謂勝者仍獲可也謂敗者為高不可也若果是圖手決無敗理縱小有疎虞亦必別圖補救倘竟一敗塗地必非圖手矣甚敗不得為圖手事敗須得為英雄乎諸葛公嘗言成敗利鈍非所逆睹蓋先事致微英雄豈能為此語非明知必敗而倖冀也然則不論成敗第可為文謝言耳要亦勢決無可為非期於必敗

蓋聖賢任軍國之重必不稍參嘗試好謀而成光山乃真英雄墮都出甲豈任自成自敗哉圍成不克非敗也未得久於位也倘要任專且久成決可墮公室決可強即請討陳恒亦必有立於不敗者故竊謂義兵雖敗猶榮終是懦夫智勇俱困口角真英雄豈忍於敗處爭名苟兵以義動而但期於敗則南宋英雄當推屢敗之張德遠彼韓王岳忠武劉信叔虞雍公之金山朱仙順昌采石皆不敗而成將不得為英雄或亦非通論矣

廉貞手錄

十

纔可績為布通鑑梁武帝木綿皂帳史昭云木綿江南多有固木綿之明驗也止文莊謂木綿元始入中國傷升菴議其未見史昭之說宜也況考禹貢厥篚織貝註曰錦名又曰今南夷未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蔡氏雖未實言吉貝之即織貝預安知吉非織聲之轉而織貝非即蠻布之轉者乎今沔布充貢者價與錦綺埒梁武早帳想即此種則錦名之說亦不盡誣朱子潭州勸農文多種吉貝厥學固以吉貝為木綿矣頌氏海樵餘錄載僑人稱綿花亦曰貝花今木綿之辨形正似貝則貝即木綿織貝即木綿之布較如也左傳衛文公大布

之表今北方稱布葛成者曰葛布麻成者曰苧布曰夏布惟木綿所紡則曰大布土俗相承必有所自經史凡云布者必皆大布無疑或疑魏晉以還何篇籍絕不及木綿此又不然文家勢不能盡收天下之物吾輩亦何嘗盡見古人之書豈可以目所未經輒謂前古未有乎況經傳皆有跡可尋即謂木綿與五穀並茂於唐虞之代也可

製之制詩禮最多然國考所刻只是後世之裘古人裘制似無裏而毛皆外向曾子言反裘而負薪皮之不存毛將安傳新序魏文侯言反裘而負芻若不知其裏蓋而

漢東事

上

毛無所恃耶若如今制則及而負薪負芻必先傷毛後乃及皮親反之為皮則順之為毛可見羔羊之詩五統五絨五總惟無裏故見之必言五者明其裁製整潔若今制則五者無由見矣漢楊興說樂侯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尤可證毛之在外古人嫌毛外露故楊以衣所謂表裏不入公門也夫子蠲素皆各隨裘色固欲表裏如一無影映班制之痕耳若如今制則楊不當如裘色而當如裏面之色矣後學之稱木孟子以待後之學者語固是謙詞然亦當內審品地倘相去甚遠或且背而馳焉即如強攀附典孔

孟之陽虎王驪何異此與稱弟子於閭壯繆張睢陽同一不經先哲有靈能無斥而嚙之耶朱子於周子邵子用此稱當矣滄洲精舍告先聖亦然恐不如施諸周邵之妄今人於大儒遺文遺蹟稍一指手輒標後學在後賢固以得附先哲為榮顧不知諸大儒果不慮諸門外否故竊謂誠有功聖賢此心又何仰贊則第署姓名已足表驥尾之附可無輕稱後學也

錫山秦生幼時夜行人見其頂間有圓光大如箕冠婚後漸隱自知其前身乃某山中苦行僧事見徐拙菴懸榻編風因記余謂此拙菴先生援儒入墨耳余弱冠時頂

漢東事

上

上光徑二大餘月中夜行燭煜露草間人已皆可見幸未舟泊斯水與徐爾寧乘月登岸光著田禾大猶不減時四十三矣婚冠漸隱之云至余何以不驗疑是陽氣充滿所致與修養家放出嬰兒同機何闊風因而誇如箕乎使拙菴先生聞余頂上之光不知當復云何廿許年來木嘗行月中姑識之以曉嗜談空幻者余自少多夢飛騰起水踰山捷於鵬鴉而往往下視鳥鵲之背蓋踰足側臥氣溢而揚於六夢為因不足異也昨忽夢從大海之東向西南行意若欲返吾鄉王隆觀者俯觀海水澄澈無際而所謂穹廡修魚皆潛伏不見望

海石畔山青翠可數玉隆在縹緲間而中界巨嶺橫自南而北不知延袤幾許巔而疊嶂千重重疊介其間正如碧紗窗之衣微露裝痕耳危峯類出者如青筍林立城郭村墟率小如方罍方駭瞻間已至所謂玉隆者宮庭甚壯後負層巒面正向余所來道前有閭闔上石橋甚偉橋外皆古木修藤余從橋上飛渡即有青童來導握手登階如舊相識方欲就所栖止處時有貴人設法席甚盛而青童頽若有所譙詢又有十許青童與余離立貴人者咸不能見俄俯首出青童挽余度橋覬之遂寤蓋丁亥閏七月廿七夜也最興追思覺大海

清東手叢

卷三

十三

重巖雲日皆斂飛空獨遊瞬息千里咸歷歷心目間顧余素無意玉隆不知厥境矣似頻年南北往來旌陽祠所在皆是未嘗一詣都中歲祭鄉祠亦祇以先哲致教非媚禱也忽有此夢視黃山谷畫臥蒲池寺所遺更奇惑者安知不說為遊仙而余顧自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果神仙旌陽誠欲進而教之將舉昌黎語以報

呂子約嘗以讀書過苦致疾朱子貽書謂以耽書故遂忘饑渴寒暑使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哉為勸學人進箴此中近名嗜利正自

別有膏肓之候不獨耽書外證也發鑑時當知觸類余自廿八時櫻血疾體漸衰不能夜坐偶極視大言軀怔忡不寐發胃客驚峙秋間精神忽振展卷終日不疲即夜生微曉而晨興如常私竊自幸以為久服獨睡丸之力如是者累旬既而念少時稍勞倦就枕輒眠夜失眠晝必困倦今即充實豈尚有加於曩必疾也遂掩卷一字不觀惟閉目靜坐欲南歸而禮闈不遠且不知此疾之作何名狀因思六疾皆不宜有惟所臥炕後連接土坡凡物得水則質倍充色倍澤此殆為濕所中蓋兼六疾之風雨矣然地主周慕劬方攝亭篆無可與謀未敢

清東手叢

卷三

十四

以蜀竹筒試索火酒飲少許遂稍能開目連進數日稍勞即知勸及冬而愈次春入都同年熊蕪齋館內坡去秋一日理數日之業踰月疾大作手足重腫膚醫攻補難投費不貲而勢日危聞事遂輟余適以告人然相敬之悔悟幸免沉痾且忝竊科名故筆以告人使知濕之中人能使人氣血驟盈初起即覺攻治不難倘漸漬既深而又不知去濕則為攻為補皆益其疾而診家未必皆知也余偶以閱歷得之我輩誠能於有餘時慮及不足則世有同病如呂子約者可不復煩朱子之戒矣火酒性最烈昔人腐腸穿脅相習此物鄉間間屢有被其

毒者余素不能飲村醪三五杯醺然矣客繁時既賴火酒以免甲戌在京邸夜卧多昏眩醒後月中見霧繞榻前足臂皆微痛飲吾家園公酒少許輒數日平善後每五七日進一杯以為常癸未輯葉梧樊先生集於餘干之梧岡雖榻於樓而嵐霧所侵臂腰皆痛肩胛畏寒感暑亦推以絮拜輒不能起因取國公方漬以火酒醇厚者飲兼司而愈比年必備是物上佐老母甘旨次亦沾及戚族自飲歲不過二升許遂復終年無事余以不飲之人翻受火酒之益故筆以志憎而知其著之概非敢左袒醉鄉率天下以腐腸穿神也

灌東手談卷三十一

五

星命占卜余素不信鄉會試凡十皆未嘗與術者接一言愛我者或相強余曰此何足問即謂必得亦榜發始知其得不以此輩一言遂算獲雋也謂必失亦待榜發始知其失不以此輩一言遂不入闈也譬猶言人將死亦必氣絕始决一刻未絕則言猶未驗援援何為夫古人卜以决疑吾輩應試正所謂不疑何卜者也豈小數所能前却哉諸君子咸不以為然析數點卦終日紛紜雖足消旅邸餘閒恐胸中未免先多一事矣

戊午余館黃岡徐氏祠輝中玉蘭春花極盛秋復開一花正向余坐處從姊子徐穀生謂其瑞在余欲為詩表之

時余方居先嚴艱亟止之癸亥余古田僦舍後千葉石榴秋開一花大如盤花心俄起一臺結構大比他榴之中者乙酉丙戌余餘干門人俞岳岳後園牡丹連歲秋花皆無他異蓋草木花實有異於常必氣有餘而發之未盡則後候未至而氣已充盈則先固亦物理之恒不足為異但桃李冬實則與偶一有之不同司變理者自不可忽乃志五行者概以為妖樂諛言者競冒為瑞其於天人感應之理亦淺已

甲子鄉聞後查輯侯在村塾候捷音偶一星家至遂問得失星家極言不得且無將來望輯侯怒曰得失我自操

灌東手談卷三十一

六

之何與若事以數錢問汝聊資汝諛言排遣豈買汝詆訕耶叱之出俄榜發得副車癸酉登賢書嗚呼風鑑如唐舉猶失之蔡澤况人取數錢之旨術乎得君快論差為問者作氣君名瑋長余六年工書負奇氣雖亦貧而意與不衰與人不設城府余於諸友中素以遠大相期儼以下第選選論東鄉艱歸復以選選論鉛山二子皆既婚而致余論七旬失庶出一子尚幼坐老首蒼盤中可歎也時方差次拙業偶憶故人漫及之甲午八月初六清晨

灌東手談卷三十一終

滙東手談卷三十二

鄧陽史 珥著

雜記二十七條

虞虹升天香樓偶得云類書所抄纂者必詳出自何書方可令覽者參攷嘗觀神史彙編一書不能一一明註所出至有以古人所稱余者儼若纂者自稱古人所稱是時者儼若纂者之時甚可怪也余按虹升此說甚可思近來命名者動以抄擬為能而涉獵亦甚寡陋於所抄撮出處非迷即誤甚或妄生意見殊可痛恨然觀偶得之編亦未能盡註所出則亦目論矣余平生凡有引述

滙東手談卷三十二

必明載所出一則欲使人可考一則避盜竊之嫌

周宿來秋部茂源仙刑雪苑脫記言執友之山人於厄秋部引錢鶴灘因學究冒師而執幣造學究整欠請認事高風輝映真是寬部敦淳美事見宋牧仲翁師偶筆乙卯鄉試初場畢周慕劬過寓談及次題高明覆物句之難偶及鶴灘事余曰此不獨鶴灘可敬即學究器宇亦是玩世不恭一流不然有模模逃去耳豈能直告鶴灘竟宴然當鶴灘之禮鶴灘亦甚濫拜僉庸為師者此亦所謂高明覆物也慕劬深以為然

壬申禮闈首題文有用天有十日者吾邑舊尹黃獲村先

生適以素最在家招飲談及所用坐客譁然怪笑余曰此用左傳申無宇語謂自甲至癸也笑者默然既而用者笑者咸獲偶而余下第然余輕犯掩人於朝之戒至今悔之書以志儆

說文刊音五更切則也削也劉歆答揚雄懸諸日月不刊之書言不可削除也今俗誤作剗梓之用是乃剗除非梓行也升菴之說如此愚謂刻書正用剗義即剗亦剗爾家所必然且刊木字法甚古即借用不刊義亦雅何必定以一說相裁

平生所見雪景最佳者辛未之嶧山癸酉之代州己丑之鹿洞而鹿洞登臨吟賞又較嶧代為勝然猶莫奇於乙未之青湖時余甫七齡先嚴攜余闔門僅六人旁無四隣大雪綿數日平地深及尺簷間水筋大如盂長三四尺繞宅修篁枝皆亞及地椿栗桃李枝枝積雲如梅花大放園有耕欄數十株葉犬皆結冰者長數寸如珠蓋小徑中無人跡者數日余終日踉蹌瑤屑中攜竹杖敲竹每一擊輒琅琅如鳴玉而數株皆起林間終日玲瓏有聲雪墮鳥翻耳目不暇給飢雀滿階除松鼠窺輒而驚厨者去而復至先嚴命傭就地壘煨榲桲以石銚烹雪余衣履皆沾溼時就爐炙且煨栗以啖稍憩則復穿

滙東手談卷三十二

二

綠林薄矣迄今思之猶覺寒色在肝腸間惜當時童穉
惟解頑嬉絕不覺厭境之奇厭樂之大也故書以志恍
先伯父錢翁以詩學繼先大父後及門多喜為詩如劉棧
余日樂王夢桂從子傳祚外甥姜士錦此外則族弟之
綱及紀綱王大壘王太壘昆弟棧字盛公日燦字英三
傳祚字衍梅士錦字闇然大壘字文麗大壘字緒鴻之
綱字仲三夢桂字覺仙諸君子篇咏相上下中惟友三
壽八十四所作有林下風致覺仙以鄉薦輸金谿盛公
僅膺薦薦餘多不永年而衍梅兄卒時僅二十四所著
藥月堂詩外甥江津高壙梓之以傳而余與將心餘為
滙東手談 卷十二 三

先伯父雖布衣而當時士風淳古道德文章皆共尊崇鮮
有與先伯父抗行者南豐鄧君牧為諸生時客遊鄒來
請見并贊近藝執禮甚恭集唐為贈款稱南豐後學時
伯父年未六十也鄧俄捷去為學官以死諸生抗文宗
想其人決非娼世者今之學者不耻受命於先師幸矣
况肯以遊客屈已於異地杜門自守之布衣乎
吾邑永城李侯頗以名教自任初下車問先伯父名甚傾
仰枉轡先施伯父展謁一謝外無私面焉既而侯以春
王正月考課士及門暨子姪輩咸請其說伯父走筆應

數人胥見實後知出伯父手遂於芝陽試卷中刻一首
註其下曰隱逸史某蓋奪還嫁名而藉以為重非伯父
果當與課也否則世固有逆童子隊之隱逸乎哉侯此
刻流布不少恐將為伯父累故著之且侯後入人譜幾
欲以為學羅織無所得而止伯父旋徙居故縣介石不
終日乃所以為隱逸也歟
余素慕交庚辰將歸以詩見贈者申戊同譜三人預古漱
李滙川尹松學丁卯同譜將心餘陳秋浦同郡則胡羽
堯諸君子誼摯而詞篤覽之生教然余尤服膺秋浦出
不違時處亦尊之句用意深婉故出諸作之右

滙東手談 卷十二 四
文文山賀馬碧梧丞相書引范文正司馬陳水蓋貴難之

意多於稱道施者受者其人品均可想見於筆墨之外
王鼎翁生祭文丞相亦即此旨讀之可得古人立言之
體與愛人之心是書宜入郡志
先曾大母同懷弟姜蘭滋先生名荃林以掌楨丁丑進士
令寧國調房山擢御史聞賊犯關問閩南來解石帆六
等定罪疏中所云其已奉旨錄用者某某及姜荃林等
十人者是也向徵史有此疏將永在疑謗中矣先生見
時事不可為遂拂衣歸先生在寧國時分校所得士有
徐汧者即所謂徐九一也時亦傳聞異詞先生試登舟

訪之抵門徐辭焉僕因請徐問曰乃主赴銓乎抑浪遊也僕以巾衫訪故人告乃蕭衣剋來迎相持大慟於戲古人道義相勗類如此

芝草在吾鄙土人呼為鐵腳其多而不以為珍可見光聖在青湖余所生長地也後山歲產芝大小奚啻千百本樵牧者見而不取大率必害壤高崇得櫟櫟之液乃生下隰及黑壤雜砂礫輒不生其生也或獨輪或連十數為叢若巨櫟既伐其根所毓則心大而奇初如蘭黃白色既乃深紅老則紫而微黝其嫩黃其膩比統綺潤者踰尺高不及咫他木亦產芝楓樺櫟榆產者皆灰白

雁東手記

五

冬青產者灰褐色大有踰二尺而厚踰四五寸者碩穉然如牛胃古人以紫芝為尚而誇為瑞物宜說要未免墮方士術中不然何祥微偏集吾邑而先登又獨際其隆歟夫櫟以不材見謂漆園庸詎知其朽質餘津翻為耀世之珍則櫟於木類殆亦莫類之高蹤燕臺之駿骨好名飾行者亦可以思矣

庚子秋旱自五月抄微而至九月始雨早稻稍遲者皆損晚稻則全無矣壬寅秋亦旱酷暑時隨伯父錢翁讀書崇寧巷東湖水熱如湯數日間麥芡皆爛盡魚亦浮僵每晡時日影度盡凡十餘天上水中竄如流星凡半

月始解火災自六月朔始不數日輒發亦有欲乘機肆惡因而放火者巷中居民多爰舍城濠以居年卯秋旱余主歛練江酒後不能行彼人言郡治下江中石上有刺字曰萬歷十三年見此石壬辰旱亦同井泉竭竭而熱不甚酷惟今年自五月抄酷暑夜亦不解人頗有噤死者然雨亦時作雖泰需足而井泉未涸交白露節十日炎威猶未退天道固不可測哉甲午秋分日書

鄒以尚書世相傳者余先世及北門之胡余童時從舅氏子琬子玉二翁得所藏尚書本其所擬題識以朱雖不過舉業登第其精詳已非今人所及又以墨筆圈點逐

雁東手記

六

字評注識解往往迴出章句訓詁之外如謂帝曰欽哉接慎微句甚順曰若二十八字為後人所益禹貢前半為上林所祖後半為子虛所祖之類尋行數墨家豈能偶涉藩籬哉第不知出外曾祖外祖手抑其家塾師筆也脫果出塾師則是人亦非恒流微尊師重道之家豈能延擯而諸舅氏後嗣凋落幾盡書種靡託三百年以壁經投科第故族僅存此帙余深寶愛而痛惜之邇來吾邑風俗之薄即稱謂間亦可慨也余少時見閭巷間尊則稱以伯叔長則稱兄幼則呼弟若世舊之來更井然不紊先外祖胡豹宋先生稱先大父伯季皆云某

叔蓋外祖高祖世美先生士考與先五世祖同譜故相承至百餘年不替今人則於桑梓尊長泛稱先生甚有非所宜施而施者非尊之蓋外之浮薄更踰於居位並行矣尤有可怪訝者輩從弟姪亦以先生稱夫家庭尊卑定自先人不容以盛衰易遠近奪苟於稍有氣節者便忘分歎媚於近狀寥寥者輒肆意鄙夷此皆勢利心腸市井氣習而讀書子弟亦或染焉有識非惟齒冷抑且心寒

韓忠獻重修五代祖塋記云惟墳墓祭祀之有託故以子孫不絕為重琦自志於學每見祖先所為文字與家世

灌吳本集卷三十一

七

銘志則知實而藏之有遺逸者常精意搜求未始少懈其所志先域之所在雖距今百有餘年必思博訪而得之卒能不墜先輩惟及先輩之八世得以歲時來事少慰庸祠之志忠獻此言較歐公瀧岡表義更宏大蓋丁兵革播遷則考索尤難世乃有族族墓穴祭時不行甚且窮以與人則視公所云世之絕也何異者更可痛矣余先世自鄭徙鄱歷世篤於松楸護視惟謹故自余以上十三世之墓歸然皆存余自五齡時即隨先嚴表可甦公墓於櫟山十二歲復附郭趨芝公以下各墓祭曾大父企鵠公墓於企鵠十三歲古田各墓是後或歲一

晨禮或數歲一展禮雖山界屢為奸猾所窺所幸榮域分明族多同志尚克捍禦獨惜祭產久歸食不能續置歲祀闕如偶閱安陽集感而志之

忠獻韓氏家集存曰命諸子姪人錄一本以藏於家後主之者或不嚴謹使失其傳則上天至明祖宗至靈是必降殃以懲不孝余按人錄一本厥法甚良余家歷世各文先伯父鐵翁嘗命量抄既成二本呈翁訂定存翁爰中翁設後戚及檢翁遺書以先世諸手稿及此抄別貯一篋封緘授余及嫡弟成立完而歸之甲戌嫡弟宦粵西履翁從甥高省坦來既而甥及麓為人所發龜鼠穴焉而此抄及他帙皆不可復問矣年來撰欲重彙而心力不給不孝之愆固知庸所逃矣

灌吳本集卷三十一

八

琦奉皇考太師皇妣仁壽郡太夫人歸脣於相州安陽縣之新安村以所生太率郡太夫人侍壻焉棺槨之制率用降等安神之次却而不葬示不敢瀆也此忠獻太夫人胡氏墓志中語可為嫡庶並附天寃之法公自謂慈孝子而稱人情後人或以所生匹嫡或不容庶附並皆不考公之用心厚而有別仁既至而義亦未嘗不盡也朱子集中詩題多有名呼時賢時貴者此必尊朱子者豈有改易不知既有唱酬則有文情有分誼宜稱字或稱

官觀孔孟書中自門人稱名如武叔子叔咸不名呼此亦孔子三畏孟子達尊之義何必名呼賢達乃為真道

純哉

漢儒傳經之功鉅矣然附會文雜可笑而人莫窮其由者莫如武王崩成王七歲踐阼之說夫成王豈嫡也武王壽踰九十計邑姜之齒想亦相亞成王應亦五六旬矣且邦晉應韓皆叔也而唐叔又同母倘少壯絕無生育八九十老叟老嫗乃連產二雄恐非情理此殆因周書冲子冲人之文而誤不知冲乃成王自謙之詞猶湯武之稱小子也周公以是稱王想王尚未免衰即位故代

應良手書

卷三十一

九

為降抑耳今必以冲為幼則湯武亦可因小子之稱而呼為童穉矣

冒籍之禁前代甚嚴非私此疆爾界所以一人心厚士習也今人多攻擊之或有來請者余曰此當循其本使吾土人心果正則賄賂不能入文運果隆則覬覦不敢生釋此不圖而欲攘臂以前將不獨無同室之助或且有收漁人之利呼朋引類可勝攻乎且彼能化商賈農工為士而吾且化士為農工商賈吾所憂在此而不在彼惟欲與邑人士共相勉於自強之道而已

吾邑明末有芝山書院蓋兵巡舒參諸先生割明大理祠

所創中祀鄉之先賢五人先五世祖惺堂先生在焉事具郡邑志

國初太守羅公象陸改建郡庠東南清出故藩各處田七百餘畝資書院之用而祀五賢如故田後為郡學所食賴書院遂廢庚申前都尹楊侯聖階始改營城東巡臺李蒼崖先生願以澹湖書院其膏火則皆芝山舊物也垂三十年未廢縣學舊亦有田以養士明邑侯旌德饒公震元所購歲收租錢二百石碑尚存文載志租入饒碑明言買田若干半以為會課之供養半以為貧士之薪水其愛士造士之心昭然可見惜桑梓習而不察無復過而問焉者偶因移建芝陽書院竣

准良手書

卷三十一

事而筆以備考

古人無往不謙約今人無往不放縱即如字以表德古多一字而足以字字孔門諸賢可考也蓋當時名卿大夫皆然漢初此意猶存唐末以還雖不盡然要亦多寫勉勵於表德初意未失余少時見親友家庭之字多以子汝惟以為助義必戒最近三二十年乃務為誇大或軍事新僻而全無義理或又有下一字用亭軒堂學全似別號者古意蕩然矣

陰符經一言天有五賊又言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青牛宗旨自不必拘以儒家之說然既謂

之賊則不可謂是之者昌矣既謂之盜則不可以聖功
生焉神明出焉為盜機矣疑賊乃賦之謫指五常也盜
乃道之謫後兩自然之道即此蓋謂天地人物之始也
好事者務欲立異徒夫立言本旨而究於義何當

仲弓父賤行惡之說本史記蓋漢人附會論語子長未經
深核而誤載之宋儒亦不詳察引用其說遂使大賢之
父負惡聲於數千載以愚應論此讀時以子謂子賤子
謂顏淵比故也若竟連曰為句自無此誤蓋此乃仲弓
為宰時語與舉賢才舉所知發明觀仲弓焉知之語其
取人必詳密或有核及宋世者故夫子以此為訓若竟

清夏二歲本三二

指仲弓雖有意氣自用之師亦決不以犁牛比高弟之
父况聖人語氣和婉豈有犁牛人父之理即孔門記者
皆仲弓同業之人豈忍顯斥家惡以垂訓其父即不足
惜如其子何以辱處正須善會註意

古人祭用尸竊嘗疑其不經即如王父之尸用孫則尸必
正坐設父兄主祭不以王父視之則無用尸為矣設竟
以王父視之北面而事之父兄即壓於尊而為尸之孫
儼然以王父自居於心必不安於理必不順倘不以王
父自居又無用尸為矣且祭以追遠為死者設而肖以
生者正類俚俗出現降仙童又類優伶裝扮神鬼且偏

象人而用孟子尚以為議况竟以孫代王父不幾於之
生我死之死致生乎古聖制禮決不為此疑此後人說
經之誤也蓋尸主也詩禮所云尸皆主也即木主也蓋
古制廟各有主而有已毀未毀已桃未桃主之所在矣
今人祠制不同祭亦各有專期於禮則合羣廟之主而
祭之楚茨所謂以妥以侑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皆指本

主也蓋主在羣廟以合祭之故而迎之以來故有妥飲
其歡故有侑祭將畢故有起祭既畢故有送觀本篇神
保是饗神保是格神保聿歸雖以神保為尸之嘉號實
即木主之號蓋周人尚文之習然耳惟木主一成不變
故為神之所保若以人為之而大夫則主人為之其人
無常恐不足言神之所保矣禮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
可以為父尸亦言木主為即今之書題蓋木主有父之
名子自不忍操筆今人行述猶用他人填諱而作主書
題必藉他手似猶相沿未改安在古今人之情必相遠
哉

清夏二歲本三二

十三

客有餉余生鶩者忽因暴面而疾作余不解所以詢諸素
養此禽者曰鶩最畏東風致養難者必避之否則暴殛
又一人曰鶩性愛東風東風作必張口向之雖之所以
暴殛者張口向風而不知避因為寒所中而殛也若本

驚則風不能驟傷惟遇東風雨作亦張口東向口盈溢
心腹亦不知避每有濯斃者故畜是禽者值東風暴雨
必謹護之子之驚疾殆亦由此幸在檻簾間尚不致猝
斃耳水盈於口乃茹而不知吐啟而不知閉驚之拙乃
至是余疑其說不然然觀古來沉溺貪戀於名利者其
知茹而不知吐知啟而不知閉以自殞斃如驚者固亦
多矣於微禽子何疑

以上四條迺 府君五月間所筆今於稿本抄出補
卷末乾隆乙未秋不孝男存蘭泣血歲